

三名臣奏議

MG

K25-51

1

2:1

三名臣奏議



3 2285 0278 1



三名臣奏議叙

余既有會胡左三名臣書牘之刻。既思三公奏議。尤爲世人所稱頌。而卷帙繁重。尋閱爲難。乃去其尋常奏報。取其有關於國家大計者若干首。都爲三卷。顏之曰三名臣奏議。而爲之叙曰。自古奏議之善者。咸稱漢之賈誼。唐之陸贄。宋之蘇軾。是非徒以其文詞之工也。彼其謀國之忠。慮事之審。凡國計之得失。民生之利害。法制之良否。舉措之是非。罔不籌之至熟。見之至明。故其敷陳於君上者。類皆誼忠而辭美。我朝中興名臣。首推曾文正。胡文忠。左文襄。而當時中外之奏疏。亦必以三公爲稱首。文正夙以古文著於天下。故其文詞淵懿醇厚。有西漢之遺風。若文忠。文襄。初不以文章名世。然其奏議皆開豁俊偉。指陳事理。表裡燦然。蓋三公讀書學道。具有本原。而更事既多。審時觀變。於軍事之利鈍。大局之變遷。凡一切將然未然之事。莫不如燭照數計。百不失一。故凡所獻替。皆能曲盡事變。釐然有當於人心。是非徒求工於文字者所能襲取也。天下事變之來。恆出尋常智慮之外。巧滑者望而引避。而闡茸之流。又皆苟且目前。苟求自

保。是。以。世。變。愈。亟。而。國。是。日。紛。惟。一。二。拙。誠。之。士。慨。然。引。爲。已。任。其。事。之。成。敗。利。鈍。初。非。所。計。但。竭。吾。誠。以。籌。之。積。困。久。而。智。勇。生。卒。能。舉。危。亂。而。厝。之。安。治。稽。之。往。古。成。大。事。者。往。往。然。矣。咸。同。之。間。世。亂。方。棘。三。公。者。於。兵。事。非。所。習。也。一。旦。受。命。討。賊。毅。然。獨。任。其。艱。鉅。而。無。所。畏。避。方。其。受。事。之。始。寧。敢。自。必。其。有。成。然。艱。難。危。苦。百。折。不。撓。遠。閱。歷。旣。多。經。營。日。以。完。密。規。畫。日。以。遠。大。積。誠。獲。上。言。聽。計。從。卒。能。戡。定。大。難。奏。茲。偉。烈。雖。其。濟。變。之。才。非。尋。常。所。可。幾。及。然。其。出。入。艱。險。盡。瘁。勤。事。無。亦。拙。誠。之。大。效。歟。洎。乎。內。亂。旣。定。而。外。患。亦。稍。稍。見。端。矣。文。忠。早。世。已。不。及。見。文。正。文。襄。皆。怵。然。於。世。變。之。日。新。知。篤。守。故。常。之。必。不。足。以。圖。自。強。而。禦。外。侮。故。其。晚。年。所。措。置。皆。深。合。於。窮。變。通。久。之。義。而。文。正。暮。年。之。章。奏。則。尤。反。覆。致。意。焉。老。成。謀。國。因。時。制。宜。脫。令。三。公。生。當。今。日。必。有。嘉。謀。入。告。足。以。定。國。是。而。策。治。安。必。不。肯。蹈。常。習。故。苟。且。目。前。以。誤。人。家。國。可。斷。言。也。嗚。呼。世。變。日。大。需。才。愈。殷。念。彼。老。成。典。型。尙。在。循。誦。斯。編。不。禁。爲。之。輟。筆。三。歎。也。

光緒三十四年八月香山何天柱

三名臣奏議目錄

湘鄉曾文正公奏議

共七十九首

遵議大禮疏

應 詔陳言疏

條陳日講事宜疏

議汰兵疏

敬陳 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

敬陳團練查匪大概規模摺

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摺

暫緩赴鄂并請籌備戰船摺

靖港敗潰自請治罪摺

保水陸統領各員片

三名臣奏議

官軍水陸大捷武漢兩城同日克復摺

統籌全局摺

謹陳水陸軍情摺

湖北兵勇不可復用摺

湖南提督塔齊布因病出缺摺

調派羅澤南一軍由崇通回勦武漢摺

師久無功自請嚴議片

疊奉諭旨纒陳各路軍情摺

會籌各路堵剿情形摺

江西士民請建羅澤南專祠摺

瀝陳辦事艱難仍懇終制摺

通籌全局請添練馬隊摺

李續賓死事甚烈功績最多摺

曾國華殉難三河鎮摺

覆陳防蜀緩急摺

會商大略摺

遵 旨悉心籌酌摺

通籌全局并辦理大概情形摺

預籌三支水師摺

妥籌辦理并酌擬變通章程摺

請留左宗棠襄辦江皖軍務摺

遵 旨調遣水師摺

覆奏統籌全局摺

欽奉四次 諭旨覆陳摺

覆奏勝保請飛召外援摺

統籌緩急機宜摺

三名臣奏議

覆陳洋人助勤及採米運津摺

覆陳購買外洋船礮摺

歷陳胡林翼忠勤勳績摺

左宗棠定議援浙節制諸軍摺

力辭節制浙省各官摺

欽奉 恩諭再辭節制四省摺

金陵未克以前請不再加恩臣家片

籌辦江浙軍務摺

遵 旨通籌全局摺

遵議安徽省城仍建在安慶摺

遵 旨議覆請派員辦廣東釐金摺

籌議借洋兵勦賊摺

議覆兼攝通商大臣摺

議覆調印度兵助勦摺

請 簡親信大臣會辦軍務摺

覆陳皖北軍情並察度苗練摺

覆陳籌援臨淮摺

恭謝 天恩並陳近日軍情摺

江西牙釐請照舊經收摺

金陵克復全股悍賊盡數殲滅摺

奉 旨分條覆陳摺

密陳李元度等屈抑情形片

截停淮北餉鹽設法整理以復舊制摺

通籌滇黔大局摺

密陳鮑超不能出勦關外片

遵 旨赴山東勦賊并陳萬難迅速情形摺

三名臣奏議

賊衆全萃皖境先赴臨淮摺

欽奉 諭旨覆陳摺

遵 旨覆陳并請中外臣工會議勦捻事宜摺

銘軍疊勝偪賊東竄現籌布置摺

奉 旨覆陳近日軍情摺

會議長江水師營制事宜摺

密陳勦捻尙無把握片

河防無成請寬疏防處分片

病難速痊請開各缺仍留軍中效力摺

暫回本任仍駐徐州并陳下悃摺

擬補長江水師各缺續陳未盡事宜摺

畧陳直隸應辦事宜摺

覆陳劉松山湘軍情形摺

覆議直隸練軍事宜摺

再議練軍事宜摺

臚陳劉松山事蹟摺

覆陳津案各情片

益陽胡文忠公奏議 共三十五首

恭謝 天恩並附陳楚北吏治兵政疏

添募水陸二軍分布南北岸尅期進剿疏

特參提督違例需索請 旨嚴行查究疏

整頓諸軍援師會勦請 勅川省迅籌軍餉疏

陳報援軍大獲勝仗定期會師併攻武漢疏

官軍大勝並破新壘三座疏

密陳南岸賊情並籌議現在情形疏

分兵應援疏

三名臣奏議

遵奉 諭旨瀝陳下情疏

附陳左郎中韓知府才畧疏

敬陳湖北兵政吏治疏

圍攻九江大勝並破小池口賊壘疏

起復水師統將以一事權并密陳進勦機宜疏

訪舉隱逸乞 賞給京銜以正人心而勵士習疏

奏陳鄂省尙有應辦緊要事件請俟九江克復再行率師下勦疏

革除漕務積弊並減定漕章密疏

奏陳楚軍深入江皖驟難再行抽調疏

馳奏官軍克復九江疏

各軍攻勦麻城大獲勝仗疏

奏陳北路緊要情形李續賓暫難赴浙疏

條陳楚軍水陸東征籌度情形疏

奏陳漕務章程辦有成效疏

恭報起程赴鄂日期并先馳往營中疏

指員請調來營疏

遵 旨覆奏行軍進止機宜疏

遵 旨覆奏征皖孤軍未可深入疏

派員統帶重兵往援湖南疏

敬舉賢才圖補救疏

奏陳江浙軍務並穎亳捻匪隱憂方大疏

請起復丁憂人員督辦皖屬八縣團練疏

奏陳籌撥招募並軍情賊勢縷晰情形疏

遵 旨復奏川粵軍務疏

覆陳湖北兵力不敷暫難籌撥情形疏

楚軍截剿安慶援賊獲勝疏

三名臣奏議

馳陳安慶圍師戰守各情形疏

湘陰左文襄公奏議 共五十首

督辦浙江軍務據探省城失守現辦情形摺

覆奏駐軍開化馬金街正可兼顧衢城摺

覆奏籌畫進取情形摺

查辦失守文武先將情罪較重之員定擬摺

桂臬司徐縣令循聲卓著懇下史館立傳表彰摺

覆陳入皖浙軍應調回進剿及籌兼顧情形片

覆陳籌辦軍事情形片

詳陳攻克杭州餘杭兩城實在情形摺

截剿竄賊兩獲大捷並規湖郡情形摺

擬購機器雇洋匠試造輪船先陳大概摺

請派幫辦軍務大員以資贊助摺

請撥西征的餉以籌危局摺

奏疊奉 諭旨敬陳籌辦情形摺

籌擬購練馬隊摺

謹擬勦撫捻逆情形摺

覆陳甘肅餉事通籌陝甘全局摺

請分別防勦機宜摺

覆陳善後事宜摺

料理西征並遵 旨陛見摺

奏劉松山勦賊出力並會國藩知人之明信片

遵 旨覆陳廣籌方畧摺

請指撥陝甘實餉摺

奏報還陝日期及會籌調度摺

各路獲勝並分由山西兜勦先固河防摺

三名臣奏議

截勦逆回大勝摺

追勦逆回大勝蕩平董志原賊巢慶涇肅清摺

進駐涇州籌辦軍務摺

分道進勦布置聯絡情形摺

遵查劉松山各情覆陳摺

覆陳周開錫辦理甘南軍務情形片

請追獎勞臣以昭激勸摺

敬陳進兵事宜摺

遵 旨陳明擬辦事宜摺

官軍出關分起次第行走摺

覆陳移設糧臺事宜摺

遵 旨督辦新疆軍務敬陳籌畫情形摺

覆陳借用洋款摺

附陳新疆賊勢片

覆陳杜賊紛竄摺

官軍布置後路進規南路摺

籌調客軍以資厚集摺

覆奏移屯實邊摺

遵 旨統籌全局摺

新疆應否改行省請 飭會議摺

請變通部章廣蒐人才摺

覆陳新疆情形摺

已故軍務人員志節可傳請 宣付史館摺

覆陳交收伊犁條約必不可許摺

敬陳新疆善後事宜摺

覆陳新疆開設郡縣摺

三名臣奏議

二名臣奏議目錄畢



三名臣奏議卷一

湘鄉曾國藩著

香山何天柱鈔

遵議大禮疏 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奏爲遵 旨敬謹詳議事。正月十六日 皇上以 大行皇帝硃諭遺命四

條內無庸 郊配 廟祔二條。令臣工詳議具奏。臣等謹於二十七日集議。

諸臣皆以 大行皇帝功德懿懌。郊配既斷不可易。 廟祔尤在所必

行。直道不泯。此天下之公論也。臣國藩亦欲隨從衆議。退而細思。 大行皇帝諱

諱誥誠。必有精意存乎其中。臣下鑽仰 高深。苟窺見萬分之一。亦當各獻其說。備

聖主之博采。竊以爲 遺命無庸 廟祔一條。考古準今。萬難遵從。無

庸 郊配一條。則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焉。所謂無庸 廟祔一條。

萬難遵從者。何也。古者祧廟之說。乃爲七廟親盡言之。間有親盡而仍不祧者。則必有

德之主。世世宗祀。不在七廟之數。若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

大行皇帝於

皇上爲

禩廟。本非七廟親盡可比。而論

功德之彌綸。又當與

列祖

列宗。同爲百世不祧之室。豈其弓劍未忘。而蒸嘗遽別。且諸侯大夫。尙有

廟祭。況以

天子之尊。敢廢

升祔之典。此其萬難遵從者也。所謂無庸

郊配一條。有不敢從者二何也。古聖制禮。亦本事實之既至。而情文因之而生。

大行皇帝仁愛之德。同符大造。偶遇偏災。立頒帑項。年年賑貸。薄海含哺。粒我烝民。

后稷所以配天也。

御宇三十年。無一日之暇逸。無須臾之不敬。純亦不已。文王

所以配上帝也。既已具合撰之實。而欲辭

升配之文。則普天臣民之心。終覺不

安。此其不敢從者一也。歷考

列聖升配。惟

世祖章皇帝係由御史周季

琬奏請。外此皆繼統之

聖人。特旨舉行。良由上孚

昊眷。下愜民情。毫無疑

義也。行之既久。遂爲成例。如

大行皇帝德盛化神。即使無例可循。臣下猶應奏

請。況乎成憲昭昭。曷敢踰越。傳曰。君行意。臣行制。在

大行皇帝自懷謙讓之盛

意。在大小臣工宜守

國家之舊制。此其不敢從者二也。所謂無庸

郊配一條。

有不敢違者三。何也。

壇壝規模。尺寸有定。乾隆十四年重加繕修。一甃一石。皆

考律呂之正義。按九五之陽數。增之不能。改之不可。

七廟配位。各設青幄。當初

幄制濶大。乾隆三年。量加收改。今則每幄之內。僅容豆籩。七幄之外。幾乏餘地。我

大行皇帝慮及億萬年後。或議增廣乎壇壝。或議裁狹乎幄製。故定爲限制。以

身作則。俾世世可以遵循。今論者或謂西三幄之南。尙可添置一案。暫爲目前之計。

不必久遠之圖。豈知人異世而同心。事相沿而愈久。今日所不敢言者。亦萬世臣子所

不敢言者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忍言者也。經此次

殊論之嚴切。

盈廷之集議。尙不肯裁決遵行。則後之人又孰肯冒天下之不韙乎。將來必至修改基

址。輕變舊章。此其不敢違者一也。古來祀典。輿廢不常。或無其祭而舉之。或有其禮而

罷之。史冊所書。不一而足。唐垂拱年間。郊祀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後開元十一年。從

張說議。罷太宗高宗配位。宋景祐年間。郊祀以藝祖太宗眞宗並配。後嘉祐七年。從楊

敞議。罷太宗眞宗配位。我朝順治十七年。合祀

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於

大享殿。奉

太祖

太宗以配。厥後亦罷其禮。祀典改議。乃古今所常有。

我 大行皇帝慮億萬年後。愚儒無知。或有援唐宋罷祀之例。妄行陳奏者。不可不預爲之防。故 硃諭有曰。非天子不議禮。以爲一經。斷定。則巍然七幄。與

天長存。後世增配之議。尙且不許。罷祀之議。更何自而興。所以禁後世者愈嚴。則所以尊 列祖者愈久。此其計慮之周。非三代制禮之聖人。而能如是乎。

大行皇帝以制禮之聖人自居。臣下何敢以尋常之識淺爲窺測。有尊崇之虛文。無謀事之遠慮。此其不敢違者二也。我 朝以孝治天下。而 遺命在所尤重。康熙二

十六年 孝莊文皇后遺命云。願於遵化州孝陵近地擇吉安厝。當時臣工皆謂

遵化去 太宗昭陵千有餘里。不合祔葬之例。我 聖祖仁皇帝不敢違

遺命。而又不致違成例。故於 孝陵旁近。建 暫安奉殿。三十餘年。未敢

竟安 地宮。至雍正初。始敬謹嚴事。嘉慶四年 高宗純皇帝遺命云。廟號

無庸稱祖。我 仁宗睿皇帝謹遵 遺命。故雖乾隆中之豐功大烈。而

廟號未得 祖稱。載在會典。先後同揆矣。此次 大行皇帝遺命。惟第一條

森嚴可畏。若不遵行。則與我 朝家法不符。且 硃諭反覆申明。無非自處於卑屈。

而處。列祖於崇高。此乃大孝大讓。亙古之盛德也。與其以尊崇之微忱。屬之臣子。孰若以莫大之盛德。歸之君父。此其不敢違者三也。臣竊計皇上仁孝之心。兩者均有所歉。然不奉升配。僅有典禮未備之歉。遽奉升配。既有違

命之歎。又有將來之慮。是多一歎也。一經大智之權衡。無難立判乎輕重。

聖父制禮。而聖子行之。必有默契。於精微不待臣僚擬議。而後定者。臣職在秩宗。

誠恐不詳不慎。皇上他日郊祀之時。上顧成命。下顧萬世。或者怵然

難安。則禮臣無所辭其咎。是以專摺具奏。干瀆宸嚴。不勝惶悚戰慄之至。謹奏

應。詔陳言疏。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日

奏爲應。詔陳言事。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諭。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責者。於用

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奏。仰見聖德謙沖。孜孜求治。臣竊維用

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論。獨至我朝。則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憲。既備既

詳。未可輕議。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欲作育而激揚之。端

賴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請

爲我 皇上陳之。所謂轉移之道何也。我朝 列聖爲政。大抵因時俗之過。

而矯之。使就於中。順治之時。瘡痍初復。民志未定。故 聖祖繼之以寬。康熙之末。

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 世宗救之以嚴。乾隆嘉慶之際。人尙才華。士鷺高

遠。故 大行皇帝。斂之以鎮靜。以變其浮誇之習。一時人才。循循規矩準繩之中。

無有敢才智自雄。鋒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爲者。漸覺其少。大率以畏葸爲

慎。以柔靡爲恭。以 臣觀之。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

二。曰敷衍。曰顛預。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 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

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

不問明日是也。顛預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有此四者。

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爲。將來一有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我

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頹風。去年京察人員。

數月之內。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蓋亦欲破格超遷。整頓積弱之習也。無如風

會所趨。勢難驟變。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競者因而倖進。轉不足以收實效。臣愚

以爲欲使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之從事於學術。漢臣諸葛亮曰。才須學。學須識。蓋至論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學。又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臣考 聖祖仁皇帝登極之後。勤學好問。儒臣逐日進講。寒暑不輟。

萬壽聖節。不許間斷。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見廷臣。輒與之往復討論。故當時人才濟濟。好學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學偉才。大半皆

皇上春秋鼎盛。正與 聖祖講學之年相似。臣之愚見。欲請俟二十七月後。舉行

逐日進講之例。四海傳播。人人嚮風。召見臣工。與之從容論難。見無才者則勗之

以學。以痛懲模稜罷輒之習。見有才者則愈勗之以學。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學於宮中。羣英鼓舞於天下。其幾在此。其效在彼。康

熙年間之往事。昭昭可觀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慮他日之更張。償事而澤之。以詩書。但期默運。而潛移。不肯矯枉。而過正。蓋轉移之道。其略如此。所謂培養之方何也。凡人才未登仕版者。姑不具論。其已登仕版者。如內閣六部。翰林院。最爲蒼萃之地。將來內而卿相。外而督撫。大約不出此八衙門。此八衙門者。人才數千。我

皇上不能一周知也。培養之權。不得不責成於堂官。所謂培養者。約有數端。曰教誨。曰甄別。曰保舉。曰超擢。堂官之於司員。一言嘉獎。則感而圖功。片語責懲。則畏而改過。此教誨之不可緩也。榛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騏驥短氣。此甄別之不可緩也。嘉慶四年十八年。兩次令部院各保司員。此保舉之成案也。雍正年間。甘汝來以主事而賞人參。放知府。嘉慶年間。黃鉞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齋。此超擢之成案也。蓋嘗論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誨。猶種植。耘耔也。甄別。則去其稂莠也。保舉。則猶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時降。苗勃然興也。堂官常到署。譬之農夫。日日田間。乃能熟悉穡事也。今各衙門堂官多。內廷行走之員。或累月不克到署。與司員恆不相習。自掌印主稿數人而外。大半不能識面。譬之嘉禾稂莠。聽其同生同落於畎畝之中。而農夫不問。教誨之法無聞。甄別之例亦廢。近奉明詔保舉。又但及外官。而不及京秩。培養之道。不尙有未盡者哉。自頃歲以來。六部人數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補缺。或終身不得主稿。內閣翰林院。員數亦三倍於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遷一秩。固已英才摧挫矣。而堂官又多在內廷。終歲不獲一見。如吏部六堂。內廷四人。禮部

六堂。內廷四人。戶部六堂。皆直。內廷。翰林兩掌院。皆直。內廷。在諸臣隨侍。

御園。本難分身入署。而又或兼攝兩部。或管理數處。爲司員者。畫稿則匆匆一面。白事則寥寥數語。縱使才德俱優。曾不能邀堂官之一顧。又焉能達天子之知哉。以

若干之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養。甚可惜也。臣之愚見。欲請皇上稍爲酌量。

每部須有三四堂不入直。內廷者。令其日日到署。以與司員相砥礪。翰林掌院亦須

有不直。內廷者。令其與編檢相濡染。務使屬官之性情心術。長官一周知。皇

上不時詢問。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屬官之優劣。粲然畢呈。即長官

之淺深。亦可互見。旁考參稽。而八衙門之人才。同往來於聖主之胸中。彼司員者

但令姓名達於九重。不必升官遷秩。而已感激無地矣。然後保舉之法。甄別之例。

次第舉行乎。舊章。皇上偶有超擢。則梗枿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蓋培養之方。

其畧如此。所謂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並重。近來各衙門辦事。小者循例。

大者請旨。本無才猷之可見。則莫若於言考之。而召對陳言。天威咫尺。

又不宜喋喋便佞。則莫若於奏摺考之矣。國家定例。內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撫藩臬。

皆有言事之責。各省道員。不許專摺謝恩。而許專摺言事。乃十餘年間。九卿無二

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摺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緘默。一時之風氣。有不解其所以

然者。科道間有奏疏。而從無一言及主德之隆替。無一摺彈大臣之過失。豈君爲

堯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一時之風氣。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臣考本朝以來。匡

言主德者。孫嘉淦以自是規高宗。袁銑以寡慾規大行皇帝。皆

蒙優旨嘉納。至今傳爲美談。糾彈大臣者。如李之芳。參劾魏裔介。彭鵬。參劾李

光地。厥後四人。皆爲名臣。亦至今傳爲美談。自古直言不諱。未有盛於我朝者也。今

皇上御極之初。又特詔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論。臣讀之。至於抃舞感泣。

此誠太平之象。然臣猶有過慮者。誠見我皇上求言甚切。恐諸臣紛紛入奏。或者

條陳庶政。頗多雷同之語。不免久而生厭。彈劾大臣。懼長攻訐之風。又不免久而生厭。

臣之愚見。願皇上堅持聖意。借奏摺爲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厭。數之心。涉

於雷同者。不必交議而已。過於攻訐者。不必發鈔而已。此外則但見其有益。初不見其

有損。人情狃於故常。大抵多所顧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過失。非皇上再

三誘之使言。誰肯輕冒不韙。如藩臬之奏事。道員之具摺。雖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誰肯立異以犯督撫之怒哉。臣亦知內外大小。羣言並進。即浮僞之人。不能不雜出其中。然無本之言。其術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試。 朗鑑高懸。豈能終遁。方今考九卿之賢否。但憑 召見之應對。考科道之賢否。但憑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賢否。但憑督撫之考語。若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爲核實乎。臣所謂。考察之法。其畧如此。三者相需爲用。並行不悖。臣本愚陋。頃以議禮一疏。荷蒙 皇上天語褒嘉。感激思所以報。但憾識見淺薄。無補萬一。伏求皇上 憐其愚誠。俯賜 訓示。幸甚。謹 奏。

條陳日講事宜疏

道光三十年四月初四日

奏爲條陳日講事宜。補臣前摺所未備事。竊臣前於用人三策摺內。言及康熙年間日講之例。三月十一日奉 諭旨。著於百日後舉行。日講所有一切應行事宜。著各該衙門察例詳議。以聞。欽此。查康熙年間例案。臣部及各衙門俱已無存。而臣之初意。係於贊助 聖學之中。陰寓陶成人之意。原摺內所謂其幾在此。其效在彼者。尙未

申明詳晰。今一切應行事宜。亦必求於人才有益。不徒務講學之虛名。謹參考會典及聖祖御製文集。國史列傳諸書。竭臣愚見。先定大概規模。補前摺所未備。請皇上再交各衙門覈議。務使精益求精。聖學人才。兩有裨益。方得實效。謹將

臣所擬條款臚列於後。

一考定日講設官之制

謹按日講起居注官。現在滿洲十員。漢人十二員。臣考舊章。則日講官與起居注官係屬兩項。非一項差使也。日講官主執經入侍。每日進講。卽宋時崇政殿說書之職也。起居注官主典禮侍班。簪筆載記。卽周時左史右史之職也。我朝順治十年。設立日講官。其時並無起居注之名。至康熙九年。復舉行日講。且創立起居注館。於是起居注官卽以日講官兼攝之。兩項差事。乃併爲一項矣。厥後康熙二十五年。停止日講。而起居注官則未嘗廢。銜上日講二字。亦未裁去。雍正乾隆以來。相沿不改。其實所辦之事。乃記注侍班之事。日講二字。則有空銜而無實事也。今奉旨舉行日講。似須循名責實。二者分作兩項。於現在記注官之外。別添一項人作日講官。以復順治及康熙初年

之例。其現在之起居注官。祇於銜上裁去日講二字。其餘不改。以循雍正乾隆以來之例。庶名實相符。而於

六朝成憲。皆不稍背云。

一講官員數

謹按順治十二年初設講官。選詞臣八人。不分滿漢。康熙九年定設滿洲四員。漢官八員。厥後遞有增加。至十八員二十六員不等。蓋以講官而兼記注之事。職務較繁故也。今既將講官與記注官分作兩項。似可循康熙九年之例。定爲滿洲講官四員。漢講官八員。

一每日進講員數

謹按順治十二年。定以掌院學士率講官或二人或三人進講。康熙年間。每日進講之員。無可查考。臣愚以爲進講之員太多。不免徒務虛文。謹擬每日以一人進講。不事旅進旅退。與尋常召見無異。庶講官凝定專一。得以悉心啓沃。皇上靜對臣工。聽其講論。今古亦得細察其精神器識。即此可以陶冶人才矣。

一講官應用何項人

三名臣奏議 卷

謹按現在起居注官。專用翰詹兩衙門之人。溯查康熙年間勵杜訥以州同而轉講官。高士奇以中書而轉講官。當時取人往往不限資格。又康熙十六年。有滿洲講官兼用小九卿之例。乾隆初年。有呈進講章兼用科道之例。此次設立講官。似可援此二例。斟酌行之。臣之愚見。擬請除大學士學院學士及六部都察院職事較繁。無庸充補講官外。其餘內閣學士及九卿科道之由科甲出身者。准其與翰詹兩衙門一體充補講官。庶取人之途較廣。而仍不違乎成例。

一定保舉講官之法

謹按順治十二年初立講官。諭令大臣選詞臣學問淹博者八人。既由臣下選擇。是保舉之法也。康熙年間。講官由題本開列請簡。乾隆年間。講官由引見擢用。至今相沿不改。臣思此次復設此官。仍須行選擇保舉之法。蓋保舉尙恐其濫。惟保舉講官。斷不至於濫。不特保人者十分慎重。卽受保者自揣學問平庸。亦必不敢妄進以取戾也。求 皇上於一二品大臣中。特旨派出四五人。令其各保數員。以備進講。此次所保之人。或升遷出差。將次缺員。又求 特派四五人。令其各保數員。

進講。所保之人。必容止莊重。辭氣溫雅。又必兼熟通鑑會典二書。如不稱職。令其退出講筵。或根柢甚深。而口稍拙訥者。不妨保舉。

一進講之地

謹按康熙年間進講之地。懋勤殿爲多。惟十二年。暫修 宮殿。駕駐瀛臺。即在瀛臺進講。二十三年。天氣嚴寒。即在暖閣進講。其餘或在郊外。或 幸南苑。皆不輟講。是地可隨時遷移也。今奉 諭旨。便殿進講。 皇上現御東書房。臣擬請即在東書房進講。以後或有遷移。臨時再降 諭旨。

一進講之儀

謹按康熙年間進講儀節。初入行三叩禮。侍立詣講案前進講。講畢復行三叩禮。至十六年。停止講畢之三叩禮。臣今擬就此儀稍爲酌量。請即東書房言之。 皇上升御牀西面。牀上恭設一橫几爲書案。置所講之書於案上。又豫設小几於室中。爲講官之講案。屆時講官捧書入。陳於講案上。轉出案西跪東北面。一叩興。復講案位侍立宣講。講畢復轉出案西跪。一叩興趨出。如遇 聖駕不御東書房。所有 皇上南面講

官北面之處。有時限於地勢。再行臨時斟酌。謹照此儀。另繪一圖附呈。

一進講之時

謹按康熙年間。尙未設立軍機處。部院奏事。即係大臣入對。承旨奏事既畢。然後講官入侍。自九年至二十年皆然也。二十一年。乃改於部院。未啓奏之前。講官先入進講。遙想其時。大約不過辰刻耳。今則時勢移易。較康熙年間迥有不同。康熙年間部院章奏不過數件。今則每日多至七八十件。康熙年間各省章奏

然燭之後。今則清晨

裁定。宣諭軍機而批答。康熙年間引

聖祖省覽。直待夜分見人員甚少。今

則逐日皆有引

見有此數者之不同。則每日早間

聖躬亦煩勞矣。臣之愚見。

擬請待引

見以後。

皇上萬幾已畢。

御前大臣侍衛等皆已散直。日永神

暇。然後講官進講。則有義理之悅。而無他務之擾。庶幾如

聖祖讀書記中。所謂

神理淵穆。怡然忘倦云。

一所講之書

謹按康熙年間所講之書。先四書。次尙書。次周易。次詩經。次通鑑。講通鑑之時。仍兼講

四書。而順治年間亦曾繙譯通鑑及大學衍義二書呈進。今臣聞 聖學高深。諸經通鑑。講貫已熟。竊謂爲君之道。莫備於真德秀衍義。邱濬衍義補二書。眞氏於用人之道。邱氏於理財治民之道。尤言之深切著明。頃給事中呂賢基曾以爲請。臣擬請講此二書。於今日時政。實有裨益。

一陳講之道

謹按講官陳說貴忠誠切直。尤貴明於 本朝掌故。康熙十六年 諭講官宜進

直言。毋有隱諱。二十一年 諭講官須有勸戒箴規之意。乃稱啓沃。又 聖

祖御製講官箴曰。體之行之。朕躬是力。載獻載替。爾職宜飭。又曰。誼貴勵翼。先正其心。爾苟勿欺。吐辭足欽。繹此八句。則知切直者。未有不由於忠誠也。至於 本朝掌故。則大經大法。實有超越前古者。若能於每日進講之時。將 列聖至德善政。稱述一

二條。不惟 君臣之精神。互相警發。而爲講官者。必熟於 國家之典章。則凡會典及 列朝聖訓。皆當時時研究。此中之磨厲人才。已不少矣。

一覆講之法

謹按康熙十四年 諭曰講原期有益身心今祇講官進講朕不覆講日久將成故事不惟於學問之道無益亦非所以爲法於後世也嗣後進講時講官講畢朕乃覆講如此庶幾有裨實學欽此 臣思覆講之法不過疑者詰之誤者辨之非必逐句討論也。今講官講畢應請 皇上於疑難之處俯加詰問。講官錯誤之處仰承 指示。若無疑可問無誤可指即不妨默識深領方爲可久之道。

一 纂成講書

謹按康熙年間講官撰成講章分寫正副本。先期將正本進呈其撰法先列經文。次列諸儒之說。次列講官推演之義。既講之後。又將講章編輯成書。今所傳四書解義書經易經各解義是也。此次所講衍義及衍義補真氏邱氏之書。本係臣下進講體裁。不必更撰講章。亦不必先期呈進矣。祇須於本日遞一摺片云。臣某人今日進講第幾卷第幾頁某句起某句訖謹奏。已爲簡當。至已講之後。仍須編輯成書。將來刊刻流傳。以昭聖學之盛。其編輯之法。先鈔真氏邱氏全文。次列講官敷陳之說。以能徵引會典者爲上。於既講後三日。呈遞俟發下之後。彙繕成帙。彙成三卷。進 呈一次。抑臣又

有請者。聖祖御製文集中。有講筵緒論二卷。凡八十五條。皇上聽明天縱。

講筵觸發。間有緒論。敬祈發下交講官編入。使臣等。欽誦之餘。益加儆惕。則興起多矣。

一講官體制

謹按康熙年間講官 恩遇最爲隆渥。或 賜詩篇。或 賜邸第。或

賞貂皮。或交部議敘。錫賚便蕃。非常之典。非臣下所敢議及也。至於體制所在。雖

屬虛文。亦宜稍示優異。一得講官。雖編檢科道。皆得專摺謝 恩。其兩帽坐墊。請照

現在起居注官之例。朝賀班次。請照南書房翰林之例。至於春秋 經筵侍班。宜在

六部堂官之次。並隨至 文淵閣 賜茶。其科道充講官者。即不派街道巡城差使。

間有扈從之時。講官所用帳房及一切應用物件。仍遵康熙十二年 諭定章程。酌

定數目。由內務府給與。

一進講年數

謹按康熙進講自九年。至二十五年。凡十有七載。中間如三藩用兵。九省騷動。捐例常

開。倉庫空虛。實有倍蓰於今日者。而未嘗停講。蓋 聖祖實由於此中深求政要。

兼厲人才。非以此爲文章之娛也。湯斌之放江蘇巡撫。聖祖諭曰。以爾久侍講

筵。老成端謹。故特簡爾。熊賜履之既沒。聖祖諭吏部曰。賜履夙學老成。爲講官多年。未

嘗不以內聖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體。直言講論。當時偉人輩出。大抵多識拔於講筵

之中。蓋侍學既久。故知之真也。皇上復舉舊章。伏願行之久遠。不可遽求速效。雖

有偏災小警。不可停罷。漸濡既久。風氣日振。臣前摺所謂十年以後人才當有起色也。

若舉行數載。或即停止。雖於聖學無損。而固不能收百年樹人之效。區區之忱。尤

在於此。伏乞 聖鑒。

以上十四條。竭臣愚忠。蠹定大概規模。其有不與不詳。求 皇上飭交各衙門覈覆

施行。謹 奏

議汰兵疏 咸豐元年三月初九日

奏爲簡練軍實。以裕國用事。臣竊維天下之大患。蓋有二端。一曰國用不足。一曰兵伍

不精。兵伍之情狀。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鬪爲常。黔蜀冗兵。以勾結盜賊爲業。

其他吸食鴉片。聚開賭場。各省皆然。大抵無事則游手恣睢。有事則雇無賴之人代充。

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章奏屢陳。諭旨屢飭。不能稍變錮習。至於

財用之不足。內外臣工。人人憂慮。自庚子以至甲辰。五年之間。一耗於夷務。再耗於庫案。三耗於河決。固已不勝其浩繁矣。乙巳以後。秦豫兩年之旱。東南六省之水。計每歲歉收。恆在千萬以外。又發帑數百萬以振救之。天下財產。安得不絀。

宣宗成皇

帝。每與臣下言及開捐一事。未嘗不咨嗟太息。憾宦途之濫雜。悔取財之非計也。臣嘗

即國家歲入之數。與歲出之數。而通籌之。一歲本可餘二三百萬。然水旱偏災。堯湯不免。以去年之豐稔。而江浙以大風而災。廣西以兵事而緩。計額內之歉收。已不下百餘萬。設更有額外之浮出。其將何以待之。今雖捐例暫停。而不別籌一久遠之策。恐將來仍不免於開捐。以天下之大。而無三年之蓄。汲汲乎惟朝夕之圖。而貽君父之

憂。此亦爲臣子者所深恥也。當此之時。欲於歲入常額之外。別求生財之道。則搜括一分。民受一分之害。誠不可以妄議矣。至於歲出之數。兵餉爲一大宗。臣嘗考本朝綠營之兵制。竊見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實爲兵餉贏絀一大轉關。請卽爲我皇上陳之。自康熙以來。武官卽有空名坐糧。雍正八年。因定爲例。提督空名糧八十分。總

兵六十分。副將而下。以次而減。下至千總五分。把總四分。各有名糧。又修製軍械。有所謂公費銀者。紅白各事。有所謂賞卹銀者。亦皆取給於名糧。故自雍正至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綠營兵數。雖名爲六十四萬。而其實缺額常六七萬。至四十六年增兵之議起。武職坐糧。另行添設。養廉公費賞卹。另行開銷正項。向之所謂空名者。悉令挑補實額。一舉而添兵六萬有奇。於是費銀每年二百餘萬。此臣所謂餉項贏絀一大轉關者也。是時海內殷實。兵革不作。普免天下錢糧。已經四次。而戶部尙餘銀七千八百萬。

高宗規模闊遠。不惜散財以增兵力。其時大學士阿桂。即上疏陳論。以爲國家經費驟加不覺其多。歲支則難爲繼。此項新添兵餉。歲近三百萬。統計二十餘年。即須用七千萬。請毋庸概增。旋以廷臣議駁。卒從增設。至嘉慶十九年。仁宗覩帑藏之

大細。思阿桂之遠慮。慨增兵之仍無實效。特詔裁汰。於是各省次第裁兵一萬四

千有奇。宣宗即位。又詔抽裁冗兵。於是又裁二千有奇。乾隆之增兵。一

舉而加六萬五千。嘉慶道光之減兵。兩次僅一萬六千。國家經費耗之如彼其多且易也。節之如此其少且難也。臣今冒昧之見。欲請汰兵五萬。仍復乾隆四十六年以前

之舊。驟而裁之。或恐生變。惟缺出而不募補。則可徐徐行之。而萬無一失。醫者之治瘡癰。甚者必剷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蓋亦當量爲簡汰。以剷其腐者。痛加訓練。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則武備之弛。殆不知所底止。自古開國之初。恒兵少而國強。其後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北宋中葉。兵常百二十五萬。南渡以後。養兵百六十萬。而軍益不競。明代養兵至百三十萬。末年又加練兵十八萬。而孱弱日甚。我朝神武開國。本不藉綠營之力。康熙以後。綠營屢立戰功。然如三藩準部之大勳。回疆金川之殊烈。皆在四十六年以前。至四十七年增兵以後。如川楚之師。夷貊之役。兵力反遠遜於前。則兵貴精而不貴多。尤爲明效大驗也。八旗勁旅。亘古無敵。然其額數。常不過二十五萬。以強半。翊衛京師。以少半。駐防天下。而山海要隘。往往布滿。國初至今。未嘗增加。今即汰綠營五萬。尙存漢兵五十餘萬。視八旗且將兩倍。權衡乎本末。較量乎古今。誠不知其不可也。近者廣西軍興。紛紛徵調外兵。該省額兵二萬三千。土兵一萬四千。聞竟無一人足用者。粵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勝長慮。臣聞各省之兵。稍有名者。如湖南之鎮筸。江南之壽春。浙江之處州。天下不過數鎮。裁汰

之法。或精強之鎮不動。而多裁劣營。或邊要之區不動。而多裁腹地。或營制太破。歸而併之。或汛防太散。撤而聚之。是在兵部之精審。督撫之體察。未可鹵莽以從事耳。誠使行臣之說。缺出不補。不過六年。五萬可以裁畢。以一馬二步計之。每年可省餉銀一百二十萬。十年以外。於經費大有裨益。此項銀兩不輕動用。督撫歲終奏解戶部。另行封存。專備救荒之款。永塞開捐之路。養兵爲民也。備荒亦爲民也。塞捐以清仕途。尤愛民之大者也。一分一毫。天子無所私利於其間。豈非三代公心。賢於後世搜括之術。萬萬者哉。若夫訓練之道。則全視乎皇。上精神之所屬。臣考本朝以來大閱之典。舉行凡二十餘次。或於南苑。或於西廠。或於蘆溝橋玉泉山。天弧親御。外藩從觀。軍容一肅。藩部破膽。自嘉慶十七年。至今不舉大閱者四十年矣。凡兵以勞而強。以逸而弱。承平日久。京營之兵。旣不經戰陳之事。又不見蒐狩之典。筋力日懈。勢所必然。伏求皇上於三年之後。行大閱之禮。明降諭旨。早示定期。練習三年。京營必大有起色。外省營伍。勢難遽徧。求皇上先注意數處。物色將才。分布天下。要害之地。但使七十一鎮之中。有十餘鎮。可爲腹心。五十餘營之中。有十餘營。可爲長城。則緩

急之。際。隱然。可恃。天子之精神。一振。山澤之猛。士雲興在我。皇上加意而已。

昔宋臣龐籍汰慶。歷兵八萬人。遂以大蘇邊儲。明臣戚繼光練金華兵三千人。遂以蕩平倭寇。臣書生愚見。以爲今日論兵。正宜法此二事。謹抄錄乾隆增兵。嘉慶道光減兵二案。進呈伏乞 飭下九卿科道。詳議。斯道甚大。臣鮮閱歷。不勝悚惶待命之至。謹奏

敬陳 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 咸豐元年四月二十六日

奏爲敬陳 聖德仰贊 高深事。臣聞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爲之淆。辨之不早。則流弊不可勝防。故孔門之告六言。必嚴去其六弊。臣竊觀 皇上生安之美德。

約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預防其漸。請爲我 皇上陳之。臣

每於祭祀待儀之頃。仰瞻 皇上對越肅雍。跬步必謹。而尋常澁事。亦推求精到。此

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爲瑣碎。是不可不預防。人臣事君。禮儀固貴周詳。然苟非朝祭大典。難保一無疏失。自去歲以來。步趨失檢。廣林以小節被參。道旁叩頭。福濟麟魁。以小節被參。內廷接 駕。明訓以微儀獲咎。都統暫署。惠豐以微儀獲

咎在。皇上僅予譴罰。初無苛責之意。特恐臣下誤會風旨。或謹於小而反忽於大。且有謹其所不必謹者。行禮有儀注。古今通用之字也。近來避。皇上之嫌名。乃改爲行禮禮節。朔望常服。既經巨部奏定矣。而去冬忽改爲貂褂。御門常服挂珠。既經巨部奏定矣。而初次忽改爲補褂。以此等爲尊。君皆於小者謹其所不必謹。則於國家之大計。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夫所謂國家之大計。果安在哉。即如廣西一事。其大者在。置人才。其次在。審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軍需。今發往廣西人員。不爲不多。而位置之際。未盡妥善。姚瑩年近七十。曾立勳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參贊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則不能收其全力。嚴正基辦理糧臺。而位卑則難資彈壓。權分則易致牽掣。夫知之而不用。與不知同。用之而不盡。與不用同。諸將既多。亦宜分爲三路。各有專責。中路專辦武宣大股。西路分辦泗鎮南太。東路分辦七府一州。至於地利之說。則。欽差大臣。宜駐劄橫州。乃可以策應三路。糧臺宜專設梧州。銀米由湖南往者。暫屯桂林。以次而輸於梧。由廣東往者。暫屯肇慶。以次而輸於梧。則四方便於支應。而寇盜不能劫掠。今軍輿一載。外間既未呈進地圖。規畫全勢。而。內府有康熙與圖。

乾隆輿圖亦未聞樞臣請出與皇上熟視審計。至於軍需之說。則捐輸之局。萬不可開於兩粵。捐生皆從軍之人。捐資皆借湊之項。展轉挪移。仍於糧臺乎取之。此三者皆就廣西而言。今日之大計也。即使廣西無事。而凡爲臣子者。亦皆宜。畱心。人材亦皆宜。講求地利。亦皆宜。籌畫國計。圖其遠大。即不妨畧其細微。漢之陳平。高祖不問以決獄。唐之房杜。太宗惟責以求賢。誠使我皇上豁達遠觀。罔苛細節。則爲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謹自恃。不敢以尋行數墨。自取竭蹶。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宏濟於艱難者。臣所謂防瑣碎之風。其道如此。又聞皇上萬幾之暇。頤情典籍。游藝之末。亦法前賢。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細。其流弊徒尙文飾。亦不可不預防。自去歲求言以來。豈無一二嘉謨至計。究其歸宿。大抵皆以無庸議三字了之。間有特被獎許者。手詔以褒倭仁。未幾而疏之萬里之外。優旨以答蘇廷魁。未幾而斥爲亂道之流。是鮮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自道光中葉以來。朝士風氣。專尙浮華。小楷則工。益求工。試律則巧。益求巧。翰詹最優之途。莫如兩書房行走。而保薦之時。但求工於小楷者。閣部最優之途。莫如軍機處行走。而保送之時。但取工於小楷者。衡文。

取士大典也。而考差者亦但論小楷試律而不復計文義之淺深。故臣常謂欲人才振興。必使士大夫考古來之成敗。討國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試律工巧之風。乃可以崇實而黜浮。去歲奏開日講。意以人臣陳說古今於黼座之前。必不敢不研求實學。蓋爲此也。今皇上於軍務倥傯之際。仍舉斯典。正與康熙年三藩時相同。然非從容

召見。令其反覆辨說。恐亦徒飾虛文。而無以考核人才。目前之時務。雖不可妄議。本朝之成憲。獨不可稱述乎。皇上於外官來京。屢次召見。詳加考核。今日

之翰詹。即異日之督撫。司道也。甫脫乎小楷試律之間。即與以兵刑錢穀之任。又豈可但觀其舉止便捷。語言圓妙。而不深究其真學真識乎。前者臣工奏請刊布御製

詩文集業蒙 允許。臣考 高宗文集刊布之年。 聖壽已二十有六。

列聖文集刊布之年。皆在三十四以後。 皇上春秋鼎盛。若稍遲數年。再行

刊刻。亦足以昭 聖度之謙冲。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實政。不尚虛文之意。風聲所被。

必有樸學興起。爲 國家任棟梁之重。臣所謂杜文飾之風。其道如此。臣又聞 皇

上娛神淡遠。恭己自怡。曠然若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此廣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

恐厭薄恆俗。而長驕矜之氣。尤不可以不防。去歲求言之詔。本以用人與行政并

舉。乃近來兩次諭旨。皆曰黜陟大權。朕自持之。在皇上之意。以爲中無纖毫

之私。則一章一服。皆若奉天以命德。初非自執已見。豈容臣下更參末議。而不知天視

自民視。天德自民聽。國家設立科道。正民視。民聽之所寄也。皇上偶舉一人。軍

機大臣以爲當。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臣等九卿以爲當。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必科道

百僚以爲當。然後爲國人皆曰賢。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與普

天下人共之。宸衷無纖毫之私。可以謂之公。未可謂之明也。必國人皆曰賢。乃合

天下之明以爲明矣。古今人情。不甚相遠。大率懲直者少。緘默者多。皇上再三誘

之使言。尙且顧忌濡忍。不敢輕發。苟見皇上一言拒之。誰復肯干犯天威。如

禧恩之貪黷。曹履泰之汙鄙。前聞物論紛紛。久之竟寂無彈章。安知非畏雷霆之威。而

莫敢先發以取罪哉。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蓋將借其藥石以折人主驕

侈之萌。培其風骨。養其威稜。以備有事折衝之用。所謂疾風知勁草也。若不取此。則

必專取一種。諧媚。軟熟之人。料其斷不敢出一言以逆耳。而拂心。而稍有鋒銳者。必盡

挫其勁節而銷鑠其剛氣。一旦有事則滿庭皆疲。蒸沓泄相與袖手一籌莫展而後已。今日皇上之所以使養尙阿視師者。豈不知千金之弩。輕於一發哉。蓋亦見在廷他無可恃之人也。夫平日不儲剛正之士。以培其風骨。而養其威稜。臨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目今軍務警報。運籌於一人。取決於俄頃。皇上獨任其勞。而臣等莫分其憂。使廣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慮也。然使廣西遽平。而皇上意中或遂謂天下無難辦之事。眼前無助我之人。此則一念驕矜之萌。尤微臣區區所大懼也。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舜與成王。何至如此。誠恐一念自矜。則直言日覺其可憎。佞諛日覺其可親。流弊將靡所底止。臣之過慮。實類乎此。此三者辨之於早。祇在幾微之間。若待其弊既成而後挽之。則難爲力矣。臣謬玷卿陪。幸逢聖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萬一。雖言之無當。然不敢激切以沽直聲。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悅。伏惟聖慈垂鑒。謹奏。

敬陳團練查匪大概規模摺

咸豐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奏爲遵

旨幫辦團練查匪事務。敬陳現辦大概規模。仰祈

聖鑒事。本月十三

日准湖南巡撫咨稱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前

任丁憂侍郎曾國藩籍隸湘鄉聞其在籍其於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該撫傳旨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伊必盡力不負委任等因欽此又於十五日接巡撫函稱武昌省城被賊攻陷聞信之下不勝憤懣賊勢猖獗如此於大局關係匪輕念我

皇上宵旰南顧不知若何焦灼臣雖不才亦宜勉竭愚忠稍分君父之憂卽於十七日由家起程二十一日馳抵省城與撫臣面商一切相對感歎伏惟 聖諭團練鄉民一節誠爲此時急務然團練之難不難於操習武藝而難於捐集費賞小民倚財爲命卽苦口勸諭猶遲疑而不應若經理非人更譁然而滋擾非比嘉慶川楚之役官給練費不盡取之民也臣此次擬訪求各州縣公正紳耆以書信勸諭使之董理其事俾百姓知自衛之樂而不復以捐賞爲苦庶幾有團練之實效而無擾累之流弊至 聖諭搜查土匪一節前月撫臣張亮基曾有一札嚴飭各州縣查拏土匪痞棍令州縣力能捕者自捕之力不能者專丁送信至撫臣署內設法勸辦現在各州縣遵札辦理屢破巨案業有成效臣又以信諭紳耆令其留心查察本團之匪

徒斷不能掩本團紳耆之耳目。紳耆密告州縣。州縣密告撫臣。即日派人勦捕。可期無案不破。抑臣又有請者。逆匪既破武昌。凶燄益熾。如湖南安徽江西毗連之省。皆爲其所窺伺。長沙重地。不可不嚴爲防守。臣現來省察看省城兵力單薄。詢悉湖南各標兵丁多半調赴大營。本省行伍空虛。勢難再調。附近各省。又無可抽調之處。不足以資守禦。因於省城立一大團。認真操練。就各縣曾經訓練之鄉民。擇其壯健而樸實者。招募來省。練一人。收一人之益。練一月。有一月之效。自軍興以來。二年有餘。時日不爲不久。糜餉不爲不多。調集大兵。不爲不衆。而往往見賊逃潰。未聞有與之鏖戰一場者。往往從後尾追。未聞有與之攔頭一戰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礮鳥鎗遠遠轟擊。未聞有短兵相接。以槍鉞與之交鋒者。其故何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經練習。無膽無藝。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絃。張總宜以練兵爲要務。臣擬現在訓練章程。宜參訪前明戚繼光。近人傳竄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濟。不求速效。誠能實力操練。於土匪足資勦捕。即於省城防守。亦不無裨益。臣與撫臣熟商。意見相同。謹將現辦情形。敬陳大概。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摺 咸豐三年二月十二日

奏爲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恭摺奏

聞仰祈

聖鑒事。正月初九日准湖南巡

撫咨稱咸豐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奉

上諭湖南籌辦撥兵募勇各事宜即著責成

張亮基潘鐸會同在籍侍郎曾國藩妥爲辦理欽此又於二月初一日准署理湖南巡

撫咨稱咸豐三年正月初三日奉

上諭朕思除莠即以安良卽有會匪地方亦莠

民少而良民多封疆大吏惟當剪除百惡卽可保衛善良所有瀏陽攸縣各處匪徒卽

著該署督撫等認真查辦並著會同在籍侍郎曾國藩體察地方情形應如何設法團

練以資保衛之處悉心妥籌辦理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南顧焦慮無時或釋去

年臣初至省城撫臣張亮基調撥湖南外營兵一千名招募湘鄉練勇一千名來省防

禦至正月初間粵匪東竄武昌業已收復長沙卽可解嚴署督臣張亮基署撫臣潘鐸

皆與臣商所有甯省之雲南河南各兵卽行分別撤回新舊招募之勇亦卽分別裁汰

共匪兵勇三千餘人已足以資防守卽間有土匪竊發亦足以資勦辦至於團練一事

臣前摺畧陳大概曾言捐錢斂費之難近來博采輿論體察民情知鄉團有多費錢文

者。亦不必多費錢文者。併村結寨。築牆建礮。多製機械。廣延教師。招募壯士。常操技藝。此多費錢文。民不樂從者也。不併村落。不立礮堡。居雖星散。聞聲相救。不製旗幟。不募勇士。農夫牧豎。皆爲健卒。耰鋤竹木。皆爲兵器。此不必多費錢文。民所樂從者也。多費錢文者。不免於擾累地方。然以之禦粵匪。則仍不足。不必多費錢文者。雖未能大壯聲勢。然以之防土匪。則已有餘。今粵匪全數東下。各縣鄉團。專以查拏土匪爲主。臣是以剴切曉諭。令其異居同心。互相聯絡。不多費錢。不甚勞力。以冀百姓之鼓舞而聽從。湖南會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粵逆入楚。凡入添弟會者。大半附之而去。然尚有餘孽未盡。此外又有所謂串子會。紅黑會。半邊錢會。一股香會。名目繁多。往往成羣結黨。嘯聚山谷。如東南之衡永郴桂。西南之寶慶靖州。萬山叢薄。尤爲匪徒卵育之區。蓋緣近年有司亦深知會匪之不可遏。特不欲其禍自我而發。相與掩飾彌縫。以苟且一日之安。積數十年應辦不辦之案。而任其延宕。積數十年應殺不殺之人。而任其橫行。遂以釀成目今之巨寇。今鄉里無賴之民。囂然而不靖。彼見夫往年命案盜案之首犯。常逍遙於法外。又見夫近年粵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爲法律不足憑。官長不

足畏也。平居造作謠言。煽惑人心。白日搶劫。毫無忌憚。若非嚴刑峻法。痛加誅戮。必無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銷其逆亂之萌。臣之愚見。欲純用重典。以鋤強暴。但願良民有安生之日。卽臣身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但願通省無不破之案。卽勤辦有棘手萬難之處。亦不敢辭。署督臣張亮基。署撫臣潘鐸。皆思嚴厲整頓。力挽頹風。時時相與籌商。誓當盡除湖南大小各會匪。滌瑕去穢。掃蕩廓清。不敢稍畱餘孽。以貽君父之憂。其匪徒較多之地。如東南之衡永郴桂。臣當往衡州駐紮數月。就近查辦。西南之寶靖各屬。臣當往寶慶駐紮數月。就近查辦。所至常帶兵勇數百。文武數員。以資勦捕之用。聯絡本地之鄉團。使之多覓眼線。堵截要隘。以一方之善。良治一方之匪。類可期無巢不破。無犯不擒。此臣擬辦會匪之大概情形也。至於教匪盜匪與會匪事同一律。三者之外。又有平日之痞匪。與近時新出之游匪。何謂游匪。逃兵逃勇。奔竄而返。無資可歸。無營可投。沿途逗畱。隨處搶掠。此游匪之一種也。粵寇蹂躪之區。財物罄空。室廬焚燬。弱者則乞丐近地。強者則轉徙他鄉。或乃會聚醜類。隨從劫掠。此游匪之一種也。大兵紮營之所。常有游手數千隨之而行。或假充長夫。或假冒餘丁。混雜於買賣街中。偷

竊於支應局內。迨大營既遠。展轉流落。到處滋擾。此游匪之又一種也。臣現在省城辦理街團。於此三種游匪。尤認真查拏。遇有形跡可疑。曾經搶掠結盟者。即用巡撫令旗。恭請王命。立行正法。臣寓館設審案局。派委委員二人。掣獲匪徒。立予嚴訊。卽尋常痞匪。如奸胥蠹役。訟師光棍之類。亦加倍嚴懲。不復拘泥成例。概以寬厚爲心。當此有事之秋。強弱相吞。大小相侵。不誅鋤其刁悍害民者。則善良終無聊生之日。不敢不威猛救時。以求於地方有益。所有臣遵旨會商撥兵募勇各事宜。及現擬查辦匪徒規模。謹陳大概。伏求皇上訓示。至臣移駐衡寶各郡。容俟長沙辦有頭緒。另行專摺奏請。伏乞聖鑒。謹奏。

暫緩赴鄂并請籌備戰船摺 咸豐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奏爲武昌現已解嚴。微臣暫緩赴鄂。并請籌備戰船。合力堵剿。恭摺奏聞仰祈

聖鑒事。十月十七日准湖南巡撫咨稱。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月初二日奉諭。前因江西賊匪竄擾湖北。逼近武昌。省城當經諭令駱秉章會同藩派撥兵勇船礮駛赴下游會勦。諒已遵照籌辦矣。現在台灣所帶官兵及咨調江西官兵未知何日趕

到武昌兵單實恐不敷。勦捕曾國藩團練鄉勇甚爲得力。勦平土匪業經著有成效。著即酌帶練勇馳赴湖北合力圍攻。以助兵力之不足。所需軍餉等項著駱秉章籌撥。供支兩湖唇齒相依。漢黃一帶尤爲豫省門戶。該撫等自應不分畛域一體統籌。也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正具摺覆奏間。旋於二十日又准湖南巡撫咨稱。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三年十月初五日奉。上諭。昨因武昌兵單不敷。勦辦諭令曾國藩即酌帶練勇馳赴湖北。並著駱秉章籌撥軍餉。諒該撫等接奉諭旨。即遵照辦理矣。本日據江忠源唐樹義馳奏。田家鎮兵潰之後。賊匪連陷黃州漢陽。賊船現又上駛武昌。被圍現在收集殘兵先援漢陽等語。武昌省垣情形萬分危急。江忠源尙須先赴漢陽以圖收復。未能即抵武昌。現已諭令吳文鎔等悉力堅守。并令台湧即日撥兵前往救援。第兵力仍虞單弱。著曾國藩遵照前旨。趕緊督帶兵勇船礮駛赴下游會勦。以爲武昌策應。所需軍餉等項著駱秉章即設法供支。以資接濟。毋稍延誤。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前奉派兵救援湖北之旨。即經函商撫臣。派令候補知府張丞實。候選同知王鑫。管帶湘勇三千。前赴

湖北。尙未起行。又奉兩次 諭旨令 臣親帶練勇前往。 臣理應遵 旨卽日起程。

惟連日接准撫 臣來函。及各處探報。均稱賊船於十月初五以後。陸續開赴下游。近已全數下竄。漢陽府縣。業經收復。江面肅清。武昌解嚴等語。據此則援鄂之師。自可稍緩。因思該匪以舟楫爲巢穴。以擄掠爲生涯。千荊百艘。遊奔往來。長江千里。任其橫行。我兵無敢過而問者。前在江西。近在湖北。凡傍水之區。城池莫不殘毀。口岸莫不蹂躪。大小船隻。莫不擄掠。皆由舟師未備。無可如何。兵勇但保省城。亦不暇兼顧水次。該匪飽掠而去。總未大受懲創。今若爲專保省會之計。不過數千兵勇。卽可堅守無虞。若爲保衛。全楚之計。必須多備。礮船。乃能堵。勦。兼。施。夏間奉到 寄諭飭令兩湖督撫籌備舟師。經署督 臣張亮基造船運礮。設法興辦。尙未完備。忽於九月十三日。田家鎮失守。一切戰船礮位。盡爲賊有。水勇潰散。收合爲難。現在兩湖地方。無一舟可爲戰艦。無一卒習於水師。今若帶勇但赴鄂省。則鄂省已無賊矣。若馳赴下游。則賊以水去。我以陸追。會不能與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勦哉。再四思維。總以辦船爲第一。先務。 臣現駐衡州。卽在衡城試行趕辦。湖南木料薄脆。船身笨重。本不足以爲戰艦。然就地興工。急何

能擇。止可價買民間鈞鈞小艦之類。另行改造。添置礮位。教練水勇。如果舟師辦有頭緒。卽行奏明。臣親自統帶。駛赴下游。目下武昌無賊。臣赴鄂之行。自可暫緩。未敢因諭旨嚴催。稍事拘泥。不特臣不必遽去。卽臣與撫臣商派援鄂之湘勇三千。亦可暫緩起程。行軍三千。月費將近二萬。南省雖勉強應付。鄂省實難於供支。不能不通盤籌畫。臣已咨明撫臣飭令帶勇之張丞實王鑫。無庸起行。如使礮船尙未辦齊。逆船仍復來鄂。則由臣商同督撫隨時斟酌。仍專由陸路先行赴援。斷不敢有誤事機。軍情變幻。須臾百出。如有萬分緊急之處。雖不奉君父之命。亦當星馳奔救。如值可以稍緩之時。亦未可輕於一行。虛糜餉項。所有微臣暫緩赴鄂。并籌備戰船緣由。恭摺由驛五百里復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靖港敗潰自請治罪摺 咸豐四年四月十二日

奏爲靖港戰敗。水師半潰。請 旨將臣交部從重治罪。并現在急籌補救。籲請

特派大臣總統此軍。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自三月十四日回泊省河。二十四五

等日派水師剿賊靖港。兩獲勝仗。二十八九初一初二初三初四等日。派水陸各營在

湘潭連獲大勝。殺賊近萬人。燒船千餘號。大股殲滅。克復縣城。現已會同撫臣另摺具報。惟初二日靖港水勇潰敗。實由微臣調度乖方。有不忍不直陳於聖主之前者。自去冬欽奉諭旨。速援皖鄂。兩省之盼望既殷。微臣之求效愈急。而其辦理亦愈乖謬。臣之所以失者。約有數端。征戰之事。論膽技。或兵不如勇。論紀律。則勇不如兵。募勇萬餘人。必須有大員協同管帶。又須有文武員弁。及得力紳士二三百人。節節統轄。乃足互相維繫。我皇上前次諭旨。即已預慮及之。臣先時未能奏請大員幫同管帶。又未嘗多調文武員弁。分布各營。每營僅一二官紳主之。紀綱不密。維繫不固。以致潰散。其謬一也。靖港之戰。臣因湘潭水陸大捷。意欲同時并舉。破賊老巢。使賊首尾不能相顧。是日風太順。水太溜。進戰則疾駛如飛。退回則寸步難挽。逮賊舟來逼。礮船牽挽維艱。縱或火自焚。或間以資賊。戰艦失去三分之一。礮械失去四分之一。是日但知輕進之利。不預爲退敗之地。其謬二也。水勇無曾經行陣之人。不得已招集船戶水手。編派成軍。訓練未及一月。陸勇雖曾經訓練。亦須隨同久經戰陣之兵。接仗一二。次。乃可期其得力。今驅未經戰陣之勇。驟當百戰兇悍之賊。一營稍挫。全軍氣奪。非真

勇不可用。乃臣不善調習而試用之故。其謬三也。臣整軍東下。本思疾驅出境。乃該逆大舉南犯。臣師屢挫。鄂省危急。不能速援江面。賊氣不能迅掃。大負聖主盼望殷切之意。清夜以思。負罪甚大。愧憤之餘。但思以一死塞責。然使臣效匹夫之小諒。置大局於不顧。又恐此軍立歸烏有。我皇上所倚以爲肅清江面之具者。一旦絕望。則臣身雖死。臣罪更大。是以忍恥偷生。一面俯首待罪。一面急圖補救。現在臣處一軍。除潰敗及汰遣外。水師僅留湘潭大勝五營。二千餘人。陸路僅存戰勝湘潭與留防平江之勇二千餘人。若率以東下。太覺單薄。而大小戰船。自洞庭遭風靖港退敗以後。存者須加修葺。失者仍須添造。臣前於二月初五在湘潭時。察知水勇未必可恃。當即咨商廣西撫臣勞崇光。代募曾經戰陣之水勇一千名。旋准咨覆。已在潯梧一帶。如數招募。委知府李孟羣管帶。臣已疊次咨催。令其迅速前來。又臣於三月初七在岳州遇風壞船。回省時即派人往衡州續造大快蟹船二十號。又准兩廣督臣葉名琛咨稱現派總兵陳輝龍督水師二百六十名。解礮一百位。已於二月二十五起程前來。此時尙未見。到亦已咨催。合此三者。又將水手認真挑換。一兩月間。水師當有起色。但微臣自憾。虛

有討賊之志。毫無用兵之才。孤憤有餘。智畧不足。仰 累聖主知人之明。請 旨

將臣交部從重治罪。以示大公。并籲懇 皇上天恩。特派大臣總統此軍。臣非敢因

時事萬難。遂推諉而不復自任。未經赴部之先。仍當竭盡血誠。一力經理。如船隻已修。

水勇可恃。臣亦必迅速駛赴下遊。不敢株守片刻。所有微臣辦理錯謬。據實直陳。自請

治罪。并請 特派大臣緣由。恭摺由驛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保水陸統領各員片 咸豐四年四月十二日

再方今東南大局。江南皖鄂。半淪賊中。萬不足以有爲。必須兩廣湖南併力以成一軍。

從上遊建瓴而下。庶足以扼賊之吭。斷賊之餉。兩廣湖南之亟宜出師剿賊。此必不可

易之局也。特徵臣才疏識闇。用兵無術。終必貽誤大局。是以籲懇 皇上特簡謀勇

兼資之大臣。畀以水陸總統重任。實見此軍關係非細。勝任爲艱。非臣敢置身事外也。

至分統水陸諸人。如副將塔齊布之忠勇絕倫。守備周鳳山之精練持重。貴州知縣徐

河清之膽略優長。堪膺陸路統領分領之選。塔齊布周鳳山現在臣軍。徐河清現經臣

與撫臣奏調在案。水勇惟兩粵最強。必須粵中官紳統帶。方可駕馭得宜。查廣西臬司

許祥光。右江道張敬脩。皆夙諳水戰。素蓄健卒。製備火器。多而且精。該二員膽識過人。與現在臣軍之褚汝航。新經咨調之李孟羣。均堪膺水路統領分領之選。相應請

旨飭令許祥光張敬脩各帶精勇礮械來楚。併入此軍。厚集其勢。以保東南之全局。倘蒙我 皇上俯如所請。得謀勇兼優之大臣。主之於上。而以此數員者分布其間。必能同心戮力。迅掃逆氛。臣雖身膺重罪。亦足少紓耿耿之忱。謹附片具 奏。伏乞 聖鑒訓示遵行。謹 奏。

官軍水陸大捷武漢兩城同日克復摺

咸豐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奏爲官軍水陸大捷。踏平賊營十九座。燒船千餘號。武昌漢陽兩城。同日克復。恭摺馳奏。仰慰 聖懷事。竊水師自抵金口陸營。進紮紙坊。逼近武昌各六十里。定議進兵先後次第。業經馳奏在案。八月二十一日。臣塔齊布由油坊嶺進發。扼東北洪山總匯之區。臣國藩在金口定沿江三路齊下之策。湖南陸軍羅澤南等三千人。及荊州派來李光榮川勇千人。攻東岸花園賊營。魁玉楊昌泗四千三百人。攻西岸蝦蟆磯賊營。而水師從大江中路衝擊。使賊兩岸不能相顧。從來此賊守城之法。不守陴而守險。其精

悍者。不聚於城內。而堵於城外。往往扼險築壘。堅不可拔。花園外瀕大江。內枕青林湖。該逆立大營三座。掘深溝。寬二丈。長約三里。引江水以達於湖。溝內周立木城。實以土沙。中開礮眼。溝外植二尺許木椿。交互連釘。椿外密布竹籬。環以荆棘。木城之內。又有磚城。內濠層層抗拒。其堅固幾與金川之石礮相等。安礮百餘尊。向江者阻我水師。向南者阻我陸軍。西岸蝦蟆磯賊營。其堅固亦與花園相等。賊船泊守兩營之下。水陸依護。臣等深慮此關不破。則各路均無可施手也。因與李孟羣等熟商。將水師各營。分爲前後兩班。前班戰船。從中流飛駛。衝過鹽關之下。直至鸚鵡洲。該逆不意我軍之猝出其後也。卽回船下救。我軍分兩翼。自下抄繞而上。後班戰船復自上排轟而下。賊勢不支。紛紛落水。其悍賊數舟。風篷五綵。每戰冒死向前。臣國藩先日懸賞曰。奪五綵篷者。賞錢百千。至是爭前奪取。秦國祿張啓基鄭沐等六人。各得其一。餘賊撲水登岸。楊載福等縱火延燒。頃刻之間。鹽關二百餘號賊船。焚燬盡矣。東岸花園賊船。見西岸已敗。相率晷逃。我軍攢攻。悍者數舟。餘亦全數燒燬。羅澤南等攻花園之陸營。分爲三路同進。賊自木城開礮。子如雨點。我軍習戰已久。礮將發則伏地以避。子旣落則蛇行以進。

凡三伏三進。直逼賊營。候選知縣李續賓。攻江邊之營。從竹籤木椿中踰溝直入。羅澤南攻湖邊之營。先燒營外。賊划百餘號。以斷賊之抄尾。隨奮力直入。李光榮及教諭唐訓方攻中路之營。同時躍入。諸勇或越高牆。或穿礮眼而入。賊衆大潰。縱火焚其營壘。而是時西岸魁玉楊昌泗率兵攻蝦蟆磯賊營。亦恰衝進土城。縱火焚之。賊衆逾牆四竄。竄出江者被礮轟擊。竄入裏湖者被魁玉沌口伏兵圍斃。尸橫遍野。兩岸焚營之火。與江中三百餘船之火。煙燄相合。天爲之赤。楊昌泗窮追直下。與水軍夾擊。復破鸚鵡洲賊營。計東岸陸軍。殺斃千與名。生擒四十七名。西岸陸軍。割首級四百餘名。生擒百餘名。江中擊斃者百餘名。搶登賊舟殺斃者六十餘名。焚死溺死者不在此數。日已西墜。李孟羣尙不肯收隊。復督同楊載福等乘勝直下。凡沿江木柵。悉用大礮轟擊。多放火箭。又攻破漢關賊營一座。白沙洲金沙洲賊營二座。遂進攻鮎魚套口。縱火大燒賊舟。又數十號。叫殺之聲。與該逆號哭之聲相雜。江水爲沸。忽延燒其火藥大船。霹靂一聲。衆船皆飛。賊屍有自半空落下者。我軍亦傷亡十七人。遂收隊回泊沌口。此二十一日連破賊營九座。焚船五百餘號之實在情形也。前此七月十六日。象骨港之役。因賊

划圍繞太多。我軍眩亂致敗。自後臣國藩遂陸續招募小划百五十號。以敵賊之所長。而輔我礮船之不足。是夜大軍收隊後。派王策勳小划二十餘號。前往劫營。連環放鎗。雖僅焚賊舟十餘號。而該逆時泊時開。船礮亂轟。徹夜不得休息。二十二日辰刻。三路進攻。仍如昨日之舊。李孟羣率前班先發。攻燒鮎魚套未盡之船。旋即西渡。攻漢陽朝宗門土城。楊載福蕭捷三俞晟秦國祿等。仍衝過賊營。直下塘角。何越珽亦衝過賊營。直攻漢口。兩城賊礮。羣子亂落江心。各哨官爭先逞長。以低頭避子爲恥。又以火毯不中賊艙爲恥。數舟旣然。火勢遂烈。其桀黠之賊。一面開礮抵拒。一面揚帆下竄。楊載福等急獎駛追。翻出下竄賊船之前。曾不片刻。已近青山。又將該處輜重。賊船焚燒。北風甚勁。挂帆歸來。見塘角三百餘號賊舟。火燄正殷。因傍西岸而上。又隨李孟羣入漢。焚口內之船。兩岸火光上薄。紅衣黃旂。餘燼漂流。斷肢賊尸。與豬雞半死之畜。叫號沈浮。蔽江而下。腥臭不復可聞。李孟羣回軍攻擊漢陽。該逆於木柵內開礮拒敵我軍。轟擊愈緊。魁玉楊昌泗之兵。亦自上游轉戰而下。會合夾攻。將晴川閣下木柵。大別山下木壘。悉數焚燬。殺賊數十名。生擒十二名。東岸之賊。自花園旣破以後。又有鮎魚套近湖。

一營。傍江街口一營。我軍分兩路進勦。賊從中路迎敵。四川義勇湖南親勇新田勇稍卻退奔里許。李續賓帶湘勇由江邊折回。急援中路。破鮎魚套賊營兩座。縱火焚之。斃賊三百餘名。生擒四十二名。義勇親勇等亦轉敗爲勝。焚燬附城賊營四座。此二十一日。焚蕪漢口塘角逆船踏平兩岸賊營之實在情形也。自有此兩日大戰。省河上下無一賊船。武漢城外無一賊營。臣等知其萬無可守之理。不日當棄城他遁矣。二十三日卯刻。水陸各營預備攻城。武昌之賊已於四更後潛開東北門逃竄。猶畱悍賊數百在西南城。搖旗放礮。故作堅守之狀。漢陽城上亦然。我水軍及東路陸軍用大礮向漢陽望山等門轟擊。而別遣壯士從僻處攀堞而登。舉火爲號。各營擁入。衆賊狂竄。截殺百餘人。生擒一十餘人。內有僞將軍陳昌貴僞總制丁履之。立予正法。李孟羣自保安門緣城而入。徑奔其父李卿毅殉難之所。痛哭收骨。軍士爲之感泣。西岸漢陽城上之賊。方與水師連礮對擊。楊昌泗之兵勇已自南門梯繩而入。魁玉督帶各營在西門外月湖隄一帶埋伏。該逆由西門奔赴蔡店。被我伏兵截剿。殲斃無數。生擒二百餘名。午未之間。兩城同時克復。臣塔齊布從油坊嶺而來。知武昌東北洪山一帶。爲陸路竄賊必

由之地。預飭大隊。四路埋伏。該逆不知我軍之猝至。前臨大敵。後逼危城。左近梁子湖。右隔陽孫湖。無路逃生。因分三路拚死抗拒。我軍亦分三路迎擊。臣塔齊布自當中路。指黃袍賊目數人。與親兵分刺取之。餘匪稍卻。兩路之賊皆退。遂向洪山之背大奔。我軍搶登山脊乘勢追北。殲賊約五六百人。餘衆圍逼沙湖塘角灣地方。紛紛赴水。紅巾浮波。須臾即沒湖汊淺處。賊尸塞滿。後至者踐尸而逃。行至中流。亦皆漂溺。計溺斃一千餘人。我軍喊殺愈厲。聲振林谷。耳不忍聞。中有兒童數百人。先後奔投湖水。臣塔齊布目睹心傷。不覺泣下。因飭將弁大呼救小兒不許投水。凡救活二百餘人。衆賊見小兒得救。遂長跪乞命。亦帶回七百餘人。分別斬決釋放。小兒則分置各營棚中。將查明籍貫而資遣之。此二十三日克復兩城大勦洪山竄賊之實在情形也。二十四日。臣等二人先後入城。履勘街道。撫綏子黎。該逆於大宅多置火藥。燃香其上。入者觸之。輒被轟燒。二十三日。城內發地雷火礮三次。震斃數十人。二十四五。皆數處火起。市上門窗木器。片片椎碎。所擄各處幼童數千人。酷刑虐役。戰敗之後。輒大加殺戮。以洩其憤。其慘毒如此。僞國宗丞相所居之署。拆神廟以興修。相木狼籍。一牀之費。可值千金。水陸

兩軍奪獲黃傘三百餘柄。金冠龍袍各百餘件。鏤錫籤筒筆架至二千餘具之多。其僭侈如此。該逆爲神人所共憤。二城收復。大股破滅。本屬意中之事。惟三日之內。焚舟千餘。踢盡堅壘。每次縱火。輒遇順風。殺賊數千。而官軍傷亡。不滿二百人。湖南陸兵極薄。恰有北省兵勇助勦。西岸大隊扼洪山要路。不先不後。恰痛殲東北之竄匪。事機之順。處處湊泊。此則仗我 皇上威福。 天心篤祐。不特非 臣等籌謀所能及。亦並非 臣等夢想所敢期也。現已飛咨湖北巡撫兼署督 臣楊霽。請其迅速渡江。鎮撫會城。

一面妥籌分路進勦事宜。廣西升用道 李孟羣。忠孝鬱積。戰必身先。沈毅有謀。應請加按察使銜。并 賞加勇號。候選知府羅澤南。候選知縣李續賓。自岳州拔營東下。常

在各營之前。途中力戰。七次大勝。攻克花園堅壘。制賊之命。羅澤南應請 記名以

道員用。李續賓應請以直隸州選用。 賞換花翎。升用游擊楊載福。永綏營守備蕭

捷三。廉明愛士。膽力堅定。從下游逆擊而上。甚合機宜。楊載福請以參將補用。並加副將銜。蕭捷三請以都司升用。並 賞換花翎。候補都司彭三元。候補守備唐得陞。力

截洪山要隘。殺賊尤多。彭三元請以游擊補用。唐得陞請以都司升用。 賞換花翎。

同知銜文生李光榮。練勇殺賊。果敢有爲。應請以府經縣丞歸部遇缺卽選。已革涼州副都統魁玉。高州鎮總兵楊昌泗。身先士卒。克復郡城。實屬奮勉出力。可否開復原官之處。出自 皇上天恩。其餘出力員弁兵勇。容俟 臣等核明勞績。開單保奏仰候

恩施。所有官軍克復武漢緣由。謹會同荊州將軍官文。湖北巡撫兼署督 臣楊霽。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仰慰 宸廑。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 奏。

統籌全局摺 咸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奏爲統籌全局。將 臣等一軍應辦事宜。分條馳奏。仰祈 聖鑒事。竊正月十九日。用地雷轟斃賊衆。及內河水師。重加整理情形。業經奏明在案。自後該匪未敢出城。二月十二日。逆賊約出千餘。分路來擾。四處山脚。廣爲埋伏。我軍不動聲色。暗自隄防。該匪之兇悍者。一股進前猛撲。 臣塔齊布分道抄去。賊衆敗竄。斃四十餘名。生擒十二名。當予凌遲梟示。屢接各路文報。及探卒稟報。 臣等兩次所遣回李孟羣彭玉麟等礮船。於正月初七初九。先後到鄂。共船一百三十餘號。分泊武昌城下。屢次開仗獲勝。北岸之賊。其由黃梅廣濟攻撲督 臣楊霽營盤而上犯者。已於初七日竄至漢口。其由小池口

武穴沿江岸而上犯者。初九日始竄至黃州。自黃州以下。各市鎮如巴河蘭溪蘄州武穴隆坪等處。現均有賊盤踞。南岸初本無賊。北岸之賊分千餘人由富池口南渡。至興國州擄人數千攻陷興國通山崇陽通城等州縣。現尙分屯崇陽咸寧興國。時擾江西武寧境上。九江之賊。於新堤添築磚城。對岸小池口亦築磚城。爲死守抗拒之計。其在鄱湖以東者。湖口之賊。虐役鄉民。增高城堞。梅家洲大築土城。長逾三里。賊卡浮橋。至今未拆。上蓋木板。加以土石。都昌之賊。攻撲饒州。又有匪黨自東流建德而來。並集於饒州。分擾樂平石鎮街。屯聚於景德鎮。合計七八千人。又東竄祁門休寧。並有攻陷徽州之信。僞翼王石達開。僞丞相羅大綱。久踞九江湖口兩處。而饒州賊黨。亦張羅大綱之旗幟。意將侵擾廣信。窺伺浙江各等情。此近日探報各路賊情之大畧也。以湖北安徽江西三省全局論之。陸路須有勁兵四枝。水路須有勁兵兩枝。乃足以資勦辦。北岸自蘄水廣濟黃梅。以達於太湖宿松。是爲內一路。自漢口黃州蘄州田鎮武穴濱江而下。以達於小池口望江縣。是爲外一路。南岸自九江以上。興國通山崇陽武寧等屬。皆土匪勾結粵賊之淵藪。是爲西一路。自湖口以下。由東流建德饒池徽寧四府。皆逆賊

覬覦浙江之要途。是爲東一路。北岸之黃梅太湖。前臨大江。後枕潛岳。一山縣巨數縣。屏蔽舒廬。爲該逆必爭之地。南岸池州雖瘠區。而大通鎮殷家匯水陸交衝。南窺徽嚴。東障蕪湖。亦爲該逆必爭之地。故南岸以東一路爲最要。而西路次之。北岸以內一路爲最要。而濱江一路次之。此四路者。須陸兵四枝。缺一不可者也。水師自武昌以達湖口。爲上一枝。自小孤山逾東西梁山以達太平采石。爲下一枝。乃與紅單船相接。兩枝各自成軍。分段肅清。庶免首尾不顧腹背受敵之患。亦缺一不可者也。今臣等水軍陷入鄱湖之船百餘號。回救鄂省之船百餘號。業已分爲上下兩枝。似有因禍得福之機。然內湖一軍。臣國藩來江整理。造船添勇。無難就緒。回鄂一軍。以被風擊壞之船。當將士疲勞之後。與漢口新竄之賊相持。臣等又不能分身前往統領。日夜懸念。每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帆之上駛。則繞屋徬徨。不知李孟羣等果能添置小船。復振軍威否。至陸路須勁旅四枝。而臣等祇此一軍。欲分爲兩枝。則立形單弱。欲常聚一處。而事勢所迫。有不得不分者。又不敢過於持重。致失機宜也。謹就目前之急務。度臣等力之所能辦者。分條布置。爲我

皇上陳之。

一現在賊竄饒州樂平。分擾景德鎮祁門徽州等處。所謂東路者也。爲江浙轉餉之路。亦爲奏報入京之路。關係大局非輕。臣等分派羅澤南統帶湘勇三千。由江西省城繞出湖東。攻勦饒州之賊。又與撫臣陳啓邁合募平江勇四千。同勦東路。俟饒郡克復。卽引兵直下。或趨景德鎮。或由建德。進攻池州。此路有重兵。使安慶之賊。大爲震動。則浙江之患。可以少紓。臣等前摺所謂賊攻我之所必救。我亦攻賊之所必救也。

一悍賊石達開等。堅守九江。及對岸之小池口。臣塔齊布一軍。仍留五千人。穩駐潯郡。伺隙攻城。使賊不敢全數上竄武漢。亦不敢奔突他處。惟前此攻圍潯城。至萬五千人之多。兩次派胡林翼王國才回援鄂省者。六千餘人。此次派羅澤南馳勦饒州者。又三千人。存潯官軍。過形單薄。俟籌添兵勇。續行具奏。

一正月二十八日。臣國藩派水師船六十餘號。至康山地方駐紮。外防大江之賊。駛船入湖。內防饒州之賊。擄船出湖。其餘弁勇。尙在江省修船。日內修完。大隊進紮南康青山一帶。其湖口賊卡浮橋。旣堅。鋪以木板。填以土石。人力難以遽破。俟春江盛漲。水陸并攻。卽當力破浮橋。衝出大江。

一臣國藩來江已逾月餘。日內船隻修齊。即駐紮鄱陽湖內。四處遊繹。西近臣塔齊布九江一軍。聲息常通。東近羅澤南饒州一軍。調度亦便。兩軍相隔。已在六百里外。全賴水師在湖中遞接信息。庶幾首尾相應。如東路攻勦得手。能至彭澤東流等處。將來水師出江。乃得所依護。而無孤懸之患。

以上四條。就目前之急務。臣等力之所能行者。籌商辦理。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再 臣等正月初五初八二十七日三次奏報。均未奉到 硃批。此次改由湖南繞出荊州驛遞進京。合併聲明。謹 奏。

謹陳水陸軍情摺 咸豐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奏爲謹陳水陸軍情。逾 旨覆奏。仰祈 聖鑒事。咸豐五年三月十四日 臣國藩

在江西內河舟次准兵部遞到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二月十二日奉 上諭曾國藩

等前因戰船損壞全數開赴上游修理。又因陸軍銳氣尙盛。仍欲鼓行東下。直擣金陵。原以逆匪上竄。牽制我師。若輾轉回顧。不但前功可惜。且恐兵勇之氣不能復振。是以諭令該侍郎等攻克九江。即合軍東下。惟現在賊踞漢口。漢陽武昌情形關係緊要。設

有疏失該逆勢踞上游我兵仍係腹背受敵應如何設法協濟武昌而於攻勦九江大局仍無妨礙著曾國藩等體察現在情形或該侍郎帶兵自行前往仍令塔齊布會同江西兵勇攻勦九江務當統籌全局斟酌辦理楊霽曾國藩接奉此旨即將如何籌辦情形迅速具奏以慰廑念等因欽此又於三月十七日兵部遞到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二月十四日奉 上諭曾國藩等進攻九江連日不知勝負若何或酌分陸軍以救武昌東路或再添派水師沿江而上協濟李孟羣等之師使得進勦襄河則上游可冀得手於潯郡事機亦有裨益著卽妥爲籌酌迅速奏聞等因欽此伏查江西東路饒州廣信等處被賊竄擾安徽池州徽州等屬賊勢猖狂。臣等酌派羅澤南帶兵前往廣饒一路進勦業經奏明在案。目下臣等一軍分爲四枝。陸路兩枝。臣塔齊布駐紮九江。羅澤南分勦廣饒。相去已在六百里外。水路兩枝。臣國藩整理陷入內河之水師。駐紮鄱湖。李孟羣等回援武漢。屯紮金口。相去更在八百里外。兵合則力厚。分則力薄。陸軍之分。猶斟酌再三而後析爲兩股。水軍之分。其初本無意於分也。自去臘十二日。輕舟百餘。衝入內湖。被賊卡塞斷。遂與外江老營隔絕。猶冀內外夾攻。仍可合而爲一。自正月

初三日飭李孟羣等回援武漢。外江之船愈少。初五日彭玉麟等因大風壞船。全數開赴上游。遂與內河一軍。相去日遠。逮至武漢再陷。沿江兩岸數百里。復被賊踞。而金口水師。與鄱湖一軍。乃不復可以遽合矣。今水陸各軍之在江西境內者。傷者平復。勞者休息。羸弱者汰遣添換。仍可復去秋壯盛之氣。足以仰慰宸厪。惟金口一軍。與臣等相隔太遠。當轉戰積勞之後。值兩次敗挫。三次遭風之餘。以未經修整之船。禦武漢方張之賊。撐持數月之久。不得一日休息。此兵家之所大忌。而臣等之所深以爲慮者也。屢據稟報彭玉麟等。回漢之師。一面與賊接仗。一面修整破船。次第完好。湖南撫臣駱秉章。復以百餘船前往接濟。差足重整軍威。而陸軍單薄。餉項缺乏。岌岌乎有潰散之虞。論天下之大勢。則武昌據金陵上游。爲古來必爭之地。論行兵之常道。則上下皆賊。而臣軍坐困於中段。亦決非萬全之策。是以臣等一聞武昌淪陷之信。即再四籌商。思所以爲回勦之計。顧回勦之策。有難言者。潯郡據長江之腰膂。宜有重兵駐守其間。一經撤退。則九江湖口小池口之賊。皆肆然無所顧忌。內犯江西。上竄鄂岳。均不可知。軍士進則氣勝。退則氣歉。卽勦辦得手。未知何日始能重至九江。其難一也。正月初八

日一摺。言賊之上竄。不過意圖牽綴。使我軍回救耳。我軍鼓行東下。不爲其所掣動。賊攻我之所必救。亦我攻賊之所必救等語。其時未知上竄之賊。果至漢口與否。亦未知回救之船。卽不可以復下也。今該逆不特攻陷武漢。而且窺伺襄樊。自金口以下。上下江面。皆爲賊踞。內河水師。若徒株守鄱湖。不出江面。則保護一隅。無濟大局。若乘此春漲。由湖出江。則不難於衝出湖口。而難於出江之後。一軍孤懸。四面無依。上不能遽合金口之水軍。下不能速勦安慶之賊艇。其難二也。湖南用兵已久。庫款旣空。捐項亦竭。本年賊蹤上竄。胡林翼王國才等之陸軍。李孟羣彭玉麟等之水軍。皆仰給於湖南。弁勇萬餘。嗷嗷待哺。有月餘未給餉者。有兩三月未給餉者。事機愈挫。來源愈斷。現在金口一軍。口糧不敷。卽有潰散之患。臣等欲再率六七千人前往江西。旣難於供支湖南。更無可籌撥大抵兵勇之積習。久住不戰。口糧尙可展緩。若有行役之苦。有戰陣之危。則不可一日而無餉。狡者藉詞鼓譟。樸者亦無鬥心。患有不可勝言者。其難三也。乘此三端。實乏良策。臣等調度乖方。上負 皇上委任之意。下負蒼生企望之情。終夜以思。不覺泣下。刻下若分兵往鄂。則已無可再分矣。若臣等自行回勦。則須預籌兩月之

餉。臣國藩上年會奏請四川勸捐助餉。頃已札委前任湖南常寧縣知縣祥麟。兼程赴蜀守催餉銀十二萬兩。如此項有著。即可恃以爲回勦之用。若其無著。則姑駐江省境內。與其千里馳逐。卒以餉匱而致意外之虞。又不如堅扼中段。保全此軍。猶得以供

皇上之驅策。瞻望北關。翹切待

命。臣等微憫。萬言莫訴。所有近日軍情。遵

旨覆奏緣由。理合繕摺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湖北兵勇不可復用摺

咸豐五年四月初一日

奏爲湖北兵勇不可復用。大江北岸。亘添勁旅。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查武漢

兩城三次淪陷。固由守禦不善。而兵勇積習之壞。亦實有萬不可用者。蓋鄂中兩府一鎮。繁華甲於天下。督撫兩標之兵。習於淫侈偷惰。已久不可用矣。自咸豐二年。粵匪至鄂。迄今不滿三載。而全兵覆敗。大潰者五次。其間小潰小敗。不可勝數。二年臘月初四日。粵匪以地道轟破城垣。逆旗猶未登城。而城內外兵勇。已狂奔四竄。逃匿各縣。是爲第一次大潰。三年春間。署督臣張亮基等招復潰兵。添招練勇。擊粵匪於團風。勦土匪於通城廣濟。稍有起色。九月十三日。田家鎮失防。水陸兵勇同時棄甲回奔。是爲第二

次大潰。其時臣函致前督臣吳文鎔。謂鄂省之兵。視奔潰爲故常。不宜再行收集。必須改弦更張。另募額兵。另招練勇。而後可以成軍。而後可以言戰。吳文鎔未及更改。卽被崇綸參劾。倉卒出師。四年正月十五日。堵城之役。十二營均被踢毀。將弁兵勇盡數逃散。是爲第三次大潰。崇綸青麀等。收復潰兵。并廣募湖南四川之勇。支持數月。餉盡援絕。六月初二日。奸細竊發。賊旗入城。青麀率兵勇奔赴湖南。沿途逃散大半。是爲第四次大潰。臣與提臣塔齊布等。奉命東征。仰仗天威。倖復武漢。督臣楊霽復收潰兵。又招湖北河南之勇。新舊兵勇。數近三萬。兵力不爲不厚。楊霽屢次奏報咨文。亦自叙其戰功之多。士卒之勁。意謂可簡練精銳。頓改舊規矣。不圖廣濟一敗。退至蘄水。又退至漢口。又退至德安。襄陽。萬餘兵勇。或從之以行。或星散無歸。是爲第五次大潰。夫古今所以激勵軍士者。重賞以鼓好勝之心。嚴刑以誅奔潰之卒。故可用也。今湖北兵勇。旣不好勝。又不畏刑。視潰散爲常行之道。恬然不以爲怪。若因循不改。其可笑必更有甚於今日者。臣愚以爲宜變易前轍。掃除其迹。而更張之。凡標兵之求歸行伍者。一概不收。凡練勇之曾經敗潰者。亦不復用。大抵山僻之民多獷悍。水鄉之民多浮滑。

城市多游惰之習。鄉村多樸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嘗好用山鄉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臣愚以爲欲另募湖北額兵。宜在襄陽鄖陽等屬深山窮谷之中。招選寒苦力作之民。擇其英鷲者。編入兵籍。假以時日而訓練之。與武漢德安等府遠相隔絕。使向來之潰兵潰勇浮游無歸者。不得改名而混入其中。然後可得一旅之勁兵。而免致虛糜數萬之餉。古之謀大事者。克一二名城。不以爲喜。得一二良將。數千精卒。則以爲大喜。失一二名城。不以爲憂。失一二良將。損數十壯士。則以爲憂。即素稱精勁之師。或積勞而疲。或餉匱而散。或不和而驕。蹇則愈引以爲憂。今日湖北之事。省城不遽收復。尙不足患。惟通省無一勁兵精卒。乃爲無窮之患。雖調他省之兵。幸而克復。而本省無強兵守之。亦終非可久之道。臣愚以爲湖北之急務。在於另募額兵。另招新勇。目前之收復鄂垣。在此。異日之保守楚疆。亦在此。效雖稍遲。而事屬至切。前者二月二十七日。臣具奏江北宜添兩路勁兵。外一路沿江岸而下。內一路循灣嶽之麓。由蕪廣而出。宿太。請旨飭下副都御史袁甲三。募壽州光州之勇。出漢黃之背。不知我皇上已俞允否。如未蒙允准。則江北千里。極爲空虛。無論江面不能清。武昌廬州不能

復。即使徼倖而肅清恢復。而流賊四散。旁出竊逸。截我後路。已清之江面。不旋踵而梗塞。已復之城垣。不旋踵而復失。去冬之事。卽前車之鑒。不可不早爲之所也。伏乞我

皇上。厯念南服。

神算獨操。縱袁甲三不克西上。亦懇

飭籌一枝勁旅。疾出

黃州之背。並懇

飭下湖北督撫。另立新軍。將前此潰兵潰勇。一概革除。邊滌舊習。

重整軍威。使江之北岸。得兩路足恃之兵。可合可分。可內可外。不特有益於大局。卽臣等南岸之陸兵。上下兩處之水師。亦皆得所憑藉。得所聯絡。有恃以不恐矣。所有請撤湖北兵勇。另立新章。江北一岸。宜添勁旅緣由。恭摺附驛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湖南提督塔齊布因病出缺摺

咸豐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奏爲湖南提督塔齊布因病出缺。微臣馳赴九江大營。料理喪事。兼統陸軍。恭摺馳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與提督塔齊布六月二十七日在青山地方會晤。言及潯城未破。頓兵已久。憤恨同深。微臣之意。謂宜移師東渡。會勦湖口。掃蕩東流。建德一帶。長驅直下。期與下游蕪湖之師會合。塔齊布之意。謂自六月以來。攻城之具。增置完備。七月

以內。卽行大舉攻勦。誓當力破此城。以雪積憤。如環攻不破。七月底再行移師東渡。商酌已定。曾於七月初六日附片具奏在案。其後塔齊布益廣置攻具。備雲梯數百。布袋四千。紮草人以緣城。結竹筏以渡水。各營弁勇皆自備擋牌竹盔之屬。無一不齊。專俟月黑陰雨之夜。大舉攻城。臣在南康亦派平江勇三千餘人。渡湖之東。攻勦湖口。訂期十五以後兩城同攻。水陸並進。不料七月十八夜。潯城陸營專弁飛報南康。言塔齊布於辰刻傳令出隊攻城。尙未出營。陡患氣脫之症。昏迷不醒。竟於午刻因病出缺。臣聞信之下。不勝悲愕。伏查提臣塔齊布純誠報國。忠勇絕倫。自其爲都司時。毅然有殺賊立功之志。上年蒙恩超擢提督。出師岳州。途次於左臂涅刺忠心報國四字。每戰匹馬當先。麾下士卒附從。輒麾之使後。不令出己之前。或他營被賊圍困。輒躍馬馳往救援。凡相度戰地。及察看賊營情形。嘗以單騎清晨獨往。不使將士得知。屢被賊衆狙伺追逼。從容禦之。臣以不宜冒險。迭次勸阻。諸將亦日日諫止。而塔齊布氣吞凶逆。不爲怯懼。屢瀕危險。常有奇緣。得免於難。湘潭之戰。被賊圍攻。縱身越牆得脫。崇陽黃梅兩次受傷。均以麾下易馬扶去得脫。小池口之戰。羣賊曳其馬尾。揮刀斫之。卒

能縱橫衝突。轉敗爲功。賊中驚以爲神。而該提督雍容恬退。未嘗一語自伐其能。宅心仁厚。所得薪水銀兩。盡以犒賞士卒。或深夜呼兵勇與之絮語家事。親如父子。洪山之戰。圍逼賊衆溺水。其中幼孩甚多。塔齊布大哭。立卽傳令不殺幼孩。救出數百人。資送回籍。紀律嚴明。不許兵勇騷擾民間。有違犯者。秋毫無懲。身歿之後。軍士百姓。同聲悲泣。不獨臣軍失此名將。大損聲威。卽東南衆望所推。亦均恃爲長城之倚。遠近官紳。並深驚悼。臣於十九日馳赴九江陸營。照料該提督喪事。二十一日丑刻。送其靈柩出營。派副將玉山守備長春提標撫標官兵三百五十名護送至江西省城。臣卽暫駐潯城。統領陸兵。增循士卒。保此勁旅。仰慰宸廑。惟念提臣塔齊布出師二年。日夜憂勞。賁志長逝。並無子嗣。家世清貧。上有老母。其兄弟三人。季弟去年陣亡。合無仰懇天恩。交部從優議卹。湘潭岳州之戰。保全湖南。爲功甚鉅。籲懇天恩。準於湖南省城建立專祠。以慰忠魂。而洽民望。其湖南提督遺缺。請旨迅賜簡放。以重職守。所有提臣塔齊布因病出缺。微臣馳赴九江料理喪事。兼統陸軍各緣由。恭摺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調派羅澤南一軍由崇通回勦武漢摺

咸豐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奏爲調派羅澤南一軍由崇通一帶回勦武漢恭摺覆奏仰祈

聖鑒事咸豐五年

七月二十四日准兵部火票遞到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初一日奉

上諭駱秉

章奏湖南隣省賊氛四逼兵力不敷請飭調回湘勇以資防勦一摺前因羅澤南一軍爲賊牽制未能即歸九江諭令曾國藩等俟義甯勦辦得手後即將該道調回與該侍郎等併力會勦茲據駱秉章奏稱兩廣之賊竄陷郴州東安等處永州寶慶一帶處處緊急楚北之賊復窺伺平江等處又有黔匪滋擾西路該省兵勇旣多調赴在外復須防勦黔粵楚北江西五省之匪不敷分布必須羅澤南一軍折回湖南防勦自係實在情形惟昨據陳啓邁奏現籌調集兵勇進攻武甯已咨羅澤南等妥速攻勦該道能否即折回湖南助勦之處著曾國藩等酌量現在情形妥籌分撥迅速具奏至江西省軍務或先克九江或先將鄱湖賊船掃除仍著遵照前次諭旨迅籌勦辦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竊臣前於提臣塔齊布淪逝後卽飛函至義甯令羅澤南來營面商大局羅澤南得信由義甯之杭口直至南康連日熟商勦辦事宜

上而武漢。下而湖口。皆東南所必爭之地。湖口破。則扼截長江之腰。脅使安慶。賊舟不能與湖廣相通。武漢破。則雄據長江之上。遊使金陵。賊巢百貨皆絕。其來源而有日。就窮蹙之勢。故論古來爭關。奪要之道。則湖口之與武漢。其輕重亦略相等。而論目前形格勢禁之道。則必力爭武漢。而後可以保全鄰省。能保全善之省。而後可以規復被陷之區。羅澤南於二十九日抵南康。臣即飭令渡湖帶親兵數十人。督率平江勇於初八日攻勦湖口一次。仍以下鐘巖石壘過堅。未能遽破。恐頓兵日久。老我勁旅。羅澤南亦具稟數千言。規畫詳明。慨然以援鄂爲己任。遂決定回勦武漢之計。已於八月十六日自南康起程。由義寧進擣崇通一帶。西上武昌矣。伏查駱秉章原奏所稱鄰氛四逼者。西防黔匪。東防義寧。今義寧克復。黔匪亦靖。則東西兩路均可弛防。惟南路有兩粵之土匪。竄入永郴。北路有鄂賊之分枝。上犯岳郡。二者相衡。北路更爲喫重。今羅澤南一軍由崇通橫截而出。仍自蒲咸掃蕩而下。則鄂賊不敢上犯岳州。是即所以紓湘省北路之憂也。湖北一省。欽差大臣西凌阿總督官文兩軍。均在北岸。惟巡撫胡林翼一軍。向在南岸。近聞移師北渡。進紮漢陽。南岸極爲空虛。設武昌之賊逸出。由紙坊上

犯蒲威。則勾結蔓延。爲患方長。得羅澤南一軍。由崇。通。截。出。直。搗。武。昌。是。又。所。以。救。鄂。省。南。岸。之。疏。也。臣。反。覆。思。維。權。衡。緩。急。姑。舍。湖。口。而。不。攻。令。羅。澤。南。回。勦。武。漢。取。道。較。便。而。所。全。較。廣。羅。澤。南。所。統。湘。勇。訓。勇。僅。三。千。六。百。人。臣。又。在。九。江。陸。營。撥。參。將。彭。三。元。都。司。普。承。堯。寶。勇。一。千。五。百。名。足。成。五。千。之。數。其。餉。項。由。江。西。酌。撥。漕。折。捐。輸。銀。兩。交。該。道。親。行。賈。帶。臣。又。咨。札。編。修。孟。培。楨。主。事。胡。大。任。王。柏。心。等。在。荆。州。勸。捐。以。資。接。濟。暫。可。無。虞。缺。乏。惟。羅。澤。南。一。軍。將。領。多。諳。練。老。成。士。卒。亦。久。征。慣。戰。回。武。漢。以。勦。粵。匪。則。可。回。湖。南。以。勦。土。匪。則。不。可。方。今。東。南。大。局。即。不。能。遽。破。金。陵。犂。庭。而。掃。穴。亦。當。力。爭。江。面。拊。背。而。扼。吭。湖。南。爲。臣。桑。梓。之。邦。豈。不。思。所。以。保。全。特。不。力。挽。大。局。則。一。鄉。一。邑。亦。終。無。獨。全。之。理。合。無。仰。懇。皇。上。天。恩。飭。下。兩。湖。督。撫。諸。臣。羅。澤。南。一。軍。不。得。調。回。湘。省。其。麾下。五。千。人。亦。不。得。分。支。調。撥。致。兵。力。單。薄。難。以。圖。功。一。俟。湘。省。北。路。肅。清。武。漢。勦。辦。得。手。臣。仍。飛。調。羅。澤。南。前。來。會。師。以。圖。進。取。所。有。調。派。羅。澤。南。由。崇。通。回。勦。武。漢。緣。由。恭。摺。由。驛。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師久無功自請嚴議片

咸豐五年九月初五日

再臣自抵江西。整飭水軍。本擬四五月閒水陸會勦。攻破湖口一關。緣義寧州失陷。羅澤南率師回救。不能赴湖口會勦。繼而與塔齊布面約移師東渡。攻勦湖口。該提督又遽爾殞謝。後飭平江勇往攻湖口。二十三日。水陸大戰。極爲得手。而下鐘山石壘。堅固異常。竟不能破。自辦理內湖水師。已逾半年。鄱湖以內。雖已一律肅清。而未能橫截江南。終無裨於大局。轉瞬霜降水涸。攻勦愈難。師久無功。餉項虛糜。應請 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惟臣調度乖方。咎無可辭。而助臣辦理軍務。實有勞績。不可泯滅者。亦不敢壅於 上聞。侍郎臣黃贊湯。自去歲督辦捐輸。已逾六十餘萬兩。孳孳勸諭。毫無抑勒。紳民爲之感動。其致臣書函。有云軍務一日不竣。辦捐一日不息。其致羅澤南書函。有云如餉項緊急。則傾家破產。亦所不恤等語。實屬力拯大局。公爾忘私。南昌府知府史致諤。於九江廣信湖口等軍。支應諸件。晝夜叢冗。毫無貽誤。水軍所需子藥。輒動數萬觔。亦能措置裕如。綜理繁劇。舉重若輕。候補直隸州知州李翰章。自去歲辦理糧台。每於艱難挫折之際。逶迤經營。不激不隨。今年在江西與禮部主事甘晉。應付各路軍需。亦能權衡緩急。毫無浪費。至外江金口水營正月初三日。李孟羣等赴援武昌。僅

礮船五十餘號。初五日彭玉麟等赴援武昌。亦僅礮船八十餘號。尙有被大風損壞。舵折楫摧者。到武漢後。又復三次遭風。臣時深慮外江水師不克撐持。曾於奏牘內言之。賴湖南巡撫臣駱秉章。一力維持。接濟船礮。撥給餉項。添募水勇。俾金口水師危而復安。弱而轉強。以保湘省。卽以衛大局。該撫署內幕友候選同知左宗棠。於外江水師。尤爲殷勤保護。一船一礮。一哨一勇。皆苦心照料。勞怨兼任。一面在長沙操練。一面發往鄂省。力挫水賊兇鋒。候補知府彭玉麟。於大風壞船之後。督率舟師。赴援武昌。其時賊勢方張。我軍氣餒。彭玉麟一面修整破船。一面鏖戰悍賊。與李孟羣同心協力。目不交睫。八十餘日。竟能保守金口。水軍復振。其堅忍之力。殊屬難得。禮部主事胡大任。自賊氣再犯武漢以後。在於新堤地方。勸捐助餉。安定民心。接濟軍火。歷艱險而不渝。現復往荊州勸捐。籌濟援鄂之師。前任知府黃冕。專辦湖南礮局。前後造礮至六百餘尊之多。不特外江水師。借此大振軍威。卽臣在鄱湖。亦提來礮位一百零二尊。其所造皆精練光瑩。與洋礮無異。所製竹筒炸彈之類。亦皆具有精心。利於攻剿。實屬有用之才。不敢不一一瀝陳於 聖主之前。侍郎臣黃贊湯巡撫臣駱秉章。受 恩深重。自應

竭誠報國。李孟羣職任兩司。亦不敢仰邀獎叙。其史致諤等以下各員。擬卽歸入義寧州案內開單保奏。籲懇恩施。所有微臣師久無功。請交部嚴議。及助益軍勞績較多各緣由。謹附片具奏請旨。

疊奉諭旨。縷陳各路軍情摺。咸豐六年正月初九日。

奏爲疊奉諭旨。縷陳各路軍情。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竊臣疊次承准軍機

大臣字寄。咸豐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上諭御史蕭浚蘭奏。江西省南北被擾

請擇要嚴防一摺。據稱在籍侍郎黃贊湯所帶兵勇。及曾國藩營練勇四千名。皆駐紮固江鎮。僅顧吉安一面等語。著曾國藩陸元烺體察情形。分布要隘。勿令竄匪四出滋擾。等因。欽此。臣伏查石達開大股賊匪。由湖北竄入瑞臨。係在十一月初十以後。茶陵另股土匪。由湖南竄入吉袁。係在十月以前。其時臣並未調派兵勇前赴固江。黃贊湯專辦捐務鹽務。亦並無帶兵之事。假令固江鎮有此項兵勇。臣與陸元烺黃贊湯等斷無不會摺馳奏之理。此該御史蕭浚蘭所奏。傳聞失實者也。又准十二月十二日奉

上諭。臨江踞城之賊。亦應急籌分剿。現派兵勇均係前往瑞州。尙未計及臨江。本日

廉兆綸奏稱臨江竄匪漫無制遏。裹脅日衆。尤恐其互相犄角。牽綴我軍。著曾國藩。陸元烺。妥籌兼顧。等因。欽此。竊臣前調周鳳山一軍。飭令先攻瑞州。後剿臨江。以瑞州逼近省垣。僅百二十里也。厥後周鳳山至省。與陸元烺等熟商。瑞臨在河之西。與省城尙有一水之隔。樟樹鎮在河之東。於省城尤爲肘腋之患。遂舍瑞州不攻。改爲先攻樟樹。次剿臨江之策。迨克復樟樹一鎮。新淦一縣。本可渡河以勦臨江矣。因吉安被圍緊急。司道等移文周鳳山。囑其赴援。以解吉安之圍。而臬司周玉衡知府陳宗元在吉安圍城之中。亦飛書請援於周鳳山。迫切待命。往返耽延。遂逾二旬。現臣與撫臣文俊函商。省城爲根本之地。瑞臨爲切近之災。決計先剿臨江。無得以四處告警。東瞻西顧。徒延時日。此周鳳山一軍。未克遽赴瑞州與臣前奏不符之實情也。又奉 上諭曾國藩現駐南康。存營兵勇共有若干。能否嚴扼九江之衝。卽著妥籌布置。不可專顧一路等因。欽此。伏查九江爲陸路入省之驛道。南康爲水路通省之總匯。青山距兩府城各四十餘里。臣之水軍久駐青山兩岸。皆以陸軍護之。實與九江呼吸相通。自周鳳山潯軍撤去之後。九江小池口湖口梅家洲四處之賊。日夜環伺。十一月二十日。東岸湖口大

戰。臘月初三日。西岸青山大戰。幸獲全勝。均經奏明在案。厥後又有土匪二千餘人。自湖北興國州而來竄。據德安縣城。去來不定。聚散無常。臣處青山老營防禦五處之賊。陸路存營之數。除江西協防兵勇及湖口紳士捐勇外。不過二千九百人。水路存營之數。除撥赴省河及分巡吳城外。不過二千三百人。兵力至爲單薄。而地形又覺散漫。此臣處勉力支撐之情形也。伏念。臣軍自岳州而下。水陸萬餘人。合併一支。從未分散。去歲以來。陸軍分爲三支。羅澤南率援鄂之師五千人爲一支。周鳳山接統塔齊布之舊部四千人爲一支。李元度等率平江各勇三千人爲老營之一支。水軍分爲兩支。武昌十營。楊載福所統者爲外江一支。鄱湖八營。臣新調彭玉麟來此統帶者。爲內湖一支。旣已分而爲五矣。而李元度駐湖之東。又抽撥平江勇虎勇千餘人駐紮西岸。是陸軍三支之外。又分一小支。外江則李孟羣帶船六十號。別入襄河。內湖則前撥船三十號外。頃。臣又飭彭玉麟帶船三十號馳赴臨江。是水師兩支之外。又分二小支。愈分則人數愈寡。愈析則氣勢愈弱。其在湖北者。距臣八百餘里。在臨江者。距臣五百餘里。雖欲急圖合併。而勢有所不能。至於行軍之道。擇將爲先得一將。則全軍振興。失一將。則士

氣消阻。甲寅年秋冬之間。臣軍所以長驅千里。勢如破竹者。以陸路有塔。齊布羅澤。南水路有楊。載福彭。玉麟諸人。軍中士卒皆以塔羅。楊彭爲法。沿江村市亦知有塔羅。楊彭之稱。故能旌旗生色。席捲無前。不幸塔齊布中道殂謝。而羅澤南。楊載福。彭玉麟三人者。又分往湖北臨江。不克遽聚一處。而後起之才。如周鳳山。李續賓。李元度。數人者。又未知果能血戰成名。仰邀 恩眷否。臣久困一隅。兵單將寡。寸心焦灼。愧悚難名。惟當督飭老營水陸嚴防五路之賊。一俟湖北臨江兩處勦辦得手。再圖會合歸併一軍。掃蕩羣醜。以期仰慰 宸廑於萬一。所有疊奉 寄諭。縷陳各路軍情。恭摺田驛五百里覆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會籌各路堵剿情形摺

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奏爲會籌各路堵剿情形。遵

旨覆奏。並請

敕下廣東迅撥重兵防守贛州。恭

摺仰祈

聖鑒事。二月初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六年正月十七日奉

上諭。文俊奏江西各屬賊勢蔓延。請飭催兵撥餉一摺。已諭知葉名琛。柏貴。何桂清。趕緊籌款撥解。並諭知駱秉章添調兵勇。速飭劉長佑出境應援矣。江西逆匪久踞瑞州。

臨江分擾袁州吉安各屬賊勢披猖人心惶惑兵單餉絀固係實在情形文俊甫經到任於該省地勢軍情一時未能周悉現當萬分棘手之時儻布置稍疏難免貽誤會國藩自抵江西爲時已久賊情亦所深悉此時江西匪蹤幾欲蔓延全省既不能處處調兵又不能顧此失彼自應擇其最要之處先爲攻剿現在瑞州臨江袁州吉安四府究竟何處賊情最爲凶悍周鳳山一軍既由新淦進兵自應急剿臨江瑞州以殄賊渠周汝筠一軍現阻泰和尤應設法疏通俾得迅抵吉安劉長佑一軍離楚後應由何路進剿方能扼要著會國藩即與文俊妥速會商務籌全局不可徒事張皇亦不可專顧一處軍情變幻靡常大勢所關應從何處下手則身在行間者必能挈其綱領該侍郎與該撫酌度機宜即著會同馳奏以慰廑念至德安縣城據文俊奏稱已被潯城賊匪竄踞是否周鳳山全軍遠撤致有疏失抑或居隆阿等堵剿不力致該逆復有竄出此路一有疏懈關係長江大局該侍郎等近日如何布置並著速行奏報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仰見 聖主矜懷南服宵旰焦勞 指示機宜燭見萬里 臣等欽佩之下尤切悚惶伏查江西全省以贛水爲中路之經上發於贛南二府下達於鄱陽

一湖。吉。袁。瑞。臨。及。極。北。之。九。南。兩。郡。皆。在。贛。水。與。鄱。湖。之。西。廣。饒。撫。建。及。省。會。寧。都。州。皆。在。贛。水。與。鄱。湖。之。東。一。水。中。分。而。兩。岸。州。縣。之。多。寡。地。形。之。大。小。蓋。畧。相。等。其。袁。州。臨。江。二。府。之。河。名。曰。袁。江。至。樟。樹。鎮。而。匯。於。贛。河。樟。樹。鎮。者。西。近。瑞。臨。東。接。撫。建。兩。岸。之。關。鍵。省。城。之。咽喉。

諭旨垂詢最要之處。臣等以爲此時形勢。實以樟樹鎮爲最要。臣剛藩飭周鳳山陸軍彭玉麟水軍紮駐該鎮。臣文俊又調周尊彝林葆等之陸軍。劉于濬之水師。隨同駐紮。用全力扼守樟樹鎮。以保東岸。以衛省垣。前此正月初六日。周鳳山由新淦回駐樟樹鎮之時。本擬迅速西渡。進攻臨江。因搭造浮橋甫成。爲二十一日狂風所壞。而東岸無重兵扼守。又恐一經渡河。頓兵堅城之下。反增東顧之憂。此水陸嚴扼樟樹鎮。未遽西勦之情形也。

諭旨垂詢何處賊情最爲凶悍一節。查各路探報。並搜獲賊中文書。據稱金陵逆匪。由湖北通城入江境者。以僞翼王石達開爲首。僞檢點賴裕新攻陷瑞州。僞翼賞丈夏姓僞豫王胡以晄攻陷袁州。僞春官丞相張遂謀夏官副丞相曾姓先攻臨江。後攻吉安。粵東另股土匪由湖南茶陵等處入江境者。以周培春人數爲最多。又有賊目葛耀明陳守鄧象盧緯等。均於瑞州投入石逆大

股之中。賊目關志江、陳植槐等，均於臨江投入石逆大股之中。賊目王義潮、劉夢熊、分屯吉安、泰和，亦已與石逆合併爲一。又據周鳳山等稟稱：吉安府城於正月二十五日失守。石賊於正月前赴吉安。二月初十日復回臨江。分遣賊黨攻圍贛州。又有鄂省新到之賊，及興國土匪，於二月初八日攻撲武寧縣。臣等細心察看，石賊久踞臨江，爲上下適中之地。凶悍之賊，必萃於此。南則窺伺贛州南安，以通兩粵之餘匪。北則踞守武寧、新昌，以通九江之歸路。全勢注於江西。意圖盡披枝葉，困我省會。凶謀詭計，實可痛恨。此賊匪各路分布之情形也。

諭旨垂詢劉長佑一軍，應由何路進剿一節。查劉長佑在楚追賊至道州，因接札甚遲。正月十五始回湖南省城，旋帶兵由醴陵前進。月餉不敷，起程稍遲。道途梗塞，尙無入江確信。臣等愚見，擬令劉長佑先攻袁州，俟克復後，卽由分宜新喻直下，與周鳳山一軍會合，以攻臨江，不必先往吉安。恐孤軍深入，腹背受敵，東不能抵江省，西不能返湖南。文報不達，餉道不通，有進退維谷之患。此劉長佑一軍酌籌進剿之路也。至德安縣城被賊竄踞一節，上年臘月十七日有瑞昌興國州土匪竄入德安縣城，賊目係武寧之葉至華、興國之劉宗魁、劉大中及炎九將軍林

姓。匪徒約二千人。該縣與瑞昌毗連。賊踪來去不常。聚散無定。春初僅贖數百人。正月十三日。全數竄出。嘯聚於瑞昌武寧之間。二月初二日。竄入武甯縣內。被該縣兵勇追剿四散。初八日有湖北新到賊股。合之興瑞土匪。攻撲縣城。據湖北巡撫胡林翼專差咨稱武昌城內分出賊五六千人。竄往下游。恐入江西等語。不知攻撲武甯之賊。是否即武昌分出之股。此土匪先在德安。後竄武甯併入粵匪之情形也。至周汝筠一軍。設法疏通一節。查搜獲僞文書。內稱粵東賊目王義潮統賊萬餘。阻禦泰和使周汝筠之師。不得進援吉安。臣文俊前因其救援不力。曾經奏參摘去翎頂。另調游擊遮克敦布統率各勇四千。由樂安永豐一帶。取道援吉。詎遮克敦布起程數日。即得吉安失陷之信。臣等卽令遮克敦布扼駐樂安。屏蔽撫建。擬令周汝筠退回贛州。防守該府。贛郡天然。雄鎮。爲古來必爭之地。儻有疏虞。則兩廣積年之零股。湖南郴桂之餘匪。皆將以贛州爲巢穴。後患不可勝言。臣等一面飭令駐贛文武設法防禦。一面飭周汝筠折回郡城。協同環守。惟賊衆兵單。不得不急求外援。相應請 旨飭下兩廣總督廣東巡撫。迅派兵勇三四千人。直赴贛州。會同戰守。保此重鎮。庶足顧全大局。除吉安失陷。文武

殉難各情。另由臣文俊查明具奏外。所有遵旨會籌各路堵剿。並請撥廣東援兵防守贛州緣由。恭摺由驛六百里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江西士民請建羅澤南專祠摺

咸豐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奏爲布政司銜道員羅澤南。在湖北陣亡。江西士民。籲請建立專祠。以伸愛慕。恭摺具奏。請旨飭遵事。竊羅澤南自去秋克復義寧州之後。單騎來南康。與臣面籌進取之策。矢志廓清武漢。以圖會合水師。夾江而下。仍爲建瓴之勢。遂以八月十六日啓行。邁往力破崇通蒲圻之賊。直擣武昌。臣國藩以其頓兵堅城。日久未下。恐師老挫衄。而江西寇氛孔棘。奏調羅澤南來援。於時道路梗阻。自正月以後。五次遣使赴鄂。迄無音耗。中心惶惑。至三月二十九日。始得胡林翼細字復書。則羅澤南已於月初受傷殉節矣。臣以正在用兵之際。恐損士氣。祕不告人。而江右士民。潛知消息。咸深痛悼。旋以公論。欲爲建立專祠。稟請前來。臣伏查羅澤南自咸豐三年正月隨臣出辦團練。管帶湘勇。慨然有志殺賊。以拯時艱。經今四載。大小百數十戰。所向克捷。與江忠源塔齊布同時並起。而戰功則較兩人爲尤著。自岳州以至九江。雖水陸併進。與大隊齊驅。而獨當

一面之處爲多。岳州之戰。羅澤南力扼大橋一路。崇通之戰。羅澤南力破羊樓峒數壘。規復武漢之時。塔齊布羅澤南與各員并集。臣舟會議。羅澤南手出一圖。定南岸分爲三路。而花園堅壘。則自任攻之。田家鎮之役。羅澤南大戰半壁山。破南岸之賊營。而後可斷江中之鐵鎖。此羅澤南與人同功。而究不因人成事者也。若其功在江西者。咸豐三年六月賊圍攻江西省城。羅澤南偕諸軍赴援。抵江後獨剿吉安安福之賊。以數百勁旅。禦五千匪徒。旬日戡定吉郡。至刊刻詩文數卷。歌頌功績。五年三月廣信之役。賊破府城。甫及三日。羅澤南四戰克復。賊退之後。嚴禁兵勇入城。並禁土匪搶掠。百姓之逃難歸來者。但見家室依然。倉箱無恙。相與感激。次骨。義寧州之戰。以三千人破數萬衆。居民尤詫爲神奇。是時腹地安謐。閩井晏然。無驚。逮羅澤南率師赴鄂。粵東新匪。自茶陵竄入吉安。石達開自通城入陷瑞臨。曾不數月。各屬糜爛。故江省士民。深悔羅澤南去日。未得攀留。而此日之籲請建祠。爲出中心之誠。輿論之公者也。臣又竊念羅澤南以窮苦諸生。砥學礪行。伏處授徒。咸豐元年。薦舉孝廉方正。亦未請咨赴京。其胸懷恬澹。不求聞達。概可想見。乃一旦仗義從軍。毅然以身許國。冒危險而不顧。及蒙

聖恩。洊升監司。加銜藩牧。

賞賜勇號。

賞戴花翎。彌覺受寵若驚。誓滅賊以

報。君恩。聞其彌留之際。殷殷以武漢未復爲憾。忠誠內蘊。久而彌篤。揆之有功德

於民。則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義。實屬相符。合無仰懇。天恩。准於江西地方。爲羅澤

南建立專祠。以裨臣節。而從民望。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瀝陳辦事艱難。仍懇終制摺。咸豐七年六月初六日

奏爲瀝陳微臣辦事艱難。竭蹶終恐貽誤。籲懇在籍守制。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

謬廁戎行。與聞軍事。仰蒙。聖慈垂注。轡載恩深。凡有奏請。多蒙。俞允。卽

有過失。常荷。宥原。遭逢。聖明。得行其志。較之古來疆場之臣。掣肘萬端者。何

止霄壤之別。惟以臣之愚。處臣之位。歷年所值之時勢。亦殊有艱難情狀。無以自申者。

不得不略陳於。聖主之前。定例軍營出缺。先儘在軍人員拔補。給予割付。臣處一

軍。概係募勇。不特參游都守以上。無缺可補。卽千把外委。亦終不能得缺。武弁相從數

年。雖保舉至二三品。而充哨長者。仍領哨長額餉。充隊目者。仍領隊目額餉。一日告假。

卽時開除。終不得照綠營廉俸之例。長遠支領。弁勇互生猜疑。徒有保舉之名。永無履

任之實。或與巡撫提督共事一方。隸人衙門。則挑補實缺。隸臣麾下。則長生缺望。臣未奉有統兵之旨。歷年在外。不敢奏調滿漢各營官兵。實缺之將領太少。大小不足以相維。權位不足以相轄。去年會籌江西軍務。偶欲補一千把之缺。必婉商巡撫。請其酌補。其隸九江鎮標者。猶須商之總兵。令其給予割付。雖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權反不如提鎮。此辦事艱難之一端也。國家定制。各省文武。黜陟之權。責成督撫。相沿日久。積威有漸。督撫之喜怒。州縣之榮辱。進退繫焉。州縣之敬畏督撫。蓋出於勢之不得已。其奉承意旨。常探乎心之所未言。臣辦理軍務。處處與地方官相交涉。文武僚屬。大率視臣爲客。視本管上司爲主。賓主旣已歧視。呼應斷難靈通。防剿之事。不必盡謀之地方官矣。至如籌餉之事。如地丁漕折勸捐抽釐。何一不經由州縣之手。或臣營抽釐之處。而州縣故爲阻撓。或臣營已捐之戶。而州縣另行逼勒。欲聽之則深慮事勢之窒礙。欲懲之則恐與大吏相齟齬。漕錢一事。小民平日。本以浮收爲苦。近年又處積困之餘。自甲寅冬閒。兩路悍賊竄入江西。所在劫掠。民不聊生。今欲於未經克復之州縣。徵收錢漕。勸諭捐輸。則必有勁旅屯駐。以庇民之室家。而又或擇良吏以恤民隱。或廣學

額以振士氣。或永減向日之浮收。或奏豁一年之正課。使民感惠於前。倖澤於後。庶幾
屢捐而不怨。竭脂膏奉公上。而不以為苦。然此數者皆巡撫之專政。臣身為客官。職在
軍旅。於勸捐擾民之事。則職分所得為。於吏治學額減漕豁免諸務。則不敢越俎代謀。
繼欲出一愷惻詳明之告示。以儆官邪而慰民望。而身非地方大吏。州縣未必奉行。百
姓亦終難見信。此辦事艱難之一端也。臣幫辦團練之始。仿照通例。鐫刻木質關防。其
文曰。欽命幫辦團防查匪事務。前任禮部右侍郎之關防。咸豐四年八月。臣勤賊
出境。湖南撫臣咨送木印一顆。其文曰。欽命辦理軍務前任禮部侍郎關防。九江
敗後。五年正月。換刻。欽差兵部侍郎銜前禮部侍郎關防。是年秋間補缺。又換刻
欽差兵部右侍郎之關防。臣前後所奉援鄂援皖籌備船礮肅清江面諸。諭。
皆係接奉。廷寄。未經明降。諭旨。外間時有譏議。或謂臣係自請出征。不應支領
官餉。或謂臣未奉。明詔。不應稱。欽差字樣。或謂臣曾經革職。不應專摺奏事。
臣低首茹歎。但求集事。雖被侮辱而不辭。迄今歲月太久。關防之更換太多。往往疑為
偽造。釀成事端。如李成謀戰功卓著。已保至參將矣。被刑辱於芷江縣。出示以臣印札

而不見信。周鳳山備歷艱辛。已保至副將矣。被羈押於長汀縣。亦出示以臣印札而不見信。前福建巡撫呂佺孫。曾專函馳詢。臣印不符之故。甚至捐生領。臣處之實收。每爲州縣猜疑。加之翰訊。或以爲不足據。而勒令續捐。今若再赴軍營。又須另刻關防。歧舛愈多。憑信愈難。臣駐紮之省。營次無定。間有部頒緊要之件。亦不徑交。臣營。四年所請部照。因久稽而重請。六年所請實官執照。至今尙無交到確耗。此外文員之憑。武官之劄。皆由督撫轉交。臣營。常遲久而不到。軍中之事。貴取信如金石。迅速如風霆。而臣則勢有所不能。斯又辦事艱難之一端也。茲三者。其端甚微。關係甚鉅。臣細察今日局勢。非位任巡撫。有察吏之權者。決不能以治軍。縱能治軍。決不能兼及籌餉。臣處容寄虛懸之位。又無圓通濟變之才。恐終不免於貽誤大局。凡有領軍之責者。軍覆則死之。有守城之責者。城破則死之。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微臣講求頗熟。不敢踰閑。今楚軍斷無覆敗之患。省城亦無意外之虞。臣赴江西。無所容其規避。特以所陳三端艱難情形。既如此。而奪情兩次。得罪名教。又如彼。斯則宛轉縈思。不得不泣陳於 聖主之前者也。臣冒昧之見。如果賊勢猖狂。江西危迫。臣當專摺馳奏。請赴軍營。以明不敏。

避難之義。若猶是目下平安之狀。則由將軍巡撫會辦。事權較專。提挈較捷。臣仍籲懇
天恩。在籍終制。多守數月。盡數月之心。多守一年。盡一年之心。出自 聖主逾
格鴻慈。不勝惶恐待 命之至。所有瀝陳辦事艱難。仍籲懇終制緣由。恭摺馳奏。伏
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通籌全局請添練馬隊摺 咸豐九年五月十一日

奏爲遵 旨通籌全局。並陳近日軍情。仍請添練馬隊。以圖進取。恭摺奏祈 聖

鑒事。竊 臣前調蕭啓江一軍赴援贛南。張連蘭一軍進攻景德鎮。並遵 旨斟酌援

皖事宜。於十二月十一日恭摺馳奏在案。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八年十二月初

八日奉 上諭。王懿德奏請飭曾國藩暫緩移師留張連蘭一軍保衛閩境一摺。曾

國藩援閩之師前因所部兵勇多染疾疫。暫駐建昌調度。徐圖拔隊。繼進。嗣值李續賓

全軍失利。皖北賊勢披猖。經路秉章奏請飭令該侍郎移師援皖。留蕭啓江所帶四千

餘人防守江西。當經諭令曾國藩。倘因汀州等處尙須兵力。江西景德鎮大股匪徒尙

未盡殲。未能即日由楚入皖。令其斟酌情形具奏。茲據王懿德奏。接曾國藩咨稱。擬率

卽選道張運蘭等軍赴楚。勤辦該督以閩省賊熾。兵單。連城尙被占踞。接壤之饒州。寧郡等府州紛紛告警。專賴曾國藩大軍鎮定。邊陲其前部張運蘭一軍已抵邵武。轄境正資協勤。未可撤回。所奏亦係實情。著曾國藩通籌大局。如閩省賊匪猶賴援軍。卽將張運蘭一軍暫留攻勤。與王懿德會商辦理。至湖北防堵。現已周備。惟皖南北粵捻。屬聚有須兵力。而江西地方尙有大股賊匪。該侍郎亦難舍近而圖遠。仍著斟酌調度可也。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臣才識短淺。何足以規畫全局。就近處數省而論。則安徽軍務最爲喫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皖南中界一山。皖北中隔一湖。兩路賊勢。前疏已詳悉具奏。近聞福建之賊尙踞連城。江西之賊竄入南安。贛州戒嚴。定南崇義。相繼失守。以臣愚見。連城之賊。閩省兵力應足了之。南贛之賊。人數尙多。悍者較少。非一枝客軍所能猝辦。必須本省兵力。輔以團練。方可徐起有功。惟安徽賊黨。其氛甚惡。其患方長。大凡官軍與賊。此消則彼長。彼消則此長。斷無中立之理。我能進而勤賊。則賊將竭力禦我。不暇他竄。我不能進而勤賊。則賊將乘隙犯我。旁出四溢。皖南無進勤之師。則賊必東犯浙江。皖北無進勤之師。則賊必北犯齊豫。故就一隅觀之。則江西

之南贛。福建之連城。均是賊黨。均須兵力。不可舍近而圖遠。就全局觀之。則兩利相形。當取其重。兩害相形。當取其輕。又不得不舍小而圖大。舍其枝葉而圖其本根。誠使大江兩岸。各置重兵。水陸三路。鼓行東下。勤皖南。則可分金陵之賊勢。即可紓浙江之隱憂。勤皖北。則可分廬州之賊勢。即可紓山東河南之隱憂。方今湖北全省肅清。然與皖境處處緊接。防不勝防者。莫如湖北。據上遊之勢。能制皖賊之死命者。亦莫如湖北。臣與官文胡林翼等熟商。就現在之兵力。稍加恢廓。北岸須添足馬步三萬人。都興阿李續宜鮑超等任之。中流現有水師萬餘人。楊載福彭玉麟任之。南岸須添足馬步二萬人。臣率蕭啓江張運蘭等任之。三道並進。夾江而下。幸而得手。進占十里。則賊蹙十里之勢。進占百里。則賊少百里之糧。卽不甚得手。而上游之勢既重。卽下游之賊。不得不以全力禦我。其於金陵廬州兩大營。均足以抽釜底之薪。而增車外之輔。此遵旨通籌全局。宜併力大江兩岸之微意也。至臣處近日軍情。蕭啓江一軍。自石城拔營南赴雩都。據真南贛各屬賊蹤蔓延。力難兼顧。臣批令專救贛州。以保要郡。不必旁顧他處。張運蘭一軍。白臘月十七日馳抵景德鎮。十九日吳國佐小挫一次。二十七日。張運

蘭大勝一次。開仗情形。由臣另摺具報。贛州居江西之極南。景德鎮居江西之極北。相距千有餘里。臣駐建昌。距兩軍各五六百里。調度不靈。轉運不便。且兩處皆孤軍深入。賊衆兵單。日夜焦思。無師可濟。臣前次摺尾聲明蕭啓江之軍。或留防南路。或隨臣北行。容俟續行具奏。近日詳加體察。顧此則失彼。顧南則失北。與其懸心兩地。不若專力一方。已咨商江西撫臣耆齡。請其另調勁軍。以勤南贛。兼辦團練。以散脅從。臣卽專辦北路。調回蕭啓江一軍。歸併饒州彭湖等處。在江西則臣管北邊。耆齡管南邊。在皖楚則臣攻南岸。都興阿等攻北岸。地有分防。斯責無旁貸。師有定向。斯士無二心。免致到處牽掣。一無所成。此臣處近日軍情。擬調蕭啟江并赴北路之微意也。臣往歲在軍。未聞賊匪能用馬隊。近聞粵匪常以馬隊衝鋒。擒匪則馬匹尤多。李續賓三河之敗。卽係賊馬數千。爲湘軍向來所未見。昨吳國佐景德鎮之挫。亦爲賊馬所眩。今欲整頓陸軍。不得不添設馬隊。東三省馬隊天下勁旅。根本所在。不敢多爲奏調。臣與湖北督臣撫臣緘商。擬由官文等奏調察哈爾馬三千匹。請旨飭上駟院押解來南。潁毫一帶。有善騎之勇可募。名曰馬勇。應卽添練新馬隊二千餘騎。與都興阿之舊隊相輔而行。

於九江湖口等處。擇平原曠野。馳騁而操習之。惟以南人而騎北馬。以勇丁而學弓箭。非倉卒所能奏效。臣願竭數月之力。朝夕講求。從容訓練。期於成熟而止。練成之後。以二千匹交江北。隸都興阿舒保等麾下。以五百匹交江南。隸臣麾下。以壯步軍之氣。而寒賊黨之膽。餘剩馬匹。遊牧於黃州。鞍轡等具。設局於九江。以備隨時添補更換之用。仰仗 皇上威福。茲事若成。皖豫等省軍務。可期大有起色。此添置馬隊。臣願自任教練之微意也。溯自咸豐六年。洪楊內亂。河北肅清。武漢再克。臣方慶幸以爲大難計日可平。不謂遷延歲月。粵匪未靖。捻匪復滋。餉項有日竭不支之勢。將士有久疲思退之心。若非奮發精神。變換局面。將有類乎古人所謂惰氣歸氣者。不得不改弦更張。亟思所以振之。區區愚忱。謹就近三省軍事。遵 旨通籌全局。恭摺覆奏。伏乞 皇上聖鑒。逐條訓示施行。謹 奏。

李續賓死事甚烈。功績最多。摺 咸豐九年正月十一日

奏爲巡撫銜浙江藩司李續賓死事甚烈。功績最多。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於上年十月間。皖北三河鎮官軍失利。比念李續賓剛烈性成。必已見危致命。惟相距過遠。

未悉其死事情形。茲據其胞弟李續宜稟稱。李續賓自攻克潛太舒桐四縣後。遵旨進攻廬州。因三河鎮爲舒廬衝要。賊築僞城一座。堅壘九座。九月二十八日。進紮三河。十月初二日。親攻九壘。下之。適粵逆陳玉成率大股賊自六合廬江來援。捻逆張樂行率大股賊自廬州來援。衆十餘萬。晝夜兼程。直趨金牛鎮。連營數十里。鈔大軍後路。李續賓所部。除留防九江及舒桐外。隨征不過五千餘人。又攻壘血戰。銳卒損傷過多。遂飛調防兵策應。未及至而賊已來逼。初十日。派隊迎擊金牛鎮。戰樊家渡。已獲全勝。忽左路出賊數萬。乘霧來鈔。我軍迴戈返鬪。前後受敵。參將彭友勝游擊胡廷槐饒萬福等。力戰死之。餘皆截阻不能歸營。李續賓自領親兵救應。而僞城之賊。復出與援賊相合。我軍四面被圍。初更時最後兩營。李續燾彭祥瑞。越壘衝出。於是賊踞其壘。斷我軍去路。或勸以突圍退保。無難再振。李續賓曰。某在軍前後數百戰。每出隊即不望生還。今日固必死此。有不願從死者。請各爲計。各員弁皆跪泣曰。某等願從公以死報國。不願去。李續賓具衣冠望闕叩首。二鼓向盡。怒馬直出。赴悍賊林立處死之。臣胞弟曾國華。及何忠駿何裕王揆。一李續藝。吳立蓉萬斛源等皆死之。而副將李存漢道。

守信運同丁銳義等。猶督守孤壘。以俟桐城援兵。至十三日亥刻。子藥水米俱盡。孫守信等死之。十九日賊攻桐城。李存漢趙友財謝嗣湘李景均等死之。桐城復陷。凡湘軍員弁兵役隨李續賓死者近六千人。十一月三河附近紳民從賊中覓得李續賓尸骸。潛送霍山。迎至黃州。即將返葬湘鄉。各等情稟報到。臣伏查李續賓戰績自咸豐三年。赴援江西。克復太和安福永興。有江西湖南奏報。四五兩年。攻克岳州武漢廣信等處。有臣國藩奏報。六七八等年。攻克武漢九江皖北各處。有官文胡林翼等奏報。各在案。此次死事之烈。官文等必詳奏請。卹。惟臣與李續賓從事較久。相知頗深。有不得不瀆陳於。聖主之前者。李續賓初援江西。爲謝夢草營中幫辦。嗣隨羅澤南征勦各處。循循弟子。退然若無所知。不自表異。人亦未有以異之。逮岳州大橋之戰。塔齊布獨稱湘勇白旗爲無敵。賊亦深畏白旗。白旗者李續賓所部右營也。旣而田家鎮之役。以少勝衆。九江之敗。士卒多逃散。獨右營勇丁依依不去。然後衆稱其賢得士心矣。猶復粥粥無能。轉戰江西岳鄂之間。經過州縣。不見一客。稠人廣坐。不發一語。自楚軍之興。人人皆以節烈相高。或涅臂自盟。或歃血共誓。慷慨陳詞。預相要約。李續賓獨默然。

深藏初不預。作激烈自許之言。然忠果之色。見於眉間。遠近上下。皆有以信其大節之不苟。臣所立湘勇營制。編隊立哨。略仿古法。計事授精。皆有定程。行之既久。各營時有變更。惟李續賓守法五年。始終不變。嘗謂臣曰。立法者但求大段妥善。行法者當於小處彌縫。臣初定湘營餉項。稍示優裕。原冀月有贏餘。以養將領之廉。而作軍士之氣。李續賓統營既多。歷年已久。節省贏餘及廉俸。至數萬金。不寄家以自肥。概留備軍中非常之需。咸豐六年冬。曾寄銀五千兩於南昌。濟臣糧台之急。七年冬。又寄銀萬兩。至吉安。濟臣弟曾國荃一軍。又寄三千兩至貴溪。濟李元度一軍。此外贏餘銀兩。亦皆量力濟人。不忍他軍饑而已軍獨飽。往者故撫臣江忠源嘗論兵勇利病。勇則畛域不分。而患其蹤跡無定。此之所革。彼之所收。兵則尺籍有定。而患其界限太分。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兵則規矩較肅。而患無陷陣剛猛之風。勇則銳氣較新。而患無上下等威之辨。故用兵以和爲貴。用勇以嚴爲貴。李續賓。馭下極寬。終年不見慍色。而弁勇有罪。往往揮涕而手刃之。甲寅十月。在田家鎮斬退怯之勇。臣奏牘稱其有名將之風。故刑人無多。而歲久無敢弛慢。至於臨陣之際。專以救敗爲務。以顧全大局爲先。遇賊則讓人禦其

弱。者。而。自。營。其。悍。者。分。兵。則。以。強。者。予。人。而。攜。弱。者。以。自。隨。或。攜。隨。數。次。弱。者。漸。強。矣。則。又。另。帶。新。營。以。自。隨。江。楚。諸。軍。每。言。肯。攜。帶。弱。兵。肯。臨。陣。救。人。者。前。惟。塔。齊。布。後。惟。李。續。賓。此。次。三。河。之。敗。亦。由。所。部。強。兵。分。留。湖。北。分。撥。臣。處。分。防。九。江。分。駐。桐。城。而。多。攜。弱。者。以。自。隨。其。仁。厚。在。此。其。致。敗。亦。未。始。不。由。乎。此。此。軍。民。所。尤。感。泣。不。忘。者。也。臣。昔。觀。李。續。賓。厚。重。少。文。百。戰。無。挫。私。心。慰。幸。以。爲。可。躋。中。興。福。將。之。列。不。意。大。難。未。夷。長。城。遽。隕。督。臣。官。文。等。具。奏。請。卹。想。蒙。聖。慈。矜。鑒。臣。與。李。續。賓。同。縣。姻。戚。不。敢。飾。辭。溢。美。亦。不。敢。沒。其。忠。勳。謹。就。夙。昔。所。知。瀆。陳。宸。聽。伏。乞。皇。上。聖。鑒。飭。付。國。史。館。查。照。施。行。謹。奏。

曾國華殉難三河鎮摺

咸豐九年正月十一日

奏爲臣弟曾國華殉難三河鎮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自上年十月間皖北三河

鎮之敗。即知臣弟曾國華同時殉難。因道路遙遠。傳聞鮮據。專丁函詢。李續宜及都興阿鮑超等處。又派人至舒城附近查訪。旋接各路先後函稟。三河營壘。於十月初十日被圍。是夜二更後。李續賓怒馬赴敵死之。臣弟曾國華與李續賓兒女姻親。又謀人之

軍義不可以獨生。亦衝騎赴賊中死之。同幕諸客。如何忠。駿何裕。王揆。一李續。龔吳立。蓉萬斛源等。同時併殉。惟孫守信復堅守兩日。至十三夜。乃從容就義等情。溯查咸豐五年十月。翼賊石達開率衆由湖北通城竄入江西。勾結廣東匪徒周培春等。自湖南茶陵州竄入。與石逆會於新昌縣。連陷瑞臨袁州三府。六年春。又陷吉安撫建三府。臣所部諸軍。羅澤南既先赴湖北。周鳳山又敗於樟樹鎮。臣不得已率水師入援省城。而令李元度陸軍進攻撫州。維時人心震驚。道路梗阻。楚軍不得通鄉書。因募死士蠟丸隱語。回楚乞救。賊亦懸賞購奸民。捕殺湖南。致書者無一倖免。臣幾有岌岌坐困之勢。臣弟曾國華。馳赴武昌。乞師以救江西。經湖北撫臣胡林翼。奏委國華統領普承堯吳坤修劉騰鴻各軍赴援。遂由咸甯蒲圻沿途迎勦。取道萬載。攻克新昌上高。兩月之間。連復六縣。遂圍瑞州。由是江西湖南始通音問。而國華積勞致疾。就醫南昌。與臣握手相見。悲喜交集。蓋以新募之衆。千里來援。節節攻打。摧江西十餘萬之賊。鏖戰於酷暑烈日之中。艱險備嘗。乃有此兄弟會晤之一日也。病痊仍回瑞州督勦。七年正月。臣赴瑞州。與國華定計合圍。掘長濠三十里。斷賊接濟。二月丁父憂。兄以奔喪回籍。厥後瑞

城克復。尙未變國華原定之規模。臣叔父會驥雲無子。以國華爲嗣。八年二月。降服期滿。四月。李續賓調赴湖北。奏明留營幫辦。相與講求戎政。晨夕商酌。國華性好讀史。頗懷大志。於古人艱危之境。反復推究其得失。平昔持論過高。臣恆誠之。近日議論軍事。漸歸於精細穩實。與李續賓兄弟意見多合。十月初九日。猶以家書寄臣。稱援賊鬩至。各營意欲退保。國華與主帥堅持不退。二人謀合。必不爲衆說所搖等語。豈料其發信之次日。卽爲效命之秋。而其堅持不搖之計。卽爲全軍併殉之機也。七年五月間。欽奉恩諭。有會國華帶勇援應。一門忠義。實深嘉尙之。哀。跪讀之下。感激涕零。今

幸臨危不苟。仰副

聖慈。捐糜以報

生成之德。在門戶亦足增榮。子弟得附忠

義之林。在臣心更復何恨。特以臣叔父年齒日高。倚閭望切。孤姪曾紀壽。幼稚何依。臣六載軍中。愆尤叢集。即手足私愛。亦覺愧負良多。建昌去舒城。千有餘里。兵力不能遽及。山川閒隔。日月寔淹。骸骨未收。遺恨難雪。追思昔年若無國華援救。臣無以至今日。臣軍無以圖倖全。卽江西亦無以轉危爲安。憫念微勞。不忍不瀆陳於聖主之前。至於例得 卹典。應由湖北督 臣撫 臣彙案具奏。臣不敢妄爲乞 恩。伏祈 皇

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覆陳防蜀緩急摺 咸豐九年六月十八日

奏爲奉到防蜀 諭旨。恭摺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添調五千餘人。協攻景德

鎮。並商派總兵饒廷選。換防廣信。業於五月二十六日馳奏在案。六月初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官文奏探知湖南賊衆勢將入蜀。

請飭曾國藩帶兵迅赴夔州。一摺。逆首石達開竄擾湖南。大股萃於祁陽。與官軍相抗。復分竄邵陽。新化。武岡等州縣。據稱該逆蓄謀已久。欲逞志於四川。由湖南入蜀。道路紛歧。若由資江沅江。遽窺常澧。則湖北之荆宜兩郡俱危。或由辰沅走秀山。酉陽。或由黔中假道。皆可蔓延川境。湖北水陸各軍全力施之。於皖省卽再分撥。亦僅能近防。洞庭常澧不能再顧。西路詳覽。該大臣所奏各情。實爲通籌大局起見。本日已諭令有鳳派兵扼要嚴防。惟該省兵力恐不能當此悍賊。曾國藩前派蕭啟江帶兵援勦湖南。現在湖南吃重。此一軍自未能調回。此外如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兵。均素稱得力。著曾國藩卽日統帶由楚江前赴四川夔州扼守。以據兩湖上游之勢。倘賊蹤竄至。卽可有

備無患。至江西景德鎮之賊，尙未勦平。據官文奏請飭李定太守饒州，饒廷選守撫州，彭玉麟守九江，著曾國藩斟酌情形咨商者，齡妥爲布置，俾得迅掃賊氛，不至顧此失彼。是爲至要。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仰見 聖主思患預防，熟計兼權之至意。伏查 臣部下除蕭啟江之五千人，援勦湖南外，其張連蘭之三千七百人，上年臘月即調攻景鎮，屈蟠之平江營千人，本年三月復調防湖口。昨派 臣弟曾國荃帶五千八百人赴鎮協勦。 臣身邊並未留一卒一兵。撫州老營惟湘後及昇字兩營二千餘人，均由省局發餉，不歸 臣處調遣。聊假虛聲，以坐鎮要郡耳。曾國荃等抵鎮後，移營進逼。五月二十六二十八六月初二等日，均獲勝仗。雖賊多且悍，能否即破堅巢，尙無把握。然兵屢添而愈多，營屢逼而愈近，以機勢而論，可期得手。今若改圖入蜀，將楚軍全行撤退，則饒防僅劉于濬一軍，不能扼截東路。賊必乘虛內竄，北而彭澤湖口，南而撫州建昌，均慮難支。是未保將危之四川。先棄甫定之江西。 臣函商巡撫者齡，撫 臣覆書囑留朱品隆、王文瑞、屈蟠三千人助攻景鎮。 臣所部僅此數。將若留以防江，更難入蜀。再四思維，實覺顧此失彼，有礙大局。

諭旨飭令李定太守饒州，饒廷選守撫州，彭玉麟

守九江等因查彭玉麟現紮湖口。尙可兼顧九江。饒廷選初赴廣信。係屬三省要區。礙難他調。李定太專防衢州。係屬浙省門戶。能否來江。應由撫臣耆齡奏咨。俟一月以後。始可定局。景德鎮能否攻克。一月以後亦可定局。目下尙當竭力攻勦。不宜徑退。以長凶鋒。此臣處一軍。難遽拔隊西行之情形也。自本年賊擾湖南。永祚被圍。湘勇在江西者。各懷內顧之憂。近日寶慶危急。距湘鄉不過百里。弁勇瞻顧身家。歸思尤切。徒以景鎮吃緊。不准告假。一旦拔隊征蜀。道經楚境。必且紛紛請假。勢難禁止。凡勇之弊。敗挫則不知歸伍。久征則常思還家。不獨湘勇爲然。各省均坐此弊。勇之不如額兵者在此。臣丁巳年奏疏。深以弁勇不能補都守。千把實缺爲慮者。亦職此也。今據湘勇直上夔州。水路三千餘里。風濤之惡。三峽之險。程途太遠。人地太生。竊恐湘勇未必樂從。即使多方開導。樂於西征。而粵賊現在湖南。號稱二三十萬。若果竄蜀。裹脅更多。臣以區區萬人入蜀。勦固不敷。防亦不足。孤軍客寄。傷亡難補。以勢度之。恐無裨於大局。若遵諭旨。據兩湖上游之勢。則卽臣現在之兵力。畧加水師。駐紮宜昌等處。卽可穩占上游。固湖廣之西門。若必徑趨夔州。則不以兼顧湖廣爲重。而以籌防全蜀爲重。不特蕭

啟江一軍。必須調集同行。且當添調水陸湊齊三萬人。乃可攜以入峽。此又由鄂赴蜀。應俟兵力略厚之情形也。自軍興以來。川陝兩省。最爲完善。而蜀中財力雄厚。百物豐饒。木多足以立舟師。馬多足以備騎隊。尤爲逆黨所涎羨。我皇上瞻焉西顧。防患未形。洵屬刻不可緩之至計。惟景德鎮目下難遽抽動。及臣處兵力單弱情形。不得不纒陳於 聖主之前。除景德鎮開仗情形。卽日另行奏報外。理合恭摺由驛六百里覆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會商大略摺

咸豐九年九月十二日

奏爲欽奉 諭旨會商大畧。由鄂省回駐巴河。恭摺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 臣行

抵湖口。已將清釐報銷。休息病卒各情。馳報在案。在湖口小住十日。八月初一日。解纜出江。十一日行抵黃州。與撫 臣胡林翼。晤商一切。十八日由黃赴鄂。陽邏途次。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咸豐九年八月十三日奉 上諭。官文奏。皖省賊勢日張。籌議由楚分路勦辦。一摺。皖省粵匪與捻匪勾結。蔓延日甚。勝保圖攻懷遠。翁同書退守壽州。廬州以外並無一旅之師。前此楚軍東下。復以深入失利。以致匪勢漫無牽制。肆意竄擾。官

文以寶慶解圍敗賊悉數南竄。川省已有備無患。請飭曾國藩緩赴川省。暫駐湖口。俟湖南大定。分軍四路。步步爲營。進剿皖省。所籌實於大局有益。曾國藩前奏尙在湖口。清釐報銷。並休息病卒。此時如已起程赴鄂。著與官文商酌。如湖南大局已定。川境可保無虞。卽暫駐湖口。俟調回湖南。各軍爲分路進剿皖省之計。設湖南敗匪尙未免有入蜀之虞。只可從緩酌量辦理。軍情變幻靡常。該大臣等近在鄰省。偵探較確。必能相機籌畫。力顧全局。至皖省糜爛已極。勝保自護城挫敗。後其勢不可復振。非由楚省派援。不能牽掣賊勢。該大臣等務須亟籌協勦。預爲布置。一俟湖南定局。卽照所議調撥水陸各軍分路進剿。實深盼望。另片請飭催四川等省餉銀。已諭令各該督撫迅解等因。欽此。仰見皇上權衡大局。熟計兼籌。尤以援皖爲急務。令臣等相機酌辦。虛衷委任。感悚曷勝。臣於八月二十三日。行抵武昌。晤商督臣官文。維時探聞湘賊大股全竄粵西。前隊已趨義甯。距黔省邊界甚近。或由龍勝懷遠一帶入黔。以遂其竄蜀之謀。亦未可定。固不敢謂川境可保無事。此賊必無入蜀之虞。惟以道里計之。賊蹤離蜀。尚隔三千餘里。粵黔兩省。萬山叢雜。賊多食少。勢難遽達蜀境。查皖北粵擒各匪。蔓延日

廣南爲金陵蕪湖之援。北爲齊豫數省之患。自安慶至宿亳千餘里。人民失業。田廬蕩然。火熱水深。迫切待救。勝保翁同書兩軍。相隔既遠。兵餉并絀。東北各路。亦無協助之師。誠如 聖諭。非由楚省派兵馳援。不能牽掣賊勢。官文胡林翼。擬將援湘馬步各軍調回。分路進發。皖鄂接壤。途徑紛歧。上年李續賓銳意深入。連克四城。因兵數太少。有戰兵無守兵。有正兵無援兵。是以中道挫衄。今懲前此之失。須合全力圖之。多添一兵。得一兵之力。早辦一日。救一日之難。中原腹地。莫要於皖。生民苦厄。莫甚於皖。就太同緩急而論。臣自應回軍援皖。先其所急。以期速蘇民困。仰慰 宸廑。臣於九月初三日由武昌回駐黃州。下游四十里之巴河。簡校軍實。詳考入皖形勢。進兵須分四路。南則循江而下。一由宿松石牌以規安慶。一由太湖潛山以取桐城北則循山而進。一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一由商城六安以規廬州。南軍駐石牌。則可與楊載福蕪石磯之師。聯爲一氣。北軍至六安州。則可與翁同書壽州之師。聯爲一氣。臣所部不及萬人。僅足自當一路。若將援湘之蕭啓江調回。則臣處可分爲兩支。若並將張運蘭調回。則臣處可分爲三支。一支之力。僅能會剿皖北。三支之力。則可專任皖南。臣於正月十一



日。曾經縷晰具奏在案。此時湘事雖紓。邊防尙緊。臣擬酌留張運蘭一軍。協防湖南。咨調蕭啓江帶勇五千。先行來鄂。相應請 旨飭下湖南撫臣。檄催蕭啓江尅日前來。會同鄂省各軍。陸續東下。以期廓清皖境。蕩平寇氛。除進勦事宜。另行會商馳報外。所有遵 旨商籌全局。並回駐巴河各緣由。恭摺由驛五百里覆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 奏。

遵 旨悉心籌酌摺 咸豐九年十月十七日

奏爲遵 旨悉心籌酌。恭摺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咸豐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承

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曾國藩奏遵旨籌剿皖匪機宜現已由鄂回駐巴河一摺。皖省賊氛甚熾。必須楚師東下。方可掃蕩。曾國藩奏稱以兩軍循江而下。規取安慶桐城。兩軍循山而進。規取舒城廬州。各軍所部兵勇自即照官文前奏。派撥該侍郎獨任一路。尙擬將蕭啓江調回。派張運蘭留湘協防。但蕭啓江一軍已入粵西。現當桂林危急。萬分全恃此軍援應。急切未能調回。至湘中防堵尙有兵勇可派。著該侍郎斟酌情形。即將張運蘭調取回鄂。亦可補蕭啓江之缺。再本日據袁甲三庚

長奏現聞官文等籌議進兵剿辦皖逆並議令勝保等於東北路截剿惟勝保傳振邦兵力單弱一經楚師大舉深恐驅賊北竄請飭由光州固始潁州一帶繞赴北路進剿等語會國藩所奏北路一軍由商城前進本去潁州不遠惟須折赴六安規取廬州則蒙亳等處已難兼顧此時捻粵勾結設因南路不支竟圖北竄恐傳振邦翁同書等不能堵遏袁甲三等所慮亦不爲無見著官文會國藩胡林翼再行悉心籌酌所有東下四軍內應如何派出一軍取道光固潁州繞出懷蒙以北與勝保等官軍會合南剿俾逆匪不致北犯是爲至要袁甲三等原摺著鈔給閱看至此次官文等會籌大舉關係全局利害總須計出萬全不妨稍遲時日謀定後動也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仰蒙 皇上籌維全局。指示機宜。曷勝欽感。伏維。自古。辦。竊。號。之。賊。與。辦。流。賊。不。同。勦。辦。流。賊。法。當。預。防。以。待。其。至。堅。守。以。挫。其。銳。勦。辦。竊。號。之。賊。法。當。剪。除。枝。葉。併。搗。老。巢。今。之。洪。秀。全。據。金。陵。陳。玉。成。據。安。慶。私。立。正。朔。僞。稱。王。侯。竊。號。之。賊。也。石。達。開。等。之。由。浙。而。閩。而。江。而。湖。南。而。廣。西。流。賊。之。象。也。宮。張。諸。捻。之。股。數。衆。多。分。合。無。定。亦。流。賊。之。類。也。自。洪。楊。內。亂。鎮。江。克。復。金。陵。逆。首。兇。骸。久。衰。徒。以。陳。玉。成。往。來。江。北。勾。結。捻。

匪。廬州浦口三河等處。疊挫我師。遂令皖北之糜爛日廣。江南之賊糧不絕。臣等竊以爲。廓清諸路。必先攻破金陵全局。一振而後。江南大營之兵。可以分勦數省。其餉亦。可分潤數處。欲攻破金陵。必先駐重兵於滁和而後。可去江甯之外。屏斷蕪湖之糧路。欲駐兵滁和。必先圍安慶。以破陳逆之老巢。兼搗廬州。以攻陳逆之所。必救誠能圍攻兩處。畧取旁縣。該逆備多力分。不特不敢悉力北竄齊豫。並不敢肆意東顧江浦六合。蓋竊號之賊。未有不竭死力以護其本根也。現擬四路進兵。自江濱而北。第一路由宿松石牌以規安慶。臣國藩親自任之。第二路由太湖潛山以取桐城。多隆阿鮑超等任之。第三路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臣林翼親自任之。先駐楚皖之交。調度諸軍。兼籌轉運。第四路由商固以規廬州。調回李續宜一軍任之。袁甲三等原奏恐驅賊北竄。請由光固穎州繞赴北路等語。查湘勇久戰江濱。於淮北賊情地勢。不甚熟悉。能否繞出懷蒙以北。應俟李續宜軍至固始後。察看情形。再行奏明辦理。至蕭啓江一軍。臣國藩前於奏明後。卽經檄調來鄂。嗣聞桂林解圍。又經飛札催調。計日內當已由粵回湘。張運蘭一軍。經湖南撫臣派防郴州。該道久勞於外。適值防務稍紓。稟請給假三月。暫予休

息。臣國藩與駱秉章。皆經批准。難遽北來。應懇 皇上天恩。仍飭蕭啓江來皖。俾臣等少收臂指之助。除俟各軍取齊。再行馳報外。所有遵 旨悉心會籌緣由。謹合詞恭摺由驛五百里覆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通籌全局並辦理大概情形摺

咸豐十年五月初三日

奏爲欽奉疊次 諭旨。通籌全局。並辦理大概情形。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臣於四月二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年四月十八日奉 上諭。本日據

喬松年奏常州城外各營已潰。郡城被圍。無錫鄉間已有賊蹤等語。爲今之計。自以保衛蘇常爲第一要務。著官文會國藩。胡林翼。熟商妥議。統籌全局。即令會國藩統領所部各軍。赴援蘇常。或未能深入救援。亦可扼截江面。以杜北竄等因。欽此。四月二十八日准官文咨開。二十五日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十九日奉 上諭。現在常州岌岌

可危。無錫又有賊蹤。可以徑犯蘇城。江南大局。幾同瓦解。會國藩接奉此旨。即統率所部兵勇。取道寧國。廣建一帶。徑赴蘇州。相機兜剿。以保全東南大局。毋稍遲誤等因。欽此。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本日據徐有壬許乃釗奏。賊

逼蘇州和春受傷身故張玉良在無錫一帶駐紮請催各路援兵現在江南情形萬分危急亟待援兵速集以冀挽回大局曾國藩已有旨署理兩江總督自應統帶各軍兼程前進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矜懷南服移緩就急之至意臣於四月二十二日准張芾來函蘇州於十三日失守旋接王有齡咨函常州於初六日失守無錫於初十日失守張玉良於十四夜回抵杭州等語接閱之下駭憤莫名竊以爲蘇常未失即宜提兵赴援冀保完善之區蘇常既失則須通籌各路全局擇下手之要著求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游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豐三年金陵被陷向榮和春等皆督軍由東面進攻原欲屏蔽蘇浙因時制宜而屢進屢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轉失蘇常非兵力之尙單實形勢之未得也今東南決裂賊蹤益張欲復蘇常南軍須從浙江而入北軍須從金陵而入欲復金陵北岸則須先克安慶和州南岸則須先克池州蕪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勢若仍從東路入手內外主客形勢全失必至仍蹈覆轍終無了期臣所部萬餘人已進薄安慶城下深溝固壘挖濬長壕若一撤動則多隆阿攻桐城之軍亦須撤回即英山霍山防兵均須酌退各路皆退則軍氣餒而賊氣盛不但

鄂邊難以自保。卽北路袁甲三翁同書各軍。亦覺孤立無援。是安慶一軍。目前關係。係淮南之全肩。將來卽爲克復金陵之張本。此臣反覆籌思。安慶城圍。不可遽撤之實情也。臣奉 恩命權制兩江。必須帶兵過江。駐紮南岸。以固吳會之人心。而壯徽甯之聲勢。無論兵之多寡。將之強弱。臣職應南渡。不敢稍緩。現定於十日內拔營渡江。駐紮徽州池州兩府境內。擬於江之南岸分兵三路。第一路由池州進規蕪湖。與楊載福彭玉麟之水師。就近聯絡。第二路由祁門至旌太。進圖漂陽。與張芾周天受等軍。就近聯絡。第三路分防廣信玉山。以至衢州。與張玉良王有齡等軍。就近聯絡。目下安慶之圍。不可驟撤。臣函商官文胡林翼。酌撥萬人。先帶起程。一面分遣員弁回湘。添募新勇。陸續趕赴行營。以資分撥。約須七月方能到齊。八月方能進剿。此臣移師皖南。擬募新勇。分途勦辦之情形也。從前金陵大營。以蘇常爲根本。餉糈軍械。源源取給。故能支柱數年。臣今自皖南進兵。應以江西爲根本。昨據安慶營中。盤獲逆首陳玉成自金陵發來僞文。內稱現派賊目楊輔青李賢世李秀成等。直取蘇常。再攻徽浙。以竄江西。又擬派賊目吳如孝張樂行。由定遠壽穎六霍以竄湖北。四路大舉等語。蘇常已失。則該逆所稱

各狡計。均屬意中之事。急須先事預防。湖北各軍。有官文胡林翼調度堵遏。諒可無虞。江西兵力單弱。實不足以折新勝之燄。禦百倍之賊。必須湖南勁旅。越境協防。湖南撫臣駱秉章素顧大局。爲 聖主所深知。此次賊若窺伺江西。所有兵勇餉械。仍當借資湖南。臣等往返咨商。竭五六兩月之力。辦江楚三省之防。仰仗 皇上威福。能待兵勇漸齊。布置漸定。然後賊衆始至。與之力戰。所以保固江西兩湖者在此。所以規復安徽三吳者。亦卽在此。目今賊燄方熾。人心大震。但求立腳之堅定。無論逆氣之增長。此 臣聞賊計大舉上犯。擬先防而後勤之情形也。臣才識短。緇夙乏遠畧。姑就近慮籌畫。畧陳梗概。其松江等屬。是否尙存。蘇省文武殉難若干。暨淮揚完區。如何設法保全。應俟查明熟籌。陸續陳奏。其起程日期。亦俟另疏具報。謹將遵 旨統籌全局。並辦理大概情形。先行繕摺。由六百里覆奏。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預籌三支水師摺

咸豐十年五月十七日

奏爲預籌三支水師。俟皖南賊勢稍定。卽行分投試辦。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 臣自聞蘇州失守之信。卽以京倉無漕爲慮。旋奉 命署理江督。海漕係職分中事。日夜

焦灼。猝無良策。曾於本月初三日。附片具奏在案。迄今又踰旬日。不知新任江蘇巡撫。簡放何人。駐紮何地。其力能設法辦漕以濟京倉與否。無從函商。查淮揚之裏下河。產米最多。而鹽場爲大利所在。若改爲就場征課。經理得宜。較之近年所入。可多得銀百萬兩以外。如果蘇松久陷。不能辦漕。或於裏下河辦米解京。或於鹽課中籌巨款。實銀解京。專供京倉買米之用。亦足以濟權變而固根本。然欲保下河之米。場竈之鹽。非於淮安多造戰船。急辦水師。實有岌岌不可保之勢。昨准安徽撫臣咨到奏稿。亦以保裏下河爲言。湖北撫臣胡林翼。七次寄函。皆勸臣奏辦水師。以保鹽場。淮揚二郡。自古稱爲澤國。北有長淮。南有大江。中有洪澤邵伯高郵寶應諸湖。運鹽串場。人字芒稻諸河。巨浸支流。互相灌注。一片汪洋。若能造戰船二三百號。多購洋礮。精選將弁。則不特可以保下河之米。場竈之鹽。亦且可以輔揚州之陸軍。使逆賊不敢北犯。助臨淮之陸軍。使川路不至梗塞。此淮揚水師。急宜籌辦之情形也。賊之守金陵也。以安慶廬州爲犄角。以太平蕪湖爲護衛。蕪湖之南有固城南潯丹陽石臼諸湖。上則通於甯國之水陽江青弋江。西則止於東壩。掘東壩而放之。則可經太湖歷蘇州。以達於婁江。古之

所謂中江者也。蕪湖孤懸水中，賊匪守之則易，官軍攻之則難。是以五年血戰，不能得手。而黃池灣汴，屢次失利，皆以全無水師之咎。臣愚以爲欲克金陵，必須先取蕪湖。欲取蕪湖，必於寧國另立一支水師，徧布固城南潯等湖之中。寧國水師攻其內，大江水師攻其外。如七年攻破湖口之例，庶幾蕪湖可克。回東西梁山，可期以次恢復。此寧國水師急宜籌辦之情形也。逆匪堅忍善守，各路奏報，皆有同辭。官兵圍攻屢年，往往因水路無兵，不能斷其接濟。從前武昌九江臨江吉安等城之拔，實亦舟師之功。居其少半。側聞紅單師船體質笨重，非大江狂風不能起碇，又不能接應陸戰，不能巡哨汊河。金陵所以久而無功，亦由水師一面始終不得絲毫之助。今蘇州旣失，面面皆水。賊若阻河爲守，陸軍幾無進兵之路。城外幾無紮營之所。臣愚以爲欲攻蘇州，須於太湖另立一支水師。浙江無事，宜於杭州造船。浙江有警，亦宜於安吉孝豐等處造船。必使太湖盡爲我有，而後西可通寧國之氣，東可拊蘇州之背。而陸師亦得所依附。此太湖水師急宜籌辦之情形也。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務。如力不能兼，則先辦淮揚及寧國二支。如力仍不逮，則專辦淮揚一支。蓋蘇省財賦之區，淪陷殆徧，僅留下河之米，場竈之鹽。

若不設法保全。則東南之利盡棄矣。臣自咸豐三年奉 旨辦理水師。閱歷頗久。而

三處皆 臣管轄之地。鹽漕皆 臣應辦之事。義無可辭。責無可貸。頃已專丁至 欽差

大臣袁甲三軍營。函詢淮安等處。尙有木料可以造船者否。其甯國安吉亦當派人前往察看木料之多寡。船工之難易。至礮位一宗。擬即日派員資銀至廣東。購買洋礮五百尊。由大庾嶺過山。以達江西。而出湖口。又由英霍等縣過山。以達固始。而出長淮。計往返須五月有奇。程途雖遠。而期限必嚴。搬運雖艱。而志在必行。是否有常。伏乞

聖慈詳明指示。屢據探報逆首陳玉成欲由徽州竄擾江西。臣進駐徽境。與張芾一軍聯絡防勦。俟鮑超張運蘭及左宗棠新募之勇次第到齊。將皖南布置稍定。立脚粗穩。臣或輕騎馳赴淮安。監辦水師。或奏派大員赴淮辦理。屆時再行奏明。請 旨遵行。所有預籌三支水師。俟皖南賊勢稍定。分投試辦緣由。恭摺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妥籌辦理並酌擬變通章程摺

咸豐十年六月初二日

奏爲遵 旨妥籌辦理。並酌擬變通章程。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臣於五月

十五日由宿松起程。十七日於湖口縣境專摺馳報在案。旋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初九日奉 上諭本日有人奏安慶一城經曾國藩水陸布置聯營圍困賊已援絕勢窮尅日可復如舉建瓴之師直搗金陵急攻東壩踞蘇之賊必回顧巢穴即以援蘇之兵乘勢夾攻則蘇州可復常鎮可圖較之由長江取道赴蘇似爲便捷各等語蘇常爲東南財賦之區且係數省咽喉自應以急籌攻復爲上策現在賊勢直趨杭湖勢將糜爛兩省尤爲刻不可緩如果安慶一城指日可復正不妨先復安慶沿江而下乘金陵賊衆空虛之時直搗巢穴一面調派援兵併力夾攻蘇州使賊首尾不能相顧曾國藩旣膺重任責無旁貸其安慶是否可以即復金陵是否可以進攻不致牽制兵力久頓堅城抑或設法先解蘇常之厄均著酌量緩急妥籌辦理原摺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十九日又准兵部火票遞回臣五月初三日具奏辦理大概情形一摺奉 上諭曾國藩現在進兵安慶已薄城下驟難撤動而蘇常一帶望援孔亟亦須帶兵過江先固人心所稱平江南之賊必踞上游之勢現擬駐紮徽州境內分三路一由池州進規蕪湖一由祁門至旌太進圖溧陽一分防廣信以至衢州俟湖南協防江西兵勇布置妥

協約須八月方能進剿。各情通籌全局。甚合機宜。即著照所擬辦理。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明燭萬里。虛懷委任。欽悚莫名。臣疊次奏報。以安慶之圍不可撤動。蓋取以上游制下游之勢。爲進攻蕪湖。克復金陵。張本。淮揚水師要在必行。蓋取以北岸制南岸之勢。爲保護鹽漕。協勦江淮。張本。連日准浙江撫臣王有齡函咨。稱蘇州各屬。多爲賊陷。又陷松江郡縣。太倉嘉定失而旋復。張玉良督兵萬餘。進攻嘉興。兩次獲勝。廣德州業經收復。統計浙省兵勇。現有六萬餘人等語。是兵力已厚。有瑞昌等商籌調度。不獨杭城可保。浙省不至糜爛。且能由嘉興以漸圖蘇松。

諭旨慮及賊勢趨杭一節。當不至上勞。宸廑。至安慶一城。西南瀕江。有楊載福彭玉麐水師扼紮。東北倚山。有臣弟曾國荃陸軍扼紮。并令韋志俊協守縱陽。城外之接濟漸斷。城內之賊糧尙足。北面雖挖長壕。東面尙未合圍。逆酋四眼狗。母妻宗族。皆在城中。秋閒援賊必至。如能與多隆阿李續宜各軍。合力擊退。則城賊勢窮。可期得手。即不能遽拔堅城。但使陳逆全股與安慶桐城官軍相持。亦足分下游之賊勢。紓蘇浙之兵力。

諭旨垂詢。安慶指日可復一節。應俟援賊戰退之後。乃能確有把握。至南岸三路進兵之說。臣前月兩奏

業已具陳其畧。目今賊醜彌盛。占地愈廣。我軍挾全力以進攻。不患賊之逼我前而患賊之鈔我後。故須廣布局勢。穩立脚根。適准王有齡函開中路不宜遽進。溧陽恐其驅賊南犯。臣擬俟左宗棠李元度鮑超張連蘭等先後到齊。北路則直趨池州。南路則直趨廣德。中路則暫不深入。先守徽寧要縣。庶免鈔我後路之患。亦無逼賊南竄之虞。此臣注重安慶皖南。不敢先圖蘇常一隅之微意也。臣昨陳淮揚水師一摺。奉 旨後當即奏派大員先往籌辦。臣俟將皖南布置稍定。再行輕騎馳往監造。並督同藩司運司。經理鹽漕。以期濟京倉而裕軍餉。頃復接奉四月二十日 諭旨。曾國藩現署兩江總督軍務。地方均屬責無旁貸。等因。欽此。是地方公事。未可盡置之緩圖。臣在皖南。則於徽寧一帶駐紮行營。在皖北則於淮揚一帶駐紮行營。仍於安慶水次設立老營。規模與行省衙署相似。臣前此歷年文卷。概存水次官署。後此地方文卷。亦歸水次官署。臣兩岸往來。均於安慶水師小住。免致蹤跡無定。案卷遺失。惟三省事務較繁。必有實任司道數員。隨同襄理。從前總督駐劄金陵。本有江甯藩司糧巡各道同駐一處。每年督臣往淮揚駐紮數月。又有漕河鹽各屬供其差遣。自咸豐三年以後。歷任督臣因

金陵賊踞。專駐常州。不復偶駐淮揚。亦不復經營江皖。殊非朝廷設官之本意。亦非近年通行之常例。臣思整復舊規。爲因時變通之法。擬請 聖恩。飭派蘇藩司隨江蘇撫臣同駐一處。蘇臬司江甯糧道巡道隨臣同駐一處。聽臣酌量派委。其江甯藩司兩淮運司。仍駐揚州等處。分管丁漕鹽務。以專責成。臣赴淮時。就近督飭辦理。臣衙門文卷遞寄安慶水次者。專委司道大員經管。其地方尋常事件。卽令代拆代行。緊要者彙封送營。以憑核辦。如此明定章程。俾各屬有所稟承。而地方公事。亦不至久遠廢闕。此臣兼管地方擬變通辦理之大概也。臣舟次阻風。於二十日行抵黃石磯。晤楊載福彭玉麟商籌添辦各路水師之法。二十七日抵東流。二十八日抵建德。其湖北調來之霆字各營。尙在北岸。連日南風大過。不能渡江。臣在建德。畧候數日。卽馳赴祁門駐紮。除到祁後續行奏報外。所有逾 旨妥籌並擬變通章程。恭摺由五百里覆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留左宗棠襄辦江皖軍務摺 咸豐十年六月十六日

奏爲請將四品京堂左宗棠仍留 臣曾國藩軍營。共維江皖大局。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十一日奉 上諭四川軍務關係緊要本日據胡林翼陳奏各情業經降旨令東純前往署理四川總督並令暫時接辦軍務曹澍鍾已令回籍終制矣該撫所保之左宗棠一員前已有旨賞給四品京堂令其襄辦曾國藩軍務若令督辦川省軍務能否獨當一面於大局有無裨益即著妥速籌商如可勝任即一面令該員迅赴川省一面奏聞再降諭旨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用賢無方。慎重軍務。 虛懷若谷。下逮芻蕘。臣等曷勝感悚。伏查蜀省居長江之上游。形勢險固。財力豐饒。藍李各股匪。蔓延雖廣。究係初起之賊。烏合之徒。果得有威望者爲川督。事權歸一。辦理裕如。卽石逆亦不敢再萌窺伺。候補四品京堂左宗棠。前在湖南贊助軍事。肅清本境。克復鄰省。上年石逆大股竄湘。幫同撫臣駱秉章指揮調度。不數月間。遂收廓清之效。其才可以獨當一面。固已歷有明徵。雖其求才太急。或有聽言稍偏之時。措辭過峻。不無令人難堪之處。而思力精專。識量閎遠。於軍事實屬確有心得。前奉 諭旨命左宗棠襄辦軍務。該員感激圖報。聞 詔之日。卽在湘募練五千餘人。選擇甚嚴。鉅細必躬。專俟秋間成軍。率以東下。今若改東師以西行。則臣國藩

賴少一枝勁旅。恐不足當皖南之逆氣。而左宗棠獨往川省。亦恐人地生疏。或致呼應不靈。且以吳蜀之事論之。蜀省土匪倡亂。占地少而撲滅差易。江皖狂寇披猖。占地多而掃蕩甚難。蜀爲鄂秦兩省之根本。吳爲京師及東南數省之根本。蜀有可籌之餉項。吳無可靠之協款。事勢旣分難易。情形亦有重輕。不待智者而可決。左宗棠素知大局。勇敢任事。必不肯舍難而就易。避重而就輕。合無籲懇聖恩。俯念臣國藩囊助需人。仍令左宗棠督勇來皖。實於江楚等省。大有裨益。如將來蜀氛日熾。皖南軍情稍鬆。再由臣國藩隨時酌量奏明。請旨定奪。臣等再四籌商。意見相同。謹合詞據實覆陳。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遵旨調遣水師摺

咸豐十年六月十六日

奏爲欽遵

諭旨調遣水師。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六月初二日在建

德縣行營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二十日奉
上諭前據曾國藩奏。尅期渡江。俟
兵勇到齊。即分三路進兵。當經諭令照擬辦理。因思將來由池州蕪湖進攻金陵。必須
水陸兼籌。方能得力。所有楊載福彭玉麟水師均著歸曾國藩調遣。此時楊載福攻破

蟄磯賊巢業已得手。著曾國藩卽飭令該提督與彭玉麟、李德麟、吳全美等師船聯爲一氣。進攻沿江賊巢。以牽賊勢。而壯聲威。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臣查北岸安慶無爲和州各城。南岸池州蕪湖太平各城。皆濱臨大江。將來陸軍進攻金陵。沿江掃蕩。必藉水師夾勦之力。吳全美、李德麟等師船本駐魯港。現因下游喫緊。遵旨將吳全美調往。前經臣飭李德麟全軍併赴狼山、福山、焦山、瓜洲一帶。以資分布。於五月十七日附片具奏在案。厥後臣至黃石磯。李德麟前來謁見。因其餉需軍火報乏。由臣借發銀五千兩、火藥二萬觔。俾利進行。所有蕪湖以上江面。臣卽商令楊載福、彭玉麟派營接防。目下蕪湖縣城未復。東西梁山未破。吳李二鎮下駛後。與上游相隔過遠。未易聯爲一氣。至楊載福、彭玉麟等本係臣之舊部。第楊載福係在湖北領餉。彭玉麟係在江西領餉。臣自前年出統陸軍。久已水陸分途。不相爲謀。茲復奉命調遣水軍。自應欽遵辦理。查臣現駐祁門。距安慶江面已三百餘里。此後或進駐徽甯。或馳赴淮揚。距安慶近者數百里。遠或二千里。軍情瞬息變更。機宜固不可遙度。奏報尤不可太遲。若概由臣處轉奏。誠恐稽延貽誤。楊載福統率水師。身經數百戰。雖積勞致疾。身體

稍弱。而謀勇機識。度越諸將。其江面戰守事宜。似應仍令該提督會同彭玉麟妥辦。並由該提督自行具奏。以期秉承 聖訓。無誤事機。所有遵 旨調遣水師。仍由楊載福自行奏報緣由。繕摺覆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覆奏統籌全局摺 咸豐十年七月十二日

奏爲欽奉 諭旨統籌全局。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七月初七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前據曾國藩奏酌擬變通進兵

章程北路趨池州南路趨廣德中路先守徽甯俟布置稍定後卽親赴淮揚籌辦鹽漕

大江南北兼顧統籌尙爲周妥本日已明降諭旨將曾國藩補授兩江總督並授爲欽

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矣上海官軍自攻克松江以後進攻青浦惟薛煥僻處海隅兵

力單弱勦辦恐難得手瑞昌尙在浙省張玉良收集潰軍進攻嘉興雖獲勝仗亦未收

復郡城此時蘇常一帶並無重兵攻勦前因李若珠已患痺疾在江北帶兵未能得力

是以命都興阿馳往督辦本日據該將軍奏稱湖北無兵可撥尙在英山駐紮業經寄

諭官文等派撥精兵刻卽馳往惟都興阿未到以前江北各軍無人總統深恐賊勢北

趨勦辦愈難措手。曾國藩現授爲欽差大臣。事權歸一。責無旁貸。大江南北均應妥爲布置。著卽飛催左宗棠、李元度、鮑超、張運蘭等到齊。由池州廣德分路進兵。規復蘇常。其江北一帶尤爲緊要。應如何布置之處。並著先行籌畫。免致臨事周章。該大臣膺茲重任。務當統籌全局。迅掃逆氛。以副委任。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仰蒙 聖主委任至重。指示周詳。欽感之餘。祇深悚懼。臣自奉 命署理江督。所籌進取規模。迭經詳晰奏報在案。茲 諭旨飭催左宗棠等到齊。分路進兵。規復蘇常一節。查左宗棠之勇。選練未齊。聞須八月朔日始由湖南起程。李元度擬於七月初帶勇由平江起程。尙未報行抵何處。鮑超因江水封峽不能行舟。六月十六日始由夔州起程。張運蘭六月二十七日行抵萍鄉。適江西撫 臣毓科以南贛有警。札飭該軍暫紮袁州。尙未接 臣後二次飛催來皖之札。屈指約計。李元度、張運蘭、鮑超等到徽。當在七八月間。左宗棠到徽。當在九月中旬。臣前奏由池州廣德進兵。維時廣德有江長貴扼守。我軍由此進攻。冀與嘉湖各軍聯絡。頃接張芾函稱。竄杭之賊。由安吉孝豐回撲廣德。該州城竟於七月初四日失陷。江長貴不知下落。賊必踞此要地。使江浙之師。聲氣隔絕。又甯

國被圍一月。雖經周天受督兵固守。而賊仍未退。接據探報僞輔王楊七麻子帶池州之賊將自北路往撲甯國。新破廣德之賊將自南路往撲甯國。甯郡糧少援孤。竊恐周天受力難久支。軍情變幻。且夕不同。鮑超不能於六月趕到皖境。既與臣原奏不符。江長貴不能一日堅守廣德。尤非臣意料所及。目下皖南固危乎其危。浙江亦防不勝防。臣軍調齊以後。須一攻廣德。一援甯郡。甯廣之間。又須有一枝重兵。往來策應。勢不能繞越皖境。而逕趨蘇常。此蘇常急難規復之實情也。諭旨又念上海兵力單弱。嘉興亦未收復一節。前准薛煥咨函松江上海等處水陸人數無多。欲由張玉良處分撥三千人。未知果調得勁旅否。臣相距過遠。援應不及。近因浙西多事。文報阻滯。雖彼此各致數函。均尙未接覆書。據探報僞忠王李壽成帶領賊衆。由金陵往犯上海。頃聞松江復陷。上海舟師大挫。危迫殊甚。至張玉良嘉興一軍。與臣處信息罕通。但聞二十九日地道挖城。轟塌數丈。旋因賊衆堵禦。未能成功。又微聞將帥不和。文武不協。相持過久。恐生事變。臣新膺督師江南之命。本有統轄該軍之責。惟現值皖南陷危。勢不能舍近而圖遠。且廣德復陷。浙事日棘。臣與兩處文報。動多梗塞。此嘉興上海暫難兼

顧之實情也。諭旨垂詢江北一帶如何布置一節。臣前於五月十七日奏飭總兵吳全美李德麟師船全數下駛。駐泊焦山瓜洲等處。以通鎮揚兩府之氣。而扼逆匪北渡之路。又於七月初三日。奏派遣員李鴻章。興辦淮揚水師。以護鹽場而輔陸軍。無非爲力保江北起見。惟水師庀材鳩工。赤地新立。非數月所能就緒。臣俟皖南各城立脚粗穩。乃能繞道馳赴淮揚。亦非數月所能成行。側身東望。焦憤實深。都興阿迭奉

諭旨督辦揚州軍務。日夜焦灼。謀所以速行之法。官文胡林翼亦百計經營。謀所以資送之法。無如事多窒礙。迄不能就。不特三千勁旅。五月口糧。鄂省之力。一時難以撥付。卽弁勇之心。亦實不願遠行。蓋自湘省至揚州。繞道五千餘里。上游一水可通。人多而氣聚。下游百物昂貴。人少而勢孤。同一應募之勇。同一額定之糧。其願就鄂就皖。而不願赴揚州者。情也。勢也。以臣愚見。淮徐等處。風氣剛勁。不患無可招之勇。但患無訓練之人。擬即函商官文都興阿等。酌帶楚師千人。先行馳往。仰慰 聖懷。到江北後。用楚軍之營制。練淮徐之勇丁。嚴其禁約。寬其期限。李鴻章往辦水師。亦照此法行之。臣明年馳赴淮揚。亦照此法行之。餉絀而不改。其常。戰敗而不變。其度。期於有成。而後止。

若仗 聖主洪福。得一二名將出乎其間。則兩淮之勁旅。不減三楚之聲威。此江北先行籌畫之微意也。臣素性愚拙。本無長駕遠馭之才。力所能勉者。惟思勤懇以收得尺得寸之功。力所不逮者。何敢欺飾以失顧言顧行之義。除函商都興阿自行陳奏外。所有遵 旨通籌全局緣由。謹繕摺由驛六百里覆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欽奉四次 諭旨覆陳摺 咸豐十年七月二十三日

奏爲欽奉四次 諭旨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臣於七月十四日承准軍機

大臣字寄七月初一日奉 上諭周天受奏旌德等處賊匪竄犯甯國郡城被圍急

盼援師一摺甯國爲江浙屏蔽倘有疎失則蕪湖等處之賊得與蘇常聯絡辦愈難著手曾國藩已抵祁門著卽調派勁旅前往甯國與周天受內外夾擊藉解城圍其蘇常等屬應如何速籌進剿一俟鮑超等到營並著卽行籌辦等因欽此又於七月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初三日奉 上諭王有齡奏逆匪竄入於潛勢將內犯省城請飭該大臣迅速赴援等語曾國藩若由淳安嚴州轉戰而東先將此股逆匪剿

除則皖浙可以保全然後進兵削平江蘇諸郡縣如曾國藩尙未能督兵前往卽催調張運蘭鮑超等迅速到齊兼程前進以顧全局等因欽此又於七月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初五日奉 上諭龐鍾璐奏由浙至蘇必須先復吳江由滬至蘇必須先復崑山由江北至蘇必須由常熟進兵再由丹陽溧陽追躡其後庶可殲除賊匪請飭曾國藩迅速統帥南下等語蘇常等郡縣被匪蹂躪民團尙能殺賊亟望官軍援勦若任久陷賊中恐民心易懈賊守益堅辦理愈難措手著曾國藩體察情形應由何路進兵迅圖規復地方並將辦理情形迅速具奏至所稱常昭兩縣捐餉已竭請飭協濟等語並著曾國藩飭令該地方官就近完善之區勸捐接濟庶使民團踴躍得以相機攻勦該大臣務當統籌全局迅掃逆氣以慰朕望等因欽此又於二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初九日奉 上諭據瑞昌等奏於潛大股賊匪疊陷臨安餘杭二縣並由餘杭塘竄逼省垣雖經總兵劉季三一軍擊退而省城兵勇能守而不能戰張玉良攻勦嘉興之軍正在得手亦難撤調福建江西之兵雖經催調到尙需時待援情形自屬非常緊迫著曾國藩仍遵前旨迅速取道入徽卽由淳安嚴州轉戰而東先

將此股逆匪撲滅保全浙省再圖規復江蘇諸郡設或該大臣不能親往亦須先派得力之兵前往救援以冀挽回大局等因欽此仰見 聖謨廣運。鑾示精詳。曷勝欽感。

臣於七月十二日遵籌全局摺內。業將甯國危急。廣德失陷等情。覆奏在案。伏查目下軍情。自以規復蘇常爲要。而由皖南進兵。必須能保甯國。能復廣德。乃有進兵東下之路。則必以急援甯國。急攻廣德爲要。二者力不能兼辦。則又以專救甯國爲要。然由祁門徽州而入甯郡。須分走旌德涇縣石埭等處。現已一片賊氛。必須節節掃蕩。以分賊勢。而清後路。則欲援甯郡。又以先勦旌涇石埭三縣爲要。臣自聞甯國被圍之信。續撥銀五千兩。由張芾派弁轉解。因無路可達。中途折回。臣催調各軍。急切難來。日夜旁皇。莫知所措。茲幸接據鮑超稟稱。已於七月初五日行抵宜昌府。張運蘭稟稱十一日行抵江西省城。李元度於十二日亦抵江省。計七月底均可趕到祁門。臣擬俟該鎮道等到齊。派鮑超率霆營六千。由黟縣以攻石埭。張運蘭率老湘營四千。由太平以攻涇縣。又飭李元度先往廣信。布置防務。仍由徽州旌德前進。必俟涇旌石三路肅清。直抵甯郡。然後 臣軍之立腳始定。皖南之局勢始安。皖南安則浙江亦安。而蘇常亦有可圖。若

使皖南不安。則臣軍且岌岌自保之不暇。又何能屏蔽浙江。更何能規復蘇常。臣之棉力。必俟八九月間大戰數次。然後視打仗之利鈍。定入蘇之遲速。目下兵力未齊。上不能慰。聖主宵旰之憂。下不能答蘇人雲霓之望。此臣之寸心。負疚惶悚無地者也。至龐鍾璐所稱由浙至蘇。先復吳江。此張玉良一路之事。必先克復嘉興。然後能達吳江。由滬至蘇。先復崑山。此薛煥一路之事。必先克復松太。然後能進崑山。由江北至蘇。取道常熟。此李若珠一路之事。必先分兵過江。然後能趨常熟。此三路者。聞方自保之不暇。未必能遽圖進取。若臣軍南赴吳江。仍須由皖南下手。北赴常熟。仍須從淮揚下手。行軍本有次第。賊情時有變更。既難僥倖。於不可必成之功。又豈敢臆斷於不可逆料之事。臣惟有嚴督皖南諸軍。速戰一日。速進一步。以期仰副。聖厪。至常昭捐餉已竭。應飭該地方官勸捐妥辦。惟祁門距常熟等處。相隔過遠。文報不通。臣當札飭州縣。兼函商紳士。設法籌捐。以資接濟。至月前竄杭之賊。當經擊退。由原路退回。竄陷廣德。臣已迭次奏明。淳安嚴州。現俱無事。臣自無庸分兵赴援。所有欽奉四次諭旨。恭摺由六百里瓊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覆奏勝保請飛召外援摺 咸豐十年九月初六日

奏爲欽奉

諭旨恭摺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八月二十六日承准軍機大

臣字寄咸豐十年八月十一日奉

上諭本日勝保奏夷氛逼近闕下請飛召外援

以資夾擊一摺據稱用兵之道全貫以長擊短逆夷專以火器見長若我軍能奮身撲
進兵刃相接賊之鎗礮近無所施必能大捷蒙古京旗兵丁不能奮身擊刺惟川楚健
勇能俯身柔進與賊相搏逆夷必可大受懲創請飭下袁甲三等各於川楚勇中共挑
選得力若干名派員管帶即行起程剋日赴京以解危急等語逆夷犯順奪我大沽礮
臺占據天津撫議未成現已帶兵至通州以西距京咫尺僧格林沁等兵屢失利都城
戒嚴情形萬分危急現在軍營川楚各勇均甚得力著曾國藩袁甲三各選川楚精勇
二三千名卽令鮑超張得勝管帶並著慶廉於新募彘勇及各起川楚勇中挑選得力
者數千名卽派副將黃得魁游擊趙喜義管帶安徽苗練向稱勇敢著翁同書傅振邦
飭令苗沛霖遴選練丁數千名派委妥員管帶均著兼程前進剋日赴京交勝保調遣
勿得藉詞延宕坐視君國之急惟有殷盼大兵雲集迅掃逆氛同膺懋賞是爲至要將

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欽此跪讀之下。神魂震越。痛憤無地。是日又聞徽州失守之信。旋又接勝保咨。敬悉。聖駕巡幸熱河。臣既自恨軍威不振。甫接皖南防務。旬日之間。兩郡失陷。又值夷氛內犯。憑陵郊甸。東望吳越。莫分。聖主累歲之憂。北望灤陽。驚聞。君父非常之變。且愧且憤。涕零如雨。而以新軍敗潰。又不得不強顏撫慰。鎮定人心。鮑超一軍。自甯國失後。漸紮太平。自徽州失後。又令其回駐漁亭。以遏寇氛。欽奉。諭旨。飭鮑超赴京。交勝保調遣。竊計自徽州至京。五千餘里。步隊趨程。須三箇月乃可趕到。而逆夷去都城僅數十里。安危之幾。想不出八九兩月之內。鮑超若於十一月抵京。殊恐緩不濟急。若逆夷凶頑猶豫。相持果至數月之久。則楚軍入援。豈可僅以鮑超應。詔。應懇。天恩。於。臣與胡林翼二人中。飭派一人。帶兵北上。冀效尺寸之勞。稍雪敷天之憤。非敢謂。臣與胡林翼二人。遂能陷陣衝鋒。殺敵致果也。特以受。恩最深。任事日久。目前可帶湘鄂之勇。途次可索齊豫之餉。呼應較靈。集事較速。鮑超雖號驍雄之將。究非致遠之才。兵勇未必樂從。鄰餉尤難應手。縱使即日飭令起程。而弁勇懷觀望之心。途次無主持之人。必致展轉濡滯。本年四月初五日。將

軍都興阿奉馳赴揚州之命。卽於初十日拜摺起程。厥後因楚勇悍遠行之勞。途

中虞餉項之缺。遷延至八月十九日。乃果成行。今若令鮑超率師北上。卽再四嚴催。亦不免於遷延。度才審勢。皆懼無濟。如蒙聖恩。於臣與胡林翼二人中。飭派一人督

師北向。護衛京畿。則人數稍多。裨益較大。惟臣若蒙欽派北上。則當與左宗

棠同行。皖南暫不能進兵。祇能退守江西境內。胡林翼若蒙欽派北上。則當與李

續宜同行。皖北暫不能進兵。祇能退守湖北境內。俟該夷就撫之後。仍可率師南旋。再

圖恢復皖吳。臣等雖均有封疆之責。而臣國藩本未接印。胡林翼尙有督臣經理皆無

交卸事件。一經派出。數日卽可就道。區區微忱。伏乞聖慈垂鑒。所有欽奉

諭旨恭摺。由驛六百里加緊覆奏。伏乞皇上訓示施行。謹奏。

統籌緩急機宜摺 咸豐十年十月初四日

奏爲欽奉諭旨。統籌緩急機宜。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九月十八日

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二十九日奉諭。據薛煥奏蘇省民團可用。惟無官兵

爲之倡率。請飭曾國藩分撥精銳五六千人。統以謀勇兼全之大員。取道浙境。以達松

江得此生力軍固守海隅辦理較有把握現在蘇省常昭已陷上海岌岌援兵不至亦恐難支著曾國藩酌量情形速籌援救是爲至要等因欽此又二十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十三日奉 上諭巴棟阿奏蘇常大股逆匪攻撲鎮江請飭曾國藩迅速統師來南會合進攻等語據稱賊於八月二十七日圍撲鎮城經巴棟阿督率馮子材等出城奮擊江面艇船亦開砲協勤相持三晝夜不退等語江蘇自常昭失守以後惟有鎮江一城孤懸江岸必須竭力保全以爲進規蘇常之地雖經巴棟阿等勉力支持無如餉絀兵單金陵之賊亦有下竄之信甚屬可慮前閱曾國藩奏摺知該大臣刻以蘇常爲念鎮江倘有疎虞則江南賊勢聯爲一片異日進兵更爲費手著該大臣統籌兼顧迅撥勁旅馳往援救務須設法保全等因欽此 臣查規復蘇常分救鎮江上海皆 臣職分最要之事亦 臣志所欲爲而不能即刻刻難安之事仰荷 聖慈廩慮指示方略至再至三欽佩之餘彌增愧悚 臣前疊次奏明調募兵勇由皖南取道入蘇彼時徽甯二府廣德一州皆尙無恙擬八九月間各軍齊集即可分路進取不料鮑超張運蘭之師未至而廣德再失 臣接防皖南十日而甯國卽陷李元度抵任八日而

徽郡休甯繼失。事機不幸。殊非臣始意所及。其故由於嘉興潰。而浙中無牽制之師。金壇常昭陷。而江左有長驅之勢。各股悍賊。無所顧忌。遂得全力上犯。阻我進兵之路。適值連旬霪雨。萬難進戰。賊分踞徽休兩城。並聲言抄撲祁門後路。臣正在竭力布置間。又聞夷逆竄逼京城。義應率師入衛。旁皇四顧。日夜憂憤。而皖賊之分竄浙江者。又迭陷嚴州淳安各城。浙江之衢州。江西之廣信。紛紛告急。屢接瑞昌王有齡咨函。請臣分軍繞出浙境。與張玉良前後夾勦。又搜獲僞文逆首陳玉成糾合李壽成各賊。由北岸廬六一帶上犯。楊雄青李世賢各賊。由南岸徽池一帶上犯。急救安慶之圍。計甚兇狡。查東流建德。毘連饒州景德鎮。賊若乘虛竄入。則江西大局。俱爲掣動。幸左宗棠一軍。於九月十五日行抵樂平。臣飛函商令暫紮該縣。如饒州有警。則赴西北截勦。如廣信有警。則赴東路截勦。先布遠勢。伺賊所向而後應之。並飭鮑超張運蘭乘雨躡拔營進攻休甯。已於二十九日獲一勝仗。以目前情形而論。必須將各路防兵。安置稍穩。仍分一軍。由開化華埠橫出。外則與張玉良等夾擊嚴州之賊。內則與鮑超夾擊徽州之賊。使之復退出嶺外。然後江西可保。浙省可安。而皖南之立脚可定。臣處止左宗棠鮑超

張運蘭三軍。尙爲得力。已有應接不暇之勢。如奉 旨派 臣入援。則此三軍中必須

抽出一軍。隨同北上。力量更單。 臣之愚見。俟奉到 批摺。若責令專謀皖吳。卽將皖

南設法經營。苟立脚粗穩。 臣當於今臘明正。親率馬步數千。由皖北繞赴淮揚。就近與

薛煥巴棟阿會合聯絡。相機策應。仍一面嚴防江賊北竄之路。以維全局而符原議。至

由徽繞浙江以至松江。東有嚴州之賊。西有嘉興之賊。節節梗阻。實難繞越。薛煥勇畧

素裕。兵數雖少。當能力扼海隅。以待 臣至。淮揚時商籌辦理。鎮江兵勇。尙有萬餘人。江

面又有吳全美李德麟艇船新往。果皆奮勇用命。似亦可爲數月之守。所有統籌緩急

機宜各緣由。恭摺由驛五百里覆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覆陳洋人助剿及採米運津摺 咸豐十年十一月初八日

奏爲遵 旨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臣於十月二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十月

十一日奉 上諭。本年秋間。俄國帶兵撲犯都城。業經換約退兵。俄羅斯使臣

伊格那替業幅亦卽隨後換約。該酋見恭親王奕訢等面稱髮逆在江南等處橫行。請

令中國官軍於陸路統重兵進剿。該國撥兵三四百名。在水路會擊。必可得手。又稱明

年南漕運京恐沿途或有阻礙伊在上海時有咪國商人及中國粵商情願領價採辦
臺米洋米運津如令伊寄信上海領事官將來洋船沙船均可裝載用俄咪旂幟即保
無虞等語中國勦賊運漕斷無專借資外國之理惟思江浙地方糜爛兵力不敷勦辦
如借俄兵之力幫同辦理逆賊若能早平我之元氣亦可漸復但恐該國所貪在利藉
口協同勦賊或格外再有要求不可不思患預防弗耶西在京時亦有此請著會國藩
等公同悉心體察如利多害少尙可爲救急之方卽行迅速奏明候旨定奪至代運南
漕一節江浙地方淪陷明歲能否辦理新漕尙無定議然漕糧爲天庾正供自不可缺
該會所稱採辦運津之說是否可行應如何妥議章程辦理之處並著會國藩薛煥王
有齡酌量情形迅速具奏將此由六百里各密諭知之欽此具仰 皇上聖慮周詳。
馭夷之方。達變之畧。無微不至。欽服莫名。臣就俄會所陳二事思之。其請撥夷兵三四
百名助勦金陵髮逆一節。查大西洋噴咪各國。恃其船堅礮大。橫行海上。俄羅斯國
都緊接大西洋。所用船礮。及所習技藝。均足相抗。近始由重洋以通中國。該夷與我向
無嫌怨。其請用兵船助勦髮逆。自非別有詭謀。康熙年間。進攻臺灣。曾調荷蘭夾板船

助勤。亦中國借資夷船之一證。惟長江二千餘里。上游安慶蕪湖等處。有楊載福彭玉麟之水師。下游揚州鎮江等處。有吳全美李德麟之水師。臣現又在長沙吳城等處添造師船。爲明年駛赴淮揚之用。是皖吳官軍之單薄。在陸而不在水。金陵髮逆之橫行。亦在陸而不在水。此時我之陸軍。勢不能遽進金陵。若俄夷兵船卽由海口上駛。亦未能遂收夾擊之效。應請飭下王大臣等。傳諭該夷酋。獎其效順之忱。緩其會師之期。俟陸軍克復皖浙蘇常各郡後。再由統兵大臣。約會該酋派船助勤。庶在我足以自立。在彼亦樂與有成。哂郎西亦有此請。亦可獎而允之。許其來助。示以和好。而無猜。緩其師期。明非有急而求救。自古外夷之助中國。成功之後。每多意。要求彼時操縱。失宜。或致別開嫌隙。似不如先與約定兵船若干隻。雇價若干。每船夷兵若干。需月餉若干。軍火一切經費若干。一一說明。將來助勤時。均由上海糧臺支應。庶可免爭競而杜弊端。至所稱咪商領價採米運津一節。江浙各郡縣地方淪陷既多。明年新漕。勢難趕辦。咪商粵商。情願領價採辦臺米洋米。由海道運至津沽。實亦濟變之要著。俄酋旣以此爲請。似卽可因而許之。除粵商採辦之米。應由該商自行經理。毋庸揀用俄咪旗職。

外。所有咪商採辦運津之米。亦請 飭薛煥在上海。就近與該商訂明。粵商領價。須取保戶。咪商則聽咪酋經理。當可無誤要需。爲時局計。似亦舍此別無良策。伏乞 聖明察酌行之。抑臣竊有請者。馭夷之道。貴識夷情。以大西洋諸夷論之。曠咭喇狡黠最甚。佛郎西次之。俄羅斯勢力大於曠咭。嘗與曠夷爭鬪。爲曠所憚。咪喇啞人性質醇厚。其於中國素稱恭順。道光十九年。曠夷因鴉片肇釁之始。兵船闖入廣州省河。咪酋曾於參贊大臣楊芳處遞稟。願爲居間調處。曠酋義律旋出親筆。有只求通商不討別情等語。是並烟價亦不敢索也。楊芳曾據以入奏。而不敢專主其議。會官軍燒搶洋行。誤傷咪夷數人。其事遂寢。而夷患遂熾。咸豐三年。賊踞金陵。聞咪酋亦曾於向榮處託人關說。請以兵船助勤。未知向榮曾據以入奏否。曠咭兩夷犯廣東省城時。咪酋未嘗助逆。上年天津擊敗夷船時。咪酋即首先赴京換約。並無異詞。是咪夷於中國時有效順之忱。而於曠咭諸夷。並非固結之黨。已可概見。此次俄夷既稱咪商情願領價採米。似可卽 飭薛煥與咪酋面訂章程。妥爲籌辦。庶幾暗杜俄夷見好中國布德咪夷之心。而咪夷知中國於彼。毫無疑忌。或且輸誠而曠就於我。未可知也。此次欵議雖成。

中國豈可一日而忘備。河道既改。海運豈可一歲而不行。如能將此兩事妥爲經畫。無論目前資夷力以助勤濟。運得紆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砲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區區愚慮所及。合併陳明。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覆陳購買外洋船礮摺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八日

奏爲遵 旨籌議。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奉 上諭。前因恭親王奕訢等奏法夷鎗礮現肯售賣。並肯派匠役

教習製造。當諭令曾國藩薛煥酌量辦理。本日復據奕訢等奏請購買外洋船礮一摺。據稱大江上下游設有水師中閒。並無堵截之船。非獨無以斷賊接濟。且恐由蘇常進。勤則北路必受其衝。據赫德稱。若用小火輪船十餘號。益以精利鎗礮。不過數十萬兩。至駕駛之法。廣東上海等處。可雇內地人。隨時學習。亦可雇用外國人。令其司舵。司礮。其價值先領一半。俟購齊驗收後。再行全給。並稱洋藥一項。如照所遞之單。征收華洋各稅四十五兩之外。於進口後。無論販至何處銷售。再由各該地方官給予印票。仿照牙行納帖之例。每帖輸銀若干。如辦理得宜。除華洋各稅外。歲可增銀數十萬兩。此項

臣爲購買船砲亦足裨益現在赫德已回天津令其將船礮洋鎗價值分晰開單呈遞等語東南賊氛蔓延果能購買外國船礮賊必能得力惟各路軍餉不足必須預籌銀欸以資購辦等語現擬於上海廣東各關稅內先行籌欸購買俟將來洋藥印票稅收有成數再行歸欸並給赫德劄文令其購買運到時即交廣東江蘇各督撫雇內地人學習駕駛著勞崇光耆齡薛煥並傳諭毓清即按照所奏預爲籌計其應酌配兵丁并統帶大員及陸路進攻各事宜并著官文曾國藩胡林翼先行妥爲籌議一俟船礮運到即奏明辦理內患既除則外國不敢輕視中國實於大局有益該督撫等務當悉心妥議期於必行不得畏難苟安等語著欽此仰見 皇上聖慮周詳安內攘外之至意。臣查髮逆盤踞金陵蔓延蘇浙皖鄂江西等省所占傍江各城爲我所必爭者有三。曰金陵。曰安慶。曰蕪湖。不傍江各城爲我所必爭者有三。曰蘇州。曰廬州。曰甯國。不傍江之處所用師船不過舳板長龍之類其或支流小港岸峻橋多即舳板小划尙無所施其技斷不能容火輪船。想在 聖明洞鑒之中傍江三城小火輪船儘可施展然亦只可制水面之賊不能勦岸上之賊即欲阻其北渡斷其

接濟。亦恐地段太長。難於處處防遏。目下賊氛雖熾。然江面實鮮砲船。不能與我水師爭衡。臣去冬覆奏一疏。有云金陵髮逆之橫行。在陸而不在水。皖吳官軍之單薄。亦在陸而不在水。水係屬實在情形。至恭親王奔訴等奏。請購買外洋船砲。則爲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凡恃己之所有。誇人以所無者。世之常情也。忽於所習見。震於所罕見者。亦世之常情也。輪船之速。洋砲之遠。在英法則誇其所獨有。在中華則震於所罕見。若能陸續購買。據爲己物。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恃。康熙雍正年間。雲南銅斤未曾解京之時。皆給照商人採買海外之洋銅。以資京局之鼓鑄。行之數十年。並無流弊。況今日和議既成。中外貿易。有無交通。購買外洋器物。尤屬名正言順。購成之後。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爲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髮逆。可以勤遠略。諭旨期於必行。不得畏難苟安。仰見聖主沈幾獨斷。開物成務。曷勝欽服。至於酌配兵丁。及統帶大員。應俟輪船駛至安慶漢口時。每船酌畱外洋三四人。令其司舵司火。其餘卽配用楚軍水師之勇丁學習駕駛。砲位亦令楚勇司放。雖不能遽臻嫻熟。儘可漸次教習。其統帶大員。卽於現在水師

鎮將中遴選。臣與官文胡林翼商定。屆時奏明辦理。惟期內地軍民。智者盡心。勇者盡力。無不能製之器。無不能演之技。庶幾漸摩奮興。仰副 聖主深遠無窮之慮。所有 遵 旨籌議緣由。恭摺由驛覆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歷陳胡林翼忠勤勳績摺 咸豐十一年十月十四日

奏爲湖北撫臣忠勤盡瘁。勳績最多。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前湖北撫臣胡林翼由

翰林起家。洊歷外任。咸豐五年三月。蒙 先皇帝特達之知。由貴州道員不及半

載。擢署湖北巡撫。當是時武漢已三次失陷。湖北州縣大半淪沒。各路兵勇潰散殆盡。

胡林翼坐困於金口洪山一帶。勞身焦思。不特無兵無餉。亦且無官無幕。自兩司以至

州縣佐雜。皆遠隔北岸數百里外。一錢一粟。皆親作書函。向人求貸。情詞深痛。殘破之

餘。十不一應。至發其益陽私家之穀。以濟軍食。士卒爲之感動。會湘勇自江西援鄂。軍

勢日振。六年十一月。攻克武漢。以次恢復黃州等郡縣。論者以爲鄂省巡撫。可稍息肩

矣。胡林翼不少爲自固之計。悉師越境。圍攻九江。又分兵先救瑞州。督撫之以全力援

勤。鄰省自湖北始也。九江圍勤年餘。相持不下。中閒石達開自江西窺鄂。陳玉成自皖

北犯鄂者三次。胡林翼終不肯撤九江之圍。回救本省之急。或親統一軍。肅清蕪黃。或分遣諸將。驅歸皖豫。卒能克復九江。殺賊淨盡。爲東南一大轉機。淨功甫歲。復奏明以全鄂之力。辦皖北之賊。迨李續賓覆軍於三河。胡林翼先以母喪歸籍。未滿百日。聞信急起。痛哭誓師。不入衙署。進駐黃州。論者又以李續賓良將新逝。元氣未復。但可姑保吾圍。不宜兼顧鄰封。胡林翼不以爲然。驚魂甫定。卽派重兵越二千里。援解湖南寶慶之圍。援湘之師未返。又議大舉圖皖。是時臣國藩方奉入蜀之命。胡林翼與臣共圖皖疆。先滅髮匪。保三吳之財賦。雪馮天之公憤。繪圖數十紙。分致臣與官文。暨諸路將領。晝夜諮謀。十年春閒。大戰於潛山太湖。相繼克之。隊定圍攻。安慶之策。縋駐太湖督勦。本年五月。圖援鄂省。病中猶屢寄臣書。縷陳勿撤皖圍。力勦援賊之策。故安慶之克。臣前奏推胡林翼爲首功。此非微臣私議。蓋在事文武所共知。亦大行皇帝所洞鑒也。大凡良將相聚。則意見紛歧。或道義自高。而不免氣矜之過。或功能自負。而不免器識之偏。一言不合。動成水火。近世將材。推湖北爲最多。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都興阿。多隆阿。李續宜。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胡林翼均以國士相待。傾身結納。人人

皆。有。布。衣。昆。弟。之。歡。或。分。私。財。以。惠。其。室。家。寄。珍。藥。以。慰。其。父。母。前。敵。諸。軍。求。餉。求。援。竭。蹶。經。營。夜。以。繼。日。書。問。餽。遺。不。絕。於。道。自。七。年。以。來。每。遇。捷。報。之。摺。胡。林。翼。皆。不。具。奏。恆。推。官。文。與。臣。處。主。稿。偶。一。出。奏。則。盛。稱。諸。將。之。功。而。已。不。與。焉。其。心。競。競。以。推。讓。僚。友。扶。植。忠。良。爲。務。外。省。盛。傳。楚。師。協。利。親。如。骨。肉。而。於。胡。林。翼。之。苦。心。調。護。或。不。盡。知。此。臣。所。自。媿。昔。時。之。不。逮。而。又。憂。後。此。之。難。繼。者。也。軍。興。以。來。各。省。皆。以。餉。絀。爲。慮。湖。北。三。次。失。守。百。物。蕩。盡。乙。卯。丙。辰。之。際。窮。窘。極。矣。自。荆。州。摧。鹽。各。府。抽。釐。鄂。中。稍。足。自。存。胡。林。翼。綜。覈。之。才。冠。絕。一。時。每。於。理。財。之。中。暗。寓。察。吏。之。法。咸。豐。三。年。部。定。漕。米。變。價。每。石。折。銀。一。兩。三。錢。而。各。省。州。縣。照。舊。浮。收。加。至。數。倍。鄂。省。竟。有。每。石。十。數。千。者。上。下。因。之。交。困。胡。林。翼。於。七。年。春。間。創。議。減。漕。嚴。裁。冗。費。先。皇。帝。硃。批。獎。諭。謂。其。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屬。可。嘉。統。計。湖。北。減。漕。一。項。每。年。爲。民。間。省。錢。一。百。四。十。餘。萬。串。爲。帑。項。增。銀。四。十二。萬。兩。又。節。省。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利。國。利。民。但。不。利。於。中。飽。之。蠹。向。來。各。衙。門。陋。規。臺。局。浮。費。革。除。殆。盡。州。縣。征。收。正。課。不。准。浮。取。毫。釐。亦。不。准。借。催。科。政。拙。之。名。爲。猾。吏。肥。私。之。地。各。卡。委。員。日。有。訓。月。有。課。批。答。書。函。嫻。嫻。

千言。以爲取民。贍軍。使商賈。皆知同仇。而敵愾。是卽所以教忠。多入少出。使局員。皆知潔已。而奉公。是卽所以興廉。貞白之士。樂爲之用。欺節之徒。譴責亦重。故湖北瘠區。養兵六萬。月費至四十萬之多。而商民不疲。吏治日懋。斯又精心默運。非操切之術。所得與也。自頃八月以來。安慶克復。江鄂肅清。方幸全局振興。便可長驅東下。不圖大功未竟。長城遽頽。湖廣督臣官文。奏請將胡林翼。敕部優卹。諒蒙 聖慈矜鑒。臣與該故撫共事日久。相知頗深。咸豐四年。曾奏稱胡林翼之才。勝臣十倍。近年遇事諮詢。尤服其進德之猛。不敢阿好溢美。亦不敢沒其忠勳。謹將該故撫以死勤事大略情形。據實瀆陳。伏乞 飭付國史館。查照施行。胡林翼之子胡子勳。讀書聰慧。可否加恩之處。出自逾格。鴻慈。所有湖北撫臣忠勤盡瘁緣由。恭摺附驛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左宗棠定議援浙節制諸軍摺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奏爲左宗棠一軍。定議進援浙江。請將廣信徽州饒州諸軍。統歸節制。以一事權。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近年以來。江西屢被賊擾。粵閩之賊。由撫建北出。而入浙皖。浙皖

之賊。由信饒南竄。而擾腹地。皆以廣信爲必經之路。本年三月七月僞侍王李世賢。僞忠王李秀成。先後由江入浙。皆以廣信爲出奔之途。是欲保江西。宜於廣信設防。欲援浙江。宜從廣信進兵。必然之勢也。自紹興失守。杭州危急。臣等日夜憂皇。以浙境一日不靖。則江西一日不安。而大局亦終不能轉。屢次函商。謀所以救浙之策。無如地廣兵單。不寡分布。而浙中賊勢浩大。亦非數千人所能解救。臣國藩現令鮑超一軍。由青陽前進。朱品隆一軍。由石埭前進。會勦甯國。欲以分掣浙中賊勢。第恐僞輔王悉衆堅守。勢不能遽拔甯郡之城。即不能少解浙江之阨。惟幫辦軍務太常寺卿臣左宗棠。久駐廣信。距賊較近。其平日用兵。取勢甚遠。審機甚微。近日屢與臣等書函。毅然以援浙爲己任。督臣慶端。撫臣王有齡。亦奏請左宗棠統軍入浙。臣等往返熟商。即請左宗棠督率所部。進援浙江。並將駐防徽州之臬司張運蘭。駐防廣信之道員屈蟠。駐防玉山之道員王德榜。參將顧雲彩。駐防廣豐之道員段起各軍。及副將孫昌國。內河水師。均歸左宗棠就近節制調度。兵力稍厚。運掉較靈。於援。勦。浙。皖。之。時。仍。步。步。顧。定。江。西。門。戶。庶。於。三。省。全。局。有。裨。左。宗。棠。現。駐。廣。信。距。臣。國。藩。安。慶。行。營。相。隔。千。餘。里。若。一。入。浙。境。

相去彌遠。聲息難通。遇有轉奏請旨之件。誠恐耽延貽誤。以後該處一切軍情。應由左宗棠自行奏報。以昭迅速。是否有當。伏候諭旨遵行。至其所部各營。與信防各軍。欠餉太多。難遽用命。臣等擬將信郡各屬本年錢漕。撥歸經收。以清廣玉各軍積欠。并將河口景鎮婺源釐金。撥歸徵收。以清左宗棠所部各營積欠。俟各軍整飭就緒。卽行分途進發。內防外勦。進止遲速。均由左宗棠相機辦理。所有左宗棠一軍。定議援浙。暨廣信徽州饒州各軍統歸節制。並自行奏報各緣由。謹合詞繕摺。由驛馳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力辭節制浙省各官摺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奏爲欽奉

恩旨瀝陳下情。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十一月十五日准兵部

火票遞到十月十八日內閣奉

上諭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著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鎮以下各官悉歸節制。浙江軍務著

杭州將軍瑞昌幫辦。並著曾國藩速飭太常寺卿左宗棠馳赴浙江。勦辦賊匪。浙省提鎮以下各官均歸左宗棠調遣。欽此。同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十月十八日奉

上諭本日已明降諭旨令曾國藩節制浙江全省軍務並令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巡撫提鎮以下各官悉歸節制該大臣自不能不統籌兼顧况安慶克復湖北江西將次肅清自不至有顧此失彼之虞著曾國藩即飭左宗棠帶領所部兼程赴浙督辦軍務浙省提鎮以下統歸調遣至都興阿在江北剿辦粵匪袁甲三在皖北剿辦捻匪遇有緊要軍務已諭令該將軍會商曾國藩辦理其江北皖北地方文武該將軍等諒亦時有調遣之處並著曾國藩諭令該文武等仍遵都興阿等調遣不得因已歸該大臣節制於都興阿袁甲三派辦公事稍涉玩視是爲至要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厯念東南擇人任使之至意。跪讀之下。惶悚莫名。臣於未奉 諭旨之先。業將左宗棠定議援浙。並節制廣信徽州各軍。會同江西撫 臣毓科具奏在案。伏念 臣自受任兩江以來。徽州失守。祁門被困。竭蹶之狀。屢見奏報。倖託 聖主威福。僅得自全。至於安慶之克。悉賴鄂軍之功。胡林翼籌畫於前。多隆阿苦戰於後。並非 臣所能爲力。江蘇各郡。羣盜如毛。乃 臣職分應辦之事。受 命年餘。尙無一兵一卒。達於蘇境。是 臣於皖則無功可叙。於蘇則負疚良深。乃蒙

皇上天恩。不責 臣以無效。翻令兼統浙江軍務。

並四省巡撫提鎮以下悉歸節制。此非常之籠遇。臣自顧非材。實難勝任。自九月

以來。浙省軍情。日見危急。臣與毓科左宗棠等往復函咨。商謀援救。徒以地段太寬。兵力太薄。既須援浙。又須顧皖。又須保江。三者有并重之勢。一時乏兼全之策。直至十月下旬。始定議。左宗棠由衢州。援浙從正路。以張軍威。鮑超由甯國。援浙從旁路。以掣賊勢。大局所係。必應統籌。臣本未敢稍涉推諉。不必有節制浙省之名。而後盡心於浙事也。茲欽奉諭旨。令浙省提鎮以下。均歸左宗棠節制。事權更一。掣肘無虞。臣已咨催左宗棠迅速啓行。但以臣遙制浙軍。尙隔越於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專辦浙事。可取決於呼吸之間。左宗棠前在湖南撫。臣駱秉章幕中。贊助軍謀。兼顧數省。其才實可獨當一面。應請皇上明降諭旨。令左宗棠督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該省主客各軍。均歸節制。卽無庸臣兼統浙省。籲懇天恩。收回成命。在朝廷不必輕假非常之權。在微臣亦得少安愚拙之分。其浙省軍事。凡臣思慮所能到。才力所能及。必與左宗棠竭誠合謀。不敢稍存畛域。如因推諉而貽誤。卽求皇上按律治罪。臣不敢辭。臣忝任江督。三省巡撫提鎮以下各官。例得節制。載之會典。著之敕書。各

文武亦均恪遵憲章。不必更加申誡。至袁甲三都與阿各路軍情。謹當隨時商辦。其江北皖北地方文武。臣已嚴飭仍歸該大臣等節制。不得稍涉玩視。大抵用兵之要。貴得人。和而不尚權勢。貴求實際。而勿爭虛名。臣惟當與各僚屬同心圖治。共濟艱難。以慰先皇在天之靈。上佐聖主中興之業。伏懇皇上俯鑒愚忱。允臣所請。不勝感激悚懼之至。所有欽奉恩旨。瀝陳下情各緣由。謹繕摺由六百里覆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欽奉 恩諭再辭節制四省摺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

奏爲欽奉 恩諭再陳下情。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准兵部火票遞回。臣前奏瀝陳下情原摺。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上諭。曾國藩奏接奉節制江浙等四省軍務諭旨。瀝忱懇辭一摺。覽奏均悉。前因江浙等省軍情吃緊。特諭曾國藩統轄節制。以期事權歸一。可以通籌全局。茲據該大臣瀝陳各情。謂遙制浙軍。不若以左宗棠專辦浙事。請收回成命。各等語。謙卑遜順。具見惓忱真摯。有古大臣之風。深堪嘉尚。惟左宗棠業已降旨。令其督辦

浙江軍務並准其自行奏事。江浙軍情本屬相關一氣。凡該大臣思慮所到。諒無不協力同心。相資爲理。節制一事。該大臣其母再固辭等因。欽此。臣自顧何人。仰蒙 溫語褒嘉。委任專壹。跪讀之下。感悚莫名。臣自聞杭州失守後。業將力圖補救。各情於十二月十八日條列具奏。目下浙省僅存衢州溫州湖州三府。及海甯州一城。溫州土匪紛集。恐難終保。湖州海甯州孤懸賊中。無兵赴援。亦斷無倖全之理。綜計全浙。惟衢州一府。可以圖存。然欲保衢州。必先守定江西廣信玉山而後。有連糧之路。欲復杭省。必由徽州以攻嚴州。而後有進兵之路。是圖浙之道。守衢與攻嚴二者並重。闕一不可也。臣現飭兩江總糧臺籌撥餉糈軍火。接濟衢防兵勇。並派員於玉山設立轉運局。飭令李定太統領衢防。堅守三月。以待援兵。至進攻嚴州。則專賴左宗棠一軍。必先埽清歙縣婺源之零股。攻克開化遂安之堅城。乃能達於嚴郡。目前兵力尙單。難遽深入。而賊蹙方盛。亦斷不容我深入。計今歲春間。必在開途歙婺一帶戰爭不休。須俟廣西臬司蔣益澧一軍到衢後。衢嚴兩路分途并進。庶幾站脚漸穩。取勢漸緊。臣與左宗棠往返熟商。所以規復浙者在此。所以保全江西皖南者亦在此。愚慮所及。舍此別無謀浙

之方。惟當竭誠合謀。斷不敢稍存畛域。至於節制四省之名。仍懇 聖恩收回。

成命。臣非因浙事既已決裂。預存諉過之意。倘左宗棠辦理毫無成效。臣當分任其咎。所以不願節制四省。再三瀆陳者。實因大亂未平。用兵至十餘省之多。諸道出師。將帥聯翩。臣一人權位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機括甚微。關係甚大。區區愚忱。仰祈 聖明鑒納。無任惶悚懇切之至。所有欽奉 恩諭。再陳下情。緣由。謹專摺由驛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金陵未克以前請不再 加恩。臣家片 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再密陳者。現在金陵未復。寇勢方張。軍事反覆無常。正恐利時少而鈍時多。臣忝膺重任。日夜憂惶。除浙江已陷。苗練已叛。難遽補救外。卽上而皖南江西。下而鎮江上海。亦俱有岌岌可危之勢。臣分內之事。尙未知成敗何若。乃自去秋以來。疊荷 鴻恩。臣旣蒙 賞加太子少保銜。又蒙 飭諭節制四省。茲又拜協辦之 命。臣弟國荃。旣蒙 賞穿黃馬褂。又蒙 賞頭品頂戴。茲又拜浙江按察使之 命。一門之內。數月之間。異數殊恩。有加無已。感激之餘。繼以悚懼。誠恐軍事一旦疏失。即

加倍譴責。猶有餘咎。臣本擬恭疏辭謝。以除授參政大典。料難收回。成命。又以甫經兩次辭節制四省之權。不敢更疏瀆辭。近於矯情而釣譽。惴慄旁皇。不知所措。理合據實陳明。懇求 皇上。念軍事之靡定。鑒愚臣之苦衷。金陵未克以前。不再 加恩於臣家。是即所以保全微臣之功名。而永戴 聖主之恩眷矣。又前此疊奉

諭旨。飭臣保薦江蘇安徽巡撫。頃復蒙 垂詢閩省督撫。飭臣保舉大員。開列請

簡。封疆將帥。乃 朝廷舉措之大權。如臣愚陋。豈敢干預。嗣後臣如有所知。堪膺疆寄者。隨時恭疏入告。仰副 聖主旁求之意。但泛論人才。以備採擇。則可。指明某缺。

徑請遷除。則不可。不特臣一人爲然。凡爲督撫者。皆不宜指缺保薦督撫。蓋四方多故。疆臣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黜陟之柄。在 聖主虛衷訪問。但求投艱而遣大。不

惜舍己而從人。惟風氣一開。流弊甚長。辨之不可不早。宜預防外重內輕之漸。兼以杜植私樹黨之端。其督撫有任可履者。不准遷延不到。亦不准他處奏留。庶幾紀綱彌肅。

朝廷愈尊。是否有當。謹一併密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籌辦江浙軍務摺 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奏爲遵奉疊次 諭旨籌辦江浙軍務。恭摺分晰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咸豐十

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上諭有人奏蘇常淪陷逾年請亟圖克復等語原摺所稱

左宗棠抵浙得勝後移兵由嘉興進攻另派一得力之將由太湖進攻加以薛煥由上海進攻爲三路之兵是否可以照行之處著迅速妥籌辦理等因欽此又同治元年正月初九日承准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寄諭浙江省城失守左宗棠已授

浙江巡撫刻下計已抵浙著即會合閩師分道進攻毋令該逆久踞會國藩飭令鮑超進攻甯國以便進規浙省爲左宗棠後路聲援此時賊中悍匪麇聚杭城蘇常守禦必懈若能分兵直搗蘇常便可由嘉湖以扼杭城之背使該逆應接不暇未始非出奇制勝之策著會國藩薛煥酌度情形妥籌辦理等因欽此 臣查杭州未失之先左宗棠由徽境進援中間節節爲賊所阻尙未能速達杭州更何能繞進蘇常至杭州既失以後左宗棠於十二月杪戰勝於徽浙交界之大鱗嶺甫解徽郡之圍擬由徽郡進攻嚴州以扼杭省之吭上以作衢州之蔽目前謀浙之道舍此別無長策惟行軍自有次第必須攻克開化遂安等城乃有赴嚴之路必須畱守婺源華埠等處乃無抄後之虞 臣於

本月初十日奏明。須俟蔣益澧一軍到衢。分途進攻。非過於持重。故事遷延也。實因賊數太多。佔地太廣。動輒以長圍困我。若非左宗棠直擣嚴州。恐衢州終困於長圍之中。若無蔣益澧續進常玉。恐左宗棠亦將困於長圍之中。反覆籌算。不得不審慎而出於此。至鮑超一軍。與賊搏戰於青陽城下。不能遽克。即使克復青陽。而尚有石埭涇縣等城。爲賊所踞。未能遽抵甯國。又安能進援杭州。以臣所聞。蘇常之賊。守禦並未少懈。似尙無機可乘。縱有可圖之機。而左鮑兩軍。隔蘇常各八九百里。必經過江南十數縣有賊之地。前有堅城。後無糧路。將軍心之立潰。實寸步而難行。臣之愚見。必俟左宗棠圍攻嚴州。鮑超進抵甯國。浙事乃有下手之處。此籌辦浙江軍務之大略也。又正月初四日承准十二月十七日 寄諭鎮江逆匪麇聚勢甚危急。都興阿雖經派兵赴援。一時未能擊退。昨據曾國藩奏稱。擬派遣員李鴻章統帶水軍。並陸軍六七千名馳赴鎮江。已諭令照擬辦理。著官文曾國藩迅速會商。如有可籌撥兵勇。卽派妥員統帶交都興阿嚴密布置等因。欽此。又正月初八日承准十二月二十一日 寄諭翁心存奏力保通泰克復蘇常。請飭派一素能辦賊之員馳赴通泰。由江陰常熟進擣蘇常。宋晉

則請飭都興阿選派勁旅由常熟丹陽等處分道進攻並先期約會薛煥派員激勵義團隨同勤賊其單開各條尤爲周密卽著曾國藩都興阿薛煥按照所奏各情悉心會商曾國藩能否派員前往都興阿薛煥應如何會合進兵均著迅速籌辦以慰民望以紓朕南顧之憂至用人爲當務之急翁心存等所稱知府周沐潤知縣劉郁膏趙秉鏞博士趙宗建等其才是否足資任用並著曾國藩等確實查明量材差遣等因欽此又正月初九日承准十二月二十六日 寄諭都興阿奏進攻天長獲勝並江甯逆援渡江一摺都興阿所部水陸兵勇本不甚厚揚城實江北要區曾國藩日當通籌兼顧聯絡聲勢前諭令將江南北等處餉需通籌協濟並諭兩淮鹽務派員整頓諒已設法經理若得此巨款不必專仰給湖北江西餉項自可裁汰疲弱添募新勇撥給都興阿統帶以固揚防門戶至上海關稅每歲可得數百萬兩尤爲餉源所自出該大臣前奏派兵數千人駐守殊未籌及進攻之策昨因諭曾國荃統帶老勇八千名赴滬以爲力保該大臣餉源起見且可進規蘇常現江浙徧地賊氛江南只有鎮江一隅爲進兵適中之地該大臣前奏李鴻章水陸各軍著迅速調撥布置起程抵鎮後卽飛速馳奏遲

則此著又恐落後。該大臣身任統帥事，非越俎亦無旁貸，不必稍避嫌疑。總期於事有濟。江浙等處軍務，朕惟曾國藩是賴。所有一切布置情形，即著迅速覆奏。等因。欽此。又承准正月初七日 寄諭：現在賊勢趨重鎮江，而金陵、蘇常各匪復圖竄擾江北。李鴻章所統水陸各軍六七千人，如能早行趕到，不獨鎮城可資保衛，亦可壯江北聲勢。著曾國藩催令該員迅即起程，無稍遲緩。等因。欽此。臣查翁心存所奏請 臣派員馳赴通泰，乘虛由江陰常熟進搗蘇常，如或不能，則力保裏下河數百里沃壤，遏賊北趨。宋晉所奏請都興阿派兵由靖江泰興分進江陰常州各條，均屬詳慎周妥。惟都興阿一軍須先肅清江北，俾後路無牽制之虞。現聞天長六合均經克復，江北僅浦口江浦兩城。如即乘勢攻克，上可通曾國荃無爲運漕各軍之氣，下可聯袁甲三臨淮滁州各軍之援。則江北片段旣成，根基旣固，然後會合上下游，分路規取南岸，方不致凌躐無序。自古江南用兵，以鎮江爲險要。目前局勢，鎮江尤屬必爭之地。若圖金陵，則俟鮑超一軍攻克甯國後，由東壩漂陽進，而鎮江卽出兵會之。若圖蘇常，則俟揚州一軍肅清江北後，由靖江泰興進，而鎮江亦出兵會之。是以 臣前奏李鴻章統帶水陸下駐鎮江，原

爲將來進取地步。惟鎮江現有馮子材黃彬等軍。如果扼守得力。不須添換。李鴻章或移駐通泰。或駛往上海。應俟該員抵鎮後。察看情形。再行具奏。其兩淮鹽務。亦可就近與喬松年設法整頓。但江運未通。未必卽有鉅款可指。現催令該員趕緊募練淮勇。並酌撥湘軍數營。如有火輪夾板船可雇。卽由水路前進。否則陸師緣北岸前進。二月杪當可成行。曾國荃新勇募到。擬進攻巢縣和州一路。通下游鎮揚各軍之氣。仍固上游無巢一面之防。未便遠赴上海。顧彼失此。至上海餉源所出。關係亦重。臣已另片陳明聯絡洋人。協力守禦。或派陳士杰一軍赴滬。應俟陳士杰到皖。李鴻章到鎮以後。續行具奏。至松滬現有兵勇疲弱頗多。應酌加裁汰。以節糜費而收實效。上海縣知縣劉郁膏。深得民心。常州府知府周沐潤。才略頗優。並知縣趙秉鎔紳士趙宗建等。均在下游。應交李鴻章察看任用。此籌辦江蘇軍務之大略也。臣才識素拙。仰蒙 聖主信任之專。斷不敢稍避嫌怨。亦不敢坐失機宜。惟江浙賊勢浩大。盡占富庶之要區。廣收官軍之降卒。財力五倍。人數十倍。若非慎以圖之。不特蘇浙難克。卽皖南江西且有疆土日蹙之虞。過求速效。以至僨事。轉非所以仰慰 慈廑。所有遵 旨籌辦江浙軍

務緣由。專摺由驛覆陳。伏祈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遵 旨通籌全局摺 同治元年二月初二日

奏爲遵守 諭旨通籌全局。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四日

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正月十三日奉 上諭曾國藩左宗棠李續宜等均負時望卓著戰功疊經先後簡任督撫畀以重任曾國藩節制四省左宗棠雖簡任浙撫並諭以不必爲地方職守牽制復因皖事孔亟不得已以李續宜移調皖撫原冀合力通籌力挽東南大局現在江浙賊氛恣肆亟應設法進兵早圖恢復拯生民於水火前經曾國藩等奏稱克復漕鎮無爲方冀東征之師可以直下江南乃自去冬以來該督撫等奏報甚稀幾於月僅一至而浙省嚴州紹興甯波杭州等府縣各城迭次報陷蘇省松江上海吳淞口等處警報頻來皖北則苗練與髮逆交乘圍穎甚急賊氛到處蔓延日甚一日朕以冲齡嗣位荷蒙兩宮 皇太后孜孜求治舉賢任能焦勞宵旰日與議政王軍機大臣籌商軍務每於該大臣等奏報到時詳加披覽一切規畫輒深嘉許言聽計從想該大臣等勝算老謀於大局必早有布置惟賊氛日熾而該大臣等

章奏寥寥南服瞻懷殊深厯念現在曾國荃募勇是否到營李鴻章帶兵是否到鎮鮑超進規甯國能否得手多隆阿蔣凝學等軍曾否分攻廬壽楊載福何時可以銷假回營與彭玉麟併圖東下兵貴神速東南之民待救孔急而軍情變幻靡常總宜趕緊辦理其如何通籌全局緩急兼權均著將一切機宜隨時馳奏以紓懸系穎郡關北路之防湖州府海甯州前據該大臣奏稱尙能堅守上海爲餉源所自吳淞口守禦尤要曾國藩左宗棠李續宜等如何布置籌畫萬全之處均著隨時分別迅速馳奏毋再稽延實深殷盼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欽此跪讀之下。悚惕實深。諭旨垂

詢各條。臣於正月初二十二兩次奏報。亦已粗陳梗概。惟以 聖主信任之專。兩

宮 皇太后望治之切。而臣等章奏寥寥。幾於月僅一至。疎遲之罪。夫復何辭。臣

忝列戎行。歷年以來。奏報甚稀。其所以硜硜自守者。蓋亦有故。一則不輕奏。謠傳之言。如近日賈臻奏廬州克復。袁甲三奏巢縣克復。皆因無稽之探報。以爲入告之實據。又或賊蹤水近。預相震驚。輒以十萬二十萬具奏。尤足以惑軍心而誤大計。臣處向不憑探報入奏。不欲以謠傳之詞。淆 朝廷之耳目也。一則不輕奏。未定之事。凡大股悍賊

之來。其始常危險萬狀。能堅忍支持。而後能漸臻安穩。如去歲黃文金之內犯。攻陷七縣。堅持三月。而臣僅彙作四次入奏。去冬徽州之被圍。苦戰九次。堅守彌月。而臣僅彙作兩次入奏。不欲以未定之狀。增朝廷之憂慮也。一則不輕奏預計之說。兵事成敗。難以逆料。咸豐八九年間。江南屢奏金陵指日可克。十年夏間。浙江屢奏嘉興指日可克。厥後皆不能踐言。臣初督兩江之時。奏稱由甯國進兵可達蘇境。厥後甯國失守。至今不能踐言。臣深以爲恥。至近日內臣章奏蒙鈔示。臣處者。或稱援浙之師。可由嘉興直搗蘇州。或稱揚州之師。可由常熟進攻蘇州。皆不量兵餉兩窮之苦。而預計萬不可成之計。臣不欲以預計之說入奏。非特慮大言之難踐。亦恐紛亂朝廷之規畫也。因此三者。每存敬慎之懷。轉蹈遲延之咎。前此文宗顯皇帝御宇。分任其責於封疆將帥。臣猶得以碌碌隨諸帥之後。循愚拙之常。茲值聖皇踐阼之初。微臣尤忝非常之遇。倚任彌重。延訪更殷。欽奉諄諭。自當變更前轍。隨時飛章入告。嗣後擬十日奏事一次。有急則加班具奏。所有此次諭旨垂詢之件。及正月歷奉寄諭垂詢諸事。謹分條一一詳對於後。

一曾國荃新募之勇。據報正月二十前。可以招齊。二十四日自湘起程。由水路東來。二月底可抵安慶。俟到安慶後。卽令其進攻巢縣和州含山等處。能破此三城。則與下游六合揚州。聯爲一片。毫無阻隔矣。楊載福本應於臘月銷假回營。因辰沅賊警逼近。本地官紳請楊載福代守乾州廳城。因此羈延。至今尙無起程確信。臣已二次飛催。囑其於二月回營。張連蘭前因病離營。因徽州被圍。催令力疾就道。卽日將抵安慶。可回徽營矣。一李鴻章一軍。於臘底正初。招募淮勇五營。另撥湘勇數營。趕緊訓練。二月可以成軍。本擬由水路駛赴鎮江。因民船不能直衝賊中。洋船又不肯雇載兵勇。不得已仍須從陸路行走。由巢縣和含賊中經過。前有堅城。後無糧路。亦極可危之道。應俟曾國荃一面圍攻巢含。李鴻章一面傍城衝過。衝至和州以下。則出六合江浦。以達於鎮江。毫無梗阻矣。

一去年攻克無爲運漕東關等處。本可乘勝直搗巢縣梁山。進圖金陵。近日袁甲三一軍攻克天長六合江浦浦口。尤有直薄金陵之機。方今東南糜爛。臣等孰不思直攻者。巢。揜渠掃穴。惟用兵之道。可進而不可退。算成必兼。算敗與其急進。金陵師老無功。而

復退。何如。先清後路。脚根已穩。而後進。所有進兵金陵之次第。以臣愚計之。多隆阿一軍。應俟攻克廬州而後可進。曾國荃一軍。應俟攻克巢縣含山和州西梁山而後可進。袁甲三李世忠一軍。應俟會克廬州守定六合而後可進。都興阿一軍。應俟守定揚州浦口而後可進。彭玉麟楊載福之水軍。應俟攻克裕溪口西梁山而後可進。欲拔本根。先剪枝葉。仍須計算各路游擊之師。數倍於金陵圍城之師。庶幾無撤回之虞。擬即以臣議商之袁甲三都興阿等。是否有當。恭候 訓示遵行。

一 潁州圍城之賊。聞係捻匪與苗黨勾結。志在必得潁郡與壽州霍邱。爲犄角之勢。李續宜業經奏派成大吉蕭慶符兩軍赴潁救援。據報於正月二十六日自霍山起程。惟繞道固始。計程四百七十里。途次無米可買。恐到潁不能迅速。但求潁城堅守月餘。勝保救之於北。成大吉等援之於南。必可立解重圍。李續宜所部之兵。畱三支駐守湖北。分防襄陽德安麻城等處。以兩支赴援潁州。以一支防守六安。此外親兵帶來安慶者。亦無幾矣。

一 謀浙之道。保廣信之糧路。以守衢州。保徽州之後路。以攻嚴州。舍此二者。別無良策。

臣已兩次具奏在案。目下左宗棠駐紮開化境內。正月十七日在篁岸獲勝仗一次。二十日在馬金嶺等處獲大捷一次。即日進攻遂安等縣。係從衢嚴之間下手。惟徽州歙績二縣。羣賊又復麇聚。我方圖入浙境。賊乃圖犯江皖。春夏間必戰爭不休也。湖州海甯。久無信息。鮑超圍攻青陽未下。不能遽及甯國之境。又豈能遙通湖州之信。昨奉

寄諭。垂念趙景賢飭赴福建糧道之任。朝廷愛才之心。薄海臣民。聞之生感。特無如音問難通。徒深憂灼。

一江蘇軍務。自寶山奉賢南匯川沙失守後。上海已岌岌可危。至今月餘。歸然幸存。蓋髮逆畏忌西洋。不敢驟樹大敵。而目下情勢。舍借助洋兵。亦實別無良策。臣於二十一日。曾經附片具奏。上海僻處東隅。論籌餉。爲要區。論用兵。則爲絕地。假使無洋人相助。髮匪以長圍裹我。官兵若少而弱。則轉瞬又成坐困之勢。若多而強。則不宜置此無川之地。再四思維。不得所以保全之法。擬仍借洋人之力。開誠布公。與敦和好。共保人財。將來果派何軍協同防守之處。應俟李鴻章到鎮。陳士杰到皖。再行察看奏明辦理。以上各條。均係近日。論旨下問之件。有業經具奏者。有未及詳陳者。理合一併臚

舉。仰慰 慈廬。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遵議安徽省城仍建在安慶摺 同治元年二月十二日

奏爲遵 旨籌議。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咸

豐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奉 上諭有人奏咸豐三年賊陷安慶並未據守自周天

爵等奏請改建省會於廬州賊窺安慶無備始圖占踞遂致全皖糜爛查安慶古稱重

鎮若省會改於廬州非惟於皖南鞭長莫及亦距江較遠無從設防今幸安慶克復應

將安徽省城仍建該府並宜添設提督統轄水陸各營其江西九江鎮卽就近歸新設

安徽提督節制查福建廣東兩省均設有水陸提督現在江防較海防吃緊可否於該

二省內裁併一缺移設安慶則兵餉均無須另籌等語賊匪據有長江之險以致江皖

糜爛現在安慶克復亟應整頓江防所稱安徽省城仍應建於安慶巡撫藩臬如前駐

紮並設立提督統轄水陸官兵九江鎮併歸節制則聲勢聯絡江防更爲周密均不爲

無見卽著曾國藩彭玉麟毓科就現在地方軍務情形悉心籌畫會同妥議具奏至所

請於福建等省裁缺以資移設之處應俟該大臣等覆奏到日再降諭旨等因欽此仰

見 皇上矚懷南服。慎重江防之至意。臣查安徽一省。跨乎大江。江以北四府四州。江以南四府一州。安慶府城。處濱江。適中之地。實爲形勢所必爭。咸豐三年。安慶城陷。江面悉爲賊有。千艘往來。飄忽莫測。官軍無一舟一筏。可以應敵。周天爵等請以省城改建廬州。係屬一時權宜。舍此亦別無自全之策。是年臘月。廬州復陷。官軍屯於郡北。定遠一帶。於是合肥以南之州縣。盡淪於賊。而皖南中隔大江。賊氛徧布。文告梗阻。巡撫不復能過而問焉。咸豐四年。諭旨令徽甯等屬。暫歸浙江巡撫兼轄。廷臣因上疏請仿前明南贛鄖陽之例。設立皖南巡撫。

文宗皇帝。飭吏部核議。不設巡撫。而稍重皖南道之權。令其仿照臺灣道例。專摺奏事。另添皖南總兵一員。數載以來。皖南道一缺。例由兩江督臣保薦。皖南之錢糧刑名。不隸藩臬。奏報不歸巡撫。儼若另爲一省。而皖北撫藩等官。散處於穎壽臨淮泗州等處。幾無定所。公事廢閣。號令紛歧。改建省城之弊。此其明證。現在安慶已復。江路疏通。欲辦蘇浙之賊。必自力圖皖南。始欲辦皖南之賊。必自守定安慶。始。臣愚以爲宜如原奏所請。安徽省城。仍應建於安慶。巡撫藩臬。如前駐紮。庶足以資控制而一事權。至所稱設立提督。統轄水陸官兵。江西九

江鎮就近歸安徽提督節制一條。查水師陸兵判然兩途。猶耕織皆所以資生。而不能使一人而治兩業。安徽壽春鎮所轄。向係羣捻出沒之地。皖南鎮所轄。又係萬山叢雜之區。皆與江防毫不相涉。應請仍歸安徽巡撫節制。江西九江鎮所轄。如撫州建昌等處。距大江六七百里。亦係陸路專政。應請仍歸江西巡撫節制。該兩省巡撫。向兼提督銜。均應遵守舊章。無庸更改。至江防局面宏遠。事理重大。臣愚以爲應專設長江水師提督一員。目下大江水師。歸彭玉麟楊載福等統率者。船隻至千餘號之多。礮位至二三千尊之富。實賴逐年積累成此鉅觀。將來事定之後。利器不宜浪拋。勁旅不宜裁撤。必須添設額缺若干。安插此項水師。而即以壯我江防。永絕中外之窺伺。其提督衙門。或立安慶。或立蕪湖等處。自提督而下。總兵應設幾缺。副參以至千把。各設幾缺。暨分汛修艦各事宜。統俟諭旨允准之日。再由吏兵等部詳覈議奏。臣等如有所見。亦必續行奏咨。畧參末議。至俸薪口糧修補船礮等項。當於長江酌留釐卡數處。量入爲出。不必另由戶部籌款。其福建廣東原設水師提督。似不必遽議裁缺。轉致疎防。所有遵旨籌議緣由。謹會同安徽巡撫臣李續宜。署江西巡撫臣李桓。恭摺覆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遵 旨議覆請派員辦廣東釐金摺 同治元年三月初八日

奏爲遵 旨議覆並請 欽派大員督辦廣東釐金。接濟浙江安徽江蘇三省軍

餉。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二月初五

日奉 上諭前據官文奏議覆侍郎宋晉條陳湖北等省會籌東征請飭薛煥會議

會諭該撫等悉心妥籌尙未據會商覆奏茲據御史朱潮奏統籌東南大局一摺據稱

湖北等省全境肅清四川廣東亦底安靖請飭湖北等省出師會剿四川廣東協餉兵

事實之會國藩餉事則派督撫大員一人督催各路征輸專司饋運等語覽其所奏與

現辦情形均屬不相符合會國藩節制江浙等四省已屬不遑兼顧若再令總制湖北

湖南福建兵事則運籌決策瞬息千里亦恐緩急機宜不能遙制督撫辦理糧台從前

乾隆年間曾有是例此專爲出師一路而言若自兩楚下至閩省相去數千里卽因督

撫事權較重專司饋運亦恐呼應不靈湖北湖南邊境尙未解嚴江西福建逼近鄰氛

自顧門戶尙虞不足豈能分兵會剿四川軍務未靖本省餉項頗形支絀廣東疊諭撥

解左宗棠等軍餉爲數已屬不少該御史所籌補救之方尙不離書生之見惟軍務至重不妨兼聽並觀以廣進言之路且現在東南大勢賊合而我分兵單餉絀動爲牽制亦屬實在情形著官文曾國藩嚴樹森毛鴻賓沈葆楨慶端徐幹酌量情形於軍務積弊如何挽救其言是否可採遇便覆奏不必因有旨飭籌稍涉遷就也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好問察言於剖晰精嚴之中仍寓虛衷博訪之意 臣維東南寇氛蔓延日久皖南池甯二府十室九空人爭相食皖北廬鳳等處白骨蔽野田地荒蕪蘇浙兩省蹂躪亦復相類生靈之塗炭深矣 聖主之憂勞極矣爲封疆將帥者孰不思掃蕩逋寇一解倒懸况 臣膺茲艱鉅委任尤專豈敢稍涉推諉更分畛域無如賊之占地過廣股數太多 臣之兵餉兩絀才智太短受 命兩年至今無一兵達於蘇境圖皖年餘亦迄無一旅進攻甯國分內之事不克自效清夜以思愧悚汗下至浙江軍事左宗棠苦戰衢嚴獨任其難 臣不克分兵往助趙景賢困守湖州堅貞蓋世 臣不克設法往援徒有兼轄之名並無統籌之實前此欽奉正月二十三日 諭旨仍令 臣節制四省毋許再行固辭本不敢嘵嘵瀆奏茲因御史朱潮奏請六七省兵事責成一入 臣旣

懷大名不祥之懼。彌觸隱微抱疚之端。竊計蘇杭安徽糜爛若此。以一人而辦一省之賊。無論如何大才。如何竭力。但覺其不足。不見其有餘。況以臣之愚陋。承乏兩江。時虞隕越。安能兼顧浙江。安能更及兩湖福建。該御史朱潮所稱數省兵事。責成一人之處。固無庸議。倘蒙 聖主鑒 臣愚悞。並收回節制四省之 命。俾 臣專力本職。稍釋神魂之震懼。尤感 聖慈之曲盡矣。至朱潮所稱四川廣東協餉。派大員一人督催饋運等語。其事雖難以盡行。其議則實有可采。上年侍郎宋晉五省會勦一疏。亦係兵餉通籌。與朱潮大致相同。臣查四川內患未平。本省支絀。自難協濟外省。卽將來蜀賊蕩平。尙當先協雲南之餉。不能遽及江浙之遠。惟廣東最號殷富。其財力爲東南之冠。其地勢亦宜供江浙之餉。天下之大利。除丁漕正賦外約有四宗。曰海關。曰鹽場。曰富戶勸捐。曰市鎮抽釐。他省或據其一。或據其二三。惟廣東兼四者而有之。而粵鹽一宗。行於江西湖南者。侵灌淮南之引地。佔奪江蘇之大利。卽樂桂埠商孔廣縉一戶。七八年來。擁賞百萬。他商之殷實。可以類推。官項之贏餘。亦可想見。而淮課因之全失。粵課並未稍增。釐金一宗。如佛山韶關肇慶等處。著名繁富。咸豐十年間。巡撫耆齡於韶關

後設一新卡。未及一年。收稅至五十餘萬。藩司周起濱議於肇慶府河設卡。每年亦得四十餘萬。此外鉅鎮大卡。不一而足。至於海關一宗。粵海稅項。遠出各口之上。捐輸一宗。粵東富室。亦非各省所及。斯中外所共見共聞者。若使經畫得宜。但於四宗之中。得其一宗。即可養數萬之兵。勦浙江之賊。溯查庚申五月。臣奏請以江西之釐金。充巨營之軍餉。兩年以來。臣軍賴此無飢潰之憂。似可援以爲例。合無籲懇 天恩。采納朱潮之議。 特派二三品卿一人。馳赴廣東。駐紮韶關。辦理通省釐金。專濟蘇浙安徽三省餉項。乾隆年間。新疆用兵。曾派大學士黃廷桂駐紮肅州。綜理兵餉。此次江浙軍務。較新疆尤爲重大。卽派六部卿貳銜 命使粵。專督釐餉。亦不爲過。如蒙 俞允。臣當奏派賢員。熟悉釐務者。隨同星使前赴粵東。設卡抽辦。韶關距江西甚近。臣當與該使 臣往返函商。務使籌兵籌餉。一氣呵成。或繼或贏。隨時斟酌。廣東官紳。有設立私卡者。使 臣會同 臣處奏參。州縣有暗中阻撓者。亦卽奏咨參撤。凡釐務所得之餉。先解浙江軍營。左宗棠新任浙撫。無尺寸之完土。無涓滴之餉源。蔣益澧等到後。尤覺無米爲炊。若以廣東釐金濟之。則前此奏准之協浙月餉十萬兩。卽在此中抵除。其次則

解安徽軍營。巨處如鮑超一軍。欠餉八個半月。曾國荃一軍。欠餉近九個月。徽州各軍。欠七個月有奇。急思早得粵餉。一清積欠。李續宜添募新營。亦當另籌接濟。袁甲三久處窮困。亦應量爲津貼。方足以馭強將而撫飢軍。又其次則解江蘇軍營。聞上海出款太多。虧累甚鉅。鎮江揚州兩台。亟須另籌協餉。其廣東應解紅單艇船之費。亦可於此中抵除。由臣咨商韶關使臣。察各軍之緩急。定撥解之多寡。其運解之法。或由贛州送至江西轉解。或由輪船搭至上海轉解。均聽韶關使臣察酌辦理。其廣東本省應用之項。與夫京款協款。該省除正賦外。尙有海關鹽務捐輸三大宗。儘足以資周轉。不許挪移各卡釐金。以清界限。數載以來。部庫空虛。從無京餉解軍之事。若特簡京卿督辦粵餉。則與自京解出者無異。實惠及於士卒。利權操自朝廷。疆臣守其土地。不得私其貨財。於論旨挽救積弊之道。或亦不無小補。所有遵 旨議覆緣由。謹繕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籌議借洋兵勦賊摺 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

奏爲遵 旨籌議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元年三月初七日承准

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二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上海被匪窺伺勢不能不借洋人之力協同守禦曾國藩亦曾奏及至規復蘇浙失陷地方自應別籌良策前據薛煥奏稱江浙紳士殷兆鏞等呈請借助西兵規復蘇常各屬城池當以該紳士等情殷桑梓或非無見諭令薛煥酌度情形辦理茲據恭親王等奏稱江浙紳士潘曾瑋帶同浙人龔橙復由滬航海來京訴稱鄉閭被陷懇請借用英法等國官兵速籌規復已諭令總理衙門向各該國駐京公使籌商惟上海爲洋人通商之地借助尙屬有辭若攻剿內地賊匪輒欲用外國兵力揆度洋人情形雖不至遽有他慮而軍行餉隨一切供應之煩亦恐萬難撙拄以該紳士等情詞懇切固難重拂輿情亦須顧全國體此事是否可行卽著曾國藩悉心籌酌迅速馳奏等因欽此又奉三月初二日 寄諭近復據英法兩國駐京公使聲稱賊匪與洋人構衅此時在滬洋人情願幫助官軍勦賊並派師船駛往長江協同防勦等語洋人性情堅執若因我兵單薄借助於彼勢必多方要挾今該洋人與逆匪仇隙已成情願助勦在我亦不必重拂其意自應姑允所請作爲牢籠之計至該兩國師船駛入長江以後作何舉動卽著曾國藩都與阿查探情形分別

隨時馳奏如該洋人實係與逆匪尋仇並無他意則事機難得該大臣等務當飭令沿江上下游師船與該洋人聯絡聲勢冀收速效並當加意拊循使其樂於助順毋令再爲賊匪所誘此實因勢利導一時權宜之計諒該大臣等定能悉心體會妥爲駕馭也等因欽此竊臣才識庸愚謬膺重寄。命二載不能早籌一旅。達於蘇境致蘇省紳士迫於火饑水深爲此不擇之呼籲。皆臣治軍無狀之咎。誠使商借洋兵。即能救民之難。蓋臣之愆。豈非至願。然臣前此奏稱助守上海則可。助勦蘇常則不可者。蓋亦有故。回紇助唐收復兩京。當時亦賴郭李諸軍。挾與征戰。縱主兵未必優於客兵。要自有爲之主者。與之俱進俱退。偕作偕行。以今日之賊勢。度臣處之兵力。若洋人遽爾進攻金陵蘇常。臣處實無會勦之師。如其克復城池。亦尙難籌防守之卒。上游如多隆阿鮑超曾國荃諸軍。各當要地。萬難抽動。下游如李鴻章一軍。甫抵上海。新集之卒。祇堪自守。不能遠征。反復籌維。竟無大枝勁旅。與之會勦。假使轉戰內地。但有西兵而無主兵。則三吳父老方逆。王師而慰雲霓之望。或覩洋人而生疑懼之情。至臣職分所在。實有專歸。譬之人家子弟。應試科場。稍能成文。而倩人潤色。猶可言也。若旣不能文。又

不入場。徒倩鎗手頂替。則無論中式與否。而譏議騰於遠近。羞辱貽於父兄矣。臣所處之位。與報名應試者無異。專借西兵。與倩人頂替者無異。故他人但作事外之議論。而臣則當細思事中之曲折。既以借助外國爲深愧。尤以無兵會勦爲大恥。論旨以洋人與逆匪仇隙已成。情願助勦。在我亦不必重拂其意。臣處搜獲僞文。亦知金陵洪逆。詞意不遜。與洋人構衅甚深。在洋人有必洩之忿。在中國爲難得之機。自當因勢利導。彼此互商。嘉其助順。聽其進兵。我中國初不干求。亦不禁阻。或乘洋人大舉之際。我兵亦諸道並進。俾該逆應接不暇。八方迷亂。殆亦天亡粵逆之會也。惟地形有遠近。兵勢有次第。仍請 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英法公使。目前若進攻金陵蘇常。臣處尙無會勦之師。庶幾定議於前。不致貽譏於後。其或蕪湖梁山一帶。官兵戰守之處。恰與洋兵會合。臣當謹遵 諭旨加意拊循。勝必相讓。敗必相救。不敢稍乖恩信。見輕外國。上煩 宸廑。所有遵 旨籌覆緣由。謹繕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議覆兼講通商大臣摺 同治元年六月初六日

奏爲遵 旨籌議。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九日承准議政

王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十七日奉 上諭前因薛煥熟悉外國情形諭令以頭品頂

戴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並疊諭將洋人協勤諸事會商新署巡撫李鴻章妥爲經理
茲據薛煥奏南洋通商各口事隸將軍督撫監督辦理若專設大臣統轄地方較多艱
長莫及事勢亦多格礙該大臣稽察稅務多屬具文而一切辦公經費以及書吏差役
等項經費均需添設糈祿虛糜於事無益請卽裁撤各歸本省督撫將軍經理並片陳
長江通商事屬創始必須平時動望隆重乃能警服遠人請於官文會國藩特簡一員
兼領其事各等語南洋通商大臣本係道光年間經考英等議定設立以爲交涉事件
在外商辦之計迨英法各國公使駐京後一切緊要之件均由總理衙門辦理其餘關
稅事務則由管關之監督道員會同各國領事官經理仍由該省將軍督撫稽察已足
以資控馭上海雖爲各國匯集之所而所設祇有領事官若該道辦理得宜巡撫妥爲
稽察則諸務已有責成所請裁撤之處洵爲因時制宜欽差大臣本係改爲兩江總督
兼攝會國藩威望遠著爲外國人所警服長江通商事務由該大臣經畫自能措置合

宜惟前因會國藩辦理軍務在江面布置所夕不遑若再任以通商事務非所以示體諒現在江面肅清應如何妥爲兼籌之處卽著酌量情形迅速具奏薛煥所稱南省宜以督撫兼領其駐紮之地須離洋人稍遠辦理方可順手倘李鴻章駐鎮以後能否兼顧無誤會國藩從前曾經議及並著一併詳籌奏聞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循名責實。因時變通之至意。臣才識凡庸。於西洋通商事宜。尤未諳究。第就各省海口論之。則外洋之通商。正與內地之鹽務相同。通商係以海外之土產。行銷於中華。鹽務亦以海濱之場。產行銷於口岸。通商始於廣東。由閩浙而江蘇。而山東。以達於天津。鹽務亦起於廣東。由閩浙而江蘇。而山東。以達於天津。通商之有五口大臣三口大臣。猶鹽務之有兩淮鹽政長蘆鹽政也。通商之有監督。關道。猶鹽務之有運司鹽道也。通商之綜匯於總理衙門。猶鹽務之綜匯於戶部也。通商惟長江交易最廣。以漢口爲都會。亦猶鹽務惟兩淮引地最廣。以漢口爲都會也。今薛煥請裁南洋通商大臣。歸併地方。亦猶道光十年陶澍請裁兩淮鹽政。歸併總督也。以南洋之廣。設一大臣。統轄江楚蘇浙閩粵六省數千里之遠。薛煥所稱鞭長莫及。誠屬實在情形。所有廣東福建浙江三省。應遵

此次諭旨。卽由監督道員經理。將軍督撫稽察。已足以資控馭。至長江深入腹地。路遠事繁。臣竊以爲當分別辦理。自輪船入鄂以來。洋人蹤迹。幾徧沿江郡縣。或傳教於僻壤。採茶於深山。違一言而嫌隙遽開。牽一髮而全神俱動。關道以洋人恃其凶橫。而不敢誰何。督撫以洋務非其專責。而不肯深究。勢必至睚眦小忿。皆取決於總理衙門。道途太遠。後患孔長。且立法之初。當規久大之計。柔遠之事。必擇專精之人。今日求一二精於洋務者。尙難其選。而謂此後數十年。沿江兩督四撫。一一求精於洋務者而爲之。豈可得哉。臣愚謂此缺。似不可裁。宜改爲長江通商大臣。專辦濱江四省中外交涉事件。或駐鎮江金陵。或駐漢口九江。添設官屬書役若干。廉俸經費若干。應請

敕下總理衙門。會同該部核議。其漢人洋人之大小詞訟。存滬在鄂之正子各稅。何者由通商大臣專決。何者歸總理衙門核覆。亦應與駐京公使熟議。其北洋三口通商。事同一律。均宜討論職掌。永定章程。區區愚見。蓋爲數省計久長。非爲一人圖推諉也。至兩江總督一缺。統轄三省文武。兼管漕河兩端。鹽務又其專責。卽在承平之際。幹濟之才。已覺竭蹶不遑。況以微臣迂鈍之質。又值髮逆糜爛之餘。夙夜憂懼。顛躓實在意

中不敢因偶爾之戰勝。偷來之虛名。遂自忘其醜陋。軍務未竣之前。臣實不能兼辦通商事件。署撫臣李鴻章資望尙淺。軍事方殷。亦於洋務不甚相宜。伏求 皇太后

皇上曲賜鑒諒。臣等幸甚。偷蒙

天恩。另設長江通商大臣。則所轄地方。有關

涉洋務者。臣仍當悉心籌畫公家之利。知無不爲。昔年兩淮鹽政未裁之前。江督亦有緝私督運之責。湖廣亦有查引督銷之責。今於通商推其意以行之。官文總理於上游。臣則稽查於下游。不敢因別有專員。遂爾置身事外。上負 聖主委任之意。所有遵

旨迅速籌議緣由。恭摺由驛六百里覆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議覆調印度兵助勦摺 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奏爲遵奉 諭旨妥議具奏事。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九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

寄五月十七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據崇厚函稱詢據英國領事官吉

必勛聲稱青浦嘉定二城髮逆大隊湧至華爾察看情形難以抵禦現在退回上海休
息有另調印度兵來秋間大舉之說崇厚擬請許其與兵約其助勦以收有用之效該
王大臣等慮及外國兵入內地攻勦不特得一處代守一處足爲中國腹心之患即得

一處焚燬一處如嘉定青浦二城亦實爲地方瘡痍之災東南蹂躪不堪何可再受外兵之擾請飭曾國藩等於外國兵未到之先激勵三軍將蘇杭要地先行收復否則設法防範或與印度兵同力合作不致滋擾等語借兵助勤之議疊經曾國藩等先後覆奏僉稱有害無利前因上海吃緊英法兩國幫同戰守是以姑示羈縻未經阻止該兩國與髮逆仇隙已深若徑調大兵分路進攻翦除髮逆固屬大快人心惟若盡如嘉定青浦之勢則利不償害且恐守以西兵運掉不能由我爲患曷可勝言現在江南之師連克名城已成破竹之勢曾國藩函致總理衙門擬令黃翼升統帶水師由松滬直入太湖以爲進兵之路甚合機宜著該大臣即乘此聲勢督飭各軍進逼金陵迅圖克復李鴻章將上海事宜布置後亦即趕赴鎮江由句容一路會師進剿兩路夾攻可期得手若金陵旣拔則蘇常勢必瓦解官軍可一鼓成功各要地均爲我有自可杜外國覬覦之心卽屆時調兵前來見我兵旣已得手則無所更用彼力自必廢然思返萬一金陵尙難遽拔而印度大隊已到應如何豫籌兵勇以備臨時會同攻取不致授柄於彼之處著曾國藩等會商妥議總期防患未然免致臨時失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摺

片均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六月初九日復奉五月二十五日 寄諭近聞洋人因

官軍近取金陵。擬撥撥輪船前來助勦。好勝爭功。是其故態。若必待西兵會勦。將來攻克金陵。後必啟其輕視之心。該大臣等務當激勵各軍。乘此破竹之勢。進逼金陵。迅圖克復。毋令洋人以助勦爲名。轉致另生枝節等因。欽此。伏查咸豐十年十月蒙 先

帝垂詢俄法兩國助勦之事。臣覆奏以爲當許其來助。而緩其師期。本年三月蒙

諭旨垂詢英法兩國助勦之事。臣覆奏以爲同防上海則可。借攻內地則不可。洋人若先攻蘇常。臣處無會戰之師。若克復城池。臣處亦無派守之卒。定議於先。或不致責怨於後等情。奏明各在案。茲復欽奉 諭旨。以印度兵來秋間大舉。飭令會商妥議。臣

函商左宗棠李鴻章等。據左宗棠復函云。青浦嘉定二處髮逆麇至。夷兵遽遁。夷人之畏長毛。亦與我同。委而去之。真情畢露。斷無起印度之兵助剿此賊之事。粵人借助勦爲圖利之計。借起兵爲解嘲之詞耳。兵頭縱有此意。國主未必允許。印度縱有兵來。其數未必能多。據李鴻章覆函云。官軍自二十一日虹橋大捷之後。洋兵待我兵敬禮有加。提督何伯來營會晤。詞意和順。然窺其中若有不足者。青浦嘉定之退。不免羞恚。自

云須八月後調大英兵來恢復青嘉。該提督始能回國。並無調印度兵來之說。臣查西人天性好勝。睚眦小忿。不肯甘休。青浦嘉定之挫。既羞見侮於髮逆。尤慮見輕於天朝。其興兵前來報復。係屬意中之事。惟英法舊例。兵謀會議於衆國。兵費征斂於衆商。非一人所能爲主。青嘉一退之羞。不至遽觸大衆之怒。國主未必因此而大舉。商賈未必因此而加征。其兵數必不甚多。亦可懸揣而知。崇厚既有所聞。似宜由總理衙門與駐京公使查詢確實。然後申大義以謝之。陳利害以勸之。中國之寇盜。其初本中國之赤子。中國之精兵。自足平中國之小醜。姑無論本年春夏連克二十餘城。長江上下。肅清三千餘里。髮逆無能久之理。吳越有可復之機。即使事機未順。賊蹤未衰。而中華之難。中華當之在。皇上有自強之道。不因艱虞而求助於海邦。在臣等有當盡之職。豈輕借兵而貽譏於後世。此所謂申大義以謝之也。粵匪行徑。本屬無賴之賊。青嘉兩城。尤屬至微之事。英國若徵印度之兵。爲報仇之役。多調則勝之不武。少調則不勝爲笑。徒使印度軍士支領英國之餉銀。蹂躪中國之土地。上不利於國王。下不利於英商。不如早議息兵。俾松滬免無窮之擾。即英法省無窮之費。此所謂陳利害以勸之也。斯

二者總理衙門與駐京公使委曲商榷如俱不見聽則亦別無阻止之法仍當先與議定西兵進攻內地臣處無會勦之師若克城池臣處無派防之卒區區鄙見不得不重言申明至於設法防範殊乏佳策洋人語言不通風俗迥異彼以助我而來我若猜忌太深則無以導迎善氣若推誠相與又恐其包藏禍心觀於漢口焚船等案片言不合戎事立興嫌衅一開全局瓦裂臣始終不願與之會勦者蓋亦籌之至熟與其合而復離不若量而後入倘我軍屯駐之處彼亦不約而來寔偪處此臣當諄飭部曲平日則言必忠信行必篤敬臨陣則勝必相讓敗必相救但有謙退之義更無防範之方吾方以全力與粵匪相持不宜再樹大敵另生枝節庶幾有容有忍宏濟艱難愚慮所及不審有當萬一否所有遵旨妥議緣由理合會同浙江撫臣左宗棠江蘇撫臣李鴻章恭摺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請簡親信大臣會辦軍務片 同治元年閏八月十二日

再大江南岸各軍疾疫盛行臣於八月二十九日附片具奏在案近日秋氣已深而疫病未息甯國所屬境內最甚金陵次之徽州衢州次之水師及上海蕪湖各軍亦皆厲

疫繁興。死亡相繼。鮑超一軍。據初二日開單稟報。除已痊外。現病者六千六百七十人。其已死者數千。尙未查得確數。甯國府城內外。尸骸狼籍。無人收埋。病者無人侍藥。甚至一棚之內。無人炊爨。其軍中著名猛將。如黃慶伍華瀚等。先後物故。鮑超亦染病甚重。合營將領。因其關係至大。一面稟明。臣處一面用舟送鮑超至蕪湖養病。張運蘭一軍。駐紮太平旌德等處。病者尤多。卽求一繕稟之書。誠。送信之夫役。亦難其人。張運蘭送其弟之櫬至祁門。亦自患病。尙難回營。皖南道姚體備至嶺外查閱一次。歸卽染病不起。臣派營務處四品卿銜甘晉至甯國一行。現亦染病回省。楊岳斌自揚州歸來。亦抱重病。天降大戾。近世罕聞。惡耗頻來。心膽俱碎。若有大股賊匪。撲犯甯國旌太等處。鮑超張運蘭兩軍。不特不能出隊迎戰。並不能堅守城壘。不特不能堅守以待外援。並不能預逃以待再振。若撲犯金陵徽州。亦深恐病者太多。戰守皆無把握數。年來千辛萬苦戰爭之土地。由尺寸而廣至數百里。倘有疎虞。何堪設想。若皖南藩籬一壞。則江西內地空虛。毫無足恃。輿言及此。憂心如焚。而皖北苗捻兩患。時時可慮。袁甲三李續宜皆將回籍。唐訓方新來。諸事且萃於微臣一人之身。疾疫之災。旣如彼。責任之重。又

如此。臣自度薄德不足以挽厄運。菲才不足以支危局。譬諸擔夫。力能負百斤者。增至百二十斤。則汗流而蹙。增至百五十斤。則僂蹠矣。臣力本不勝百斤。今且增至數十倍之重。僂蹠不足惜。偷遂貽誤大局。敢不祇懼。合無籲懇

皇太后

皇上天恩。

簡派在京親信大臣。馳赴大江以南。與臣會辦諸務。分重大之責任。挽艱難之氣數。臣具有天良。斷不敢稍存推諉。致誤戎機。今年軍事甫順而疾疫流行。休咎之徵。莫可推測。中夜默思。惟求德器遠勝於臣者。主持東南大局。而臣亦竭力經營而左右之。庶幾補救於萬一。區區愚忱。伏乞

聖慈垂鑒訓示。謹奏。

覆陳皖北軍情並察度苗練摺

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七日

奏爲欽奉

諭旨恭摺稽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閏

八月十二日奉

上諭。僧格林沁現飭富和並添派之翼長全順會同恆齡卓明阿

馬隊駐紮永城一俟永亳一帶積潦漸消道路可行。即行相機進剿。亳州捻巢該捻等股迭經痛剿。一經直搗老巢。勢必窮思鋌走。若令東西分竄。官軍移向各路。往返追賊。又繞路回巢。官軍又復回攻。必致往來周折。爲所牽制。此等情形。總當預爲籌畫。謀定後

動方免臨時互相推諉貽誤事機僧格林沁現在夏邑將由北路進兵將來各路約齊會勤之時賊如竄往北路自應即由該大臣撥兵追勤其賊竄西路應由唐訓方撥兵追勤賊竄東路應由吳棠撥兵追剿賊若南竄即行三路合力追勤均著各專責成先期妥爲布置毋得臨事觀望遷延自干罪戾其毛昶熙所部駐紮營廓等處勇營併著僧格林沁酌量隨同官軍應由何路進攻妥爲調遣楚軍應由南路進攻其西路賊竄責令追勤是否足敷分撥有無窒礙難行之處唐訓方署理撫篆甫莅皖軍於進兵情勢未知能否洞悉旣據僧格林沁將督催楚軍進勤捻巢各情移咨曾國藩酌量調度即著妥爲籌議並將駐紮穎郡楚軍道員蔣凝學是否堪以統帶抑應添派得力提鎮大員督率之處一併妥籌兼顧並一面咨復僧格林沁辦理吳棠駐軍清淮籌防裏下河一帶於亳州東路靈宿等處亦恐相距稍遠黃開榜派赴徐州代領田在田一軍應令如何酌量進紮袁甲三尙駐臨淮其於亳捻東路防勤應與吳棠等如何各分沉地合力進攻之處均當預爲籌定總之各路責成均須嚴密部勒方能及時同心戮力聲勢聯絡著該大臣等會同詳悉商酌盡善迅即奏聞鄭元善現赴河洛督辦西路勤匪

所統各軍雖難卽時撤回助勤惟毫捨如由西北兩面竄走均係豫境卽著鄭元善毛昶熙嚴飭各屬文武官紳率領兵練協同官軍悉力防勤如有賊由何路竄逸不能實力堵禦該地方官吏與帶兵將領厥罪維均苗沛霖反覆再三其叵測情狀天下聞知目前歸正仍恐其首鼠兩端第以勝保赴陝失所據依兼之畏懾楚師之威始將壽州正陽等處釐卡交出姑且就我羈縻僧格林沁以現當勤捨吃緊之際勢宜恩威並用示以不疑用之剿賊賊平之後苗練勢孤自必霽除傲慢且使苗練安帖則蔣凝學所領楚軍便可專力與僧格林沁之軍合力各由南北進剿捨巢以期得力所籌自是不爲無見此次苗沛霖因僧格林沁札諭該練欲用之勤捨乘機具稟申訴揣其意一則欲借僧格林沁聲威抑制李續宜撤去楚師使彼得以逞志一則欲借勤捨之名冀僧格林沁奏准仍復還其前次占踞之利藪一面之詞毫無情理而陰鷲之謀時流露於意言之表苗沛霖如果能帶練勤賊爲國出力朝廷屢經明諭貫其既往予以自新該大臣等何難待之坦白盡釋猜嫌但必須其實心實力悔罪歸誠有殺賊攻城之實據方可加之信任若仍心跡闇昧或陽爲助勤而仍與賊陰相結納或第欲冒官練之名

以脅制民圩希圖煽惑漸成尾大不掉之勢其居心行事朝廷亦必洞見肺肝諒該大臣等亦斷不以欲資其力稍涉遷就致爲所惑而忘後患著僧格林沁會國藩等會同察度妥籌萬善正陽等處釐卡旣已交出即該練等果隨同奮勦賊心跡已明會國藩等並當籌給餉需至壽州正陽關等處利源所在斷不得令該練等藉詞餉需再圖侵佔前次逆首陳玉成就擒壽州其餘賊驍悍之衆尙有二千餘人苗沛霖收隸所部現在曾否遣散其竄擾豫省南陽一股捻逆內有無此項陳逆餘黨並著僧格林沁等查明具奏等因欽此仰見 聖謨閣遠。布置精詳。臣於二十一日接奉此 旨。即與撫臣李續宜再三商度。逮二十三日李續宜登舟起程。署撫臣唐訓方恰到安慶。臣又與之熟商。如會剿亳州捻巢。楚軍應由南路進師。其西路賊竄。責令楚軍追剿。諭旨垂詢是否足敷分撥有無窒礙一節查李續宜所部湘勇。在皖境者萬餘人。現在分守潁州壽州六安霍邱固始五城。又守三河尖正陽關兩隘。皆係最要之區。若再令分勤捻巢。則防守七處之兵。與進剿亳南之兵。皆嫌其單。湘軍素無馬隊。於追逐捻匪。本不相宜。若步軍太單。則更無把握矣。屢接官文函咨石清吉防守廬州之十營。前已

調去三營。今又欲再調三營回援鄂省。並云髮匪自德安而下。欲由安慶境內回援金陵。如果屬實。皖北腹地空虛。處處可慮。穎壽之湘勇。以分守七處而太單。廬州之防兵。以抽調六營而亦薄。更無餘力。可以進剿。粵南。此楚軍不敷分撥兼有空礙之情形也。諭旨垂詢道員蔣凝學。是否可以統帶。抑應添派大員督率一節。據李續宜面稱。蔣凝學與毛有銘同爲監司。成大吉。蕭慶衍。王載駟皆爲提鎮。勢位相侔。才智相等。彼此俱難統屬。至臣所部各軍。如楊載福。鮑超。張運蘭。朱品隆諸統將。皆抱病未痊。現在皖南軍情十分緊急。臣欲求一人支持危局。尙不可得。又安能另派大員督率淮北勤捻之師。此穎壽各軍難相統馭之情形也。

諭旨垂詢苗沛霖反覆叵測。察度妥籌一節。臣查苗沛霖詭譎多端。耳目最廣。聞凡李續宜離間苗部之密諭。勝保參劾湘軍之微詞。苗沛霖皆得鈔其全稿。卽言官劾苗之疏。廷寄馭苗之法。苗沛霖亦多錄其原文。蔣凝學等欲陽撫之而陰防之。固在苗沛霖計算之中。卽僧格林沁欲調苗勤捻。並欲調苗離巢。使楚軍得放心勤捻。亦未嘗不在苗沛霖計算之中。臣愚以爲。欲苗之不猜疑。必在我者先有誠一不欺之道。欲苗之

不。反。覆。必。在。我。者。先。有。堅。定。不。變。之。謀。大。抵。馭。苗。之。策。有。二。一。曰。勦。一。曰。撫。撫。苗。之。策。亦。有。二。一。曰。赦。其。罪。而。不。資。其。力。一。曰。資。其。力。而。並。予。以。權。凡。良。圩。之。出。財。出。力。以。從。苗。者。非。心。服。也。彼。挾。朝。命。以。臨。之。不。得。已。而。爲。所。脅。耳。自。夏。間。黨。羽。離。散。苗。勢。漸。衰。今。調。之。會。勦。揜。巢。則。必。聽。其。招。集。舊。部。號。令。羣。圩。是。予。以。威。權。矣。又。必。聽。其。廣。收。練。稻。設。立。釐。卡。是。予。以。利。權。矣。今。日。養。虎。自。衛。他。日。復。欲。縛。虎。歸。柙。豈。易。言。哉。臣。愚。以。爲。赦。其。罪。而。不。資。其。力。猶。不。失。爲。中。策。於。徵。調。之。札。則。吝。之。使。其。號。令。不。能。遽。振。於。釐。卡。之。事。則。寬。之。使。其。生。計。不。至。遽。窮。情。願。假。以。利。權。斷。不。予。以。威。權。俾。苗。沛。霖。既。服。官。軍。之。足。以。自。立。又。感。疆。臣。之。不。與。爭。利。或。可。相。安。無。事。若。既。欲。資。其。力。又。欲。結。其。心。而。又。不。予。以。威。權。利。權。則。斷。無。是。理。矣。此。臣。察。度。苗。練。但。用。中。策。之。微。意。也。至。苗。沛。霖。所。收。逆。首。陳。玉。成。餘。衆。曾。否。遣。散。是。否。混。入。南。陽。揜。股。之。內。俟。訪。查。明。確。續。行。附。奏。所。有。遵。旨。籌。議。緣。由。謹。會。同。署。安。徽。撫。臣。唐。訓。方。由。驛。覆。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
聖鑒。訓。示。再。此。摺。係。與。李。續。宜。面。商。定。議。李。續。宜。奏。明。於。二。十。六。日。起。程。回。籍。因。業。經。交。印。卽。於。二。十。三。日。起。行。具。咨。請。臣。代。表。理。合。代。爲。聲。明。謹 奏。

覆陳籌援臨淮摺 同治二年八月十二日

奏爲欽奉疊次 諭旨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

寄同治二年七月初十日奉 上諭。昨因彭玉麟赴援江西諭令曾國藩迅催楊岳

斌督率水師駛赴臨淮藉資援救。此時苗逆勢極猖獗援兵早到一日庶得早救一日之倒懸仍著曾國藩遵旨嚴催毋稍遲玩。唐訓方仍就現有兵力妥籌守禦以待援師

並飛催蔣凝學周寬世毛有銘等軍迅速進紮溜子口等處約期會勦不可稍有鬆勁等因欽此。又奉七月二十四日 上諭。臨淮地方關係皖北全局豈容稍有疎虞現

在危急情形迴異尋常非有陸路援軍速行馳救大局將不堪設想。曾國藩所部各營雖不敷分布亦當於無可籌撥之中勉力抽派一軍星馳援應等因欽此。又奉七月三

十日 上諭。李世忠既欲出力報效與其駐勇五河專俟賊至何如督飭所部由五河星馳前進以拯臨淮之急。并著曾國藩卽行札調該提督迅速進兵毋稍遲誤。曾國

藩接奉此旨後察看李世忠近日情形如果私讐公憤發於至誠卽將此旨摘錄傳諭並須坦白相待使之不疑令其知感知愧。藥爲我用李世忠是否可資其力此次可否

摘錄傳諭並著曾國藩酌量辦理隨時覆奏等因欽此。伏查濱淮之要區有五。北曰潁。上曰懷。遠南曰壽。州曰鳳陽。曰臨淮。皆緊傍淮水者也。距淮稍遠之要區有四。北則濱。潁。河。者。曰潁。郡。濱。渦。河。者。曰蒙城。南則濱。淝。河。者。曰六安。濱。史。河。者。曰固始。皆匯於淮水者也。自潁上懷遠壽州悉淪於賊。九處已失其三。目下唐訓方所置守者爲臨淮爲蒙城爲鳳陽三處。臣所置守者爲六安爲潁州爲固始三處。情形雖稍分緩急。而皆苗逆必爭之地。臣前派何紹彩陸師二千人。及彭玉麟楊岳斌所撥艚板八十號。先後抵淮。亦嘗戰勝一次。因苗逆徒黨日衆。夾淮而軍。懷遠蚌埠糧路已斷。七月二十二日。唐訓方將各營撤退。卽長淮衛小蚌埠一帶。亦被苗逆佔據。臨淮一軍。危如累卵。臣本思續撥援兵挽救全局。况又疊奉諭旨。責無旁貸。無如近淮諸軍。如周寬世蔣凝學毛有銘成大吉等。皆扼守最要之地。不能抽動。周寬世所部分守六安迎河集二處。尙嫌單薄。頃又調桐城一營。併紮迎河矣。蔣凝學所部分守潁郡霍邱三劉集三處。七月十七日。攻破黃梁集西南二圩。十八九日。疊平數圩。該處在溜子口之南。苗黨偷買金嘯聚其間。蔣凝學派隊出劉家台湖口。焚其米船。盡毀羣圩。遂於八月初一日。襲破偷

逆者巢。嚴防河路。爲將來進兵溜子口之計。毛有銘所部駐守老廟集。七月十七日。攻破陶家三圩。旋又分紮板橋集。凡壽南六北之良圩。賴該軍以自保。成大吉所部分駐。固始三河尖。近以爲潁郡之聲援。遠以爲鄂省之屏蔽。而潘塏等圩首鼠觀望。亦須有該軍維繫其間。庶不至堅其公然從苗之志。凡此皆近淮諸軍。難以調動之情形也。至大江南岸諸軍。自江西肅清後。黃文金等股七僞王圍撲青陽。守將朱品隆病勢日篤。不能登陴。將士病者過半。苦守兩旬。兵單糧絕。岌岌可危。李榕之由水路赴援者。甫抵離城十八里之銅埠。江忠義席寶田之由陸路赴援者。現尙未至池州。青陽之能否保全。殊無把握。縱青邑倖保無恙。而賊意在圍城救趙。將徧擾皖南最要之區。以掣金陵官軍之勢。凡甯國蕪湖南陵涇縣灣沚青弋江。必將處處吃緊。臣以金陵各軍新破上方橋河西二壘城。賊水運已斷。不得已檄令鮑超引軍西上。以剿由江回皖之賊。以救甯國蕪湖之急。方今滬軍極盛。江陰新克。已將蘇浙之賊。截爲數段。正在得手之際。本宜加功於金陵。收效於蘇郡。臣分金陵之兵。以救皖南。已屬失算。若再遠救淮上。所失尤大。此江南諸軍。不能赴淮之情形也。

諭旨命臣劉調李世忠迅速進兵。毋稍遲

誤。並垂詢是否可資其力一節。李世忠中心感愧。與苗爲讐。是其可信之端。而將弁驕恣。士卒攜貳。又其不可恃之端。該部所駐江北州縣。惟滁州五河兩城稍有聯繫。數年之儲蓄。各營之精銳。畢萃於斯。論守局則自顧身家。或有堅忍之力。論戰陣則向無紀律。難操必勝之權。果其該提督迫於公義。私憤併力。勦苗自未便阻其敵愾之心。致啟其猜疑之漸。若必調剿以資其力。則臣能保該提督之無他。不能必該部衆之用命。萬一軍心不固。前敵挫失。恐五河後路。又蹈二浦覆轍。近拯臨淮之急。轉貽全局之憂。此又臣所不能不過慮者也。竊計臨淮各營。何紹彩歐陽勝美等之陸師。丁泗濱王吉等之水軍。尙無損折。普承堯張得勝挫退以後。已逾半月。當可收集補綴。次第成軍。臣處解銀二萬。及子藥槍礮。以資整頓。倘得陳國瑞援軍。迅達臨淮。或者勉力支持。保此危疆。臣俟皖南軍事稍鬆。仍當另籌一旅。馳往會勦。斷不敢稍存膜視。上煩宸廡。所有疊奉諭旨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覆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恭謝 天恩並陳近日軍情摺 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奏爲恭謝 天恩。並陳近日軍情。仰祈 聖鑒事。竊臣接准江蘇撫臣咨開李鴻

章奏克復蘇州一摺。同治二年十一月初四日內閣奉 上諭協辦大學士兩江總

督曾國藩遣將助兵克復名城著交部從優議敘等因。欽此。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

頭謝 恩。訖。伏念 臣忝督兩江。才識短淺。庚申辛酉兩年。方以經營皖事。愧不能調

將分兵。早達蘇境。以慰吳人雲霓之望。而紓 朝廷宵旰之憂。逮壬戌年。疏薦李鴻章。

率師赴滬。又愧不能多撥得力之營。同履危險之地。維時所遣之將。陸軍僅程學啓一

人。係曾國荃拔諸降衆之中。信其謀勇寡儔。水軍僅黃翼升一人。係 臣奏統舟師之員。

信其忠誠可恃。此外如潘鼎新。劉銘傳。張樹聲。吳長慶。張遇春等。皆 臣與李鴻章商同

遴派之將。自李鴻章抵滬以後。 臣卽未續撥一將。續切一兵。今夏派李朝斌太湖水師

東下。滬中之局已大定。威已大振矣。蘇州功績之成。乃由李鴻章秉承 聖謨。獨據

忠愫。每當艱險之際。恆匹馬以當先。或遇絕續之交。持孤注以爭勝。用能轉危而爲安。

遠攻而近守。 臣自愧謀畧之不如。亦並爲始願所不及。更復何功可言。何勞可錄。不圖

聖澤旁敷。優加甄敘。聞 命之下。感悚交併。縱愚忱之勉竭。覺報稱之彌難。自

蘇州克復。僞忠王卽帶數萬人援救金陵。到城已近五十日。尙未猛撲官軍營壘。近據李鴻章來函。聞忠逆以溧陽至饒景數百里處。慮乏食。頗以裹糧急趨爲難。又據鮑超來牘。探報侍逆將親率悍黨。裹二十日糧。蓄意由長興廣德甯國一帶。上犯江西。先據產糧之區。以俟忠逆續至。各等語。臣竊討忠侍二逆。既不能各保分地。又不欲苦援金陵。誠非自皖入江。別無圖存之策。從廣德甯邑上竄江西。約有兩路。西路由旌德太平石埭以竄饒景。東路由昌化淳安開化以竄玉山。西路之防。臣已派兵堅守。涇旌太平青池六城。東路之防。必由浙境經過。臣已飛咨左宗棠沈葆楨分別扼守。以期節節堵遏。力保上游完區。其金陵洪逆老巢。賊氛尙固。糧食未竭。臣弟曾國荃日夜憂灼。臣囑令不求速效。但求穩慎。以期仰副 聖主。屢念南甯。謀出萬全之至意。所有微臣感激下忱。並近日軍情。謹繕摺由驛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江西牙釐請照舊經收摺 同治三年三月十二日

奏爲江西牙釐仍應歸 臣處經收。以竟金陵將蕺之功。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 臣接

准江西撫 臣沈葆楨咨稱。以江西軍務方殷。請將茶稅牙釐歸本省經收。於二月二十

六日具奏。鈔摺咨會到臣。伏查臣軍奏撥江西之餉。前後約有三項。臣初任江督。奉

旨兼辦皖南軍務。其時江南六府糜爛。皖南僅存祁門一縣一片賊氛。無從下手。臣於是奏辦江西釐金。以充東征諸軍之餉。奏撥江西漕折五萬。以充徽甯兩防之餉。逮二年四月。因各軍逃亡過多。又奏九江洋稅三萬。以濟積欠。先後奉 旨允准。沈葆

楨到任後。於元年九月。奏明將漕折截留不解。臣營二年六月。奏留洋稅。專充江忠義席寶田之餉。并未解過臣營一次。此兩項者。臣均未具疏覆奏。力與爭辯。此次截留牙釐。不能不縷陳而力爭者。實因徽臣統軍太多。月需額餉五十餘萬。前此江西釐金稍旺。合各處入款。約可發餉六成。今年則僅發四成。而江西撫臣所統各軍之餉。均發至八成以上。臣軍欠餉十六七個月不等。而江西各軍。欠餉不及五月。即以民困而論。皖南及江甯各屬。市人肉以相食。或數十里野無耕種。村無炊烟。江西亦尙不至此。請我皇上欽派大員。察看東南數省。果江西之軍民較苦乎。抑皖南金陵之軍民較苦乎。假令沈葆楨奉使巡視皖吳一次。果行軍於江西較難乎。抑行軍於皖南金陵較難乎。知必有不辨而自明者。臣於三省皆係轄境。非敢厚於皖吳而薄於江西也。無論何

人處。臣之地。勢不得不出於此也。今蘇浙之省會已克。金陵之長圍已合。論者輒謂大功指日可成。元惡指日可斃。以臣觀之。洪酋與忠逆堅悍異常。屢掘地道。俱未得手。本無糧盡確耗。又城中新種麥禾。青黃彌望。臣之愚計。諄囑曾國荃鮑超等。總須力扼竄路。不使逆酋挾大股衝出。貽患他方。至克復之遲速。尙難預計。往昔庚申之春。和春張國樑大軍合圍。功敗垂成。彼時圍師。比今日多二萬人。餉項存營者尙數十萬。徒以遲延未發。尙爲軍士藉口。全局決裂。況今日餉需奇絀。朝不謀夕。安得不爭江西之釐。以慰軍士之心。此臣之隱衷。外人詭爲過慮。惟冀皇上鑒亮者也。前代之制。一州歲入之款。置轉運使主之。疆吏不得專擅。我朝之制。一省歲入之款。報明聽候部撥。疆吏亦不得專擅。自軍興以來。各省丁漕等款。紛紛奏畱。供本省軍需。於是戶部之權日輕。疆臣之權日重。然疆臣旣得專筦利權。則督與撫事同一律。不得又有輕重主客之分。臣嘗細繹會典事例。大抵吏事應由撫臣主政。兵事應由督臣主政。就江西餉項論之。丁漕應歸沈葆楨主政。以其與吏事相附麗也。釐金應歸臣處主政。以其與兵事相附麗也。釐金之起。始於咸豐三年。雷以誠倡辦於揚州。專爲髮逆兵事而設。初非國

家經制之款。臣忝督兩江。又縮兵符。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財。臣皆得奏明提用。即丁漕洋稅三者。一一分提濟用。亦不爲過。何況釐金奏定之款。尤爲分內應籌之餉。不得目爲協餉。更不得稱爲隔省代謀。如江西以臣爲代謀之客。則何處是臣應籌餉之地。謂安徽應籌耶。則喬松年亦得執本省隔省之說以相拒。謂江南蘇松各屬應籌耶。則李鴻章兵數之多。亞於臣處。戰事之殷。倍於上游。除議定月解四萬外。勢難再行提用。謂江北淮揚各屬應籌耶。則裡下河蕞爾之區。臣與吳棠富明阿馮子材四人。爭剝競取。其何能給。且畛域之說。太明。則鎮揚兩防。斷不足以自存。而僧格林沁。多隆阿等。不兼封疆之帥。必有窒礙難行之日。臣竊以爲不可。臣所最抱歉者。廣東七成之釐金。湖南東征局之釐金。皆非臣分內應得之餉。用兵太久。乞鄰救飢。私衷耿耿。如負重疚。然毛鴻賓憚世臨。不遽奏請停止者。知臣處入不敷出甚鉅也。一俟軍務稍定。臣卽當奏明。先還廣東七成之釐。次罷湖南東征之餉。斷不肯久假不歸。蹈專利之陋習。而不自覺。此心籌之熟矣。抑臣又聞同僚交際之道。不外二端。曰分。曰情。巡撫應歸總督節制。見諸會典。載諸坐名。敕書。臣又曾奉特旨節制江西巡撫。臣以才力不逮。再三

懇辭。特旨之節制。一時之異數。臣得而辭之。會典。敕書之節制。數百年之成憲。臣不得而辭。沈葆楨亦不得而違分也。軍事危急之際。同寅患難相卹。有無相濟。情也。沈葆楨於臣處軍餉。論分論情。皆應和衷熟商。元年八九月間。臣軍疾疫大作。死亡無算。而忠逆大舉援救。金陵危險萬狀。沈葆楨乃於是時截留漕折銀四萬。既不函商。又不咨商。實屬不近人情。二年潯關洋稅一案。臣奏撥三萬兩。奉旨允准。沈葆楨旋奏留專供江席二軍之餉。欽奉寄諭。以皖營軍餉短絀。飭撫臣妥籌兼顧。如數分撥。逮關道蔡錦青。分撥萬五千兩解至臣營。沈葆楨乃大怒。嚴札申飭蔡錦青。并移咨詰問。臣處。但有峻厲之詞。絕無婉商之語。此次截留釐金。亦并未函商咨商一次。不知臣有何事開罪。而不肯一與商酌。以爲事勢緊急。無暇遠商耶。則前年漕折。去年洋稅。今年釐金。三事中豈無一事。可以先商後奏者。殊不可解。人恆苦不自知。或臣明於責。沈葆楨而闇於自責。臣例可節制。江西或因此而生挾權之咎。臣曾保奏沈葆楨數次。或因此而生市德之咎。幾微不愼。動成仇隙。然臣閱世已深。素以挾權市德爲可羞。頗能虛心檢點。卽如漕折一案。臣曾函商一次。咨商一次。洋稅一案。臣接撫臣峻詞詰

問之咨。曾經密函婉復。茲特鈔呈。御覽。以明。臣不敢有挾權市德之意。自此二案

外。臣之公牘私函。在江西者極多。其中如有挾權市德。措詞失當者。請。旨飭下沈

葆楨多鈔數件進呈。儵蒙。皇上摘出指示。或有顯過。臣固甘受謹罰。即有隱慝。臣

亦必痛自懲艾。若。臣返躬內省。則自覺對沈葆楨而無愧。即訊諸大廷。質諸鬼神而無

慙。而沈葆楨專尚客氣。不顧情理。實有令人難堪者。臣亦不復能隱忍不言矣。臣處自

聞。截去江西釐金之信。各軍人心皇皇。轉相告語。大局實虞決裂。合無籲懇。天恩。

飭諭江西釐金。仍全歸。臣慮經收。以竟將歲之功。俟金陵克復之日。立即請。旨分

成勻濟。一面派撥重兵回援江西。兼顧湖南。其金陵未克以前。除彭玉麟劉于浚孫昌

國三軍需餉五萬有奇。循舊仍由江西釐金供支外。其江席兩軍萬人。臣亦必於釐金

項下。竭力分撥。特不可遽改局面。動搖軍心。致生功虧一簣之變。所有江西牙釐。應歸

臣營緣由。恭摺由驛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金陵克復全股悍賊盡數殲滅摺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奏爲克復金陵全股悍賊盡數殲滅。恭報詳細情形。仰祈。聖鑒事。竊照官軍攻克

金陵。業經浙江撫臣曾國荃將大概情形。於十六日亥刻會同臣等馳奏在案。茲據曾國荃十九日咨稱。此次攻城剿洗老巢之難。與悍賊拚死鏖戰之苦。實爲久歷戎行者所未見。自得天堡城後。城中防守益密。地堡城扼住隘路。百計環攻。無隙可乘。直至五月三十日。始經李祥和羅逢元王遠和黃潤昌陳壽武熊上珍王仕益等。率隊攻克。占取龍臍子山陰。居高臨下。勢在掌握。自六月初一日起。各營輪流苦攻。傷亡極多。李臣典偵知城內米麥尙足支持數月。又見我軍地道三十餘穴。都已無成。官軍五萬餘人。筋力將疲。若不趁此攻克。事久變生。深爲可懼。李臣典願率吳宗國等。從賊礮最密之處。重開地道。蕭孚泗黃潤昌熊登武王遠和願距城十數丈。修築礮台數十座。通派各營隊伍。刈割溼蘆蒿草。堆網山積。上覆沙土。左路地勢甚高。利於聲攻。右路地勢極低。利於潛攻。如是者半月。未嘗一刻稍休。肉薄相逼。損傷精銳。不可勝數。總兵陳萬勝王紹義郭鵬程等。素稱驍將。數日之內。次第陣亡。尤堪憫惻。十五夜四更。地道裝藥之時。曾國荃與李臣典正在洞口籌商一切。忠酋李秀成突出死黨數百人。由太平門傍城根直犯地道大壘。別從朝陽門東角出數百人。裝官軍號衣。持火彈延燒各礮壘。及附

近溼蘆葦草。官軍久勞之後。夜深幾爲所乘。賴伍維壽李臣典黃廷爵張詩日堵住左路。斃賊無算。彭毓橘熊上珍陶立忠等。堵殺右路。擒斬亦多。幸克保全洞口。十六早。嚮明。曾國荃將四路隊伍調齊。預飭各軍穩站牆濠。嚴防衝突。惟將太平門龍膊子一帶。自黎明攻至午刻。李臣典報地道封築口門。安放引線。曾國荃懸不貲之賞。嚴退後之誅。劉連捷朱洪章武明良伍維壽熊登武陳壽武李臣典張詩日。各率營官席地敬聽。願具軍令狀。誓死報國。遂傳令卽刻發火。霹靂一聲。揭開城垣二十餘丈。煙塵蔽空。礮石滿谷。武明良伍維壽朱洪章譚國泰劉連捷張詩日沈鴻賓羅雨春李臣典等。皆身先士卒。直衝倒口而入。各弁勇蟻附齊進。銳不可當。而左路城頭之賊。以火藥傾盆。燒我士卒。死者甚衆。大隊因之稍卻。經彭毓橘蕭孚泗李祥和蕭慶衍蕭開印等以大刀手刃數人。由是弁勇無一退者。而遣明良伍維壽朱洪章劉連捷譚國泰張詩日等各率隊伍。登龍廣山。與右路。太平門之賊。排列轟擊。移時賊乃卻退。李祥和王仕益從太平門月城攻入。羣賊知此次地道缺口。不復似前次之可以堵禦矣。維時官軍分四路剿擊。王遠和王仕益朱洪章羅雨春沈鴻賓黃潤昌熊上珍等。進擊中路。攻僞天王

府之北。劉連捷張詩日譚國泰崔文田等擊右路。由臺城趨神策門一帶。適朱南桂朱惟堂梁材等亦率隊從神策門地道之旁。梯攻而入。相與會合齊進。兵力益厚。直鑿戰至獅子山。奪取儀鳳門。其中左一路。則有彭毓楠率羅朝雲趙清河黃東南與武昌明良武明善武義山等。由內城舊址直擊至通濟門。左路則有蕭孚泗熊登武蕭慶衍蕭開印率蕭致祥周恒禮李泰山蕭清世蕭恒壽朱吉玉趙太和劉長槐蕭上林等。分途奪取朝陽洪武二門。城上守陴城門守樓之賊。及附近一帶賊隊。悉被殺戮。其抄截疾馳。各路同一神速。其畱兵置守。各門同一布置。此十六日地道成功。城中鏖戰。及東北兩路抄勦之情形也。方我軍大隊之抵龍廣山也。西南守陴之賊。猶植立未動。迨奪取朝陽門。賊始亂次。而羅逢元張定魁彭椿年張光明楊西平何鳴高彭光友熊紹濂羅興祥葉必信等。各率所部從聚寶門之西。舊地道缺口仰攻而入。李金洲胡松江朱文光武交清劉湘南易孔昭戴名山張正榮等。率隊從通濟門月城緣梯而上。而陳湜易良虎易良豹龍清垣率吳隆海張葉江晏恭山馮盛德陳汝俊劉定發各營。則猛攻早西水西兩門月城。僞忠王李秀成方率死黨狂奔。將向旱西門奪路衝出。適爲陳湜大

隊所阻遏。乃仍轉回清涼山。江南提督黃翼升率許雲發等水師各營。攻奪中關攔江礮石壘。乘勝猛攻濱江之城。遂與陳湜易良虎等奪取水西旱西兩門。將守賊殲盡。由是全城各門皆破。大勢已定。日色將暝。陳湜易良虎遙見忠曾賊隊隱匿西南房屋如鱗之內。益戒所部嚴防賊衝。彭毓橘置守聚寶門通濟門。李臣典李祥和扼守太平門。黃潤昌王遠和朱洪章等見星收隊結爲圓陣。站立龍廣山稍資休息。此水陸各軍攻克西南兩城。及分守要隘。預防賊股衝突之情形也。方朱洪章等與賊搏戰於僞王府城北之時。沈鴻賓周恒禮袁大升等率隊從左路捲旗疾趨。繞僞城之東。設伏出奇。爲揜渠埽穴之計。迨朱洪章戰馬帶傷。悍賊隱扼石橋。我軍隊伍不能飛越城河。繞僞城之西。當日暮苦戰之俊。正兵收隊龍廣山。而伏兵深入。由僞城之東。逶迤而南。不能收隊。時已三更矣。僞忠王傳令羣賊。將天府及各僞王府。同時舉火。焚燒僞宮殿。火藥冲霄。煙燄滿城。袁大升周恒禮沈鴻賓等見僞殿前南門突出。悍賊千餘人。執持軍器洋槍。向民房街巷而去。知是洪逆竄至民房。遂率隊腰截擊之。殺賊七百餘人。奪僞玉璽二方。金印一方。寬廣約七寸。即洪曾僭用之印也。其僞宮殿侍女縊於前苑內者。

不下數百人。死於城河者。不下二千餘人。其時僞城火已燎原。不可嚮邇。街巷要道。賊均延燒塞衢。官軍以暮夜路徑生疏。不能巷戰。遂收隊站城。此十六夜攻破僞天王內城。斃賊極多之情形也。是夜四更。有賊一股假裝官軍號衣號補。手持軍器洋槍。約千餘人。向太平門地道缺口衝突。經崑字湘後左右各營截擊。多用火桶火彈。焚燒人馬。死者已多。約尚有六七百人。騎馬衝出。向孝陵衛定林鎮一路而逃。伍維壽楊鉅南陶立忠等急率馬隊跟追。曾國荃一聞騎賊裝扮官軍逃出之信。卽加派張定魁李泰山黃萬鵬黃廷爵等馬隊七百騎追之。并飛咨溧水東壩句容各守將會合追勦。直至十九日酉刻。伍維壽黃萬鵬等回營面稟。追至溇化鎮。生擒僞烈王李萬材。帶領前進。追至湖熟鎮。見逃賊在前。當經馬隊圍住。全數斬刈。未畱一人。又追至溧陽。據百姓言前路并無賊蹤經過。曾國荃親訊李萬材。供稱城破後。僞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衝出。被官軍馬隊追至湖熟橋邊。將各頭目全行殺斃。更無餘孽。又據城內各賊供。稱首逆洪秀全。實係本年五月間官軍猛攻時服毒而死。瘞於僞宮院內。立幼主洪福瑱重襲僞號。城破後僞幼主積薪宮殿。舉火自焚等語。應俟僞宮火

熄。挖出洪秀全逆尸。查明自焚確據。續行具奏。至僞忠王李秀成一犯。城破受傷。匿於山內民房。十九夜提督蕭孚泗親自搜出。并搜擒王次兄洪仁達。二十日曾國荃親訊。供認不諱。應否檻送京師。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請定奪。其餘兩廣兩湖北多年悍賊。十七十八等日。曾良佐周光正鄧吉山劉泰財聶福厚譚信高胡克安朱連甲王春華黎冠湘彭維祥陳萬合朱連泗謝三洪李臣榮彭玉堂劉金蘭等分段搜殺。三日之間。斃賊共十餘萬人。秦淮長河。屍首如麻。凡僞王僞主將天將及大小酋目約有三千餘名。死於亂軍之中者居其半。死於城河溝渠及自焚者居其半。三日夜火光不息。至十九日尚有賊踞高屋之巔。以洋槍狙擊官軍者。此馬隊窮追逸出之賊。及搜剿首逆并羣賊之情形也。現在派營救火。掩埋賊尸。安置難民婦女。料理善後事宜。百緒繁興。竊念金陵一軍。圍攻二載有奇。前後死於疾疫者萬餘人。死於戰陣者八九千人。令人悲涕。不堪回首。仰賴 皇上威福。迄今乃得收寸效等情。由曾國荃咨報前來。臣等伏查洪逆倡亂粵西。於今十有五年。竊據金陵。亦十二年。流毒海內。神人共憤。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屢次削平大難。焜耀史編。然如嘉慶川楚之役。蹂躪僅及四省。

淪陷不過十餘城。康熙三藩之役。蹂躪尙止十二省。淪陷亦第三百餘城。今粵匪之變。蹂躪竟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餘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黨如李開方守馮官屯。林啟容守九江。葉芸來守安慶。皆堅忍不屈。此次金陵攻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衆自焚而不悔。實爲古今罕見之劇寇。然卒能次第蕩平。剷除元惡。臣等深維其故。蓋由我

文宗顯皇帝盛德宏謨。早裕戡亂之本。

宮禁雖極儉嗇。而不惜鉅餉以募

戰士名器。雖極慎重。而不惜破格以獎有功。

廟算雖極精密。而不惜屈己以從將

帥之謀。

皇太后

皇上守此三者。悉循舊章。而加之去邪彌果。求賢彌廣。用

能誅除僭僞。蔚成中興之業。臣等忝竊兵符。遭逢際會。旣痛我

文宗不及目覩

獻誠告成之日。又念生靈塗炭。爲時過久。惟當始終愼勉。掃蕩餘匪。以蘇子黎之困。而

分宵旰之憂。此次應獎應卹人員。另繕清單。籲懇

恩施。臣國藩拜摺後。卽行

馳赴金陵。李秀成洪仁達應否獻俘。俟到金陵後。察酌具奏。所有金陵克復。全股悍賊。盡數殲滅緣由。謹會同陝甘總督臣楊岳斌。兵部侍郎臣彭玉麟。江蘇巡撫臣李鴻章。浙江巡撫臣曾國荃。恭摺由驛六百里加緊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訓示。謹奏。

奉 旨分條覆陳摺 同治三年八月十三日

奏爲欽奉 諭旨分條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歷奉本年七月十一至二十七

等日 寄諭以江皖暨各路軍事。殷殷下詢。如遣撤勇丁及查洪福墳下落兩事。業於上月二十九日覆奏。此外奉 旨飭查之件尙多。謹一一分條詳對。爲我 皇上陳之。

一恭奉 諭旨垂詢江甯城內情形若何。居人能否漸次復業。貢院有無損壞。應如何修葺之處。飭臣查明具奏一節。查江甯省城賊踞最久。居民流亡殆盡。此次官軍克城。羣酋縱火焚燒。昔年巨室富家。改造僞府。微有存者。此外民房極少。故克復幾及兩月。街市尙未復業。臣嘗至貢院履勘一次。至公堂衡鑒堂明遠樓未經毀壞。號舍一萬六千餘間。亦多完好。惟號板全數毀失。監臨主考房官提調監試各屋。謄錄對讀彌封供給各所。片瓦無存。均須蓋造。現經派員在鄂皖等處採辦木料。廣集工匠。飭委記名臬司黃潤昌趕緊興修。擬於九月奏請 簡派主考銜 命南來。於十一月舉行

鄉試。庶冀士子雲集。商民亦可漸次來歸矣。

一恭奉 諭旨江甯克復旗營駐防事宜亦應早籌辦理飭臣等妥籌欸項迅將江甯京口駐防房屋早爲建蓋以資棲止其兵丁俸餉能否卽行照例全支之處並着妥籌辦理現在京旗駐防生齒日繁如挑其閒散陸續撥補江甯兵額能否有裨酌量具奏等因查駐防旗營亟宜修理。臣已於七月初七日陳奏及之。惟一時大工畢舉。籌欸實難。擬俟貢院工竣。次修江甯旗營。又次京口旗營。工作有先後之分。庶籌辦有措手之處。昔歲賊陷江甯。旗營三萬餘人。幾同一燼。被害之慘。甚於京口。殉節之烈。甲於天下。十餘年來。陸續增添。現存不過八百餘人。籌餉尙易爲力。臣擬將江甯滿營。概發全餉。其京口旗兵。業已挑補足額。俸餉較鉅。應請仍照現辦章程。暫給半餉。一俟庫藏漸裕。續行奏明一體全支。至挑閒散京旗。以實江甯兵額。亦俟修蓋營房。規模粗定。會同富明阿續奏辦理。

一恭奉 諭旨據御史陳廷經條陳善後事宜內疆輿略爲變通一條飭臣等酌度形勢妥籌具奏并鈔示陳廷經原摺一條臣查蘇皖未分之時。跨江淮而爲省。古人經

畫疆里。具有深意。我朝 聖君賢相。未嘗輕議更張。若必畫江而分南北兩省。則亦宜畫淮而分南北兩界。淮北如蘇之徐州。皖之潁州。將割隸何省乎。唐之十道。宋之十五路。其於江南江北。皆截然分而爲二。與該御史所奏。大指略同。然唐自中興以後。聲教不行於河北。宋自中興以後。號令并不行於江北。畫疆大明。未必果能久安。論形勢。控扼之道。守江南者。必須先固淮。甸棄淮。則江南不可保。昔人如吳師道。胡安國。楊萬里。暨趙范。葉適。輩言之詳矣。臣愚以爲疆吏苟賢。則雖跨江跨淮而無損於軍事。吏事之興。疆吏苟不賢。則雖畫江分治而無補於軍事。吏事之廢。此等大政。似不必輕改。成憲區區。愚見未審有當萬一否。

一前奉兩次

諭旨垂詢楊岳斌赴任後鮑超謀勇素裕能否勝督辦之任頃又奉

八月初二日

寄諭飭楊岳斌迅赴陝甘之任臣前以江西軍務雖已得手而侍逆

未受大創趨重南贛湖州等股又將續入江西咨商楊岳斌暫緩赴任正在具摺覆奏間再奉 諭旨驚悉新疆失陷三城又經飛咨楊岳斌迅赴甘肅想該督接奉八月

初二日

諭旨亦必刻日起程專疏覆奏矣鮑超戰功最偉屢次收降巨股賊中服

其威信自足勝督辦之任。惟目下湖州克復。江西軍務。應分兩路辦理。鮑超現駐撫建。應責令專顧北路。備勦湖州廣德續至之賊。劉典席寶田江忠朝王文瑞劉勝祥韓進春等現已併趨甯贛。應責令專顧南路。追勦侍康等逆上竄之賊。果能分任責成。撫臣和衷調度。當不必另派大員督辦。而江境亦可次第肅清矣。

一恭奉 諭旨飭 臣調派金陵將弁帶精兵萬人從英山一路前進與楚師會合夾擊一節。查前此皖北邊境吃緊。臣即在金陵抽調朱南桂八營馳赴皖南。進勦廣德一路。劉連捷十營朱洪章三營渡過皖北。防剿英山一路。不謂調撥甫定。羅田蕪水之賊。已於七月之杪犯英山。圍撲我軍。蔣凝學雖迭獲勝仗。而糧路梗塞。深爲可虞。適廣德已克。臣飛催劉連捷朱洪章朱南桂三軍悉赴皖北。苦於川資無措。一俟籌銀四五萬兩。即可迅速西行。徑趨英霍以收夾擊之效。以上五條。皆係奉 旨垂詢飭辦之事。除英山戰狀另行詳奏外。謹繕摺逐一臚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密陳李元度等屈抑情形片 同治三年八月十三日

再密陳者。臣於元年閏八月欽奉 寄諭。有人奏已革臬司李元度。罪重罰輕。飭臣按照所參各情查明具奏。臣以此案業經奉 旨交左宗棠查辦。臣係原參之員。例用迴避。因函商左宗棠請其詳查專奏。臣遂未另疏覆陳。亦以業經辦結之案。苟大段平允。卽無庸瀆陳也。今幸金陵克復。大功粗成。臣兄弟叨竊異數。前後文武各員。無不仰荷 殊恩。追思昔年患難與共之人。其存者惟李元度。抱向隅之感。其歿者尙有數人。懷不瞑之恨。臣均對之有愧。不得不略陳一二上干 聖聽。李元度從臣最久。艱險備嘗。遠近皆知。其十年守徽之役。到郡不滿十日。僞侍王大股猝至。兵力未厚。府城失陷。臣奏參革職鞫問。其十一年援浙之役。參案未結。遽行回籍。沿途飾報勝仗。又不努力救杭。臣奏參革職留營。議者皆謂臣後參援浙。最爲允當。前參守徽。失之太嚴。江楚等省之公論。昭昭在人耳目。臣雖知公論謂臣太嚴。而內省尙不甚疚。所最疚者咸豐六年之春。臣部陸軍敗於樟樹。江西糜爛。賴李元度力戰撫州。支持危局。次年臣丁憂回籍。留彭玉麟李元度兩軍於江西。聽其飢困防危。蒙譏忍辱。幾若避棄而不顧者。此一疚也。李元度下筆千言。條理周密。本有兼人之才。外而司道。內而清要各職。均

可勝任。惟戰陣非其所長。咸豐五年。自請帶勇。十年夏閒。臣又強之帶勇。用違其材。致令身名俱裂。

文宗有李元度失衄可惜。人才難得之嘆。皆臣不善器使之過。此又一疚也。此二疚者。臣累年以來。每飯不忘。茲因忝竊高爵。拜

恩懷舊。慚感交并。

此外臣尚有抱愧之端。江忠源之將材。本可大有爲於時。人皆知長江水師。創於微臣。而不知其議發於江忠源。咸豐三年。江忠源在江西圍城之中。一面奏請設立江面水師。一面函請臣在湖南造船。臣以無錢未遽造辦。厥後江忠源屢次催請救援。臣以無船無兵。不能應之。逮劉長佑江忠濬馳援廬州。臣亦不能以一兵相助。致廬州淪陷。良將不竟其用。至今耿耿。此亦一疚也。原任甯池太廣道何桂珍。以上書房翰林出爲道員。甫至店埠。和春派三百人檄令馳援廬江。未及到防。即以救援不力。奏參革職。其事本極委屈。厥後播遷楚皖之交。帶圍剿賊。飢餓艱危。歷人間未有之苦。屢稟願隸臣部下。一雪忠憤。臣亦無以應其求。而遂其志。卒以機事不密。爲叛人李兆壽所戕。天下冤之。李兆壽旋再降於滁州。改名世忠。近年歸。臣節制。臣因髮捻方熾。苗禍又興。不欲更添兵端。又察李世忠實無異志。遂奏令解兵歸籍。善全始終。論國家包容降將之

道。大體尙屬妥協。論當時戕殺道員之慘。百年猶有餘哀。古之征伐爲匹。匹婦復讐。臣反不能爲良。良友復讐。何以對何桂珍於地下。此又臣之一疚也。咸豐六年。臣被困於江西。與湖南音問不通者八閱月。軍心皇皇。胡林翼奏派劉騰鴻普承堯吳坤修與臣弟曾國華四人。帶勇六千。馳援江西。苦戰兩月。師抵瑞州。從此兩湖始通文報。江西始有轉機。實惟劉騰鴻兵力最勁。功績最偉。次年。臣丁憂歸籍。劉騰鴻與臣堅約。敦請迅速回營。得所依倚。臣以陳情守制未還江西。劉騰鴻因堅城不下。餉項不繼。諸事齟齬。盼望。臣往爲之主持。而不可得。抑鬱無聊。終日逼城苦攻。中礮而亡。劇騰鴻忠勤堅卓。臣與駱秉章胡林翼福興等。皆奏稱有名將之材。乃該員以救臣而來。臣反若委之而去。不加護惜。喪此烈士。此又一疚也。楚軍之興。驍勇以塔齊布爲最。雲南之畢金科次之。二人皆能以匹馬穿出敵陣之背。羣賊熟視而不敢逼。六年二月。臣部周鳳山樟樹鎮之敗。惟畢金科一隊得完。臣旋派令救援饒州。畢金科長跪。臣前。稟稱孤軍千人。不足以獨當一面。願隨侍左右。不欲遠離。臣許以不久調回。慰而遣之。後在饒州屢次血戰。以事機不順。未及保獎。又爲同事所排擠。憤鬱飲泣。七年正月。戰死於景德鎮。

饒人憐之。臣一言失信。隕此長城。嘗作一碑。表其忠勇。至今尙未刊立。以猛將氣蓋一世。既不能善用。以大顯其功名。而雲南梗阻萬里。又不能寄金以優卹其父母。此亦一疚也。臣忝任將帥。以愛惜人才爲職。而歷年屈抑人才。實已不少。謹將私衷抱疚之端。一一上陳。李元度屢經臣處參劾。未便再由臣處保薦。應如何酌量錄用之處。出自

聖主鴻裁。江忠源何桂珍劉騰鴻畢金科四人。可否由臣奏請加恩之處。恭候

訓示。理合附片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截停淮北餉鹽設法整理以復舊制摺 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奏爲遵 旨截停淮北餉鹽設法整理以復票鹽舊制。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

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奉 上諭。本日據戶部奏淮

北票鹽提充軍餉。請分別截留。以保正課。一摺。亦因苗逆伏誅。皖徐平靜。淮北銷路漸通。亟應將餉鹽分別截留。以挽頽綱。而裕正課。著會同藩嚴飭鹽運司忠廉設法遵照辦理。戶部摺並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伏查淮北鹽務。自前督臣陶澍改行票鹽。意美法良。商民稱便。果能率由舊章。行之百年不敝。無如軍興以後。運道之通塞靡常。銷數

之暢滯無定。鹽既不能如額運售。課卽不能按綱造報。拖延套搭。已覺年不如年。然未辦餉鹽以前。票販雖日形竭蹶。而尙能勉力從公。池商雖難免偷漏。而未敢任意售私。迨軍營提鹽抵課。變易舊規。營員日出於其塗。商販遂聞而卻步。李世忠部下。赴垣領鹽。尤屬桀驁。一不遂欲。百般恐嚇。甚至因棧鹽不足。下場自縊。一營開端。各營效尤。護私夾私之弊。遂至不可窮詰。現在李世忠業經開缺回籍。其部下兵勇。亦皆遣散。當此淮甸澄清。自宜恪遵 聖諭。將餉鹽截停。招集新舊票販。照常請票運鹽完納現課。出湖銷售。臣旁咨博訪。參考成法。核議新章。約有必須停止者三。急宜整理者四。請爲我 皇上陳之。漕臣以清淮防費支絀。先令場商每包捐鹽五斤。每引共二十斤。旋因逐包捐繳諸多未便。由海分司詳改每運鹽百包。帶繳五包。其應完課銀及售出鹽價。雖經吳棠奏明。作爲清淮軍需。但鏹銖而取之。瑣屑而派之。殊非政體所宜。此必須停止者一也。徐州係山東引地。前因捻氛梗阻。東引未能到岸。經督辦徐宿軍務田在田奏准借運北鹽。劃收東課。原係暫時權宜之計。行之日久。流弊滋多。採買則私自赴場。售銷則率侵院界。刻下東引業已通行。徐民無虞淡食。不能再託借運之虛名。貽侵銷

之實患。此必須停止者二也。北鹽向有淨鹽毛鹽之分。已改網者爲淨鹽。未改網者爲毛鹽。皆須納課。方准出湖。近來私梟勾串營弁。朋販毛鹽。結隊橫行。連檣闖越。堵之嚴則營員出而包庇。緝之疏則官引盡被占銷。此必須停止者三也。夫摧鹽之法。革其弊而利自興。餉鹽停則強封害販之弊除。捐鹽停則科斂病商之弊除。借運朋販之鹽停。則引界混淆營私充斥之弊無不除。臣所謂整理之四端。蓋亦就諸弊旣去。因勢利導耳。淮北綱引。前係奏至戊午綱爲止。今於五月初八日。接開已未新綱。惟兵燹以後。戶口大減。斷不能銷四十六萬引之數。應循照近年奏案。先辦正額二十九萬六千九百二十八引。每引例收報部正課一兩五分一釐。雜課二錢。又外辦經費四錢。倉穀河費鹽捕營各一分。此外如團練壩工緝費號項等款。名目太繁。一概刪除。以紓販力。此現籌整理者一也。近來軍餉皆賴鹽釐接濟。勢不能概行裁撤。而長淮處處設卡。商販視爲畏途。且從前各卡總計每包約須完釐錢二千餘文。爲數過重。自應大加核減。今擬仿淮南總收分解辦法。歸併兩處。自西壩出湖。先在五河設卡。每包收釐錢五百文。連赴上游。再於正陽關設卡。每包收釐錢五百文。他包只准驗票。不准電抽。統由臣選派

委員駐卡經理。蓋非減釐不足以輕本。非裁卡不足以卹商。此現籌整理者二也。淮北解餉原案。向以十成分攤。臨淮軍營分四成。滁州李營分四成。安徽撫營分二成。今臨滁兩營業已分別裁并。自可將該兩營舊有之餉。改撥金陵一軍。稍解燃眉之急。惟漕臣停止捐鹽。亦應量予撥濟。以資貼補。嗣後所收課釐。臣已咨明吳棠。喬松年。應仍以十成分派。臣營派五成。撫營派四成。漕營派一成。論兵數則小有裒益。論舊例則無甚更張。此現籌整理者三也。北鹽每引例定正鹽四百斤。分細四包。每包連漚耗重一百十斤。近來棧鹽出湖。皆在西壩改細。大包重一百二三十斤不等。以省運脚及接包抽釐之費。換包後鹽票不符。叢生弊竇。臣已嚴申禁令。不准改細大包。並於例給大票外。將每船裝鹽包數。亦仿淮南之例。填給艙口清單。庶鹽與票符。可杜就重而避輕。不致以多而報少。此現籌整理者四也。以上各條。係就戶部原奏及御史劉毓楠之條陳。悉心參酌。力挽近年之秕政。悉復疇昔之成規。而又恐積弊已深。一旦改收現課。各販不甚踴躍。更議輔以官運。照商販一律辦理。以示倡導。淮北近年以來。綱法紊亂。開網既無定期。奏銷亦無定限。目下新章既定。臣嚴飭運司督同海州分司。廣爲招徠。源源認

運。仍限一年造報奏銷。以符定制。但例銷北鹽口岸。疊被苗捻蹂躪之後。不但煙戶凋零。人民稀少。且未經開網以前。存積餉鹽捐鹽販鹽。爲數不少。舊鹽之占壓太多。新鹽之售銷難速。勢有必然。又皖之潁六廬鳳。豫之信羅光州。逼近捻氛。軍情變幻。刻刻可憂。課項能否如額收足。奏銷能否依限造報。未敢信有把握。其五河正陽關所收鹽釐。將來自當隨同正課一并報部。以重款項。惟因餉需緊要。此時所收鹽課。只能支應軍需。未能先運京餉。私衷耿耿。抱疚良深。臣惟有督飭署運司忠廉殫盡血忱。實力經理。以仰副 皇上整飭鹺綱之至意。所有截停淮北餉鹽設法整理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戶部飭查歷年各營抵餉數目。已飭運司逐細確查造冊詳送。容俟送到清冊。另行咨部。合並聲明。謹 奏。

通籌滇黔大局摺 同治四年三月十五日

奏爲遵 旨通籌滇黔大局。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黔滇慘遭蹂躪。十有餘年。誰非朝廷赤子。豈忍坐視其顛危。而不一拯救。惟以東南未盡盪平。西北尤關緊要。是以徵兵籌餉。

不得不先清腹地再顧邊陲茲幸江浙肅清東南底定張亮基身任黔撫自不得不爲滇黔籌畫曾國藩等前奏遣撤楚勇能否派員酌帶赴黔交張亮基調遣及各省釐金能否酌量先爲分撥若干以資接濟之處著曾國藩李鴻章妥爲區畫等因欽此又奉三月初四日 上諭此時滇中軍務未平紀綱廢弛非有督撫大員帶兵入滇相機勦撫不足挽回全局林鴻年現擬進紮昭東保全完善以期節節前進第餉項支絀憲後跋前仍恐於事無益官文曾國藩等素顧大局務當與吳昌壽李瀚章等各就本省情形於撥解西征餉銀外每月可以協解滇餉若干酌定數目迅速奏明辦理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屢念民瘼綏靖邊徼之至意。臣查滇省於天下爲最遠。黔省於天下爲最貧。當此事局糜爛之餘。實有鞭長莫及之勢。然聖主紹承大統。雖在新疆萬里之外。猶且尺土在所必爭。一民在所必救。况滇黔尙屬內地。豈得不力圖遠略。規復舊基。自古行軍之道不一。而進兵必有根本之地。籌餉必有責成之人。故言謀江南者必以上游爲根本。謀西域者必以關內爲根本。理有固然。古今不易。臣愚竊謂謀滇當以蜀爲根本。卽以籌餉責之四川。總督謀黔當以湘爲根本。卽以籌餉責之湖南。巡撫蜀之

南多與滇鄰。湘之西多與黔鄰。進剿卽所以自防。勢有不得已者。義亦不得而辭。惟既令其專謀一方。則不能兼顧他省。試就湖南論之。近年西勦貴州。東防江西。本省之兵。爲數不少。而又有東征一局。以巨款解濟皖吳。此外又有滇捐之局。黔捐之局。江西捐局。浙江捐局。各處之籌餉愈多。則本省之進款愈少。斷不能大有所爲。上年憚世臨派周洪印戈鑑等進勦貴州。連克古州都江上江天柱四城。黔民已有來蘇之望。當時若能乘勢進取。北勦鎮遠。南攻都勻。卽可與貴陽省城通氣。勞崇光等亦不至坐困若此。因湖南餉項無幾。憚世臨不敢募勇添營。大舉深入。致負黔人之望。今 皇上慨然遠慮。思出黔民於水火。飭 臣與李鴻章妥爲區畫。新任撫 臣李瀚章。本在 臣營六年之久。又係李鴻章之胞兄。金陵回湘之將。蘇軍得力之員。多與李瀚章相知相信。若令選擇練兵。專圖黔事。必可次第奏功。但東征局旣裁之後。只能酌添本省之釐。以濟平黔之餉。不能多供甘肅。更不能分濟雲南。謀一則情專。餉分則力薄。此謀黔之一說也。又就四川論之。近年肅清本省。協濟外省。亦已悉索敝賦。杼軸久空。成都去滇省近三千里。萬山叢雜。兵多則糧運極艱。兵少則回匪難制。卽竭蜀力以圖雲南。尙恐無濟。又况

川北之保甯龍安。須以重兵防甘肅之賊。川南之酉陽瀘州。須以重兵防貴州之賊。其勢不能專事滇境。而盡棄他處。然滇省孤懸南徼。惟四川相距稍近。昭道東川二府。康熙以前。本隸四川。雍正年間。始隸雲南。

皇上不忍棄滇民於化外。舍蜀別無下手之方。倘使四川督臣能兼督辦滇省軍務之銜。或竟赴敘州駐紮半年。調度一切。每月專解滇餉四五萬。撫臣林鴻年進紮昭東。庶幾有恃無恐。而文武兵勇之相從入滇者。去其有往無歸之懼。乃可鼓其立功殺賊之心。數月之後。果能於昭東立定脚跟。修明政事。滇民感天子之不棄遐陬。信撫臣之足資保障。相率來歸。共圖勦回之法。然後開銅廠以興鼓鑄。造戰船以利轉運。或可挽回全局。此又謀滇之一說也。臣亦知湘蜀兩省。物力有限。然非湖南節節進勦。則守黔省者將因援盡而終陷。非四川月月饋運。則進昭通者將因糧絕而仍退。後此愈難措手矣。張亮基欲徵兵於蘇皖。林鴻年欲分餉於長沙。其用心良苦。而其成效難期。倘蒙皇上俯采臣言。以黔事責之湘撫。以滇事責之川督。則甘肅之餉應責成江蘇江西浙江湖北四省。臣等均不敢有所推諉。所有遵旨通籌滇黔軍務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覆奏。伏乞

皇太后

皇

上聖鑒訓示。謹奏。

密陳鮑超不能出勦關外片 同治四年三月十五日

再密陳者。提督鮑超隨臣有年。戰功最偉。行軍所至之地。賊甚憚之。惟性頗嗜利。部下將弁。相習成風。往往搜取降人財物。剋扣勇丁口糧。而莫之禁。臣時加規戒。乃以統軍太多。良莠雜出。驟難整頓營規。本年二月初七日。赴甘各營。暫紮江省城河以西。竟因索餉鼓譟。幾至激成事變。幸總兵宋國永。向爲衆所推服。再三宛轉開導。又得撫臣沈葆楨續發餉銀十九萬餘金。共供支六個月。兵心乃定。查此次鮑超統率該軍。徑入新疆。大漢苦寒。艱險異常。雖有名將。深得軍心。平日信之如金石。愛之如父兄者。至塞外亦恐揣貳思歸。鮑超威嚴有餘。恩信不足。本不甚孚於部曲。倘出關後離怨潰散。必見輕於回衆。一有挫失。則撤回大熾。全局震動。後人更視關外爲畏途矣。且行軍貴顧根本。貴取遠勢。昔年向榮和春等進攻金陵。惟不能取上游之勢。以爲根本。卒至覆敗。幾誤東南全局。今若甘肅未平。而遽謀新疆後路之根本。不穩不惟難期急效。又將更長寇氣求速而反遲。求揚威而反損。國威上年十二月。臣所爲奏請先清嘉峪關以內。

乃能出塞者正爲此也。鮑超之功。自咸豐四年以至九年。屢破大敵。頻受重傷。姑不復論。卽自十年以後。臣駐祁門。四面爲賊所困。全賴鮑軍左右翼蔽。縱橫苦戰。危而復安。如青陽之堅城。甯國之悍賊。東壩之要地。皆該軍獨任其難。而辛酉甲子二年。兩次肅清江西。勛勞尤著。臣豈忍忘其大功。而摘其小過。惟謀短識淺。衆心不固。實非獨當一面之才。若令出塞債事。不特鮑超身名俱裂。而天威一挫。亦難遽圖再振。惟有仰懇 聖明垂鑒。飭令鮑超隨同都興阿楊岳斌先剿甘省。俟內地全數底定。一塵不驚。再行大舉出關。每月非確有三十萬之餉。猶不宜輕於一發。不獨鮑超一軍爲然。古來有事塞外者。未有不慎於始謀者也。理合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遼 旨赴山東剿賊并陳萬難迅速情形摺

同治四年五月初九日

奏爲遵 旨前赴山東剿賊并瀝陳萬難迅速情形。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欽

奉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上諭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

曾國藩著卽前赴山東一帶督兵剿賊兩江總督著李鴻章暫行署理江蘇巡撫著劉
郇膏暫行護理欽此又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二十九五月初一等日疊次 上諭飭

臣趕緊赴援保衛畿疆各等因。臣部署一切。擬於月內起程。先赴徐州。以徐州爲老營。派一良將駐紮濟甯。臣亦當親赴濟甯一帶。察看形勢。惟僧格林沁以督師重臣。猝爾捐軀。震遠近之人心。長逆賊之凶醜。朝廷責臣討賊。至切且速。即山東官民。亦望臣星速北上。臣躊躇再四。有萬難迅速者數端。請爲我皇上縷晰陳之。臣自江甯啓程。不能不酌帶楚勇數營。以資護衛。查臣部現有之勇。除劉連捷等新調江西。易開俊等分防皖南皖北外。金陵未撤之兵。僅存十六營。人人思歸。三月間。因御史朱鎮參奏。諭旨飭令裁撤。當卽宣示各營。飭將秦淮淤土挑竣。一律撤遣。此次聞有山東之行。各勇紛紛求歸。不願北征。勸諭三日。始定議裁撤者十二營。北征者僅四營。又新募兩營。合三千人。作爲隨臣左右之親兵。此外惟劉松山甯國一軍。相距較近。現已飛檄往調。等候劉松山前來。如其部卒不願北征。臣亦不復相強。當酌帶楚軍將弁。另募徐州勇丁。做臣處之營制。而約束之。存楚師之規模。開齊兗之風氣。李鴻章所部之淮勇。已稍習於北方矣。然尙專食稻米。不慣麥麵。若徐兗間能另出勁旅。則北路數省。到處相宜。臣鑒於金口叛兵之禍。不敢強楚勇以遠征。現僅劉銘傳周盛波兩軍。歸臣調遣。

淮勇雖稱勁旅。人數尙少。不敷分撥。不得已爲此迂緩之謀。添募徐方之士。約須三四
月。乃能訓練成軍。此其不能迅速者一也。擒匪積年。擄掠戰馬極多。此次蒙古馬隊潰
散。恐亦爲賊所得。現聞賊馬多至萬餘匹。馳驟平原。其鋒甚銳。臣處昔亦有馬二千。除
撥交左宗棠李榕共三百匹外。餘皆撥交曾國荃鮑超兩處。數月以來。其隸曾國荃李
榕部下者。業已全數遣散。其隸鮑超部下者。卽係上杭飢餓之軍。尙未安撫就緒。劉銘
傳一軍。添募馬隊。甫經李鴻章於三月間奏請出口買馬。臣亦擬在徐州添練馬隊。派
員前赴古北口一帶採買戰馬千匹。約計往返程途。至速亦須三月。加以訓練。非再得
兩月。斷難集事。若竟不佐以馬隊。而強驅步兵以當騎賊。雖有賁育之勇。亦將不戰自
靡。此其不能迅速者二也。扼賊北竄。惟黃河天險。最爲可恃。防河之策。自爲目前第一
要義。臣上次摺內。卽擬由河南山東撫臣另造舢板戰船。現在事機尤緊。直隸齊豫三
省。均須迅速造船。分列河干。以壯聲勢。據吳棠所奏江南之船。於黃河水性不合。與臣
前奏相符。所有斟酌船式。採辦木料。招募水勇。應由該三省督撫悉心籌畫。因地制宜。
惟礮位一宗。北省較少。金陵存留尙多。臣擬撥礮三百尊。分濟三省。派船解至濟甯州。

由該三省派船前來迎接。黃河水師辦成。畿輔可永無捻匪之患。其事雖緩。其利甚大。然非有四五月工夫。難期就緒。此其不能迅速者三也。至劉銘傳一軍。不宜遽入直隸。宜勦賊於黃河以南。臣於上次摺內陳明在案。節次寄諭嚴催劉銘傳渡河。徑赴劉長佑軍營。果使於事有濟。自應設法北渡。惟目前濮州范縣濬縣鄆城等處。黃河南岸。一片賊氛。若非節節掃蕩。焉能衝過北渡。若使遠避賊鋒。繞路行走。則上游須繞至河南蘭儀等處。下游須繞至山東歷城長清等處。非迂繞五六百里。不能徑行渡河。且該軍現在南岸。尙未遇賊一擊。若賊未北渡。而該軍先至北岸。反置勁旅於無用之地。似於軍情地勢。均未相宜。臣昨接劉銘傳來文。批令在魚臺滕縣附近運河之處駐紮。擬俟糧運稍有把握。再令進駐濟甯。正籌度閒。接奉五月初三日 寄諭飭劉銘傳由金鄉嘉祥一帶黃河南岸向西兜勦。又接國瑞來咨。亦欲劉銘傳在黃河南岸協勦。與臣暫不北渡之說相合。以理勢揆之。黃河夏秋盛漲。劉長佑親統大軍。防堵河北。該逆應難飛渡。不特劉銘傳目下不宜渡黃也。卽將來事勢稍定。亦不宜令河南之兵。兼顧河北。查河北僅有直隸一省。近年捻患尙少。河南有齊豫蘇皖四省。近年捻患極多。據臣

愚見直隸宜另籌防禦之兵。但令分守河岸。齊豫蘇皖四省。宜另籌追勦之師。不使馳援河北。蓋楚勇淮勇。向例每日僅行四十里。黃河船少。萬人渡河。動逾旬日。若令時而北渡。時而南渡。我則疲於奔命。賊則相去已遠。殊爲失策。此因行軍不能迅速。遂不能兼顧直隸者。又其一端也。僧格林沁之忠勇絕倫。婦孺皆知。華夷傳誦。其統兵追賊日行七八十里。或百餘里不等。然步隊不及馬隊。驚馬不及良馬。勢必參差不齊。聞僧格林沁於三月馳至汶上。步隊後七日始到兗州。馬隊亦有後三日始到者。行走太速。勢不能自帶米糧。埋鍋造飯。行文州縣。令其供支麵飯。兵燹困苦之餘。州縣力難具數千人之食。又或倉猝得信。家丁逃匿。或兩縣交界。彼此推諉。將士爭先落後。飢飽不均。有連日不得一餐者。其隊伍難整在此。其行軍神速亦在此。臣處行兵之例。每日行軍支帳埋鍋造飯。不向州縣索米供應。略師古法。日行僅四十里。少或二三十里。李鴻章之淮勇。亦仿楚師之法。其步步穩妥在此。其行軍遲鈍亦在此。僧格林沁勦辦此賊。一年以來。周歷湖北安徽河南江蘇山東五省。若他人接辦此賊。斷不能兼顧五省。不特不能至湖北也。卽齊豫蘇皖四省。亦不能處處兼顧。如以徐州爲老營。則山東祇能辦兗

沂曹濟四郡。而濟東泰臨以北。力不逮矣。河南祇能辦歸陳兩郡。而開許南汝以西。力不逮矣。江蘇祇能辦淮徐海三郡。安徽祇能辦廬鳳潁泗四郡。餘屬皆力不逮矣。此四省。十三府州者。縱橫千里。從古四戰之場。歷年擒匪出沒。最熟之區。若以此責成督辦之臣。而以餘屬責成四省之巡撫。則汎地各有專屬。庶軍務漸有歸宿。此賊已成。流寇飄忽。靡常。宜各練有定之兵。乃足以制無定之賊。此因行軍不能迅速。遂不能徧顧各省者。又其一端也。方今賢帥新隕。劇寇方張。山東之望援。急於星火。而臣策戰事。乃在半年以後。北路之最重。莫如畿輔。而臣策直隸。乃須另籌防兵。此皆駭人聽聞之言。殆不免於物議紛騰。交章責備。然臣籌思累日。非專力於擒匪最熟之十三府州。不足以弭流寇之禍。理合直陳芻蕘。備 聖主之採擇。所有遵 旨督師勦賊。及瀝陳萬難迅速緣由。恭摺由驛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逐條訓示。謹 奏。

賊衆全萃皖境。先赴臨淮摺 同治四年閏五月二十一日

奏爲羣賊全萃皖境。臣應先駐臨淮。後赴徐州。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行抵清江。

卽將皖軍被圍。擬派重兵援勦各緣由。於本月十一日馳奏在案。十四日羅麓森等金陵六營齊抵清江。劉松山甯國一軍老勇在途。苦求假歸。挑選募補。行程稍滯。甫於二十日全隊到齊。臣在此小駐十二日。疊聞甯防徽州各軍。索餉滋鬧。力籌撥銀鎮撫。晝夜憂灼。本擬步隊到齊。卽日馳赴徐州。相機調度。連日接據安徽布政使英翰來稟。該軍困於雒河集。已先帶二十餘騎退至西洋集。其部將史念祖等尙能相約死守。以待援兵等語。又據壽春鎮總兵易開俊來稟。該軍進紮西洋集。擬先攻高鑪。以解雒河之圍。惟該總兵目疾增劇。勢將瞽廢。請派員接統該軍各等情。臣查英翰出重圍而求援。易開俊臨大敵而嬰疾。均屬萬分危急。臣若先赴徐州。則去賊愈遠。諸軍無所稟承。適接撫臣喬松年咨函。亦稱賊聚皖北。官軍正可合圍會勦。爲一勞永逸之計。臣與吳棠熟商。遂定議親率金陵六營。甯國六營。先赴臨淮關駐紮。俟皖事稍鬆。再行進駐徐州。臣初次奏稱專力於四省十三府州之地。今旣由臨淮進兵。將來安徽卽以臨淮爲老營。江蘇卽以徐州爲老營。山東以濟甯爲老營。河南以周家口爲老營。四路各駐大兵。多儲糧草。子藥爲四省之重鎮。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其援軍之糧藥卽取給於受援之

地。庶幾。往來。神。速。呼。吸。相。通。就。目。前。諸。將。而。論。劉。銘。傳。潘。鼎。新。均。可。獨。當。一。面。張。樹。聲。周。盛。波。兩。軍。相。合。可。當。一。面。劉。松。山。易。開。俊。兩。軍。相。合。可。當。一。面。四。路。專。汛。之。兵。頗。敷。分。布。此。外。須。另。籌。游。兵。一。枝。擬。派。候。選。郎。中。李。昭。慶。訓。練。馬。隊。合。之。親。王。僧。格。林。沁。舊。部。馬。步。各。軍。同。爲。游。擊。之。師。臣。私。衷。區。畫。如。此。軍。情。瞬。息。千。變。不。知。將。來。能。成。規。模。否。至。糧。運。爲。用。兵。第。一。要。義。周。家。口。臨。淮。兩。軍。以。淮。河。潁。河。爲。運。道。濟。甯。徐。州。兩。軍。以。通。河。爲。運。道。擬。趁。有。水。之。時。先。將。米。糧。子。藥。悉。數。分。運。四。處。存。儲。備。用。已。在。清。江。設。立。轉。運。局。派。淮。揚。道。吳。世。熊。專。司。其。事。如。四。路。軍。食。充。足。則。四。省。有。首。尾。相。應。之。象。而。諸。軍。無。疲。於。奔。命。之。虞。或。可。以。速。補。遲。徐。圖。功。效。所。有。羣。賊。萃。皖。微。臣。先。赴。臨。淮。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欽奉 諭旨覆陳摺 同治四年七月初八日

奏爲欽奉 諭旨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七月初五日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六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現在髮捻股匪麇聚豫疆該省兵力不敷勦辦著會

國藩喬松年迅飭張得勝史念祖等軍馳赴豫省會合李世玉等將賴汝光等股匪勦

除淨盡并著曾國藩添派官兵并飭副都統托倫布富森保等馬隊星馳前赴吳昌壽軍營聽候調遣其春壽及烏爾圖納遜兩起馬隊亦著曾國藩喬松年速飭赴豫助勦勿稍遲緩皖北是否尙有踞匪官軍現在勦辦情形若何及如何布置一切情形卽著迅速馳奏此後皖鄂防勦事宜官文等當隨時具奏毋得仍前濡緩致朝廷久深股盼曾國藩并著遵奉前旨酌量情形擇要前進駐紮以便就近調度等因欽此查雒河集解圍以後髮捻西竄分爲兩路其向北路者爲張總愚任柱等酋由柘城太康扶溝洧川徑趨而西現聞將至汝洛尙無確耗其向南路者爲賴汝光李允等酋由太和竄至沈邱蹂躪陳州周家口一帶臣於半月以前已檄調直隸提督劉銘傳全軍馳赴周家口後接陳州知府告急之稟又添調烏爾圖那遜等馬隊同援陳州積潦沒途行走極艱然屈指計之該兩軍日內當已抵陳州與賊接仗矣北竄汝洛一股臣軍萬難追及南竄陳州一股有劉銘傳等兩軍應足制之萬一兵力尙單再派周盛波托倫布兩軍前往助之周盛波之步隊臣批令進駐亳州以便就近援陳托倫布之馬隊前來謁見時臣已面囑其整頓一切預備赴豫矣此臣酌派馬步各隊援勦河南之情形也

諭旨又飭富森保前赴吳昌壽軍營。查富森保之馬隊。卽係色爾固善所管之一起。富森保現在蕭縣。因大水阻隔。患病未愈。不能來營。與臣一見。色爾固善曾來臨淮。臣接見數次。據稱馬隊馳驅太久。又在曹南新挫。人馬俱疲。鎗械不齊。馬匹多缺。必須大加整頓。乃可勦賊。臣囑其卽在徐州認真整頓。不特色爾固善一起然也。又有達爾濟一起。係奏明由山東撥歸臣處者。現據閻敬銘咨稱達爾濟在兗州患病。察哈爾官兵病者幾及一半。派訥穆錦帶吉林兵及馬勇先到徐州。現亦人困馬疲。急須整理。又有帕克巴札普一起。係新由察哈爾調來者。官兵不嫻戰事。馬之病斃者尤多。是數軍者。若非大加整理。斷難驅之向敵。臣本欲急赴徐州。料簡一切。無如月餘以來。淮河盛漲。沿河民居。及臣之營壘。皆在水中。築隄捍禦。時虞潰決。百物缺乏。臨淮屯紮重兵。應儲之軍糧器械。應修之米倉藥庫。均未就緒。大小道路。處處被淹。皆俟晴久水涸。乃可起程赴徐。此馬隊必須整理。臣尙未至徐州之情形也。

諭旨又令臣酌量前進。擇要駐紮。以便就近調度。臣雖至愚。豈不思步步進逼。急圖殄滅之方。惟臣細觀賊情。已成流寇行徑。若賊流而官兵與之俱流。則節節尾追。著著落

後。假令此時追至汝洛。待賊南趨光黃。又折而追至光黃。或賊東趨徐兗。又折而追至徐兗。雖終歲奔波。終無大損於賊。臣之愚見。常欲堅持初議。於擒匪必經之途。駐紮重兵。如劉銘傳駐周家口。賊若回竄扶溝鄆陵。即自周家口迎頭擊之。張樹聲等駐徐州。賊若回竄永城蕭碭。即自徐州迎頭擊之。推之賊竄蒙宿。則劉松山等自臨淮迎頭擊之。賊竄曹單。則潘鼎新自濟甯迎頭擊之。變尾追之。同爲攔頭之師。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庶幾漸有歸宿。皇上如以臣議爲可採。則於臣駐兵四處之外。請旨敕下湖北河南督撫。於豫之鞏洛宛鄧。楚之隨棗黃麻。各駐勁兵一枝。與諸將堅約。重在攔頭迎勦。不重在賊退尾追。似亦制勝之策。近人多謂擒匪并無大志。旦夕可平。微臣獨念擒匪或成流寇。禍患方長。此賊有甚似流寇者一端。有不甚似流寇者一端。凡流寇所以日聚日衆。非良民皆樂於從賊也。祇因賊騎剽忽。劫掠居民。不得耕種。百里廢耕。則百里之民。從賊偷活。千里廢耕。則千里之民。從賊偷活。今鳳潁徐泗歸陳等郡。幾於千里廢耕。而官兵又騷擾異常。幾有賊過如箠。兵過如洗之慘。民圯仇視官兵。於賊匪反有恩詞。邇是賊亦無鬼色。比甚以宥盜之象。症之可危者也。凡流寇如無源之

水聽其所之。而此賊尙眷戀蒙亳老巢。旁縣皆田荒屋毀。而蒙亳尙有田廬之樂。斯又不甚似流寇。症之差善者也。臣旣於四處設立重兵。以遏其流。又擬查辦民圩。以清其源。先查亳州蒙城宿州永城四屬之圩。分別良莠。大加懲治。其餘有捻州縣。次第查辦。近日出有告示一件。鈔稿附呈。御覽。臣駐紮之處。仍應以徐州爲老營。以臨淮濟甯周家口爲行營。庶於清查民圩。督飭諸將。兩有裨益。是否有當。伏候 聖謨詳爲指飭。所有欽奉 寄諭各事。恭摺田驛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遵 旨覆陳并請中外臣工會議剿捻事宜。同治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奏爲欽奉 諭旨。恭疏覆陳。并請 勅下中外臣工會議剿捻事宜。以定謀議。仰

祈 聖鑒事。竊臣於七月初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初三日奉 上諭。晉

省完善之區。并無得力勁旅。設被竄擾。關繫匪輕。著曾國藩速派劉銘傳等軍。循河西上酌量水陸兩路。孰爲便捷。馳赴洛陽。以西一帶扼要駐紮。與秦晉防兵聯絡。聲勢相機防勦。俾賊不得分竄。擾及完善等因。欽此。又於七月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

月初九日奉 上諭曾國藩身任統帥責無旁貸前經疊諭該大臣籌撥一軍兼顧
晉省并令劉銘傳等軍馳赴豫省北路繞出賊前防賊窺擾秦晉之路又令派撥馬隊
馳赴豫省助剿復以賊去徐郡甚遠令該大臣酌量前進駐紮乃該大臣日久迄無奏
報於近來皖豫軍情及各路如何布置情形均未陳奏歷次所奉諭旨亦未答覆實屬
疲玩因循若欲藉此獲咎冀卸節制三省仔肩何以仰副朝廷倚任之重諒該大臣公
忠體國之心何忍出此等因欽此跪誦之下。惶悚莫名。查派撥馬步各隊赴豫。及臣仍
擬駐紮徐州各情。業已於本月初八日專摺具奏在案。目前賊勢。前股已至南召魯山
裕州。并聞竄入湖北之棗陽。後股由臨潁鄆城而折回上蔡。接據吳昌壽咨稱賊將竄
擾周家口。又接劉銘傳文稱即日由周家口出隊迎擊上蔡之賊。 諭旨飭令劉銘
傳一軍循河水上馳赴洛陽以西扼要駐紮自係先事預防之策。臣竊觀刻下局勢。周
家口最爲扼要之區。該處距豫之開歸陳許。及汝甯光州六郡。均在三百里內外。即皖
之潁州。及蒙亳老巢。相去亦不過三百里。八面受敵。不可無重兵鎮駐。臣所部各軍。惟
劉銘傳將略較優。人數較多。故以周家口之重任付之。今若移駐洛陽以西。反置勁旅

於無用之地。至秦晉兩省防務。臣聞陝西殘破。更甚於河南。似非該逆之所垂涎。山西雖屬完善。然黃河天險。似非該逆所能遽渡。自洛陽至潼關。五百餘里。必須晉豫兩省。多設礮船。乃足禦之。亦非陸路一軍所能徧防。劉銘傳西去。竊恐無益於晉。而有損於豫。臣既知周家口之防。更切於洛陽。不敢不剴切上陳。冀迴 聖聽。且不獨劉銘傳一軍。萬難遠調也。李鴻章部下。淮南之勇。不慣麵食。與楚軍同。而其軍火礮械之笨重。則更甚於楚軍。自古行軍。皆以糧運爲先務。乾隆年間。新疆用兵。以大學士黃廷桂總理肅州糧台。米麥雜糧。無一不備。車駝轉運之煩瑣。 純皇帝親自計畫。遙爲指揮。今河南等省用兵。全不講求轉運。器械多有闕乏。將士不肯盡力。臣與李鴻章所部。有年行兵於江湖水鄉。糧運最便。士卒習而安之。今改運於濟甯周家口等處。尙有運河淮河一水之便。而泝流太遠。已覺十分艱難。若再令遠征秦晉之交。不特不能多運大米。並不能多運洋礮。恐淮勇遷地弗良。或生他變。前此霆營調赴關外。亦以道途太遠。無米可食。中途潰變。臣未能先期陳奏。力阻其行。至今愧恨。頃在臨淮。臣檄翰林院編修張錫燦。招募淮北之勇。專取能食麥麵雜糧之人。冀備他年征勦西北之用。其在

淮水以南不慣麵食者。概不收募。蓋恐飲食違其本性。驅策必不得力。此又臣所輾轉籌思。而未敢輕調秦晉防兵者也。至於節制三省之命。臣三次具疏固辭。未蒙

俞允。以臣賦性顛愚。即一省已難專任。然臣受

恩深重。雖數省亦當通籌。竊計

擒匪可到之處。約有八省。分爲三路。江蘇安徽兩省。及豫之歸陳。齊之兗沂曹濟。臣初次疏中所指之十三府州。皆東路也。直隸山西兩省。及豫之彰懷衛輝。齊之東武臨清。凡在黃河以北。皆北路也。湖北陝西兩省。及豫之南汝洛陝等郡。皆西路也。論用兵緩急先後之序。則東路最重。西路次之。北路又次之。論微臣之才識。與所部之兵力。則卽東路十三府州。縱橫千里。已嫌汎地太寬。動虞疏失。實不能兼顧西路。更何能謀及北路。今皇上飭臣兼顧晉省。已在節制三省之外。而外間望治之心。責臣之詞。尙不止於晉省。一似三路之前截後追。爲防爲剿皆。臣軍應辦之事。臣何以堪此重任。又何能當此重咎。以僧格林沁之賢。忠可以泣鬼神。勇可以迴山岳。辦捻五年。尙未歲功。今捻匪之馬匹愈多。而時論之視賊愈輕。一似數月期年。可望肅清。臣又安能奏此速效。臣自揣殫竭愚忱。籌東路十三府州之防。加以清查民圩。訓練馬隊。一二年內。或可漸

就穩固。其北路防河之法。西路堵勦之方。均非臣力所能逮。應請 旨飭令山西河

南速辦舟師。守禦黃河。免致賊竄晉境。倉皇貽誤。臣管見所及。已略具於五月初九日

十三日七月初八日三次疏中。常思堅持初議。又恐失之執拗。可否仰懇 天恩。勅

下九卿科道八省督撫會議勦捻事宜。各抒所見。恭請宸斷。定一不可改易之策。畫分

汎地。各專責成。無論賊窮何處。而辦賊之方。萬變而不離其宗。庶幾謀不紛歧。事有歸

宿。微臣幸甚。大局幸甚。至臣處奏報之稀。曾於同治元年二月初六日覆奏一次。一則

不輕奏謠傳之言。一則不輕奏未定之事。一則不輕奏預計之說。仰蒙 聖訓稱許。

數年以來。不改此度。茲奉 嚴旨詰責。惶愧無地。若欲藉此獲咎。以卸仔肩。則臣生

平所志所學。斷不肯如此取巧。伏乞 聖慈垂鑒。所有遵 旨覆陳。并請中外臣

工會議勦捻事宜各緣由。恭摺由驛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

臣拜摺後。卽於本日前赴徐州。整理馬隊。俟抵徐後。再行陳奏。合并聲明。謹 奏。

銘軍疊勝偪賊東竄現籌布置摺 同治四年九月初一日

奏爲劉銘傳一軍疊獲勝仗。偪賊東竄曹州。現籌布置情形。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以擒逆竄擾潁州。飭令劉銘傳一軍。由周家口回援。周盛波等協剿。於八月十八日。奏明在案。劉銘傳未接。臣檄之先。已派劉盛藻唐殿魁率步隊各營。張景春劉盛瑞率新練之馬勇二營。由周家口馳赴潁州。於十一日行抵沈邱。與豫軍蔣希夷皖軍康錦文等會同進剿。十二日進逼四張賊寨。該逆窺我營未定。集馬步賊萬餘人。乘機猛撲。唐殿魁擊其左。劉盛藻擊其右。酣戰踰時。斃賊三百餘名。蔣希夷康錦文兩軍。從中路繼進。張景春劉盛瑞馬隊。兩邊包抄。賊即奔潰。我軍追三十餘里。至洪河南岸瓦店等處。擒斬甚夥。奪獲器械無算。騾馬二百餘匹。拔出難民數千。破賊寨二十餘座。賊狂竄向西南而去。十四日又折回洪河之北洋埠。兩日夜竄至項城西境之南頓集。距周家口五十里。劉銘傳遂督軍由項城問道。一日夜馳抵南頓。飭各營及烏爾圖那遜之馬隊。三路并進。賊勢披靡。我軍疾追十餘里。殺斃槍斃賊千餘名。生擒三百餘名。奪獲馬百餘匹。器械千餘件。賊乘夜越周家口徑渡沙河而北。此劉銘傳一軍。在阜陽沈邱兩次獲勝肅清皖境之情形也。賊渡潁後。由西華竄入太康。劉銘傳於十九日追抵太康。至則賊又奔向睢州。二十日追至睢州。則賊又已先發矣。劉銘傳乃暫棄步軍。獨督馬

隊馳三十餘里。從後追及。賊四散狂奔。拋棄輜重器械甚多。敗潰十餘里。復聚馬賊數百迎敵。又經張景春及營總白圖善六十七訥爾桓額等擊退。其周盛波一軍。馳主歸德邀截。以賊匪未過宋郡。不及而返。此十九二十等日追勦四百餘里之情形也。自二十日後該逆竄至考城之保庶寨。曹境之魏灣集。盤踞定陶境內。已越三日。據劉銘傳送到生擒賊。供此次東竄之匪。係任柱爲主。而賴汝光牛洪亦在其中。圖入青石關以擄掠富饒之境。臣查羣賊之中。以任柱之騎爲最悍。以賴汝光之謀爲最詭。如果二酋同來。則賊勢已趨重東路。而青石關。通登萊。青三府。尤爲山東膏腴之地。不可不速籌援剿。除飭潘鼎新一軍扼守運河外。頃又調張樹珊之步隊。色爾固善之馬隊。率徐州全軍馳赴山東協勦。又調臨淮六千人。以四千接防徐州。以二千續往山東。調周盛波一軍。移駐歸德。以遏東賊回竄之路。畱劉銘傳一軍。仍駐周家口。以扼陳汝最要之區。惜無大枝馬隊。可以縱橫追逐。僅就現有兵力。東顧齊省。西顧豫省。中間兼顧徐州。臨淮兩處。期於首尾相應。此臣近日調度諸軍。布置各路之情形也。欽奉八月十四日二十二日兩次 寄諭。飭臣進駐許州。并籌游擊之師。臣屢疏覆奏。本議四路駐兵之

外。更添大枝游擊之師。惟游兵須以馬隊爲主。而輔以步隊之輕迅者。今臣處所接舊管之馬隊。不滿二千。其餘新調之察哈爾馬兵。新募之兩淮馬勇。其數無多。其技尤劣。不敢驅之向敵。久未辦成游擊之師。自問尙無破寇之術。日夜焦思。彌深愧悚。至賊勢趨重山東。自當先勦東路。不必遽赴許州。

皇上因時制宜。想必有權衡於至當者。伏乞續示。宸謨俯鑒。愚忱之不敢欺。勗以棉力之所能及。微臣幸甚。所有勦賊獲勝。及近日調度各情。恭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奉 旨覆陳近日軍情摺 同治四年九月十九日

奏爲疊奉 諭旨。恭摺覆奏。并陳近日軍情。仰祈 聖鑒事。竊臣接奉九月初六

日 寄諭。欲令李鴻章親帶楊鼎勳等軍馳赴河洛。將豫西股匪撲滅。兼顧山陝門戶。而以吳棠署理兩江總督。李宗羲。丁日昌。遞署漕督。蘇撫。飭臣函商迅速覆奏。又奉

十一日 寄諭。令鮑超馳赴豫南歸。臣節制各等因。仰見

聖德謙冲。憂勤彌篤。

聞 命之下。愧悚難名。臣查近日軍情。捻衆回竄。徧布荷澤曹定等處。潘鼎新已至鉅野。由徐州調往之色爾固善張樹珊馬步各軍。均至濟甯。正可會合進剿。而該匪忽

分支狂竄。一支回竄徐州。攻破銅山境內之辛家寨。邊馬及於鄭家集。距徐城僅六十里。一支直趨濟甯之長溝。勢將渡運河而東。據各路探報。馬賊近萬。步賊以六七萬計。任柱牛洪賴汝光李允陳大濤各酋俱已東來。其西畱豫境者。僅張總愚南陽一股。人數較少。力亦較弱。是日下賊勢趨重東路。不特秦晉暫可無患。卽宛洛患亦稍輕。自當以全力專顧東路。徐州一支。恐竄沂州海州。而擾及裏下河。長溝一支。恐竄濟南泰安。而擾及東三府。現飭潘鼎新張樹珊兩軍防剿東北濟泰一路。而調郭松林楊鼎勳兩軍防勦東南沂海一路。此外則劉銘傳畱於周家口。周盛波畱於歸德府。斯六軍者。皆淮勇最勁之兵。所駐皆三省最要之地。其防戍大江以南者。僅有劉秉璋等三起。分駐蘇松東壩等處。萬不能再行調出。千里空虛。諭旨飭李鴻章視師河洛。該處現無可勦之賊。淮勇亦別無可調之師。至臣所部楚軍。除酌畱劉松山等勦捻外。餘擬全數遣撤。疊經奏明在案。臣今所倚以辦賊者。全賴淮勇諸軍。供其指麾。李鴻章若果入洛。亦豈肯撤。臣布置已定之兵。挾以西行。坐視山東江蘇之糜爛而不顧。是李鴻章之無兵帶赴西路。時爲之也。勢爲之也。臣屢接稟報。閩軍黃少春等攻克鎮平。江軍席寶田

婁雲慶等。屢獲大捷。髮逆勢極窮蹙。又有劉典康國器劉連捷周寬世各軍。星羅棋布。似閩粵餘孽。不久即可殲除。諭旨令鮑超改赴河南。實屬於粵無損。於豫有益。惟餉項由楚省解濟。未知能否無缺。臣擬商之李鴻章。若能由江南協解數成。則河南多一枝勁旅。湖北少一分供應。俾聖主可紓西顧之憂。而微臣亦稍塞豫人之責。

諭旨垂詢以李宗義暫署漕運總督。丁日昌署理江蘇巡撫。查李宗義由安徽知府甫於去年保奏以道員畱江補用。本年奏署運司。疊擢安徽臬司江甯藩司。一歲三遷。已爲非常之遭際。該員廉正有餘。才略稍短。權領封圻。未免嫌其過驟。丁日昌以江西知縣。因案革職。三年之內。開復原官。洊保府道。擢任兩淮運司。雖稱熟習夷務。而資格太淺。物望未孚。洋人變詐多端。非勛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詭謀。而懾其驕氣。該員實難勝此重任。數年以來。皇上求才若渴。於疆臣保薦人員。往往破格超遷。外間因其不次之擢。疑爲非常之才。責備之下。加以吹求。於是臺諫彈劾生風。并歸咎於原保之員。若使保升者循資漸進。少爲迴翔。多經磨鍊。則該員不至見妬於同僚。而言路亦不至仇視乎疆吏。實於中外和衷之道。大有裨益。抑臣尤有請者。歷觀前史明訓。

軍事之進退。緩急戰守。屯駐統帥。主之朝廷之上。不宜遙制廟堂之黜陟。將帥賞罰。百寮天子。與左右大臣。主之闕外之臣。不宜干預朝廷而遙制兵事。其患猶淺。闕外而干預內政。其害實深。從古統兵重臣。遙執國命。未有能善其後者。同治元年正月。皇上命臣保舉封疆大員。臣密片奏稱疆臣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黜陟之柄。宜防外重內輕之漸。兼杜植私樹黨之端等語。仰蒙 聖慈垂鑒。今以要缺督撫。令臣等往返函商。如臣愚見。密保尙且不敢。會商更覺非宜。因不俟李鴻章吳棠商定。直抒管見。未審有當於萬一否。所有疊奉 諭旨。並陳近日軍情緣由。恭摺由驛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會議長江水師營制事宜摺 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奏爲會議長江水師營制事宜。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國藩於同治元年二月覆

奏安徽省城。仍建安慶案內。請專設長江水師提督。及總兵以下各官。奉 旨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旋經吏部等於五月二十三日定議具奏。准其設立長江水師。而於總兵副參以至于千把。應設幾缺。暨分汛修艦各事宜。令臣體察情形。再行詳核議

奏。三年四月奉旨以淮揚鎮總兵黃翼升補授長江提督之缺。六月克復金陵。濱江五省戰事大定。卽應將前募之水勇改爲經制之水兵。核定章程。會議具奏。特以勇丁之口糧較多。額兵之口糧極少。相去懸絕。難於酌中定議。展轉籌思。是以復奏稍遲。臣國藩於咸豐二年臘月初招湘勇。維時長沙甫經解圍。各路兵勇往來湖南。絡繹不絕。臣徧查餉章。參差不齊。惟張國樑之勇。每月五兩四錢。江忠源之勇。每月四兩五錢。該兩軍最爲有名於時。逮三年夏間。勝保奏請招募陸勇。月餉四兩五錢。戶部議准。江南大營循而行之。遂定爲報銷之常例。臣於三年冬間。召募派水陸兩軍。陸勇酌減爲每月四兩二錢。而親兵什長。稍有增加。水勇酌減爲每月三兩六錢。而礮手舵工。稍有增加。厥後銀價日賤。米價日昂。咸豐十一年。楊載福等請將水勇加爲每月三兩九錢。至今未改。臣復詳加詢訪。除山東河南餉章微少外。其餘江楚閩浙等十餘省。勇餉均係四兩有奇。目下各路招集陸勇。紛紛未已。若水軍驟爲大減。則人皆去爲陸勇。誰復願充水兵。故臣所議章程。於兵餉條暫從其優。俟軍務告竣。再行酌量核減。審時度勢。有不能不出於此者。非敢與陸營戰守糧額。故示懸殊也。自古養兵。本無善政。南宋之

括財。晚明之增餉。皆爲兵多所累。識者病之。我朝綠營兵丁五十餘萬。較之宋明已屬極少。然乾隆四十六年議增缺額名糧。大學士阿桂會上疏力爭。臣國藩亦於咸豐元年疏請裁兵五萬。戶部初未議准。後乃通行各省酌辦。溯自洪楊倡亂。挽回繼變。軍興十餘年。惟向榮和春大營用兵稍多。其餘皆倚勇丁以集事。國家養兵之費。歲逾二十萬。當此多事之秋。乃未聞綠營立一奇功。出一良將。今各省勇丁合計約在三十萬以外。而昔年經制之兵。仍未能議裁議減。守戰各兵。在營之坐糧雖少。而出征外省。加以鹽折夫價餘丁等款。每兵一名。月支亦在五兩上下。平日有糧少之名。臨事無省費之實。百年受養兵之累。應急無破寇之效。統籌全局。殊非長策。臣愚以爲軍務全竣後。仍當綜核名實。裁減陸兵。其必不可裁者。卽當增加口糧。此又因今日設立水營。而卽爲異日綠營之地者也。謹議事宜三十條。營制二十四條。分繕二摺。恭呈御覽。計戰船七百七十四號。除提督已頒關防外。新設總兵四員。撥出兼隸之總兵一員。副參游三項營官二十四員。都守千把外委等哨官七百七十四員。兵數一萬二千餘人。兵餉船價廉俸雜費修艦之資。約計每月五萬有餘。凡選將練兵餉項捕務。暨考核教

演之法。莫不嚴定章程。冀垂令典。請 旨勅下軍機大臣。會同吏戶兵工等部。暨總

理衙門核議施行。所有會議長江水師營制事宜緣由。謹會同漕運總督臣吳棠護江

蘇巡撫臣劉郁膏安徽巡撫臣喬松年江西巡撫臣劉坤一湖北巡撫臣鄭敦謹湖南

巡撫臣李瀚章。恭摺由驛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摺係臣

曾國藩彭玉麟主稿。合併聲明。謹 奏。

密陳勦擒尙無把握片 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再密陳者。臣竊觀此股捻匪。奔突六省。攻剽十年。久成流寇之症。雖人衆不及髮逆。而馬隊則數倍過之。其凶狠之性。狡詐之謀。亦不亞於髮逆。而中外論者。輕視此賊。以爲殆不足平。古稱恐則致福。驕則致敗。若人人輕視劇寇。則驕氣徧於數省。豈有奏功之理。明季流賊。初亦或聚或散。時盛時衰。終遂至於不可收拾。殷鑒不遠。能無惴惴。臣愚以爲。欲求衆心之儆懼。須先戒奏報之虛浮。奏報之於兵事。關係最重。所奏果實。則一軍之是非。悉公。朝廷之賞罰。亦當所奏若虛。則勞苦多功者。從而寒心。巧僞僨事者。反以得志。近日各路奏報。頗多粉飾。河南湖北兩省尤甚。河南今春屢報勝仗。查詢實

無戰事。湖北報正月二十八日鄂軍會同銘軍攻克黃陂。查詢是日午刻劉銘傳率師克城追賊。酉刻收隊。并未見別有一兵來會。至二更後。鄂軍藍斯明劉維楨等始至西門外駐紮。今銘軍與鄂軍均准開單請獎。有功者與無功者毫無區別。實不足以彰公道。凡疆臣奏事。皆據各將領稟入告。本不能免於虛飾。但須略加考察。稍爲刪改。俾黑白不甚顛倒。庶中材知所勸懲。伏乞 皇上不咎既往。敕示將來。於鄂豫暨各省奏報。俯賜 鑒察。殷勤訓誡。其屢報勝仗。毫無實際者。 嚴旨詰責。風氣一振。不特疆吏悚懼。即募僚草奏者。亦不敢率爾命筆。大局幸甚。同治三年八九月後。親王僧格林沁之師。疲勞過甚。鄧州呂堰驛羅山等處之敗。失去戰馬三千餘匹。精銳傷亡太多。本不可以再戰。向使 皇上灼知實情。或令該親王回京休息數月。或令在山東河南停兵養銳。亦何至有曹南之禍。乃各省奏報。皆稱擒匪最畏僧格林沁不敢與之交戰。或稱殘孽無多。殲除在即。 朝廷不得確耗。早爲之所。遂致隕喪賢王。忠良短氣。遐邇震驚。臣痛念及此。未嘗不歸咎奏報失實。有誤大局也。自臣接辦此賊。設四鎮駐防之卒。籌大枝游擊之師。意謂且戰且守。或可漸有頭緒。及此次入齊與張總愚股匪

相遇。本月初旬。三次接仗。兩次挫衄。張逆人數較少。即已驍悍若此。況益以任賴等逆之衆。尤覺難操勝算。總緣賊馬逾萬。數倍我兵。曠野平原。步不敵騎。臣屢思多練馬隊。不特湘淮各勇。騎射非其所長。且臣所派兩起買馬之員。均據稟稱去冬大雪苦寒。口外馬瘦且少。不敷購辦。臣處欲添千餘騎而不可得。鮑超欲買三千餘匹。未知成軍。更在何日。臣受命剿擒。已滿十月。制寇之方。尙無把握。終夜以思。且憂且愧。外間不察。或以迅速成功相期。每日所接賓僚。無非譽言。所閱文牘。無非諛詞。不曰且夕可滅。即曰賊無長技。此等浮言虛譽。既恐傳播行間。長部曲驕矜之氣。亦恐上達天聽。弛朝廷兢業之心。臣因此次小挫。將各軍痛加儆戒。尤願我皇上弗輕視此賊。常以流寇難治爲慮。博儲將材。以求爲司。繼稽核奏報。以戒其勿欺。庶憑聖主朝乾夕惕之懷。終救中原火熱水深之厄。區區微忱。謹據實附片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河防無成請寬疏防處分片 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再密陳者。此次捻匪全股東竄。出於各處所不及料。遠近震驚。山東必有非常之風波。

中外必有紛騰之議論。其在東路受害之州縣。見賊從豫軍所分之汛地內竄出。恐不免歸咎於撫臣李鶴年。惟主防主勦。意見難於遽同。言是言非。外議未必允當。臣謹爲持平之論。詳陳 聖主之前。庶衆說紛紜。不足以惑 天聽。朱仙鎮以上。豫省防兵。係余承恩及撫標三營。在所轄汛地失事。本應從嚴參辦。惟該處係屬砂地。難於挑挖。七月下旬始行興工。時日過於迫促。濠牆未能堅深。兵勇不及三千。人數太單。賊勢浩大。不克抵禦。尙屬情有可原。臣是以未及查取職名。會商參辦。初八日。臣到陳州。聞賊將東竄。卽檄劉銘傳潘鼎新兩軍赴中牟尉氏攔頭痛剿。乃僅進駐朱仙鎮之北。相隔稍遠。遂失機宜。亦有不合。惟自朱仙鎮以至槐店。陸路四百里。沿河迂繞。則五百餘里。皆劉銘傳等糾約各淮軍。晝夜修築。八月初旬。一律畢工。其張市以上六十里。亦係砂地。潘鼎新力任其難。修築堅固。該兩軍又於十一十二日。幫助豫軍修挖汴北二千餘丈。頗著勞勩。雖未赴中牟迎勦。稍失機宜。而所守汛地。究無疏失。劉銘傳潘鼎新均應免其置議。至籌防沙河賈魯河之議。臣於六月十四日具奏。未奏以前。曾有一咨一函。商之安徽河南撫臣。請其趕緊興辦。既奏以後。又有一咨一函。馳商兩臣。迭接喬松

年李鶴年覆信。均稱照議辦理。並無推卸之辭。厥後安徽認真修防。河南未遽舉行。臣在途次。未之知也。及接奉七月二十八日 寄諭。始知李鶴年有砂多難辦之奏。詢及汴南至朱仙鎮一節。余承恩等甫經興工。汴北至黃河一節。尙未興工。八月初十前後。倉卒修防。諸事未齊。被賊攻破。李鶴年辦事遲疑。不無可議之處。惟該撫亦大有可諒者。河南各官之議。均謂賊戕宜於速剿。不必爲防河之謀。賊勢急欲西趨。不至有東竄之患。幾於衆口一辭。並聞京師人士。持議亦多如此。李鶴年惑於衆論。並非有意執拗。與臣立異。迨聞淮軍皖軍河防次第畢工。乃續調馬德昭回防汴北。而爲時已遲矣。其宋慶一軍。在南陽勦賊得力。李鶴年不欲調回修防。尙係救民水火之意。該撫業經奏明在案。尙李鶴年自請議處。或言路譏其放賊東竄。籲懇 聖恩。暫予免議。以觀後效。微臣主持防河之策。辦無成效。分應引咎自責。惟目下不參疏防汛地之員。亦宜暫緩請處。察看東竄之賊。情形輕重若何。如果蔓延太廣。局勢日壞。臣當補奏自請處分。甘受 嚴譴。斷不肯自占地步。諉咎他人。抑臣更有請者。本年三月賊竄山東。臣會同撫臣閻敬銘堵禦運河。幸無貽誤。現在賊衆銳意東趨。并據擒賊供稱。有限三日竄

撲運防之說。萬一又如同治二年。竟竄東岸青萊等府。議者以春能守而秋不能守。必歸咎於閻敬銘。交章論劾。事所難免。惟春間兵力較厚。警信稍緩。此次兵數既單。賊去尤速。臣所發文報。恐均到在賊後。且春間張牛先到。任賴後到。此次四股同往。迅雷不及掩耳。偷果搶竄運東。閻敬銘必自請議處。亦求 聖恩稍予寬假。保全廉吏。徐圖

補救。臣非敢要譽於同僚也。實見流寇極不易辦。又日觀四省水災。飢民載道。勢必紛紛從賊。不待張牛等酋之擄脅。氣機深爲可憂。惟賴督撫和衷。彼此各自引咎。互相原諒。協恭惕厲。庶可挽回於萬一。若值軍事不順之際。彼此各懷疑忌。互相諉過。將帥水火。則事愈不可爲矣。今湘軍之劉松山。與豫軍之宋慶。同心苦戰。親若昆弟。李鶴年重用宋慶。臣因而獎勵之。師克在和。豫事必有起色。區區愚誠。伏乞 聖慈垂鑒。若夫

防守沙河賈魯河。本係策之至拙者。臣非不知之。無奈馬隊遠不如賊。自去秋以來。派員七起。出口買馬。至今無一匹回營。全軍並無良馬。卽騫馬亦嫌太少。專恃步隊追勦。斷不能制流寇。不得已乃出於防河之下策。若賊再回竄。仍當扼防沙賈兩河。遏賊不得復東。庶軍務漸有歸宿。仰祈 皇上。預飭河南。撫臣爲將來同心設防之計。是否

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病難速痊。請開各缺。仍留軍中效力。摺 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

奏爲 微臣病難速痊。籲懇 天恩。准開各缺。仍在軍中效力。恭摺仰祈 聖鑒事。

竊 臣因病請假。仰蒙 恩准。兩次均賞假一月。在營調理。兩月以來。加意調治。而心

氣過虧。不時出汗。不能多閱文牘。說話逾十餘句外。舌端卽蹇澀異常。耳亦重聽。不說

話時。耳鳴而尙不甚聾。因是終日不願見客。標病則屢有變換。近日右腰疼痛。陝西撫

臣 喬松年過此。目覩 臣狼狽之狀。似此病軀。久膺重任。斷無不償事之理。再四籌思。不

得不仰懇 聖慈。請開各缺。安心調理。惟 臣受 恩深重。有不敢遽請離營者。人

臣事君之義。苟有所長所短。皆可直陳於 聖主之前。臣不善騎馬。未能身臨前敵。

親自督陣。又行軍過於遲鈍。十餘年來。但知結硬寨。打呆戰。從未用一奇謀。施一方略。

制敵於意計之外。此 臣之所短也。臣昔於諸將來謁。無不立時接見。諄諄訓誨。上勸忠

勤以報 國。下戒騷擾以保民。別後則寄書告誡。頗有師弟督課之象。其於銀米子藥

搬運遠近。亦必計算時日。妥爲代謀。從不誑以虛語。各將士諒 臣苦衷。頗有家人父子

之情。此臣昔日之微長也。今臣病勢日重。憚於見客。卽見亦不能多言。豈復能殷勤教誨。不以親筆信函答諸將者。已年餘矣。近則代擬之信稿。亦難核改。稍長之公牘。皆難細閱。是臣昔之長者。今已盡失其長。而用兵拙鈍。勦粵匪或尙可倖勝。勦捻匪實大不相宜。昔之短者。今則愈形其短。明知必誤大局。而猶貪戀權位。諱飾而不肯直陳。是欺君也。明知湘淮各軍相信頗深。而必遽求離營。不顧軍心之渙散。是負恩也。臣不敢欺飾於大廷。亦不忍負疚於隱微。惟有籲懇天恩。准開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實缺。並另簡欽差大臣。接辦軍務。臣以散員畱營。不主調度賞罰之權。但以維繫將士之心。庶於軍國大事。毫無所損。而臣之寸心無忝。卽病體亦可期漸愈。感激鴻施。曷有旣極。所有微臣病難速痊。請開各缺。仍畱軍中效力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暫回本任仍駐徐州並陳下悃摺 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奏爲遵 旨暫回本任仍駐徐州。並再瀝陳下悃。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九日奉 上諭。前因曾國藩患病未痊。軍營事

繁特令回兩江總督本任以資調攝。並因其請以散員自効。復疊次諭令迅速回任。俾李鴻章得以相機進剿。曾國藩爲國家心膂之臣。誠信相孚已久。當此捻逆未平。後路糧餉軍火無人籌辦。豈能無誤事機。曾國藩當仰體朝廷之意。爲國家分憂。豈可稍涉疑慮。固執已見。著卽凜遵前旨。剋期回任。俾李鴻章得專意勦賊。迅奏膚功。該督回任以後。遇有湘淮軍事。李鴻章仍當虛心咨商。以期聯絡一氣。毋許再有固請用慰。屢念等因。欽此。跪誦之下。感激莫名。臣受恩極重。剿捻無功。何敢固執已見。不爲朝廷分憂。惟臣屢次陳請開缺。實以兩江總督任重事繁。非病軀所能勝任。累疏所陳。均係實情。毫無虛飾。乃蒙聖恩寬假。勉以弗涉疑慮。示以誠信相孚。委曲開導。無微不至。揆之古人遇合之隆。無以逾此。臣再四躊躇。欲回任則自揣一日之精神。難了一日之公牘。終致貽誤地方。欲再辭則臣一日不回本任。李鴻章一日不出江境。必先貽誤軍事。二者兼權。仍以軍務爲重。謹遵諭旨。卽於正月初旬回駐徐州。暫接兩江總督關防。俾李鴻章迅速交卸。馳赴前敵。仰副皇上殷殷訓誡之至意。惟微臣之下忱。有不能不再陳於聖主之前者。江督爲疆吏最崇之位。又爲目前完善之區。

臣一回金陵。則軍事之成敗利鈍。不至叢責於一身。卸至重之肩。居極優之缺。於臣私計。豈不甚便。惟臣久任將帥。有功則受賞。無功則免罰。既覺無以謝清議。而臣平日。教人常以畏難取巧爲戒。今因告病而回任。迹涉取巧。尤覺無以對部曲。豈可便一時之私圖。盡墮平生之素守。且臣曾奏稱捻匪已成流寇。剿辦極無把握。爲患方長等語。兩次密陳在案。今又擾及陝西。流竄六省。縱橫三千餘里。剽疾如風。李鴻章一人接辦。尙恐照料難周。今即萃各路之兵將。竭天下之財力。專辦捻匪。猶難遽滅。縱其不能。亦當遵照上年九月初六日。寄諭東西兩路。分別辦理。李鴻章精力方盛。新緝兵符。統籌全局。駐紮則以西路爲主。臣駐紮徐州防剿。惟以東路爲主。一以爲李鴻章後勁之助。一以爲微臣補過之資。至臣病體未痊。不能多見賓客。不能多閱文牘。業經疊次詳疏。力疾以圖軍事。斷難兼顧地方重任。惟有籲懇。天恩。從容籌議。另。簡兩江總督。仍俾臣以散員效力行間。感沐。鴻慈。實無旣極。兩三月後。臣再當剴切具奏。理合預爲陳明。伏求。聖慈垂察。至中外交涉事件。臣素未講求。殊慮輕重失宜。查兩淮運司丁日昌。自廣東差旋。尙未回任。該員精思果力。熟悉洋務。合無仰懇。天

恩明降。諭旨准令丁日昌暫行護理通商。欽差大臣關防。必能有裨時局。臣

精力衰頹。迹近推諉。曷勝戰栗惶悚之至。所有違旨暫回本任。仍駐徐州。並再灑

陳下捆絲由。恭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擬補長江水師各缺。續陳未盡事宜摺。同治七年三月初五日

奏爲擬補長江水師各缺。並續陳未盡事宜。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長江水師營制

事宜。臣等會同定議。於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具奏。欽奉 諭旨。敕下軍機大

臣會同該衙門妥議具奏。嗣於五年八月初七日。准兵部咨開逐條會議具奏。奉

旨允准。又於六年十一月初十日。接准兵部咨。催長江所設各缺。均未奏補有人。飭令

迅速揀員請補。以專責成。而符定制等因。先後行文到。臣查各路水師。以臣玉麟所部

內江水師。及前陝甘督臣楊岳斌所部外江水師。閱時最久。人數最多。楊岳斌赴陝甘

之任。將水軍調改陸路者。居其大半。留江人員。爲數已減。此外又有黃翼升所部淮揚

水師。李朝斌所部太湖水師。而江西湖南湖北三省水師中。亦各有資格較深。功績較

著之員。臣等公同商酌。以各軍立營之先後。分此次得缺之多寡。遵照奏定章程。以大

銜借補小缺。各加遴選。開單咨送。臣國藩。臣玉麟。復加稽核。其岳州漢陽湖口瓜洲四鎮總兵。擇其勞績最著。足膺闔寄者。擬定四員。請旨簡放。其副參游三項。營官二十四缺。都守千把外委七百七十四缺。擬定員名。分析開單。恭呈御覽。伏查定例武職。自守備以上。調補各缺。均須引見補授。此次設立長江水師。百事創始。分防汛地。嚴定營規。雖以久募之勇。改爲經制之兵。似若易於就緒。而裁撤各軍。以此營而歸併彼營。配補各缺。以江境而互調楚境。實覺頭緒繁多。非數月半年。所能定局。相應奏明請旨暫緩引見。敕部先行頒給劄付。以昭信守。仍俟立營停妥。各歸本汛後。由部中分年分起調取引見。乃可從容料理。原奏所議事宜三十條。經部臣核復允行。立法已屬周密。惟創立水師。造端宏大。不厭詳求。茲將未盡事宜。續議十條。另開清單。恭求訓誨。溯查咸豐三年。衡州試辦水師之始。初非有舊例之可循。亦非能一辦而即妥。大抵屢試屢變。漸推漸廣。前月所立之法。後月覺其不備。而又增之。今歲所行之事。明歲覺其不便。而又改之。卽如因船中無主而始設哨官。因棲止不便而始加雨篷。因巨艇不甚靈活而全用舢板。因弁勇不可陸居而另給座船。若此之類。

皆履之而後知。試之而後改。違規模之粗定。遂習慣而成常。新舊所擬事宜四十條。皆就習慣者而著爲令典。在目下已不敢謂立法之善。將來時移事異。更恐有窒礙難行之處。且法待人而後舉。苟非其人。則雖前賢良法。猶或易啓弊端。况臣等才智短淺。創議新章。深慮弊竇之叢生。致煩後人之譏議。夙夜兢兢。不勝祇懼。所願數十年後。濱江之督撫提鎮。隨時損益以補今日之闕疎。遇事講求以冀將材之輩出。庶幾有舉不廢。歷久常新。則臣等所禱祀以求者也。其請鑄關防清單。請裁各缺清單。一併開列。恭呈

御覽。請

旨敕下各衙門議覆施行。所有擬補長江水師各缺。並續陳未盡事

宜緣由。謹會同湖廣總督臣李鴻章。漕運總督臣張之萬。江蘇巡撫臣丁日昌。署安徽巡撫臣吳坤修。江西巡撫臣劉坤一。護理湖北巡撫臣何璟。湖南巡撫臣劉崑。長江提督臣黃翼升。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略陳直隸應辦事宜摺

同治八年正月十七日

奏爲略陳直隸應辦事宜。並請酌調人才。以資差委。酌撥銀兩。以濟要需事。竊臣奉

命移督直隸。自顧精力衰頹。夙夜兢兢。深以不克勝任爲懼。上年十二月 召對

之次。荷蒙

皇太后兩次

訓示。以畿輔空虛。必須認真鍊兵。吏治尤須整頓。

等諭。臣恭聆之下。悚佩難名。近復詳加察訪。鍊兵飭吏二端。誠爲直隸最大之政。其次則治河亦屬要圖。謹就此三者。略陳梗概。伏候

明訓指示。直隸近歲以來。北有馬

賊。南有教匪。東南與齊省接壤。則梟匪出沒之區。而降擒游勇。亦多散處其間。伏莽堪虞。一日竊發。旬日嘯聚。動以千計。非有數千勁兵。星速剿捕。即恐釀成大變。此內患也。

其無形之外患。陝回現尙猖獗。宣化固宜嚴爲置防。洋務雖曰安恬。天津亦宜暗爲設備。綜計數者。必須鍊兵二萬有奇。乃足以敷調遣。目下劉銘傳一軍萬餘人。駐紮張秋。

該軍精勁冠時。應請

敕下李鴻章。即以銘軍長作拱衛

京畿之師。其餉項照

舊由江南供支。業經李鴻章奏明在案。待劉銘傳

陛見以後。或將該軍全調北路。

或因運米之故。分紮東直之交。臣再與之商酌辦理。此外尙須鍊兵萬人。或專就原議之六軍。調省城而合鍊之。或兼用湘淮之營制。募北勇而另鍊之。俟臣到任後。再行察

度。奏明辦理。惟二萬餘人。果能鍊成勁旅。敬求 皇上不輕調動。凡兵一經調出。卽難遽歸。倉卒有警。畿輔仍屬空虛。上年釐穀震驚。可爲鑒戒。此不能不預爲陳明者也。

直隸之吏治。臣入境以後。畧詢民間疾苦。大約積獄太多。羈累無辜。聞有州縣到任年餘。未曾坐堂一次。訊結一案者。又因連年用兵。差徭甚重。大戶則勒派車馬。供支柴草。小戶則攤派錢文。擄充長夫。劣紳勾通書役。因緣訛索。車輛有出而無歸。貧戶十室而九逃。今雖軍事大定。尙復派修城之費。索前欠之費。誅求無已。大吏過於寬厚。閭恤民艱。加以政出多門。相忍爲國。劣員於此處敗露。方懼嚴參。而彼處鑽營。反得優保。總督之事權不一。屬僚之徑竇愈多。玩上則簸弄是非。虐民則毫無忌憚。風氣之壞。竟爲各省所未聞。臣到任後。不得不大加參劾。擬以清理積訟。停止雜派爲先務。嚴立法禁。違者重懲。臣自問素非苛刻者流。近在江南。亦係失之於寬。今忽變爲嚴厲。劣員或求書函以圖救全。或騰謗議以冀寬弛。皆屬意中之事。臣隨時體察。攻伐之劑。去病卽止。苟使數月期年。風氣稍轉。亦無難漸就和平。復我常度。而下車伊始。則非剛猛不能除此官邪。是亦宜預爲陳明者也。直隸之大河凡九。其不經東西二澁而徑入海者有三。其經過東西二澁而後入海者有六。六者之中。惟永定河滹沱河常泛溢而爲民患。論者謂二澁爲民間田廬所佔。不能容納衆流。日就淤塞。上年永定河決。被水之縣甚多。臣

於河工素未講求。出京以後。擬先看永定河。再行履任。審度情形。奏明興工。惟查永定河工。從前每年部撥歲修銀近十萬兩。中隔數年。輒復另案發帑。加培土工。自道光二十二年後。而另案之土工停矣。自咸豐三年以後。而歲修十萬。僅發四分之一矣。近雖由劉長佑奏請歲發五萬。而司庫支絀。不能如期到工。以致堤身處處受病。常常潰決。上年南四汛大工。原請經費十一萬。而部撥之閩海三萬。山東三萬。泊未報解。將來三月興工。無款籌墊。不能不奏請先從部庫借撥。又聞所估之數。只可敷衍目前。斷難堅實經久。恐須添籌巨款。乃可一勞永逸。此亦宜預先陳明者也。此三者。非有人不能振興。非有財不能展布。河工尙難計算。即鍊兵一事。除戶部六軍經費照常撥解外。所短尙多。請 旨敕下兩江總督馬新貽。江蘇巡撫丁日昌。每月撥銀三萬兩。解至直隸。稍資周轉。臣就兩江員紳中開列數人。請 旨敕下吏部。調至直隸。俾收臂指之助。不勝感幸。所有直隸應辦事宜緣由。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覆陳劉松山湘軍情形摺 同治八年五月初四日

奏爲遵 旨籌議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於三月十四日承准軍機大

臣字寄二月十三日奉

上諭據御史宋邦德奏陝省營勇變亂請飭左宗棠詳察

情形等語本日已審諭該大臣斟酌辦理矣營勇因鬧餉滋事已屬亂萌而此番劉松山所部畱防綏德州之四營據城以叛高連陞所部竟至戕其主將實爲各營所未聞雖據左宗棠奏稱因查拏哥老會起衅而勇丁之好亂樂禍難以有功亦可概見該御史所稱勇丁因地瘠缺望起見諒亦有之而召募士勇能否奏效亦難確有把握削平粵匪以來楚勇暮氣已乘此時應如何變通以弭後患著即悉心籌度據實以聞用副疇咨之意原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查克復金陵以後楚勇從征過久官秩日高暮氣將乘難資得力迭經臣於同治三年秋冬及四年夏間先後奏明在案及臣奉 命勦擒所用專係淮軍其時湘勇十餘萬人裁撤略盡隨臣北征者僅劉松山一軍及張詩日等數營至次年張詩日因病遣撤則臣之舊部僅畱劉松山老湘一軍矣當時楚軍將士驕矜自足真氣日衰獨劉松山矯厲奮興尙有旭日初升之象臣因令其添募選練獨當一路數年以來轉戰秦晉燕齊所向有功號爲勁旅湘軍之名

自是復振。此次陝西宜君綏德兩處旬日之間。楚勇再變。

諭旨殷殷垂詢。恐勇丁

好亂樂禍。難以有功。查楚軍之在秦者。他營臣不能盡知。老湘營紀律素稱嚴整。勇丁之好亂樂禍者。可決其不甚多也。其所以有綏德之變。雖由主將遠出。會匪起衅。不善彈壓之咎。推原其故。實亦軍士久役。勞苦思歸所致。大抵艱難百折。不辭勞瘁者。將領之壯志也。從征十載。懷歸少息者。士卒之恆情也。上年平捻之後。議令湘軍西征。臣見該營苦戰十年。力窮氣憊。必應量予休息。曾檄令劉松山暫緩西行。帶回長沙。遣撤舊勇。另行招募。如戚繼光所謂澄定渾水。再汲新水之說。庶幾重新壁壘。克歲全功。劉松山未接此文。遽行渡黃西征。善良者頗懷歸志。桀黠者或蓄譎謀。遂致倉皇煽亂。有此一失。幸賴劉松山平日馭衆有法。恩誼相孚。足以懾伏叛黨。不旋踵而事卽定。而勇丁之好亂樂禍者。究不甚多。亦卽於此可見矣。至御史宋邦儒所奏地瘠缺望之說。老湘營亦尙無此弊。五年冬閒。張總愚竄入秦中。臣檄霆軍援秦。遷延不進。臣改檄湘軍入關。當時諸將皆以秦隴爲苦。臣恐湘軍西行。必難迅速。劉松山一奉檄調。投袂而起。毫無難色。該營勇丁。亦皆感激効命。未聞有以地瘠缺望者。臣亦優待該軍。奏明每勇每

月加米價銀四錢五分。迄今已閱三年。閒聞感戴之語。並無怨望之詞。起衅之端。殆非由此。此軍還秦以來。迭次獲勝。回逆望風吐歎。收降董福祥等十七萬餘人。軍威大震。乃因此次小變。致損令名。臣深惜之。

諭旨懲前毖後。飭籌變通湘勇之法。臣竊以爲去年湘軍未入秦境之先。本可休息數月。帶回湖南撤換舊勇。當時未行此策。今在秦境。剿辦得力之際。斷難再議撤退。另換他營。凡軍氣之盛衰。全視主將之強弱。劉松山精神未懈。近雖經此波折。銳氣亦未少減。頃接該提督三月杪來函。仍擬再接再厲。整軍深入。由北路進兵。規取金積堡老巢。扼賊北竄草地之路。並稱陝甘之糧。取給山西。遠至千數百里。必須妥籌轉運。擬由軍渡以至綏德。由綏德以至鎮靖堡。由鎮靖堡以至銀條梁。至花馬池。節節計里分站。用營中之馱騾勇夫。及降衆中挑選壯丁。分班搬運。別其險易。而均其勞逸。臣觀其艱難措置。規畫精詳。竊以爲有古名將之風。當期從容奏績。而秦中自克復董志源以後。軍事已大有起色。亦無煩改絃更張。若新募秦隴之人。未經戰陣。未諳營制。雖得善將者統率訓練。亦非寬假歲月。不能有爲。撤大枝之勁旅。募烏合之土軍。沮已定之成謀。冀難必之後效。誠恐新舊乘除之際。該逆得以

乘間聚合。死灰復然。則於大局所損甚鉅。固不僅欠餉難於籌給。遣勇難於綏輯也。臣於秦隴各楚軍。不甚諳悉。專就劉松山一軍而論。自應暫仍舊貫。毋庸更議變通。所有微臣遵 旨籌議緣由。恭摺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覆議直隸練軍事宜摺 同治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奏爲遵 旨籌議練軍事宜。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去年十月初六日在

江南接奉 寄諭直隸營務久經廢弛。前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兵部議

定選練六軍。誠以根本重地。當爲自強之謀。迨捻匪北竄。直隸官兵打仗。仍不得力。雖

云訓練未精。然國家歲糜鉅萬帑金。養此無用之兵。實堪痛憾。此時賊匪既平。亟應將

前定練軍章程。從新整頓。曾國藩久諳戎事。應如何因時變通之處。著於到任後。詳慎

妥籌。悉心經理。務期化弱爲強。一洗從前積弊。以衛畿疆。倘因直境甫就。救平。毗連東

豫一帶。應暫撥勇隊。以資彈壓。一併由該督斟酌奏明辦理。曾國藩未到以前。官文務

飭各員弁照常訓練。不得稍有懈弛。神機營原摺均着鈔給閱看等因。欽此。迨臣臚正

兩月展覲 天顏。仰蒙 聖訓周詳。亦以直隸練軍爲要務。臣於二月抵任。檢閱

六軍案卷。見內外臣工章奏。於直隸不宜屯畱客勇一節。言之詳矣。當此全境救平。若畱大枝勇隊。駐於近畿。窮年累月。剿無可勦。防無可防。不特於居民難期和協。卽於事勢亦同贅疣。是以諸臣之議。多主練兵而不主養勇。惟養勇雖非長策。而東南募勇多年。其中亦儘有良法美意。爲此閒練軍所當參用者。臣請畱言數端。一曰。文法宜簡。勇丁。帕首。短衣。樸誠。耐苦。但講實際。不事虛文。營規只有數條。此外別無文告管轄。只論差事。不甚計較。官階而挖濠築壘。刻日而告成。運米搬柴。崇朝而集事。兵則編籍入伍。伺應差使。講求儀節。卽有一種在官人役氣象。及其出征。則行路須用官車。紮營須用民夫。油滑偷惰。積習使然。而前此所定練軍規條。至一百五十餘條之多。雖士大夫不能驟通而全記。文法太繁。官氣太重。此當參用勇營之意者也。一曰。事權宜專。一營之權。全付營官。統領不爲遙制。一軍之權。全付統領。大帥不爲遙制。統領或欲招兵買馬。儲糧製械。黜陟將弁。防勦進止。大帥有求必應。從不掣肘。近年江楚良將爲統領時。卽能大展其材。縱橫如意。皆由事權歸一之故。今直隸六軍。統領迭次更換。所部營哨。文武各官。皆由總督派撥前往。下有翼長分其任。上有總督攬其全。統領並無進退人材。

綜管餉項之權。一旦驅之赴敵。羣下豈肯用命。加以總理衙門戶部兵部層層檢制。雖良將亦瞻前顧後。莫敢放膽任事。又焉能盡其所長。此亦當參用勇營之意者也。一曰。情意宜洽。勇營之制。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譬之木焉。統領如根。由根而生幹。生枝。生葉。皆一氣所貫通。是以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今練軍之兵。雖其本營本汛。調入新哨新隊。其挑取多由本營主政。新練之營官不能操去取之權。而又別無優待親兵獎拔健卒之柄。上下隔閡。情意全不相聯。緩急豈可深恃。此雖欲參用勇營之意。而勢有所不能者也。又聞各營練軍。皆有冒名頂替之弊。防不勝防。蓋兵丁之常態。口分不足以自給。每兼以小買營生。手藝營生。以補事畜之資。此各省所同也。直隸六軍。以此處之兵。調至他處訓練。其練餉二兩四錢。在練營支領。其底餉一兩五錢。仍在本營支領。兵丁不願離鄉。往往正身仍留本處。特於練營左近。僱人頂替應點應操。少分練軍所加之餉。給與受僱冒名之人。一遇有事調使遠征。受僱者又不肯行。則又轉僱乞丐窮民代往。兵止一名。人已三變。練兵十人。替者過

半。尙安望其得力耶。臣兩月以來。博采衆論。參以愚見。就目前練軍之規模。即使力加整頓。亦難遽化弱爲強。將欲倚爲干城。備禦強寇。殊無把握。今當講求變通之方。自須先杜頂替之弊。擬令嗣後一兵挑入練軍。卽將本營額缺裁去。練軍增一兵。底營卽減一兵。無論底餉練餉。均歸一處支放。或因事斥革。卽由練營募補。底營不得干預。冀所練者皆爲正身。或可少變積習。此外尙有須酌改者。如馬隊不應雜於步隊各哨之內。應另立馬隊營。使臨敵不至溷亂。一隊不應增至二十五人。應仍爲什人一隊。使士卒易知易從。若此之類。臣本擬定一簡明章程。重整練軍。練足萬人。以副 朝廷殷勤訓練之意。乃近者節逾夏至。亢旱如故。二麥業已歉收。秋禾多未播種。深恐歲饑民困。藩庫入款太減。不能不長慮卻顧。暫緩興辦。查直隸司庫。本屬入不敷出。同治六七兩年。收數尤少。而欠發各款。除京協各餉及文職應領之款。共欠一百五十餘萬外。專就本省武營言之。欠發綠營及駐防俸薪養廉三十二萬餘兩。欠發兵餉二百七十餘萬兩。欠發米折及公費銀十三萬餘兩。近來武營俸餉。本僅支五折七折八折不等。既折之後。又欠發三百餘萬。是以各將士紛紛訴苦。衣食無資。辦公無費。卽令六軍選練極精。

而各底營存餘之兵。已廢弛不可救藥矣。通盤籌算。本省可指之銀。斷不能撥濟練軍之餉。若於現存四千人之外。增練六千或八千人。仍須由部另撥的餉二萬兩。按月解直。乃可應手久辦。徐圖功效。其未挑入練者。各底營存餘之兵。亦須畧爲料理。未可聽其困窮廢壞。臣擬畧仿浙江減兵增餉之法。不必大減兵額。但將老弱者汰而不補。病故者闕而不補。即以所節之餉項。量發歷年之欠款。俾各營微有公費。添製器械旗幟之屬。庶足壯觀瞻而作士氣。數年之後。或將五折七折八折者。全數賞發。兵丁之入練軍者。所得固優。即畱底營者。亦足自贍。營務或可漸有起色。而畿輔練兵之議。亦不至屢作屢輟。事同兒戲。至騰出裁兵所省之餉。彌補練軍所增之餉。多寡尙難預定。要亦少有裨益。是否有當。請 旨敕下原議各衙門核議施行。所有遵 旨籌議直隸練軍緣由。恭摺覆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再議練軍事宜摺 同治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奏爲再行酌議練軍事宜。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接准部咨會奏直隸練軍事宜一摺。令 臣迅即籌定簡明章程奏報定議等因咨行到 臣。臣竊維用兵之道。隨地形。賊

勢。而變焉者。也。初無一定之規。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績之事。後人効之。而無功。或今日致勝之方。異日狃之。而反敗。惟知陳迹之不可狃。獨見之不可恃。隨處擇善而從。庶可常行無弊。即就紮營一事言之。湘勇初出。亦屢爲粵匪所破。旣而高其壘。深其濠。先圖自固之道。旋即用此以制敵。厥後淮勇諸軍繼起。亦皆以高壘深溝爲自立之本。善紮營者。即稱勁旅。直至移師北來。改勦捻匪。每日計行路之遠近。分各營之優劣。曾無築壘挖濠之暇。而營壘之或堅或否。於勝敗全不相涉。即詢及陝甘勦回。貴州平苗。亦不以築壘挖濠爲先務。至天津捍禦外洋。雖堅壁亦不足恃。即此一端。已知陳迹之不可狃。兵勢之變化無常矣。然安營支帳。埋鍋造飯。一則不擾閭閻。一則自固壁壘。斯乃古來之常法。并非勇營之新章。終未可棄而不講也。臣愚以爲直隸練軍。宜添學紮營之法。每月拔營一次。行二三百里爲率。令兵丁修壘浚濠。躬親畚築。以習勞勩。不坐差車。以慣行走。至運米搬柴。則勇丁不過偶爾爲之。如今年近事。老湘營之勇。由綏德州運米至花馬池。湘軍之勇。由濟甯州運米至張秋。是也。論平日之常例。則採薪等事。每勇百人。照章有長夫三十六名。兵丁百人。舊例亦有夫役三十名。并有報銷四十名者。臣

意練軍既拔營行動。即須添募長夫。百兵給三十名。雖所費較鉅。似亦不可省之項。有長夫任樵汲負重之事。則兵丁可不任搬運之勞。既以稍示體恤。又以見築壘挑濠等事。必須躬親。寬於此者。正欲其嚴於彼。至部臣所議兵丁宜講衣冠禮節。臣意老營操演。儘可整冠束帶。以習儀文。拔營行走。仍宜帕首短衣。以歸簡便。凡此皆一張一弛。擇善而從者也。臣前摺所謂重統領之權者。蓋因平日之事權不一。則臨陣之指揮不靈。臣在南中嘗見有藩臬衙門募勇多營。平日之領餉拔缺請獎等事。皆由衙門主政。至臨陣之際。則另派武員統領。率之打仗。致指揮不克如意。即巡撫及大帥所部多營。平日無一定之統領。臨時酌撥數營。派一將統之赴敵。終不能得士卒之死力。而江楚諸省。倖獲成功者。大抵皆有得力統領。其權素重。臨陣往來。指揮號令進退之人。即係平日發餉挑缺主持賞罰之人。士卒之耳目有專屬。心志無疑貳。是以所向有功。臣所謂事權宜專。本意如此。然亦會逢其適。幸遇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楊岳斌多隆阿鮑超劉銘傳劉松山諸人。或隸臣部。或隸他部。皆假重權而樹偉績。苟非其人。權亦未可概施。部臣所議得良將則日起有功。遇不肖則流弊不可勝言。洵爲允當之論。良將者可

倖遇而不可強求者也。嗣後直隸練軍統領。臣當悉心察看。遇上選則破格優待。盡其所長。遇中材則隨處防維。無使越分。庶幾兩全之道耳。部臣復議及兵將相習。可收一氣貫通之效。又言轉弱爲強。不必借才於異地等語。臣竊意就兵言之。以土著爲主。以保狀爲憑。斷無令外省客勇充補之理。而客勇亦無願補遠省額兵之志。就官言之。則武職自一命以上。直至提鎮。皆准服官各省。況畿輔萬方輻輳。尤志士願效馳驅之地。是各路將弁。有出色者。皆可酌調來直。不得以借才論。直隸練軍。詢諸衆論。不外二法。一曰就本管之鎮將。練本管之弁兵。一曰調南人之戰將。練北人之新兵而已。訪聞前此六軍。用本管鎮將爲統領者。其情易通。而苦於闔營無振作之氣。用南人戰將爲統領者。其氣稍盛。而苦於上下無聯絡之情。將欲救二者之弊。氣之不振。本管官或不勝統率之任。當察其懈弛。擇人而換之。情之不聯。南將或不知士卒之艱。當令其久處。積誠以感之。臣今擬於前畱四千人外。先添三千人。稍復舊觀。一於古北口暫添千人。該提督傳振邦老於戎行。安詳勤慎。一於正定鎮暫練千人。該總兵譚勝達勇敢素著。志氣方新。二處皆以本管官統之者也。一於保定暫添千人。令前瓊州鎮彭楚漢以南將

統之。與中軍冷慶所轄千人。姑分兩起。俟察驗實在得力。而後合併一軍。此因論兵將相孚。而擬目前添練之拙計也。部臣又令審定簡明章程。再行按月給餉。并查明直隸未經遣撤之勇。飭令回籍。妥爲安插。臣查直隸勇丁。上年經署督臣官文奏請十二營。臣今年撤去余承恩三營。其後夏麥秋禾。疊遭亢旱。常有匪徒竊發。因恐散勇窮無所歸。聚而滋事。是以遷延未及續撤。俟秋末安堵。再當遣撤數營。卽以裁勇之銀。添作練軍之費。至淮勇銘軍。乃臣所奏爲拱衛京畿之師。其大隊繫於張秋。分數營駐紮保定。數營駐紮臨清。目下不擬裁撤。另行附片覆奏。練軍規模。臣擬仍以四軍爲斷。二軍駐京以北。二軍駐京以南。每軍三千人。統將功效尤著者。或添至四千五百人。其餘常行章程。已詳具於部。臣及前督臣劉長佑所議條款中。臣昨議練餉底餉。一併支領。馬隊不濶步隊之中。一棚只以十人爲率。亦經部議允准。此外如頂名冒替。是前此之積弊。未知將來能否革除。參用南將。是前此所已行。未知此後能否融洽。此次所議添募長夫。每月拔營。亦未知有無窒礙。斯三者一有未妥。則全局皆須變更。臣不敢遽定章程。恐不久仍須更換也。可否請

旨。一面交各衙門覈議。臣一面先行試辦。其餉需暫

用江南協款。俟定議後。再由戶部撥發。俟試行果有頭緒。然後刊刻簡明章程。俾各軍一律遵守。所有再議練軍事宜。恭摺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臚陳劉松山事蹟摺 同治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奏爲提督劉松山宣力最久。忠勇邁倫。據該軍諸將稟請具 奏仰祈 聖鑒事。竊廣東陸路提督劉松山。力攻回寨。受傷殞命。業經欽奉 恩旨賜卹。節終之典。至優極渥。惟 臣接該軍分統章合才。蕭章開營務處黃萬友。劉錦棠等公稟。臚陳事蹟。求 臣轉奏。有不敢壅於上聞者。劉松山初隨道員王鑫。繼隨臬司張運蘭。轉戰各省。其功績多歸於統將。故其事不甚著。逮咸豐九年十年。 臣在江西皖南。統轄老湘營一軍。同治元年十月之杪。張運蘭因病請假回籍。 臣乃奏派劉松山與易開俊分統該軍。當未爲統領之先。咸豐九年六月十四日。官軍破景德鎮。各營猛追三十里。隊伍散漫。將至浮梁縣中。有浮橋三道。賊因過橋擁擠。回頭猛撲。城內亦出悍賊數千。乘瑕擊我。劉松山在東橋邊。縱橫苦戰。力遏賊衝。少頃後隊到齊。各軍賴以保全。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二

日。官軍進攻徽州。分駐民村。三更後賊出偷營。呼聲震地。諸軍驚潰四散。劉松山獨列隊不動。月下遮諸將而告之曰。請無奔潰。我第四旗劉松山也。排立在此。衆軍畢歸。乃從容殿後而還。賊亦終不敢近。此二事者當時稟牘奏章。均未敘及。後來詢得其狀。臣之識劉松山爲將材。實始於此。迨旣爲統領。自同治元年冬暨二三年間。皖南羣盜如毛。甯國等處疾疫盛行。該軍堅守郡城。四出截剿。歷年戰事。已由臣節次奏報在案。同治四年夏。臣奉命赴北路辦捻。湖南將士。因不慣北方麵食。多不願隨征。獨劉松山毅然請從。由甯國帶隊至江甯之龍潭渡江。士卒或索餉不肯北渡。劉松山誅戮數人。而撫慰其衆。師次臨淮。易開俊告病開缺調理。於是老湘營一軍。全歸劉松山統領。是後馳驅江蘇山東河南等省。一面訓練部卒。講求髮逆捻逆勦辦異宜。首貫行走迅速。隊伍整嚴。一面聯絡民圩。使遠近聞風信服。廣籌米糧。使士卒不因乏食而思歸。未幾山東河南一帶。官民皆稱老湘營紀律之嚴。所至逢迎恐後。而部下亦習而安之。不以北征爲苦。臣於五年冬間。密保劉松山忠勇樸實。堪倚平寇。是時捻逆張總愚竄入秦中。臣檄鮑超率靈軍赴援。靈軍邇延不進。改檄湘軍。劉松山不辭艱苦。慷慨入關。臣

已解兵柄。以賊擾關中。寸心負疚。旋聞老湘營晝夜馳逐。竟以臘底趕至西安。上以釋朝廷之憂。下亦贖微臣之咎。是尤臣所感而敬之者也。厥後在秦疊報大捷。奉

旨補授廣東陸路提督。兼拜小刀荷包之賜。有喬松年等具奏在案。七年春間。由

陝晉追至直隸。擒逆全股蕩平。拜黃馬褂輕車都尉世職之恩。有左宗棠具奏在

案。臣以劉松山年逾三十。尙未完婚。且該軍勞苦太久。或須資遣疲卒。另募新勇。休養

數月。始可西征。乃該提督未接臣牘。業已起程。在洛陽請假成婚。未及卅月。又復率師

入關。行抵綏德州。土回兼勦。竭六晝夜之力。轉戰數百里。收降董福祥等十七萬餘人。

設法安插。旣而定計由北路進兵。規取金積堡。以陝甘之糧。取給山西。遠至千數百里。

妥籌轉運。由軍渡至清澗。歷安定定邊至花馬池。按程設站。用營中馱騾勇夫。及降衆

中挑選壯丁。分班搬運。別其夷險。而均其勞逸。糧運粗足。長驅西向。蕩平回寨。堅壘約

五十座。賊巢九十餘處。克復靈州城池。方意回氛已衰。蕩平有日。不圖大功未竟。長城

遽摧。報國丹忱。齎志入地。可勝悼歎。劉松山在軍無日不討部卒而訓迪之。雖戰罷

宵深。猶懇懇勸誡不休。絮語格言。至誠旣足。感人而其平日公忠自矢。但知軍國是圖。

不以室家爲念。又實足以激發士氣。是以守甯國之時。疾疫盛行。十人五病。餉項久虧。而有警則一呼齊振。弁勇不以爲困。渡江剿捻。誅罰不用命者。弁勇不以爲酷。北山崎嶇之中。軍士盛暑運糧。與騾驢負重並行。而弁勇不以爲虐。卽至綏德之役。哥老會匪叛變。一聞主將歸來。卽相與羅拜輸服。亦不聞退有怨言。衆情之翕服。實爲近時所罕見。其餘各軍交際。不特淮軍諸將。如劉銘傳。潘鼎新等。久已水乳交融。卽豫軍之宋慶。張曜。皖軍之郭寶昌輩。及秦隴諸將。亦皆推心置腹。至性相孚。臣意衆望所屬。將必爲國家肩任艱巨。中道淪謝。悵惋何窮。據章合才。劉錦棠等合詞具稟前來。謹就咸豐九年以後事蹟。臣所夙知而未經詳奏者。臚陳一二。伏乞 宣付史館。俾名將行實昭著。仍請於本籍建立專祠。出自 逾格鴻慈。所有提督宣力最久。忠勇邁倫。據稟入 告緣由。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覆陳津案各情片 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再 臣正繕摺聞。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六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曾國藩崇厚奏查明

天津滋事大概情形一摺。另片奏請將天津府縣革職治罪等語。已均照所請。明降諭

旨宣示矣。曾國藩等此次陳奏各節，因爲消弭衅端，委曲求全，起見。惟洋人詭譎性成，得步進步，若事事遂其求，將來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仍不免啓衅也。該督等現給該使照會於緝兇修堂等事，均已力爲應允。想該使自不至再生異詞。此後如洋人仍有要挾恫喝之語，曾國藩務當力持正論，據理駁斥，庶可以折敵讎而張國維。至備豫不虞，尤爲目前之急務。曾藩國已委記名臬司丁壽昌署理天津道篆，其駐紮張秋之兵，自應調紮附近要隘，以壯聲威。李鴻章已於五月十六日馳抵潼關，所部郭松林等軍亦已先後抵陝。此時竄陝回匪屢經官軍剿敗，其燄漸衰。若移緩就急，調赴畿疆，似較得力。著曾國藩斟酌情形，趕緊覆奏，再降諭旨。日來辦理情形，若何能否迅就了結，並著隨時馳奏。總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國藩總當體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籌，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沿江沿海各督撫，本日已有寄諭，令其嚴行戒備。陳國瑞當時是否到場，到津後即可質明虛實，已令神機營飭令該提督赴津聽候。曾國藩查問矣。將此由五百里各密諭知之。欽此。臣查此次天津之案，事端宏大，未能輕易消弭。中國目前之力，斷難遽啓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臣於七月二十九日覆

奏摺內曾聲明立意不與開衅。而月以來。朝廷加意柔遠。中外臣民亦已共見共聞。臣等現辦情形。仍屬堅持初議。而羅酋肆意挾。卒未稍就範圍。諭旨所示洋人詭譎性成。得步進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將來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仍不免啓衅。確中事理。洞悉敵情。臣等且佩且悚。目下操縱之權。主之自彼。誠非有求必應。所能潛弭禍機。此後彼所要求。苟在我稍可曲徇。仍當量予轉圜。苟在我萬難允從。亦必據理駁斥。惟洋人遇事專論強弱。不論是非。兵力愈多。挾制愈甚。若中國無備。則勢蹙張。若其有備。和議或稍易定。現今張秋全隊九千人。拔赴滄州一帶。略資防禦。李鴻章前在潼關。臣已致函商論。萬一事急。恐須統率所部由秦入燕。此時陝回屢受大創。若令李鴻章入陝之師。移緩就急。迅赴畿疆辦理。自爲得力。英法兩國水師提督。頃已均在大沽。其請示國主。旬日內當有覆信。法國若僅與津人爲難。則稱兵必速。若要求無厭。直與國家爲難。則稱兵較遲。李鴻章若於近日奉旨移軍東指。當不嫌其過緩。臣於洋務素未研求。昨二十一日眩暈之病。又復舉發。連日心氣耗散。精神不能支持。目光愈蒙。二十六日崇厚來。臣處面商一切。親見臣昏暈嘔吐。左右扶入臥內。不能強起陪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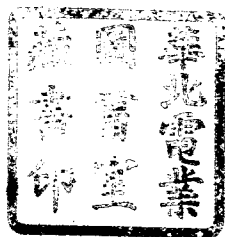
該大臣已有由京另派重臣來津之奏。臣自咸豐三年帶兵。早矢效命疆場之志。今茲事雖急。病雖深。而此志堅實。毫無顧畏。平日頗知持正理而畏清議。亦不肯因外國要挾。盡變常度。朝廷接崇厚之奏。是否已派重臣前來。應否再派李鴻章東來。伏候

聖裁。抑臣更有請者。時事雖極艱難。謀畫必須斷決。伏見道光庚子以後。辦理夷務。失在朝和夕戰。無一定之至計。遂至外患漸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極以來。外國盛

強如故。惟賴守定和議。絕無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無事。此已事之成效。津郡此案。因愚民一旦憤激。致成大變。初非臣僚有意挑畔。倘即從此動兵。則今年即能倖勝。明年彼必復來。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勢難盡備。朝廷昭示大信。不開兵端。此實天下生

民之福。雖李鴻章兵力稍強。然以外國之窮年累世。專講戰事者。尙屬不逮。以後仍當堅持一心。曲全鄰好。惟萬不得已而設備。乃取以善全和局。兵端決不可自我而開。以爲保民之道。時時設備。以爲立國之本。二者不可偏廢。臣此次以無備之故。辦理過柔。寸心抱疚。而區區愚慮。不敢不略陳所見。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三名臣奏議卷一終



6

~~81624~~

476241

(11)

函
號 9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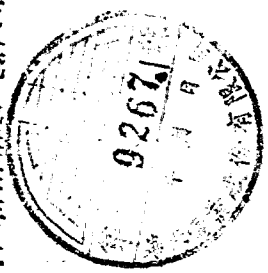
三名臣奏議

MG
K2551
1
2:2



三名臣奏議卷二

益陽胡林翼著



香山何天柱鈔

恭謝。天恩並附陳楚北吏治兵政疏。咸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臣於二月初十日沌口行營接準督臣前撫臣飭知正月十三日內閣奉 上諭湖

北布政使著胡林翼補授欽此兼準札飭以北岸帶勇防剿乏員接替其藩司一缺另

委鹽道常恩兼署當即恭設香案叩謝 天恩因道途梗塞尙未專摺賚 奏三月

二十四日準督臣咨開三月初三日內閣奉 上諭湖北巡撫著胡林翼署理欽此聞

命之下。感悚難名。卽於武昌營次望 闕謝 恩接辦巡撫事宜。伏思兵勇之冗

雜不精。則軍餉之支絀彌甚。連年以來。楚北之患。怯弁猾卒。習慣潰走。聞警尙且先逃。

臨陣安能致果。懲前毖後之計。首在練兵。明恥教戰之方。貴先選將。被賊蹂躪州縣。懸

缺待人。兼攝承乏。刑罰不當其罪。而積莠日多。恩惠未及於人。而士民不信。吏治之興。

三名臣奏議 卷二

兵事固始終相因者也。凡此應辦之事，惟當激勵士卒，迅圖克復武漢，即當次第舉行。容與督臣虛心實力和衷商辦，以期稍報鴻恩於萬一。

添募水陸二軍分布南北岸，剋期進剿。疏 三月二十七日

臣於正月帶領練勇千八百人，從九江回軍，奉檄渡江，攻勦賊匪。嗣因省城失守，由沌口趕回，與水師共守金口。業經荊州將軍官文督臣楊霽先後馳奏在案。三月二十四日，臣於武昌營次，接準督臣咨開三月初三日奉 上諭：此時楚省賊勢南北蔓延，幾無著手。官文等分辦合辦，同係一事。大江以北，朕統以責之楊霽；荊州防守事宜，即責成官文。布置南岸攻勦事宜，責成胡林翼。妥辦其如何互相援應，迅圖肅清之處，該將軍等務當熟計兼權，亦不能自分畛域也。所需兵餉，本日復飭催四川山西陝西趕緊籌解，並諭湖南酌量協濟。金口兵勇口糧，如此項銀兩到楚，即著該將軍等仍遵前旨分用等因。欽此。仰見 聖謨廣運，訓示精詳。臣維荆襄據東南之形勝，而江漢又爲荆襄之咽喉。自正月初七日，賊踞漢陽，而北岸已形梗塞。自二月十七日，武昌復失，而南岸又已蔓延。此時之計，惟富急攻武漢，乃可內固荆襄，武漢速復，則南岸之崇。

通。興治等處。次第可以肅清。惟是鄂省素稱澤國。非舟師得力。不能力遏賊鋒。上年十二月。水師之輕便艚板百餘隻。水勇千餘人。陷入江西內湖。其泊外江者。兩次被襲。復遭風擊。損。急回武漢。以資修理。而兩月以來。三次被風損壞。湖南紳局添造新船百餘隻。復經署臬司李孟羣記名知府彭玉麟招集水勇千餘。於三月中旬。陸續趕到金口。船隻之大小相資。水軍之氣象已振。三月十五日。經彭玉麟鮑超王明山等放舟巡哨。駕駛甚利。往來如飛。即可水陸定期會剿。此水師近日添募修整之實在情形也。臣之一軍。迭次於漢陽進剿。堅壘之下。頗傷精銳。而士氣尙可策勵。三月十六日。由金口進兵石嘴。十八二十二等日。督隊直逼武昌賊壘。殺賊各三四十名。而總未大加懲創。臣於到鄂之始。卽遣舊用哨官。前往湖南添募新勇二千餘名。又經湖南撫臣檄飭守備。譙瓊林帶勇六百名。援鄂。均於三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到金口會齊。由臣調驗察看。尙屬精壯。臣思賊踞武昌。於城外增修牆壕。安置鎗礮。其循江岸一路。尤爲賊所專注。若僅由一路進攻。難期得力。已密飭守備譙瓊林哨官滕正茂等。帶領二千人。由金口紙坊驛路會期。以攻武昌之背。臣卽率所部循江岸。以攻武昌之南面。與水師會合夾

攻。此臣所籌南岸陸軍防勦之實在情形也。副將王國才等從九江回軍。近已添造軍械。一律修整。因思漢陽循江一路。可以上通沔陽荊州。若全軍集於武昌城外。專顧南岸。則漢陽之賊。必更滋蔓難圖。臣卽飭王國才等渡江進紮軍山。遏賊上竄之路。三月二十四日進屯沌口。沌口山勢微高。可蔽風濤。舟師卽依以爲營。約期會勦。水陸并進。如果一處得手。仍可并力合攻。此又北岸分布陸軍之實在情形也。至西安將軍札拉芬署提督訥欽所帶兵勇。尙未準咨會行抵何處。如能迅抵蔡店。步步爲營。以攻漢陽之西。則賊勢旣分。可期得力。臣等各營雖口糧缺乏。然斷不敢因此稽延。坐廢日時。惟當激勵士卒。尅日會勦。以期上慰 聖懷。

特參提督違例需索請 旨嚴行查究疏 六月二十四日

竊查軍興數年。供億浩繁。度支告匱。我 皇上宵旰憂勤。躬行節儉。卽在廷王大臣以下。無不捐省廉俸。以濟軍需。凡在外大小臣工。自宜加意撙節。以濟時艱。且正項餉需。尙多欠缺。惟當曉諭大義。共期奮勉。豈能縱容兵勇。專以財利爲事。又查定例防勦本省官兵。向無行裝銀兩。及例外口糧。推原例意。原以本省弁兵。奉文防勦。道里不遠。

職分當爲。故不準支給行裝等項。本年前督臣楊霽。咨調署理堪督訥欽。挑帶兵丁千餘名。防勦粵匪。該署提督訥欽。即坐索行裝銀兩。兵不滿千。費至萬金以外。又據署襄陽縣知縣王璠。稟稱提督欽帶兵防堵。遵卽照例雇備船隻。先期齊泊河干。伺應提督啓行。忽有兵丁多人。扭毆埠頭。將范廷鑑石眼胞。王國富左腮頰。顏宗思左肋。李作霖項頸等處。毆傷。又於二十日署提標前營都司多恩。帶兵三百六十名起程。仍飭丁役照前雇船應行。多恩聽信兵丁慫恿。逼勒水手。聚衆逞兇。並在沿河客船。肆行滋擾。結隊成羣。必欲另行雇覓。該都司所求不遂。復喝令兵丁將差總王安毆打。致傷遍體。稟請道府就近查驗等情。並準前督臣楊霽及新任督臣官文函稱該提督所帶之兵。並不得力。需索行裝。實違定例各情。臣復查前西安將軍札拉芬。忠勇激烈。一時名將孤軍。力戰二日之久。該署提督近在咫尺。並不發兵應援。且見賊先潰。惟恐不速。乃當州縣殘破餉項支絀之時。方且例外需索。是其志在得財。不在殺賊。已可概見。前侍郎臣曾國藩奏稱湖北兵勇不可復用。並備陳三年以來。五次大潰等情。臣查湖北之額兵不實。營政久弛。臨事則招市人而冒充之。以致聞風先逃。恬不爲怪。侍郎臣曾國藩

前次陳奏均係實在情形。兵勇之不强。責在將帥。此皆督撫提鎮有兵政之責者之罪。該署提督總兵訥欽。不知引以爲恥。方且因以爲利。是誠何心。臣上年隨同提臣塔齊布之後。見其所帶兵勇。經過州縣。絲毫無擾。與地方官絕不干涉。並無應付。且互相稽察。惟恐稍有侵害。致損聲名。可見凡兵勇之志在殺賊者。必不屑以擾民爲事。而其志在得財者。又必不能以殺賊爲事。此固理勢之必然者也。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敕下督臣官文。就近將署提督訥欽及隨行將弁切實查究。一併從嚴參革。其不能得力之兵丁。及早遣散。分別裁汰。以飭戎行而儆官邪。

再臣於六月初六日接奉

上諭據御史張駿奏請實行鄉團以節糜費等語并著

該署撫飭屬妥辦總在體察民情慎選牧令固不得視爲具文亦不可拘泥成法等因欽此。臣查團練之效。外可助官軍之聲威。內可消宵小之隱慮。救時之策。此爲先務。惟團練爲治鄉之要。亦與吏治之用人。兵政之選將相似。假如州縣不得人。則州縣之事。必壞。營伍之將領頭目不得人。則兵勇必潰。團練亦然。以正士良民爲一團之長。則一團之民皆可禦侮。以劣生莠民爲一團之長。則一團之民可使抗糧犯法。可使攘奪。

亂。假鄉民以兵刃。而官吏不能躬親。董勸旌別淑慝。則目前之成效難期。而日後之流弊滋甚。上諭以體察民情。慎選牧令爲訓。聖慮周詳。無遠弗屆。實已洞察利弊。

弊綱舉目張。臣查代理江夏縣知縣江世玉。本年二月先期藉勸捐出城。捐項既無所得。而城池已失。臣面諭其隨營效力。則以不能久住帳房爲詞。且任事已久。於江夏縣團練毫無布置。是其心存狡猾。性耽安逸。已屬不堪造就。咸甯縣知縣莫若瓚。年力已衰。耳目昏聩。團練廢弛。不堪振作。嘉魚縣知縣李文瀨。於團練事宜。漫不經心。且縱容差胥需索團費。尤爲謬妄。以上三員。均應請旨革職。惟臣南岸一軍。州縣乏人。查有揀發知縣黃昌輔。人尙明白。堪以委署。嘉魚縣事。責飭速辦團練。又隨營湖南慈利縣大挑二等舉人揀發知縣邢高魁。心地樸實。膽識亦優。在籍辦團。已著成效。惟委署地方。與例不符。札委暫行代理江夏縣。專辦團練事宜。咸甯縣一缺。尙無可委之員。已函商督臣酌定委署。理合附奏。

整頓諸軍援帥會勸請 敕川省迅籌軍餉疏

九月初一日

竊臣於八月十二日將金口麥山勇丁藉詞欠餉先後潰散及招集整理修驗船隻各

情形。奏報在案。臣查武漢今歲賊勢。與去歲異。去歲之賊勢猖獗。利在速戰。今歲之賊勢猖獗。利在拒守。賊求速戰。我軍一經得手。賊膽皆寒。乘勢前進。幾如破竹。死守之賊。則必須糧多兵足。分截要隘。四面環攻。期以時日。乃足以制賊之死命。當春夏之交。臣力攻武昌。乘賊出而與之戰。戰無不勝。嗣後賊乃堅守不出。臣日事圍攻。傷亡過多。往往挫我軍氣。七月以來。臣渡江渡湖。力攻漢陽。自黃陵磯至高廟。繞道百餘里。力戰二十餘日。均有勝仗。而漢口得而不守。漢陽亦終不下。涇口失而德安之賊。得與漢陽通。金口失而武昌之賊。已出水陸之後。以久戰之勇。潰於一日。誠可惜也。現在鄂省賊勢滋蔓。又聞湖南已有逆匪數萬人。由粵續至。竄入茶陵。貴州苗疆蠢動。漸侵楚界。若不及時速勦。致兩省賊合。則東南大局。不可問矣。顧兵無應援。則顧此必至失彼。餉難接濟。則勁旅亦成弱兵。頃據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稟稱。武漢爲東南之樞紐。上控荆襄。南屏楚粵。大局所關。其形勢百倍於潯陽。已經侍郎臣曾國藩飭派該道湘勇並添派寶勇由南康進發。義甯入通城。以攻崇陽之賊。崇通一定。卽赴金口。會攻武昌等語。臣查羅澤南一軍。自湖南湖北江西。迭戰有功。兵力最強。此軍來援。軍威必振。惟羅澤

南本營及添帶寶勇二營。據稱月須餉銀三萬餘兩。水師經楊載福整理裁汰。陸師經臣與副將王國才分別裁汰。水陸尙萬餘人。亦月須餉銀七萬餘兩。加以援兵每月共須餉十萬餘兩。臣軍不足重輕。王國才一軍尤爲冗雜。而楊載福之水師。羅澤南之陸師。則東南數省中不可多得之勁旅。臣若籌餉不周。任其久飢。則軍心必懈。賊勢必張。臣罪更大。事關東南大局安危。合無仰懇 皇上逾格 天恩。將臣前奏懇請

敕下四川督臣黃宗漢廣籌兵餉。於九月十月每月專撥武漢餉銀十萬兩。由荊州

將軍嚴飭後路糧臺道員莊受祺迅解臣營。並祈 諭敕四川督臣黃宗漢督帶精

勇一二十名。定於九月內星速抵鄂。督師理餉。則武漢可以速復。而湖南茶陵湖北德

安之賊。皆以勢孤無援。可速蕩平。由此乘勝東下。掃蕩賊氛。可紓 宸廑。

再臣查近年軍務情形。籌餉難於將兵。董勸捐輸。辦理釐金。尤爲軍需之急務。假手吏胥。弊端百出。非士紳出力。則經理必難得人。昔唐臣劉晏之理財。不用吏胥。而用士類。誠爲得法。惟是賊蹤靡定。風鶴可虞。求其不辭勞瘁。不避艱險。隨營辦事。置身家於不顧者。頗難其人。臣正月由九江回援。卽有湖北在籍主事胡大任。王家璧。漢陽府教授

賀青蓮。舉人傅卓然。拔貢生張映芸。文生朱輝憲。湖南增生曾耀業。在武昌新隄沙市。簞洲施南等處設局勸捐。試辦釐金。設廠造修戰艦軍裝火藥礮位。當水陸餉缺。船隻破損萬難接濟之時。主事胡大任等倡率親友。設法董勸。旋於各市收集釐金。以資軍餉。通計費用四萬餘串之多。實屬奮勉出力。可否仰懇 天恩。請將在籍主事胡大任王家璧。以員外郎用。胡大任督帶鄉勇。迭次出力。尤爲奮勇。並請 賞戴花翎。敕授賀青蓮。請以內閣中書用。舉人傅卓然。請以知縣歸部儘先選用。拔貢生張映芸。請以教諭歸部選用。文生朱輝憲。增生曾耀業。請以訓導歸部選用。出自 恩施逾格。以勸後來。其沙市樊城及荆襄各屬捐局釐金局。如果實在出力。接應大營。不致匱乏。再由臣分別核實 奏請 恩施。該胡大任王家璧二員。結實廉明。應即飭委總司各屬捐局釐金局務。庶使商民信服。踴躍急公。官吏不敢染指。市儈不能侵欺。實於軍儲大有裨益。臣不揣愚昧。爲急切籌餉起見。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具 奏。

陳報援軍大獲勝仗定期會師併攻武漢疏

九月二十一日

竊臣將水陸諸軍。嚴爲裁汰。逐日點覈軍籍。以求簡練。陸軍之裁定者已飭深溝固壘。

加意嚴防。水師亦均撥修船。仍可準備攻勦。其南岸石頭關六溪口島口魚馬頭等處。爲崇通咸蒲賊匪必竄之路。北岸新隄新灘口沙湖等處。亦漢陽德安之賊所必爭也。輪派水陸。嚴密防勦。并函知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約期夾勦金口。卽行併攻武漢。署臬司李孟羣。副將王國才。派於北岸步步爲營。以冀迎會北兵。漸圖漢陽。臣軍旣經裁去怯弱。嚴立軍狀。必當深入。力戰爲客兵之前導。而羅澤南由南康疾馳入境。已先有通城之捷。是役也。羅澤南參將彭三元遊擊普承堯等。於八月二十七日由江西義甯州拔營。九月初一日抵湖北通城縣界之南樓嶺。初五日駐營通城縣東南。湖南紳士五品銜知縣何忠駿。李原濬。藍翎知縣黃崇策。藍翎千總方城。亦同日以平江勇來會。駐營通城縣之西南。賊之在通城者。初不過四五百人。賊首鍾逆糾聚一二萬人。於桂口聞我軍將至通城。以大股之賊來援。立木城兩座於西城山巔。層布礮眼。深掘重濠。冀以抗拒我師。羅澤南等安營甫畢。自率勇士數百人。於沿城高阜審視形勢。賊見我軍無多。突出大隊追襲。諸勇回旗擊之。殺斃騎馬賊目三名。生擒七名。賊敗歸壘。負固不出。初六日辰刻。羅澤南與各營會議。部署甫定。而平江勇爭先殺賊。分三

路直撲城外賊壘。賊以大礮轟擊。羅澤南即飭各營繼進。記名道員李續賓。候補直隸州李杏春。候選訓導劉蓉。分率湘勇之右營副右營副中營。攻城外賊營。以接應平江之勇。而羅澤南自率中營繼之。以攻城之西北。彭三元。普承堯。分率寶營雲營。以攻城之東南。候選直隸州唐訓方。同知銜候選知縣蔣益澧。分率訓營湘營。以攻城之東。平江勇進攻。諸軍乘之。殺斃營先悍賊數十人。乘勝奪入賊壘。縱火焚燒。賊悉由西北渡溪而奔。我軍分路截殺之。溪水盡赤。城中諸門皆閉。惟留西門以通賊壘。留北門以通桂口之路。爲諸勇所截。無地可逃。遂由二門奔入。城中諸勇盡從而尾追之。守城之賊。以磚石紛紛下擊。諸勇多受重傷。而勇氣愈倍。奪門而入。東南路諸軍亦攀援而上。毀其南門賓陽門。各營之勇繼之。殺斃城中賊無算。賊復挺而走險。從北門蜂擁而出。我軍亦奮迅而入。城門半開。不能多容。兩相擁擠。賊之踐死於城甕中者正多。我軍亦有爲其所踐者。羅澤南見賊猶聚於城樓。以巨石抵拒。因飭諸勇分伏北門外樹林中。俟賊之大隊奔出。四路截殺。有未出者。我軍又退伏以俟之。再出再截。如是者六七次。城中之賊乃盡。追奔至十餘里之遙。鮮得脫者。計是日斬賊約三千餘名。黃褂長髮賊目

約數十名。生擒名生擒者三百六十名。奪賊旗幟牛馬軍裝穀米無數。此九月初五初六等日通城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崇陽縣屬之桂口。處湖南江西湖北之邊。形勢輿衍。米糧亦多。賊目僞丞相鍾逆義甯州之敗。即於此修土木之城。跨山引澗。袤斜六里。意欲據一隅以牽綴三省之兵。伺兵力單弱之處而乘之。羅澤南之行軍也。審量地勢。喻度賊情。每多勝算。乘屢勝之銳氣。不暇休養。於九月初十日遂由通城直搗桂口。適有賊探百餘名騎馬賊十餘名。隨至沙坪。遍貼僞諭。爲我兵所追殺而竄走。十一日分三路進攻。我軍勢盛。賊已不支。大半宵遁。於崇陽分途掩殺。斃賊百餘名。生擒十餘名。奪獲軍裝旗幟無數。我軍遂奪桂口之險。因酌畱平江紳士何忠駿李原溶黃崇策方城帶平江四營駐守桂口。復調湘南委員劉騰鴻帶湘勇五百以益之。部署一定。即由崇陽蒲圻節次攻勦。此九月初十一等日羅澤南由通城至桂口追勦之實在情形也。援軍一來。士氣百倍。軍威所至。賊膽俱寒。所有在事尤爲出力員弁兵勇。及受傷陣亡者可否仰懇 天恩。俯準分別獎卹。以作士氣而勸將來。臣一面飛飭羅澤南從崇陽蒲圻由驛路進取新店金口。以期會合臣軍。速攻武昌。并飛催荊州一帶。將川

省兵餉並捐項釐金。趕緊接濟。

官軍大勝並破新壘三座疏 六年三月十四日

臣於三月初一日將官軍迭獲勝仗並分兵下扼窰灣情形。馳奏在案。二月二十五日鹽運使銜安慶府知府李續賓。率同候選知縣劉騰鴻等移營窰灣。其地下距青山十五里。上距洪山十二里。南距塘角十五里。可扼下游之險要。而斷賊接濟。二十六日李續賓率右營劉騰鴻率後營。趙克彰率奇字右營。李續燾率副右營。各以六成隊由廣興洲進攻塘角。該處屋宇鱗次。牆垣至堅。自洲至於城下十里。舊爲市廛。最易藏奸。李續賓固料其必有伏賊。戒飭軍士嚴陣徐行。該逆果以數千人伏於草埠隄上民房。暗施鎗礮。以擊我軍。李續賓當即分兵爲三路。趙克彰以奇字右營循隄外江岸空闊處以入。劉騰鴻以後營循隄內湖塘以入。而自以右營由隄中路以入。火器初舉。先將茅屋焚燒數處。漸漸逼近。烟焰彌漫。所燒之屋。堆積賊糧雜物頗多。伏賊既不能久匿。而不起。而城中之賊。復出五六千人冒烟衝突。我兵三路夾攻。鎗礮輪流盡擊。刀矛繼之。縱橫出入。伏賊因火烈而自亂。城中援賊氣奪。官軍因而乘之。賊大敗追殺十里。斃

賊無算。燒燬賊卡兩座。賊預分數千人踞小龜山。故作繞湖後來襲之狀。而實欲阻絕洪山東路之師。使不得與畚灣一軍會合。布政使銜甯紹台道羅澤南。率中營副中營。同知蔣益澧率左營。都司何紹彩率仁營。由東門直攻小龜山之賊。知府銜唐訓方率訓營。循城下至山尾以橫截之。賊大敗。計斃賊六七百人。內有黃衣賊目五人。奪獲左十一軍正典糧偽印一顆。大黃旗十二面。小黃旗三十四面。刀矛二百餘件。此二十六日分兵之始。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二十八日。臣之中路洪山東路畚灣北路。約會齊攻。賊以二十六日之大敗。堅閉不出。惟於城上施放鎗礮。以死拒守。賊見我兵之分駐畚灣也。往來之接濟陸路已斷。而九江黃州援賊。由江上溯。又益興治之匪。三月初二日。洞開城門。一出望山門出二三千人。循江隄而上。以牽綴石嘴之川兵。以三四千人由八步街潛行。冀襲臣營之後。以三四千人由長虹橋衝臣營之前。臣於先期已派周得魁等二千人。迎礮位於石嘴舟次。而賊忽大出。當飭普承堯率寶營。丁銳義率義營。以擊長虹橋之賊。兵少賊多。普承堯等首先衝突十餘次。士卒爭先用命。勇敢百倍。張寅恭率恭營。鄒漢章率副左寶營。以禦八步街之賊。正在酣戰。而周得魁等迎礮之

師聞警回援。迎頭截殺。內湖通餉之舢板八哨。復於湖畔橫擊其腰。轟斃騎馬黃衣賊目五人。賊衆驚駭。陸勇乘勢追勦。殪五百餘人。賊一支敗而三支俱敗。其撲臣中路者皆遁入城。賊同時由武勝門忠孝門出者。以四五百人踞小龜山。三四千人踞紫金山。復以小支千餘人踞雙鳳山。又由鷹嘴閣出三四千人以襲訓營。其賓陽門虛掩而寂若無聲。則賊意之所專注也。羅澤南軍駐洪山。當派蔣益澧之左營。擊小龜山之賊。而以唐訓方之四哨益之。派仁營何紹彩擊紫金山之賊。派彪營葉永泰秦國勝擊鷹嘴閣之賊。而羅澤南中營盡布於洪山左右。以防賓陽門之賊。蔣益澧唐訓方直撲小龜山。賊陣已卻。遂分二哨左右抄出。賊衆三敗三起。斬殺衝鋒賊目十餘人。賊大潰。併力衝殺追斬。屍橫遍地。仁營何紹彩以數百人戰於紫金山之巔。賊四面圍繞。何紹彩殊死戰不少卻。鎗礮已熱。則以刀矛接戰。撥刺有聲。歷一時許。賊勢大敗。而賓陽門忽出賊約萬人。橫亘其中。旣以救援敗。賊且意洪山之兵力。遠在小龜山及紫金山。欲乘機直撲洪山大營也。羅澤南即率中營副中營自洪山馳下。何紹彩唐訓方由後奮擊。殺賊數百人。賊衆大潰。爭門而入。羅澤南即乘勝窮追。賊已大半入城。意欲尾之而入。賊

急下闌板。餘賊閉於城外者。盡爲我勇所殲。約五六百人。而城上鎗礮。密如雨點。羅澤南立馬城門。左額中鎗子。血流被面。衣帶均濕。然猶駐馬一時許。強立不移。賊亦不敢再出。其何紹彩唐訓方自下面兜勦而上。我軍旣已大勝。而東南面賽湖隄之賊。已近營壘。恐葉永泰一營不支。復乘勢速援。生擒黃衣賊目。並奪其馬。殺賊二百餘人。而賊之大股分撲洪山者。又大敗。是日賊計專注於東路。蓄勢後出。雖羅澤南以薄城帶傷。而全軍之獲勝。則都司何紹彩直隸州知州唐訓方等血戰之力也。記名道安慶府知府李續賓。與劉騰鴻分駐審灣者。僅三千人。隊伍嚴整。賊所深畏。是日料知賊力必聚於東路。遂以六成隊駐營。待賊之至。以四成隊分飭劉騰鴻援洪山。何紹彩唐訓方等乃得以專意直前。其賊之出漢陽門者。多伏於塘角廢垣之內。而水賊之在下游者。亦循江而上犯。李續賓按兵審勢。俟賊逼近。仍分其千餘人爲三路。賊見其少。齊力攻撲。我軍突起擊之。鎗礮齊施。左擊陸賊。右擊水賊之登岸者。中路並進。追奔十里。直抵城壕。以少擊衆。勇力百倍。實冠全軍。而賊之下犯北路以攻審灣營壘者。遂大敗。通計各路殺賊約二千人。黃衣賊目十餘名。賊馬賊械旂幟約百餘件。生擒長髮老賊五十餘。

人。此初二日三路大勝之實在情形也。臣即日親往洪山。看視羅澤南之傷。猶能駐坐營外。指畫戰狀。兼以師老餉匱。賊匪堅閉已久。有機可乘。急欲斬關直入。破武漢以速援江西。不期爲守城之賊所傷甚重。臣爲延醫診視。旋即駐其營中。傷深二寸。子入腦不出。至初八日巳刻。因傷身故。除詳悉情形另片奏請 恩旨外。臣查洪山各軍無所統屬。遂於初八日寅刻預撤鹽運使銜記名道安慶府知府李續賓。由窑灣仍回洪山。總領其軍事。李續賓廉明愛士。至誠感人。始事以來。無役不從。戰功最盛也。初九日。臣將布政司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之靈櫬。送至石嘴舟次。而數日之內。賊即於城外保安門添築新壘三大座。高幾及城。掘濠六重。寬深各三丈。大礮飛子。已墮臣營。以阻臣進兵之路。臣與李續賓密計及其初成。尙可以全力破之。遂於初十日寅刻。派鳳營周得魁寶營普承堯訓營唐訓方三路以圍攻其前。飭各營挾梯以登其壘。挾大木以渡濠。兼備鋤鍬以平毀之。而以義營丁銳義接應。派恭營張寅恭副左寶營鄒漢章福營李景湖渡浮橋循港外至八步街。隔河轟擊。以襲其後。復檄川兵之在石嘴者。及新募安勇三百六十人。遙爲接應。李續賓以謂合力攻此三壘。一鼓而登。尙非難事。

惟平毀之。逼近城下。所傷士卒必多。須分營替代。乃可一律平毀。而不虞大股之我乘。遂派彪營葉永泰。奇字營趙克彰。以杜鷹嘴閣之賊。仁營何紹彩。左營蔣益澧。循賽湖會剿。五鼓齊力攻破三壘。壘中守賊各百餘人。聚而殲之。無得脫者。奪獲器械無算。並獲鐵礮十一尊。擡鎗三十餘件。黎明以後。城中之賊分路大出。我軍卽於城濠之外。整隊以逼賊。而各以百餘人毀平其壕壘。更番迭戰。效首虜於臣前者以千計。奪獲大黃旗五十餘面。各營士卒亦傷亡二百餘人。而無一退怯者。自寅至午。鏖戰五時。賊勢大挫。而新砌之壘。及長壕六道。均已毀平。李續賓恐軍士之久戰而懈也。復派右營三百人。劉騰鴻之三百人。會合助力。而兩路之賊。乃敗入城竄。此初十日攻破新築之三壘。殺賊大勝之實在情形也。都司周得魁。奮薄城下。欲率衆緣梯而登。被賊礮轟擊不能前。周得魁腦中礮傷。現已延醫調治。其藍翎外委陳達清。外委會玉蘭。記名外委唐訓得。力戰陣亡。文童鍾近衡。鍾楚池。王嶽峯。係羅澤南之門人。慕義從軍。以助其師。同時陣亡。實屬激於公義。外委陳達清。曾玉蘭。唐訓得。應請照把總例優卹。文童鍾近衡。鍾楚池。王嶽峯。應請照從九例優卹。其餘陣亡勇丁。容查明咨部請卹。再查上年十一

月克復咸甯山坡金口及武昌城下方戰各案均聲明彙案保舉並蒙 恩旨準行。尚未出奏。可否截至三月初十日并作一案。將在事微員勇目先行獎勵。以作士氣。出自 皇上天恩。

再查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以諸生講學。宗法程朱。其所著小學韻語西銘講義周易附說方輿要覽諸書。體用兼備。洵堪輔翼名教。咸豐二年。賊犯長沙。卽日倡率生徒。辦理湘鄉團練。忠義至性。感動鄉里。遂率其鄉人轉戰湖南江西湖北。京城二十。大小二百餘戰。均經奏明在案。羅澤南每言首逆踞金陵。則武漢爲必爭之地。南北樞紐。以武漢爲最要。自上年圍勦以來。力攻九十餘日。督催至嚴。雖水陸勇弁。中傷已逾三千人。而忠毅之氣。不容少懈。初二日帶傷甚重。血沾衣帶均溼。指畫戰狀。以未能尾賊入城爲恨。且言武漢自古用武地。賊必死守。不力戰恐荊襄岳鼎均無乾淨土矣。初六初七日。臣駐其營中。見其神散氣喘。汗出如洗。臣爲痛哭。羅澤南握臣手。言危急時。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學。今武漢未克。江西復危。力薄兵單。不能兩顧。死何足惜。事未了耳。其與李續賓好爲撐持。言未畢而目瞑。蓋其心術學術。不愧名儒。故臨危不亂。言

不及私。而臨陣勇敢。馭兵嚴明。猶其餘事。該員之父羅嘉旦年八十一歲。長子羅兆作。次子羅兆升。讀書應童試。其身後事宜。由臣妥爲經理。委員護送回籍。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照二品陣亡例加等

賜卹。出自

逾格鴻施。該員功績最著。并請於

湖北江西設立專祠。其湖南湘鄉縣本籍。自侍郎臣曾國藩倡義以來。臨陣捐軀之士最多。現經本籍紳耆。擬請建祠入祀。應請卽爲羅澤南設本籍專祠。以士民弁勇附入祠內。以妥忠魂。謹將該員歷著戰績開單恭呈 御覽。理合附片陳 奏。

羅澤南於咸豐二年。賊圍長沙。在籍倡辦團練。三年帶領練勇。勦辦湖南桂東縣土匪。是年帶勇救援江西省城。旋即馳赴吉安。克復安福泰和兩縣城。十二月克復湖南永興縣城。四年七月克復岳州府城。並破城外賊壘。復追勦至臨湘縣之長安驛。湖北蒲圻縣之羊樓峒。崇陽縣之虎爪石桂口等處。大獲勝仗。克復崇陽咸甯兩縣城。至橫溝橋官步橋。兩獲勝仗。至湖北省城外花園。破賊壘三座。復破八步街鮎魚套兩處賊壘。克復湖北省城。九月追賊至大冶縣之沅埠頭。獲勝。克復興國州城。追賊至田家鎮半壁山。三戰大勝。又追賊至栗木橋。雙城驛兩處大勝。克復廣濟黃梅兩縣城。追賊至濯

港孔隴。兩次大勝。追賊至九江府城外。圍勦並攻。湖口縣之梅家洲。大小十餘仗。五年。奉調勦辦江西賊匪。克復弋陽縣廣信府兩城。收復興安德興浮梁三城。攻勦義甯州之三都梁口大勝。攻勦碁盤嶺大勝。克復義甯州城。赴援湖北。克復通城縣城。進勦桂口大勝。克復崇陽縣城。搜勦崇陽之濠頭堡。及蒲圻之羊樓峒。三次大勝。克復蒲圻咸甯兩縣城。進至山坡大勝。駐紮湖北省城東門外之洪山。大小七十八仗均勝。總計帶勇攻勦以來。克復二十城。大小二百餘戰。合併聲明。

密陳南岸賊情並籌議現在情形疏

三月十七日

臣於三月十四日接奉三月初八日

上諭曾國藩文俊奏吉安失陷石逆久踞臨

江南則窺伺贛州南安北則踞守武甯新昌賊勢蔓延全省幾徧周鳳山陸軍近日又遭挫折請飭羅澤南迅速移師來江援勦本日復據胡林翼奏現在春汛初起賊舟難於閉藏已定計力圖克復儻一時未能得手先以數千人赴援等語所籌甚是胡林翼如能於旬日之間攻克武漢則羅澤南一軍即可回援江西儻克復尙需時日先行派兵分援亦須仍由羅澤南等統帶前往方能得力該督等務當權其緩急不可稍存畛

域之見致誤事機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同日奉 硃批所籌甚是至所請專濟羅澤南軍餉著戶部速議籌撥欽此仰見 聖謨廣迓。欽感難名。臣思上年河北肅清之後。賊勢已挫。惟首逆石達開於上年秋閒以老賊二萬餘人由湖北入江西。又益以粵賊四五萬人。賊勢漸熾。蓋前此舊民爲賊。心不願戰。而自去冬以後。新附之賊。甘心從逆。其本境土匪附賊者。尤不可勝計。二月十六日。周鳳山以三千七百人全軍失利。是則衆寡不敵之明驗。似非重兵猛將。奮威掃蕩。正恐南服數省。岌岌不支。可慮者不僅江西一省也。湖南選派五千人。由東路赴援。而江西西路州縣淪陷。俱有大股賊匪。阻截援軍。勢非節節搜勦。不能前進。湖南撫臣駱秉章。擬請 敕閩浙廣東三省。各出銳師。先保江西完善之區。自是善策。至侍郎臣曾國藩前次急調羅澤南回援。是尙未悉羅澤南陣亡之事。現在水長僅五六尺。春汛初起。當可望其速漲。羅澤南自帶之一千六百人。新失所主。必須慎選將弁。派令專管。以歸李續賓統帶。臣等前議分軍數千人往援。此時羅澤南身故。無將可分。情形固已不同。且勦辦大股賊匪。非三四千人所能照應。而自曾國藩撤調南康青山水陸回援江西省城。下游賊援接踵上竄。

武昌。臣所轄武昌邊境。盡與江西州縣毗連。賊勢滋蔓。道途梗塞。援軍深入。必須多攜軍火錢糧。乃免匱乏。臣等再四思維。惟有水陸力攻。決期進剿。如即時克復。誠爲善計。萬一久頓城下。卽以李續賓等全軍往援。方爲妥善。至李續賓正月二月三月欠餉行糧。臣當於部議速撥項下。一俟到境。卽先專濟該營。以利進征。並期於陸續轉運。無誤要需。所有遵奉 諭旨。謹就現在情形。籌議緣由。會同督臣官文。署提臣楊載福。恭摺由驛六百里馳 奏。伏祈 皇上聖鑒訓示。

分兵應援疏 六年四月初九日

臣查武漢未復。江西待援。統籌大勢。萬不可置全局於不顧。惟前任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傷亡之後。記名道李續賓新領其軍。勢難分援江西。且整理稍稽時日。而分統亦難其人。適侍郎臣曾國藩之父曾麟書。聞羅澤南傷亡。卽遣其次子同知銜曾國華。兼程前來幫辦營務。並函諭湘營將士。勗勉忠義。情詞肫切。三軍皆爲感動。查湘營均係曾國藩同里之人。實營係其舊部。驍勇敢戰。從征最久。交曾國華統帶。士卒必樂爲之用。臣卽以湘中營五百名歸其專管。而兼統各營。以卽選知縣劉騰鴻之湘勇後營一

千名。劉連捷之湘勇副後營五百名。湖南丁憂同知吳坤修之彪營七百名。儘先補用參將普承堯之寶勇中營七百名。把總普承忠之寶勇左營七百名。計共四千一百名。均係久經戰陣驍果精卒。於四月初四日拔營出咸甯通城。取道江西義甯州。兼程前進。查上年羅澤南等應援鄂省之湘勇寶勇共五千人。到武昌後。添募湖南老勇數千人。此次分半應援。兩地均不甚弱。臣又先期派游擊張榮貴馳赴湖南省城。另募精銳二千名。隨後續進。湖南派援江西之兵。已將抵袁州。分路堵剿。均屬得力。臣所派援軍約期本月杪可以齊抵江西省城。行糧勉力應付三萬餘兩。先儘征兵支放。臣一面分兵援應江西。仍一面密商督臣王文韶理提臣楊載福。共謀恢復武昌之策。并分兵扼要。斷賊資糧。總期急復堅城。以紓 聖念。

遵奉 諭旨瀝陳下情疏 六年五月十五日

臣於五月十二日接準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初六日奉 上諭胡林翼奏水陸勦賊連獲勝仗一摺覽所奏情形自二月十五至四月十六日已踰一月不過零星勝仗於克復城池毫無把握該署撫於三月初開疊次奏報均稱旬日之間城池可復又稱春

漲初起賊船可以盡燒今已遷延數月始稱水陸扼截斷賊資糧直似從前並未鑿及且所稱紮營洪山等處斷賊陸運紮營沙口斷賊水運而四月十六日賊船下駛仍復窮追不及是其布置實未周而徒以空言搪塞直似無計可施三月二十四日四月十六十八等日寄諭諒該署撫均已先後接到若仍前玩泄殊負委任官文共事一方亦不聞其互相匡救著即嚴督水陸各營合力進攻務將武漢城池尅期攻克若再事遷延朕必治其老師糜餉之罪至江忠濟陣亡岳州一帶何人扼守本日已諭知駱秉章妥籌布置該督撫亦當預籌策應不可專恃赴援江西之軍以爲必能掃蕩賊蹤也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 聖訓嚴明。燭照千里。跪聆之下。感悚難言。臣治軍無狀。頓兵城下。五月有餘。竊念臣之職分。不僅兵事不可上厪 聖慮。卽軍糈餉項。亦豈可久煩度支。乃以收復稽遲。上貽 宵旰之憂。實屬罪無可道。臣自上年臘月至今年三月。逐日督隊往攻。驅血肉之軀。與礮石爲敵。傷亡水陸勇丁三千餘人。尙不敢因此稍有恇怯。惟道員羅澤南及都守千把百餘人。節次陣亡。皆係四方精銳之士。羅澤南篤信學道。尤深惋惜。現在陸營良將。以李續賓爲尤著。該員廉正樸誠。凡戰事。

之難。而他人所怯者。無不毅然。自任。攻撲省城。所乘馬迭次中礮倒地。幸賴天威。良將無損。兵易募。而將難求。求勇。敢之將。易。而求廉。正之將。難。蓋勇。敢。倡。先。是將帥之本。分。而廉。潔。正。直。則糧。餉。不。欺。賞。罰。不。濫。乃。可。固。結。士。心。歷。久。長。勝。也。臣於四月以前。執意不悔。欲以力取。旁觀皆笑。臣愚。卽臣自問。計亦良左。四月以後。乃禁約仰攻。分精銳四千餘人。由咸蒲以取義甯。不期順道與賊相值。四戰皆捷。分水師以清下游江面。直達九江。水師火攻之策。自正月購辦。三月已齊。積薪油而實以火葯。三次遇雨。遲至四月二十八日。乘風縱火。漢陽之賊舟。盡付一炬。是日東南風利。得其一面。不能不遣其一面。尙餘武昌鮎魚套內賊船約二十隻。若再襲前策。賊已知而防我。卽當另行籌畫。臣自領五千人。可扼南路之三面。李續賓領六千三百人。扼洪山之東路。又分勦青山。峯灣之北路。水師六營下駐沙口。是水陸之賊。直至近日。乃援絕路窮。臣之智計遲鈍。未能先事審機。慚憤無地。漢陽之賊糧久斷。四月以前。尙取給於武昌。近月以來。武漢均斷。北路兵勇已經督臣多方激勵。整飭。惟馬隊將士。忠勇可恃。陷陣衝鋒。功推第一。馬隊爲國家之正兵。所當愛惜而善用之。若迫使乘墉。是舍所長而用所短矣。臣

與馬隊並未晤見。刻下南北兩岸。尙難彼此調撥。日後武漢收復。卽當會同商議。以步隊之堅定不搖者。分隸馬隊。而以步隊戰於前陣。俟賊衆敗潰。卽以馬隊乘勢掩殺。蓋步兵追賊。每以十餘里而輒止。多亦不過二十餘里。而力已竭。若得馬隊乘機追勦。賊可盡殺也。下游九江府興國州陸賊萬餘。以僞檢點古隆賢等分道來援。冀約城賊夾擊大營。臣卽預撥三千餘人探實距營百里以內。及其未定而迎勦之。十二月十三日。乘勝窮追。已過百里。以外尙未詳稟。應俟另案奏報。至道員江忠濟全軍覆於通城。所部楚勇。素稱善戰。近年積習太深。兵已弱而將不知。突遇劇賊。遂至於敗。湖南已改派防兵二千餘人。駐守岳州。而援軍已過崇陽。敗賊竄逃解散過半。計日可抵江西義甯州城。迭次委解軍餉軍火。趕緊接濟。可慰聖懷。臣歷觀前史。李左車之告韓信。尙以頓兵城下。情見勢絀爲戒。是戰易攻難。自昔已然。臣之才力。何足言兵。惟才有限而志無窮。誓與兵事相終始。期於殲滅此賊而已。萬一變生他路。禍出意外。臣亦不敢退怯苟且。自取羞辱。內察軍情。外度賊勢。臣之過慮。當不至此。所有感悚下忱。理合附驛陳奏。伏祈皇上聖鑒訓示。

附陳左郎中韓知府才略疏

再臣與兵部郎中左宗棠同受業於前御史賀熙齡之門。深知其才學過人。於兵政機宜。山川險要。尤所究心。臣曾薦於前兩江總督臣陶澍。前雲貴總督臣林則徐。均稱爲奇才。咸豐二年。賊犯長沙。臣薦於前撫臣張亮基。招入幕府。專襄兵事。張亮基調任山東巡撫。該員仍入山居。四年南撫。臣駱秉章侍郎。曾國藩招入幕中辦事。其才力猶能兼及江西湖北之軍。而代臣等爲謀。業經御史宗稷辰奏明在案。該員秉性忠良。才堪濟變。敦尙氣節。剛烈而近於矯激。面折人過。不少寬假。人多以此尤之。故亦不願居官任職。臣思 聖明之世。正氣常伸。該員畏懼世網。殊爲過慮。但久在兩湖辦事。所用多係楚人。自是廉頗思用趙人之意。不樂吏職。可從其志。義在討賊。諒無可辭。臣旣確知其才。謹據實臚陳。 聖聽。以儲荆鄂將材之選。再臣在貴州道府任內。訪求知兵之員。殊不多得。惟查委員韓超。直隸副榜舉人。深明兵畧。剛正不撓。臣前所帶黎平團勇。皆韓超訓練之力。其才非臣所及。近年黔疆不靖。聞該員已擢知府。崎嶇於台拱清江之間。年餘無餉。勸諭良苗。聊供食米。部曲尙未盡散。該員年已六十矣。勇敢嘗爲

軍鋒。近年文報梗塞。恐其終必飢困。坐失良將。倘蒙 敕下雲貴督撫。設法濟餉。假以事權。可爲 國家兵事得力之員。臣爲將兵需才起見。謹附片 奏陳。

敬陳湖北兵政吏治疏 六年十二月初三日

臣查湖北軍務不飭。已歷五年。無論賊匪之多寡強弱。而聞警先驚。接仗即潰者。比比皆是。上下相蒙。恬不知恥。推求其故。則以將領不得其人。紀綱不立。而是非不明也。深思紀綱所以不立。是非所以不明之故。則誤於使貪使詐之說。不知已則先爲貪詐。所使而曰吾能使貪使詐也。豈不謬哉。本省既無得力之兵將。而川楚河南勇目之黠桀者。糾合無賴。隨營投效。以一報百。以百報千。冒領口糧。交綏即潰。所投不合。又顧之他。國家之帑項。至爲艱難。而徒以供無賴之欲壑。以此殺賊。猶北轍而南轅。勢必不可。至遣散不得其方。則相聚爲盜耳。此近三四年楚北募勇之大患。其流毒將有不可思議者矣。古之治兵者。先求將而後選兵。今之言兵者。先招兵而並不擇將。譬之振衣者。不提其領。結網者不挈其綱。是勞之也。將自斃矣。督臣官文上年受事以來。收集兵勇。力加整頓。得力尤在馬隊之忠勇。能使三軍之士。風氣爲之一變。查有前任湖南臬司

降補知府魁聯。久任寶慶衡州岳州等處。捐解私囊。養士募勇。已歷十年。其志趣公忠。迥非庸俗可及。經督臣官文派充總理營務。伉直明決。知無不言。釐剔弊端。獨任勞怨。實爲湖北軍務必不可少之員。目下力疾從公。尙難羈以職守。惟馬隊及各營之精銳。必應迅速進取。而湖北本省餉少勇多。冗雜不治。不戢自焚。後患方大。急應裁汰浮僞。簡鍊精銳。可否 敕下魁聯幫辦湖北南北兩岸水陸營務事宜。責成一例簡汰。該員曾任三品大員。應否 賞給三品卿銜。以重事權之處。伏候 聖裁。非臣所敢擅請。至湖北綠營兵丁。懦怯若性。正額虛浮。軍政營制。蕩然無存。而其虛糜錢糧。如故也。現署提督楊載福。才識嚴明。如可假以二年。必能整飭。惟東征事急。水師無可專委之員。容臣再行詳思訪舉。另摺 奏聞。此爲兵事急應整飭之要。武漢形勢壯闊。自古用武之地。荆襄爲南北之關鍵。而武漢爲荆襄之咽喉。武漢有警。則鄰疆震驚。南服均阻。控制無術。本根既搖。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漢陽四陷。國帑因而虛糜。民生因而凋敝。東南數省受害之烈。亦惟武漢爲尤甚矣。昔周室征淮。師出江漢。晉代平吳。久謀荆襄。王濬造船。循江而下。陶侃之勳。鎮守武昌。宋臣岳飛。李綱之謀。畫岳鄂。均以此爲高。

屋。建。瓴。之。勢。控。制。長。江。惟。鄂。爲。要。固。東。南。一。大。都。會。矣。夫。善。鬪。者。必。扼。其。吭。善。兵。者。必。審。其。勢。今。於。武。漢。設。立。重。鎮。則。水。陸。東。征。之。師。恃。武。漢。爲。根。本。大。營。有。據。險。之。勢。軍。士。無。返。顧。之。虞。軍。火。米。糈。委。輸。不。絕。傷。痍。疾。病。休。養。得。所。是。則。平。吳。之。策。必。在。先。保。鄂。郡。矣。保。鄂。之。不。失。必。須。先。固。漢。陽。蓋。漢。陽。爲。江。漢。總。匯。武。昌。僅。南。岸。一。府。而。漢。陽。則。可。通。八。府。也。臣。查。歷。年。湖。北。之。失。在。於。漢。陽。並。不。設。備。江。面。無。一。水。師。下。游。小。挫。賊。遂。長。驅。直。入。束。手。待。斃。莫。可。如。何。前。車。之。覆。殷。鑒。不。遠。應。請。於。武。漢。設。陸。師。八。千。人。水。師。二。千。人。此。萬。餘。人。者。日。夜。訓。練。則。平。時。有。藜。藿。不。採。之。威。臨。事。有。折。衝。千。里。之。勢。本。境。亂。民。隨。時。征。討。固。可。銷。除。隱。慝。且。東。征。之。師。孤。軍。下。勤。善。戰。者。必。傷。久。役。者。必。疲。傷。病。之。人。畱。於。軍。中。不。僅。誤。戰。亦。且。誤。餉。若。以。武。漢。之。防。兵。更。番。替。代。彌。縫。其。闕。則。士。氣。常。新。軍。行。必。利。至。水。師。以。礮。爲。利。器。礮。聲。震。疊。無。半。年。不。小。修。之。船。亦。無。一。年。不。大。修。之。船。更。番。迭。戰。以。武。漢。爲。歸。宿。則。我。兵。常。處。其。安。而。不。處。其。危。矣。或。疑。武。漢。兩。城。公。廨。私。廬。百。不。存。一。城。周。二。十。里。設。守。爲。難。臣。愚。以。爲。非。是。蚡。冑。藍。縷。以。啟。山。林。衛。文。作。都。訓。農。通。商。是。在。行。之。以。儉。而。訓。之。以。勤。耳。苟。此。而。不。能。守。去。之。他。處。何。益。此。武。漢。宜。急。設。防。練。

兵之要。湖北莠民之從賊者。以興國崇陽通城通山大冶廣濟黃梅爲最多。臣於臬司任內。由岳州駐崇陽一月。以保甲之法。勒令首戶緝斬三千人。未及畢事而馳往九江矣。兵至爲民賊來從逆。及今不治。終必爲亂。治之之法。兵勇搜捕。不僅徒滋擾害。亦且事久無成。惟有保甲清查。戶族網獻。分別斬釋之法。然而牧令不得其人。則法不能行。害且滋甚。其已被賊擾之三十餘州縣。吏惰民驕。其未被賊擾之三十餘州縣。官仇民而民且仇官。夫吏治之不修。兵禍之所由起也。士氣之不振。民心之所由變也。官吏之舉動。爲士民之所趨。向紳士之舉動。又爲愚民之所趨。向未有不養士而能致民。亦未有不察吏而能安民者。臣恐湖北之民。揭竿而起者。不必粵匪之再至。而將盜弄潢池矣。卽如五年大熟。州縣乃或報災。經臣駁斥在案。六年大饑。州縣轉不報災。又經臣迭次駁斥在案。以豐爲歉。是病。國計。以歉爲豐。是害民生。而終必害於國計。又查積年以來。每遇歉歲。官吏私收。而恩旨蠲緩者。實惠不及於民。則有所謂挖征名目。又有所謂急公名目。無一非蠹。國病民飽。丁胥之慾壑。而肥官吏之私囊。實堪髮指。凡下與上交接之事。諉之幕友。而官不問。凡官與民交接之事。諉之門丁。而官不問。詞

訟案牘。病在積壓。盜賊奸軌。弊在因循。夫州縣之所謂小事。即百姓之大事。今日之所謂小賊。即異日之大賊。厝火積薪。更切隱憂。又如軍餉浩繁。不能不取給於捐輸。牙帖釐金。以資小補。報捐則有踈堂贊見之費。牙帖則有勒索之費。釐金則有私設之費。其所繳於公者薄。其所取於民者厚。臣受事以來。迭次特參。均蒙 恩旨俞允。在國自有刑章。在臣亦甘爲怨府。惟深思利弊之原。劾貪非難。而求才爲難。前者劾去。後者踵事而巧。避其名。則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且賊擾之地。官缺久懸。觀望不前。所在皆是。臣愚以爲必應嚴禁官場應酬陋習。與羣吏更始。崇尚敦樸。屏退浮華。行之數年。或可改觀。人情固欲自便其私。上無所求。則下可自贍。責以廉潔而無辭。風尙必使先趨於正大。官所好卽羣吏所瞻。不煩董戒而自變。目下情形。州縣尙懸缺待人。可否敕下部臣。暫勿拘臣文法資格。地方吏治。是臣專責。容臣次第清理。分別委署。如果試驗有效。才具出衆。卽行 奏請試署。以期實濟而利民生。此吏治急應整飭之要。以上三事。是湖北之先務。其餘應辦事宜。容臣隨時 奏請 恩訓。刻下武漢甫經收復。人或以爲已治已安矣。而臣之所憂方大。如以爲已治已安。則前此固已收復二次矣。

況江西腹內七府。尙淪於賊。與四年之僅失九江者。情形迥異。江西之腹內。均與武漢唇齒相依。旁軼橫出。又不僅九江安慶爲足慮也。未收復之先。事勢極難。而文武尙有懼心。收復之後。布置尙易。而特恐文武均萌肆志。外省粉飾之習。久在。聖明洞鑒。不揣愚昧。直陳於 聖主之前。可否 敕下廷臣核議準行。理合繕摺附驛以

聞。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

圍攻九江大勝並破小池口賊壘疏 正月二十八日

臣查九江形勢。西挹武昌。東引皖口。襟帶中流。實吳楚之腰膂。對岸小池口。則九江賊所倚爲唇齒者也。布政司銜記名臬司李續賓。率其湘軍五千人。兼統巨標之仁字四營。護軍四營。凱字一營。於六年十二月初九日。陳師九江城下。其城北面臨江。西則龍開河。賊以長城深濠圍之。又環以礮臺三處。南則甘棠湖中隔新壩。而內外礮臺與壩相接。其小東門則爲白水湖洲路。則通梅家洲湖口縣。其大東門則通南昌南康臨瑞之路。李續賓會同提臣楊載福。籌商水陸環攻之策。復曳逆舳板於內湖。以攻之。自十二月十三日。更番攻城。閱六日夜不息。我軍負薪填濠。城外之椿柵竹簽。焚燬殆盡。各

軍士緣登二十餘次。皆爲礮石所阻。偵報梅家洲湖口縣賊援大至。因密飭各營嚴整。壁壘以待。並授以分合進止之略。二十九日二更。援賊抵八里坡。天明則城賊援賊皆出。一由龍開河繞甘棠湖澗處渡港而來。約三四千人。李續賓令正仁營何紹彩前仁營朱希廣左仁營黃勝日右仁營何慶先按陣以待。伺其渡港逾半。齊力擊之。賊大敗。回竄。逼於港邊。覓水而逸。李朝斌率內湖舢板攔壩轟之。斃賊六七百名。一由小東門而出。會合援賊。列於八里坡。約六七千人。漸逼營外。李續賓令副左營胡裕發奇右營趙克彰護軍右營彭友勝護軍前營萬綏之擊其前。而以湘左營蔣凝學湘中營蔣澤灃凱字左營楊得武由甘棠湖尾繞擊。以湘後營周寬世副右營李續燾繞出上八里坡擊其尾。副都統銜參領富新率馬隊李續賓自率湘右營並督湘前營朱品隆護軍左營劉連陞護軍後營張復泰潛由中路繞至上八里坡之下擊其腰。自辰至未。鏖戰四時。我軍益奮。斃賊二百餘名。陣擒僞將軍劉松綢僞旅助徐天方等六名。老賊張羣材等九十餘名。其溷營淹斃於白水湖甘棠湖及東門外湖港者約數百名。奪獲擡槍鳥槍刀矛旗幟四百餘件。馬八匹。訊稱逆首僞忠貞侯林啓榮。以除日官軍度歲。必無

準備。因約會湖口援賊。四面圍撲。不意官軍橫截致敗等語。此水陸環攻九江並三十日。迎勦援賊獲勝之實在情形也。北岸小池口與九江對峙。賊造新城已二年。城外築壘濬濠。密排礮位。江甯將軍臣都興阿與署提臣楊載福會商於正月初五日。水陸馬步合力攻之。以副將銜參將鮑超之右營後營。會同巴依爾呼蘭之馬隊。攻南門。鮑超之左營前營。會同翼長多隆阿之馬隊。攻東門。提督孔廣順飭王玉琳方映川率其步軍營。總巴克坦薩林率其馬隊。攻西門。鮑超獨率其親兵及其中營。攻北門。都司石清吉營。總米雅明阿率步隊馬隊繼之。都興阿率參領喀爾庫都司喻吉三四路策應。水師則由江中轟擊。以助聲威。而牽賊勢。鮑超於三塘口先備茅柴。派長矛手六百。負柴填濠。四面攻撲。同聲並進。直造賊營。踏燬南路及北路土壘各一座。關卡一座。小壘無數。殺賊二千餘名。逼水淹斃者無算。生擒僞元勳檢點蕭逆僞指揮陳逆。並老賊百餘名。奪獲騾馬多匹。大礮十二尊。劈山礮三尊。擡槍鳥槍八十桿。刀矛旂幟無算。馬步乘勝直搗賊城。賊負隅死守。礮石如雨。仰攻踰時。日暮收隊。是役也。將軍臣都興阿督飭攻勦。士均用命。賊壘悉破。賊膽已寒。其鮑超一軍。尤稱勇敢。後營營官陶忠泰右營營

官陳德懋前營營官黃慶與統將鮑超均帶傷血戰不退一步其哨官勇目陣亡帶傷二百五十餘名奮勇爭先裹創力戰無敢退卻此外馬步各營及環攻九江各營傷亡兵勇容再查明分別賞卹此正月初五日馬步合勦小池口連破賊壘賊卡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臣思南服之要惟襄陽荊州武昌爲最重次則莫切於潯陽明初陳友諒據此以擾鄂省明臣劉基請力爭江州覆其巢穴而江西湖北各郡之賊雖強亦敗蓋九江未復不僅南昌不安亦湖廣江南之大患我軍卽欲援皖江吳會而其道無由躡等而進可偶試而不可經久師行而米糧軍火均阻亦兵家之所忌也惟查六年八月石達開敗走之後逆首林啓榮知武昌賊勢必敗日夜添設守具聚集米糧較四年臣等力攻九江時爲尤難小池口新作石城則又近二年之所增設者也反覆籌思惟有長塹圍困之一策現已督飭興工開濬並先圍攻小池口賊城以期迅速得手外謹將九江小池口連獲大勝緣由會同督臣官文將軍臣都興阿署提臣楊載福由驛六百里馳奏。

起復水師統將以一事權并密陳進剿機宜疏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竊以本年賊匪大股。上犯楚邊。節次痛剿。幸獲肅清。小池口僞城。既已克復。湖口縣城。并兩岸夾守之僞城。及賊船數百號。又已焚奪一空。片帆不返。查九江之賊。恃小池口湖口爲犄角者也。茲於一月之內。奪其所恃。潯城岌岌孤立。糧草有餘。逃竄無路。克復之機。似有把握。從此大軍建瓴東下。直抵金陵。擒渠埽穴。此天下軍民所日夜企望之機會矣。惟是水軍萬餘人。江面千萬里。若無總統大員。節制調度。則號令不一。心力不齊。譬如舟行有檣。而轉舵不得人。陸行有良馬。而轡策不在手。終必危殆而不安矣。水師一軍。建議於江忠源。創造於曾國藩。而整理擴充。至近年而始大。戰艦輜重。八九百號。大小礮位二千尊。江漢之師。如雷如霆。軍聲不爲不盛。惟是出楚入吳。風利不泊。卽瓜步金陵。均可隨機剿辦。其應與吳皖統兵將帥互相策應之處。旣非李續賓楊載福彭玉麟所能咨商。而李續賓楊載福彭玉麟之嚴厲剛烈。落落寡合。亦非他省將帥所能調遣。且軍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敗。唐代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其時名將如郭子儀李光弼。亦不能免。蓋謀議可資於衆人。而決斷須歸於一將。此又軍事之大。弊矣。楊載福彭玉麟。經曾國藩拔識於風塵之中。自湘潭出師。以至今日。久已分爲兩

部。即不能統爲一軍。在該員本無不和。而兩營弁勇。即有才力不相上下之勢。是該鎮道。勢又不能互爲統轄。查丁憂兵部侍郎曾國藩。持躬謹慎。早邀 聖鑒。水師將弁。皆其舊部。吳會形勢扼塞之要。尤所匪心。前請終制。蒙 恩暫準。曾國藩讀禮家居。曷嘗須臾忘天下哉。茲幸機勢可乘。東南大局。時不可失。移孝作忠。出而任事。天下後世。將益信其忠。而不能責其不孝。事必見其大。而時必乘其先。應請 飭下曾國藩。迅速起程。由鄂抵潯。卽日督同楊載福。彭玉麟。李續賓等水陸各軍。會合將軍都興阿。長驅東下。都興阿忠勤素著。馬隊勇敢冠軍。素與南勇將士。一力一心。必可直搗金陵。預操勝算。抑臣更有請者。自軍興以來。凡官軍所到之處。賊必嚴爲之備。我軍銳氣仰攻。礮石所及。徒損精銳。積日累月。壯氣潛消。悍賊乘之。轉致於敗。又賊之詭計。以堅守綴我兵力。轉於無兵及兵弱之處。狡焉思逞。是我軍之膠滯一隅。而賊乃得以出沒無定。循是不變。則兵日見其少。而賊日見其多。固非賊之果多於官軍。亦非賊之果強於官軍也。卽如四年。臣同塔齊布羅澤南等力攻九江及湖口。西岸梅家洲賊城。旬日之間。傷亡至多。五年羅澤南李元度等專攻湖口縣城。城不可拔。六年七年彭玉麟楊載

福約會夾攻。迭次血戰。因無陸師相依。遂無成效。其不得手之故。無他。兵出以正。不以奇。賊得以先爲之備也。此次李續賓楊載福先期密商。以陸師五千人。從潯城渡江而北。揚言進剿宿太。而卽夜潛入舟師。繞出湖口之下十里。天甫黎明。舍舟登陸。踞城後山巔。鹽其腦而拊其背。其時內湖外江。水師血戰方酣。賊亦盡力抗拒。陸軍大呼突入。水陸之賊。均駭愕失措。不知此軍從何而來也。是役也。臣愚以爲深合於出不意而攻。不備之兵機。固非臣之智慮所及。竊計以陸師精兵六千人。另籌每月船價銀二萬兩。雇民船四百號。從水師之後。仍帶長夫鍋帳。并二月米糧軍火。遇皖南皖北江南等處。有賊之處。隨機雕剿。則我兵所至。皆賊計之所不及防。迨其聞警調援。我軍即可迎戰。抑或堅守不出。我兵亦可改圖。兵到之後。賊必設備。設備之後。兵可遣歸。兵歸之日。賊必弛備。弛備之日。兵可再出。計不出數月。而賊技已窮。賊勢必蹙矣。惟是以奇兵雕剿。在乎審機觀變。無論南岸北岸。江界皖界。應飭帶兵大員。覘賊所在。不拘守成法。不頓兵。堅城不爲鄰省所節制。不爲賊情所牽綴。動靜之機。默存於心。倏往倏來。如出九天。而入九淵。不僅賊匪不能窺其機。卽他省將帥督撫亦莫能測其用。若使稍有沾。

滯兵機必鈍矣。又兵勇之敢戰者。傷亡必多。即如初八初九湖口之役。水陸中傷共九百餘員名。血戰之奇。固近年所罕覩。然傷亡過多。即宜調回武漢。加意休養。以慰軍情。而養士氣。仍以精兵調赴下游。彌縫其闕。更番迭戰。如環無端。則往來進退。神變不窮。庶不致拘滯一隅。轉誤大局。應請以九江爲老營根本。仍以武昌爲補換。并糧臺根本。則餉精不匱。而士氣常新。必於討賊機宜。大有裨益。愚昧之見。如蒙 聖明採擇。一

二。可否一併

飭下曾國藩議復施行。理合繕摺馳 奏。

訪舉隱逸乞

賞給京銜以正人心而勵士習疏九月二十六日

竊維鄂居天下之中。水陸四達。平時富商巨賈。往來聚集。競尙繁華。閭閻耳濡目染。相習成風。變本加厲。識者蓋隱憂焉。迨經兵燹迭擾。民氣凋殘。遷播流離。四民同困。此固循環剝復之自然。亦天心人事轉捩之機會也。臣維移風易俗。教化爲先。顧官之於民。條告或視爲具文。刑章亦倖圖苟免。不若鄉之賢士大夫。朝夕與處。情易通而言易入者。亦勢使然也。特以側陋寒微。不求聞達。當道者又不搜羅引汲。任其淪沒巖阿。無怪乎滔滔皆是。提倡無人。而浮僞之士。且以爲積學立品如某某者。卒亦無所表見。甚至

窮餓終老。人亦何樂爲君子而恥不爲君子哉。此世風之所以日下。而人才之所宜亟舉也。鄂之興國州爲江西入楚門戶。逆匪頻年。岨負蹂躪特甚。處士萬斛泉。結茅山中。讀書講道。賊至時正襟端坐。絃誦不輟。賊亦不敢逼。自相引去。平日以朱子小學暨近思錄爲宗。尤精研大學衍義。並性理諸書。家貧性孝。取與不苟。學臣龍啓瑞杜翰將拔爲秀才。遂不應試。延主崇正書院講席。深裨士林。其弟子宋鼎鄒金粟。均布衣不求仕進。安貧樂道。砥礪廉隅。爲鄉里所矜式。臣徵之皆不肯出。復加採訪。輿論翕然。竊以造物生才。原闕氣數。國家選士。不限雲泥。當茲力挽頹風。得才士百不若得醇士一。可否仰乞 天恩。準將興國州處士萬斛泉。給予國子監學正銜。宋鼎鄒金粟。均予翰林院待詔銜。庶幾觀感奮興。頑廉懦立。其率由於仁義道德之域。實於人心風俗。大有裨益。謹繕摺具 奏。

奏陳鄂省尙有應辦緊要事件請俟九江克復再行率師下勦疏

七年十月十四日

咸豐七年十月初十日準軍機大臣字寄十月初四日奉 上諭胡林翼奏請起復水師統將以一事權並密陳進勦機宜一摺。曾國藩丁憂後奏派楊載福總統外江內

湖水師彭玉麟協同辦理業經明降諭旨允其所請朕因該侍郎懇請終制情詞懇切且江西軍務漸有起色是以令其暫守禮廬楊載福等統帶水師既已著有成效自應仍歸該總兵等相機調度以專責成曾國藩離營日久於現在進剿機宜能否確有把握尙未可知胡林翼久歷戎行於軍務尙爲熟習著將省城公事趕緊料理卽行馳赴九江與都興阿楊載福等會商妥辦等因欽此寄信前來仰見 皇上慎重周詳策勵駑駘至意跪讀之下曷勝感奮惟是全師出境必使軍無返顧之虞乃得銳意長驅節節攻勦不僅圖潯城之克復已也查九江城賊岌岌孤立雖米糧尙足而援絕勢窮現又開壕兩重逃竄無路計日聚殲實有把握在李續賓楊載福調度運籌早已預操勝算萬無疏虞斟酌情形暫可不必前往且潯城既下必有擊散之賊難保不紛紛上竄湖北大軍移動門戶堪虞初九日接準勝保八百里咨稱安徽獨山軍營失利西面緊接湖北之羅田麻城囑卽迅速防勦等因查羅田麻城均在九江之上四百餘里亦在宿松太湖以上三四百里大兵盡駐下游賊若閒道橫撲則德安安陸一帶亦必驚擾現已派兵前往堵勦如有緊急應再籌撥兵勇以昭慎重臣之步軍其分防襄陽及

漸廣興國各營。一時尙難抽調。又瑞州克復。王鑫劉騰鴻先後殞謝。臨江吉安之師。乍前乍卻。勝敗不常。查臨江距瑞州百餘里。距湖北之通城崇陽。亦祇數百里。江西內地。被賊竄擾者尙有六府。不僅與鄂省唇齒相依。兼與湖南邊界處處相通。是上游南岸。亦屬空虛。設有不備。則東下之師。首尾受敵。不可不慮。又兵之所向。餉項宜籌。五年六年間。武漢中梗。每月本省所出。月不過三四萬兩。本年二三四等月。臣於籌畫牙帖釐金等項。漸有起色。通計本省所籌。隨時整頓。嚴杜侵漏。每年可得百萬兩。雖僅祇大營得半之餉。尙不至十分飢困。惟現在辦理各員。係臣訪舉儒士。破格委用。一切章程。初經釐定。必須試行一年。用人理財。乃能核實。可期久大。又鄂省漕糧弊竇太深。數十萬之正額。徵收不滿一半。數十年之積弊。浮勒至於十倍。皆由漕蠹包戶冊書里差。任意侵蝕。肆無忌憚。有米一石。折價十二三千。至十五六千文者。一縣之中。冊書里差。多至千餘人。維正之供。概歸中飽。小民窮困。流亡逋逃。或敢於抗糧。或甘於從賊。州縣無策。催科捏報災傷。不自咎其浮勒太過。致失民心。而因循廢弛。坐視不理。國計民生。不復顧問矣。此在承平之時。積習相沿。牢不可破。今則兵燹餘生。脂膏已竭。更不堪其朘削。

臣於九月初一日從九江回省之後。卽日遴委道府大員。面爲商榷。澈底清查。逐縣刪減。上下衙門陋規浮費。一概革除。計每縣陋規多至數十款。百餘款。浮費多至數千兩。數萬兩不等。吏治之頹。民生之瘁。莫此爲甚。現當立法之初。州縣或疲玩性成。書差必始終貪賒。亦須切實整頓。嚴行參劾。方可力挽頹風。臣已發其端。應竟其緒。督臣官文統轄兩省。事務殷繁。錢漕爲巡撫衙門專政。臣卽當一手經理。所有裁汰陋規章程。容再另摺陳明。又臣本年馳赴下游督勸。隨處查勘地形。於邊界要隘地方。修築礮樓。以資防守。燒磚砌石。亦須數月畢工。以上各事宜。爲鄂省切要之急務。亦與東征之師牽涉關系。潯城必無疏失之虞。克復之後。東南全局。節節可圖。時固不可暫失。而事必策其萬全。臣愚昧之見。應俟九江克復。再行前往會商。似於地方軍務。均有裨益。所有現在未能驟行馳往九江會勸情形。謹縷晰恭摺具

奏。

革除漕務積弊並減定漕章密疏十月十四日

竊惟湖北通省。有漕州縣凡三十有三。額征北漕正耗米十五萬石有奇。南米十三萬七千石有奇。北漕由丁船兌運京倉。南米由州縣解交荊州滿營。及各標綠營。咸豐三

年。因湖廣漕船停運。部文令變價解部。每石折銀一兩三錢。各州縣仍照舊徵收。時因省城失陷。未及辦理。臣自咸豐五年三月。蒙 恩擢署湖北巡撫。卽訪聞各州縣徵收漕糧。多所浮勒。大爲民病。每思有以變易之。適以軍事方殷。無暇及此。上年武漢克復。楚境漸次肅清。今歲雨暘時若。年成頗稱豐稔。漕糧可望開征。若不於此設法清釐。舉積弊而一更張之。國計民生。將何補救。惟是楚北漕弊浮收之重。實由於冗費之多。使非先察積弊之由。是猶止沸者不去其薪。墾田者懼圖其蔓也。臣請爲 皇上密陳之。查湖北各州縣額徵米數多者二萬餘石。少者二千餘石。或數百石。北漕南米。合征分解。其徵收米石者謂之本色。以錢折米者謂之折色。其征收折色。多寡不同。有本色多於折色者。有折色多於本色者。有本色折色各半者。有全收折色者。其徵收折色。每石折收錢或五六千。或七八千。或十二三千。或十五六千。竟有多至十八九千者。其徵收本色。每石浮收米或五六斗。或七八斗。或加倍收。竟有多至三石零者。此外又有耗米水腳等項。分款另收。又有由單券票樣米號錢等名。多端需索。民力幾何。其能堪此。而州縣則有所藉口也。向來漕運道通時。不無津貼。方能挽運入都。而丁船藉此需

索兌費。爲數甚鉅者。固無論已。卽現在停運免兌。幫費可省。而糧道有漕規。本管道府右漕規。丞倅尹尉各官俱有漕規。院署有房費。司署有房費。糧道署及本管道府署書吏各有房費。此冗費之在上者也。又有刁紳劣監。包攬完納。其零取於小戶者重。其整交於官倉者微。民謂之曰蝗蟲。更有挾州縣浮勒之短。分州縣浮勒之肥。一有不遂。相率告漕。甚或聚衆哄倉。名雖爲民請命。實則爲己求財也。官謂之蝗蟲費。種種蠹弊。盈千累百。無不於州縣取之。其派撥南米者。撥定後由州縣自運交荊州府衙門。或交本色。或交折色。其交本色者。正米耗米之外。尙需雜費銀兩甚多。其交折色者。每米一石。或二兩。或三兩不等。要之費未交足。米故遲收。此冗費之在南米者也。夫州縣旣多冗費。勢不能不向糧戶浮收。州縣旣有浮收。勢不能不受刁民挾制。於是大戶折色之價日減。小民折色之價日增。土棍豪矜。多方抗欠。猾胥蠹役。從中欺侵。各州縣雖勒折浮收。間有所得。半皆耗於上下冗費之中。而國家維正之供。往往徵不足數。則相率捏報災歉。藉緩徵爲騰挪。而漕政因之益壞。百餘年來。日甚一日。東南數省。積弊相同。而湖北則幾有不可挽回之勢矣。湖北現當兵燹之餘。若聽有漕州縣。仍照前此之每石

十餘千。收取必至民困難。有負我 皇上軫卹凋殘愛養民生之至意。臣自九月初旬由九江旋省。日與省中司道武漢二府晝夜籌商。立意減漕。以甦民困。竊謂欲禁浮收。當先革冗費。現已遴委道府大員。馳詣各州縣體察情形。破除情面。分別刪減。嚴立限制。明立章程。榜之通衢。俾窮鄉僻隅。一律周知。貪吏猾胥。無從欺隱。取中飽之資。以分益乎上下。務期積弊盡除。民力藉以稍紓。而 國賦得歸實濟。易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其時也。然積重難返。弊已百年。利之所在。人人得而爭之。一旦發其痼疾。窮其利藪。取而還之於民。歸之於公。將必有疑之怪之。且從而謗毀之者。臣愚以爲苟利於 國。苟利於民。卽執殺之。歌在所不恤。臣膺封圻重寄。錢漕係 臣職守。漕弊一日未清。 臣職一日未盡。除俟辦有端倪。再行另摺陳明。謹先將湖北漕務積弊。亟當清釐情形。縷晰密陳。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

奏陳楚軍深入江皖驟難再行抽調疏十月二十七日督發

竊咸豐七年十月十九日欽奉 上諭勝保袁甲三奏李孟羣退守麻埠請飭湖北

迅撥兵勇越境堵勦等語當此賊氣猖獗該藩司兵力較單且新挫之後急須撥兵策

應前據官文等奏派馬步兵數千人交翼長多隆阿副將鮑超帶往宿松以爲李孟羣後路聲援等語著官文等卽飭該翼長等就近迅赴麻埠一帶援應合力進攻六安毋稍遲緩欽此欽遵。臣等正會商間。又疊接江西撫臣耆齡來咨。以撫州吉安臨江等處賊衆兵單。請調楚省得力兵勇數千前往助剿等因前來。查九江各營夏秋之際。因蕪黃一帶大股上犯。撥兵渡江。以致圍城之師尙闕。賊糧食接濟。竟不能斷。迨八月以後。蕪黃肅清。始調回潯城。嚴密圍剿。並迭次規復小池口湖口彭澤。合水陸之全力。始能奪此要隘。追思得之之難。卽當思守之之不易。江西旣無餘兵分守。仍由潯營分派將弁扼定湖口彭澤小池口等處。昨據李續賓稟報。十月十五日石逆之黨由景德鎮都昌上犯湖口。業經帶兵前往進剿。是潯城各營。卽系專辦江西之賊。且戰且守。已無餘力可分。誠以湖口九江爲七省之咽喉。卽江西之門戶。不僅楚省南岸之障蔽已也。至馬步各軍。進剿宿松太湖者。當皖省未經咨調以前。深入皖境。已兩月餘矣。查桐城舒城望江潛山及安慶省城之賊。均系粵逆盤踞最久。狡悍更甚於捻匪。都興阿督率各營。由宿松太湖三路分剿。尙有防不勝防之勢。擬俟潯城收復。再行添調兵勇。以助

其力。設將多隆阿鮑超調赴六安。則安慶等處逆匪。必乘間奪取宿太。繞出六安之後。而六安各營。餉糈中梗。進退維谷。轉恐皖省賊勢更熾。貽誤非淺。至分踞六安之賊。前據皖省來咨。系正陽關勦敗之捻匪張逆龔逆等乘虛竄入。與李孟羣稟報大畧相同。李孟羣退駐麻埠以後。馬步兵勇。尙有八十餘人。昨於十月二十三日。又招募舊部廣勇五百名。從武昌兼程前進。復經臣委員迎催粵餉三萬兩。并由武昌糧臺籌給弓箭烏鎗鉛丸軍火等件。委員接濟。都興阿現統馬步各營。較少於李孟羣所帶之數。而安慶一帶之粵賊。又較強於六安之捻匪。在皖省奏調楚軍之意。以爲移緩就急。可顧六安一路。在臣等審察賊情地勢。若撤進勦安慶之兵。以專注六安捻匪。則又未免避重就輕。實於皖省全局。大有妨礙。反復籌思。實未敢拘泥皖省奏案。卽行分撥。並不能輕棄湖口要隘。分兵江西。至派往襄陽之舒保馬隊。因南陽土匪。時聚時散。襄陽爲中原樞紐。亦應預爲防範。且堪戰之兵。除傷病醫調外。不足百名。亦難以湊集成軍。臣愚見馬步水師。均以馳入江皖。節節進逼。步步穩固。方爲勝算。惟有力圖潯城。及宿太等處股匪。俟粵逆勦盡。楚師稍有餘力。相度江皖何路緊要。卽行馳往。庶免顧此失彼之虞。

總之楚疆毗連江皖。江皖一日不靖。卽楚疆一日不安。本無畛域可分。而官軍竭數年之力。始能規復彭蠡。進駐宿太。萬不可稍有疏失。致粵逆逞志。死灰復然。阻我東征。貽誤全局。除嚴飭水陸各軍。激勵將士。慎密防勦。迅掃逆氛。上紓宸廡。所有楚北各軍。深入江皖。越境分勦。艱難再行抽調緣由。謹合詞據實覆奏。

馳奏官軍克復九江疏

八年四月十一日督發

竊查九江郡城。據江湖之形勝。實南服咽喉。而湖廣江南之腰脊也。自咸豐三年失陷。首逆林啓榮。以粵省亂民竊踞。已闕六年。迭經官軍勦辦。恃險堅拒。迄未得手。六年臘初。浙江布政司李續賓。從武漢黃州。乘勝追勦。七年春夏。因斬黃告警。分援北岸。而九江之圍尙缺。八月以後。北岸肅清。湖口克復。臣等遂飭添募勁旅。以長濠六道。三面合圍。並分水師十餘營。駐守北面江岸。逆賊遂援絕路窮。濠溝六層。每道上下。寬深均二丈。分營分段。日夜巡視。無一賊能逸於濠外者。隨會商福建提督楊福。按察使銜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於二月十六日起。不分晝夜。水陸環攻。終爲礮石所阻。旋據逸賊羅奏凱。供稱城中賊勢雖蹙。賊糧未盡。所種麥苗。將次收穫。逆首林啓榮死守待援等

語。李續賓率王揆一等環城審視。查得大東門外磨盤洲地方。逼近城垣。其中崗高。並於城與左右兩崗連絡環抱如弓。可於崗下潛開地道。惟立於崗頂。則城上槍子如雨。遂令各勇依崗形勢。盡一夜之力。培土爲牆。以鎗礮對城轟擊。隨立重賞。挑選精悍勇丁。分三區開挖地道。均於二月二十八日開工。仍日夜列隊攻擊。並幫運木梯。多張旂幟。故作登城之狀。以疑之。至三月二十五日。東門地道轟塌城數丈。二十九日。南門地道轟塌城十餘丈。兩次均被該逆以大桶火藥拋擲。士卒多傷。未得登城。逆匪旋將缺口添塞。四月初六日。迤東而南。地道工竣。李續賓復會商楊載福彭玉麟陸師攻東南西三面。水師攻北門。臨江一帶。約於初七日寅刻發火。飭副將沈俊德率元石營。參將劉連升率護軍左營。從東南一帶。以梯登城。參將王載駟率元中營。參將蕭慶衍率貞中營。參將銜遊擊楊富有率亨中營。參將李存漢率利中營。從小東門一帶。以梯登城。令王錦雲黃德江心才李斌彪各率舢板逼城攻打。部署已定。而水陸將士。咸痛三月二十五二十九兩日傷亡士卒之慘。莫不歎歔飲泣。人盡思奮。及期火發。頃刻磚石飛騰。山岳震撼。轟塌迤東並東南城垣一百餘丈。李續賓飭王揆一劉運何毛有銘李景

均等率中營右營。副將李續燾率守備胡鎮南帶副右營。參將朱希廣率前仁營。游擊黃澤遠率新後營。都司銜守備余雲龍率智營。候選知縣蕭積仰率親兵營。都司銜守備李運絡率後仁營。乘勢槍城騰越而上。都司朱春堂劉正南守備銜千總謝芝輝藍翎千總葉定海尹得榮藍翎把總蕭楚勝譚占秋陳任炳把總李續佳毛汀泗李林盛藍翎外委鄧榮堂李光耿王功義外委舒才錦黃澤和等首先登陴。被傷殞命。諸勇忿氣百倍。前者傷。後者繼。進衝上城頭。刀矛並舉。呼聲震天。該逆抵敵不住。紛紛亂竄。副將銜參將李登梗率亨右營。副將李長林率利右營。參將唐義訓率強中營。由城外西南一帶截殺。副將成大吉率貞右營。都司張復泰率護軍後營。由西門外一帶截殺。約兩時之久。城內勇擒殺而出。城外勇衝殺而入。該逆無路可奔。號叫之聲。慘不可聞。自卯至午。殲除淨盡。或死於水。或死於岸。屍骸堆積。流水腥紅。軍中逃賊。認識僞貞天侯林啟榮。僞元戎李輿隆。各賊目於亂屍中指出。隨將賊屍寸磔。賊首梟示。以抒積憤。通計斃賊一萬六七千名。九江府城。卽於初七日卯刻克復。楊載福彭玉麟先於是日五更派各營駐琵琶亭。扼賊出竄之路。其由小北門逃出之賊數百人。經李朝斌李濟清

孫昌國丁義方督師登岸。概行殺盡。其由龍口河牆子內出賊數百人。經劉德亮李定升彭志友督師登岸。概行殺盡。其由大門墜城逃出賊數百人。經孫昌凱何昌登蕭翰慶李升元督師登岸。概行殺盡。城內城外本無一處去路。亦無一賊漏網。蓋自北路五年連鎮高唐戰功之後。未有如此次之勦殺無遺。不留餘孽者矣。臣等查九江賊窟已闕六年。萬餘之賊。頑梗負固。其中決無善類。設有脅從之民。必早投誠設計逸出。此次盡數殲滅。事雖慘而功則奇。溯自粵匪犯順以來。每恃其堅守不戰。綴我兵力。遂以堅守爲得計。即偶得一城。或首要潛逃。死灰復然。因以蟲惑愚頑。並力堅守。經此大創。足以寒賊膽而伐賊謀。既不可留餘孽。並可灰其死守之心。此皆仰賴 聖主威福。知人善任。李續賓等得藉手以告成功。現應如何水陸分道東征。臣等卽當妥速籌商辦理。浙江布政使李續賓。忠誠勤勞。厥功甚偉。應請如何加恩之處。伏候 聖裁。再浙江布政使李續賓。忠勇誠篤。其才能統數萬之衆。而並不以權術駕馭。爲能良由待人。以誠處事。當理。故能士卒感恩所向成功。卽如馬隊水師。各有管帶。偶與李續賓共事。則彼此輯和。互相策應。又如臣胡林翼撫標勇丁一萬餘人。歸其統帶。無不心

悅誠服。樂爲之用。臣竊計戡亂之畧。得賢爲本。如李續賓之才識。必可獨當大任。爲國家之棟梁。查皖省自三年以後。賊匪久踞。百姓流離失所。令人酸鼻。而穎毫壽春等處。民與賊久無區別。皖省兵勇怯懦冗雜。旋潰旋集。勇與賊亦無區別。若不及時肅清。後患滋大。李續賓秉性剛正。嚴毅無私。在鄂在潯。與臣同事最久。凡所諮謀。無不同心協力。皖省形勢緊要。目前大計。自應以九江得勝之陸師渡江勦辦。先清北岸。而後再及於江南。水師則先清安慶。而以餘力分討金陵。或再以餘力調入蘇杭太湖等處。此固全局所關。不容稍分畛域者也。都與阿所部兵力不多。只能專顧一路。而皖省地勢。則必分兵三路。乃能得力。又必先剿安慶六安城外各處之賊。俟各路賊勢勦殺已盡。則安慶省城。攻取自易。否則頓兵城下。動淹歲月。而賊又於無兵及兵弱之處。狡焉思逞。此又兵機之必當審重者也。惟李續賓越境遠征。應否加銜專奏。以一事權。而免牽制。出自 聖恩。至此次克復九江。李續賓應推首功。楊載福亦勞績尤著。惟均系一二品大員。應候 聖裁。

各軍攻勦麻城大獲勝仗疏 四月十四日督發

竊皖省大股逆匪。問道竄陷麻城。前將調派各路水陸馬步。前往攻勦情形。馳奏在案。自來該逆踞城負固。以守險築壘爲長技。臣官文、臣胡林翼前於添調候選道李續宜統兵起行之日。已偵知該逆於城外廣築堅壘。以阻我師。當即密授機宜。馳往勦辦。三月二十七日。李續宜率各軍抵麻城後。連日審察賊情地勢。賊於城門加設木柵。城上密布礮石滾木。西門外築壘十一座。南門外築壘九座。北門繞至東門外綿延八九里。築壘三十八座。壁壘高峻。壕溝層疊。儼若天塹。李續宜與副都統舒保商議進兵。於四月初二日卯刻。以副將張文煥等率信中等營爲伏兵。何紹彩等率正仁等營張旗以出。舒保派馬隊四十匹輔之。攻南門賊壘。又以黃日勝等率左仁等營張旂以出。而以朱品隆等率湘前等營爲伏兵。舒保派馬隊四十匹輔之。攻西門賊壘。李續宜自率湘副中營。以蔣凝學率湘左營。巢日昇率信左營。爲伏兵。周寬世等率湘後等營張旂以出。舒保自率馬隊一百六十匹。往來策應。攻東北兩門賊壘。布置甫定。見該逆旂矛遍野。率衆抗拒。賊約二萬數千。勢甚披猖。我軍極力勦殺。伏兵層出。旁抄橫截。連斃悍賊百餘。賊遂敗入壘中。憑牆施礮。兵勇奮臂直前。以低頭避礮爲恥。力攻三時。踏破北

路各壘。殺賊千數百。又乘勝攻賊東路各壘。殺賊亦千數。其時西路官兵聞東北兩路得手。愈攻愈力。都司謝國俊。千總熊世定等。首先登壘。中礮陣亡。各勇奮力衝入。西路各壘。同時焚毀。馬步殺賊約二千名。餘賊奔赴南門守壘。又於朝聖門出賊。四五千入壘。助守。槍礮如雨。副將張文煥奮不顧身。大呼先登。已入壘牆。中礮殞命。各弁勇憤恨切齒。拚死擁入。擒斬悍賊千餘。南路賊壘。一律毀平。餘賊盡退入城內死守。我軍值天晚收隊。綜計是日殺賊五千數百。生擒七百餘名。內僞總制陳天發。僞將軍李天開及僞指揮石元亨等二十三名。奪獲大小砲九尊。旂械無數。訊據生擒賊供。逆渠陳四眼狗。卽陳天豫。自去夏斬黃敗後。峙糧添黨。蓄銳已久。遂勾結擒首張落。刑龔。瞎子等匪黨三四萬衆。詐稱十萬。竄入麻城。進窺武漢。黃州等語。當卽分別正法。現仍設計攻城等情。由舒保李續宜飛報前來。臣等查麻城踞賊初勢猖獗之至。經舒保李續宜等合力攻勦。埽平堅壘。該逆外勢已失。惟英霍宿太之賊。又分三股上竄。欲援麻城。已飭唐訓方等回兵防勦。現值下游九江踞賊盡數殲滅。則麻城賊勢自孤。無由逞志。除仍飛飭舒保等激勵士卒。加勁圍勦。迅圖蒞事。或有竄逸逆匪。卽當無分畛域。跟蹤追勦。仰

慰 宸懷外，副將張文煥忠勇素著。三月二十五日打仗，身受矛傷。此次裹創出隊，首先登壘，中礮陣亡。尤堪憫惻。應請從優照總兵例議卹。又陣亡之藍翎都司謝國俊，請照游擊例議卹。藍翎千總熊世定，請照守備例議卹。藍翎把總許國泰、杜志立、把總朱瑞武、黃梅素，均請照千總例議卹。外委李承祿、周楚德，請均照把總例議卹。出自

天恩。其餘傷亡勇丁，並出力員弁兵勇，容分別查明，再行籲懇。恩施謹將四月

初二日攻勦麻城，踞逆埽平，賊壘大獲勝仗情形，繕摺由六百里馳奏。

再九江形勢，西挹武昌，東引皖口，實南昌之頭目，而湖廣江南之腰脊也。得之難守之，亦不易。應由鄂省留兵代防，湖口、彭澤、小姑、山華、陽鎮，均爲九江之唇齒。湖口尤爲彭蠡之咽喉。漢書所謂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守者，誠爲切中形勢。自昔經畫江南，必以此爲重鎮矣。亦應由鄂省分兵代守。鄂省以五萬三千人戰於江皖之境，不僅兵事無分畛域，卽餉糈亦不容推諉。惟查九江地方善後事宜，大有關係，必得廉幹大員，以資鎮撫。且鹽課關稅，經理得人，亦可稍助軍糈。東征之師，應於九江設轉運糧臺，則軍餉軍火，由鄂起運者，中道有歸宿之處，呼應較靈，轉輸亦捷。查有本任廣

饒九南道沈葆楨。忠直廉幹。才堪應變。現駐廣信府城。應請 旨特派沈葆楨辦理。

九江轉運糧臺。並飭速回九江本任。實於地方軍務。均有裨益。此江西九江一路。布置之大概情形也。李續賓擬酌帶湘軍及撫標各營渡江。先清皖北。而後再議皖南。皖省自宿太以及舒桐。賊勢蔓延已久。且與廬州文報不通。道途中梗。楚軍遠征。餞糧軍火。均有本營長夫。自行運送。惟是深入皖境。離江岸較遠。則米糧軍火。轉運不易。且李續賓每逢大戰。必預飭各營添雇民夫。趕運一月軍需。故能與賊久持。而操縱在手。不虞匱乏。客兵遠征。若無地方大員。隨同照料。亦覺呼應不靈。應請 飭下安徽撫臣。迅

派廉明大員。繞赴都興。阿李續賓行營。另設隨營支應局。會同湖北委員經理。庶統兵大員。不致分心軍需。得以一意討賊。所復皖省州縣。除緊要關隘之外。必難處處代守。應及時設立官長。舉行團練。以期得力。此又皖北一帶之大概情形也。至湖北分戰分防。月餉二十六萬有餘。加以每月協濟湖口彭玉麟吉安劉騰鶴等軍餉二萬餘兩。又自七年設局造船製辦軍火軍裝。本年二月以後。九江之雲梯地道。工費既繁。郵賞尤鉅。即如兩月之內。費火藥礮子各五十餘萬觔。其餘軍裝無一不取給於鄂省。每月所

需。已逾三十萬兩。其分濟李孟羣李元度各營軍餉尚不在此數內。本省竭力籌畫。悉索以應江皖之師。釐金鹽課。搜括靡遺。官俸營餉。暫爲挪借。實已不遺餘力。查山西陝西四川每月。奏定協餉各五萬兩。歷年以來。均未如數如期。本年正月至於四月。惟山西解到一萬兩。陝西解到二萬兩。四川解到三萬兩。支絀情形。更甚於昔。臣等亦深知時事艱難。挹注不易。供應軍糈。絕無推諉。然以東征江皖五萬餘人之食。責之湖北一省。力實未逮。應請 旨飭下四川山西陝西迅速協濟。庶東征之師。免致匱乏。所有楚軍越境勦賊。擬設轉運糧臺。並籌餉項緣由。謹附片陳 奏。

奏陳北路緊要情形李續賓暫難赴浙疏八年五月初二督發

咸豐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昨據官文等奏九江克復擬令李續賓帶兵先清皖北再議皖南當經諭令李續賓先赴六安本日據朱鳳標許乃普沈兆霖奏浙省軍情緊急請飭李續賓到任即可辦理軍務等語浙江省自江西賊匪由廣豐竄入後連陷江山常山開化處州等郡邑圍攻衢州上游各府悉行震動現在福興周天受等帶兵分勦兵力本尙不足李續賓本任浙

江藩司新克九江聲威頗壯。著官文都興阿胡林翼將皖北一路進勦。事宜應派何員接辦。熟爲籌酌。即飭李續賓簡帶所部精兵迅速赴浙。其應否由南昌饒信直抵常山。抑或由蘇入浙。路尙可通。並著李續賓酌量進行。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臣等查浙江爲財賦之重地。東南之奧區。江西賊匪自廣豐竄入。連陷郡縣。臣等每接探報。寢食難安。前於二月二十八日。奏請飭調李元度一軍。由江西往援。並分給軍餉軍械。誠以大局所關。不敢稍分畛域。茲奉 寄諭。飭李續賓迅速赴浙。江藩司本任。自當欽遵辦理。唯近日楚省軍情。與異日皖豫軍情。思患預防。隱憂方切。有不敢不直陳於 聖主之前者。麻城之賊首陳玉成。糾合皖省各路逆匪。負隅自固。多至二三十萬人。我軍以六千人扼其西南。而尙缺其東北。賊勢多於兵力。不止五倍。地勢平衍。無險可扼。必俟黃安收復。厚集兵力。乃能并力圍勦。其黃安另股賊匪。不過七八千人。自黃安失而德安安陸襄陽各郡縣均已戒嚴。設使稍有侵軼。勢必乘虛北竄。後患何可勝言。李續賓於九江克復之後三日。督率五營先行上援。於四月二十六日馳抵黃安城外。竊計黃安之賊。迅速撲滅。必應以全力圍勦麻城。如能使逆首聚殲於楚。則不僅楚

省之邊患可紓。即皖豫之兵機亦利。倘圍未合而賊已敗走。豫皖兩省兵力較單。必應由楚分兵追勦。以爲北路聲援。臣等察看情形。二三月之內。必難分兵援浙。此楚省近日之大概軍情也。至皖省賊匪盤踞已閱六年。百姓流離困苦。亟應早爲削平。以弭後患。自六安克復。賊勢已并趨上游。英霍宿太等處。警報迭至。都興阿所部馬隊。堪戰之士。不足千名。步軍如副將鮑超等驍勇有餘。未能獨任。況已調援麻城下游。更形單弱。必待李續賓合力進勦。乃可得力。如皖省軍營招納亡命。旋集旋潰。近年以來。投效軍營之人。半多貪人敗類。若統兵大員。漫無節制。濫行收錄。不僅無補戰守之機。實即大爲軍國之蠹。兼以潁亳一帶。亂民蜂起。滋蔓難圖。必應以都興阿李續賓並力勦辦。節埽蕩。能將髮逆盡殲。則莠民亦且革心。此又皖省軍務之大概情形也。在浙江財賦重地。關係東南大局。其情形較重於皖省。而皖省控引江淮。界連徐豫。切近中原腹地。形勢亦尤關緊要。賊在金陵。此固其所必爭之地也。臣等原與湖南各軍密約。以湖南之力清江西。以湖北之力清安徽。而湖北并協籌江西之吉安。又代防江西之湖口彭澤九江等處。並兼籌鄱湖彭玉麟等軍。然後以全力注於皖北。在臣等援浙援皖。事同

一例。本無此疆彼界之心。惟查李續賓一軍。攻堅太久。瘡痍滿目。日前函請另募新兵三千。冀以彌縫其闕。刻下分防九江湖口小孤彭澤華陽等處。共六千餘人。調赴麻城黃安黃州德安各路。共一萬餘人。若令將所部全數赴浙。則楚豫皖三省賊擾之處。實形空虛。江北之賊。殲滅無期。若另行添募。勢非三月不能成軍。千里赴援。本難尅期而至。浙江軍情萬緊。尤恐緩不應急。臣等再四思維。惟有於金陵各營。選擇大將。如提督張國樑等。酌派一員。必可制此兇鋒。且程途較近。救援較速。仍俟楚省軍務稍平。察看緩急情形。再行具奏。臣等竊議各路之賊未盡。則金陵之克復難期。似以先清各路之賊。而後並力於金陵。則兵事較爲順手。且賊之狡悍慣戰。應以石達開陳玉成爲尤著。一趨浙江。一趨湖北。察看情形。尙無急援金陵之勢。似應於金陵再行抽撥。應援較爲直捷。所有江北緊要情形。李續賓暫難啓程赴浙緣由。理合恭摺馳奏。

條陳楚軍水陸東征籌度情形疏

五月二十二日督發

竊惟九江克復。而江楚咽喉。賴以有備。安麻克復。而楚疆邊患亦復稍紓。現飭李續賓等水陸各軍。乘勝進勦皖豫。先清江北。爲直搗金陵之計。謹將籌策調度機宜。臚列各

條爲我。皇上陳之。查九江上達川楚。下通三江。爲南七省咽喉。自古戰爭之地。收復匪易。防守宜嚴。臣等已撥楚軍五千駐守。其江西各路餘匪闖入浙閩。惟餘吉安郡城。指日可期克復。則江西漸就肅清。即可抽兵萬餘。以一半益守九江。一半嚴防廣饒。既可阻浙省回竄之賊。又可拒金陵上犯之逆。再令彭玉麟水師。分布江西內湖。並大江湖口潯陽等處。又酌留楊載福水師數營。分駐小姑山小池口黃州武漢要隘。以資巡防。而固水師後路。庶楊載福直達安慶。相機下駛。無返顧之虞。得以會合蕪湖紅單船。併力東征。其湖口東流彭澤南岸一路。再以步隊輔之。水陸相聯。聲威益壯。再聞紅單礮船。誠屬利器。足以制敵。其將弁中必多戰手。惟船身笨重。不如長龍舢板。進退攻擊。風帆便捷。其水勇聞亦性情難馴。應請密飭帶兵大員。與楊載福和衷共濟。合爲一體。相機妥辦。其大江下游北岸。再由德興阿一軍分兵上行夾攻和州。使該賊無路狂奔。且絕其歸併金陵。翦其羽翼。尤操勝算。此籌策東征各路戰守情形者一也。又都興阿馬步各軍。現駐宿太。而安慶舒桐。逆賊踞爲老巢。屢次上犯。雖經我軍擊退。祇以道路紛歧。逆蹤飄忽。時形詭詐。據擒獲逆匪供稱。該逆雖屢敗於楚軍。尙不甘心。尤患上

犯。遂致防不勝防。東擊西竄。殆無虛日。現在李續賓由英山羅山進攻。仍於六安商固楚豫交界。分兵防勦。毋令竄越。其李孟羣兵勇應先率領前赴廬州。歸福濟統馭。擇留精銳。裁革冗雜。以顧東路。則皖省軍務。事權歸一。庶幾可收實效。再以勝保扼住潁亳北路。袁甲三堵禦淮徐要道。節節南逼。毋令逆賊情急北竄。再難收束。李續賓則統師由中路進攻。都興阿由宿太進兵。楊載福水師直攻安慶。使該逆首尾不能兼顧。我軍勦辦。自易得手。此籌策皖北一帶。分別進兵之禱宜一也。又楚北爲上游重鎮。北連皖豫。疆界亘長一千餘里。條條是路。仍應嚴密設防。現擬暫候選道李續宜。統帶步軍。副都統舒保。統帶馬隊。分駐九江黃梅羅田蘄水麻城。兼顧襄陽等處。又彭玉麟統帶內湖外江。並調撥江省內河等營水師。並於鄂省添募勁勇二三千名。又酌派巴揚阿安貴統帶荊州駐防旂兵馬隊二百名。並吉林黑龍江馬隊七十餘名。及水師左光培等礮船三四營。均即守護省垣。兼備各軍後路。緩急調遣。此又楚省上下水陸分防以資策應者一也。又楚軍馬步水師下勦。離楚日遠。其糧餉軍裝等項。皖豫力有未逮。應仍由臣等預籌撥解。惟總計馬步水師月需餉項郵賞等銀三十萬兩有奇。本省各路防

兵。不在此數。刻下出境之師。尚須寬籌一兩月之餉。並火藥鉛丸軍械等項。載與俱行。方免停滯。而楚北頻年被擾之後。設法捭搯。實在竭蹶難支。臣惟有會商撫臣胡林翼。督飭司道。撙節費用。力求協濟。於鄂省多謀一分之利。卽爲江省多益一分之餉。殫竭愚誠。無容推諉。此餉項之宜籌備者一也。又楚師出境。運送糧餉軍火等項。水陸計程一千餘里之遙。風帆雖無定期。而聲氣尙屬聯絡。若陸路由黃梅宿太英山霍山解赴皖北一帶。江岸穹遠。山徑崎嶇。肩挑馱載。運解愈難。楚北委員。隔省雇夫。呼應不靈。其州縣蹂躪之區。戶口流亡。更難應付。自宜由皖豫江南等省。先期選派委員。攜帶經費。探明大軍進止。分段設站。隨時轉運。以期妥速而利過征。此轉運糧餉之宜有定章者一也。又楚省連年兵事。用餉日久。欸目紛繁。本省清釐報銷。已需時日。現在楚軍遠征。凡兵勇月餉。及郵費採辦等項。若仍遇事稟報楚省督撫。臣批示而行。往返需時。卽將來由楚造報。亦滋輻輳。所有臣等酌撥楚軍餉項。隨時解交都興阿李續賓楊載福等大營。一面將撥解銀錢各數。並向來支發口糧定章。咨明皖豫撫臣。其都興阿等收支各數。亦卽就近造冊。在皖者咨送皖省。在豫者咨送豫省。各撫臣入於該省。仍照楚省

章程銷算。既便各該省就近稽查。以杜浮濫。並免牽入楚省。致多糾轄。此楚軍收支餉項出境後宜截清報銷者一也。又行軍離楚日遠。下游軍務。除緊要會商之件。仍由臣等彙報。其尋常戰功。均應欽遵疊奉 恩旨。由都興阿李續賓楊載福將勦辦情形隨時自行馳 奏。速慰 聖懷。惟楚軍經臣與胡林翼歷年訓練。調遣將士。誠信相孚。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故能所向克捷。未便由他省調歸別部。出境後水陸各軍。應仍責成都興阿李續賓楊載福統制。以一事權而期得力。此兵心向背攸關。未便另移節制者一也。又都興阿李續賓楊載福多隆阿等各員。智勇兼備。中正無私。所部各營紀律嚴明。再得勝保袁甲三等和衷共濟。指日埽清江北。會師江浙。必當迅奏膚功。蓋必主將一心。則士卒乃能聯爲一體。此又師克在和。關係東征大局。尤爲軍情緊要者一也。以上各條。咨商都興阿面商胡林翼意見相同。竊念鄂居天下之中。爲自來戰守必爭之地。現在楚北肅清。臣於東征軍務。自當秉承 聖訓。隨時妥籌策應。以期迅埽逆氛。蕩平江皖。藉紓我 聖主綏靖南服之至意。臣下愚之見。是否有當。祇候訓示遵行。並求 飭下皖豫江南各督撫。臣及各路統兵大員。一體遵照。渥荷

鴻慈曷有旣極。謹會同江甯將軍都興阿撫臣胡林翼合詞恭摺具奏。

奏陳漕務章程辦有成效疏

六月十六日

竊臣於上年十月十四日將湖北漕務積弊已久。亟應革除冗費。酌改漕章。以紓民力而裕國賦。具摺密陳。奉 硃批所奏實屬剴切。汝能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爲可嘉。俟辦有端倪。再行具奏。欽此。嗣於十二月初六日。復將減漕大槩情形。附片密陳。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跪讀之下。仰見 皇上除弊惠民之至意。欽惕莫名。竊查

湖北省有漕州縣。凡三十有三。額徵北漕正耗米十六萬三千石有奇。南糧正耗米十三萬八千石有奇。百餘年來。弊病叢積。其源由於冗費太多。日益增長。其流遂至浮收難禁。習爲固然。於是小民之脂膏。盡中飽於官吏。浮收不足。捏災枉緩。私徵挖徵。諸弊繼起。加以奸胥猾役。朋比爲奸。包戶刁民。把持耗蠹。各州縣以相沿日久。惟事因循。各道府又畏難苟安。轉相揜護。遂至閭閻以輸納爲苦。賦稅以延抗成風。一旦欲廓清掃除。實有積重難返之勢。然臣竊思。楚北頻年兵燹。民氣凋殘。若更任其抗弊。不加整頓。必成上下交困之形。用是夙夜圖維。反覆熟計。不得不於甚難措手之中。力求釐剔之。

法。因與藩司馬秀儒臬司羅遵殿署糧道張曜孫署武昌府知府道員嚴樹森漢陽府知府如山。悉心籌議。並委署糧道署武昌府漢陽府。分歷有漕各府州縣。將向來徵收漕南細數。及出入實帳。查核開呈。盡刪冗費。以清其源。明定折價。以清其流。取中飽之資。歸之上下。通飭州縣。咸使遵行。刊刻示諭。宣布民間。使家喻戶曉。庶幾去其太甚。權其可行。節民財以養元氣。復正額而益公儲。似於國帑民生。兩有所裨。謹將現擬章程。爲我皇上縷晰臚陳之。一漕糧宜定價改折也。查湖北有漕州縣。額征漕南米數多者二萬餘石。少者千餘石。數百石。向來漕南合徵分解。本色折色。參錯兼收。其徵本色也。每石或加五六斗七八斗。或至加倍。最多有加至三石餘者。斗級倉夫。多方播弄。或多取樣米。或淋尖踢斛。或拋撒溷淆。百弊叢生。備極詭詐。其收折色也。因民間錢多銀少。向俱收錢。每石折錢或六七千。或八九千。或十數千。最多竟有折至二十餘千者。此外又有由單串票號錢差費等項名目。或數百文。或千餘文不等。需索多端。雖經各任撫臣嚴行申禁。終無以破其伎倆。臣查咸豐二年。因漕船停運。部文令變價解部。每石折銀一兩三錢。今征收本色。既積弊甚深。又值停運之時。與其令州縣照舊徵收。

再行變價。於民無益。弊竇更多。不若一律改收折色。較易查察。惟沿襲多年。已成積重之勢。各州縣情形。亦今昔不同。必欲復一正一耗之舊。絲毫不容多取。則州縣之廉謹者。必至誤公。其不肖者。又將藉口苦累。另設取巧之法。殊非經久之道。因飭署糧道等。親歷各州縣。查明歷屆徵收實數。傳集紳耆。令其公議核減。旋據各紳耆稟呈核減數目前來。臣復細加體察。核其向日浮收之數。及地方之肥瘠。產米之多寡。米價錢價之低昂高下。以明定折價之等差。所議之數。適中者準之。爲數尙多者更痛減之。其大較自四千文起。至六千五百而止。向日浮收過多者。減數不厭其多。向日浮收尙少者。減數亦從而少。如江夏縣向收每石折錢八千至十三千文。今減爲六千五百文。武昌縣向收每石折錢五千四百文。今減爲四千四百文。咸甯縣向收每石折錢七千六百文。嘉魚縣向收每石折錢十五千文。今皆減爲五千五百文。蒲圻縣向收每石折錢五千八百六十文。今減爲五千文。崇陽縣向收每石折錢六千文。通城縣向收每石折錢六千文。今皆減爲四千文。興國州向收每石折錢六千四百文。今減爲四千一百文。大冶縣向收每石折錢十四千文。今減爲五千文。通山縣向收每石折錢五千文。今減爲四千

千八百文。漢陽縣向收每石折錢八千文。今減爲五千文。漢川縣向收每石折錢九千文。今減爲四千二百文。黃陂縣向收每石折錢十千文。今減爲五千八百文。孝感縣向收每石折錢十二千文。今減爲五千八百文。沔陽州向收每石折錢十二千文。今減爲四千文。黃岡縣向收每石折錢九千六百文。黃梅縣向收每石折錢六千八百文。蘄州向收每石折錢七千九百六十文。羅田縣向收每石折錢九千六百文。蘄水縣向收每石折錢九千六百文。廣濟縣向收每石折錢七千文。今皆減爲四千五百文。潛江縣向收每石折錢七千五百文。天門縣向收每石折錢九千六百文。今皆減爲五千文。安陸縣向收每石折錢九千文。今減爲五千六百文。雲夢縣向收每石折錢九千七百文。今減爲五千八百文。應城縣向收每石折錢九千文。今減爲五千八百文。隨州向收每石折錢十二千文。今減爲六千五百文。應山縣向收每石折錢九千文。今減爲六千五百文。江陵縣向收每石折錢十六千文。公安縣向收每石折錢七千五百文。石首縣向收每石折錢十千文。監利縣向收每石折錢二十餘千文。爲通省漕弊之最。今並減爲五千文。松滋縣向收每石折錢七千五百文。今減爲四千五百文。荊門直隸州向收每石

折錢七千五百文。今減爲四千八百文。其水腳耗米。一併在內。所有由單串票樣米差費等類。概行革除。嚴飭州縣。遵照改定錢數徵收。不準於此外多收分文。並曉諭花戶。將改定章程。於各鄉泐石。以期共見共聞。垂之久遠。永杜書役朦混愚弄之弊。至此次減定之數。除遵例價報解外。仍畱有餘。爲他年運解地步。而南糧亦備折放餘銀。以資緩急。悉令隨同正欸報解存庫。一北漕解數酌定節省免費宜。暫提充餉也。查州縣征收北漕向係兌交幫丁運京。近年停止運兌。所收北漕。應遵照部定一兩三錢之數。解交糧道庫報撥。計共應解正耗銀二十一萬四千二百餘兩。又查州縣交兌北漕各幫丁因例欸不敷。向有津貼。名爲兌費。多寡不等。現值暫停河運。此欸若概行刪除。將來復行兌運。幫丁無此津貼。不敷轉運。若至其時再議增加。民情恐形扞格。是以此欸未便刪除。亦未可仍供州縣中飽。應暫行提充軍餉。飭各州縣隨同正耗等銀。批解道庫。共計提銀六萬八千餘兩。

一南糧折解折放餘銀宜節省歸公也。查州縣徵收南糧解供旂綠各營兵米。旂營向解荊州府倉轉放。綠營則徑解本營。因旂營兵米有本色有折色。故各州縣本折兼解。

而荆倉於收本色者。既索格外雜費。其解折色者。又每石折至二兩二三錢二兩六七錢之多。綠營運解亦多煩費。此皆州縣藉口浮收之一端。今既刪除浮費。改定折價。則旂營綠營。均應盡支折色。自毋庸由荆倉轉放。亦未宜令州縣徑解各營。致滋需索。應解歸道庫。由糧道具報巡撫。委員咨解荆州將軍衙門支放。綠營即由各營赴道具領。旂營例定二百六十日支本色。一百日支折色。每石折銀七錢。現因旗營積欠未清。生計艱窘。於二百六十日本色改爲折色者。於例價七錢外。每石酌加二錢。合銀九錢。一百日折色。仍折銀七錢。綠營仍照例定折銀七錢。又旂綠各營兵米有因災緩缺額不敷者。向由藩庫籌款撥補。近年藩庫款項支絀。不能不就款籌備。因飭各州縣於南糧折價。每石以一兩五錢批解。共應解南糧正耗銀二十萬六千五百餘兩。惟滿營官兵名目。時有增減。綠營兵丁。亦有空曠。每年約支滿綠各營兵米銀十一二萬餘兩。除支發外尙餘銀八九萬兩。儲爲藩庫撥補不敷之用。

一漕南水脚宜節省歸公也。查漕南水脚。向係支發修倉鋪墊馱背水陸脚價及各漕書飯食之用。多由州縣開銷。今改徵折色。除漕書飯食之外。概從節省。所有漕南水脚。

俱隨同正耗解歸道庫報撥。計可節省銀四萬餘兩。又道庫額徵隨漕淺船軍三安家幫津等款。現漕船停運。毋庸盡數支銷。計可節存銀十二萬兩。暫濟糧臺兵餉。

一州縣冗費。宜全行裁革也。州縣徵收漕南冗費甚多。自糧道以至丞倅尹尉等官。俱有漕規。大或千數百兩。少亦百數十兩。司道府廳各書吏。均有房費年規等項名目。或數百兩或數十兩。州縣書差亦需辛工飯食紙張等項。州縣浮收之羨。大半耗於此中。而藉口賠累。其浮收益不可限制。衙蠹包戶。遂得因而乘之。以肆其把持挾制之奸。今嚴禁浮收。必先盡除冗費。所有向來糧道及各道府丞倅尹尉司道府上下衙門一切陋規雜費。概行裁革盡淨。不留分毫。計合荆倉綠營各浮費共刪除銀約二十餘萬兩。嚴行禁止。與受同科。各州縣除批解正耗水脚等款之外。不準妄費一文。則折價雖痛加刪減。尙可稍有所餘。足敷辦公之用。不至藉口賠累。別開貪贖之門。斷不準其如從前之十倍百倍。漫無底止。臣酌定章程後。復委廉明之知府丞倅各員。分往嚴查密訪。如有不遵新章。仍前浮勒者。卽當隨時嚴參。以肅漕政。

一紓民力以利徵收。復全額而裕漕賦也。近年楚北迭遭寇盜。其被擾地方。既久未開

徵。其未擾之區。亦因收數太重。民力艱難。觀望遲延。不能按年徵解。計三四年中。徵解漕額。不及十之三四。今大加刪減。民間所省甚多。輸將甚易。又各州縣因徵收不能踴躍。規避奏銷處分。遂至捏災枉緩。今徵收既易。又核實徵緩之數。州縣無從捏冒。亦不能以瘡痍未復爲詞。掄其催科之不力。所有各州縣漕南。現飭遵照新章。一律全完。毋許稍有帶欠。以充軍餉。如將來軍務完竣。而運河猶未修復。各幫船隻俱遭毀壞。一時亦難修造。擬即遵照部定。每石折銀一兩三錢。解部。若北倉需用漕米。卽由臣將此項折收銀兩。照數採買米石。委員雇備民船。運交江蘇上海海運局。並歸海運運京。亦斷不至缺誤。

以上各條。計爲民間減省錢一百四十餘萬千。爲國帑實籌銀四十二萬餘兩。又節省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臣自七年三月與司道首府等共興此議。六月中始行查辦。至九月下旬。乃酌定章程。通飭各屬遵行。竊以爲利國利民。窮變通久之道。或當如此。行之十年。百姓旣足。庫藏可充。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現在各屬俱已奉行。民情極爲權悅。完納俱形踴躍。漕糧除緩徵外。均已全完。南糧向須延至一二年始能徵完。今已

完至九分。爲數十年來所未有。惟奸胥猾役。包戶刁生。不利此舉者。或潛生謗議。或造作謠言。現亦尙能斂迹。如敢有抗違阻撓情事。臣自當執法繩之。務期積弊永除。不敢因仍舊習。拘泥成規。有負我皇上愛民裕賦之至意。所有臣痛除漕務中飽積弊。酌定章程。辦有成效緣由。理合專摺具奏。

恭報起程赴鄂日期并先馳往營中疏十一月十二日

臣於咸豐八年八月初八日。瀝陳下情。懇請終制一摺。欽奉 上諭現在楚境雖已

肅清而逆氛未靖。大軍水陸東下。運籌機宜。儲備糧餉。以及地方善後邊防各事宜。均關緊要。胡林翼熟悉情形。實心任事。當此時事多艱。正臣子力圖報效之日。未可拘泥恒情。致誤事機。胡林翼著仍遵前旨。於假滿後。署理湖北巡撫印務。俟軍務完竣。準其補行終制。以遂其孝思。欽此。跪聆之餘。感泣難言。正在營辦葬事。而皖省三河之師。全軍覆沒。留守桐城之師。相繼潰失。皖事日棘。鄂疆亦警。臣查浙江藩司李續賓所部各營。分防九江湖口彭澤等處。兵力已屬不敷。迨經提師入皖。一月之內。攻克四城。血戰力取。每次中傷精銳。已逾千人。又復急援廬州。疾行而顛。兵以屢分而單。氣以屢勝而

洩。是固兵家之深忌也。破桐城之後。分營留守。以數千之衆。用之賊所必爭之地。攻此難拔之城。前無牽制。賊援之師。後無應救。犄角之勢。百戰之餘。覆於一旦。良可痛也。李續賓忠勇剛烈。其質直厚重。與漢之周勃相似。臣與共事最久。見其每戰必先。不曾少卻一步。且湘勇自咸豐三年召募之始。整齊樸實。甲於諸軍。而肅清兩湖。平定江西。其功勞亦冠於諸軍。李續賓既以身殉。而同時陣亡之道員副將。以及州縣千把。不可勝計。是以變起非常。軍氣已寒。不僅刻下情形。已有不可收拾之勢。兼恐傷殘太甚。尤非歲月之間。所能復振。臣之才力。何能補救於萬一。惟時事艱難。既不敢稍形推諉。亦未可因假期未滿。稍涉遲回。現於十月二十五日葬母。卽於十一月十三日起行。馳赴鄂省。仍在湖南選將募勇。以爲後圖。新募之勇。勢難尅期而至。若待成軍啓行。仍恐貽誤事機。臣卽一面先行馳往營中。以期就近商辦。呼應較靈。至微臣葬祭之事。勿遽未畢。容俟軍務完竣。再行陳明。所有微臣起程日期。理合恭摺由驛五百里馳奏。再此次係借用益陽縣印信。合併聲明。伏祈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指員請調來營疏正月二十八日

竊查軍營首在選將而隨營差委均須才識明練。操守廉正之員。方資整飭。至軍需各局。歲籌徵餉數百萬。委用得人。餉糈不匱。遴選失當。利歸中飽。湖北軍興數年。繼復援江。援皖。水陸各軍。事務殷繁。自三河桐城失利。不獨將領傷亡甚衆。卽隨營文武員弁。亦多殉難。現在鄰氛緊逼。差委不敷。須於地方州縣中。選調膽識兼優者。入營辦事。而吏事餉事。又恐經理失宜。再四思議。殊深焦灼。臣惟軍旅之寄。當以訪求賢才爲始基。而財用之源。尤以修明政事爲本計。茲查有翰林院編修林汝舟。福建侯官縣人。品行純謹。才堪經世。翰林院編修衛榮光。河南新鄉縣人。志節可稱。迴殊流俗。翰林院檢討童毓。四川新津縣人。品學俱優。通達時務。員外郎銜候補主事林聰彝。福建侯官縣人。綜理精密。志行清嚴。戶部主事閻敬銘。陝西朝邑縣人。秉性剛明。才識練達。選授江西奉新縣知縣張建基。順天永清縣人。前在湖北歷任東湖等縣。卓著循聲。士民思慕。至今不替。風聞該員尙在直隸本籍。以上各員才具人品。各有所長。惟林汝舟有一面之交。餘與臣等均未識面。亦不能確知其在京在籍住所。惟訪其所學所志。不同時俗。居官居鄉。均有聲譽。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吏部戶部直隸四川福建河南督撫。臣分

別飭令林汝舟衛榮光童械林聰彝閻敬銘張建基六員。迅速來鄂聽候差委。實於軍務地方均有裨益。所有湖北軍營需員請調緣由。謹會同督臣官文恭摺具奏。

遼 旨覆奏行軍進止機宜疏 二月十一日

咸豐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奉 上諭本日據都興阿奏移營進規太湖分路布置情形一摺復據奏稱現患腿疾請賞假調理已降旨賞假一個月矣蓮花塘楓香驛餘賊退至太湖等處分茅嶺之賊退至石牌增壘抗拒另股復由潛山趨天堂五河皆可上犯英霍該將軍現派各軍責成記名副都統多隆阿統帶移營前進並由官文檄調九江防兵移紮黃梅飭令李續宜添調四營前往下游兵力已不爲單薄惟都興阿告假在營調理雖有多隆阿爲前敵而後路尙無大員總統調度胡林翼到省後已馳往黃州著卽申明紀律調度各軍仍以多隆阿爲前敵督飭李續宜等體察情形節節進剿胡林翼應否督兵前進著與官文會商辦理倘因兵力不敷卽著官文酌量調派爲進兵圖皖之計不致遲誤事機是爲至要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咸豐九年正月三十日奉 上諭據都興阿奏患病未能速痊懇請續假離營調理已降旨賞假

兩個月矣。該將軍現派勦匪事務。正當吃緊。據奏有記名副都統多隆阿爲前敵布置。尙無貽誤。已將所帶兵勇悉交統帶。惟軍務重大。總須調度有人。胡林翼近在黃州。卽著將進止機宜。妥爲籌畫。責成多隆阿。督率將士。各加奮勇。不至因主將遠離。遷延觀望。並著官文與該撫會商。妥辦務臻周密。是爲主要。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竊臣於上年十二月馳抵黃州。將傷敗各營。粗爲整理。卽馳入將軍都興阿營中。看視病狀。商酌軍情。都興阿勞瘁致疾。兼受寒濕。近用湯葯薰洗。稍見功效。春氣融和。當可漸次痊愈。臣於正月初旬復將黃州各營。大加簡汰。擇其精實者。調赴太湖。統計多隆阿自統馬步五千餘人。并鮑超蔣凝學唐訓方等營。通計已逾二萬。均歸將軍都興阿調遣。下游兵力。不爲單薄。黃州現在各營六千人。瘡痍之餘。從新整飭。據英山羅田麻城等縣稟報。賊匪數萬人。分股竄入霍山六安。繞出黃州之北面。窺向上游。臣於二月十二日移營上巴河。以期隨機防勦。似不宜歸併下游。致使兵勢偏重一隅。倘賊匪竟由六安直犯麻城黃安。則距太湖大營五六百里。而距黃州僅百餘里。兼恐賊勢上趨。德安漢陽各府縣羣然震動。黃州現兵六千人。獨當一路。尙堪抵禦。如或分股竄擾。屆

期審實情形。必須咨商督臣。官文將軍。臣都興阿。於太湖各軍。抽撥上援。一俟上游無虞。邊防穩固。再遣將抽兵分途進剿。此現在籌商各路之軍情也。軍興九年。每苦於逼城面壘。一意攻堅。士卒摧殘。壯志暗銷。而主將不覺。及至援賊大至。另股乘虛旁擾。必致貽誤事機。是官軍注重於前。而賊計必轉襲其後。官軍每以仰攻挫銳。賊計轉以餘力乘虛。卽如七年官軍併力規宿松。賊從蘄州張家塆乘間竄入。八年官軍併力規太湖。於張家塆復設重兵。賊又從霍山商城以陷麻城黃安各縣。備一路而虛一路。輒多顧彼失此之虞。往事已然。前車可鑒。現在太湖石簾之賊。閉匿城中。堅不出戰。賊之狡計。固欲以堅城挫傷士卒。而轉於空虛不備之處。乘閒抵隙。狡焉思逞也。默察情形。賊已憑城設守。必非近月所能奏功。征皖必圖三路分進。急切求才。亦非近月所能酌定。昨得都興阿來函。足疾稍痊。暫不離營。則前敵調度有人。尙不慮其遷延觀望也。臣查黃州一郡。形如圓甌。其東南爲黃梅。與太湖宿松接壤。其東爲蘄州蘄水。又東北爲羅田。其北則麻城黃安。皆與六安霍山潛山英山商城固始接壤。地勢散漫。防不勝防。是皖楚之要。應以黃州爲適中。策應則上下皆宜。控制亦東西均便。安慶廬州六安未復。

則黃州宜設重防。不僅目前情形當以黃州爲根本也。臣若督兵前進。轉恐援皖之師。腹背受敵。致使道路中梗。餉糈缺乏。實於下游軍情。大有關礙。且黃州一府。財賦繁重。甲於通省。七年八年。官軍血戰經營。甫經底定。得之甚難。棄之可惜。自以得尺則尺。得寸則寸。養賢致民。慎固不失。爲要務。蓋必保楚。然後能謀皖。此又地勢兵勢之確切情形也。惟鄂之謀皖。已歷二年。總未得勢。則以兵只一路也。八年秋間。分兵兩路。已見功效。然尙以賊衆兵單。前功盡棄。今則統將又弱一個。兵力復不如前。率意輕進。後患滋甚。臣愚以爲皖之地勢賊情。非分兵爲三路進剿。必難成功。而鄂省現在防勦江皖水陸馬步已五萬餘人。加以協濟侍郎曾國藩水師彭玉麟各營餉糈。通計每月需銀三十六萬兩。每月自籌二十餘萬兩。仍月欠十餘萬兩。添兵則苦於餉糈之竭。分兵又苦於統將之少。湘中將才。如江忠源羅澤南李續賓王鑫等。連年彫謝。急宜訪求。造就。以圖繼起。有人賢才輩出。蓋地方得人。則財用之原可開。將領得人。則兵少而可戰。卽六七千人。亦可獨當一路。而財用之流自節。征皖之師。必須統將中智略過人者。分爲三路。期以一二年委任。而責以成功。容臣次第訪求。專意延攬。再行陳奏。至鄂居皖省上。

游。鄂軍得勢則地利人和較之他省情形迥異。是討賊之責鄂省實無可推諉。容臣與督臣專意籌商分別奏報。所有遵旨覆奏緣由理合恭摺由驛五百里馳奏。

遵旨覆奏征皖孤軍未可深入疏九年四月十七日督發

咸豐九年四月初三日準軍機大臣字寄三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勝保奏通籌勦

賊大局宜合力並舉並繪圖呈覽一摺所稱以皖軍會搗六合楚師由西面力攻舒桐安慶使撤回逆援合力痛勦則浦口後路自易肅清可以合圍金陵設逆仍集東南不復西救則楚軍乘勢進逼亦可長驅直下此時應以皖軍會勦東南楚軍力攻皖北爲上策等語前據胡林翼奏稱皖楚之要以黃州爲適中保楚乃能謀皖地勢賊情非分三路並力進剿必難成功官文亦謂胡林翼不宜入皖前敵不宜添兵該大臣等督兵勦賊係共辦一事惟在相度地勢體察賊情乘機進取以收師克在和之效胡林翼駐紮黃州數月以來諒已布置周妥楚師有多隆阿爲前敵節節進勦而孤軍未可深入曾否派兵爲其後路現在皖北賊匪麇集亟待楚師水陸分攻舒桐廬州安慶以分賊勢勝保翁同書亦應督飭各軍合力會剿不得專恃鄰省官文前因湖南桂陽等縣被

匪竄陷調水師馬隊馳往援勦此項援軍俟湖南軍務稍平亦可撤回並力赴皖使皖北之賊有所顧忌不致肆意蔓延庶於大局有裨勝保兵力尙不爲少務須南北兼籌互相策應上年李續賓一軍爲百戰勁旅竟以深入無援坐失名將全軍潰敗殊堪惋惜今議會勦之舉勝保當先與官文胡林翼審酌機宜固不可畫疆自守亦不可輕進貪功務須計出萬全以冀膚功早奏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等因欽此。臣等仰承謨訓指示周詳。欽感難名。楚軍入皖者。多隆阿鮑超等已逼近太湖。計馬步已九千餘人。道員唐訓方蔣凝學等率七千人。進駐太湖迤南之荊橋。爲多隆阿後路援應。地當安慶石牌之衝。防賊匪之斜出。以繞越太湖縣城之後也。其留防陳德園之軍。則以參將阿達春同知歐陽正墉領之。計二千五百人。以彌縫太湖之闕。其分進莢山一路者。爲參將余際昌之二千人。通計入皖之師。已逾二萬餘人。其分駐羅田麻城等處。則不過千人五百人耳。太湖之城。從龍山宮二水夾流。環城如帶。春夏水長。溝澮皆滿。馬步未能馳驟自如。多隆阿呈報二月十七日探賊目僞亮天燕僞承天侯等帶賊三千。在蠟樹柯茶婆嶺擄糧製藥。運往太湖。十八日帶隊馳往。賊眠未起。我軍抄殺過半。

餘賊奔過河東。天明仍率馬步過河追剿黃泥港之賊。四面抄擊。射斃賊目僞承天侯一名。殲斃羣賊甚衆。該逆所擄之糧。全行燒燬。又三月二十五日。探聞太湖東門外。河東賊壘突出千餘人。繞至龍山宮。直奔六安。當率馬步飛馳迎剿。斃賊數名。賊卽挫敗。梟水過河。我軍跟蹤追殺百餘名。因河水阻深。未及窮追。兩次隨機雕剿。以奪賊糧。而仰攻未能。城池未復。以地勢賊情而論。必非近月所能奏功。水師圍攻安慶。亦必待太湖東流潛山及安慶之石牌克復。乃可馬步並力於安慶。又前因小池口防守空虛。分兵代守。曾國藩近於湖口要地添派知府屈蟠一千人。而南岸東流縣城爲水師餉道所必經。復由鄂省酌調參將黃澤遠前往城守。此東路布置之情形也。黃州六千餘人。訓練已成。原可及時東下。以踐三路進剿之議。惟始因商固告警。恐賊從六安霍山繞出漢陽德安黃州之間。又因湖南永州入屬。遍地皆賊。而勢且侵及衡州寶慶之邊邑。先後撥去水師四營。陸師四營。馬隊二百名。南撫臣駱秉章念鄂城之空虛。復將漢軍文生李雲麟一營調回鄂城。湘省賊勢方熾。備多力分。且虞滋蔓。設衡寶兵力不敷。則岳鄂鼎沸。同時震動。將有防不勝防之患矣。現於麻城黃州抽撥二千人回防武昌。並

於下游潯皖江面再調水師二營。回防岳州。此又南路布置之情形也。勝保前奏尙未悉湖南近月情形。而不知鄂省南路空虛。長江天險。勢若建瓴。設使賊於湖南逞志。則由南路而附鄂之背。由西路而窺蜀之藩。後患方大。兵事轉恐棘手。征皖之師。孤軍未可深入。誠如 聖諭。必當計出萬全。應俟湖南軍務稍定。方可並力皖省。所有遵旨復奏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

再臣胡林翼墨經從軍。志在討賊。其必不能入皖之故。則以楚北供應東征水陸軍餉。歲需數百萬兩。錢漕爲巡撫衙門專政。連年整飭。稍資補助。所設釐金總局分局數十處。頭緒繁多。責無旁貸。且隨時體察。募立新營。汰弱留強。使東下各軍。銳氣常新。現在楚境鄰氛四逼。前此尙祇策應皖江南北兩岸。近日情形。湖南震驚。更須兼慮南路。自應仍紮黃州。以爲各路根本。荊州將軍都興阿。上年圍攻安慶。賊勢漸蹙。因三河失事。孤軍無援。經 臣官文 奏請撤圍。以期保全軍旅。其時該將軍已隱然有李光弼韓刀自誓之志。勤勞之過。憂憤成疾。則其義烈本於天性也。水師提督楊載福。智勇兼備。性氣亦甚剛嚴。該將軍提督之威望已隆。必非他人所能指揮。且忠勇素著。日夜以殺賊

爲心。亦不煩他人之督責也。他如多隆阿鮑超之驍勇冠軍。李續宜唐訓方之質實不欺。臣等共事最久。誠信相孚。必可得其心力。設異日出省遠勦。驟歸他人節制。恐心志不能齊一。性情未必相投。且楚師除馬隊外。水陸各軍。皆係南勇。皖軍則川兵川勇。實居大半。近更收錄投誠之衆。鄉土不同。人心巨異。若與楚師合併。軍情必多疑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各勤各路。以專責成。庶兩軍不起猜嫌。而大局仍不分畛域。應請嗣後楚軍。無論入皖界入江南境。其糧餉軍火及調度機宜。均歸臣官文及臣胡林翼一手經理。實因相處日久。深悉將士之心。較歸各省大臣節制。呼應得靈也。至逆首久踞金陵。原宜併力東征。成四面合圍之勢。惟皖中全境糜爛。實難躡等而趨。去歲三河之挫。因李續賓忠勇奮發。思欲一舉成功。銳進分兵。遽規廬郡。遂罹前禍。是舍近而求遠。欲速而反遲。可爲炯戒。查安慶爲長江上下之關鍵。舒桐宿太爲江楚之通衢。而東流蕪湖東西梁山太平采石。透迤大江南岸。在在皆有賊蹤。使未能節節埽除。卽令迅克金陵。亦慮蔓延江浙。後患尙不可知。竊計規復金陵。必須先清皖省。欲清皖省。必須先清皖江。上下若能以馬步輔翼水師。由宿太舒桐攻克安慶。步步爲營。次第下擊。力扼大

江。則金陵之接濟可斷。勢將不攻自克。廬州離江既遠。又不與楚境毗連。若由六安進攻。陸路運餉綦難。又係孤軍深入。現派參將余際昌等紮營於英霍之間。止能爲六安後路聲援。未可麾兵前進。勝保一軍。尙不爲單。現在應援浦口一路。如能得手。自當以全力圖復廬州。麻清北境。近規懷鳳。遠固淮徐。然後專注東南。楚軍亦沿大江而進。曾國藩既定豫章。可由皖南而進。水陸並下。三路分馳。必可掃穴擒渠。以安全局。現在楚軍已進太湖英山。俟湖南分援馬步水陸撤回。便擬力圖進取。謹將臣等管見所及。通籌布置情形。合詞據實附片密陳。伏乞 皇上鑒察。

派員統帶重兵往援湖南疏五月二十三日督發

竊查逆首石達開。裹脅安徽江西浙閩兩粵之賊。竄擾湖南。號稱數十萬。欲由寶慶常德荆宜各路擄掠入川。自立一幟。蓄謀已久。臣前已將通籌大局情形。詳細瀝陳。恭摺奏聞在案。惟軍情賊勢瞬息千變。速尙易圖。久則難料。自應併兩楚之力。先除西南之患。庶可專力東征。無瞻前顧後之虞。先經臣調撥馬隊二百名。陸師各軍共計一千五百餘員名。並調派總兵王明山陳金龍。知府蕭翰慶副將孫昌凱水師四營。礮船共

一百餘號。往援湖南。近因賊匪聚集寶慶。該府地方。爲資水之上游。可以直達洞庭常德。西出辰州。爲沅水之上游。亦可以入洞庭。由澧州又可達荆江。是資沅二水。爲江湖緊要關鍵。當亟續調安慶水師中營游擊曾紹霖。水師前營副將劉國斌。共礮船九十餘號。分援常德辰州及臨資口一帶。以重沅資之防。兼飭遊擊左光培水師礮船二十八號。及已革總兵李續燾所募新勇五百名。馳往荊州虎渡口。以重澧州之防。猶恐陸路兵力較單。再飭新授荆宜施道李續宜。揀選撫湘各軍五千三百七十餘員名。並餘丁長夫四千名。裹帶口糧軍火。前赴湖南。督率陸路各營。從益陽安化一路進兵。前達寶慶。兼可以備常澧一路之警。已於五月二十二日由黃州武昌取道前發。以期會合湖南大營。併力勦辦。迅奏膚功。並準南撫巨賂秉章函商。以南省將士雖多。事權不一。而新募各軍。半係李續賓舊部。擬請將道員李續宜派往寶慶。暫行統領各軍。以期大同有裨等情。是與巨等意見本相脗合。當卽飛檄李續宜遵照辦理。惟是湖北一省。馬步水師各營。既以全力規畫皖江南北。更復西顧荊州。北防商固。而粵匪捻匪。窺伺多端。水師馬步各軍。應接不暇。茲以湖南異常緊急。於萬難籌撥之中。勉力抽調重兵。以

全大局。挖肉補瘡。移緩就急。並非鄂力之果能有餘也。統計派援湖南之水師陸營馬隊。每月共用銀五萬兩以外。均由臣等札飭湖北糧臺趕緊籌畫。按期解送。委派專員前往支應。毋庸湖南籌備。並飛催山陝四川之接濟。迅即解楚。亦可先助湖南之不足。其水陸戰事。應歸南撫。臣就近迅急。奏報。惟軍情幻變。如有應行體察情形。酌量改調之處。仍由臣等專札調遣。緣湖北水陸馬步各營將士。經臣等訓練已久。情意孚洽。如有緩急。仍應由鄂省審察機宜。則將士乃能用命也。所有續行調撥重兵援勦湖南。並派大員統帶緣由。理合由五百里馳奏。再。臣胡林翼於援軍起程赴湘之後。即仍回黃州老營。合併聲明。

敬舉賢才力圖補救疏五月初三日

臣聞戡亂必在仁賢。理財必先政事。古今無不平之賊。而在先求平賊之人。蕭何薦韓信。即拜大將。一軍皆驚。光武幘坐。迎見馬援。恢廓大度。坦然不疑。是蓋深知非常之才。不可以拘牽資格。修飾邊幅爲用也。臣查前任江西廣饒九南道沈葆楨。識略冠時。才堪濟變。其在廣信府城賊衆數萬。颯忽烏集。軍民震駭。巷無居人。其形勢較本年蘇常

賊氛更爲危迫。沈葆楨登陴設守。效死不去。遂以集援兵而完境土。咸豐九年。與長官不諧。乞假歸養。奉身而退。至今廣信士民。望如慈父母。臣與沈葆楨未曾識面。官聲所播。知爲奇才。又按察使銜浙江記名道李元度。血誠果毅。志節清嚴。咸豐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在江西勸捐練勇。轉戰建昌廣信二府。完守貴溪弋陽玉山廣豐四縣危城。以數千飢疲之卒。當石逆數十萬之賊。軍無半菽。手無寸柄。惟以激勵忠義。保全城池。江浙浙江軍民。至今爭之。以上二員。如蒙 皇上天恩。畀以封疆藩臬之任。責令籌兵籌餉。必有守正不阿之節。應變無窮之畧。斷不至貽誤民生。棄城苟活。以爲 國家之羞辱。又湖南在籍四品卿銜兵部郎中左宗棠。精熟方輿。曉暢兵略。在湖南贊助軍事。遂以克復江西貴州廣西各府州縣之地。名滿天下。謗亦隨之。其剛直激烈。誠不免汲黯太戇。寬饒少和之譏。要其籌兵籌餉。專精殫思。過或可宥。心固無他。臣與左宗棠同學。又兼姻親。咸豐六年。曾經附片保奏。其在湖南情形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又湖南同知銜候選知縣劉蓉。會同羅澤南李續賓等帶勇立功。學有本原。志期遠大。膽識恩威。能結士心而寄軍政。臣於咸豐六年。奏調入營。奉 旨俞允。至今高臥故山。不

肯輕賦。以上二員。應請 天恩酌量器使。并請 旨飭下湖南撫 臣令其速在湖

南募勇各六千人。以救江西浙江皖南之疆土。必能補救於萬一。又 臣訪聞告病編修 劉熙載。貞介絕俗。學冠時人。現任順天府府丞毛昶熙。品節謹飭。留心吏治。降調御史 薛鳴臯。德望清峻。操守第一。可否 特恩簡用。伏乞 聖裁。又訪聞降調御史尹

耕雲。胸有權略。戶部郎中楊寶臣。堅忍耐苦。吏部主事梅啓照。任勞任怨。刑部主事范 泰亨。才識過人。河南知縣田玉梅。膽略任戰。以上共八員。 臣胡林翼均未曾識面。亦無 文字往來。訪聞既確。據實附陳。以備 聖明採擇。夫用人行政。朝廷自有大權。舉

爾所知。芻蕘不嫌下問。 臣力疾從軍。不敢自逸。惟恐先犬馬填溝壑。若目覩時局艱危。 避忌模稜。知而不言。負 恩實大。至現任湖北藩司嚴樹森。綜理精密。才勝吏事。湖

北安襄鄖荆道毛鴻賓。好善嫉惡。秉心公正。總辦湖北營務。兼管糧臺之戶部員外郎 閻敬銘。綜核名實。居心正大。總理營務湖北記名道邢高魁。樸誠質直。遇事求實。 臣前 已隨案保奏。均堪備異日任使。惟湖北籌兵籌餉。急切需才。 臣應舉其姓名而不可遽 求 恩澤。 臣爲疆事孔棘。急圖補救起見。應如何破格錄用。因材器使之處。 臣不敢

擅請。均求出自 聖裁。謹據實恭摺陳 奏。

奏陳江浙軍務並穎毫擒匪隱憂方大疏五月初三日

竊自蘇常失陷。大局瓦解。東南財賦之區。倉儲根本所繫。督臣撫臣駐守之地。不能爲一日之守。凡有血氣。莫不憂傷。我 皇上簡命督臣曾國藩視師江表。人望所歸。軍威自振。偷能假以便宜。期以歲月。厚集兵餉。當可成功。惟是曾國藩僅止勇丁萬餘人。近年江南江北皖南皖北之賊。不下數十萬人。金陵之兵。數十萬。一旦潰決。前車可鑒。曾國藩渡江。須兵四路。一出廣信。顧浙江。一出祁門。趨徽州。一循江岸出池州。每路須一二萬人。乃能戰守兼資。又須另備一路。留鎮祁門等處。作後防。而通餉道。皖北頓少一萬餘人。兵勢已弱。且賊計賊勢。定於七月西趨。既已破吳。卽將犯楚。應請 皇上諭飭兩江督臣曾國藩並江西湖南各撫臣。通力合作。共籌兵餉。若專意指調湖北之兵。則吳已失而楚必隨之。武漢爲上游之形勢。荆襄爲南北之樞紐。必保楚。乃能謀吳。此固不易之局也。尤可憂者。穎州亳州蒙城一帶擒匪。本年三月十三日出巢擄掠。河南之祥符陳留杞縣蘭儀尉氏洧川新鄭密縣禹州淮甯商水襄城臨潁項城鹿邑柘

城睢州汝陽正陽上蔡西平遂平確山汝州魯山寶豐南召裕州葉縣舞陽三十州縣。焚掠村莊。不取城池。至閏三月杪。飽載而歸。所過之處。無一兵一卒。與賊接戰。任其縱橫。不知去向。勝保奏報搪塞之詞。欺謾之狀。可覆按也。夫國以民爲元氣。民以財爲元氣。民財旣空。國計自損。河南之生聚不完。賊將轉顧而焚掠他省。計近二年來。每年春仲秋季。兩次出巢大掠河南。本年秋冬。將及湖北之襄陽漢陽德安等府。又必擾入陝西山東山西等省。再一二年浸假。而及於附畿州縣矣。腹心之患。此爲最大。臣聞賊騎近萬。往來飄忽。不僅袁甲三淮南之軍。不能回顧北路。卽勝保關保傅振邦等北路之兵。當之輒靡。斷難破滅此賊。應請皇上特簡知兵重臣。於直隸山東地方。擇地駐紮。簡練馬兵萬人。步兵一二萬人。不爲近防。而布遠勢。不期速效。而勤遠謀。必期於一二年間。將穎亳一帶賊巢。一律蕩平。然後江淮之後路。無虞。而中原之本實。先固。臣非僅爲襄陽漢陽等府作自保之計。爲憂危之詞也。臣極知所言爲越分。特以臣今日言之。已無救於河南。臣再默而不言。則五省均將受害。使臣言而不中。則固北路五省之福也。狂愚之見。伏乞

聖明鑒察。謹繕具密摺由驛馳奏。

請起復丁憂人員督辦皖屬八縣團練疏五月十七日

竊維軍興以來。疊奉 諭旨。飭令與辦民團。奉行不實。功效罕著。皆由州縣信民未深。民不樂爲之用也。皖省郡縣。困苦流離。團練不振。八年冬季。三河失利之後。前任潛山縣知縣升用同知直隸州知州葉兆蘭。蒞任甫經十日。羣賊麇至。隨即激勵士民。編立兆字五營。鍋帳營壘。與官軍同。與散漫無紀之團練迥異。用是屢挫賊鋒。協助官軍奪獲天堂。克復潛太兩城。經 臣等奏奉 恩旨獎勵在案。現因該員葉兆蘭回籍終制。其原設潛山兆字五營。仍飭該縣紳民奉行勿廢。惟是民風土習。因官轉移。若不隨時董勸。難期歷久不敝。兼以宿松望江太湖英山霍山并懷甯桐城七縣地方。密邇賊蹤。戒備尙疏。是潛山已成之團。旣恐日久弛懈。七縣未備之處。尤當先事綢繆。楚省以十府一州之民力。供養皖江水陸勇丁長夫五萬餘人之軍糈。拮据萬狀。支撐六年。近月以來。兵力分於東征。賊勢卽將西犯。楚其盱食。憂患方始。如能使各州縣均仿潛山辦法。聯絡一氣。互爲應援。庶足助軍威而分賊勢。查丁憂回籍升用同知直隸州知州葉兆蘭。前在潛山。僅帶童僕一人。日食不過費銀四五分。勤苦自勵。士民望如慈父母。

其得民實績。與明臣王守仁治贛南。國朝于成龍治斬黃。約畧相似。實可挽回薄俗。振起民風。現經臣胡林翼札飭葉兆蘭在湖南本籍。招募桂陽東安等處。久經戰陣。勇丁一千二百名。飭令六月杪趕緊到皖。以資防剿。該員辦事血誠。無絲毫官場氣習。相應仰懇。皇上天恩。俯念皖邊緊要。飭諭該員葉兆蘭起復馳赴皖省總辦八縣民團。查安慶一府。並無本省道府州縣隨營辦事。與壽州軍營音驛不通。前署安慶府李宗羲。隨臣曾國藩行營委署府篆。因患病沉重。給假三月回籍調養。如蒙天恩。逾格用人。特加葉兆蘭升銜。暫權道府。則地方呼應較靈。兵事民事。當有裨益。臣等爲皖疆緊要。急選邊材起見。謹合詞恭摺由驛具奏。

奏陳籌撥招募並軍情賊勢縷晰情形疏

五月二十二日督發

竊查前奉迭次諭旨。飭令都興阿酌帶馬步四五百人前往江北督辦軍務。業將遵旨籌辦情形。並都興阿由鄂起程日期。恭摺馳奏。荷蒙硃批。覽奏已悉。欽此。又奉諭旨。飭曾國藩即赴兩江總督署任。並統帶湖北各兵。迅掃賊氛。以副委任。欽此。竊查湖北以全力謀皖。本省分防營伍。不滿千人。前於春閒竭力籌謀。派撥

知府蕭翰慶統帶六千人。分援浙江。復經張芾改調徽州甯國池州常州湖州。又撤去韋志俊一軍。零星調撥。業已不復能軍。臬司蕭啓江本隸曾國藩部下。由荊州甫抵成都。即經病故。又所分去兵勇已六千人。曾國藩銜 命署理兩江。部下兵力實薄。若遽撤安慶之圍。則皖北全局震動。適以長賊燄而擊軍心。再四商榷。江南浙江軍事決裂。必應急謀拯救。遂於安慶圍師中。抽撥總兵朱品隆等勇丁二千人。及總兵鮑超靈字禮字新舊各營勇丁七千人。加以曾國藩宿松馬步勇丁統計一萬餘人。業於本月十五日渡江啟行。其安慶圍師。仍交道員曾國荃統帶。尙須添募以益兵力。總計鄂省勇丁。除蕭啓江六千人不應計算外。本年頓分一萬六千餘人。雖經臣胡林翼分途趕緊招募。新勇未至。舊隊先行。彌縫補救。實已竭蹶不遑。都興阿五月初三日到英山。即將各路地勢。各營勇丁。詳細查考。即都興阿亦言安慶桐城潛山霍山英山等處。兵力實形單薄。其漢陽黃州德安三府。尤屬空虛無備。設使賊匪假道霍山六安之交。乘間內犯。不過六七日之程。即可繞入漢陽。黃州德安腹地。包襲安慶桐城英霍之後路。昔年賊救九江。而從英霍商城上犯麻城黃安。本年圖解金陵之圍。從甯國先犯浙江。並

繞東壩陷溧陽溧水金壇。以掣動大局。往事已可深鑒。現準副都統多隆阿舒保前後咨稱前路馬隊不敷防剿。咨撥黑龍江九起。黑龍江西丹頭起二起。臣胡林翼先行咨送撫標游擊周玉成等親兵二哨。統計馬步不滿千人。都興阿自患腿疾。不能騎馬。行走必須肩輿。東去淮揚。須從賊巢附近經過。若僅此兵力。實非愛惜盡勞。保全國體之義。且於江北亦無實濟。都興阿於五年入楚北。七年入皖北。血戰經營。始得此尺寸之土地。若使楚師盡行。皖疆復委棄於賊。實非都興阿之心。且皖北地方。八年之久。未覩官軍威儀。楚省新復之宿松太湖潛山等處六州縣。殘黎喘息未定。每聞撤調兵勇。則士民遮道號泣。慘不忍聞。若以兵少餉竭。棄此子遺之皖民。而僅以保境固圍爲心。亦非臣等所忍出此。都興阿足疾本未全愈。乘輿以行。須人扶掖。前在省城。臣等卽囑其暫行養息數旬。並當據實陳奏。都興阿力言不可。在都興阿因大局糜爛。時事艱危。艱勉從公。深以再言病狀爲怯退。而臣等目擊其精力短絀。銜鋒陷陣。實恐未能抽撥一空。皖北先失。勢又不可。都興阿舊帶馬隊。必須步隊相輔而行。今則副將石清吉雷正綰總兵鮑超等既不能隨同以行。余際昌三千三百人獨當英霍一路。一搖疑而山

險盡失。乘閒抵隙。禍不旋踵。若以零星隊伍。雜湊成行。都興阿卽能任調度之事。亦不能勝整飭步隊之勞。其精力已遜於前。北人而管帶南勇。風氣旣異。情僞難以盡知也。五月初二初三等日。楊載福彭玉麟督率水陸。將安慶東路樅陽鎮僞城二座克復。樅陽爲安慶之咽喉。賊匪糧道必經之處。且皖北逆首陳玉成及各賊目之妻孥蓄產。盡在安慶城中。譬之鬪者旣搃其吭。必伸手足以急求解救。又如人近豺狼之窩巢。則必轉而搏噬。此賊情賊勢之必然。其來援必速。分股必多。固可翹足而待矣。查湖北去冬今春。兵力未分。四眼狗陳玉成以十萬之賊西犯。以救潛山太湖。臣等與曾國藩合力圖謀。血戰月餘。屢瀕於危。幸而勝之。今則江東各路。全軍破敗。賊勢旣無所顧忌牽綴。必挾全力全勢。悉數西犯。以謀楚軍。曾國藩旣已渡江。楚省春夏兩次。陸續又分去勇丁一萬六千人。臣胡林翼所新募各軍。尙未趕到。是楚北皖北之危迫情形。不待智士而已知之矣。都興阿以督辦軍務重寄。非臣等所敢擅留。惟細審兵勢賊勢。及都興阿近日精力。應請 皇上另簡大員。馳往江北。其曾國藩所當安慶桐城後路。已經壘虛。應以胡林翼兼行替管。黃州德安漢陽北路空虛。可否暫飭都興阿移入麻城孝感。

黃陂等縣。養息病軀。藉其聲威坐鎮。或可補救萬一。如本年援賊破敗。新募成軍。察看得力。再行調遣。再聞布政使薛煥。現在揚州。可否專委召募陸勇水師。以保揚州鹽場。及裏河產米各州縣。吳楚皆澤國也。以舟楫爲利。水師一萬。可抵步兵十萬。應請飭下督臣曾國藩。於淮安設大府。選將募勇。造船鑄礮。另設水師專營。奏請賢才。破格錄用。假以便宜。淮安地處上游。江湖河海。均可通行。異日克復江甯蘇州常州各郡縣。必以水師爲根本也。其甯國太平等府之石臼湖南倚湖。應另設水師一枝。衢州杭州。亦應設水師一枝。勤遠謀而收實效。惟水師得力。則吳越可平。曾國藩自咸豐三年創造水師。管帶最久。賢才既多。功績甚大。以此委任而責其成功。事必有濟。所有籌撥皖北步軍。並派員前往湖南增募勇丁。以資彌縫。而備援勦。軍情賊勢。倍形艱鉅。縷悉情形。謹合詞恭摺具奏。

遵 旨復奏川粵軍務疏十年六月二十日

咸豐十年六月十三日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年六月初五日奉 上諭曾望顏

奏石逆疊擾黔省逼近川疆一摺粵逆石達開由紅水江竄入黔省分股攻陷永甯廣

順等州勢甚猖獗。川東一帶與黔省地方在在毗連。若由黔入川。更恐滋蔓難圖。前調蕭啓江一軍赴川。本爲防剿石逆。而設嗣蕭啓江抵川。病故。楚軍統領乏人。曾諭令官文等於湖南湖北兩省中揀派得力大員前往管帶。此時如已揀派有人。著即飭令迅赴川省。以資攻勦。左宗棠現在襄辦。曾國藩軍務前有旨令官文等安速籌商。該員是否能獨當一面。令其赴川督辦軍務。昨據曾國藩奏。該員在楚南募勇。隨同剿賊。亦恐不能即往。蜀中此時川省軍務毫無起色。滇匪旣不能除。石逆又將竄擾。該省據兩湖上游設或糜爛。楚省亦有西顧之憂。曾望顏本不得力。曹澍鍾業已撤回。此外並無熟悉軍務之員。在彼督辦。深爲可慮。左宗棠前在湖南襄辦軍務。尙爲石逆所畏。若令督辦川省軍務。能否勝任。仍著官文等迅速具奏。再降諭旨。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仰見。聖謨廣運。先機籌謀。莫名欽感。竊思四川富庶之區。爲西南根本重地。兩湖陝西。尤爲切近之憂。首逆石達開久蓄奸謀。由黔入蜀。狡焉思逞。其鋒必銳。誠不可無重望宿將。整飭戎政。力圖補救。惟思帶勇與帶兵不同。勇丁非自募自帶。則約束難嚴。左宗棠前在湖南。僅司籌謀布置之事。並未親歷行間。於蕭啓江原部勇丁。情志

不孚。難期得力。若令左宗棠獨當一面。督辦川省軍務。必難收速效。本年四月欽奉

恩旨左宗棠襄辦曾國藩軍務。在湖南新募勇丁四營四總哨。尙未訓練成軍。前奉五月十一日

上諭詢問該員能否督辦四川軍務。臣等往返函商。曾國藩渡江僅帶朱品隆所部三千人。並湖北所撥鮑超等勇丁七千人。如欲分謀池太。兼顧江西揚州。必須厚集兵力。乃能布遠勢而操勝算。探聞江蘇之賊。近已回屯蕪湖和州兩岸。是欲窺伺湖北江西。爲西犯之謀。曾國藩一軍。亦兼力單。左宗棠以新練之軍。隨同曾國藩合力謀吳。實有裨益。業經曾國藩會銜覆奏在案。此臣體察左宗棠於襄辦江皖軍營。尙堪有濟。而督辦四川軍務。難以勝任之實在情形也。臣等前悉蕭啓江抵川病故之信。因查有蕭軍原帶之都司彭忠信。知府銜候選同知直隸州王沐。隨營辦事最久。爲衆勇所悅服。業經飛咨四川。飭令分起管帶。俾有鈐束。而資勦辦。特是石逆死黨。既多且悍。卽如九年春間該逆竄擾湖南。經南撫臣調募勇丁五萬餘。又繼以湖北派援之李續宜德海陳金鼐等。水陸馬步萬人。又曾國藩派援之蕭啓江張運蘭等步勇八千人。始能阻遏逆謀。解寶慶之圍。破走兇醜。是石逆之狡悍。斷非蕭軍萬餘人所能制

伏。現在蜀疆岌岌。滇匪竊發。勢已不支。石逆竄入。更形決裂。且聞石逆志在入川。以犯荆襄。計尤狡毒。四川關係西南安危。不僅兩湖先受其害。誠如 聖諭無熟悉軍務之員在彼督辦。深爲可慮。臣胡林翼五月初三日密疏請以粵西撫臣劉長佑辦理四川軍務。查劉長佑自隨前任安徽撫臣江忠源轉戰粵西湖北安徽江西等省。久於行陣。於咸豐六年七年八年專討江西石達開一股。戰功尤著。石逆頗畏其鋒。其軍旅之才。忠良之節。久在 聖明洞鑒。臣聞其舊部李明惠劉坤一江忠義席寶田等。皆堪分任軍旅。可一面先行馳援重慶等處。一面在湖南增募二三萬人。若令劉長佑由閬道出西陽秀山。兼程進保重慶。取徑最捷。保全甚大。如慮石逆先期已竄入蜀中。或改道荆宜。速保夔州。尙可補救於萬一。其彭忠信王沐所帶勇丁。曾與劉長佑同事。應請歸其節制。粵西雖係邊疆緊要。而實無財賦可籌。倘得保全蜀疆。則西南完善各疆宇益臻鞏固。尙可養成勁軍。爲越境平賊之計。且聞粵西司道辦事。亦尙有人。大股窺伺蜀疆。則粵西餘匪。易於整理。臣等爲西疆吃緊軍旅需才起見。既有所知。不敢不據實直陳。至如何位置。非臣下所敢妄干。其輕重緩急之間。 聖主自有權衡。籲懇

宸衷默斷。飭下粵西湖南撫臣迅速籌度。裹糧東甲。兼程前往。乃可先事補救。謹先就百等愚慮所及。敬陳梗概。容與兩江督臣曾國藩湖南撫臣駱秉章隨時會商。再行復奏。

覆陳湖北兵力不敷暫難籌撥情形疏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咸豐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承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翁同書奏請飭撥楚兵協同防剿等語。據稱苗沛霖因與壽州團練尋仇時思殺官報復聲言欲攻壽城并有勾結廬州粵逆之語。現在該前撫練兵守陴紮營河口尙無疏懈。惟兵力尙單。請飭湖北巡撫撥精兵二千駐紮三河尖協同防剿等情。苗沛霖恃強跋扈。意存叵測。已諭令袁甲三妥籌辦理。前有旨令翁同書來京另候簡用。授李續宜爲安徽巡撫。現在壽州兵力尙單。著官文胡林翼就近調撥精兵二千名派委得力將弁統帶駐紮三河尖以壯皖軍聲援而固楚疆。門戶至胡林翼前保之同知劉蓉現任在何處聞該員才具尙好。應如何錄用之處著胡林翼酌量具奏。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竊查湖北以全力謀皖。本省固防之兵。即形單薄。自霍山失利。賊逆乘虛而

上。黃州既陷。武漢震動。省會之地。僅存馬隊百數十名。營兵亦止二千數百。臣官文倉率添募新勇。分撥布置。加以水師礮船。梭巡江面。扼賊南渡。賊之詭謀。原欲擾我腹地。使我軍不得不分。乃狡焉肆出。以圖解安慶之圍。故其深入也。風馳雨驟。晝夜兼行。不數日而黃州之賊已竄至黃安黃陂一帶。意在牽掣李續宜。使之愈追愈遠。而其潛伏桐城之賊。不下十萬。伺釁乘瑕。眈眈欲動。假令挂車河之軍。再爲分撥。多隆阿必難自立。而前路一空。勢將無所顧忌。長驅競進。直撲安慶矣。若遽撤安慶之圍。則潛山宿松等處六州縣。仍歸淪沒。不獨前功盡棄爲可惜。而皖北永無廓清之望。即鄂省更增滋蔓之虞。曾國荃一軍孤立。驟無援師。臣等且爲慮之。太湖地勢。下可通安慶桐城之氣。上可遏黃州回竄之鋒。應有重兵駐紮。方能扼要出奇。四路策應。臣胡林翼以二千人力疾守城。亦正苦於無勇可募。無餉可增。臣等於鄰省軍務。但使力有可籌。斷不稍存推諉。惟值此事勢萬緊。若欲勉強抽撥。竊恐兵力愈分。兵心愈危。轉致貽誤全局。臣等之罪滋大。一俟李續宜勤辦得手。軍威漸伸。則城賊之膽必寒。克復之期可卜。自應通籌皖北戰守。以稍紓 皇上南顧之憂。至同知銜候選知縣劉蓉。現隨湖南撫臣駱

乘章入蜀。臣胡林翼另片詳悉具奏。所有兵力勦辦不敷。暫難籌撥情形。理合恭摺由驛六百里覆陳。

楚軍截勦安慶援賊獲勝疏四月初七日督發

竊皖逆上竄楚甯。前經臣官文等將分軍勦辦。迭獲勝仗。並克復孝感情形。先後會摺奏報在案。臣等料該逆必有分股回援安慶之計。當飭懷桐水陸各軍嚴密戒備。三月十三日探報僞英王陳玉成即四眼狗。於德安隨州各畱強賊萬餘。以死拒守。牽制我軍。該逆仍糾集悍黨。由蘄州黃廣回竄宿松境內。窺伺臣胡林翼太湖大營後路。見我軍加勁守禦。賊不敢犯。繞竄宿松縣屬之桃花鋪。福州副都統多隆阿。即派記名副都統溫德勒克西金順。各率所部馬隊官兵七百餘員名馳往迎擊。十四日黎明。我軍正在紮營。見該逆漫山而至。溫德勒克西等乘其喘息未定。奮起擊之。鏖戰四時之久。斬馘多名。狗逆不敢久停。即率衆逕竄石牌而入安慶。於集賢關外築壘抗拒。多隆阿以賊衆我寡。必須添調部隊。出奇制勝。親自督師前往。當派記名總兵雷正綰儘先副將楊朝林儘先參將穆正春儘先副將王可升等。率精選中前左右四營。又派儘先副

將趙旣發率勝勇營。儘先副將曹克忠率忠字營。儘先參將王萬年率年字營。參將余福象率親兵營。均各出七成隊。馳往迎勦。並派吉林黑龍江逆起馬隊。爲懷桐兩路策應。二十一日拔營進紮高路鋪。二十二日午刻探報有桐城廬江逆首僞璋王林紹璋僞玕王洪成玕僞前軍吳如孝等。率大股二萬餘自新安渡至橫山鋪。到練潭一帶。連營二十餘里。將由馬踏石過河。竄往安慶。與狗逆聯合。圖解城圍。多隆阿審察賊情。緩急定計。截勦援賊。斷其內外勾結之勢。遂於二十三日午後。令雷正綰楊朝林王可升朱希廣等。各率所部弁勇。由下路出擊練潭。令穆正春趙旣發曹克忠楊正彪等各率所部弁勇。由中路出擊橫山鋪。令余福象王萬年姜玉順各率所部弁勇。由上路抄擊後山埋伏之賊。又令溫德勒克西金順雙福富平阿等。各率馬隊由左路金神墩襲賊之後。爲牽制之師。布置旣定。分途而進。該逆張旂出抗我軍。步隊奮呼。齊進鎗礮環施。刀矛并舉。殲其悍賊數十人。逆衆拔靡潰竄。適余福象王萬年由橫山後抄至。將賊裏在核心。馬步前後夾擊。殺聲震天。屍橫遍地。逃賊爲追軍所迫。紛紛投入菜子湖。淹斃無數。維時新安渡又出援賊萬餘。揚旂疾至。多隆阿登高瞭望。傳令以三營步隊擊其

首。以五營步隊擊其腰。而以馬隊繞擊其尾。該逆前後失措。登時潰敗。我軍圍殺殆盡。敗賊奔回。桐城馬隊追過天林莊而返。沿途斬殺甚夥。收隊回營時已二更。查點我軍。無一傷亡。是役也。計殺斃黃衣賊目五名。蠹斃及溺水死者共一萬餘人。生擒三十一名。奪獲騾馬四十餘匹。偽印鎗礮不計其數。此三月二十三日我軍勦辦安慶援賊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二十四五日。多隆阿正擬圍勦安慶。而探報逆首黃文金與敗逆林紹璋等。又由蕪湖調到新賊七八千人。并捻匪二萬餘。均至天林莊築壘二十餘座。欲洩前忿。竄入安慶。以通狗黨。二十七日卯刻。多隆阿密飭馬步隊掩旂息鼓。分伏山隘。而以馬隊數十人。且進且退者數次。示以怯弱。該果率大隊猛撲。行五六里。我軍伏兵齊起。金順等馬隊又分兩路左右包抄。鎗斃箭斃之賊。又二千餘名。敗逆竄回天林莊原壘。因值大雨。我軍卽行收隊。現仍設計進勦等情。由多隆阿馳報前來。臣等查此次狗逆糾黨回竄。圖解安慶城圍。詭謀已非一日。臣等先經咨飭駐紮安慶圍師之道員曾國荃等。固守濠壘。以防爲勦。提臣楊載福亦率水師總兵李成謀等。梭巡外江內湖。焚奪賊舟數十號。以杜城賊往來接濟。乃該逆恃有外援之衆。冀內外聯爲一氣。

逞其鴟張。仰賴 聖主威福。遐臨。曾國荃臨大敵。而能鎮靜固守營壘。壯志可嘉。多隆阿料敵決勝。督率將士。出其不意。連日截勦。大獲勝仗。殲斃援賊萬餘人。實足以申

天討而決人心。臣胡林翼復添調介字等營。並調回副將成大吉一軍。多隆阿復抽調義中等十三營。即常剋期會合痛勦。查狗逆已入樊籠。應即先行毀平集賢關等處賊壘。進兵速克堅城。仰慰 宸廑。此次勦辦。尤爲出力之副將銜儘先參將勦

勇巴圖魯穆正春。副將銜儘先參將揚勇巴圖魯姜玉順。儘先參將楊正彪等三員。均請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即補。已革參將因功續保參將銜朱希廣。請 賞加副將

銜。吉林二起副都統銜儘先協領鑲白旂佐領委營總富平阿。前因隨勦不力。經荊州將軍都興阿奏參摘去頂戴。交部議處。此次奮勉立功。請 賞還頂戴。開復原參處分。出自 天恩。其餘在事出力人員。容臣等查明擇尤彙保。合併陳明。所有連日勦

辦安慶大股援賊大獲全勝情形。會摺由驛五百里馳 奏。

再皖逆前由英霍入楚。飈疾異常。自竄踞黃州。疾趨德安。孝感隨州等屬。因楚師全駐皖疆。鄂省存城旂綠各營兵勇不滿三千。勦守均難足恃。當聞警之初。臣官文矢志固

守。以待援兵。外雖示以鎮靜。而內則憂心如焚。仍照前在將軍任內守荊州之法。周密布置。又兼文武大小官員。齊心努力。武漢扼要巡防。使賊不知虛實。未敢遽行上犯。又上下江面水師。礮船晝夜梭巡。賊亦無由偷渡。省地得臻穩固。嗣臣李續宜與舒保統率所部於二月二十日均繞至省垣。與臣官文面商機宜。以賊勢趨聚孝感。德安。隨州等屬。蓄意窺伺荆襄。正值捻逆出巢。由南陽竄入楚境。上游老河口。逼近襄陽。而荆襄爲中原重鎮。一有疏失。不特豫蜀之寇。遙爲響應。且慮秦晉上游。聞風震動。北路大局所關較黃州尤爲吃重。是以臣等權其緩急。臣李續宜以大隊直搗孝感。卽於收復縣城後。進攻德安。隨州。仍令成大吉等軍。勦辦黃州。現成大吉調還安慶。彭玉麟督率水師於外江內湖。節節布置。上下嚴密梭巡。以防江面。臣官文又以李續燾。唐敏。與余際昌各軍赴黃州武昌一帶攻勦。賊由蘄州暗通興國。前免罪各匪。勢將蠢動。復派候補知府唐協和。候補都司江得勝。馬隊營總花淩阿等。率馬步一千二百名。前往大江兩岸之興國大冶等處查拏土匪。兼助北岸黃州各軍聲勢。此分別籌辦之情形也。駱秉章援蜀一軍。前經臣等奏請暫留助鄂援江。嗣駱秉章分畱道員劉嶽昭所部勇丁

四千六百人。於三月初旬由宜昌拔營。行抵安陸。當經臣官文飛飭劉嶽昭率勇馳往隨州。得以專力攻勦。兼保安襄門戶。現據報於二十六日已抵隨州。相地紮營。其各員團練。派員前往整理。尙皆踴躍。臣李續宜以澠口爲老營。已令道員金國琛等。率各營勇丁。會合舒保馬隊。進駐德郡之東北。逼城而壘。惟該逆於德安隨州各城外環築木椿數道。周以深濠。我軍節次仰攻。未易得手。三月二十六日午後。德安城賊由北門出二千餘人。撲我營盤。經馬步奮力擊退。是夜二更後。復有大股逆衆分路圍撲。舒保金國琛等率馬步迎勦。陣斬紅衣長髮賊目四名。鎗斃斃悍賊五百餘名。奪獲旂幟僞印無算。賊仍敗退入城。我軍爲濠所阻。未敢深入。亦卽收隊。查明受傷弁勇。分別辦理。連日爲雨所阻。現復由省續解礮位築臺轟擊。力圖克復等情。由舒保馳報前來。除仍咨飭各軍慎密防勦。期速克復各城。迅堵逆氛。另行馳奏外。再查前次攻克孝感及攻勦德郡。尤爲出力之吉林正紅旂防禦營總安圖。吉林滿洲廂紅旂領催補用防禦委營總桂廉二員。籲懇天恩。賞加勇號。以示鼓勵。出自鴻慈。所有德安官兵打仗獲勝。並劉嶽昭一軍。已飭赴隨州攻勦情形。謹附片陳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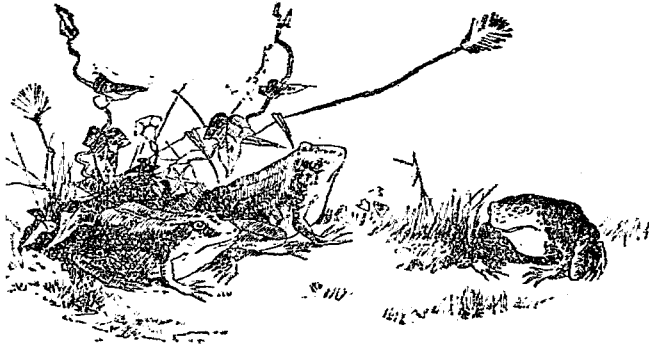
馳陳安慶圍師戰守各情形疏五月二十日督發

竊逆首陳玉成回援安慶。多隆阿之師。五次大捷。逆首竄逃。先後恭摺奏報在案。嗣據統帶安慶圍師候選道曾國荃稟稱。狗酋陳玉成率馬步悍賊。由楚北回援安慶。三月十八日至集賢關內。焚燒房屋。火光燭天。該逆騎馬親至後濠。往來窺伺。二十日黎明。賊分三大股而來。自毛嶺東至蕭家塢。縱橫二十餘里。旂幟林立。該逆率黨列隊於菱湖之北岸。城賊葉芸來亦率黨出城列隊於菱湖之南岸。以爲接應。我軍環濠屹立。不爲之動。賊不敢逼。惟連夜於菱湖北岸築壘十餘座。城賊亦於南岸增壘五座。城中出賊划置湖中。以通往來。二十二日。曾國荃商請水師提督楊載福。調蔡國祥全營砲船。由東岸擡入菱湖。兼派曾貞幹之湖恆營。與蕭孚泗之吉中節字營。出濠護衛砲船。狗酋遂分大隊。捲旂疾趨。由蕭家塢蜂擁而來。蕭孚泗由中路堵禦。鏖戰兩時。多有斬獲。忽賊馬數百騎。由右路抄來。將蕭孚泗圍在垓心。趙其拔力戰死之。曾貞幹急派張勝祿帶吉中義字營出濠接應。槍砲齊施。蕭孚泗衝突出圍。仍大呼回旂陷陣。殺賊百餘名。賊衆潰退。是時蔡國祥砲船二十餘號。已入菱湖。轟擊岸賊。奪獲賊船。二十三日。

楊載福又調唐學發舳板船十餘號入菱湖助戰。蠹賊最多。惟狗酋督率羣賊增修砲壘。漸加逼近。曾國荃旋與楊載福定計。必須先據東路湖邊要地。爲水師安泊之所。乃可制壘賊之縱橫。二十六日。派湘恒吉左吉中義字智字和字節字等營。及周萬倬之新後營。出東路橫濠倚水畔扼要修壘。狗酋果欲以死力爭此要地。率大股悍賊。連番猛撲。槍子如雨。我軍以一半接戰。一半修壘。一晝夜而壘成。二十七日。周萬倬派都司劉祥勝率隊與水軍扼守新壘。兩日之內。水陸各營槍砲。共傷斃賊約五百餘人。內有賊目二名。而我軍被賊槍砲陣亡數十名。受傷亦百餘名。然自我軍水陸穩守嚴密。無隙可乘。適多隆阿軍連破璋玕黃等逆。又鮑超成大吉兩軍。均日夕將至。狗酋自知前阻圍師。後受援軍。走入絕地。遂謀逃遁。於四月初四五六等日。陸續進屯關外。初七日。曾國荃與彭毓橘率步隊八十餘人。並楊鎮南馬隊百人。至關外審看地勢。陰與援軍約會夾擊。甫近賊壘。狗酋卽以大股分數路來撲。馬步據險列隊以待。該逆疑我師爲誘敵。恐山後有伏。遽止不前。乃徐徐收隊。適毛嶺之賊將近後濠。曾國荃卽派本營數哨出濠迎擊。槍隊排轟追逐。共殺賊八十餘名。奪獲擡槍刀矛旂幟九十餘件。日將

晚。狗酋又督大隊繼進求戰。我軍仍憑濠以待。賊不敢犯。旋據探報狗酋率黨於初十日。晚由馬踏石壘水而遁。尙於關外赤岡嶺留賊壘四座。關內近濠留賊壘十三座。以爲死守待援之計。曾國荃早關外賊壘。已有鮑超成大吉兩軍圍攻。惟十三壘之賊。佔踞死守。必非一時所能攻克。惟作長濠圍之。以斷其去路。則不攻而自困。適因江水泛漲。安慶西路所紮之營。漸可抽撥。十三日派副將長勝吉中信字等營共二千餘人。分入壘駐紮。又於東路吉左營抽撥二哨。紮蕭家壩。埂以礮船護之。又調樅陽之吉中仁字營。紮蕭家壩湖水邊。各營通力合作。開挖夾濠。數日而成。深溝高壘。現在十三賊壘。盡在長圍之中。仍加意嚴防。不敢疏忽。據曾國荃稟報前來。臣等查此次逆首陳玉成。以全力來援安慶。該道所統圍城之師。前後受敵。乃會同水師從容布置。悉合機宜。使該逆終不得逞志。將弁兵勇。迭次苦戰。拒退悍賊。亦皆著有勞績。應懇 天恩。準俟克復城池。彙案保獎。惟陣亡各員弁。容俟查明另行開單請 旨交部 賜卹。以慰忠魂。除水師營出力打仗。業由提 臣楊載福馳陳外。所有曾國荃圍師穩守力戰。拒退援賊各情形。謹會摺由驛六百里馳 奏。

胡文忠公



三名臣奏議卷一終

百十六

三名臣奏議卷三

湘陰左宗棠著

香山何天柱鈔

督辦浙江軍務據探省城失守現辦情形摺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奏爲遵 旨督辦浙江軍務。現據探報浙江省城失守。敬陳辦理情形。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於十一月二十六日江西廣信營次。准兩江督臣曾國藩恭錄咨會兵

部火票。遞到咸豐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內閣奉 上諭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

著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鎮以下各官悉歸節

制浙江軍務著杭州將軍瑞昌幫辦并著曾國藩速飭太常寺卿左宗棠馳赴浙江勦

辦賊匪浙省提鎮以下各官均歸左宗棠調遣欽此同日欽奉 上諭前因浙江情

形吃緊奉 旨令左宗棠統帶所部尅日援浙旋經曾國藩覆奏以左宗棠方回救

西路未能分身須俟湖北江西攻勦得手或安慶克復再與左宗棠力謀援浙茲據瑞

昌王有齡奏江皖攻剿得手浙省賊勢披猖請飭左宗棠督辦浙江軍務等語逆首李秀成大股及江西湖北等賊盡驅入浙加以僞侍王李世賢大股盤踞金華一帶現已攻陷嚴州府城及浦江義烏東陽餘杭新城等縣勢必直撲省城旁竄甯紹幾於全浙糜爛浙省不保則金陵蘇常甯廣之賊得以進退自如且徽州廣信必遭肆擾其害曷可勝言本日已明降諭旨令曾國藩節制浙江全省軍務並令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巡撫提鎮以下各官悉歸節制該大臣自不能不統籌兼顧況安慶已經克復湖北江西軍情亦有起色將次肅清自不至有顧彼失此之虞著曾國藩即飭左宗棠帶領所部兼程赴浙督辦軍務浙省提鎮以下統歸調遣迅奏膚功以圖挽救東南大局左宗棠入浙之後所需糧餉軍火浙江力難猝辦著毓科先行籌撥銀十萬兩解交應用於浙江代墊江西援軍口糧項下如數劃還並著慶端瑞按月籌銀十萬兩同軍火等項一併源源接濟毋許遷延推諉致誤事機欽此又同日准兵部火票遞到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浙省待援孔亟急盼左宗棠一軍迅速趕到方能挽救大局著曾國藩仍遵前旨迅飭左宗棠帶領所部星馳赴浙督辦

軍務母稍延緩所撥江西軍餉十萬兩即由左宗棠催提應用以利師行欽此跪誦之下感悚難名伏念臣一介寒儒未諳戎務仰蒙 先皇帝特達之知由舉人疊次拔擢補授太常寺卿幫辦軍務每思殫誠盡瘁以圖一報茲復蒙 皇上恩命督辦浙江軍務雖自恨才力庸下未能匡時濟變仰副 恩知然當全浙鼎沸之時又何敢稍事諉延自干咎戾十一月二十六日准曾國藩恭錄 諭旨咨會之後即宣示各營嚴裝以待一面飛咨江西撫臣速清臣軍積欠之餉以利師行咨閩浙督臣籌備餉需俾免臨時掣肘正料理間二十九夜忽接徽州防軍副將張運桂馳報逆首僞輔王楊輔清糾合大股由浙回竄突犯徽州界口深渡等處據生擒賊供楊逆意在擾徽郡以犯江西臣以徽郡爲皖南江西大局所關且係臣軍入浙後路斷不可任其滋蔓立派九營交花翎直隸州知州劉典督帶於十二月初二三等日馳赴婺源督同臣所部留防婺源之四營相機援剿扼其奔衝如可迅速蕪事各營即由婺源路徑亦不爲迂其隨臣留駐廣信各營共三千人擬即進駐玉山一俟江西欠餉解到散給口糧迅即啓行以圖進取惟浙江全省自金華嚴州處州失守後紹興寧波台州相繼淪

陷。局勢全非。由江西入浙之道。遍地賊氛。逆賊每陷一城。即分黨踞守。並盤踞村莊。設立卡隘。勢非節節攻剿。不能深入。節節攻剿。又恐曠日持久。餉竭兵疲。先已自困。勢非乘虛蹈瑕。誘賊野戰不可。以東南現在大局言之。湖北江西。一律肅清。皖北逆氛漸熄。羣賊悉萃江浙兩省。如各路統兵諸臣。聲勢聯絡。能力保完善之區。以規進取。則江西湖北安徽數省生民稍得蘇息。錢漕釐稅。徵收日廣。從此漸逼漸進。庶可作士氣而掃賊氛。利戎機而速戡定。以江浙現在局勢言之。皖南守徽州。池以攻甯郡。廣德浙江守衢。州以規嚴州。閩軍嚴遏。其由浙竄閩。以繞犯江西之路。然後餉道疏通。米糧軍火接濟。無誤。諸路互相照。壹意進剿。得尺則尺。雖程功迂緩。實效可期。此固一定之局也。正在籌畫布置。忽接署金衢嚴道江允康等片報。浙江杭州城外營盤逃出把總王祖達。稟稱十一月二十八日辰刻。見逆衆在鳳山望江兩門扒城而進。城中各處火起。杭城登時失陷。現在潰兵兵紛四散等語。臣維杭城被圍日久。外援不至。卒有此變。臣與閩浙督臣均奉旨援浙之人。坐視列郡淪胥。生民塗炭。罪何可逭。惟事勢業已如此。則援浙之局。應即通盤籌畫。從新整理。以圖恢復。查浙江軍務之壞。由於歷任督撫全

不知兵。始則竭本省之餉以濟金陵。大營皖南各軍。圖藉其力以爲藩蔽。而於練兵選將之事。漫不經心。自金陵皖南大局敗壞之後。又復廣收潰卒。糜以重餉。冀其復振。卒之兵日增而餉日絀。軍令有所不能行。以守則逃。以戰則敗。恩不知感。威不知懼。局勢愈益渙散。決裂而不可復支矣。臣奉 命督辦浙江軍務。節制提鎮。非就現存兵力。

嚴爲挑汰。束以營制。不可非中明賞罰。予以實餉。不可非另行調募。預爲換補。不可然欠餉日久。則有不能汰遣之患。餉需不繼。則有不能調撥之患。經費不敷。則有不能募補之患。名爲節制。提鎮實則營官哨長。亦且呼應不靈。不得其臂指之助。而徒受其迫促之擾。雖有能將。無餉何以馭兵。雖有謀臣。無兵何以制賊。此事之應辦而不能辦者。奉 旨令江西撫臣籌解臣軍餉十萬兩。以速師行。現在江西悉力供支。曾國藩大軍。臺庫蕩然。實形拮据。撫臣毓科於臣軍餉事頗肯留心。然江西已積欠十餘萬兩。其奉 旨籌撥之項。恐一時難以解齊。至屢端前此奏請 飭催臣軍入浙時。已預

將臣軍之餉。諉之江西。以後祇有咨催公牘私函。於臣軍餉需。從無一字說及。雖奉

旨按月籌撥十萬兩。同軍火接濟。臣比恭錄 諭旨咨商。請派實缺司道。設立糧

臺督臣卽派署浙江金衢嚴道江允康辦理。頃據江允康等稟。翻向臣請領米糧軍火子藥。明知臣軍欠餉已多。軍需無出。故意刁難。事同兒戲。臣軍入浙以後。餉需茫然。兵勇卽有饑潰之時。軍火卽有缺乏之慮。縱令竭力圖維。何從措手。可否請 旨敕下部臣查明各省應協濟浙江之款。閩省及各省奉 旨撥解援浙軍餉各款。趕緊逕解廣信府。交臣後路糧臺。以應急需。一面由部臣開單知會到臣。如各省撥解逾延。及委員逗遛貽誤。應由臣隨時咨明部臣。查取藩司及委員銜名參奏候 旨是否可行之處。并候 聖裁。再此次拜發摺片。係借用廣信府印。入浙以後。軍行靡定。可否准用木質關防 奏報之處。并祈 訓示。所有遵 旨赴浙緣由。謹專摺由驛馳奏。伏祈 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覆奏駐軍開化馬金街正可兼顧衢城摺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九日

奏爲遵 旨覆奏事。竊臣於正月二十一日開化馬金街營次。承准議政王軍機大

臣字寄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毓科奏浙逆竄近江境現飭各軍

嚴防並募楚勇防堵石逆等語據稱壽昌龍游股匪竄踞衢州府城十餘里之烏頭一

帶遂安踞逆又竄至開化之華埠地方均距玉山不遠意在回竄江西其首逆楊輔清一股夥黨十餘萬自浙下竄有欲取徽休並由婺源出江西之信左宗棠現已分撥各軍赴婺源一帶迎剿並往華埠駐守等情前因浙省軍務緊要疊經諭令左宗棠赴浙援剿昨杭城失守復明降諭旨將左宗棠補授浙江巡撫並諭令會合閩省援師進取杭省力圖收復現據毓科所奏左宗棠僅分撥各軍往徽浙兩處防剿是該撫尙在江境並未親督兵勇入浙於浙省軍務仍屬無濟此時浙省逆燄方張勢將延及江境與其堵禦於廣饒境內不若乘賊未至以前迎頭截擊以固江省藩籬著左宗棠迅即督率所部兵勇親赴衢郡將開化及附近衢城股匪力行掃蕩並會合閩省援師及李元度進攻龍游之師節節進剿爲收復金嚴之計倘金嚴一經收復則官軍進攻杭郡自可杜賊匪由浙竄徽之路左宗棠身任浙省封圻責無旁貸自當力籌進取毋得再事遷延致滋貽誤近日一切軍情及如何布置並著左宗棠迅速覆奏至由浙竄徽之楊逆一股現經左宗棠撥兵赴婺源迎剿著即飭令帶兵各員奮力截擊俟該匪擊退後即飭此路兵勇由徽入浙會合進攻以厚兵力而分賊勢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

之欽此詭誦之餘。莫名震悚。竊臣前奉 諭旨督辦浙江軍務。甫三日即接徽防副將張運桂等首逆楊輔清率大股賊衆犯徽之稟。臣以楊逆兇狡黨夥衆多。必將分犯徽婺。徽州僅張運桂一軍五千人。婺源僅臣留防之一千六百餘人。以之當大股十萬之寇。未免太單。深恐徽婺稍有疎虞。則江西饒廣腹地。防不勝防。而衢州又成孤注。臣軍入衢後路將梗。不得已派各營馬步三千餘。交劉典率以赴婺。爲固婺援徽之計。擬徽事速竣。此軍即由徽入浙。臣由玉山之浙。率以進剿。去臘十五日拜摺後。十七夜復接各路探報。大股賊數萬。已由遂安踞開化張村中村馬金街一帶。與徽郡屯溪篁墩之賊相爲首尾。蔓延百數十里。逼近婺東大鏞嶺濟嶺山脚。勢又出官軍之後。臣以衢州城堅易守。雖閩省援師已經調回。然李定太兵勇八千餘。李元度所部安越軍七千餘。又奉慶端檄調白龍游回衢。兵力較厚。暫可無虞。逆賊每遇堅城。必取遠勢包圍。待其自困而後陷之。頻年東南賊蹤。驗之歷歷不爽。辦賊之法。必避長圍。防後路。先爲自固之計。然後可以制賊。而不爲賊所制。臣若先入衢城。無論不能固江皖邊圍。亦且不能壯衢城聲援。一墮逆賊長圍詭謀。又成糧盡援絕之局。故決計率親兵營由婺入浙。

先剿開化之賊。以清徽郡後路。飭所部老湘營由白沙關漸進扼華埠要衝。以保廣信而固衢城。幸三次克獲大捷。開化肅清。婺源無警。饒廣兩郡相苙以安。而楊逆又屢爲徽軍所創。敗潰宵遁。臣軍可無須遠赴徽援。尤非意想所及。臣雖未親赴衢郡。而開化賊巢掃蕩無餘。臣軍現駐開化縣城馬金街兩處。正可兼顧衢城。未敢稍事遷延。自干咎戾。臣奉 諭旨督辦浙江軍務。又奉 恩命巡撫浙江。浙事成敗利鈍。臣一身任之。無可諉卸。謹當盡瘁圖之。冀有尺寸之補。惟師行荒僻之鄉。又正值戎馬倥傯之會。有時奏報稍遲。或思慮未周。奏報未及詳盡。伏乞 皇上鑒臣愚衷。垂念微臣才力不逮。曲賜鑒原。不勝惶悚感激之至。所有遵 旨覆奏緣由。謹具摺附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覆奏籌畫進取情形摺同治元年二月二十日

奏爲遵 旨覆奏事。同治元年正月三十日衢州府開化縣馬金鎮行營二月十一日嚴州府遂安縣行營兩次欽奉 寄諭以近日布置及進取情形。未克隨時速奏。致勞 聖廑。跪聆之餘。莫名感悚。竊臣於軍旅一切。向雖研求其理。未嘗練習其事。

近年親履行陣。於軍情賊勢地形。刻意講求。頗有所悟。然所當者一路之任。所統者數千之師。故勉竭駑駘。倖免竦失。茲疊蒙 新命。督辦軍務。巡撫浙江。鉅任驟膺。時危正迫。夙夜憂思。深懼無以仰副 九重倚注之 恩。下慰兩浙士民之望。除現在攻克馬金肅清開化接攻遂安立復縣城先後馳報。仰慰 聖懷外。所有將來籌畫進取情形。謹爲我 皇上陳之。查浙省大局披離。恢復之效未可驟期。進兵之路。最宜詳審。浙省列郡。僅存衢州溫州。其湖州一府。海寧一州。孤懸賊中。存亡莫卜。此時官軍從衢州入手。則堅城林立。旣阻其前。金嚴踞賊。復撓其後。孤軍深入。餉道中梗。斷無自全之理。毋論首逆李世賢正圖窺犯衢州江山。臣軍已由遂安回援。目前不能舍衢前進也。金華界衢嚴之中。城堅賊衆。臣軍若由金華進攻。則嚴州之賊。必由淳壽一帶潛出。包抄亦非善策。善奕者置子四旁。漸近中央。未有孤立賊中而能善其後者。似臣軍救浙。必須依傍徽郡。取道嚴州。較爲穩妥。惟浙西皖南一帶。山鄉瘠薄。產米無多。尋常無事之年。民食尙須從江西之饒州廣信。糴買搬運。現在臣軍食米亦係從饒廣採購轉運而來。勞費殊多。師行不能迅速。此餉事之難也。臣軍除已募未到外。不滿九千。

除分守遂安開化外。隨臣出戰者不過五千有奇。此外如徽信兩處防軍。雖經曾國藩毓科奏明歸臣調遣。然兩處正須戒嚴。未可調以入浙。其衢州之李定太一軍八千餘。江山之李元度一軍八千餘。雖人數與臣軍相等。然均未足深恃。此次李世賢入犯。李定太僅守衢城。李元度分扼江常。而皆迫切呼援。惴惴不能自保。臣亦未敢責其遠離城池。浪戰求勝。致損軍威。此兵事之難也。前蒙 皇上天恩准調蔣益澧劉培元兩軍來浙。尙未接有蔣益澧等確耗。蔣益澧一軍積欠之餉。非兩廣督臣速爲清給。難以成行。劉培元新募經費。非湖南撫臣速爲發給。亦難集事。相距二千餘里。恐須四五兩月。乃能取齊。臣已迭次檄催。伏懇 皇上敕下兩廣督臣湖南撫臣速清兩軍欠餉發給經費行資。俾得踴赴戎機。是爲至幸。至浙東一帶郡縣。均爲賊氛所隔。勢難迅速馳援。能從海上出師。乃爲便捷。昨接曾國藩抄錄正月二十一日 上諭因杭州甯波等府失守。沿海各口宜防。 諭令迅速購辦洋人船礮以資攻剿。 聖慮周詳。實深欽服。臣等將來轉戰而前。必可終資其力。所有現在籌畫進取情形。謹據實覆陳。

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查辦失守文武先將情罪較重之員定擬摺同治元年七月十二日

奏爲逾 旨查辦失守文武謹將情罪較重之員先行定擬具奏請 旨以肅法

紀而昭炯戒事竊浙江省城失守列郡淪亡失事文武各員紛紛逃匿疊次欽奉

諭旨交臣查辦該員等先後赴營投到呈遞親供業經臣附片奏明在案據已革布政使林福祥親供該革員自咸豐十一年五月帶勇入浙時金華蘭溪均已失守該革員勤賊蘭溪獲勝六月二十日會同羅大春克復嚴州七月初四初八等日擊退桐廬賊匪八月十九日奉前撫臣檄進省城接藩司印二十七日奉檄赴諸暨九月十六日擊退諸暨賊匪二十三日賊圍省城二十八日該革員還救紮營江口次日帶中營親兵入城十月初二日賊衆大至合圍益密江口營盤均已隔絕城中乏食十一月二十八日賊衆四面乘城省垣遂陷先十日前撫臣密札該革員及麟趾以杭城糧盡援絕事無可爲惟況副將江口水陸各營尙有一萬數千人查該司所部營盤尙在江口城陷之後應卽設法出城收集潰散會合援師迅圖恢復並會同杭州將軍瑞昌以帛書奏件交該革員與麟趾奏呈 御覽杭城破時該革員及織造恆起已革總兵米與朝

同入滿城。十二月初一日。滿城又陷。該革員同米興朝恒起等由錢塘門繞出武林門。至海塘五堡地方。聞知江口營盤又已潰散。初九日。由五堡小路繞道而行。十六日至餘杭德清交界之處。二十六日抵桐鄉。二十八日至屠田鎮。同治元年正月十六日。由屠田奔至江南提督曾秉忠五索營盤。二十五日到上海。三月二十八日由上海起程。五月二十七日抵衢州。赴行營。籲懇奏請從重治罪。據已革總兵米興朝呈遞親供。該革員於道光三十年出師粵西。洊升福建汀州鎮總兵。加提督銜。十年二月因浙江省城失守。救援不力。奏參革職留營効力。四月因克復臨安孝豐廣德建平四城。奉旨暫署浙江提督。旋因廣德復失。奉旨撤任。十一年三月。因乍浦被陷。奉旨發往軍臺。暫留軍營効力贖罪。七月內。准前撫臣咨調防守義烏。八月浦江失守。義烏亦失。前撫臣咨調回省養傷。十月初二日。杭城望江候潮鳳山各門外營盤均被逆賊踏毀。內外隔絕。革員裹傷登陴。二十八日。賊由鳳山候潮等門上城。饑軍不能抵禦。杭城遂陷。革員與林福祥。同入滿營。十二月初一日。滿城又陷。革員由錢塘門繞至武林門。展轉至桐鄉縣屬之屠田鎮。由周莊繞至毛灘洛港。適遇江蘇副將李恒松遊擊李

思彪礮船。革員即在水營調治。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八日。行抵上海。三月初八日。由上海起程。五月二十六日到浙。籲懇奏請從重治罪。臣查林福祥以本任藩司募勇赴浙。未圍杭之前。未能扼賊奔衝。賊既圍杭之後。未能背城一戰。徒藉前撫臣十一月十八日設法出城收輯潰卒一札。預爲逃免之計。後十日杭城陷。巡撫王有齡死之。林福祥不死。復入滿營。十二月初一日滿城陷。將軍瑞昌副都統傑純死之。林福祥不死。江口營盤潰卒不可得而收矣。海甯湖州不可得而至矣。出浙一步。便非死所矣。猶復展轉逃匿。始奔江南提督曾秉忠營。繼奔江南上海。時逾四月。而後行抵衢州。幾忘其身爲浙江方面大員。幾忘當官有死事之義。主兵有失律之誅。竟忍死偷生。希求苟免至此。咸豐四年。武昌失守。巡撫青瑩率潰軍至湖南。繞道荊州府。奉 旨正法。 文宗顯皇帝非不知鄂省援盡食絕。青瑩之情亦有可原。祇以名義攸關。紀綱所繫。未可屈法宥之。 聖懷惻然。千載如見。至己革總兵米興朝。由于摠出師。擢至總兵。記名

簡放提督。十年二月。救援省城不力。被參革職。後復奉 旨暫署浙江提督。

天恩高厚。何以復加。乃旋以廣德失守撤任。復以乍浦被陷發。往軍台留營効力。旋守

義烏以剽金華。而義烏復又失守。迨前撫臣咨調回省。省城陷後。逃入滿營。滿城陷後。復又逃至上海。該革員身獲重咎。不思奮勉。圖功屢次失利。杭城滿城陷後。尙復忍恥偷生。展轉逃匿。且咸豐十年二月浙江省城之失。米興朝擁兵不前。至今浙人談之。猶有餘恨。此次省城之失。該革員復希圖苟免。核其情罪。實無可原。相應請 旨將已革浙江布政使林福祥。已革總兵米興朝。立正典刑。以肅法紀。至前織造恒起。本非守土之官。亦無領兵之責。罪宜末減。應請 旨發往軍台効力贖罪。以昭平允。此外失事各員。容俟另案擬結。是否如斯。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桂臬司徐縣令循聲卓著。懇下史館立傳表彰。摺同治二年九月十一日

奏爲故員政蹟卓著。懇 恩飭下史館。廣爲蒐輯。立傳表彰。以資激勸事。竊維封建之天下。其治亂在諸侯。郡縣之天下。其治亂在牧令。誠以治民之要。必在親民。州縣爲字人之官。地近情親。謠俗之宜。好惡之實。易於孚治也。已故署福建按察使前福建汀漳龍道桂超萬。於本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任病故。業經臣宗幹恭疏題報。臣宗棠於九月初五日浙江嚴州營次。接桂超萬八月二十二日臨終親筆書稿。具言國恩未報。死

難。頃目。聞嚴州疫癘繁興。浙西餘氣未淨。死當竭力相助驅除。並言石埭一案。奉

旨嚴鞫之。俞清吉等。被匪劫奪。必應嚴緝。到案質訊。以成信讞。語不及私。其稿爲臨終親筆。屬竝附稿緘寄。以表誠實。臣宗棠閱其字畫。不異平時。偶有點竄。亦俱端勁。想其剛方嚴正之概。爲之涕出不已。憶昔道光十七年。臣宗棠會試北上。道出欒城。偶遊城市。見知縣桂所張示諭勸民耕種。並示以種植木棉諸芋之宜。以及備荒之策。甚爲詳備。比詢之居民。皆言令之愛民。出於至誠。其潔清自矢。爲從前清官所不及。心竊異之。比至都下。爲知好誦之。時今雲貴總督前編修勞崇光。前御史黎吉雲。爲言桂令名超萬。故儒吏也。始知其名。厥後桂超萬以保舉受。兩朝知遇。洊擢道員。然已篤老矣。該故員本籍安徽貴池。因避亂來閩。臣宗棠諭其賢。奏權按察使。劾貪舉廉。如恐不及。臣宗棠接晤閩中官吏。無不憚其剛方。而服其公允者。其在官時。結巨案數十。平反亦多。手治官書。不假幕吏之手。積勞致疾。猶伏案治事。不間晝夜。身後囊囊蕭然。無異寒素。臣宗幹實親見之。又奉。旨特發浙江知縣徐台英一員。臣宗棠在籍時。熟聞其宰華容。未陽兩縣。廉惠著稱。最爲輿情所愛戴。不幸爲長吏所扼。志鬱不伸。遂告病去。

嘗爲今四川總督前湖南撫臣駱秉章言之。請其咨調。駱秉章爲言徐台英本同鄉學者。在湘作令。實著循聲。惟其秉性狷介。因不獲於上。絕意仕進。調必不赴。遂爾中止。比奉旨起用發往浙江。臣宗棠乍覩除書。幸慰無似。本年五月。該員來浙稟到。接晤之餘。直傾肝膈。相與商榷時政。深資贊助。乃到浙甫及兩月。遽染瘧症。病故。需材之際。惋惜尤深。伏念桂超萬前在直隸。徐台英前在湖南。皆以循良著績。遺愛在民。其服官之年。相去未久。可否仰懇 皇上天恩。宣付史館。飭令咨行直隸湖南。詳摭該故員生前政績。爲之編入循良傳。以存其人。俾天下之爲牧令者。有所觀感。謹合詞恭摺具 奏。伏乞 聖鑒施行。謹 奏。

覆陳入皖浙軍應調回進剿及籌兼顧情形片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再十月十一日臣在嚴州軍營。欽奉 寄諭青陽雖已解圍而太平石埭旌德寧國

四縣尙爲賊踞徽郡防務未可稍鬆左宗棠現在駐軍富陽距徽防稍遠但係浙師後路亟須兼籌妥顧仍著左宗棠隨時策應與皖南諸軍聯絡聲勢迅掃妖氛毋稍大意欽此跪誦之餘。敬仰我 皇上垂念皖疆軍務。關繫全局。地勢戎機。洞若觀火。下懷

欽佩。曷可言宣。竊維制賊之要在避長圍。防後路。臣於元年正月遵旨覆奏摺內已詳陳之。上年十一月調道員王文瑞入皖。今年二月調臬司劉典入皖。合共一萬餘人。均於無可抽調時。勉爲抽調。亦嚴防後路之意也。昨因青陽圍解。逆首僞金王鍾逆。僞平東王何逆等。各率黨夥東竄。臣卽飛飭劉典王開琳漸次移軍東向。扼其由皖竄浙之路。於時曾國藩有調浙軍過嶺會剿之咨。臣未敢應。蓋清陽之圍旣解。石太賊勢已孤。野無可掠。自無久踞之理。又江忠義等旣軍其西。鮑超一軍復逼其東。勢必逼賊南趨。南趨卽入浙境。入浙未復之區。猶之可也。若由歙境竄淳安。遂安。則出臣軍之後。若由績溪竄國竄昌化。於潛。則出杭州餘杭各軍之後。殘黎難堪。再擾而浙江大局。亦將被其牽綴。臣所以剋期進駐富陽。旋復中止者。此也。浙軍援皖。自應兼顧浙境。豈有坐視賊入浙之理。浙軍嚴防後路。自應先其近者。豈有舍近圖遠之理。臣所以檄劉典等軍漸次東向。遏賊竄浙之路。劉典所以駐軍臨溪。一聞逆賊繞由甯國縣境折竄昌化。卽派隊馳援者。此也。幸而竄入昌化之賊。經總兵黃少春等由績溪入昱嶺關回援。一戰破之。若已出嶺會剿。則前拒虎而後進狼。誠恐於皖未必有功。於浙則必有害。

耳。昌化肅清後。劉典所派之黃少春等。於前月二十八日收隊回皖。仍駐臨溪老營。曾國藩所奏。臣軍回浙。或即指此。現在石埭太平旌德之賊。業已肅清。甯國縣城亦已無賊。而湖州孝豐一帶。竄來之賊甚多。天目山麓。時有大股賊蹤出沒。以局勢論之。則皖緩而浙急也。明矣。臣軍之入皖者。應調回浙省。以備進剿。至安籌兼顧。則固臣之本謀。豈敢稍涉疎虞。仰煩 聖廑。謹據實覆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覆陳籌辦軍事情形片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再本月初九日欽奉十一月十四日 寄諭李鴻章奏官軍克復無錫金匱縣城一

摺暨陳近日賊情籌辦大略情形一片所稱忠逆李秀成自十年春間疊陷蘇杭各處。盡得東南財賦之區。日益強悍。至去歲賊勢屢挫。精銳散亡。洪逆驚惶失措。猶賴忠逆回援。主持守局。該逆以蘇州爲分地。其部衆逆首尤以譚紹光邵雲官陳炳文鄧光明黃子澂等爲尤衆。且悍此次蘇錫兩城之克剿。除逆酋殆盡。解散逆衆均各數逾億萬。李秀成之巢穴既失。黨羽亦孤。該撫據獲賊供。稱該逆踉蹌西走。隨行僅止兩萬餘人。將赴金陵設法解圍。計不得施。則挾洪逆併其母妻眷屬。由浙皖交界竄走江閩以尋

回粵之路李鴻章自入蘇城徧察賊中規畫守禦頗饒賊智深以此酋逸出江閩恐仍蔓延爲害其常州護逆陳坤書不甚耐戰杭州之陳炳文鄧光明聞忠逆勢敗思歸多不願從惟溧陽侍逆李世賢戰守俱悍且與忠逆同惡相結而陳鄧等逆酋以嘉湖蓄糧甚多必須死守幸而官軍各路布局皆穩金陵杭州再有一處得手賊更瓦解該撫擬於卽日馳赴錫城籌布進取令程學啓會同李朝斌劉秉章潘鼎新水陸各軍由平望太湖乍浦兜剿而來冀與左宗棠蔣益澧一軍前後夾擊李鶴章劉銘傳各軍進圍常州宜與兜勦蘇境之賊冀與會國荃鮑超之軍前後夾擊以分各路賊勢而固蘇滬藩籬所籌均極周至卽著會國藩飭令會國荃與左宗棠聯絡進止督率各路將領與李鴻章部勒諸軍相爲策應相機進取如賊欲由浙皖毗境竄出江閩各路或由乍浦海口登船逃逸並著會國藩左宗棠豫籌堵截沈葆楨現已力疾視事其餘江省饒信等防經營有素此時尤當嚴密設防不可稍涉疏虞並與會國藩左宗棠隨時函商布置所有江忠義席寶田等軍現在是否尙駐贛饒境內亟應妥籌調度以赴事機會國藩前奏鮑超及王可陞等軍分駐東壩溧水高淳及皖南甯池等屬左宗棠前奏劉典

王開琳各軍以次由孝豐等處進發兼顧皖防諒皆各有成算在胸與李鴻章所籌定相符合金陵漸已合圍杭湖亦已分軍進搗時勢均有可圖該督撫等務須聯絡一氣層層進逼萬不可稍涉遷延惟賊勢雖衰而人數尙衆總宜力求穩愜以保萬全縱或各城收復稍稽斷不可令李秀成潰圍逃逸務將此賊就地芟除絕其根株免致竄擾完善辦理更形費手方爲至善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跪誦之下。欽佩莫名。臣維逆賊起事。各渠魁之最悍者。均已次第殲除。以現存悍賊而論。惟李秀成與李世賢。而李世賢自金華敗遁後。所部悍黨。僅有存者。勢燄不逮李秀成。而與之同惡相濟。然則官軍所宜併力急圖者。李秀成李世賢而已。蘇州未復之先。李秀成已遁回金陵。聞有欲挈洪逆出走之說。臣處相距稍遠。未得確耗。然當徽州肅清之時。揣賊勢必以皖浙爲逃竄之路。十月十四日。咨商會國藩。皖軍由甯國縣進廣德。以力扼東壩。浙軍由昌化於潛進孝豐。以規湖郡。准會國藩十月二十九日咨復。廣德撫局未成。各軍分守城隘。別無大枝勁旅。可以進剿廣德。不克與浙師聯絡相應。臣以皖軍既未能進剿廣德。則浙師由於潛昌化以進孝豐。既有兩面受敵之虞。且所苦者皖浙交界各縣。久

遭蹂躪。民多流亡。田土荒廢殆盡。不但無米可買。且轉運亦極艱難。非先取餘杭則軍食無從轉饋。孝豐安吉之賊。既均以食盡自走。所存賊卡寥寥。官軍不難勦賊。而難於久駐。是浙師亦不克與皖軍聯絡相應。不得已乃留王開琳一軍三千三百人。仍駐徽州之屯溪鎮。伺賊所向截之。而令記名總兵黃少春。代統劉典所部。會攻餘杭。俟餘杭攻克。乃可規德清以通水運也。賊如由湖入浙。臣力或能制之。惟王開琳老湘營全軍雖在皖。屢立戰功。究之力薄勢孤。難當巨股悍寇。如果李秀成挾洪逆以來。能否邀擊得手。實無把握。疊接曾國藩緘牘。言布置皖南所屬貼近江西各城。此外別無大枝遊擊之師。臣已三次函商。遠防不如近勦。請其注意廣德。以現在局勢言之。金陵賊勢甚盛。覓路逃竄。本在意中。縱洪逆戀其巢穴。誓以死拒。李秀成李世賢等。未必肯束手就戮。縱李秀成李世賢等肯束手就戮。而夥黨尙衆。亦必覓路紛逃。況現在句容溧陽廣德一帶。現尙爲悍賊所據。賊之必由此路逃竄。殆無可疑。設由廣德州竄入皖南腹地。雖無糧可掠。無人可擄。然賊果晝夜疾馳。不數日即可出險。誠恐守城各將。來弗擊去弗追。終成不了之局也。曾國藩慮無大枝遊擊之師。意或在此。然臣竊有請者。賊勢實

已窮蹙。官軍合計兵力。亦不爲單。如果權其緩急。應之自能。有濟。就現在局勢而言。蘇州既克。杭州之圍正急。悍賊鄧光明既誅。陳逆炳文汪逆海洋均在杭餘兩城。自救不暇。海鹽平湖。又已收復。其海甯嘉興之賊。不足爲蘇州之患也。是李鴻章所部可緩攻。嘉興。其踞常州之逆。爲陳坤書。李鴻章既言其不甚耐戰。自無能爲。暫舍此不攻。金陵一破。常州亦必應手而下。是李鴻章所部可緩攻。常州。惟溧陽一縣。爲各逆眷屬所在。守賊李世賢。又狡悍著聞。賊如思竄。必假塗於此。李鴻章如暫緩嘉興常州不攻。派得勝之師。由無錫移軍。急攻宜興溧陽西北。與曾國藩溧水守軍互相聯絡。縱溧陽未能卽拔。而此路要可無虞。賊縱由溧陽衝出。與廣德之賊合夥。李鴻章之軍猶可躡蹤猛追。不令善脫較之空此一路。任賊竄過。自爲勝之。曾國藩力持堅守之議。現在布置皖南江西一帶防兵。固爲老成之見。然賊知我以堅守爲主。必不攻。各將以堅守爲事。必不戰。偷賊捨城不攻。從間道疾馳而過。恐調撥尾追。亦有所不及。何如厚集兵力。扼廣德建平東壩。總要數隘。與李鴻章一軍互相聯絡。之爲得乎。至江西距賊稍遠。爲饒廣計。均宜以嚴扼昌江。力保上游爲主。如婺源祁門石門諸處是也。苟兵力有餘。則仍以

遠防廣德州甯國縣爲要。至乍浦海口。盜船無多。不能容載多人。巨股或不致從此漏逸。臣思慮所及。不敢不畢獻其愚。伏乞 皇上飭下曾國藩李鴻章沈葆楨酌議可否。臣拜摺後亦卽抄稿咨送。所有覆奏籌辦情形。謹附片具陳。敬祈 聖鑒訓示。謹

奏。

詳陳攻克杭州餘杭兩城實在情形摺同治三年三月初一日

奏爲詳陳攻克杭州餘杭兩城實在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杭州餘杭兩城。經官軍

於二月二十四日卯刻同時攻克。業將大概情形。先行馳奏在案。二月二十一日。蔣益澧派記名提督高連陞率副湘四營攻清泰門外觀音堂壘賊。總兵劉清亮率五營助之。水師總兵劉渾陞唐學發副將羅啓勇率所部登岸助剿。派副將周廷遊瑞擊徐文秀率湘軍六旗。並楚軍前營。閩字右後兩營。忠毅軍漳詔勇攻古蕩軍壘。派洋將德克碑用大礮轟攻鳳山門城垣。蔣益澧分親兵五哨助之。而自率親兵四哨爲諸路策應。卯刻高連陞劉清亮等。齊抵觀音堂。督隊猛進。賊伏不出。官軍一擁齊上。飛躍過濠。羣賊驚竄。立破賊壘二座。賊卡數處。逆陳炳文率悍黨萬餘來援。劉清亮劉連陞唐學發

羅啓勇各率所部繼至。蔣益澧復督親兵並參將馬得順馬隊馳往策應。酣戰一時。賊始敗退。然壘中槍礮雨集。城上礮石火彈齊發。賊巢垂破復完。時德克碑在饅頭山開放大礮。已將鳳山門城壕轟塌三丈餘。蔣益澧調轉大隊搶上。高連陞劉清亮副將王聯芳等緊逼城根。洋兵十餘名及守備丁賢發等奮勇先登。城賊拚死抗拒。勇丁被傷百餘名。高連陞王聯芳均爲槍礮所傷。猶裹創力攻。逾時始收隊還。其周廷瑞徐文秀等進攻古蕩賊壘。因賊營隔水。環攻未下。乃分兵先攻葛嶺賊壘。忽悍賊千餘由錢塘門外狂奔來援。都司賀國輝副將蔣榮彩截擊敗之。周廷瑞徐文秀賀國輝王東林乘勢將葛嶺賊壘兩座攻克。共斃賊七百餘名。無一漏網。各壘之賊。始望風而潰。王東林周廷瑞徐文秀又連破武林門外二壘。副將曹魁甲都司胡榮連破古蕩二壘。追至武林門外十里街。始收隊而還。二十三日。蔣益澧復派徐文秀等四營攻十里街賊壘。劉清亮等七營擊武林門援賊。副將劉清望等三營及蔣榮彩水師攻錢塘門城根賊壘。高連陞所部四營會同洋將德克碑花勇由鳳山門進攻。總兵王月亮等兩營由清波門進攻。劉連陞唐學發羅啓勇副將謝永祐遊擊布興有水師各帶五成隊登岸。分攻

望江清泰各門。以掣賊勢。蔣益澧自率親兵往武林門督戰。徐文秀周廷瑞王東林賀國輝督隊銜枚疾進。至十里街旁。始發號。播鼓乘之。各勇爭先搶取木椿竹籤。越濠而進。該逆伏於壘內。見官軍逼近。排礮轟擊。勇丁被傷數十名。徐文秀親執小旗。冒礮躍進內濠。周廷瑞賀國輝接踵而上。該逆死拒不退。官軍之奮勇登壘者。屢上屢蹶。徐文秀足受矛傷。各勇益憤。環攻益力。正猛擊間。首逆陳炳文率悍黨萬餘來援。劉清亮等各營分投堵擊。王東林率所部橫截而出。席得元率親兵四哨馳往策應。賊稍却。時周廷瑞等奮攻賊壘。勢已垂破。城中又出賊數千。蔣益澧飭都司謝茂勝陳念親率洋槍隊緊逼城門轟擊。其先出者悉被槍傷不敢復出。惟陳逆炳文拚死相持。壘賊恃有外援。亦堅守不動。鏖戰三時。鎗賊極多。而官軍傷亡者已四百餘名矣。未申之交。大雨驟至。官軍仍嚴陣以待。雨止復攻。直至酉刻收隊。其高連陞王月亮劉清望劉連陞德克碑等分攻各門城壘。亦因城賊槍礮太密。未能得手。是日城壘雖未攻拔。然兇悍之賊已多傷亡。聽逆恇擾特甚。是夜四鼓潛啓武林門逃竄。蔣益澧當飭各營派勇潛伏城根偵伺。四更後柝聲漸稀。忽聞城中人聲鼎沸。蔣益澧急派徐文秀周廷瑞賀國輝王

東林劉清亮李運榮翁桂秋李世祥馬雲標胡榮李國棟羅三綱葉紀來等分兩大隊。由武林錢塘等門衝殺而入。蔣益澧率親兵繼之。徐文秀周廷瑞王東林等由武林門一帶截殺。並將藏匿各街巷之賊悉行駢戮。人馬紛馳。屍骸枕藉。呼號喊殺之聲。震聞數里。其高連陞德克碑王月亮劉連陞唐學發羅啓勇謝永祐余朝貴張志公張政順丁賢發姜子豹布輿有等。亦各率所部同時由鳳山清波清泰慶春等門梯城而入。四路搜殺。約共斃賊數千名。牛擒千餘名。拔出難民無數。奪獲槍礮器械無數。登於二十四日卯刻。將杭州省城攻克。蔣益澧一面分軍移紮各門。一面抽派馬隊跟追。沿途又斃賊數百名。此二十四日攻克杭州省城之實在情形也。其餘杭踞逆入春以來。官軍迭次攻擊。頗有斬獲。康國器所部各營。二月十六十八等夜攻倉前李家塘等處賊壘。斃賊近千名。二十夜。臣飭各軍環攻城壘。火箭炸彈飛墮壘中。賊勢驚亂。至曉收隊。已刻復出。康國器令遊擊林本參將吳光亮所部爲前隊。同知康熊飛參將古捷芳遊擊林珠等繼之。遊擊蔡盛恩所部截勦倉前援賊。該逆見官軍驟至。率黨數千前來逆戰。吳光亮林本等督隊衝擊。立斃悍賊數十名。賊勢不支。後隊之賊又蜂擁而至。康熊飛

古捷芳等馳往接戰。斃賊無數。乘勢將附近蔣元壩賊卡焚燬。僞裕王劉逆率悍黨來援。吳光亮古捷芳康熊飛林本併力痛擊。立將劉逆轟斃。並斬黃衣賊目多名。賊敗走時。倉前援賊由橫渡橋斜抄而出。蔡盛恩力戰斃。先鋒悍賊數名。忽中槍落河身死。古捷芳康熊飛等馳救。斃賊數十。賊愈裹愈厚。古捷芳往來馳突。手刃黃衣紅衣數賊。亦力竭陣亡。勢正危迫。林珠率所部突圍而入。康熊飛吳光亮林本等復奮力衝殺。賊始奔潰。官軍乘勢掩殺。又斃賊數百名。其西門所出之賊。經已革總兵羅大春知府劉璈等各營截殺百餘名。南門所出之賊。經總兵楊和貴等擊殺數十名。賊經此次挫敗。勢愈窮蹙。將城內輜重婦女。悉搬入城外壘中。臣知該逆將遁。當飭各營多派零隊。虛作撲營之勢。以擾之。並令守備劉仁和舢板礮船駛入餘杭南湖。以備轟賊城壘。城賊益怖。二十四日黎明。汪逆海洋率黨急由東門向瓶窰一路竄走。羅大春與總兵劉榮合副將簡桂林等分路追殺。各營亦乘勢跟追。斃賊數百名。其東門各處之賊。尙有未及逃竄者。悉被康國器所部各營勦殺。追過東門數里。殿後悍賊。見官軍逼近。拚死回拒。林本簡桂林匹馬衝殺。被賊砍傷。仍裹創力戰。賊復敗走。羅大春等追至瓶窰。而杭城

之賊亦已竄至與瓶窰。踞逆憑壘。併力抗拒。臣得報飛飭各營加派隊伍躡蹤緊追。自率親兵繼進。賊聞官軍大隊速至。即夜竄走。臣馳抵瓶窰。即飭各營疾追馳十八里。抵安溪關。該處地勢險峻。羣峰矗立。前撫臣曾修築礮臺一座於此。以資控扼。汪逆之守餘杭也。以瓶窰踞北路。又於安溪關築一大石壘護之。比由瓶窰敗竄至此。即分斷後悍賊。半伏壘中。半匿林內。妄冀官軍攻壘。分股從後包抄。羅大春劉榮合楊和貴道員朱明亮張聲恒等。馳至審視地勢。先將伏賊搜勦殆盡。乘勢攻壘。賊不能支。紛紛潰竄。當將安溪關要隘攻克。共奪獲大礮數十尊。抬鳥槍千餘桿。旗幟刀矛無數。二十六日。張聲恒羅大春等復分路出安溪關追勦。曉霧迷漫。咫尺不辨。張聲恒率所部五營由中路轉戰而前。適入賊伏。身丁傷亡者二百餘名。勢幾不支。朱明亮羅大春楊和貴等由左路率所部奮威衝殺。立斃悍賊數百名。生擒白號衣賊數十名。奪獲汪逆姓旗數十面。洋槍礮械無算。賊仍敗走。其前隊一趨德清。一趨武康。與踞城之賊會合抗拒。臣飭各營緊追武康之賊。飭楊昌濬率親兵暫駐瓶窰。爲各路策應。飭蔣益澧分督各營速攻德清石門之賊。以期規復湖州。斷賊回竄之路。此二十四日克復餘杭縣城。並攻

奪各要隘。追賊至武康之實在情形也。竊維杭州爲全浙根本。餘杭又爲杭州西北屏蔽。賊首陳炳文汪海洋。負隅死守。力抗大軍。數月以來。攻勦殆無虛日。茲幸兩城同時克復。浙西大局。漸可次第肅清。此皆仰賴 皇上福威。諸文武同心協力。得以迅奏膚功。用彰 天討。據各處探報逆首黃文金李遠繼等。麇聚湖州。待逆李世賢及各悍賊圖竄江西。因淳遂各軍截斷。退竄宜溧。又因宜溧已經蘇軍克復。復竄湖州。是湖州爲蘇皖諸逆逋逃淵藪。最爲吃重。臣自當殫竭心力。慎以圖之。賊在浙境則圍攻。賊出浙境則追勦。務將積年逋誅劇寇。聚而殲旃。免致流毒完善地方。又成不了之局。至於機勢之順利與否。則亦未敢逆計也。此次克復杭州餘杭兩城。在事文武。不無微勞足錄。浙江布政使額哲爾克克巴圖魯蔣益澧。調度有方。忠勤丕著。記名提督廣西左江鎮總兵尙勇巴圖魯高連陞。樸勇善戰。能得人和。應如何 加恩以示優異之處。伏候 聖裁。浙江督糧道楊昌濬。請 賞加按察使銜。江西記名道康國器。請遇有福建道員缺出。請 旨簡放。並 賞加按察使銜。記名總兵王月亮。劉榮合。均請 賞加提督銜。並 賞給該員三代從一品封典。記名總兵劉清亮。請以提督

記名請 旨簡放記名水師總兵楊政謨劉連陞均請 賞加提督銜補用副將
周廷瑞請遇有總兵缺出記名請 旨簡放總兵銜補用副將劉樹元副將王聯芳
均請以總兵記名請 旨簡放總兵銜候補副將彭大光請遇有閩浙水師總兵缺
出請 旨簡放浙江補用副將簡桂林請遇有閩浙總兵缺出請 旨簡放並
賞給勇號已革總兵羅大春請開復原官遇有閩浙總兵缺出請 旨簡放記名
總兵楊和貴請 賞給勇號副將曹魁甲請 賞加總兵銜並 賞給該員兩
代二品封典補用遊擊徐文秀請免補遊擊以副將仍留浙江遇缺即補並 賞加
總兵銜副將銜補用參將李運榮請以副將補用並 賞加總兵銜浙江候補副將
羅啓勇請 賞加總兵銜並 賞給勇號副將銜補用參將馬德順請以副將仍
留浙江補用並 賞加總兵銜副將銜江西候補參將吳光亮請以副將仍歸江西
補用並 賞加總兵銜四川補用副將劉清望請以副將改留浙江補用並 賞給
勇號補用遊擊余朝貴請以副將仍留浙江補用參將銜江西補用遊擊林珠江西補
用遊擊林本均請以參將仍歸江西補用並加副將銜補用遊擊翁桂秋請以參將補

用並加副將銜浙江遊擊席得元陳念親梁雲山均請以參將仍留浙江補用並加副將銜遊擊銜都司王東林請以遊擊仍留浙江儘先補用並加副將銜遊擊銜都司賀國輝張志公請以遊擊留於浙江補用並加副將銜花翎都司謝茂勝都司銜守備張政順丁賢發李世祥均請以遊擊留於浙江補用花翎都司胡榮請以遊擊補用花翎守備姜子豹請以都司補用藍翎守備銜千總李國棟請以守備補用並加都司銜福建補用道朱明亮請 賞加按察使銜運同銜浙江補用同知魏光邴楊進治請免補本班以知府仍留浙江遇缺卽補知府銜湖南儘先補用同知直隸州知州吳作梁請免補本班以知府仍歸湖南遇缺卽補並 賞給該員祖父母父母兩代正四品封典候選同知康熊飛請免選本班以知府留於浙江補用遊擊高有志請以副將儘先補用參將丁應龍署浙江提標遊擊補用參將布興有均請加副將銜其餘出力員弁兵勇可否由臣查明從優保獎出自 恩施其力戰陣亡之廣東卽補參將古捷芳江西儘先補用遊擊蔡盛恩應請 旨飭部從優議卹其各戰陣亡員弁容俟查明再行奏請一併給予卹典。臣拜摺後卽入省垣辦理善後事宜並分飭各軍迅速攻

剿。所有克復杭州餘杭兩城實在情形。理合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
示施行。謹 奏。

截勦竄賊兩獲大捷並規湖郡情形摺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奏爲官軍截勦竄賊兩獲大捷並現籌規取湖郡情形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武康
德清石門三縣克復後。僞侍聽康利來首戴各賊曾擁衆十餘萬。由安吉孝豐上竄。僞
堵王黃文金僞祐王李遠繼僞輔王楊輔清等逆。仍堅踞湖州。臣當飭蔣益澧派軍進
攻湖州。飭楊昌濬督各營進駐武康。飭分水嚴州淳遂各處守軍相機截勦。三月初九
初十等日。該逆陸續竄至昌化縣境。其前股已趨績溪。十一日駐防分水副將劉明珍
率所部四營前赴昌化攔擊。兼理昌化縣事署分水縣知縣邵杜亦率鄉團助勦。將其
後隊截殺六七百名。生擒悍賊百餘名。奪獲旗幟刀矛數百件。騾馬十餘匹。十二日。劉
明珍復率各營追至白牛橋。搜斬粵賊二百餘名。遣散者四五百名。侍逆李世賢及各
逆繞由昌化十都過老竺嶺。悉向安徽績溪竄去。復由間道走歙西之巖寺窰。以竄
屯溪。其聽逆及僞康王汪海洋等逆均走歙縣之水南村。分路向南源口深渡盪河。以

折竄小境。十五日徑趨小川。希圖分犯淳遂。十七日駐防遂安總兵王開琳令王福昌一營嚴守雪嶺。黃蔚嶺自率親兵並龔隆貴羅瑞山喻勝榮三營。由黃蔚村舉嶺進。丁長勝康榮詔莫坤和三營。並水師後營師船。由威坪街口沿河直上。行近小川。該逆出隊來撲。官軍奮擊。羅瑞山喻勝榮匹馬衝鋒斃賊多名。賊退據石橋。官軍乘勢急進。衝過橋北。丁長勝莫坤和各率隊繼至。師船遙於河中排礮轟擊。斃賊六七百名。賊敗走。一向深渡。一向小川裏山而遁。王開琳麾兵趕殺。約追七八里。賊復回拒。羅瑞山喻勝榮丁長勝莫坤和等沿山圍勦而上。賊始大敗。爭向山谷狂奔。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其向深渡逃竄一股。亦經龔隆貴康榮詔截殺四百餘名。落河溺斃者無算。餘賊悉敗竄屯溪。是役殺賊二千餘名。生擒五百餘名。踐斃溺斃者倍之。此截勦昌化歙南竄賊兩獲大捷之實在情形也。其湖州一路。自初八日高連陞進勦獲勝後。羣賊皆退聚菱湖東林山茅山菁山一帶。修築堅壘。復於西北之長興。以至泗安梅溪安吉等處。連營數十里。相爲犄角。臣以湖州四面臨水。賊於附城二三十里地方均修堅壘。並連營長興泗安等處。必先將菱湖賊壘攻克。東南兩面布置並安。始可移軍而西。以期合圍。

當飭劉連陞水師各營馳赴德清。飭蔣益澧分撥高連陞王月亮蔡元吉各軍。由德清進規湖郡西南。劉樹元何培章各營。由石門進規湖郡東南。三十四等日。劉連陞羅啓勇等各率師船進攻菱湖。破賊一卡。蔡元吉復率軍進駐埭溪。二十二日湖郡之賊分路來撲。高連陞王月亮營壘經各軍擊敗。斬殺數百名。賊潛竄洛舍。圖攻官軍後路。亦經高連陞等擊退。此進規湖郡獲勝之實在情形也。竊維浙江一省。惟餘湖州一城。及長興安吉兩城。未即克復。賊數雖多。然形勢漸蹙。尚可緩圖。惟蘇皖餘逆李世賢等。與杭城餘杭漏出首逆陳炳文汪海洋。竄入皖境。決意竄擾江西完善之區。必須節節截剿。預爲戒備。雖未能聚而殲旃。然剿平一股。即少一賊。多殺一賊。即少一賊。江西一賊之患。臣於杭餘等城克復後。即飭黃少春王開琳戴奉聘等。嚴密准備。並催調劉明燈李耀南劉清亮等各營。馳赴嚴衢各要隘。以厚兵方。乃各軍甫抵嚴州。而賊已竄至徽境。逕竄屯溪鎮。其勢可不由浙境以竄江西。頃據探報賊之竄屯溪者。又竄至婺源之江灣汪口等處。距江西之德興樂平。已不遠矣。臣方飭王開琳由馬金街出大鋪嶺。以趨婺源之南。戴奉聘等三營由華埠。出德興之東。截之。忽接黃少春飛報。

總逆汪逆前股擊敗遁回屯溪後。復翻白嶽嶺折竄遂安昏口楊村一帶。黃少春已帶所部馬步各營與王開琳一軍出楊村橫擊之。魏喻義李耀南等急馳赴馬金街。圖與黃少春所派先駐馬金街之黃元吉李良平兩營合隊。爲迎頭截擊之兵。臣已飭劉清亮一軍。速赴馬金街。固未知能否趕到賊前也。昨接署浙江臬司劉典來稟。知新募之軍。四月初旬。始可由湖南啟行。道員王德榜回湘續募兩營。已行抵廣信。臣擬俟此股竄賊剿除後。即飭王開琳王德榜戴奉聘各軍赴江頭助剿。與劉典一軍會合。稍資厚集。其黃少春劉清亮兩軍。則仍應留防淳。遂俟湖州賊蹤稍定。乃可他調。蓋皖南之廣德州寧國縣績溪縣一路空虛。湖州之賊。以長興安吉爲出路。一舉足卽入徽境。不由此竄江西。必由淳遂竄江西。未可任其衝突也。所有此次賊竄昌化。兼理昌化縣事候補縣丞邵杜赴鄉調團。隨同官軍將賊擊退。縣城未被其踞。應請免其置議。理合恭摺由驛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擬購機器雇洋匠試造輪船先陳大概摺同治九年五月十三日

奏爲謹擬購買機器募雇洋匠設局試造輪船先陳大概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維

東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陸。自廣東福建而浙江江南山東直隸 盛京。以迄東北。大

海環其三面。江河以外。萬水朝宗。無事之日。以之籌轉漕。則千里猶在戶庭。以之籌懋遷。則百貨萃諸塵肆。匪獨魚鹽蒞蛤。足以業貧民。舵艚水手。足以安游衆也。有事之時。以之籌調發。則百粵之旅。可集三韓。以之籌轉輸。則七省之儲。可通一水。匪特巡洋緝盜。有必設之防。用兵出奇。有必爭之道也。况我 國家建都於燕。津沽實爲要鎮。自

海上用兵以來。泰西各國火輪兵船。直達天津。藩籬竟成虛設。星馳鼙舉。無足當之。自洋船准載北貨行銷各口。北地貨價騰貴。江浙大商。以海船爲業者。往北置貨。價本愈增。比及回南。費重行遲。不能減價以敵洋商。日久銷耗愈甚。不惟虧折貨本。寔至歇其舊業。濱海之區。四民中商居什之六七。坐此闌闐蕭條。稅釐減色。商富變爲窶人。游手驅爲人役。並恐海船擱朽。目前江浙海運。卽有無船之慮。而漕政益難措手。是非設局急造輪船不爲功。從前中外臣工。屢議雇買代造。而未敢輕議設局製造者。一則船廠擇地之難也。一則輪船機器購覓之難也。一則外國師匠要約之難也。一則籌集巨款之難也。一則中國之人不習管駕。船成仍須雇用洋人之難也。一則輪船旣成。煤炭薪

工需費不貲。月需支給。又時須修造之難也。一則非常之舉。謗議易興。創議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觀者一人。事敗垂成。公私均害之難也。有此數難。毋怪執咎無人。不敢一紓籌策。以徇公家之急。巨愚以爲。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國不必安於拙也。泰西有而中國不能倣以無也。雖善作者不必其善成。而善因者究易於善創。如慮船廠擇地之難。則福建海口羅星塔一帶。開槽濬渠。水清土實。爲粵浙江蘇所無。臣在浙時。即聞洋人之論如此。昨回福州。參以衆論。亦復相同。是船廠固有其地也。如慮機器購覓之難。則先購機器一具。鉅細畢備。覓雇西洋師匠。與之俱來。以機器製造機器。積微成鉅。化一爲百。機器既備。成一船輪機。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練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遙衛津沽。由此更添機器。觸類旁通。凡製造槍礮炸彈鑄錢治水。有適生民日用者。均可次第爲之。惟事屬創始。中國無能赴各國購覓之人。且機器良楛。亦難驟辨。仍須託洋人購覓。寬給其值。但求其良。則亦非不可必得也。如慮外國師匠要約之難。則先立條約。定其薪水。到廠後由局挑選內地各項之少壯明白者。隨同學習。其性慧夙有

巧思者。無論官紳庶士。一體入局講習。拙者惰者。隨時更補。西洋師匠盡心教藝者。總辦洋員薪水全給。如靳不傳授者。罰扣薪水。似亦易有把握。如慮籌集巨款之難。就閩論海關結款既完。則此款應可劃項支應。不足則提取釐稅益之。又臣曾函商浙江撫臣馬新貽。新授廣東撫臣蔣益澧。均以此爲必不容緩。願湊集巨款。以觀其成。計造船廠購機器募師匠須費三十餘萬兩。開工集料支給中外匠作薪水每月約需五六萬兩。以一年計之。需費六十餘萬兩。創始兩年。成船少而費極多。迨三四五年則工以熟而速成。船多而費亦漸減。通計五年所費。不過三百餘萬兩。五年之中。國家捐此數百萬之入。合雖見多。分亦見少。似尙未爲難也。如慮船成以後。中國無人堪作船主。看盤管車諸事。均須雇請洋人。則定議之初。卽先與訂明教習。造船卽兼教習駕駛。船成卽令隨同出洋。周歷各海口。無論兵弁各色人等。有講習精通。能爲船主者。卽給予武職千把都守。由虛銜洊補實職。俾領水師。則材技之士爭起赴之。將來講習益精。水師人材固不可勝用矣。且臣訪聞浙江甯波一帶。現亦有粗知管駕輪船之人。如選調入局。船成卽令其管駕。似得力更速也。如慮煤炭薪工。按月支給。所費不貲。及修造爲

難之費。則以新造輪船運漕。而以雇沙船之價給之。漕務畢則聽受商雇。薄取其值。以爲修造之費。海疆有警。專聽調遣。隨賊所在。絡繹奔赴。奉攻合勦。尅期可至。大凡水師。宜常令住船操練。俾其服習風濤。長其精力。深其閱歷。然後可恃爲常勝之軍。近觀海口各國所駐兵船。每月操演數次。儼臨大敵。遇有盜艇。卽踴躍攖擊。以試其能。所以防其惡勞好逸者如此。且船械機器廢擱不用。則朽鈍堪虞。時加淬厲。則晶瑩益出。故船成之後。不妨裝載商貨。藉以捕盜而護商。兼可習勞而集費。似歲修經費。無俟別籌也。至非常之舉。謗議易興。始則憂其無成。繼則議其多費。或更譏其失體。皆意中必有之事。然臣愚有竊說焉。防海必用海船。海船不敵輪船之靈捷。西洋各國。與俄羅斯咪利堅數十年來。講求輪船之制。互相師法。製作日精。東洋日本。始購輪船拆視。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學其文字。究其象數。爲仿製輪船張本。不數年後。東洋輪船亦必有成。獨中國因頻年軍務繁興。未暇議及。雖前此有代造之舉。現復奉諭購雇輪船。然皆未爲了局。彼此同以大海爲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均是人也。聰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習不能無殊。

中國之睿。知運於虛。外國之聰。明寄於實。中國以義理爲本。藝事爲末。外國以藝事爲重。義理爲輕。彼此各是其是。兩不相喻。姑置弗論可耳。謂執藝事者舍其精。講義理者必遺其粗。不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藉外國導其先。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讓外國。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較著者也。如擬創造輪船。卽預慮難成而自沮。然則治河者慮合龍之無期。卽罷畚築。治軍者慮歲役之無日。卽罷徵調乎。如慮糜費之多。則自前道光十九年以來。所糜之費。已難數計。昔因無輪船。致所費不可得而節矣。今仿輪船。正所以預節異時之費。而尙容靳乎。天下事始有所損者。終必有所益。輪船成。則漕政興。軍政舉。商民之困。紓。海關之稅。旺。一時之費。數世之利也。縱令所製不及各國之工。究之慰情勝無。倉卒較有所恃。且由鈍而巧。由粗而精。尙可期諸異日。孰如羨魚而無網也。計閩浙粵東三省。通力合作。五年之久。費數百萬。尙非力所難能。疆臣誼在體國奉公。何敢惜小費而忘至計。至以中國仿製輪船。或疑失體。則尤不然。無論禮失而求諸野。自古已然。卽以槍礮言之。中國古無範金爲礮。施放藥彈之製。所謂礮者。以車發石而已。至明中葉。始有佛郎機之名。國初始有紅衣大將軍之名。當時得其

國之器。卽被以其國之名。謂佛郎機者卽法蘭西音之轉。謂紅衣者卽紅夷音之轉。蓋指紅毛也。近時洋槍開花礮等器之製。中國仿洋式製造。亦皆能之。礮可仿製。船獨不可仿製乎。安在其爲失體也。臣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來史傳別錄說部。及國朝志乘載記官私各書。有關海國故事者。每涉獵及之。粗悉梗概。大約火輪兵船之製。不過近數十年事。於前無徵也。前在杭州時。曾覓匠仿造小輪船。形模粗具。試之西河。駛行不速。以示洋將德克碑稅務司日意格。據云大致不差。惟輪機須從西洋購覓。乃臻捷便。因出法國製船圖冊相示。並請代爲監造。以西法傳之中土。適髮逆陷漳州。臣入閩督勦。未暇及也。嗣德克碑歸國。繪具圖式船廠圖冊。並將購覓輪機招延洋匠各事宜。逐款開載。寄由日意格轉送漳州行營。德克碑旋來漳州接見。臣時方赴粵東督勦。未暇定議。德克碑辭赴暹羅屬。日意格候信。彼此往返講論。漸得要領。日意格聞臣由粵凱旋。擬來閩面訂一切。臣原擬俟其來閩商妥後。再具摺詳陳請旨。因日意格向未前來。適奉購雇輪船。寄諭。應先將擬造輪船緣由。據實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至設局開廠購料興工一切事宜。極爲繁重。俟奉

到 諭旨允行後。再當條舉件繫。恭呈 御覽。合併聲明。謹 奏。

請派幫辦軍務大員以資贊助摺

奏爲請 旨簡派幫辦軍務大員。以資贊助。仰祈 聖鑒事。竊治軍首重得人。用才貴於善任。同一軍也。用之或勝。或不勝。則將帥之才否不同也。同一才也。用之或效。或不效。則任使之宜否不同也。茲臣奉 命調督陝甘。自維德薄能鮮。忝荷重任。深懼措置失當。爲 朝廷羞。亦惟藉助賢能。以圖共濟。二品頂戴前浙江按察使世襲雲騎尉劉典。戰功卓著。已在 聖明洞鑒之中。該臣自咸豐十年入臣軍。與前布政使銜道員 予諡貞介王開化。今浙江布政使楊昌濬。總理營務。入浙後分統臣部。轉戰江西皖南。屢殲巨寇。保全大局。俾曾國藩軍與臣軍餉道常通。得以壹意進取。臣軍入閩。奏請幫辦福建軍務。劉典由江西率師來會。駐師西路。分扼江西浙江衝要。俾賊不得出閩境一步。卒收三路蕩平之功。遺孽汪海洋竄入粵東。粵軍不能制賊。賊勢復張。黃矮子歐陽暉等率叛卒由江西繞道湖南。與之會合。嗾汪逆由湖南廣西入蜀。將尋石達開故轍。爲西陲憂。臣調其由江西出南雄。力扼廣東西北路。蹙之賊憚不敢

前。賊知官軍悉赴江西廣東。乃乘虛回竄嘉應。其時臣隨駐漳州者僅親兵八百耳。劉典誦賊回竄。深以臣兵單爲憂。謂所部將領及提督黃少春。誦賊東趨甚急。必圖出汀漳入江皖。督師必出戰。然楚軍盡出。奈力薄何。言已泣下。諸將感奮。遂日夜兼程。由閩道馳援。會臣軍於大埔。卒克復嘉應。蕩平餘孽。若鮑超則七檄而始至。粵軍則十檄而猶未至也。粵事平後。劉典請假省親還里。繳連年截贖銀六萬餘兩。將領皆爲歎異。臣與劉典爲布衣交。在軍中雖有僚佐之誼。歡若弟昆。以上各戰績。雖已具前後各疏中。而艱難之際。性情流露。則有未敢詳者。臣與劉典共事最久。相知最深。其爲人剛明。耐苦。廉幹。而有志節。臣可保其斷不負國。斷不厲民。其用兵最長於審察地勢。臨陣必身先士卒。以倡勇敢之氣。然性稍褊急。有所見必直道其是非。以此常見忤於人。臣嘗言之曾國藩。而曾國藩不其以爲然。言之楊岳斌。並奏請幫辦楊岳斌軍務。而楊岳斌尤不以爲然也。前奉諭旨劉典現在請假省親。該臬司久歷戎行。素稱得力。若令投閒。殊屬可惜。著左宗棠諄飭該員於省親後。卽行銷假。應派往何路軍營帶兵剿賊。並著左宗棠斟酌奏聞。臣當恭錄絀咨。准劉典覆稱母親衰老多病。不忍久違定省。

又自揣與人寡合。恐難竭才力。以圖報稱。臣復致書勸勉。終不可強。故未敢據情上達。

天聽。今臣赴陝甘。犬馬之齒漸增。非復昔時精力可比。若所事無成。不但上負。

知遇之恩。且自貽平生之戚。可否仰懇。

皇上天恩。敕命劉典幫辦陝甘軍務。並

敕下湖南撫臣。令其敦促就道。俾微臣得稍資助。庶於西郵大局有裨。謹據實

籲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允准施行。不勝感激之至。謹

奏。

請撥西征的餉以措危局摺同治五年十一月 日

奏爲請撥西征的餉。以措危局。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惟陝甘兵事之難。以糧

餉之不繼。轉運之維艱也。督撫臣屢疏號呼迫切。諒已早達。

宸聰。臣茲奉 命

徂征。自忖才力無以踰楊岳斌劉蓉。而先事圖維。有較楊岳斌劉蓉需費爲多者。如籌

辦行糧。招集舊部。採購軍火。製備軍裝各事。臣於閩浙總督任內。略有籌畫。然竊計西

征大局。非增練馬隊。講求車營。別無勝算。欲練馬隊。必先上口買馬募土著練之。欲開

車營。必先製造輪車。安置礮械火器。挑騾馬練之。卽此兩事。需費已不貲矣。自古邊塞

用兵。非輿屯不可。蓋人之糧糗。馬之草料。非儲峙豐盈。不敢趣戰。而西北地多斥鹵。物

產非饒。一經兵燹。所有水草豐衍可田可牧之地。多遭蹂躪。採購則荒涼滿目。和糴無從。轉搬則道路阻長。勞費滋甚。勢不得不擇地興屯。以資軍食。散地招集難民。衝要分駐丁壯。則籌給口食有費。籌給籽種有費。給農器牲畜有費。他如民屯團焦兵屯窩舖。在在皆須經理。其須由官籌給。事前所需。雖極繁鉅。然較之採買轉輸之費。通計實爲節省。屯政果興。軍無懸釜之憂。民有重蘇之望。以逸待勞。以飽制饑。其於兵事尤爲利便。漢趙充國之制先零罕开。前效可觀也。陝西腹地。但宜開墾。而自隴西達甘肅各郡。則非大興屯政不可。回患未除之先。固難同時並舉。而大兵屯駐之所。必當擇要先圖。此項鉅費將安出乎。他如兩省制兵額餉。積欠數年。甘省兵勇百餘營。宜分別留撤。一切經費。均非可以空言敷衍。又能不預爲籌策乎。頻年部撥甘省協餉。按月解到者幾何。部臣不難按籍而稽。若不籲懇。天恩准撥的餉。則入關而西。饑潰譁諫。實在意中。臣之一身。固不足惜。恐西事決裂益甚。不可爲也。除閩省協濟甘餉。卽係向供巨軍之餉。無庸另籌。業經奏撥銀每月四萬兩。其海關協撥兵餉一欸。已儘數留濟輪船經費。浙江新造之區。臣前以海塘工程浩大。請將月協閩餉銀十四萬兩。截至上年十月

停止。此時自未敢再爲悉索之舉。查從前曾國藩奏停楊岳斌西征軍餉時。自定江蘇每月協甘餉銀三萬兩。派浙江每月協甘餉銀二萬兩。浙江報解最勤。馬新貽更請每月增解銀三萬兩。合共每月五萬兩。聞江蘇則報解甚稀。嗣浙江又議解曾國藩馬隊協餉每月銀一萬兩。此項浙江協解江南之餉。應即劃抵江蘇月協甘餉銀一萬兩。於事理方爲允協。廣東自撫臣蔣益澧到任後。百廢具興。裁革陋規。剔除弊政。大得民和。臣昨馳函往商。准蔣益澧覆稱商之督臣瑞麟暨各司道府。無不以西北大局攸關。不忍膜視。必當共籌協撥。以濟時艱。臣深感之。應於廣東前已定撥甘餉銀一萬兩外。再行設法籌解銀二萬兩。又廣東浙江本各議共濟輪船局經費。臣擬兩省每月各派銀一兩萬。現經奏明輪船經費。悉由閩海關協濟。浙兵餉項下。就近撥解。可期無誤。其廣東浙江擬撥福建協餉銀四萬兩。浙江協餉銀七萬兩。廣東協餉銀四萬兩。應請 旨敕部照准撥濟。並 敕下廣東督撫臣閩浙督撫臣飭司按月源源解濟。以應急需。其江海關每月應濟甘餉。並懇 敕下兩江督臣江蘇撫臣飭該監督按月解濟。按

季據實奏咨。毋徒空言諉謝。其江西湖北等省。奉部撥濟甘餉銀兩。臣道出江西湖北河南時。面商各督撫臣。每月實可協銀若干。再行奏明辦理。其江蘇湖南四川山東各省部撥甘餉。俟臣到陝後咨商該省督撫臣。定有確數。再行奏撥。總之籌兵籌餉。要歸核實。爲各省計。與其空言塞責。致誤要需。不若量力通籌。可期實濟。爲陝甘計。與其湊集零星。鮮裨大局。不如一氣貫注。歲事可期。臣爲西北大局起見。謹據實直陳。再此摺係借用閩浙總督關防拜發。合併聲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奏疊奉

諭旨敬陳籌辦情形摺同治六年正月初十日

奏爲疊奉

諭旨敬陳籌辦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上年十二月十六日江

西九江府奉到

寄諭著卽馳赴甘肅督辦軍務暫時毋庸來京俟甘省軍務事竣再

行奏請欽此二十三日行抵湖北黃州復奉

寄諭現在陝西賊匪已竄南山希圖

直達漢濱該處棚民簽匪本屬不少設令勾結引導西逼川疆東擾楚境皆意中事而商洛之長嶺關竹林關漫川關等處緊與郿西接壤其勢尤易波及左宗棠帶兵由湖

北入秦著即確切偵探規賊所向迎頭扼堵杜賊竄鄂之路如賊尙在秦卽著該督迅赴陝西督飭諸軍先勦南山一帶之賊俟此股辦有眉目再赴甘肅督勦回逆劉典一軍曾否起行並着催令赴營以資得力欽此二十六日武昌行次復欽奉 寄諭劉典奏因病不能卽日起程并募勇尙需時日請賞假五箇月等語甘肅情形待援孔亟前因陝西賊勢鴟張督率無人令左宗棠由鄂入秦先行督勦陝西賊股惟左宗棠兵數不多必須劉典趕緊料理到營兵力始能稍厚若遷延數月則軍情賊勢變幻靡常局勢何堪設想劉典著賞假兩個月一面趕緊調理一面募勇訓練刻期啓行左宗棠懷遠本月十六日寄諭帶兵迅卽入秦杜賊入鄂督同該撫等肅清陝境欽此竊維臣由閩啓行時念舊部分駐兩省得力將領除蒙 恩簡放實缺外均已奏委署理要缺鎮將若檄調隨征則閩浙頓覺空虛殊爲可慮雖各員皆請西征概未敢許其所攜以同行者僅三千餘人奏請劉典幫辦軍務亦僅令選募舊部三千人初意南人用之西北本非所宜祇可多挑營官哨長之才入秦後再將陝甘現存各營兵勇分別汰留而勻撥膽技稍優弁勇充當親兵護哨編列成營以倡勇敢之氣庶臣部行糧可資節

省。而陝甘飢軍。亦可漸有位置。兩得之道也。又臣軍頻年轉戰。東南山澤之鄉。無須多用馬隊。每次上口採買。爲數本屬無多。當由閩拔隊之時。以嶺嶠艱阻。水陸數易。所有戰馬。驅以隨行。必形疲乏。故遂留之閩中。原擬抵鄂後。派弁上口採購。至鞍鞬一切。又須在陝西製買。故前此預先陳明。抵鄂抵西安後。均不能無少耽延也。昨抵黃州。接見守令。始知捻逆大入鄂疆。漢黃德一帶。均形震動。復奉 寄諭。竄陝捻逆。又已擾及南山。傳聞賊蹤蔓延甚廣。萬騎蹤橫。鄂陝官軍。均不得手。臣於二十六日相度營地。暫於漢口鎮北橋口地方安紮六營。二十八日入駐新營。一面飛催劉典迅速募成軍。來鄂會隊。并增調各營。於原擬六千人外。再加募六千。合成一萬二千人。均限一月到鄂。惟馬匹無從購覓。託官文代爲搜索。亦僅得馬二百八十餘匹而已。 諭旨飭臣由鄂入秦。先剿陝逆。此時臣軍步隊僅止三千餘。馬隊尙未習練。雙輪獨輪車式尙未動工製造。所擬以制賊者。步隊馬隊車營。而皆無以應手。倉卒就戎。必貽後悔。臣不敢不愼也。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論。中原爲重。關隴爲輕。以平賊論。勦捻宜急。勦回宜緩。以用兵次第論。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後客軍無內顧之憂。餉道免中梗。

之患。謹卽一面就地採買口馬。練習馬隊。先造獨輪礮車。暫應急需。俟所調各營取齊。由襄樊出荆紫關。徑商州以赴陝西。卽古由武關入秦之道。沿途遇賊卽擊。比抵陝西。則製造雙輪礮車。兼顧買車輪。俟採買口馬到陝。增練馬隊。並習車營。一面開設屯田。總局。相度秦隴緊接要隘。有水草可田可牧者。開設屯田。一面汰遣陝甘各營去疲冗。省軍食。爲久遠之規。其願留屯田者。編入冊籍。指地屯牧。不願留者。資遣散回各本籍。禁其逗遛爲患。然後軍制明而內訌可以免。屯事起而軍食可漸裕也。甘省回多於漢。蘭州雖是省會。形勢子然孤立。非駐重兵不能守。駐重兵則由東分勦各路之兵。又以分見軍。不克挾全力與俱。一氣掃蕩。將來軍入甘。應先分兩大枝。由東路廓清各路。分別勦撫。俟大局戡定。然後入駐省城。方合機局。是故進兵陝西。必先清關外之賊。進兵甘肅。必先清陝西之賊。駐兵蘭州。必先清各路之賊。然後餉路常通。師行無梗。得以壹意進勦。可免牽掣之虞。亦猶之江皖布置周妥。然後入浙。浙江肅清。然後入閩。閩疆肅清。然後入粵。已復之地。不令再被賊擾。當進戰時。卽預收善後之效。民志克定。兵力常盈。事前計之。雖似遲延。事後觀之。翻爲安速也。自古邊塞戰事。屯田最要。臣已屢陳

其利矣。漢宣帝時先零羌反。趙充國銳以自任。其所上屯田三疏。皆主持久之義。宣帝屢詔誚責。充國持議如初。卒收底定成效。可知兵事利鈍。受其事者固當身任其責。至於進止久速。則非熟審彼己長短之形。飢飽勞逸之勢。隨機立斷。不能此。蓋未可以臆度而遙決者也。臣頗年轉戰東南。於西北兵事。未曾經歷。所部均南方健卒。於捻回伎倆。並無聞見。若不愼之幾先。加以迫促。誠恐所事無成。時局亦難設想。明臣孫傳庭催促出關。卒以致敗。可爲前鑒也。伏懇 皇上假臣便宜。寬其歲月。責臣以西陲討賊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弭軍令。臣惟勉竭駑鈍。次第規畫。以要其成。勤捨勤回。均惟事機所在。若兵力未集。馬隊未練。屯務未舉。車營未成。則無所藉手。以報 君父。臣雖身任咎責。無補時艱。此則耿耿愚忱。有不能不預爲披瀝者。謹恭摺具陳。借用湖廣總督預印馳遞。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籌擬購練馬隊摺同治六年二月初三日

奏爲籌擬購練馬隊。懇 恩飭下察哈爾都統吉林阿勒楚喀副都統安速分別辦理。以濟實用事。竊維西北戰事。利在戎馬。東南戰事。利在舟楫。觀東南事機之轉。在礮。

船練成。以後可知西北事機之轉。亦必待車營馬隊練成以後也。春秋時晉侯乘鄭之小駟以禦秦。爲秦所敗。是南馬不能當西馬之證。漢李陵提荊湖步卒五千。轉戰北庭。爲匈奴所敗。是步隊不能救馬隊之證。見在擒回猖獗。官軍征勦多年。尙未蕪事。於時急圖掃蕩。固我疆宇。非講求步隊馬隊不爲功。而欲善步隊馬隊之用。又非講求步隊馬隊之利不可。臣謹就愚陋之見。爲我皇上敬陳之。擒回之害。在平原曠野。本騎之利。官軍以步隊當之。鮮不被其輕軼矣。於是而圖制賊之長。宜用車營助步隊。遏其突騎固也。然車營步隊。足以遏突騎。守雖有餘。以之抄截追勦。戰尙不足。則練馬隊爲急。以馬力言之。西產不若北產之健。以馬隊言之。西北之人。不若東北之雄。

祖

神武震鑠。跨越古今。敬釋

列聖方略官書。竊以爲欲平方今之患。非追法

先世遺烈。其道末由也。回

馬多西產。擒馬多掠零騎。故擒之患尙劇於回。所幸者擒回之馬雖多。至數萬騎。然均用之野戰。非如官軍隊伍鈴束之不可撼。擒回諸逆之人各一心。非如官軍節制賞罰之不可亂。擒回馬上多用長矛。非如官軍鎗械火器之不可敵。誠於此時購北口良馬。

得其人習練而節制之。庶制勝有其具。而賊不足平。且可藉閱歷以造就人才。爲

國家固根本。垂久遠之計。謹擬採購口馬選練馬隊兩端。乞 聖明採擇行之。一馬

貴精選也。口北產馬之地。以張家口爲採購總匯之所。軍興以來。用馬過多。善馬難得。

此次擬採買三千匹。聊濟急需。原貴精不貴多之意。伏懇 飭下察哈爾都統察酌

情形。如張家口各處一時不能精選足數。或移咨歸化城將軍。就近選購。務親爲驗別。

揀口輕膽壯之馬。精益求精。以足三千匹。一俟吉林所募礮手行抵都門。分起順解來

營。庶口馬到後。即可派員編成札蘭管帶訓練。以期迅速。一馬隊宜慎募也。東三省兵

力素稱勁健。惟根本重地。不宜調發太頻。聞吉林所屬地方滿漢獵戶。名爲礮手。平日

習騎耐勞。徵逐猛獸。火鎗最準。膽力俱壯。實爲馬隊之選。軍興以來。未嘗選募從征。材

武之士。鬱勃山澤間。殊爲可惜。伏懇 飭下吉林阿勒楚喀副都統德英。於吉林所

屬各處旗民台站各丁內。挑選鎗馬嫻習。年力精壯。礮手二千五百名。并購辦鞍韉三

千盤作爲六起。每起編成五札蘭。由德英於通省實缺協佐領內。揀委營總。并於實缺

以及卽補防驍官內。選派各札蘭正副各官。權爲管帶。按照營制。每馬隊百名募長夫

四十名。沿途各驛站照例支應車輛餵養草料。由直隸山西過河入陝。計算時日。微臣早已馳抵西安。得以及時編列成軍。俾成勁旅。庶用其所習。取材既精。自可盡其所長。無堅不破。臣聞德英從前隨同伊興額在淮北等處剿辦捻逆。威望卓著。著吉林將軍時。值馬賊肆擾。能守能戰。省會保固無虞。深得旗民之心。此次選募礮手。最爲要著。伏懇 飭下該副都統一手料理。必能糾集豪俊。共掃狂氛。并令該副都統如有經辦應行奏報事件。會同吉林將軍隨時具奏。仍懇 飭令吉林將軍督同地方滿漢各員幫同妥爲招募。至鞍馬價銀及選募礮手經費。并懇 飭吉林將軍察哈爾都統於各該庫存項下暫爲劃撥。由臣解還歸款。如該兩處庫存不敷撥給。卽仰懇 天恩飭下戶部先爲籌撥。一面行知山西巡撫。於協甘月餉項下提還歸款。俾免延待之虞。感荷 皇仁。尤無旣極。至召募礮手經費及薪水口分章程。臣拜摺後卽一面開單咨請兵部轉行吉林阿勒楚喀副都統知照。合并聲明。謹 奏。

謹擬剿撫捻逆情形摺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再此次捻逆分犯秦鄂。官軍將領。勇銳素著者。如郭松林張樹珊劉銘傳等均作敗局。

鮑超劉松山劉維楨等。雖曾獲勝仗。而悍鷙之賊。究鮮損傷。且鮑超正月二十二日戰事亦頗有損失。兇鋒甚熾。實較髮逆尤爲難辦。傳聞捻逆初起。伎倆亦本無他。因前此剿捻各軍失利時。弁丁多被裹脅。始以勉從爲偷活之計。繼因畏罪而成反側之奸。賊中所號爲北隊者。不獨江北河北之人居多。聞東北馬軍亦頗不少。官軍以步敵馬。以剽銳之軍。當忍鷙之寇。彼已形勢既殊。輕用其鋒。徒張賊焰。此剿捻之難。甚於髮逆。而剿髮逆之戰法。未可施之。剿捻者也。臣新集之軍。絕少閱歷。默察各將領。亦多恃勇輕賊之心。臣頗憂之。現因西事孔棘。師期不能再緩。祇可於沿途勤加訓練。一面遠發偵探。整齊隊伍。以備不虞。遇賊交鋒。恐難縱擊窮追。爲乘勢趨利之舉也。至捻中北隊一起。其中蒙面喪心。甘爲賊役者。固屬法所難寬。其因畏罪懼誅之故。偷息草間。情出無奈者。如能反正歸誠。似尙可稍從曲貸。可否仰懇 天恩。寬其既往。許其悔罪自贖。以廣 皇仁。伏候 聖裁訓示施行。謹 奏。

覆陳甘肅餉事通籌陝甘全局摺同治六年十一月初四日

奏爲遵 旨覆陳甘肅餉事通籌陝甘全局從長計議據實馳奏仰祈 聖鑒事。

竊臣欽奉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寄諭穆圖善奏甘省軍餉奇絀請將各省協

餉變通辦理一摺所有本年三月以前及續解餉銀仍由湖北徑解漢中交陳丕業經收轉解林壽圖不得擅行截留致誤大局惟前據左宗棠奏稱借用洋商銀一百二十萬兩自本年七月起分六個月於各關稅項下撥還由各省將應解甘餉撥交各關是本年七月以後各省協甘之餉已歸左宗棠收欸此後甘省軍餉左宗棠即當遵照前旨酌定數目按月撥給以資接濟等因欽此又奉九月初七日 寄諭西安糧臺應否裁撤並著左宗棠等酌度奏聞辦理等因欽此又奉十月初七日 寄諭穆圖善奏請飭催各省協甘餉銀並籌撥雷正綰軍餉各等語著左宗棠李瀚章曾國荃喬松年分飭陝西藩司及湖北後路糧臺遇有協甘餉銀隨到隨解不准停積截留致誤軍食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軫念西陲於嚴催餉運之中仍寓通盤籌畫之意臣伏查甘肅地方荒瘠承平之日專恃各省協撥軍興以來餉絀兵增遂致因敵不可收拾陝甘歸督臣統轄甘有事則陝受其害陝無事則甘蒙其利安陝乃能固甘此如一家一人之事不可區而爲二也前督臣楊岳斌設甘肅後路糧臺於西安以陝西布政使

林壽圖領其事。支應平固慶涇各軍。初制甚善。迨甘事日棘。楊岳斌不及通籌餉事。林壽圖身任陝藩。兼辦甘肅糧臺。平固慶涇各軍。如有飢譁。陝西先受其害。自應酌量截留甘餉接濟。其截留也。仍以餉甘軍。非以餉陝軍也。楊岳斌後令道員陳丕業於漢中改設糧臺轉餉。逕解秦安。不由西安經過。亦明知林壽圖勢處萬難。而急於自救。目前不遑兼顧。本非其心之所安。畢竟自漢中秦安逕解甘省。餉道時形梗阻。楊岳斌亦未盡得改道之利也。上年九月臣承恩命調任陝甘。籌西征的餉。兼催各省協餉。各省以甘餉爲臣軍所需。故急於措解。去冬甘餉之旺。爲比歲所無。臣方由閩起程。凡餉銀軍裝多由閩浙湖南運至湖北。乃設陝甘後路糧臺於鄂。楊岳斌恐臣截留甘餉。情見乎詞。臣念甘肅需餉之殷。冀楊岳斌得餉後。整飭各軍。維持甘局。臣度隴時亦可資其兵力。比臣又但擬酌帶五六千人自鄂而秦。徐圖入隴。計新增閩粵浙三省協餉。尙可支持。故有不截甘餉之議。嗣因捻逆張總愚入秦後。兇燄更張。任柱賴汝洸又盤旋鄂境。不能不添募勇丁。爲勦捻之計。遂至增兵數倍。加以購買騾馬車馱。料量行賞。需用更爲繁鉅。臣軍月餉僅福建四萬兩浙江二萬兩。不敷甚鉅。入秦之際。已不能不挹注甘

餉。入秦後芻糧騰貴。饋運奇艱。費益不貲。而陝甘各軍之極困者。既不能不畧予通融。客軍之出力者。尤不能不時其緩急。臣舍甘餉無可動之款。而甘軍數經敗潰。其勇數已大減於楊岳斌在甘時。以所得協餉計之。亦尙不至窘於往歲。若以甘餉全畀甘省。甘軍能辦賊與否。臣旣不敢知。而臣軍且立困於中道。此臣動用甘餉緣由。不得不直陳於 君父之前者也。臣所籌借洋商銀兩除水脚保險匯費息銀外。寔可得一百一十餘萬兩。此事先爲上海稅務使所梗。幸道員胡光墉設法辦成。已不免稍稽時日。而山西解州票商。因晉省河防戒嚴。不敢諾承匯解洋款。多由各省實解鄂臺。舟至湖北安陸府屬。又值鍾祥獅子口堤決。不能迅速輓運。頭批解到。已在九月下旬。臣軍待餉正亟。應手而盡。二批到時。除分潤各營外。籌湊銀六萬兩撥解甘省。而臣軍各營餉項現已積欠三四月不等。此後洋商借款。陸續運到。卽須陸續撥用。計本年十一十二兩月支發軍餉糧價。卽行竭蹶。各省明春協餉。就令正月卽解。已須三月抵秦。已恐停兵待餉。况陝西軍務方殷。主客各軍糧價。及涇慶各軍。又不能不隨時勻濟。此洋商借款。未能按月多濟甘軍之實在情形也。查甘軍餉項除六月間。據陳丕業稟報續由漢

中收解銀十五萬五千餘兩外。經臣催撥四川協餉銀共四萬兩。近又撥浙江協餉銀十萬兩。籌解署督臣穆圖善。本年秋季江甯月餉銀六萬兩。又催提山西河東協餉由林壽圖先後撥解銀六萬兩。撥給甘軍總兵胡世英所部餉銀一萬兩。並飭四川援甘局將餉捐一項催繳解甘。約尙可得十餘萬兩。計自六月間臣入秦後。共撥銀三十七萬兩。併陳丕業林壽圖前後所解總計約六十餘萬兩。甘省前數年所得協餉尙未必如此之多。從前數年奏咨案牘可查也。然臣猶思竭籌畫以濟甘軍。一俟三批洋款到日。即再撥銀五萬。飭林壽圖委員迅解秦安。轉解蘭州。以應甘省年終之用。一面飛咨四川督臣於前此臣商懇川省代辦軍米內。先儘署督臣酌提濟用。將來米捐如能起色。亦就近於四川捐局隨時酌撥濟甘。雖事有先後緩急。亦斷不敢膜視甘軍。重煩宸念。惟署督臣穆圖善。現飭林壽圖撤西安糧臺。悉以餉事歸秦安糧臺。又分撥山西河東協餉歸雷正綰委員守催。而令曹克忠舊部張在山涇州一軍仰給於雷正綰。涇軍先存疑慮。在署督臣恐林壽圖截留餉銀。因併西安糧臺撤去。正與楊岳斌漢中轉餉事出一轍。而以涇軍餉事寄之雷正綰。坐使涇軍解體。實覺非宜。若令慶涇各

軍概取給於秦安糧臺。又鞭長莫及。慶涇防軍皆將渙散。陝省卽有剝膚之災。自古用兵。西北必多籌運道。以備不虞。似此專注漢中秦安一路。設有梗阻。必致貽誤。且自西安至甘十六站。自漢中至甘二十七站。遠近攸殊。於漢中設分局轉運四川銀米可也。若轉運各省甘餉。於道里軍情。兩無所取。此後臣軍入甘。亦必仍於西安設陝甘總糧臺。則現設西安之甘肅後路糧臺。豈有撤理。林壽圖雖再四懇請裁撤。臣未允行。良以事勢了然。無煩再計。此西安糧臺未便裁撤之實在情形也。竊謂寇來自外。急藩籬而緩堂奧。用兵於內。後枝榦而先本根。督臣總制陝甘。當籌兩省全局。甘省此時之患。在兵多而不能戰。或被奸回軟困。或與土匪勾連。現在存營名冊。未可覆按。而陝省西北各路。已大受甘軍之累。卽如胡世英一軍十營。經署督臣檄來延安。其逃勇從賊抗拒。官兵曾爲提督劉厚基所擒斬。胡世英來陝日久。坐視回土各逆剽掠。曾無一矢相加。欲撤之使去。則欠餉已巨。欲督之使戰。則敗衄無疑。卽此類推。甘軍大略可想。陝省捻回交誼。又益以甘軍潰勇。串合蔓延。勢方岌岌。陝境不靖。甘餉從何轉運。軍事旣先陝後甘。餉事亦不得不移緩就急。臣今日在陝。固不能視甘肅爲遐方。異日入甘。亦仍必

以陝西爲根本。可否敕下署督臣穆圖善。將甘軍屢經譁潰有名無實各營。核實察驗。綜計每月撙節支用。約實需餉糧若干。咨臣商辦。然後議立兩省分總糧臺。酌量緩急。分別撥濟。乃爲正辦。至於議撫議剿。必俟陝境捻平之後。臣軍向甘。始可辦理。蓋現在議剿固無兵力。議撫頗受回欺。是甘餉僅可暫爲點綴。不能以全力注之。即臣將來以全力注甘。亦必先籌轉運。先籌屯墾。而後可以下手。亦斷不能苟且目前。爲一時權宜之計。致蹈故轍。愚拙之見。甘肅改設之臺。祇宜責令就近轉輸川湖餉米。陝省現設之甘肅後路糧臺。仍留以司協餉之總匯。不可因遷就目前。自誤大局。是否有當。謹據實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請分別防勦機宜摺同治七年二月初六日

奏爲謹擬分別防勦機宜。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本月初二日在正定營

次。具陳籌勦情形。後據探報賊蹤竄蠡縣高陽一帶。劉松山郭寶昌喜昌各軍均赴安州截勦。昨於初三日欽奉二月初一日

寄諭潘鼎新程文炳兩軍甫趕到著即

在北面穩紮以固京畿門戶藉可暫事休息其餘張曜宋慶劉松山郭寶昌善昌等軍

均著官文催令分路進攻務須由北向南節節壓勦以期痛殲醜類左宗棠著由西南一路趕緊進次以期兜裏嚴密等因欽此臣竊維捻逆慣技在飄忽馳騁避寔乘虛始猶馬步夾雜近則掠軍最多卽步賊亦均乘馬臨陣則步賊下馬挺矛攢刺而騎賊分官軍之後其乘官軍也每在出隊收隊行路未及成列之時遇官軍堅不可撼則望風遠引瞬息數十里俟官軍追及則又盤折回旋亟肄以疲我其欲東也必先西趨其欲北也必先南下多方以誤我賊馬而我步賊輕捷而我重贅賊恣掠而馳官軍必待糧而走賊專用長矛官軍則必兼用槍礮賊之輜重少官軍之輜重多故賊速而官軍遲尾追之戰多迎頭之戰少盤繞之日多相持之日少也現在諸賊妄圖北犯暫無南竄之意直隸地勢平衍無岡阜塘濼足限戎馬主客各將領身經百戰與劇賊周旋日久非不思迅與驅除早圖歲役也而局勢固有難焉者賊蹤現距京畿不過三百餘里官軍南趨賊必北嚮迨官軍折而北趨慮將又落賊後一也現在諸軍均幸已繞至賊北矣然賊由東南而西北諸軍盡馳而西賊由西南而東北諸軍又將盡馳而東無論往返奔馳兵力必漸形勞瘁且恐官軍迸聚一方狂寇有時或且乘虛肆逞終遂其

北犯之計。二也。劉松山郭寶昌喜昌與臣書均頗以此爲慮。而欲於近京之處。設立重防。然後放心向南縱擊。臣維畿內西南路以涿州爲總要。南路以固安爲總要。茲值各軍雲集。應請欽派樸健將領率勁旅兩支。一駐涿州。一駐固安。責令嚴防。以重形勢。此爲近防之軍。卽賊蹤稍遠。亦未可遽撤也。保定河間天津三郡鼎峙。保定距河間近。而天津距河間稍遠。現有重兵在河間。如天津有警。尙可橫出截之。然三郡屏蔽。畿郊防軍。倘涉空虛。必多罅隙。此爲且防且勦之軍。須隨時調度。不可併聚一方。亦不可悉數南下也。其進勦之軍。則視賊所向。併力攻勦。如將逆賊逼過滹沱。則與山東河南諸軍共收夾擊之效。如賊逸出而北。則與保定河間天津諸軍共收夾擊之效。較之專防而不能勦。專勦而與以爲防者。稍覺周妥。臣謹擬就諭指前敵各軍遵旨分別調撥。以專責成。庶冀勦足以防。防足以防。無前突後塌之虞。無顧彼失此之患。辦理或可漸有把握。惟智小謀大。力小任重。不敢不慎之又慎耳。臣於初四日行抵定州。因沿途雇覓車馱極艱。而派員購到軍糧已解新樂。及軍火落後者。無車馱裝運。阻滯不前。定州雖可橫出高陽。而軍無隔宿之儲。道出祈州博雅一帶。新遭

蹂躪無從採購軍糧。萬難由此前進。擬徑由望都以抵保定。與官文通盤商籌布置。及各軍糧料轉運事宜。即赴前敵督率諸軍。一意進剿。前奉 寄諭前敵進剿各軍。如有觀望遷延不遵調度者。左宗棠當據寔參奏。毋得徇隱干咎。臣膺茲重任。又正當罪釁山積之餘。更何忍稍違己私。致誤大局。不但與各督撫臣商確一切。誼取和衷。即諸將領功過所在。臣既履行間。自當一秉至公。據寔上達。倘有私毫欺隱。屈抑戰功。抑或有意姑容。致涉徇縱。皆足以失軍心而墮衆志。一經 聖明察出。更將何地自容。臣雖至愚極陋。不敢出此。所有預擬分別防剿。及取消前進事宜。謹拜摺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覆陳善後事宜摺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

奏爲覆陳善後事宜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七月初七日連鎮行營欽奉 寄諭

英翰奏善後章程各條並請撤皖軍各摺片所奏不爲無見其請撤直隸練軍留勇扼紮一節都與阿左宗棠李鴻章官文俱久歷戎行目覩畿輔情形崇厚在津年久亦深知其得失即著該大臣會商良策以昭核寔西征事宜前因崇厚陳奏會論該大臣等

於軍務完竣擇其願留軍營者挑選入關除劉松山郭寶昌所部兩軍應由左宗棠統帶回陝接辦回務外其各營勇丁著李鴻章左宗棠酌量情形奏聞候旨派往皖省應留重兵並免其查究前案自係權宜辦理李鴻章籍隸皖省都興阿亦久在江南情形自必熟悉並著會商覆奏欽此竊維直隸創練六軍原爲建威銷萌之計迨去冬今春梟匪捻逆兩次擾犯練軍不能制於是朱學勤有請裁撤練軍之奏英翰有另選淮皖豫大枝勁旅一萬八千人分駐東西南三路之奏一在節虛糜一在求寔效其主撤練軍則一也誠以直軍新練戰事罕經與其徒有虛名無裨寔用曷若仍還舊制可節餉需而現在捻逆旣平亟謀遣撤與其散之四方漫無統紀曷若萃其精銳拱衛畿郊臣愚竊謂練兵可撤而直隸武備究不宜荒今擬概行裁撤無論額兵情願意渙更難望其振作有加且恐因缺望而偶語紛呶難於禁約此練軍未宜盡撤之寔情也遠軍入衛近畿雖與唐代府兵之意略同然彼用制兵此用募勇制兵多有身家募勇半無根著客軍與土著雜處難保耕市無驚且一萬八千人分爲三路每路各設一統將無論用非其才難資鈴束亦恐彼此未能和協貽誤機宜至勇丁至一萬八千人

統攝固非易事。總統並顧三路。稽察亦慮難周。大凡總統之才。既須廉勇明幹。威愛素孚。尤必其部曲中人才稍多。乃供分布。臣於淮皖豫諸將領。雖未能徧觀盡識。然就所聞所見言之。寔亦未敢輕相許與。此客軍未宜久駐直隸之寔情也。方今制兵之不足用。由於餉薄而兵不能精。亦由營伍習氣已深。驟難更革。承平無事之時。制兵徒供差遣。千把外額。按缺遞升。副參各員。專講應酬。何知戰陳。一旦令當前敵。所用非其所習。縱令壯健過人。而閱歷未深。難免倉皇失措。又營轄太多。兵至百名以上。千把外額。占去數名。又各占役操兵數名。守其舊規。牢不可破。是雖有練兵之名。究難覩練兵之效也。臣觀劉長佑練軍章程。條理精密。所演陣圖。亦極合式。就中惟營中文員。多由上司差派。練營呼應不靈。月餉徑令赴部請領。又餘丁一項。有名無寔。數者均宜更正裁撤。而總統分統。文武翼長。須斟酌去留。未經戰陣之參游都守。千把外額。尤應撤退歸伍。按照勇營營官什長百長之例。均選久於戰陣。屢經保擢者充之。庶幾營伍習氣。得以蠲除。未經戰陣之兵丁。得久經戰陣之勇日。節制訓練。倡其勇敢之氣。亦將爭自濯磨。日有起色矣。至練軍未經撤更定之先。各軍概經撤遣。直隸須得勁軍。爲緝捕梟匪游

勇之用。本任提督劉銘傳戰功久著。在淮軍中紀律頗嚴。應否飭下該提督。精選

六七千人。駐紮保定河間之中。暫資鎮壓。責成該提督將練軍歸其整理。俟練軍有效。

即將該軍陸續裁撤。似於直隸練軍一事。必有寔濟。而兵民暫時相處。寔可無扞格之

虞。官文都與阿曾有緘來商榷。亦頗以盡撤練軍爲疑。臣此次覆奏。未及會銜。合併聲

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料理西征並遵 旨。陛見摺。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

奏爲遵 旨料理西征。一俟就緒。即先由水路北行 陛見。仰祈 聖鑒事。竊

七月十三日連鎮營次。欽奉 上諭。昨據李鴻章馳奏查明逆首投水確情。餘匪淨

盡。直東一律肅清。請循例陛見等情。當經諭令該大臣將在營兵勇移撤後。再行來京

陛見。惟現在陝甘等省軍務緊要。急須左宗棠統帶所部劉松山郭寶昌喜昌等軍回

剿左宗棠即飭令劉松山等軍一面拔營由山西渡河入陝。將鄜延綏榆等處回氛節

節掃蕩。左宗棠著先行來京。陛見陝省回氛紛擾。股數繁多。除劉松山等軍外。各營將

弁如有忠勇奮發。願西往從征者。並著李鴻章左宗棠英翰曉諭各營聽候遴選。歸左

宗棠節制郭寶昌傷病計已全愈如尙未能銷假即著郭運昌帶領該總兵舊部先行西進前據崇厚英翰所陳善後各條並著李鴻章左宗棠妥速議奏欽此跪讀之餘敬悉 聖慈軫念西陲速期底定至意比經恭錄行知劉松山郭運昌喜昌欽遵辦理十八日據劉松山郭運昌等稟稱初十日劉松山派隊一由東北一由正北郭運昌全福率隊由德平商河傍黃河出濱州利津一帶搜捕約均於海濱會齊十六日鹽山及小山一路隊伍回甯津十七日商河武定一路隊伍回甯津沿途積潦縱橫林粟深茂各處新成圩寨鉦鼓相聞鄉團引導徧搜並無蹤跡其派出之順營總兵楊世俊記名副都統全福由樂陵出海豐亦可次第撤回居民驚疑頓釋劉松山等由甯津拔回連鎮東南臣現編審降人妥爲鈴束催調天津存餉散給各營以作行糧一俟稍有頭緒即分起西還臣即先行入覲 天顏籲請 訓示大約旬日以外即可成行惟保定河間一帶秋水甚漲官道漫溢馬步難行運河兩岸決口未塞車馬時虞阻滯擬輜重由運河顧舟運赴河南彰德隊伍由景州西行赴彰德臣先由水路駛赴天津赴都入 覲將來即由保定南下至彰德乃趨衛懷渡河西向所以不復取道山

西者。緣徑道險仄。大隊難行。而劉松山郭寶昌所部將士。久從征役。紛紛乞假。過河後。尚須從新整理。乃可入陝也。諭旨除劉松山等軍外。各營將弁。如有忠勇奮發。願西往從征者。並著李鴻章左宗棠英翰曉諭各營聽候遴選歸左宗棠節制。臣維陝甘之事。籌餉難於籌兵。籌糧難於籌餉。籌轉運尤難於籌糧。臣在陝時。已曾約略陳明矣。從前勝保多隆阿入秦。楊岳斌度隴。皆務徵調兵勇。爲迅速驅除之計。卒至兵多餉絀。回患未平。而潰軍叛卒之禍起。譬猶貧人無隔宿之糧。而張筵召客。強作豪舉。有不嗆其謬者乎。論者謂兩淮之人。强悍健鬪。用之秦隴。可以挫回逆之兇鋒。銷淮皖之隱患。於計誠爲兩得。臣又以爲不然。江淮之民。尙氣任俠。古昔已然。非生而嗜亂也。巨逆如張樂行苗沛霖。亦非果具梟雄之資。素蓄不軌之謀也。始奇其詐力而獎進之。繼悟其愚弄而牢籠之。終恨其桀黠。遂圖舉其類而盡殄之。譬猶癰疽初發。不用內托外消之方。其後乃爲剜肉之計也。淮皖諸軍。皆新立功。其將領皆富貴矣。若擇其樸勇而稍明紀律者。分統之。以資鎮壓。又擇廉惠稍知方略之守令。拊循而化誨之。不出數年。積習當可一變不此之務。乃思移淮皖之隱患於秦隴乎。隱患在畿郊。驅而遠之可也。

所謂移腹心之疾。置諸股肱也。隱患在淮。皖如圖驅之。秦隴是移股肱之疾。於股肱不可也。論者又謂淮皖以軍入秦隴。必仍由淮皖給餉。臣乃過爲之慮。無乃太愚。不知淮軍之餉。千人每月約銀六千左右。雖與楚軍相等。然近時每年止發九箇月之餉。計算每勇每月不過三兩有奇。此狙公賦芋之說也。士卒之驕逸而難禁制。其弊由此。皖軍則每勇每月不過二兩四錢。糧食由官給領。亦不過三兩有奇。豫軍亦然。若至秦隴。則糧價昂貴。較之各省。奚啻倍蓰。若不鑿津貼。固無以齊其力而服其心。若竟鑿津貼。此項餉銀。又將安出。臣於張曜宋慶程文炳歸統時。曾請行首功之賞。計張曜宋慶兩軍。賞過銀一萬餘兩。程文炳一軍。賞過銀三千餘兩。此暫時之計耳。若處糧價昂貴之地。歷窮年累月之久。勢何能支。迨日久無功。或生他變。而罪臣不善拊循。不善駕馭。臣固無辭。然將如秦隴何哉。臣不得不早爲之計也。現在各省將領營求入陝者多。未必卽爲忠勇奮發。無須招之使來。各省挑軍入陝之舉。必將有之。未必容臣挑選。臣擬俟回陝後。將陝甘餉事。悉心考究。度可養勇若干。再擇營哨各官。赴安徽河西開募。以符楚軍舊例。此時誠未敢草率從事。致貽後悔。謹因 聖明垂詢而並陳之。伏乞 皇

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劉松山剿賊出力並會國藩知人之明片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

再劉松山本湖南已故道員 賜諡壯武王鑫舊部臣十餘年前即知之。而未之奇也。嗣由湖南從征入皖。爲會國藩所賞拔。雖論功按階平進。而屬望有加。臣嘗私論會國藩素稱知人。晚得劉松山。尤徵卓識。劉松山由皖豫轉戰各省。會國藩嘗足其軍食以相待。解餉至一百數十萬兩之多。俾其一心辦賊。無憂缺乏。用能保垂危之秦。救不支之晉。速衛 畿甸。以步當馬。爲天下先。卽此次巨股蕩平。平心而言。何嘗非劉松山之力。臣以此服會國藩知人之明。謀 國之忠。實非臣所能及。特自各省言之。不能不目之爲秦軍。以各軍言之。不能不目之爲臣部。臣無其實而居其名。撫衷多愧。合無仰懇 天恩。將會國藩之能任劉松山。其心主於以人事 君。其效歸於大裨時局。詳明宣示。以爲疆臣有用人之資者勸。伏候 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遵 旨覆陳廣籌方略摺同治七年八月初一日

奏爲遵 旨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七月二十四日連鎮行營八月初五日

天津途次兩奉 寄諭敬悉。金順奏稱土回各匪股數甚多，蔓延葭米，並有髮逆袁姓大股竄至綏德。諭令廣籌方略，妥爲兼顧。鄭敦謹奏請調得力官兵赴榆林進剿。

諭令酌度情形，夾擊兼顧。仰見西陲兵事方殷，至煩 聖慮。竊維陝西所患回

土各匪，出沒靡常。臣上年入關，維時捻匪披猖，未遑悉力搜剿。嗣蒙 特簡劉典署理撫篆，陝西軍務日有起色。稍紓 朝廷西顧之憂。金順所陳髮逆袁姓大股竄至

綏德，似即指雲巖蹶逆髮捻袁大魁而言。此股已經劉典派遣員魏光燾提督劉端冕及提督劉厚基所部會剿。犁巢搗穴，一鼓殲除。惟首逆及隨身死黨數十，漏逸未獲。諒茲敗殘小醜，亦何能爲。葭米一帶，竄匪多由花馬池定邊一帶竄來。陝之北鄙，與甘肅接壤。各處山谷盤亘，素爲土匪藏匿之所。其頭目以董福祥扈彰爲最著。前據各路稟董福祥扈彰均已就撫。劉典函中亦畧及之。惟慮人數衆多，安插不易。未能日久帖然。榆林綏德距西安千里而遙，距花馬池定邊一帶亦近千里。山程荒遠，郵傳闕稀。無事時文牘往還已虞沈滯，亂後音書寥寂，傳聞互異。固在意中。金順拜摺時，尙未知雲巖剿辦竣事，故未免纏纏過慮耳。至鄭敦謹請調得力官兵赴榆林進剿，意在以入秦進

勦之師。爲山西防邊之用。事期兼濟。局勢攸宜。現在凱旋各軍。因河間大名一帶。積潦縱橫。自東徂西。官道多遭浸溢。人馬難行。臣未拔營之前。屢次遣人探視。回報皆同。故擬由景州取道鉅鹿任縣一帶。以向彰德衛輝。俟臣入覲後。南旋會隊。然後渡師孟津。返旆西嚮。其未能取道井陘諸徑。由晉入秦。亦實由前途被水淹阻。車馱絕跡。致然。不僅太行之險。爲可憚也。諭旨飭臣酌度情形。抽派得力將弁。由河保一帶渡河。西向榆林。節節進勦。以扼賊匪東竄。臣擬俟行抵懷慶後。再察陝邊兵情賊勢。以定行止。至劉松山所部。因從征既久。疲病過多。前此回湘召募勇丁二千北來更補。現已由鄂抵豫。該軍渡河後。必須在洛陽一帶暫駐。從新訓練。一律完整。乃可率以西趨。郭運昌一軍。過河後各將士有須給假更換者。入關之期。亦未能速。即臣之親軍各營。入關後亦必須逐加整理。始可即戎。未可加以迫促也。山西防務。既以北路爲重。自應早爲籌備。綢繆於未雨之先。綏遠城將軍大同鎮總兵。責有專屬。兵力原不爲單。既不過河。助勦以勦爲防。亦宜憑河設防。寓防於剿。豈宜遠恃鄰省。勦賊官軍爲固圍之計。果如鄭敦謹所奏。由晉渡河。扼守榆林。相機進勦。從此秦賊不復東窺。晉防亦臻鞏固。豈

非臣之至願。特晉防自歸化薩托清等處。由西北折而南。由南折而東。一千六七百里。惟恃河流一綫。扼賊東趨。秦軍勦賊轉戰而前。勢難停軍久駐河岸。而回土各匪。勢既蔓延。北山一帶。路徑紛雜。臣軍雖節節掃蕩而西。保無漏逸餘匪。乘虛東犯。苟晉防稍有罅漏。終難免金堤蟻穴之虞。上年綏德方復。而逆賊忽從西南疾趨。乘冰東竄。爲大局憂。迨本年三月。山西增募之湘軍。遵調前來。已無及矣。事後追思。悔恨何益。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山西撫臣綏遠城將軍。預將轄境防務。早爲籌畫。自薩托清以訖垣曲。水陸交嚴。期無滲漏。如須調兵募勇。卽於冰橋未成之先。上緊布置。勿如前此諉謝因循。再蹈覆轍。是所至幸。臣雖愚昧。亦頗知大局爲重。凡心力所可盡者。斷不稍分畛域。自重愆尤。區區愚忱。冀邀 鑒察。謹一併據實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

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請指撥陝甘實餉摺。同治七年八月十六日

奏爲陝甘餉源奇絀。請

祈 聖鑒事。竊陝甘籌餉之艱。天下共知。其所以異於諸省者。地方荒瘠。物產非饒。

一也。舟楫不通。懋遷不便。二也。各省雖遭捻逆髮逆之害。然或旋擾旋復。或陝區被擾。瘠地猶得苟全。或衝途被擾。僻鄉猶能自固。陝甘回漢錯處。互相仇殺。六七年。並無寧宇。新疇已廢。舊穢旋空。搜掠既頻。避移無所。三也。變亂以來。漢回人民死亡大半。牲畜掠食鮮存。種藝既乏。壯丁耕墾並少。牛馬生穀無資。利源遂塞。四也。兵勇餉數。各省雖贏縮不同。然日食所需。尙易點綴。以糧價平減。購致非難故也。陝甘則食物翔貴。數倍他方。兵勇日啖細糧二斤。卽需銀一錢有奇。卽按日給予實銀。一飽之外。並無存留。鹽菜衣履。復將安出。五也。各省地丁錢糧之外。均有牙釐雜稅捐輸各項。勉供挹注。陝西釐稅。每年尙可得十萬兩內外。甘省則併此無之。捐輸則兩省均難籌辦。軍興既久。公私交困。六也。各省轉運。雖極繁重。然陸有車馱。水有舟楫。又有民夫。足供雇運。陝甘則山徑犖确。沙磧荒遠。所恃以轉饋者。惟馱與夫。馱則騾馬難供。夫則雇覓不出。且糧糶麩料。事事艱難。勞費倍常。七也。用兵之道。剿撫兼施。撫之爲密。尤甚於剿。剿者戰勝之後。別無籌畫。撫則受降之後。更費綱繆。各省受降。惟籌給資遣散。令其各歸原籍而已。陝甘則費由內作。漢回皆是土著。散遣無歸。非籌安插之地。給牲畜籽種不可。其未及

安插之先。非酌籌口食之資不可。用費浩繁。難以數計。八也。陝甘用兵頗多。爲時又久。亂後荒瘠殊常。購糧不易。各軍每於人烟稍密。種植稍多地方。隨宜安紮營壘。始猶藉稱保護莊稼。給錢辦糧。繼則捐派民間。不給價值。甚且搜掠殆盡。民不敢爭。以致轉徙流離。變而爲匪。或被逆回蓄養。苟且偷生。甘爲從教之人。黨惡助逆。章奏中所稱甘省饑民土匪。大率此類居多。若不及早核實汰存。予以實餉。俾其有所藉口。則軍令有所不行。垂盡之殘黎。靡有孑遺。未荒之土地。盡成榛莽。而西陲之事。不可復問矣。臣之立意。仿漢趙充國議。開屯以省轉饋。撫輯無業災民。且防且剿。且戰且耕。不專恃軍威。爲戡定之計者。區區之愚。蓋以辦回逆與勦羣寇不同。陝甘事勢與各省情形各別。將欲奠此一方。永弭後患。則固不敢急且夕之效。而忘遠大之規也。通計陝西每年缺餉一百五六十萬兩。甘肅每年缺餉二百餘萬兩。而屯由之資。撫輯之費不與焉。茲幸捻逆蕩平。海內兵事漸息。餉事亦藉資周轉。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軍機大臣會同戶部。酌議籌撥陝甘的餉。俾微臣得從容整理。以奠危疆。則陝甘軍民共戴 皇仁於無窮。而臣亦得仰賴 鴻施。稍寬咎責矣。其劉松山一軍。餉需向由兩江接濟。曾國藩

於此軍始終加意保全。并無延誤。臣前已附片陳明。未蒙

宣示。茲馬新貽調督兩

江。應併懇

聖慈。飭下該督臣照常協撥。俾得有所展布。不勝欽感之至。所有陝甘

餉源奇絀。請

飭會籌指撥實餉情形。謹據實陳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

鑒訓示施行。謹

奏。

奏報旋陝日期及會籌調度摺。同治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奏爲恭報微臣旋陝日期。及會籌調度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九月二十七日

孟津渡河後。按站趲行。沿途得各路軍報。知回土各匪。雖肆鴟張。而各路布置既得地

勢。將領復極一時之選。大局穩固。差可無虞。私懷稍慰。十三日行抵西安庫克吉泰。劉

典率同副都統司道各員。跪請

聖安畢。臣晤商一切。連日會籌軍事。調度軍食。而

甘肅提督高連陞。署漢中鎮總兵李輝武。道員黃鼎。魏光燾。聞臣西還。各自防所來見

稟商軍事。臣比逐一詳詢。益知劉典運籌之審。陝西全局。東北延榆綏一帶。爲甘肅土

匪所侵擾。人數甚多。潰勇游勇。飢民居其大半。亦有甘回附麗其中。西南敗回盤踞葷

志原老巢。號稱十八營。其地本甘肅寧州轄境。北接慶陽。南連邠鳳。東北直達邠延。陝

回而外。甘回濱回之嗜亂無歸者。漢民之被脅從教者。亦羸雜其中。合計兩路回土各匪。人數近二十萬。幸將士一心。每戰皆捷。斬馘過當。皇威暢而人心定。大局應可無虞。所有近時各軍獲勝情形。謹會銜馳報。見與劉典熟議。乘勝進逼。分途勦辦。以速戎機。高連陞一軍。分營進駐廟莊楊家店。一帶。周紹濂一軍。分營進雙柳樹魏光燾一軍。由張村進王家角。以漸達慶陽。劉端冕一軍。仍駐邠州甘泉。以扼東西關鍵。此爲中路之兵。調吳士邁全軍赴鳳翔。與黃鼎邠州之軍。張岳齡步蓮汧隴之軍。李輝武寶雞之軍。相聯絡。臣復調步隊兩營。馬隊八營。赴鳳翔預備會勦。此爲西南路之兵。兩路皆所以勦回也。吳士邁劉端冕旣勦敗楊馬諸回酋。邠州洛川甘泉肅清。劉厚基成定康旣勦敗高李諸土匪。延長延川青澗綏德亦漸有肅清之望。臣現調郭運昌所部卓勝馬步八營。由同州韓城赴宜川。以進延長。適郭運昌暴得寒疾甚重。行至同州。馳稟請假。現令提督蔡光武代領其軍。二十三日始拔營前進。其劉松山全軍。現在洛陽整理。尙須時日。臣擬飭具由茅津渡河入山西。乘冰橋赴陝。以期周密。現據韓城縣稟禹門以上冰橋早成。雖晉防今歲增兵修堡。守禦較嚴。土匪伎倆。遠不如捻。然臣親承

慈諭。勦賊須由東而西。不敢不慎。益加慎。其榆林有金順之馬步十二營。改兵爲勇四營。兵力本不爲單。惟金順所部。終須移駐靖遠一帶。頃接張曜稟。初九日始由汴啓行。計抵榆林。尙須月餘。非俟張曜到後。金順不能移赴靖遠。且所部英禮十營。慮不足恃也。此東北路。北路之兵。尙待綢繆者。臣前疏請增歸綏之軍。未荷。俞允。竊慮

終須稍留

聖意。頃據黃鼎面稟。董志原回巢所需百貨。近從金積堡。遠自歸化城

轉販而來。上年包頭地方。曾有回逆買馬之事。似所稟未盡無因。大抵陝甘之患。未平。歸綏之防。斷不宜弛。以蒙兵緣營駐防之兵。均難深恃。而地當京畿右臂。設險宜先。前明宣府大同邊防。並重。良非無故也。伏乞

聖慈。曲垂鑒納。臣所帶親兵一營。後路

五營。吉林馬隊三起。現結營西安城西。擬俟各軍到防河東之餉提到。再相南北兩路。緩急赴之。至回土各匪。聞臣軍回陝。亦頗懷震懼。現據各路稟報。有移巢者。有乞撫者。然皆未足信。惟當不執成見。慎以圖之。以求仰紓。聖廑。所有會籌布置情形。謹據

實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各路獲勝。並分由山西兜剿。先固河防。摺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奏爲各路擊賊獲勝。現籌剿辦。並分由山西兜剿。先固河防。仰祈 聖鑒事。竊陝西西北兩路勦賊獲勝。十月十五日以前戰事。業經會銜馳報。所有署綏德州知州成定康。十月初一日大破田莊鎮薛家寨回土各匪。已據其緘報馳陳。嗣接成定康續稟詳細情形。悉與緘報無異。初六日土匪頭目李雙良。噉延榆綏鎮總兵劉厚基將赴綏德。妄圖截取輜重。襲攻劉厚基留駐田莊之提督王雲孚營壘。初七日大股回土各匪。蜂擁倏至。王雲孚卅隊攻擊。衆寡不敵。爲賊所取。憑壘固守。賊衆數萬。肉薄壘外。併力環攻。一晝夜不退。王雲孚誓死拒守。槍矛殲賊甚多。而弁丁傷亡者已數十計。遣人於薄暮由賊中穿出。赴綏德求援。成定康聞警。傳令飽食出隊。即夜三鼓。親率所部及都司殷忠廷由華家灣進。飭喻先恕戴光明由子栢灣進。約銜枚即走。度行近田莊。見火箭上射。卽併力猛進。卻者斬。將近五鼓。距田莊約四五里。聞槍礮聲緊。知賊攻壘甚急。火箭上射。兩路並進。又二里山右斜徑旁通。飭殷忠廷設伏谷口。防抄尾之賊。成定康所部與左路衝殺而出。賊見援軍逼近。果分股自斜徑抄來。殷忠廷扼之。斃賊數十名。騎賊先敗。成定康及喻先恕戴光明兩路奮威衝殺。天明劉厚基所遣援軍游擊李萬盛。

亦至。王雲孚見援軍四集。率所部從壘中躍出。各營併力環擊。銳氣百倍。追殺二十餘里。斃賊二千餘名。奪獲馬匹旗械無算。自此痛剿之後。綏德州附近六七十里地方。已無賊蹤。其雙湖峪三皇廟老巢之賊。移踞周家嶺李家河兩處。時分股竄擾清澗米脂縣境。十月二十六七等日。成定康率各部營進駐綏德吳堡交壤之義合鎮。賊望風而竄。成定康以米脂清澗尙有賊出沒。州城未可解嚴。仍卽收隊回州。二十九日署吳堡縣知縣呂懋勛。報有馬步賊衆數千回竄。縣屬霍家溝應牛寨兩寨。旋被攻陷。成定康適患寒疾。立飭福建候補同知陳瑞芝率各營由義合鎮進剿。十一月初一夜。師抵應牛溝。殷忠廷突襲寨後。斬關而入。斬賊數十級。賊倉皇出走寨外。各營挺矛攢刺。斃賊極多。初二日黎明乘勝進圍霍家溝寨。亦一鼓而下。其詳細情形尙未據稟報。惟同時清澗縣亦有賊攻撲。成定康之軍仍須返旆而南。急援清澗。此綏德一軍連獲大勝實在此情形也。其延安東北一帶。時有甘肅土匪竄擾。十月十二日記名總兵劉厚基幫帶刑部主事周瑞松調知賊圍攻劉家寨甚急。是日由府城拔隊行八十里。抵何家寨。卽夜五鼓潛師急進。行至距劉家寨五里溝口。遇賊奪其瞭望大旗。殺賊三名。行里許。有

賊三百列隊川口。官軍大呼衝入。立斬數十級。生擒匪黨呂興、福等七名。餘皆紛潰。劉家寨之危遂解。乘勝整隊前進。行過一山。騎賊五六百。飛奔迎戰。副將黃超、臺陳振贊等躍馬陷陣。立斬賊目一名。而奪其馬。訊據生賊。知騎馬賊目。係僞營官李霸。四川潰卒也。羣賊喪膽鼠竄。官軍長驅疾追。前途遇賊六七千。劉厚基飭礮隊分起轟擊。斃騎賊五名。賊皆奔潰。復整隊壓之。羣賊因山險路仄。擠墮巖澗者不計其數。日暮收隊。計共陣斬三十餘名。生擒數十名。奪獲騾馬七十餘匹。牛驢三千餘頭。餘賊遁回定邊縣。新城老巢。劉厚基等以距延安甚遠。收隊回郡。此延安一軍擊賊獲勝情形也。甘泉、鄜州、地居陝西北路之中。爲董志原、回、逆、東、西、奔、竄、衝、要。記名提督劉端冕。率所部駐鄜。派副將喻先知率後營填紮甘泉。以資扼截。十月三十日。探報甘泉屬之高家哨靈溝。各有由董志原出竄卡賊約六七千人。突至。圖撲城垣。二鼓賊至。喻先知率弁勇憑城以待。昏夜槍礮轟擊。賊知有備。即時引還。黎明輕騎復至。喻先知出城迎擊。斃賊數十名。賊仍卻退。而遠望塵氛大起。知另有大股賊至。一面收隊回城。一面馳告劉端冕。迅速赴援。初一夜賊又復至城下。呼噪攻撲。留陝副將喻經魁、副將黎思齊、周紹濂及各

弁勇植立堞口。開槍礮轟擊。斃賊不知多少。其悍賊冒死攀梯。及頭頂板片登城者。甫及堞口。輒經官軍揮刃砍下。賊氣益沮。然猶在近城。窺伺未遽退也。黎明城南角聲隱隱。頃刻劉端冕率馬部大隊夾河馳至。城上歡聲雷動。劉端冕知賊猶未遁。即傳令管帶前營留陝知縣邵杜上大和山趨左路。自率中營趨右路。鼓聲起。整隊猛進。賊駭而退奔。喻先知開城出隊。復從北路截之。三路併力窮追。至高家哨。乃令收隊。計是役共斃賊七八百名。生擒王虎兒等二十一名。軍前正法。餘賊分竄洛川白水澄城地界。適道員魏光燾遵前檄率所部由鄜州進王家角。行至蒲城。尋蹤掩擊。臣宗棠亦飭提督蔡光武帶卓勝馬步全軍。由韓城出宜川。截其乘冰東竄之路。而與魏光燾收夾攻之功。賊知大軍四集。遽從澄城雷原鎮遁去。此甘泉殺賊解圍實在情形也。其另股回逆同時竄犯邠州麟游。蔓及汧隴。署隴州知州喻兆圭稟十一月初四日已刻州西之亭口一帶。突來騎賊數百。直衝至大佛寺里許之七里灣。道員黃鼎所部新捷營迎剿。鏖戰良久。擬保千總張吉珍陣亡。弁勇傷亡數名。游擊何占元馳往策應。賊欺官軍甚單。直前搏戰。正相搏間。適存城各營隊伍踵至。賊卽由南原竄去。黃鼎飭副後營及馬隊

蹶蹤緊追。初八日抵拜河。賊方攻太白堡。見軍掩至。卽解圍鼠竄。初九日。追至雷堡。則賊已由亭口竄去矣。其竄擾汧陽者。甘肅臬司張岳齡飭參將胡弼武擊之。初九日。遇賊黃嵩灣。伏兵突出。首先刺斃紅衣賊目一名。落馬。胡弼武率隊急擊斃賊多名。追至邛家莊收隊。此邠州汧陽擊賊獲勝情形也。竊維陝山兵事。東北延榆綏一帶。土匪董福祥李登等股。及甘回蘇阿渾等。不時竄擾。近日賊蹤偏注米脂葭州迤北神木府谷地界。西南自邠州以至邠鳳。陝回不時竄擾。而甘回亦有時附入其中。賊蹤雖蔓延千數百里。人數尙多至二十餘萬。然屢敗之餘。勢均衰蹙。如山。西。能。扼。其。東。趨。甘。肅。能。扼。其。西。竄。則。秦。軍。分。途。勦。辦。亦。無。難。就。地。殲。除。所。慮。各。省。兵。力。難。齊。賊。匪。乘。虛。輒。入。將。有。防。不。勝。防。勦。不。勝。勦。者。臣。等。謹。就。目。前。籌。畫。情。形。分。別。陳。之。秦。之。東。北。所。恃。黃。河。天。險。與。晉。共。之。今。歲。冰。橋。凝。結。較。早。晉。軍。備。多。力。分。誠。恐。百。密。一。疏。貽。誤。大。局。 諭。旨。飭。張。曜。由。河。曲。保。德。渡。河。以。入。榆。林。宋。慶。由。德。渡。河。入。晉。扼。汾。州。晉。之。西。防。固。已。嚴。密。計。張。曜。此。時。可。以。馳。抵。河。保。矣。惟。宋。慶。尙。無。入。晉。之。期。臣。宗。棠。前。檄。劉。松。山。馬。步。全。軍。由。陝。州。茅。津。渡。河。入。晉。徑。赴。汾。州。乘。冰。渡。河。入。陝。據。劉。松。山。呈。報。十。二。月。全。軍。始。克。渡。畢。

計此時可抵平陽一帶。其到汾州在宋慶之前。將飛檄劉松山到汾後。於河之西岸擇地駐紮。廣購軍糧。一面探聽北路一帶軍情。自酌進止。如何保迤晉南防穩固。則乘冰橋赴綏德榆林進剿。否則北向以赴戎機。此軍以固晉爲主。不必以赴陝爲急也。其宋慶之軍。可由太原北趨甯武朔平一帶。爲歸綏後勁。如歸綏有警。亦可就近赴之。汾防既有劉松山兼顧。則宋慶似可無庸駐汾。應請 飭下山西撫臣。傳諭宋慶酌量辦理。以期均布周妥。其陝回十八營踞董志原爲老巢。食竭力殫。四出剽掠。其求撫也。每以無糧爲詞。而於如何安插。永遠不侵不叛一切事宜。未能據實傾吐。各路探稟。回衆有北竄金積堡。西竄甘肅之議。近亦有移眷口入平涼者。臣等前摺所籌布置情形。原爲逼集會剿起見。現正籌商安營遞運軍糧。然後併力前進。乃爲穩慎。秦中用兵之難。迥異他方者。以此。大致以杜其北竄爲要。不能保其必不北竄也。所有各路戰勝。及現籌布置情形。謹合詞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截剿逆回大勝摺

奏爲官軍截剿逆回。大獲勝仗。據實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正月十五日以前。提督

劉端冕道員魏光燾勦辦歸巢回逆。連獲大勝。業經臣等於正月二十三日馳報。其時僅據魏光燾十四日收隊後稟陳大略情形。而劉端冕戰狀亦祇敘至正月十一日止。頃據魏光燾稟十五日擊敗將台歸巢之回逆。先據生賊供係回酋胡元帥所帶。十五日收隊後。訊生擒各賊。始知胡元帥卽虎元帥之訛。而賊中所稱虎元帥卽白彥虎。蓋賊中十八酋之一。兇悍素著者也。是日斃賊千餘。生擒逆目張阿贊馬元元。及悍黨百名。總兵吳禧德陣擒執旗賊目。賊刃傷吳禧德左手。吳禧德急開小洋槍斃之。割其首級。未詳其名。而自此賊殲斃後。諸步賊奔潰。不復回顧。知必賊中巨目也。十六日搜捕山谷餘賊。又有擒斬。而其軍之畱駐吉字峴者。於十五夜訓知前竄澄城鄧陽韓城各境回騎。經郭寶昌擊敗後。餘賊復竄至洛川楊樹村。劫去官軍運糧馱騾二十餘頭。向交口竄走。留守吉字峴老營五品銜知縣余甫勳。飭守備楊金龍及各營隊伍進勦。訓知騎賊夜聚普羅村。卽夜出隊掩擊。三鼓直抵賊巢。先設伏左右兩路。斷其分竄。楊金龍及千總范朝海守備戴俊德游擊唐萬勝外委張金明首先殺入。賊正酣睡。驚起亂竄。參將程東海副將李奪魁兩路伏兵齊發。槍轟矛刺。賊屍遍野。騾馬糧食。概經奪獲。

惟回目白同舉棄馬逃走。僅獲其馬。此股殲除殆盡矣。劉端冕自初十一等日。截剿劉家屯岳家屯回竄之賊。後十三日戌刻探報後股回逆。又竄近延安。劉端冕立飭副將喻經魁。率所部趨勞山爲疑兵。以分賊勢。自率中前左右四營趨高家哨。俟賊竄近。則設伏擊之。天明抵高家哨。已刻遙見馬衣山後塵氛大起。劉端冕急飭副將文明章。參傳黃承佐迅渡洛河。伏雷村左右伺賊半渡擊之。飭提督甘大有率所部伏牛武川之左。自率中營伏牛武川之右。約聞中營號聲則起。布置甫定。賊果由牛武川蜂擁而來。中營號聲起。右營應之。賊見官軍突出。大驚棄馬分竄。官軍兩路夾擊。斃賊無數。其冒死搶渡者。適冰泮水長。擁擠不前。官軍乘勝蹙之。逼溺無數。霎時糧食馬騾軍械屍骸橫砌河干。其先渡之賊。又經雷村伏軍文明章黃承佐突出截擊。無一免者。其喻經魁一營。是日辰刻甫抵小勞山。而賊之馬步數千。均麇聚大勞山廢寨。午刻整隊進擊。賊見官軍無多。遽前搗戰。喻經魁堅陣不動却之。鏖戰數時。轟斃悍賊數十名。賊翻山而竄。知前股已經官軍痛剿。不敢復趨舊路。繞向蔡家山覓徑狂奔。劉端冕誦知之。十五日黎明。潛師赴王家坪以待。逾時賊果絡繹翻山而下。劉端冕飭前左兩營。由左右

抄襲其後。自率中右兩營奮起突擊。賊駭而奔。官軍壓之。斃賊甚多。其已搶渡過河者。又經先鋒馬隊過河追及。步隊追至石門子。餘賊奪路狂奔。十六日追至洪家河。則賊已散竄歸巢矣。計劉端冕全軍截勦勞山牛武川王家坪掠食歸巢兩起回逆。約共陣斬千數百名。生擒回日馬光福楊超龍等三百餘名。拔出難民二百五十餘名。而官軍僅受傷九名。蓋久駐甘鄜一帶。熟悉地勢。故能伏軍制賊。以一當十。克獲全捷也。其回逆另股。由董志原西南竄出者。賊目王明章等馬步千餘。由甘肅秦州竄擾吳家河張家莊等處。有窺伺鳳縣唐藏以入棧道之意。駐軍寶雞之記名提督署漢中鎮總兵李輝武。詢知之。正月十六日飭分駐鳳縣之提督銜升用總兵胡國珍。總兵銜副將楊恩澤。率兩營擊之。迨抵唐藏。賊已遁竄。倒回溝。胡國珍楊恩澤分三路追擊。斃賊甚多。賊由隘口辛家山一帶竄向黃牛鋪而遁。十七日。李輝武親率總兵銜副將邵永齡。已革總兵王名滔。記名提督王照南。總兵銜副將蕭德林。各帶七成隊馳往督勦。十八日丑刻。行抵東河橋。聞賊已由黃牛鋪竄至梅見溝。李輝武急飭四營分路抄襲。親率藍翎訓導羅寅。五品翎頂升用知縣周鑑文。從九吳銘訓。帶親兵由中路直入。賊不料官軍

速至。駭懼失措。正思脫逃。而左右兩路官軍。已截其去路。槍礮齊轟。刀矛並進。立斃悍賊數十名。騾馬紛紛中槍倒斃。該逆仍冒死衝突。王名滔憤極。怒馬衝入賊中。手刃悍賊數名。賊大潰。各營乘勝掩殺。將溝中之賊。全數撲滅。生擒回逆十餘名。其騎賊百餘。先奔原上者。見溝中賊已敗滅。遽向馬頭飛奔而遁。李輝武令王名滔周鑑文督同邵永齡胡義和由馬頭躡蹤追勦。沿途迭有擒斬。餘賊由通同峪回董志原老巢。官軍始收隊回寶雞。提訊生擒回逆殷元兒等。訊知回目王明章。上臘二十日率其黨千餘。由董志原至秦州一路擄掠。至鳳縣。不料猝遇官軍。王明章於十八日在梅見溝經官軍擊斃。其先鋒藍正魁海全福在倒回溝亦經官軍陣斬。此股已勦滅殆盡矣。計李輝武是役共斃回逆八百餘名。生擒十七名。奪獲騾馬二百餘匹。而所部亦陣亡八名。受傷二十餘名。日夜苦戰。窮追不遺餘力。客軍似此。尤爲難得。臣等前會商勦辦回逆。不峻拒。以絕其求生之心。亦不輕許。致墮其緩兵之計。乃犬羊之性。反覆無常。方求撫時。仍一面四出竄掠。北路則擾及定邊。東北則擾及甘泉。延安。川東路則擾及宜洛。韓鄆澄城。西南則擾及秦州。鳳縣。縱橫馳突。股數甚繁。步騎雜遝。實兼髮逆之悍。擒逆之狡。

而、有、之。幸北、路、東、路、東、南、西、南、路、各、軍。且防、日、勦、無、戰、不、克。大挫、兇、鋒。殆、諱、所、謂、縣、縣、
翼、不、測、不、克、者、歟。仰、仗 皇、上、德、威。將、士、効、忠、敵、愾。人、共、一、心。故、能、各、奏、爾、能。不
知、飢、瘁。可、否、仰、懇 天、恩、准、臣、等、擇、其、尤、爲、出、力、者。彙、爲、一、案。分、別、保、獎。以、獎、前、勞
而、策、後、効。伏、候 聖、裁。其、李、輝、武、所、部、六、營。本、是、蜀、軍。以、勦、爲、防。疊、著、戰、績。此、次、苦
戰、五、晝、夜。殲、除、另、股。擒、斬、賊、目、多、名。先、據、稟、請、保、獎、前、來。臣、等、覆、核、無、異。應、請、獎、叙、以
示、激、勵。而、昭、公、允。記、名、提、督、署、漢、中、鎮、總、兵、武、勇、巴、圖、魯、李、輝、武、請 賞、換、清、字、勇
號。已、革、提、督、銜、記、名、總、兵、烈、勇、巴、圖、魯、王、名、滔。前、在、湖、北、軍、營、因、勇、丁、譁、潰、一、案。同、治
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奉 旨、即、行、革、職。王、名、滔、自、獲、咎、後。奉、檄、從、戎。深、知、愧、奮。此、次
衝、入、賊、中。手、刃、數、賊。驍、勇、冠、軍。應、請 旨、開、復、原、官。仍、以、總、兵、記、名。遇、缺、題、奏。並、免
繳、捐、復、銀、兩。提、督、銜、升、用、總、兵、岡、勇、巴、圖、魯、胡、國、珍。沈、雄、樸、實。請、以、總、兵、記、名。遇、缺
簡、放。總、兵、銜、儘、先、副、將、楊、恩、澤。蕭、德、林、邵、永、齡。身、先、士、卒。膽、氣、甚、優。應、請 賞、給、勇
號。記、名、提、督、王、照、南。應、請 賞、給、該、員、三、代、正、一、品、封、典。五、品、翎、頂、升、用、知、縣、選、用
府、經、歷、周、鑑、文。謀、勇、兼、資。請、免、選、府、經、歷。仍、以、知、縣、留、於、陝、西、補、用。並、免、繳、捐、免、保、舉

銀兩。藍翎不論雙單月遇缺儘先選用訓導羅寅。臨陣整暇。請免選本班。以知縣不論雙單月。遇缺儘先補用。不論雙單月遇缺儘先前選用從九品吳銘訓。勇銳無前。請免選本班。以縣丞不論雙單月。遇缺儘先前選。並請 賞戴藍翎。其餘出力將弁勇丁。應請彙入西南路。勦回大勝案內。分別獎敘。是否如斯。伏乞 聖鑒訓示施行。臣宗棠拜摺後。即率親兵各營。啓行赴乾州一帶督剿。合併聲明。謹 奏。

追剿逆回大勝蕩平董志原賊巢慶涇肅清摺同治八年四月初一日

奏爲官軍追剿逆回。連獲大勝。蕩平董志原賊巢。餘衆北竄。慶涇各屬。一律肅清。現籌布置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官軍追剿回逆蕩平賊巢。業經臣等於三月初一日先將大略情形馳報。續據各軍收隊回防。先後稟報該逆自二月初八日敗遁回巢。紛議北徙。復聞臣宗棠率師西指。各路馬步。尅期大舉。恟懼益甚。遂於十八日集議肅金鎮。併十八營爲四大營。以其半護家口輜重先行。留崔巍馬正和等率悍黨萬餘伏董志原。斷後。時出游騎數百。由泰昌政平等鎮。分擾涇河兩岸。以牽綴官軍。維時陝安道黃鼎。自邠州率師會固原提督雷正綰於長武。記名提督馬德順。二品頂戴陝西補用道。

李耀南亦率馬步各軍屯駐靈臺百里西屯鎮一帶。均遵臣等前檄。儲備十日乾糧。伺賊竄動。即銳進追之。二十二日。探報賊老弱輜重。均已離巢。分向驛馬關三汭河北竄。辰刻。雷正綰黃鼎率師自長武渡涇。午後馬德順李耀南亦率馬步各營由靈臺踵至。均會師於秦昌。時精悍賊衆。悉伏董志原。僞元帥崔巍等率騎千餘扼三不通。憑溝抗拒。是夕各統領會商。以賊既萃於三不通。則荔家堡西路必空虛無備。議以雷正綰撥所部總兵陳義步隊六營。馬德順派所部提督楊世俊馬隊四營。由秦昌入荔家堡。取蕭金鎮西路。以達鎮原。迎頭截剿。餘軍分爲四隊。以李耀南所統恪靖馬隊爲前鋒。馬德順馬隊繼之。雷正綰黃鼎馬隊爲左右翼。各軍步隊隨後排列而進。均由三不通一路直搗賊巢。會商已定。二十三日五鼓。各軍秣馬蓐食。分道進攻。辰後行至邱家寨。該逆遊騎數百。瞥見即遁。各軍風馳電掣。直抵三不通。時賊騎千餘。排列卡外。官軍馬隊徑前衝撲。賊恃險力拒。槍礮紛注如雨。馬隊往來衝擊。均爲深溝所限。卒不得前。正相持間。適步隊各軍。分由左右路踰溝衝上平原。繞出賊卡之後。賊驚駭失措。馬隊乘勝衝入。槍轟矛擊。賊不能支。紛紛敗竄。原上伏賊甫出抵禦。又爲敗賊牽動。相率狂奔。官

軍跟蹤緊追。斬殺千名。復分軍循馬連河而上。遂將焦村什社蕭金鎮董志原一帶賊巢。同時踏燬。沿途百餘里。賊屍枕藉。拋棄騾馬軍械無算。餘賊策騎飛馳。悉向西峰鎮北走。是夕各軍駐董志原。二十四日五鼓拔隊跟追。辰後抵西峰鎮。據擒賊供稱。賊前起老弱輜重。因人馬衆多。未能疾遁。相距不過一日之程。其殿後悍賊。爲各軍追逼。漏夜奔竄。一由驛馬關以出環縣。一由蒲河川以向三汭河。約在黑城子下馬關會齊。同竄豫望城半角城金積堡一帶。維時前派之提督楊世俊總兵陳義兩軍。自荔家堡上原出西路。掃蕩而前。沿途斃賊甚衆。已將鎮原縣城收復。當經各軍統領會商雷正綰李耀南步隊出蒲河川。會合楊世俊陳義馬隊於鎮原追勦三汭河一股。其竄驛馬關環縣之賊。則馬德順黃鼎率馬步緊追之。午後馳抵驛馬關。及賊尾隊各軍。爭先馳擊。斬落後賊十餘名。追二十里。至黨家腰。線山徑偪仄。兩旁溝深數十丈。賊大隊擁塞。急不得脫。崔巍馬正和等見勢危。急親督悍黨數百人阻隘死拒。官軍奮威衝殺。槍轟矛刺。立斃悍賊十餘。回目撥馬先逃。餘逆紛紛敗竄。人馬自相蹂藉。墮落坑塹者無算。官軍追殺五十餘里。約共斃賊數千名。連夜躡蹤窮追。二十五日。收復慶陽府城。二十六

日。追至蔡家廟。沿途斬殺又多。餘賊竄過環縣。由紅德城一路北走。各軍追之不及。遂於二十七日收回董志原。其雷正綰李耀南兩軍。於二十四日由西峯鎮出蒲河川。二十五日會楊世俊陳義之師於鎮原。合追至孟壩寺。截殺尾賊數百名。復追及前隊於三汭河。賊護其家口輜重先行。而以悍騎數百扼險抗拒。各軍馬隊逕前衝撲。步隊從旁排列而進。槍矛迭施。賊不能支。四散奔竄。拋棄騾馬輜重。填塞道途。落後之賊。悉被斬獲。官軍躡追八十餘里。至白馬鋪。斬馘千計。二十六日。追至洪河川。賊去已遠。軍中裹糧將罄。遂亦收隊回蕭金鎮。二十九三十等日。各軍以次均回原防。統計是役殺斃餓斃之賊及墜崖而死者。實不止二三十萬人。騾馬之倒斃餓斃。及被各軍奪獲者約二萬餘匹。拔出難民萬餘。拾獲軍械無數。慶涇各屬。一律肅清。竊董志原地。居秦隴。要齊木唐之涇原。宋之環慶。故地。昔時設立重鎮。以精兵宿將駐之。藉以控制。遐荒撫綏。雜虜形勢之重。自古已然。陝回竊踞以來。遠近城邑寨堡。慘遭殺掠。民靡孑遺。平慶涇固之間。千里荒蕪。彌望白骨黃茅。炊煙斷絕。被禍之慘。寔爲天下所無。此次乘其竄動。急追猛勦。積年蠹穴。搜蕩一空。賊之精騎悍黨。銷亡殆半。機局本有可乘。惟師行所至。

井邑俱荒。水涸草枯。賊因此而多所喪亡。官軍亦因此而艱於追逐。又其時適值內變紛乘。北路官軍因內顧不遑。未克橫衝側擊。共赴師期。一收聚殲之效。是則巨等所耿耿不能自釋者也。現調該逆由環縣固原兩路竄至下馬關。復由下馬關分竄銷河城。豫望城半角城金積堡一帶。賊情渙散。不但陝回與甘回因剽掠而肇衅生端。卽陝回之向分東彌西彌者。亦因喪敗而各懷怨恨。陝甘回患。庶有止息之期。此時所最急者。宜乘時耕墾。擇要輿屯。以活遺黎。而弭飢寒之迫。以儲軍食。而銷譁變之萌。庶內政既修。軍民漸有固志。乃可徐圖進取。斷不宜苟目前旦夕之效。求速反遲。又蹈從前覆轍也。其目前兵事所宜急籌者。如駐軍董志原。扼秦隴兩省關鍵。駐軍秦州。通蘭州一綫。餉道駐軍正甯。寧州之間。爲進慶陽之謀。駐軍涇州。爲通平固之漸。皆干固秦以規隴。自東徂西者。形勢之自然。由近及遠者。行軍之次第。旣不敢濡滯而坐失機宜。亦不敢造次而貽譏壯往。一切規畫。皆於無可設法中。竭蹶圖之。事同創始。艱阻萬狀。臣等惟有虛衷商榷。殫誠盡瘁。以求下紓民難。上慰慈懷。其有濟與否。則固未能逆計也。至此次各軍將士。徑搗積年老巢。轉戰數百里。不遺餘力。洵屬著有微勞。應請先予獎

叙以酬勞勩。固原提督直勇巴圖魯雷正縮記名提督浙江處州鎮總兵輔勇巴圖魯馬德順均請 賞換清字勇號二品頂戴按察使司銜新授陝安道呼敦巴圖魯黃鼎請 飭交軍機處存記遇有按察使缺出請 旨簡放二品頂戴陝西補用道李耀南前因江蘇六塘河疏防一案奉 旨拔去花翎註銷勇號嗣經臣宗棠奏調該員辦理營務深知奮勉此次督軍追勦異常出力應請 旨旨還花翎記名提督頭品頂戴裴淩阿巴圖魯楊世俊記名提督愛星阿巴圖魯張會元均請遇有提督缺出開列在前請 旨簡放提督銜陝甘補用總兵博勇巴圖魯閻定邦總兵陳義均請以提督記名請 旨簡放提督銜記名總兵毅勇巴圖魯高登玉陝甘補用總兵裴思朝均請遇有總兵缺出請 旨簡放提督銜補用總兵捷勇巴圖魯黃有忠請仍以總兵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 旨簡放記名提督尙勇巴圖魯張仲春記名簡放總兵譚正明均請 旨交部從優議叙總兵銜補用副將殷華廷彭壽山兩湖補用副將馬德中補用副將敦勇巴圖魯張得志均請以總兵升用閩浙補用副將王有慶儘先補用副將銳勇巴圖魯李洪春補用副將秦龍瑞均請 賞加總兵銜副

將銜浙江補用參將周炳榮請以副將仍留浙儘先補用副將銜補用參將讓勇巴圖魯陳全凱副將銜留陝補用參將羅青山副將銜儘先參將陝西河州鎮標右營遊擊郭萬春均請以副將留於陝甘儘先補用閩浙補用參將廖三元請 賞加副將銜儘先游擊王得洲請以參將補用並 賞加副將銜參將銜儘先游擊李廣珠請以參將補用藍翎游擊銜儘先都司趙連科請以游擊補用並 賞換花翎其餘出力弁勇等可否准臣等擇尤彙併一案保獎以昭激勸之處出自 天恩所有官軍追勦逆回連獲大勝蕩平董志原賊巢詳細情形並現籌布置大概謹合詞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再此摺係由臣宗棠主稿合併聲明謹 奏。

進駐涇州籌辦軍務摺同治八年六月三十日

奏爲進駐涇州籌辦軍務據實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甘肅之患爲回匪爲土匪而皆由陝回搆禍而起回人居中國由來已久傳稱驪戎則陝西之回也陸渾之戎則河南之回也山戎則直隸之回也徐戎則江南之回也商曰氐羌遏之域外周兼戎索蓄之域中然皆臣服其人未能變易其俗其人雜處諸夏舊本齊民其經典則專習天

方。別爲氣類。雖新教老教。有自相殘殺之時。東彌西彌。有互相猜忌之隙。然至與漢民爭鬪。則攘臂紛起。彼此聯結一氣。視若公仇。其聲息潛通。迅如郵傳。即如陝回肇畔之初。雲南回族。即預逆謀。有稱普洱阿洪者。尙在賊中。見爲戎首。各省遇有調撥。本地回民。必先通消息。俾陝回預爲之備。至甘肅回民。久相勾結。卽業經就撫之靈州。金積堡回。馬朝清。卽馬化澂。清水縣張家川回李德。或以馬械糧食。顯與市易。嗾其擾陝。或以官軍聲勢浩大。勸其暫就安撫。相時而動。皆以同教一家。隱相親附。外雖貌爲恭順。無異王民。內則暗肆披猖。仍滋他族。至如西甯之馬尙三。藉稱就撫。挾持官吏。而西甯漢回兵民各務。陰歸其掌握。名爲官撫回。實則回制官。與滇回之包藏禍心。如出一轍。尤勿論也。回之黨堅交固如此。陰謀詭計如此。若概加勦辦。不特誅不勝誅。亦慮未變種人。反側不安。致妨大局。若廣示包荒。隨宜招納。則賊心未死。轉瞬兵撤匪起。實在意中。甘肅所辦撫局。卽前車之鑒也。陝回敗竄甘肅之後。散布黑城子。預望同心。各回堡地。與金積堡相近。有遞呈求撫者。有投附河州回巢者。有由中衛渡河東繞。旋復敗回者。互相猜疑。不復如前此之固結。甘回恐官軍進勦。勢將波及。有預先自陳。實爲良回者。

有因陝回侵掠閉拒不納者。馬化澂亦上稟代陝回求撫。臣仍以前年分別勦撫之諭示之。生死禍福。聽其自擇。蓋欲申明神武不殺之德。與怙惡必誅之威。以期久遠也。劉松山一軍由清澗以指定邊花馬池。臣飭其先辦三月軍糧。節節遞進。然後前進。到花馬池後。小作停頓。察看馬化澂撫局。及陝回離合蹤跡。再定進止。其金順、曹、隴之軍。則已向磴口進發矣。道員魏光燾進屯安化縣板橋。及慶陽府城。提督劉端冕分屯合水縣。總兵張福齊進屯甯州。以西提督丁賢發進正甯。周蘭亭駐蕭金鎮。互相聯絡。就近屯墾。以利秦隴關鍵。撫災黎而裕軍食。臣駐軍涇州。瓦雲驛地居慶陽、汧隴之中。足資控制。策應檄雷正綰、黃鼎兩軍漸進平涼固原。以勦北路散踞逆回。與南路之師遙相映帶。峙饑糧。勤屯墾。禁擾累。戒妄殺。仍懷諭旨。祇分良匪不分漢回。爲久遠之規制賊之本。盡瘁圖之。不敢玩寇。以誤戎機。亦不敢求速而忘至計也。自回氛起。官軍不能制賊。民間堡寨。有被回逆攻破。無家可歸。流而爲匪者。有因官軍誅求無厭。無所控訴。激而爲匪者。如已撫之董福祥、扈彰等。見求撫之靜甯州張貴。卽剛入鎮原之孫百萬等。指不勝屈。官軍因急於撫回。遇有成股土匪。每以翎頂優之。示籠絡而安反。

側。若輩則糾聚黨夥。妄立營名。自刻木印。私製旂幟。居然以統領營官自命。徵糧民間。藉肆剽掠。無業之民。趨之若鶩。似兵非兵。似勇非勇。似匪非匪。似團非團。泯泯莽莽。徒爲民害。見聞臣軍度隴。有赴各軍投效者。有請助戰者。臣擬挑其桀黠者。束以營制。餘均勒令歸農。給以賑糧籽種。收其馬械。令各安生業。毋相侵暴。否則誅之。此擬治逆回治土匪之大略也。至甘肅兵事之壞。由於餉太細。而營太多。不擇將。而廣募勇。將領又勢力相傾。各不相下。任意進止。無所稟承。其勇數有一營僅止二三百名。仍領五百名之糧。每營每日派糧八百斤。而以一半折取糧價。兵勇數日食且猶不足。將領之辦公薪水則惟務取贏。故勇額日有逃亡。而將領則鮮有乞退者。亦有名雖一營而數多至一倍兩倍者。如范銘所帶之勇十二營。而人數實多至一萬數千。則一人充勇。一家隨之坐食。與客軍之虛額相反。而虛糜則同也。故不能戰而亦不能守。臣與穆圖善未嘗謀面。而以所聞所見言之。似愛克厥威。在所不克。諸將非惟不知感激。方且狎之。穆圖善非惟不加裁抑。方且柔之。隴事所以難於整理也。臣雖渥叨 恩命。謬領戎行。而未接督篆以前。事權不一。臣於諸將苟令有不行。卽於穆圖善愛莫能助。在乾州時曾

恭錄 諭旨。咨會穆圖善。行抵涇州。接受督篆。尙未接准穆圖善咨覆。所有兵事餉事。一切自未便輕率置議。謹一併據實聲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分道進勤布置聯絡情形摺同治八年八月十一日

奏爲敬陳分道進勤布置聯絡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兵事有一定之規模。有自然之次第。其先後緩急之節。則必審賊勢軍情。應之。臣自進駐涇州以來。熟察甘肅全局。北自花馬池。而南少西。爲靈州。迤南少東。爲環縣。又東南。爲慶陽。爲寧州。正甯。折而西。南。爲涇州。爲靈臺。迤而西。包陝西。汧陽。隴州。北境。隴山。而西。爲清水。又西。爲秦州。清水之南。爲兩當。與徽縣。成縣。東連陝境。南界蜀境。而甘肅東路。自北而南之路。始盡。以地理。家飛鳥之數計之。不過一千三百餘里。以人行之數計之。則幾二千餘里。此甘肅自北而南之地勢也。由花馬池。而西。少北。爲賓夏。又北。爲平羅。由甯夏。而西南。爲中衛。又西。爲古浪。古浪。西北。爲涼州。涼州。北。爲鎮番。西北。爲永昌。山丹。又西北。爲甘州。高臺。肅州。迤西。而南。則嘉峪關矣。此爲甘肅之北路。由慶陽。而西。爲鎮原。爲固原。州。由涇州。而

西爲崇信。西北爲平涼府。又西爲隆德。爲靜寧州。又西爲會寧。爲安定。又西北達蘭州。蘭州之西北爲碾伯縣。爲西寧府。此爲甘肅之中路。由秦州而西爲伏羌。寧遠。西北爲鞏昌府。又西北爲渭源。又西北爲狄道。二百三十里。達蘭州。秦州南爲徽成。東爲清水。東南爲兩當。西南爲西和禮縣。又南爲階州。鞏昌之西南爲岷州。洮州。及各土司地。此爲甘肅之南路。以現在賊勢言之。陝甘逆回萃於寧夏所屬平羅靈州中衛一帶。其東竄纏金之賊。經張曜擊之。沙金托海磴口。速解阿拉善定遠重圍。窮追至廣宗寺。復進賀蘭山。距寧夏不遠。宋慶又擊浪鄂爾多斯及五勝札薩等旗之賊。據張曜報金順等馬步各營。又已行近磴口。似邊外漸可肅清。劉松山全軍。七月十二日。已由清澗馳抵鎮靖堡。將糧運後路。節節布置。攜十二日之糧。向花馬池前進。計此時已抵花馬池。進勤寧靈之賊。北路兵力已厚。似邊口亦漸可肅清。南路秦州一帶。河州竄回。自李輝武吳士邁兩軍擊敗後。六月十九日。又經甘軍記名提督梅開泰擊之。伏羌縣北六十里馬家峴。擒斬頗多。餘賊全遁歸巢。蘭州運道漸已疏通。穆圖善前此停運之餉。均已悉數提去。昨接藩司崇保來緘。每月官商搭幫往來馱騾。或五六百。或七八百。甚有轉

機。河州踞逆。近無大股出竄。穆圖善所派記名提督涼州鎮總兵傅先宗總統喻止祥。敖天印彭忠國之二十四營。臣飭其分駐徽縣榆樹壩高橋李子園娘娘壩角鋪。以護完善之區。通餉運之道。俾吳士邁李耀南湯聘珍得隨時往來。離勤以速戎機。似南路亦漸有肅清之望。其中路平涼府屬固原以北。回陝之畸零小戶。多有赴營求撫者。臣飭各地方官指荒絕地。隨時安插。馬朝清續稟陝回有急於就撫者。有頑梗如故者。臣仍以分別勸撫之意示之。一面調道員魏光燾進駐慶陽。提督劉端冕進合水。以防環縣竄出之賊。總兵張福齊進駐董志原之蕭金鎮。分駐屯子鎮西峰鎮。提督丁賢發由正甯進駐鎮原之驛馬關。以遏甯靈橫溢之賊。一面調陝西提督雷正綰由平涼進駐固原之古城川。提督周蘭亭由蕭金鎮進駐瓦亭。以扼南北之衝。惟中路平涼一府。古稱雄鎮。自回逆肇衅以來。府城三次失陷。官軍頻年未遑勤辦。守令多寄居村堡。力不能制土匪。甚且藉土匪自固。假以義旅之名。任其蠶食村堡。茹柔吐剛。不辦良匪。有鹽茶廳民張貴卽剛八者。因忿其兄剛五枉殺之事。糾聚黨夥。迫脅良民。竊踞靜甯州莊浪縣丞轄境威戎鎮水洛城等堡。攻破靜莊兩屬民堡五十餘處。其黨侯得應攻

破會甯通渭縣黃家窰各堡十七處。又攻破會甯縣東北鄉民堡四處。秦安縣民堡被攻破者。未知其數。聚衆至二十八營。仿官軍營制。旗幟器械。居然齊整。與鎮原匪首孫百萬遙相勾結。拷掠之慘。甚於逆回。爲平涼秦州一大患。臣前以驛馬關有賊騎突至。檄黃鼎派隊勦之。路過鎮原縣時。出不意擒孫百萬解營。代理鎮原知縣廖溥明亦獲其弟孫百智解審。臣親提孫百萬孫百智訊明。攻破寨堡百餘。殺人不計數。當即斬決傳首犯事地方示衆。以伸國法而快人心。張貴聞知。與其黨謀變益急。臣前次欽奉 寄諭都察院奏工部員外郎王夢熊遣抱以賊圍緊急等詞。赴該衙門呈訴。左宗棠度師入隴。著即查明該處如有賊匪竄擾。即行派兵勦洗。以靖地方。原呈著抄給閱看。欽此。臣欽奉之下。詳察張貴罪狀。尙有王夢熊所未及者。此賊不除。各屬殘黎。難堪毒害。且所擾之靜莊會甯各境。本蘭州中大道。秦安又蘭州東南孔道。均未容稍有梗阻。其地居甘肅南北之中。甯靈之回。與河狄之回。往來勾結。不由莊靜。即出秦安。將欲南北分馳。掃除餘孽。而土匪從中作梗。餉道堪虞。若待駐軍防勦。徒分兵力。臣現調黃鼎率所部八成隊伍。由陸峒化平川徑擣莊浪所轄威戎鎮賊巢。調臣營務處前衛

州鎮總兵簡敬臨由靈臺出崇信。經馬頰口。以壽水洛城賊巢。調駐秦州之員外郎銜中書吳士邁道員李耀南湯聘珍等。撥所部進秦安清水會剿。防賊南竄。並搜剿踞秦安神峪河另股回逆。如能迅速蕆事。則蘭州東西。一律肅清。省垣僅防河州之賊。無須重兵。其黃鼎仍回軍平涼。進固原。會同雷正綰進剿甯靈一帶回逆。秦州之軍進剿河狄逆回。而甘肅大局。可期復振。此微臣度隴規畫調度。由東而西之大畧也。穆圖善前催臣進涇州接篆。奉有諭旨。昨復欽奉諭旨。飭臣進紮秦州接篆。比准穆圖善臧咨。又已具摺請旨。竊維臣由關度隴。必由中路。本一定之局。以形勢言之。北可聯絡甯靈慶固。南可聯絡鞏秦。東可屏蔽秦川。西可直達皋蘭也。以兵事言之。北路劉松山定邊花馬池之軍。距涇州雖僅數百里。然兵燹之後。郵傳不通。文報往來。必須從延安繞遞。已非兼旬不能達。臣接劉松山緘牘。又須酌量調度。行知北路中路諸軍。展轉迂回。已虞貽誤。若再移駐秦州。則山谷間隔。往返更多。千有餘里。尤覺聲息難通。況當勦撫兼施之際。隨宜因應事變。未可預知。臣駐軍適中之地。尙可就近料量相機應之。若移駐秦州。偏於南路。不但北路阻隔。卽中路亦運掉不靈。似於大局所關非小。

且隴中頻年軍事之誤。由於置平慶涇一道不願專就。秦安一綫餉道爲苟安之計。致匪回縱橫。生民荼毒如此。夫豈不曰餉絀時艱宜緩匪而急回也。又豈不曰宜先固根本。通運道。暫支危局也。而其效已可覩。臣若舍涇州而進秦州。局勢何以異此。人之議臣者。必且謂知有穆圖善而不知有國事。知有蘭州而不知有陝甘。臣雖百喙何能辭咎。此臣所爲反覆籌維。罔知攸措者也。且以地里遠近言之。由涇州至蘭州一千零二十里。由涇州繞秦州至蘭州一千一百六十里。本無庸舍近而道遠。而以賊勢言之。秦州無賊。靜寧莊浪有賊。臣未可避勞而就逸。如果北路事機順利。臣當由涇州大道進平涼以赴蘭州。縱或蘭州有急。臣檄南路秦州各營爲迎勦之師。檄中路平涼各營爲橫擊之師。似亦易有把握。是否如斯之處。伏候訓示。至督篆交卸遲速之宜。一聽穆圖善酌量陳奏。要之甘肅兵事。臣斷不敢居功。如有疎失。亦斷不以未接督篆。諉過。穆圖善合併聲明。謹據實馳陳。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施行。謹 奏。

遵查劉松山各情覆陳摺同治八年十月十九日

奏爲遵 旨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八年九月十二日欽奉九月初六

日 諭旨定安等奏降回變亂靈州失守一摺本日據神機營王大臣奏接據定安函稱探聞劉松山一軍行抵靈州城北駐紮不分良莠肆行殺戮以致降回疑懼陷城搶糧等語著將起衅情形查明具奏不得稍涉回護等因欽此並續奉 諭旨飭查臣維劉松山一軍於八月初二日進抵靈州。是夜據靈州知州及該州已撫回目周斌詣營面稟。陝回自敗竄靈境後。占踞甘回莊宅。甘回畏其悍。不敢較。劉松山以甘回既久經受撫。自宜示以區別。當面諭周斌密傳甘回安分自保。並令自左肩至右脇。斜繫草繩。傳諭各營。毋得濫殺。飛札馬化澂傳知各寨堡。毋稍驚疑。一面出示曉諭。并飭周斌選派甘回十餘人。陣前傳示。所過各回堡。俾咸知官軍祇勦陝回。已撫之甘回。安居無恐。初三日。劉松山由靈州進兵郭家橋。沿途各撫回堡寨。竟敢施放槍礮。傍堡列隊。大呼喊殺。官軍勇丁受傷者六十餘名。劉松山猶恐愚民無知。置之不理。初四日各寨紛紛出隊挑戰。劉松山猶恐馬化澂尚未傳到。或係甘回驚疑。仍按兵不動。又出示曉諭免勦。初五日甘回各堡寨復列隊近營施放槍礮。比官軍出隊。仍歸寨內。初六日列隊撲犯官軍營壘。劉松山始出隊擊之。其一切情形。臣曾於八月二十九日摺內詳叙。

九月二十日接到劉松山報。八月初七至十二日五獲大勝。公牘內叙及。十二日據靈州逃出勇丁洪得勝。稟稱靈州城內甘回。將城門關閉。亂殺漢民。前派去護餉之總兵銜副將謝榮華。陳永錫。及續派去靈州買糧之提督曹加正。總兵銜副將陳明。遂副將張福星。彭友亮。張細祿。王樂華。及勇丁七名。均不知下落。臣詳閱來牘。於州城文武會否遇害。未據叙及。即譚餉買糧各員弁勇丁。亦無確實下落。未便據以入告。且據劉松山緘稱。馬化澹以官軍迅進下橋。據永甯洞要害之地。故喉靈州甘回劫我餉銀。截我後路。意圖掣官軍回援。可乘勢奪踞下橋要津。而專兩渠之險。暫宜置之不理。臣比令將靈州會否失陷。文武員弁。如何下落。知州鍾牧。是何名。詳細開報。以憑入奏。尙未接其覆牘。頃又據道員曾傳理緘。告得劉松山十月初六日信。九月二十三日攻克劉家寨西北七寨。二十九日克復靈州城池。並破城外四寨一壘。十月初二日攻克營東十餘里里仁渠一帶大小九寨。其公牘由環縣一帶繞遞。均尙未到。蓋環慶山谷盤亘。殘破以來。千里白骨黃沙。人煙闕寂。文報難通也。此後各軍齊趨。聲息相接。或可附便馳遞。臣竊維馬化澹之陰賊險狠。天下共知。自就撫後。築寨修堡。購馬造械。仍

與陝回互相首尾。陝回敗則資以馬械。陝回窮則助以軍糧。從前屢見章奏。自甯靈西達西甯。南通河狄。各回民無不仰其鼻息。穆圖善曾令招撫西甯河州諸回。迄不之應。且常喉所部掠蒙古藩部。定安所訊據活賊白天才之供。劉松山自花馬池南下時。曾擊敗飽掠回巢。章州蘇光棍之黨。事皆在八月以前。是時官軍未抵下橋也。其變果誰激之。言者所稱濫殺激變。自是指八月初三日郭家橋初次大捷而言。馬化澂八月初四日所上臣稟。於劉松山軍抵何處。且一字不題。豈果有濫殺激變之事。而反爲諱之乎。白彥虎禹得彥楊文治諸逆首之突犯固原州。實馬化澂喉其黨馬萬春率之以來。豈亦由固原各軍激之而然乎。甘肅之民。漢回雜處。昔本漢多於回。近則回多於漢。若甯靈一帶周數百里。則漢民幾無遺類。固原州一城。回民北徙後。漢民存者不過十數。靈州一城。漢民存者不過數家。其產業婦女。均歸金積堡。老弱死亡。壯丁爲其傭工。細雇。漢民之痛心疾首。抑又何怪其然。臣靈州接紳民之稟。聳惕不安。頗慮失茲不圖。張駿元昊之患。必見諸異日。臣此時扶同徇飾。欺己以負。皇上。異日蒙。旨詰責。死有餘辜。至劉松山爲人。忠勇而明方略。當時諸將。實罕其比。卽如此次諸大捷。正

奇選用他人得其一。已爲奇功。而所陳戰狀。語語切實。絕少矜張。亦可概見。臣與曾國藩議論時有不合。至於識拔劉松山於凡衆中。信任最專。其謀國之忠。知人之明。非臣所及。上年曾舉以入告矣。臣於劉松山雖有心愛護。思爲國家保此將才。然事關大局。如劉松山實有濫殺激變之事。咎有攸歸。臣再代爲庇護。自蹈欺罔之咎。臣雖至愚極陋。不敢出此。此區區微忱。所求諒於君父而不敢必者也。自來辦賊之法。勤撫兼施。然同性犬羊。知畏威而不知懷德。辦理次第。與他賊正有不同。辦他賊先勤後撫。辦回則必以撫爲先。蓋回之所藉爲亂端者。漢回有異視也。非宣布朝廷德意。分良匪不分漢回。則賊有詞以脅其黨。衆將勤不勝剿。然若壹於主撫。賊必以撫愚我。陰集其黨衆。蠶食漢民。又將撫不可撫。竊恐漸漬既久。勢不至如雲南撫回爲回所制不止。臣前疏所言攻心爲上者。竊以爲大局雖終歸於撫。然非俟其畏勦之極。誠心乞撫。則固未可漫然允之。現仍飭各軍前進。一切勤撫機宜。必俟劉松山察酌實局。而後會同穆圖善核奏。斷不敢草率從事。致貽陝甘異日之憂。亦不敢鹵莽相將。致傷皇上如天之德。所有辦理情形。謹據實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

鑒訓示施行謹 奏。

覆陳周開錫辦理甘南軍務情形片同治十年二月二十一日

再本月十二日欽奉同治十年二月初五日 寄諭前因周開錫辦理甘南軍務恐不得力諭令左宗棠隨時查察毋誤事機並令查明鞏秦各屬有無大股賊匪當此北路肅清南路防勦事宜甚關緊要朝廷實深慮系近聞河州回匪三千有餘於去臘潛越洮河竄至岷州與官軍接仗復竄鞏昌阜陽川一路向東分股肆擾距秦州數十里之平南川娘娘壩鹽關李子園等處時有馬賊搶劫殺傷百姓岷州叛勇仍與官軍相持抗未就撫似此情形軍務尙無了日鞏秦爲甘省完善之區前此並未大遭蹂躪乃自周開錫總統南路諸軍旣不禦外來之匪任其奔突又激變范銘之勇致與官軍爲仇長賊勢燄若不及早廓清又成燎原之患著該大臣乘北路肅清迅將南路鞏秦一帶悉心布置盡殲醜類范銘現在何處其所帶勇丁有不法者亟應嚴懲有可用者卽應留以剿賊並非楚勇之外皆爲不可用之勇且楚軍中亦未必無他省勇丁參雜其間所有范銘營勇應如何分別措置之處該大臣當秉公辦理毋得誤聽一面之詞以

致債事欽此跪讀之下。曷勝惶悚。臣任大責重。不能早紓。西顧之憂。並以引用非才。致煩。聖慮。愧歎何言。惟事關大局。知而不言。既乖人臣無隱之誼。而言之過。盡又適開議論之端。晝夜思維。罔知所措。謹就所見所聞事。堪覆按者。爲。皇上陳之。

諭旨河州回逆三千有餘。於去臘潛越洮河竄至岷州。與官軍接仗。復竄鞏昌阜陽川一路。向東分股肆擾平南川一節。臣遍閱鞏秦各府州縣。去臘稟報。實無河州回匪三千餘潛越洮河闌入鞏秦與官軍接仗之事。惟狄道曾有河回出擾。經河州鎮總兵王得勝兩次出隊。旋即却走。略有擒斬。臣以無關輕重。未及叙奏。言者所稱與官軍接仗。或即指此。然不獨未竄至岷州。亦未竄至鞏昌也。至阜陽川平南川娘娘壩鹽關李子園等處。地當鞏秦之交。去洮益遠。從前狄道未復以前。時有河回竄擾。蓋洮東無軍駐守。賊無所忌耳。迨狄道既復。屏蔽稍寬。鞏郡迤南防軍林立。洮河之可偷渡者。惟康家巖一處。故安定會甯。時有零騎竄越滋擾。臣曾參革帶勇道員李耀南。而不劾鞏秦諸將者。以此言者誤信。一時謠傳。遽以無據之詞。八。告。此臣所不及料也。范銘臯蘭人所部黑頭勇多河州狄道人。甘肅官紳。以其與河回仇怨素深。冀其能出死力與

河回抗。而黑頭勇在甘軍中。猶爲出色。前藩司林之望力庇之。任其展轉招致。不加譏察。卒之冗雜日甚。良楛雜糅。愈不能戰。而餉旣乏絕。派捐民糧。又以時被河回驚擾。人民死喪流亡。地畝荒蕪。無以供億。遂棄所駐之地。就食岷州。穆圖善規復河州。徵南路諸軍。由狄道進剿。初猶屢獲小捷。繼藉口糧盡退走鞏秦。敗不可止。據梅開泰王得勝等稱。當時實因黑頭勇先潰牽動各軍。其詳固無從稽考。然范銘全軍潰退。則固無可辦也。臣度隴之初。見隴事敗壞至極。無從措手。心竊憂之。然兵事有緩急。賊勢有重輕。自應悉心斟酌。遂決意取遠勢。進兵北路。就近援南路。而自率親兵駐中路。以策應南北。兩路。惟南路諸軍。本不足恃。又挫退之後。銳氣銷亡。欲從新布署。既苦欠餉過久。撤遣無資。且甘軍土客混雜。其土兵固有室家之戀。其客兵亦皆娶婦生兒。軍營惡習。無所不有。縱籌撤遣之資。必將到手花銷。仍羈異鄉。流爲游手。貽地方異日之患。適周開錫由閩解餉來營。見臣當食而歎。遂自請赴南路一行。臣乃令其統所撥宗岳全軍。平江兩營。點驗甘南各軍。截汰虛額。成營併歸總統。兼理地方釐稅錢糧諸務。別除中飽。以蘇民困。而濬餉源。其間驕軍悍卒之囂陵。同事之牽掣。皆所不免。而周開錫守意自

如。中無所懾。乃復渭源狄道。開屯田。勸耕墾。減陋規。定津貼。鞏秦之間。民用大利。臣近接秦州士民留卸任秦州知州之稟。鞏昌士民留現署鞏昌知府之稟。雖無歌誦周開錫之詞。而所稱德政。則皆周開錫所稟呈施措者。民情亦大可見矣。言者謂鞏秦爲完善之區。前此並未大遭蹂躪。自周開錫總統南路諸軍以來。旣不能禦外來之匪。又激變范銘之勇。致與官軍爲仇。長賊勢。臣未見原奏。不敢多辦。然南路軍務地方已有起色。臣疊次所奏甚詳。范銘之變。非由周開錫激成。難逃 聖明洞鑒。是非仍可覆按也。軍中謠言最多。鞏秦文武畏黑頭勇尤甚。潰卒東竄之時。號稱十數萬。風謠四起。比楊世俊追勦疊勝。人心稍定。而追過禮縣時。署知縣蕭肇基運糧不及。捏報楊世俊被賊截圍數段。臣知其誣撤委。迨楊世俊躡追至岷。以銳進猛攻。爲賊所乘致挫。羣謠復作。周開錫堅持不動。比楊世俊傳先宗劉明燈報臘八之捷。微及撫局。臣批示剿到極處。乃可言撫。自首惡伏誅。叛卒分起安插。而羣詠亦漸息。現在范銘眷屬猶在蘭州。應領糧食。仍照常給領。臣前奏范銘棄軍走匿。其下潰變。或非其意所及。惟尤芝政安桐貞罪在不赦。應剿撫兼施。迅圖戡事。茲局勢初定。范銘知臣與周開錫無意殺之。或

赴蘭州自投。亦未可定。惟頃接見蘭州道張瑞珍坐補漢中知府林士班。自秦州來。談及范銘一事。據稱范軍未潰之先。曾問范銘自言伊在皖帶兵。曾接護前撫翁同書親屬有功。又素稱林士班爲太世叔。以其爲林之望堂叔也。或謂旨敕下陝西撫臣蔣志章。委藩司翁同爵督辦陝西軍務。臣劉銘傳。委前藩司林之望。前赴秦州會同鞏秦階道唐啓蔭。查明地方實在情形。及周開錫辦理此案。有無激變情事。以明國是而釋羣疑。可否之處。伏候聖裁。至甘肅之有楚軍。自都興阿多隆阿由湖北帶來。內多湖北投誠之衆。嗣楊岳斌總督陝甘。則湖南水軍居多。而皆名爲楚軍。故蘭州歷設有楚軍糧臺。不自臣始也。臣軍雖名楚軍。而陸續選募各省勇丁頗多。本不僅楚人。臣於楚軍固無所庸其徇庇。合併聲明。謹奏。

請追獎勞臣以昭激勸摺同治十年二月二十一日

奏爲恭謝 天恩。並懇 追獎勞臣以昭激勸事。竊臣欽奉二月初二日 恩

旨陝甘總督一等伯左宗棠運籌決勝調度有方著加恩開復降三級留任處分並加賞一等騎都尉世職欽此跪聆之下。感激涕零。不知所措。竊念臣楚南下土。章句陋儒。

蒙 文宗顯皇帝特達

恩知於疑謗交集時。優擢京卿。畀以幫辦軍務重

任。 皇上御極。疊承

寵渥。洊擢疆圉。並荷

甄及微勞。

錫封伯爵。臣拜

官不敢辭。而受爵不敢不辭者。竊謂官者責以理人治事。實心實力。敬慎以圖。凡愚尙

能自勉。至於爵賞則必功著當時。名垂後世。而後足以副茲

曠典。而無忝竊之譏。

古人每以受爵不讓爲深戒。暴得大名爲不祥者。非無見也。乃再辭未蒙

俞允。至

今每署銜名。猶深祇懼。茲因巨憝伏誅。復荷

芝綸。蠲其夙愆。

恩施下逮。實已

至優極渥。無可復加。若復覩承

殊眷。再叨世職之封。臣

無橫草之功。而受

賞

緊附分茅之後。實覺愧負前驅將士。無以策後效而勵將來。伏念陣亡提督劉松山。自

秦晉轉戰燕齊。返旆以來。復踰千數百里。淨掃十數萬匪徒。力攻四百餘賊窟。英銳忠

勇。絕少比倫。不幸倉卒爲飛礮所中。垂危之際。猶以金積未平。屬所部努力報

國。

語不及私。並飭其姪錦棠將遺骸藁葬吳忠堡。必俟事平始歸骨先隴。昨金積既平。劉

錦棠搜得當時謀害劉松山逆賊馬八條。極刑處死。瀝血以祭劉松山之靈。三軍雨泣。

臣提訊解到金積堡回衆。均稱劉帥亡後。堡中夜靜。時聞戈馬之聲。如怒潮湧。至每月

約三四次。或五六次。賊中每疑官軍夜襲。不敢解衣就臥。而上年十一月十六夜三鼓。平涼城外。忽聞大聲鳴。山谷響應。守城將士。疑爲狼嗥。開礮轟擊。比絕城出視。了無所見。臣時徘徊帳中。覺其有異。後得諸軍馳報。是日馬化澂就擒矣。然則前史所載殺魄忠魂。時露靈異。誠未得謂其盡屬虛語也。臣與劉松山共事數年。知其行軍律已。實一時名將。而一片忠愛之忱。出於至性。則古人實無以加。每一追思。悲痛不能自己。合無仰懇 天恩。將 賞加 微臣 騎都尉世職。合之劉松山原得之三等輕車都尉。照三河殉難撫臣李續賓例。 追賞劉松山。令其嗣子龔承襲。則 盛典不虛。前敵諸軍。益知所感。而微臣亦免忝竊之譏。感荷 鴻慈。曷其有極。謹附驛 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敬陳進兵事宜摺。同治十年六月十四日

奏爲敬陳進兵事宜。仰祈 聖鑒事。竊甘肅回亂。雖由陝回構衅牽連而起。實則新教久懷不軌。即無陝回牽連。而亦不能保其不變。適因漢回結怨。得所借口。以追脅其族類。其變乃益速。時值東南兵事方殷。重兵鉅餉。難於分布。不得不勉事羈縻。而玉關

內外竟無完土矣。茲幸皇威震疊。金積蕩平。陝回窘蹙歸誠。又經畫地安插。

朝廷仁育義正之懷。天下共喻。回民雖善詐多疑。自忖黨堅耐戰。孰如陝西堡寨之密。槍礮之多。孰如金積。其不敢妄肆鴟張。固意中事也。春間清水縣張家川撫回李得昌。自清赴河州。諭撫馬尪大馬占鰲。臣知爲州回央託而來。諭令聽其自投。不准招致。蓋自行投首。准與不准。官操其權。苟由招致而來。設有不可撫者。礙難處置。一涉操切。轉無以示大信而服其心也。李得昌行至洮河東岸。馬尪大等遞呈求撫。適聞河西用兵。心懷驚懼。疑李得昌之給已。李得昌亦疑撫局有變。忿懼而歸。嗣西路各郡縣見蕩平。金積緣起告示。又誘知靈州平涼固原化平川等處安插陝甘各起回民安居耕墾。適然無驚。始悟撫局終無可疑。馬尪大馬占鰲求撫之心乃益切。觀其於李百寬馬彥濬等投入河州時。拒不容留。亦可概見。此時言招撫固可省兵力而速戎機。然以地勢言之。河州西甯卽漢唐河湟故地。爲歷代戰爭之場。蘭州東西南三面均緊連河州。河州賊氛不靜。蘭州不能解嚴。以賊勢言之。河回嗜利輕生。性喜剽掠。無事時即常騎馬遠出鈔掠。變亂十年未受懲創。更無畏忌。此等嗜亂之民。非創鉅痛深。固難望其永久帖。

服也。現在甯夏平涼慶陽涇州鞏昌秦州階州各屬。大致實已肅清。賑撫耕墾。安插遷徙。兵屯民屯善後諸務。實已具有端緒。雖中衛鹽固一帶。時有遊匪出沒不常。甘南之徽兩西禮等縣。亦時有伏匿之匪。伺劫運道。然統計實不過數起。人馬多者實不過數百。少者僅數十而已。倏隱倏現。如蟲蝨着體。殊費爬搜。然固無能爲害。現擬留黃鼎雷正縮魏光燾左日升等各營。自中衛至平涼。扼要分駐。其路南徽兩一帶。加派提督殷華廷馬隊護運搜緝遊匪。一面慎選地方官。會同各防營。嚴密掩捕。以淨根株而重後路。據各路稟報浮橋渡船已辦。各營芻糧軍用粗備。道路修治已平。乃檄各將領尅期會師而前。進規河州。記名提督涼州鎮總兵傅先宗。率所部馬步由狄道進。以其半渡洮而西。修立堅壘。以其半駐洮東岸爲中路。記名提督楊世俊。率所部馬步隊。及提督張仲春宗岳馬步隊。取道南關坪進峽城爲左路。記名提督劉明燈。由馬營監進。紅土窰由紅土窰進安定縣。掃除零匪。以扼康家崖之要。記名提督徐文秀。由靜甯州進。會甯繼之爲右路。俟中路渡洮之師修壘畢。左右兩路。乃渡洮繼進。其岷州及洮州廳。地居河州西南。山徑叢雜。以五營分駐兩城。調土司楊元帶番勇守隘口。相機防剿。統歸

楊世俊調遣。會甯西北安定東北均接靖邊縣地。境當北竄之衝。檄黃鼎分所部馬隊八營。益以副將桂錫植馬隊三營。歸記名提督徐占彪統領。由中衛進靖遠南搜會甯安定遊匪。西顧蘭州。臣俟諸路布置略定。即率親兵由隆德赴靜甯安定督勦。俟河州大定。乃圖西甯也。西甯著名逆首馬尒三。已於三月內自伏冥誅。陝西崔三禹得彥白彥虎等逆。近時兇焰頗形消阻。至甘州涼州肅州。本無大股耐戰之賊。惟未覩兵威。故爾時形倔強。如果鋤其桀黠。寬其良愿。辦理悉當人心。則剿足令其畏。撫足令其懷。自可永期安謐。臣惟殫誠盡瘁。慎以圖之。不敢遷延以誤事機。亦不敢草率而貽後患。以求仰紓 睿旰憂勤於萬一。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遵

旨陳明擬辦事宜摺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

奏爲遵

旨陳明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十一月初九日准兵部火票遞到軍機

大臣字寄十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前因肅州克復加恩以左宗棠協辦大學士並

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本日復明降諭旨將穆圖善等分別加恩獎叙以示論

功行賞用彰勞勩現在關內肅清隴右大兵雲集自應乘此聲威分路西征景廉駐紮

古城兵力單薄亟應添派勁旅以圖進取金順所部尚有二十營若與景廉合在一處則兵威較壯景廉本有請飭金順前赴古城之奏即著統率各營尅日馳赴古城相機進剿以期規復烏魯木齊景廉於金順到後將各隊如何分撥前進之處即著和衷商辦不得稍涉意見其額爾慶額馬隊即著左宗棠飭令隨同金順西進聽候調遣哈密雖獲勝仗現在是否解圍未據文麟等續報張曜宋慶所部兵力較厚該提督等久歷戎行辦事奮勇朕所素知著即督率所部馳往哈密駐紮會同文麟明春等相機防剿遇有軍情緩急均准會銜奏事穆圖善所部馬步各隊久駐涇州徒置無用之地即著飭令該統領等分起前赴安敦玉一帶駐紮以爲諸軍後繼該將軍現在奏請陛見著將各隊分派起程後再行來見面授機宜以上各軍經朕酌量分派後該將軍等接奉此旨卽行奮迅前進不得託詞耽延倘有玩泄從事朕必當按律懲辦決不寬貸至各該軍馳赴關外糧餉一切及轉運事宜責任綦重必須先事預籌並督飭地方官悉心經理帶兵大員其勢難於兼顧左宗棠身任兼圻責無旁貸著卽統籌各軍所需糧餉軍火等項每月應用若干寬爲預備陸續轉輸毋令稍有缺乏如果各該軍逗遛不進

則罪在主將儻因糧餉不繼致誤戎機朕惟左宗棠是問關外情形究竟若何糧運道路若何鎮迪以東俱總督統轄之地著卽詳細查明會圖呈覽河州狄道回情是否安貼該大臣督辦糧運自應駐紮肅州蘭州省城祇有藩臬駐紮是否足恃西甯安插各回衆能否不滋事端並著左宗棠豫師據實具奏左宗棠所部各隊久在邊陲其中疲乏者諒亦不少自應分別遣撤將得力之師分紮各要害以資彈壓值此餉項支絀之時尤宜汰弱留強以節糜費欽此跪誦之下。欽仰我 皇上軫念西陲洞矚邊務際此關隴肅清爲邊塞一勞永逸之計。

申命諸將。尅期出關。疆臣總司糧餉。分別責任。迅赴戎機。在事文武諸臣。懷遠 聖訓。敢不殫誠竭慮。以求仰慰 宸廑。竊維

由肅州出嘉峪而西。本漢唐師行大道。關內外風土相同。非有洪濤巨浸。崇山峻嶺。足妨戎馬也。安西玉門敦煌。近雖遭白逆股匪擾掠一空。然使關內之糧。足供裹帶。車馱駝隻。足供周轉。無庸仰給安西。出關之兵。何憚不進。近時軍情無復以出關爲苦者以此。然徒言出關。固尙非難。至由安西抵哈密。計程十一站。千里而遙。經由戈壁。無臺站。無水草。砂礫縱橫。人馬每多困躓。中間僅安西城北四站馬蓮井。尙可支帳小憩。以備

汲飲而亦未可久留。過此又七站始抵哈密回城。地暖而腴。爲纏頭回族聚居之所。軍與以來。音耗闕絕。近被白逆股匪竄擾。是否有餘糧足供採買。更無從知。臣前在肅與諸軍集議。官軍分起次第南行。必先將甘涼採買糧料。運存肅州。又由肅州出關。運至玉門。然後頭起開拔至玉門。又用其私駝轉搬玉門存糧。以赴安西。騰出官駝官車轉運。第二起軍糧。而後第三起繼進。餘軍仿照辦理。此抵安西州作一停頓。又裹糧進哈密。如此層遞銜接。人畜之力方稍舒展。而土氣常新。可免意外之慮矣。至由哈密前進。所有糧運事宜。斷非臣力所及。自古至今。從未有運涼甘肅之糧。濟哈密以西軍食者。語云。千里饋糧。士有飢色。言其不宿飽也。今涼甘肅之糧運哈密。計程實近三千。而所歷又皆兵燹之餘。砂鹵之地。其勞費顧待問哉。諭旨飭金順額爾慶額由哈密進古城。與景廉會師金順等至安西州搬齊糧料。必一面遣人赴哈密詢訪。就近堪資採買者若干。以定進止。如就近有可設措。自不須轉搬安西存糧。以節勞費。而張曜所部遵旨進哈密。即可籍資其糧以進。時距麥熟之期。亦當不遠。舊糧漸盡。新穀旋升。後此續進之軍。方可相時而動。臣所擬宋慶之軍。及臣部精選之軍。蓄銳待發。自可不

誤師期。諭旨飭穆圖善率所部進駐安敦玉爲諸軍後繼。飭臣統需糧餉軍

火等項。寬爲預備。陸續轉輸。毋令稍有缺誤。穆圖善欽奉諭旨感激奮興。固不待

言。微臣具有天良。又新蒙特恩。至優極渥。苟有一籌可展。竟敢稍惜心力。致煩

聖廑。撫衷自問。何以爲安。顧無如時地足以限之。關內之糧。搜購無餘。非待明秋無

從加採。而前進各軍。能否就近採買。騰關外存糧。以供繼進之軍。又難懸擬。若勉挪前

進各軍糧料以應穆圖善。則前進各軍中途缺食。大局不堪設想。若不挪前進存糧。以

應穆圖善。續至之軍。一飽無時。又將何策以善其後。故於接到穆圖善咨時。業將一切

實在情形。縷悉咨覆。請其將隊伍暫駐涇州平涼一帶。遵旨陛見面陳。此時急赴

安西。於大局有損無益。確實情由。伏候聖慈詳示機宜。俾有遵循。大局之幸。亦微

臣與穆圖善之幸也。至金順張曜兩軍。各有專餉。無待臣籌。額爾慶額所統吉林馬隊

二百騎。黑龍江馬隊百騎。穆圖善委解存餉三萬兩。甚爲充裕。其自挑涼州滿營百騎。

及臣撥交桂錫楨馬隊一營一起。臣已各發滿餉四個月交額爾慶額。並撥購到口馬

二百五十四。健駝二百隻。洋馬礮軍械各件。以壯其行。出關各軍所需軍火。現解肅州

者。堪資一年之用。如遇各軍餉到稍遲。必應墊發者。臣自當相其緩急應之。惟臣軍餉項奇絀。久在洞鑿之中。如各軍視爲公中糧臺。取攜自便。無論點金乏術。缺誤必多。且將來款目鞦韆過多。從何銷算。此非由部臣派員專立一案。隨時考核嚴切催提不可。非臣力所及也。論旨垂詢河州狄道回情。是否安帖。該大臣督辦糧運。並著駐紮肅州蘭州省城。祇有藩臬駐紮。是否足恃。西甯安插各回衆能否不滋事端。並著左宗棠豫師據實具奏。臣維甘肅一省。變亂十餘年。被禍慘烈。甲於天下。所以然者。回變與髮逆捻逆不同。而甘回與陝回起衅緣由又異。當時辦法未能苦心分明。遂致紛紜日甚。不可收拾也。陝回之禍。由於漢回構怨已久。起衅之故。實由漢民而匪回乘機構變。並敢戕害團防大臣。據地阻兵。法難曲貸。迨官軍屢予痛勦。兇悍首逆馬政和楊文治于彥祿等。均已授首。悍賊殄滅已多。所存無幾。國法已伸。其餘首從各逆。旣俯首輸誠。自可概邀寬典。安寘甘境。與漢民異處。以杜衅端。通計陝回七八十萬。現存者除白彥虎股內二千有奇。此外安插甘境者不過六萬餘衆而已。甘回雖不如陝回之悍。然人數較多。自乾隆年間新教潛入內地。久懷不軌。詭謀秘計。在入室操戈。

居心圖謀不軌。與國爲仇。橫亘北數省。無所畏忌。是法所必誅。時不可緩者也。辦法宜嚴首惡。不可稍縱。倖託皇上福庇。事機順利。首逆馬化澂父子馬桂源兄弟及馬四等次第伏誅。其餘各日懷異志者亦已悉數芟夷。而後安西肅州甘州涼州一帶二千餘里。並無回族聚處。實漢唐以來未有之奇。竊計後此疆臣能慎擇廉明守令。分佈各郡縣。毋有擾累。興教勸學。潛移民俗。化其愚頑。則雖百世相安可也。至西甯本蒙漢回番雜處之區。循化貴德巴燕戎格。尤多回番。而漢民頗少。由西甯徑達關外。有路可通。不必取道嘉峪。臣飭劉錦棠於明春解凍時。親歷各隘。擇要修築堡寨。調撥兵勇分駐。網關外相通蹊徑。以便盤詰。而畫郊圻。就回番之情言之。番愚凶狡。一經不法之徒。造謠鼓煽。易生事端。蓋新定之區。恩信孚洽未久也。然一經持平辦理。旋即帖服。察看情形。轄境均尙安帖。不獨河狄也。臣宗棠料理糧運事宜畢。仍回蘭州。一爲安插肅州漢回難民。一爲河湟客土難民有准於收穫後遷徙安插者。應速籌辦理。以期永久。一爲欠項積久。遺撤無資。而蒙恩飭撥部款百萬兩。一時難以速到。應及早預爲籌畫。庶明春分別辦理。易於措手。至糧運事宜繁重。仍在得人而理。臣不駐肅州。亦

可隨時料量耳。臣出省時。將臣軍營務交河湟案內擬保陝西遇缺題奏知府並

賞加鹽運使銜張宗翰。及總兵范秉誠督辦。城防標兵事交中軍副將崇志料理。而總司其成者藩司崇保臬司楊重雅也。幸一切經理得宜。民情恬謐。城野市肆。晏然無驚。俾臣無內顧之憂。得以一意辦賊。而前敵所需軍火軍裝軍餉。無不應念而至。不但毫無缺誤。並有臣未及催提而委解已到者。臣實深資其力。合無仰懇 天恩。加以甄錄。崇保請 賞加頭品頂戴。楊重雅請 賞加布政使銜。崇志請 交軍機處

記名遇有甘肅總兵缺出。請 旨簡放。張宗翰遇有陝甘道員缺出儘先題奏。並

賞加按察使銜。閩浙補用總兵范秉誠。以總兵記名請 旨簡放。並請 賞給清

字勇號以示鼓勵。出自 恩施。謹遵 旨據實陳明一切擬辦事宜。恭摺馳奏。伏

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官軍出關分起次第行走摺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

奏爲敬陳官軍出關宜分起次第行走。以策全功。而糧運亦可接濟。仰祈 聖鑒事。

竊肅州克復。大軍應卽乘勝出關。速圖掃蕩。人皆知之。而能言之。微臣始念亦謂巧遲

不如拙速。及體察軍情詳審局勢。竊有不敢輕議者。請爲我皇上敬陳之。一在籌出關之兵。宜審也。通計攻肅各軍。金順宋慶徐占彪及巨節次調派馬步各起共六十餘營。可謂多矣。然攻堅旣久。損折實多。受傷成廢者。亦不下數千之衆。皆所稱精銳之選也。徐占彪所部蜀軍馬步十三營。前後陣亡將士五百餘員名。帶傷者二千四百有奇。宋慶一軍。亡傷之數近千名。而染病物故者亦數百計。金順所部步軍。卽胡世英之英禮十營。本非佳選。又由甯夏拔赴涼州時逃亡不少。雖幸金順隨時補輯。得以成軍。每戰身先。作其勇氣。然陣亡者數百名。受傷殘廢者亦數百計。此臣在肅時所深悉者。肅城克復後。臣與諸軍熟商。非從新整理。難收實效。金順宋慶徐占彪均以爲然。比飭隨帶之總兵戴洪勝余起立提督金慶元副將歐陽吉星等。歸頭品頂戴記名提督譚上連統領。併成五營。益以馬隊三營。駐守肅城。修葺城壕。俾成雄鎮。飭肅州鎮總兵章洪勝接統楊世俊舊部馬步四營。及親兵小隊。駐嘉峪重修邊城。以嚴鎖鑰。並撥馬步小隊。分駐關外。以通玉門之氣。其玉門靖邊營遊擊缺。委隨營總兵銜副將陳南波署理。安西協副將缺。委隨營提督吳次漢署理。敦煌沙州營參將缺。委隨營副將聶福田

署理。各令挑汰存營孱弱兵丁。而募山內獵戶補之。各足一營五百名實數。照內地防勇章程。以月餉責其防守本境。兼護運道。緝遊勇。臣巡視嘉峪關畢回肅。卽撤徐占彪馬步七營。分別回籍。挑留精壯。併成馬步六營。於肅城外擇水草便利處紮營。按日操練。亦便其養傷待愈耳。時因出關期近。諸軍整理需時。奏調張曜嵩武軍由鎮番涼州赴肅。而嵩武軍到肅後。軍食日增。甘涼訂買運肅之糧。不敷接濟各軍之用。不得已商請宋慶。率所部回涼州整理。兼以就食。宋慶又以舊部在豫者多募補。易於集事。而金順出關在卽。擬以所部現存精壯。聽金順挑補額數。俾期捷便。臣服其力顧大局。深知緩急。並愜私懷。旋並撥副將馮桂增馬隊一營。布洛期螺絲後膛開花大礮一尊。飭總兵鄧增帶領礮手。隨金順出關。以從其欲。計此時整理就緒。壁壘一新矣。張曜一軍馬步十四營。隊伍整肅。士飽馬騰。堪稱勁旅。臣並益以新製連架劈山礮十尊。布洛期二號螺絲後膛礮一尊。七響後膛礮十尊。其涼州副都統額爾慶額馬隊。除自挑涼州滿營百騎外。穆圖善撥交吉林二百騎。黑龍江一百騎。臣慮其單。飭總兵桂錫楨帶所部馬隊一營一起。約四百騎。歸其統帶。計金張額三軍出關馬步共一萬數千。幸皆精實。

可用。數月而後。仍可調撥勁軍。陸續繼進。如此士氣常新而不竭。糧運常裕而不饑。以之制關外。容土逆回。自操十全之算。一在籌出關之糧運。宜審也。肅州安西。共隸一道。而產糧贏絀。各屬攸殊。肅州及高臺。腴地也。安西玉門。頗多砂瘠。而敦煌爲上腴。軍興以來。民困於逆回之擾掠。復苦於軍營之捐攤久矣。民人存者。不過十之三四。地畝荒廢。居其大半。官軍藉興屯之名。先給領籽種牛價。抵算採買糧銀。搜括抑勒。戶口流亡。自白逆竄出關外。官軍復沒。圍莊被陷。安敦玉彫。邊之狀。較甚從前。臣在肅見難民絡繹入關。恐轉徙日多。荒地無人耕墾。籌銀二萬兩。分給三州縣。並撥寒衣萬套。賑之。冀留此災黎。盡力屯墾。庶異時餘糧出糶。關外各軍。可就近採買。稍節勞費也。然目前軍食。不能取給安西。則固不待言。甘涼肅素稱腴地。頻年戎馬被害最酷。自徐占彪偏師徑搗肅州。肅回縮退。諸軍戡定河湟。甘涼道路。漸次肅清。農民得安耕穫。倖獲中稔。兩年以來。尙供官軍採買。然死亡既多。川原耕種。不過十之三四。其旱地更無過問者。臣由蘭到肅。途間疊據土民紛紛遞呈。求免採買。比經再三開導。除留民食及籽種外。諭其悉數出糶。勿任居奇。幸三郡民情樸愿。又知官軍誓滅此賊。且能不擾。遂得集有成。

數。通計涼甘肅三郡訂買市斗軍糧十六萬三千餘石。按照額徵倉斗。則三十餘萬石。幾敵通省常年額賦。雖優議價值。每市斗一石。重三百餘斤。給銀四兩。而民間繳納不前。市價驟長。每石竟至六七兩之多。據甘州府縣稟報棍徒喬良廷卽喬鐸李太和。造謠煽惑。阻納官糧。以致市肆抬價居奇。貧民糶食無所。軍民均困。臣察訪得實。立飭將喬良廷李太和杖斃。並以署甘涼道蕭宗幹辦理顛預。撤任查辦。訪聞局員候選知縣杜輔仁。甘標後營都司林長興。有侵欺情事。交調署甘涼道黃慶章訊實詳參。自此民間交糧。乃漸踴躍。然以訂買糧斗總數。供金順張曜額爾慶額三軍食用。及運糧車駝。駝隻。防營所需食用。算至明歲六月新熟。尙短糧料市斗二萬餘石。現擬盡括額徵本色。及各標營季糧。陸續填補。尙未知能否足敷。且甘肅地氣高寒。麥秋雖在六月。而民間割麥完畢。必應堆積成垛。俟其稿糜秸脫。始便碾打上市。臣此次七月十九日。由蘭州啓行。八月十二日始抵肅州。沿途村舍。麥垛雖多。而繳官上市者少。明歲節候雖早。計民間繳納新糧。必俟八月陳糧。尙應寬籌兩月。庶新熟之交。得資接濟。此籌糧甘苦實在情形也。就轉運言之。自涼州至肅州。共九百里。又自肅州至嘉峪關。至玉門縣。三

百六十里。玉門至安西。又二百里。共一千四百餘里。路多砂石。用駝爲宜。惟駝隻非農所蓄。向來民間所蓄。惟騾馬牛驢。以供農事。藉應差徭。所有惟木輪大車。不耐負重行遠。頻年賊回擾掠。牲畜極少。差車無供。上年成祿出關。強拉差車數百輛。甫至玉門。車夫棄車逃回。并騾馬亦拋置不顧。自是更無從措手。臣於夏初派弁三路出口採駝二千。又偏值蒙古駝少價昂採獲尙不及一千二三百隻。報到者僅祇六百餘隻。臣過甘郡時。道府請重價雇用民車。每運糧百斤。行百里許。給銀四錢。其應出差車。許給銀一錢。用四十餘日之久。民車差車運糧料到局。尙不滿三千石。幸臣前調集各營官騾一千六百餘。先後到齊起運。勉資周轉。而前用民價在蘭州平涼所雇商民車駝隻及袁保恒在河雇辦車輛亦陸續搭運軍裝軍火抵甘。於是轉運稍旺。肅州乃有存糧。以後可不須重價雇民車。然通計由涼州甘州採糧運肅。由肅駝運至安西州。合計民運車駝隻腳價官車官騾官駝員弁人夫新糧牲畜草料口袋什物局費一切攤算。每糧百斤。需銀十一兩七錢內外。其勞如此。其費如此。夫豈此時財力所堪。若非預籌掄節。而動言用衆。恐官車之餉餽不繼。糶臺之儲時早空。不但後時不能保此不竭之源。

卽日前出關之師。亦且時憂饑潰。此轉運艱難之實在情形也。竊維自古關塞用兵。在精不在多。方全盛時。籌用兵。卽先籌芻粟。如漢趙充國古稱名將。其駐軍酒泉。卽今之肅州治。敦煌卽今之安西州治。所籌兵事。重屯田而罷騎兵。留步兵萬人。藉省大費。三奏力諍。行之卒效。至今言西北兵事者。莫能外也。乾隆閒先臣兆惠苦守伊犁數月。維時北路兵阻不前。其深入者僅精兵數百。卒能力解重圍。宣威絕域。約計當時北路士馬。多亦不過數千。然則道遠運艱。不能用衆。卽古今承平無事。官私充足時。亦無以異可知也。擬出關之金順張曜額爾慶額所部馬步已一萬數千。合之員弁丁役人夫。將近兩萬。值哈密解嚴。賊蹤向吐魯番一帶竄走。師行二千里。尙未知能否及賊。若遽擬以大軍接踵前進。雖承平無事。官私充裕時。猶或難之。矧當禍亂十年。人物彫殘。財用匱絕之日乎。臣在肅時。商之各軍。汰疲乏冗雜弁丁以求精。資遣傷殘成廢弁兵。以省累。蔡張曜一軍。銳氣方新。作爲頭起。金順一軍。次之。額爾慶額又次之。宋慶一軍。整理需時。軍裝駝隻。均須增添購辦。請留俟明年秋後繼發。臣并擬於所部整銳足恃諸軍內。再精選數千。屆時慎擇統將率之同行。如天之福。甘涼安肅。明歲豐稔。西師飽騰。

再分起層遞而前。如行衽席。庶邊塞肅清。可操全算。計期不過稍遲數月。而局勢穩矣。否則師行荒徼。旣不能因糧於敵。復不能隨地徵糧。士馬苦於長征。求一飽而不得。正恐未及遇賊。軍情先搖。於局勢無益而又害之。且戰陣之事。最忌於前突。後竭。行軍布陣。壯士利器。厚集於後。則前隊得勢鋒銳。有加。戰勝而兵力愈增。必勝之著也。若全力悉注。前行一洩。無餘。設有蹉跌。無復後繼。是乃危道。詩言綿綿翼翼。傳稱彼竭我盈。蓋皆注意後路之說。況出關之師。所應加意者。不僅哈密。以西客土各回。似成效不在欲速。取威不。僅一戰也。區區之愚。所爲不能自釋者。以此。至關外軍事。除景廉每年尙間有緘牘往來。餘則并未接過隻字。卽鎮迪一道。名雖隸陝甘總督管轄。而實則由烏魯木齊都統及各大臣就近督率。公事一切由其主持。數十年前即是如此。臣無從過問。所有哈密以西糧運事宜。應由出關各軍到地自行籌畫。臣固未能懸揣亦勢力所不逮。非預爲諉謝也。謹將籌辦出關事宜。據實陳奏。伏乞 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覆陳移設臺事宜摺光緒元年二月初三日

奏爲遵 旨覆陳事。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上諭袁保恒奏擇定西征糧臺進駐巴里坤摺據稱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兩處設立糧臺均不相宜惟巴里坤爲南北適中之地且緊接大軍之後擬將糧臺移設巴城等語糧臺轉運事宜關繫甚重應否駐巴里坤之處著左宗棠袁保恒和衷商榷奏明辦理移臺之後其餉項一切仍由陝甘內地行走必須陝省後路糧臺催提轉解以資接濟左宗棠務當督飭地方各官認真經理毋得稍分畛域致誤事機袁保恒奏稱糧臺移設後須撥兵護運並請於舊部皖軍中商調數營此時皖軍能否調撥並左宗棠能否將應撤之營酌撥馬步若干著該大臣酌度情形與袁保恒會商妥辦張曜宋慶兩軍現在天山南路該軍糧運即由左宗棠先爲接濟俟移臺後應如何統籌兼顧並著左宗棠袁保恒商辦毋誤軍食金順已抵巴城即著趕緊部署迅速西進金順到古後景廉卽與該都統將進剿機宜妥爲籌辦以期迅掃逆氛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竊惟糧臺之設原以支應糧餉軍需俾前敵各軍得壹意馳驅無須分心儲峙其必緊居大軍之後者勢所當然巴里坤距各軍駐紮之古城濟木薩等處爲程七百餘里車駝暢行無阻臺設巴里坤照料易周各軍赴臺領運取攜甚便回亂以來城垣完好

如常。舊爲北路商賈輻輳之所。百貨萃集。市廛鱗次。今昔無殊。袁保恆稱糧臺宜移設巴城是矣。惟巴城產糧無多。從前天時地利人和三廠屯田。日久荒廢。從新經理屯政。暫無近功。經理如不得人。便滋虛耗。金順上年在此採辦軍糧。民商分購。僅得七千餘石。其明徵也。臣原奏北路應兼收烏科一帶新舊之糧者以此。袁保恆所陳移臺巴里坤先買古濟之糧。次則仍由南路調運。臣思古城之糧。景廉已經訂買。巴里坤之糧。金順已經訂買。其額爾慶額所買之糧。臣已發過價銀。暫毋須由臺支發。若訂買古城濟木西之糧。運回巴里坤。無論古濟之糧。未必尙敷訂買。且亦無辦法也。南路涼州肅安西新訂之糧十九萬擔。不爲不多。因乏現銀收繳。尙欠五萬餘擔。除供張曜宋慶全軍。及金順留安西肅州數營外。涼甘肅州所有防城護運兵勇馬步各營。皆取給於此。算至見新時。縱有存餘。必無多矣。若復加價訂買。則已訂之五萬餘擔。更難收齊。且貧戶無糧出糶者。買食維艱。青黃不接時。無從設措。上年於散給籽種外。郡縣復廣設粥廠。糶賑療飢。洵非得已。價愈增則富者之欲未厭。而貧者之苦愈甚。撥之事理。實不可行。且新糧訂買已多。民間搜括殆遍。本屬實在情形。袁保恆所奏。以南路調運爲未著。自

有所見。古濟之糧。旣已探過。涼甘肅之糧。又難議增。然則臺移巴里坤。其必仍於北路廣籌採運也。明矣。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一帶。糧多可採。袁保恆自當盡心籌之。近又廣加諮訪。知歸化包頭至射台大巴一帶十數站。大巴至巴里坤十六站。中間產糧之處甚多。其地雖無臺站。無一定地名。然舊時商旅之赴巴古烏魯木齊者。每取道於此。以其有糧可購。有駝可雇。價均平減也。湖茶私販。由此路至古城銷售。經歷任督臣奏明在案。近日臣礮隊總兵鄧增。隨金順到巴里坤稟稱。巴城商賈絡繹不絕。棉價布價糧價。與內地相近。皆言由烏科一帶來者。卽指此路。觀其市價平減。知其路徑之捷。價腳之省。景廉前與金順書稱。包頭運糧。實亦不少。非虛語也。臣檄歸綏道崇繕。訓訪確實具報。一面委員攜銀二萬兩往歸化包頭試辦採運。應否加銀增採。容遲再議。惟袁保恆所奏移臺巴城。雖以調運烏科之糧爲言。以調運南路爲末著。而注意仍在肅州。現在趕製大車。以購車騾三千頭。駸駸西向。其勢已成。事難中止。姑無論天山嶺脊。石徑拳確。尙無轍跡。重載糧車。駢幫銜接。較之單車空車。尙可參用人力。從容過險者。艱阻特甚。事必不行也。卽照袁保恆所擬辦法言之。糧車由肅運巴。艱阻所不辭。勞費所不

惜而肅運之糧亦無顆粒可到巴城。按肅州安西越哈密二十四站。計程雖止二千二百餘里。而道路綿長。又多戈壁。車馱駝隻。均須就水草柴薪之便。憩息牧飲。不能按站而行。中間人畜疲乏。又須停住養息。即催趲迫促。斷非三十餘日不能到巴。計每騾一頭。日須噉料八觔。一車一夫口食。日須兩觔。蘭州以西料豆缺產。餵養用青棵大麥粟穀等充之。畜食之料。卽人食之糧也。車行三十餘日。計一車運載之糧。至多不過六百觔。兩騾餵養。卽耗去五百數十觔。車夫口食。亦須六七十觔。而車糧已罄。安有餘糧達巴里坤乎。卽達巴里坤。而車騾之餵養車夫之口食。又將安出。此不謂之虛糜不得也。大抵西北轉運。以駝隻爲宜。爲其食少運重。又能過險也。駝行口內。食糧不過三斤。晝牧夜行。可省草束。且一夫管牽五駝。日需口食又省。若行口外。則食草不食料。如渴勞乏。但餵養一升。加鹽少許。仍卽復故。惟駝夫宜擇其老習勤快。管夫之人。宜擇其耐勞善於體恤者。雖不歇廠。亦少倒斃之患。故關內外諸軍。均使駝而不使車。統帥營官之能者。常留心照料。不盡委之廝養小卒也。袁保恒初議移臺。臣卽詳告以宜駝不宜車。關內之用馱騾可多。車騾宜少。天山無車路。關內之糧難逾天山。及購駝不如雇駝。辦

官車不如用民車。已辦之車。只可酌改州縣臺車。以省餵養。而迄不見察。臣無如何。現在製造車輛已成。採買騾驢已到。而始籌及餵養維艱。意欲仍駐肅州辦理車運。並奏陳西路用兵糧臺。均設肅州。而引岳鍾琪曾用兵車糧車。黃廷桂分車駛北。過天山爲證。不知岳鍾琪之用兵車。後此曾否停止。其過天山。或係令士卒下車推換。以資輕便。均無從詳考。至糧車。則岳鍾琪於後起運。至玉門布囊吉時。咨止前進。而由巴里坤派餘丁三千幫協轉運。謂可省車駛之煩。並以節省。當時原有紀錄。黃廷桂於用兵回部時。以車騾駐哈密。一半赴北路巴里坤裝糧運庫車。一半徑由哈密運南路吐魯番。時當重熙累洽。物產豐盈。而岳鍾琪由南路進兵巴里坤。始用糧車。繼復停止。至派餘丁三千轉運。藉以省煩節費。其因天山非車路可知。黃廷桂用車騾一半往北路裝糧運庫車重載。返時不逾天山。其一半徑由哈密運吐魯番。則本是向天山西南行。更不近天山也。袁保恒預存想當然之見。求成必不行之事。竟至牽強往跡。傳會其說。臣實有所未喻也。竊維從前西路用兵。列聖之派大員赴肅州哈密辦糧臺轉運前敵軍食者。均以集協款調車駛駝隻爲事。至糧料草束。一切承辦之員。必視前敵軍行所

至。擇路之捷。費之省者。妥慎籌維。務得其當。道光六年。討張格爾。官軍由北路向南路之阿克蘇。宣宗特頒手諭十條。聖懷以肅州嘉峪關距阿克蘇五千餘

里。哈密總設糧臺。鞭長莫及。

飭運烏魯木齊所積屯糧赴阿克蘇。並於伊犁採

買。省內地轉輸大半。又以內地軍械火藥。由南路吐魯番至庫車。途多戈壁。

飭

改由北路逾冰嶺轉阿克蘇。程途相等。細繹疊降

諭旨。於師行南路時。猶以運

北路之糧。省關內轉輸爲宜。然則師行北路。不應由南路辦運也。明矣。臣愚謹就現在已成局勢言之。袁保恆移臺之先。必將烏科及各處糧路運路周爰諮詢。精心擇度。以所購之駝。運北路之糧。以次達巴里坤。迨巴里坤收有成數。袁保恆徑赴巴城。設立糧臺。一面仍運北路之糧。一面用駝南來裝運。南路肅局之糧。屆時距秋穫之期不遠。採糧較易。可冀集事。較之駐肅轉運巴里坤。重車不能過險。軍餉無可繳納。勞費過鉅。終歸無濟者。大不侔也。其已辦車騾。虛耗餽養。殊爲可惜。擬以有騾無車者。分撥蘭州東路。抵臺車之用。或加撥涼甘安肅各處。備臺車添套及補里車。放忙之缺。容臣與袁保恆商定。再由袁保恆核實陳奏。至關外諸軍。需用軍裝軍火。尙係自行製購。入陝後由

西征糧臺駐陝軍需局發傳牌到蘭州。由督署發傳牌飭沿途州縣隨時派臺車民車運送。價由各軍押運委員自發。相安已久。從無違誤。查諸軍軍裝軍火所習所用。各有攸宜。色目既殊。多寡之數。緩急之需。亦異。毋庸由糧臺預爲備辦。其子藥等項。臣已設局肅城。各統領遇有缺乏。均可隨時借領。將來另款開報。爲數無多。自無須添設款目。袁保恆原奏糧臺移設須撥兵護運。當於舊部商調數營。奉 諭左宗棠能否將應撤之營。酌撥馬步若干。著酌定情形。與袁保恆會商妥辦。竊維臣軍自上年撤遣。步四十營。後又撤去奇捷等營。馬步勇夫約共千名。現僅存一百四十一營。須俟洋款借到。再酌其應撤之營。久役思歸。是否願赴關外。無從懸擬。查巴里坤原有領隊大臣及勇兵駐紮。臣近因鎮標急須整理。奏委記名提督王鳳鳴署理鎮篆。已飭隨帶餉銀六千兩。先赴署任。切實挑汰募補。酌給月餉。冀可改觀。臺移同城。自可資其照料。糧臺所應有者。護臺兵勇夫役。爲數不必過多。設臺以後。前敵諸軍。餉需一切。均可赴糧臺請領。毋須由臺運解。毋須弁兵押護。哈密現有張曜全軍駐紮。安西肅州甘州涼州蘭州平涼以至陝西。節節駐有防營。原因巡緝遊匪。兼護運而設。袁保恆隨時咨行護運。斷

無遠謫。毋庸調撥馬步。致涉虛糜。移設糧臺。原爲接濟前敵各軍起見。糧臺專司轉運。不必參預軍務。且現在臺尙未移。籌糧籌運。茫無頭緒。豈可預議增調馬步各營。益重其累。臣拜摺後。當即鈔錄摺稿。咨知袁保恆。如有不合。彼此無妨辯駁。以衷一是。俟議論悉合。意見均融。再當會銜具奏。所有移臺轉運事宜。及現在確實情形。謹一併詳細陳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遵 旨督辦新疆軍務敬陳籌畫情形摺
光緒元年六月二十八日

奏爲遵 旨督辦新疆軍務。敬陳籌畫情形。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四月初

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本日已有旨。令左宗

棠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金順調補烏魯木齊都統。仍幫辦軍務。景廉調補正白旂漢軍都統。回京供職。景廉著俟金順行抵古城後。將各營兵勇糧餉。移交金順接管。再行起程回京。新疆軍務孔殷。必須速籌進兵。節節掃蕩。金順本有自帶各營。益以景廉所部兵力。已不單薄。著即督率各營親臨前敵。相機進剿。爲收復烏魯木齊之計。所有進兵機宜。隨時會商。左宗棠酌辦。袁保恆已令回京供職。西征糧臺。已諭左宗棠責

成陝西藩司經理應行奏催及咨行各省事件呈由陝西巡撫覈辦關外轉運事宜即在哈密巴里坤各處設立糧餉分局由左宗棠派員經管袁保恆將經手事件逐一交代清楚後起程回京見在關外兵事餉事并轉運事宜均歸左宗棠督辦蘭州相距窺遠鞭長莫及該大臣當統籌全局酌核辦理關外軍食務當源源運濟以期士飽馬騰毋令停軍待哺宋慶一軍該大臣已咨令回紮潼關本日亦諭知錢鼎銘商令該提督擇要駐紮矣等因欽此跪聆之下悚惕實深竊維新疆之事從前因兵力餉事未能兼顧遂至叛回構變強敵窺邊土宇人民不可覆按於此而欲力圖恢復挈二萬里戎索之舊還之職方戢萬千族殊俗之民漸以聲教正值震盪甫靖財力久殫內患雖平民勞未艾其難誠有倍於拓疆之始者微臣庸朽菲才又值衰疾侵尋志慮鈍竭何敢不自忖量謬以自承顧念臣子之義厥重匪躬疆場攸司責無他諉自從戎伊始卽矢盡瘁馳驅豈頭白臨邊忽易初志謹將所籌情形爲我

皇上敬陳之一曰廣籌軍糧也師行北路宜用北路之糧不但節費亦免耗糧臣前疏已詳之南路肅局既有見糧又車馱騾隻購雇稍多可以灌運自宜嚴切督催以廣儲峙北局設於歸化分局設於

包頭。飭升用知府前署綏德直隸州知州陳瑞芝。提督銜總兵蕭兆元司之。雇民駝轉運。計自三月至五月。據報陸續運過四十餘萬斤。至巴里坤。每百斤牽合銀八兩內外。袁保恆前奏甯夏採運。臣飭署甯夏鎮總兵記名提督譚拔萃。甯夏府知府李宗賓接辦。見據報已雇駝數百。先由察罕廟試行。如果此路通利。再爲加辦。察看漠北素產健駝。又便水草。惜久未開運。倉卒應募者少。又駝戶每以拉差爲苦。疑沮不前。臣見飭巴里坤鎮鎮迪道嚴行示禁。冀聞風踵至。運道暢行。庶餉饋可通。亦收節省之益。正辦理間。適俄國游歷官索思諾福斯齊等到蘭。與之談論近事。索思諾福斯齊自稱俄國在山諾爾地方。糧產甚多。駝隻亦健。距中國古城地方不遠。如中國需用糧食。伊可代辦。送至古城交收。由俄起運。須護運兵弁。均由在山諾爾派撥。其兵費一併攤入糧腳價內。每百斤需銀七兩五錢。如年豐糧多。駝脚不貴。則價尙可減也。比即與定議。書立合約。計年內可運古城糧二百萬斤。明年夏可運足三百萬斤。索思諾福斯齊已專兵八五等伏前往告知其地巡撫。據稱斷不致誤。臣見委知府銜甘肅候補同知丁鶚等赴巴里坤。又委布政使銜甘肅候補道陶兆熊等赴古城辦理採糧開墾及收支事宜。此

北路籌糧情形也。南路肅局存見糧三萬餘石。安西局存見糧一百數十萬斤。哈密局除張曜各營外存見糧一百三十萬觔。見正趕緊灌運。張曜在哈密辦屯墾水利。事必躬親。不惜勞瘁。據報懇荒地一萬九千餘畝。可獲糧數千石。見據甘涼肅各廳州縣稟報。今歲夏雨優渥。冀獲豐稔。將來新糧市價。有減無增。車駝之受雇者亦日多一日。轉運較從前稍易。此南路籌糧情形也。臣因歸化包頭探運巴里坤。較涼甘肅探運巴里坤腳價大減。而糧則實裝實卸。別無虛耗。故決計於北路開一運道。陸續撥兌官銀已四十餘萬兩。窳夏已發銀三萬兩。計秋高駝集。運數可增。南路由甘運肅。由肅運安西。均用車馱。由安西運哈密。連巴里坤。均用駝隻。節設廠局。濬水泉。刈草薪。以利運道。一切經費。統於現辦採運項下開支。計轆轤轉般。運數可倍。此合南北兩運。籌巴里坤之糧也。俄國在山諾爾地方。緊接我布倫托海邊界。距古城數百里。俄人代爲採運二百萬斤。送古城。視巴里坤運古城路程較近。實屬獲之意外。計需銀十五萬兩。此於北路之北。籌古城之糧也。就目前局勢。籌應前敵急需。事之所得爲者。祇此。歷代之論邊防。莫不以開荒爲首務。或辦之用兵之時。以省轉饋。或辦之事定之後。以規久遠。要之得。

人。則。有。益。軍。儲。不。得。其。人。則。虛。糜。經。費。且。西。北。治。地。開。荒。尤。資。水。利。就。窪。潞。水。障。之。令。深。引。渠。漑。田。灑。之。令。普。既。需。人。工。尤。資。器。具。而。哈。密。土。質。最。滲。土。工。石。工。外。別。有。毛。氈。包。裹。之。工。爲。他。處。所。罕。既。須。多。籌。器。具。又。需。廣。備。氈。條。開。墾。之。先。所。費。即。巨。臣。於。張。曜。由。安。進。屯。哈。密。時。已。津。貼。過。運。腳。等。銀。五。萬。餘。兩。購。辦。氈。條。價。脚。銀。約。九。萬。一。千。餘。兩。張。曜。躬。率。所。部。殫。力。經。營。而。後。得。著。成。效。計。以。後。踵。而。行。之。展。此。輿。區。保。綏。戎。藩。而。成。數。十。百。年。無。窮。之。利。見。復。經。畫。巴。里。坤。收。召。亂。兵。一。千。三。百。餘。名。每。月。給。餉。銀。三。千。兩。配。以。矛。桿。槍。礮。子。藥。俾。其。復。成。勁。旅。復。委。甘。肅。同。知。丁。鵬。等。勦。辦。屯。墾。事。務。兼。收。包。歸。寧。夏。所。解。軍。糧。惟。巴。里。坤。地。當。天。山。頂。畔。氣。候。凝。寒。舊。設。天。時。地。利。人。和。等。廠。久。已。荒。廢。屯。務。雖。興。暫。尙。難。供。客。軍。坐。食。也。由。巴。城。而。西。北。七。姑。地。勢。沃。衍。天。氣。漸。和。由。此。而。古。城。迤。西。一。帶。更。稱。膏。腴。上。壤。景。廉。所。辦。公。屯。私。屯。外。餘。荒。甚。多。若。兵。民。盡。力。耕。墾。不。虞。乏。食。臣。見。委。布。政。使。銜。甘。肅。補。用。道。陶。兆。熊。揀。帶。員。弁。前。赴。古。城。驗。收。俄。人。代。辦。軍。糧。支。發。價。脚。一。面。察。看。古。城。一。帶。情。形。經。畫。屯。墾。事。宜。隨。時。馳。稟。核。奪。此。籌。哈。密。巴。里。坤。古。城。糧。運。屯。墾。情。形。也。一。日。兵。事。宜。早。爲。整。理。也。西。事。稽。延。至。今。未。睹。成。效。由。於

冗食多而戰士少耳。旗綠諸營。久不足額。就近各省。無勁兵應調。於是取土著兵民。及各處就食兵民。授地耕墾。一備軍食。一備戰守。無事則驅其盡力隴畝。有事則調其效命鋒鏑。謂之且耕且戰。事非不勞。謂之即兵即農。名非不美。然調赴期會。則彼此觀望。數日不能取齊。磨令前驅。則勇怯雜糅。氣勢不能完整。其何以戰。且既挂名武籍。又令其從事耕耨。譬猶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兩者相兼。必致一無所就。是且戰之兵不能戰。且畊之兵不暇畊也。茲宜劃兵農爲二。擇其精壯有膽之兵。宜馬者馬。宜步者步。束以營制。一如內地軍營。其曾著戰績。如徐學功輩。用之爲管帶爲督帶。其才能辦事。如孔才輩。用之爲幫辦。凡督帶管帶以及所部哨官什長。酌給薪水辦公銀兩。散人給餉與糧。按照客軍營制減給。其愿弱不任戰者散之爲農。按照戶口。指餘荒地畝。令其承墾。由官酌給籽種農器耕牛。收穫後繳本歸倉外不取息。其所穫糧石。由官照時價收買。庶簡其精壯。營伍可得而實。散其愿弱。屯墾可得而增。兩利之道也。關外各城所駐大臣。有辦事領隊幫辦之分。所駐之兵。有錫伯索倫達呼爾察哈爾蒙古厄魯特沙畢納爾及綠營滿營兵換防番戍兵之分。亂後舊制不可復按。而辦事幫辦領隊大臣。於本

營存兵外。兼帶馬步各營。各請專餉。所稱馬隊步隊。既罕能戰之兵。而辦事幫辦領隊各員。又非盡知兵之選。徒糜餉糧。無濟實用。都統及各大臣。因慮產餉未極其豐。增竄更形其絀。力主畫地自封。閉關謝客之議。以護官私屯糧。不顧兵事利鈍。金順進駐古城。張曜進屯哈密。遲回不前。而後隊尙迤邐原防者以此。見在巴里坤古城已辦採運。哈密已開營屯。金順張曜兩軍留後之隊。應即陸續開拔。兵力既增。則屯丁可減。竊維此時。必分別兵農。責兵以戰。課農以耕。而後餉事可節。兵事可精也。哈密巴里坤古城所駐各大臣。就見在所存旗營核定糧餉。如缺額過多。准照舊額馬步就地挑募丁壯補數。但責其保守城隘。不必責以戰事。脫屯丁伍籍。散之歸農。則盡力隴畝。民樂耕其野。而官屯私屯。地畝收穫餘糧。准照時價發糶。民益得其饒。不但分駐各軍。可資接濟。卽調發續進馬步。沿途就地採購。毋期裹糧以趨。於兵事更覺順利。較之見在辦法。兵農兩荒。不猶愈乎。如蒙 聖明鑒允。應請 飭下金順文麟遵照辦理。庶於時局有裨。此籌整理哈密巴里坤古城兵事實情也。 諭旨關外兵事餉事。並轉運事。宜均責臣督辦。而蘭州距前敵數千里。餉糧轉運。雖可總其成。臣忝預戎機。則調度

指麾不能發當其可。自當簡率大軍親駐肅州。相機辦理。惟師行糧隨。事豫則立。當此新穀未升。駝隻歇廠。轉運難期。暢旺之時。不先將前敵各軍食糧。灌運充裕。催其留後各營。陸續開行。而遽大軍進發。致占前敵軍食。向後彼此兼顧。更費周章。督臣兼司關隴。轉境遼闊。移節肅州。距關內腹地太遠。又苦鞭長莫及。調集各軍。所遺營壘。均是扼要地方。非權其緩急。移撥填紮。於建威銷萌之計。亦形疏略。見在一面督飭西路各局。於駝隻起廠之前。趕催軍駝。層遞灌運。一至八月。即調新駝分駐安西哈密各處。分段層遞轉輸。而調回車駝。搬運新糧。一灌運安西糧局。一運供臣部軍食。庶期會從容。畜力舒展。於事均便。一面調集各路將領。商議出關。隨征留後防守各事宜。及移營分紮一切。務臻周妥。臣之進駐肅州。未能求速者此也。至景廉所奉關內運糧至古城。應以十萬石爲度。以斤重則三千餘萬斤。非竭四五年之力不能辦到。金順絨開所有會銜緘牘。全未與聞。所需軍糧。合留後十餘營。并許年以市斗二萬石爲度。尙只六百萬斤。然此皆金順未調補烏魯木齊都統以前。就彼時局勢言之也。合併聲明。所有籌辦糧運兵事。謹據實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覆陳借用洋款摺

奏爲遵 旨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二年二月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二月初七日奉 上諭沈葆楨等奏籌議關外餉需礙難借用洋款暨江蘇擬

力籌西征協餉各摺片據稱借用洋款耗息甚多海關部庫均受其害應於各省關移

緩就急並江蘇竭力籌措等語所陳亦屬實在情形西征餉事甚殷自當通盤籌畫於

國計軍餉兩無妨礙方爲有濟應如何斟酌盡善之處著左宗棠妥爲籌畫迅速具奏

原摺片著鈔給左宗棠閱看沈葆楨所請將湖北湖南協濟江防銀兩移解西征糧臺

濟用俟左宗棠覆奏到日再行降 旨欽此跪誦 諭旨並細閱原奏摺片具悉

江蘇撫臣竭力籌措兩江督臣將兩湖協濟江防銀兩撥濟西征深維大局苦心微臣

身值時艱 籌莫展徒煩遠省疆臣代紓籌策感愧奚如豈敢乞餘不足又顧之他益

增歎仄顧事有萬不得已者不敢自安緘默謹就愚見爲 皇上陳之臣之奏借洋

款原因各省關應協款項積欠甚鉅陳陳相因馴至洋防議起照常年又減至一半以

外頻催罔應計無復之萬不得已而有此請非不知借用洋款非正辦也沈葆楨與臣

素相契洽。其清強有執。臣常自媿不如。原奏義正詞嚴。俛舉兩湖應解江防銀兩。移撥西征。亦實情理兩得。然其代爲臣謀。究不如臣之自爲謀也。姑就其論國債一說詳之。泰西各國經常用度。原有定數。其格外之費。均由其國富商酌度承認。自出資本經營。由公司抽收課稅。以裕國用。如開礦治水諸大工作。原奏所謂輕利博重利者是也。下非放債上非借債。不得概以國債名之。間有由其官中授意興辦。如英吉利開印度通緬達滇邊山路。圖就近銷售鴉片。則官主謀而商應募。不在此例。至各國用兵。除報怨雪仇外。均爲其國商賈爭利起見。兵費例由紳士商民認定。計期取償於官。則爲國債。非臣臆說也。原奏英美有國債不失爲富強。西班牙土耳其以債傾國。日本蹈其覆轍。而謂英美舉債於本國。猶是富藏於民。非西班牙等國輸息鄰封之比是矣。至論各國舉債攸殊。效有同異之分。尙非探原之論。夫英美富強。甲於海國。由來已久。兵費借其本國之債。不待求助隣封。自然之理。西班牙不善經營。土耳其耽吸鴉片。日本因欲去其大將軍之逼。舉國以奉西人。割地以給俄人。出其額征爲質。各國衰亡之徵。由其自致。若謂借本國之債者必富且強。借隣封之債者自貽困蹙。而引之爲借用各國洋欸。

之戒。非定論也。就日本借用洋款而言。因其國有違志朝鮮取償國債之心。洋人遂以此舉之。陰爲各國外海總埠頭之計。日本未嘗不知。祇緣既與定議。不敢復有異同。隱忍遷就。勉而出此。非所論於西征一局。夫西征用兵以復舊疆爲義。非有爭奪之心。借千萬鉅款。濟目前急需。可免懸軍待餉。十年計息。所耗雖多。而借本於前。得以迅赴戎機。事之應變者可以速辦。如減撤防軍以省糜費。籌設新制以濬利源。隨時隨處。加意收束。計十年中所耗之息。可取償十年之中。非日本之尋釁舉兵。與洋人共利可比。至西班牙舉債經商。本奸商編賴之類也。土耳其舉債傾國。本執袴敗家之類也。烏可同年而語哉。以海疆按年應協之餉。了還按年應還陝甘借款本息。不必得半而足。是大有造於塞防。而無所損於洋防。原奏謂洋款取償於海關。海關仍待濟於各省。各省僅籌協餉。已催解不前。今兼籌協餉之息。何能如期以應。查借用洋款向章。海關出票定數。督撫鈐印歸款。此次辦法。自亦如此。各省關印票之數。原劃定各省關應協之款。並非於協餉外兼籌協餉之息。事理著明。非可隱占。其與解部之款。本不相涉。原奏所稱海關病部庫病者。其原在各省協餉之愆期。現奉

諭旨。自光緒二年起。如不能照

原撥添撥數目解至八成以上。將該藩司監督照貽誤京餉例。由該部指名嚴參。此後海關自可不至代人受過。平心而言。借用洋款。實於中國有益無損。泰西各國。典廢存亡。並非因借債與不借債之故。其理易明。卽以現在局勢言之。臣非先後借用洋款。則此軍不能延至今日。上年李鴻章有二千萬待借之奏。卽沈葆楨辦理臺防。亦曾借用洋款六百萬兩。嗣因倭事速定。部議停止四百萬。今倭事息而西事殷。重理舊說。似非不可。應請 旨敕下兩江督臣。卽代臣借洋款四百萬兩。迅解來甘。臣得此款。清還新借陝鄂上海各款一百二十萬兩。尙可餘二百數十萬兩。暫資敷衍。如各省關自本年正月起協款。能解足八成以上。臣軍有的餉源源而來。苟可設法騰挪。何肯以催餉煩。自取憎厭。倘各省關未能如數報解。微臣計無復之。洋款旣不能借。則非息借華商巨款不可。而息借華商巨款。若不謀之兩江。則又無從著想。此臣之苦衷。所不得不預爲陳明者也。江蘇協款。每年除劃抵前借洋款本息外。僅應補解二十餘萬兩。蘇省雖允竭力籌措。爲數非多。而協款外尙有應解老湘營每月四萬五千兩一款。甫解至上年七月。計截至今正。已欠解六個月。沈葆楨雖將湖北欠解江防之十二萬兩。湖南

欠解江防之八萬兩。撥解西征。然以之抵老湘營月餉截止。今正尙欠七萬兩。原奏穆圖善月餉一萬兩。關內外各軍。均由臣酌量統收分撥。意在清眉目。一事權。亦俾臣得稍資周轉耳。然自統收分解之議起。臣軍之餉。正因墊解過多。大受其累。疊經奏明有案。何能稍資周轉乎。總計沿海各省關協甘之款。山東爲數少。而報解勤。浙江則更不遺餘力。其欠解之最多者。閩爲最。粵次之。粵東瑞麟故後。閩自英桂內召後。解款日漸減少。閩之積欠。則已至三百餘萬矣。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兩廣督臣廣東撫臣福建督撫臣盡力籌維。務將本年應協甘款。如數迅解。共支危局。毋推以八成自限。則猶隴餉之一大宗也。臣拜摺即行。馬步共二十九營。每營僅攜四個月鹽菜馬乾就道。幸各處糧料水草均已預備。師行無阻。當合營起行。臣適奉 諭旨准借洋款。士氣甚奮。閱沈葆楨原奏。則未敢宣布也。謹一併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附陳新疆賊勢片

光緒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再烏魯木齊踞逆本地土回居多。逆首白彥虎。所帶陝回及甘肅從逆之回。踞紅廟子

古牧地瑪納斯等處。而皆與南路踞逆回會。怕夏通。怕夏即敖罕部。安集延回會和碩伯克也。怕夏當即伯克轉音。俄羅斯既滅敖罕。踞其塔什干都城。敖罕所部安集延獨免。同治四年。乘回部之變。入踞南路喀什噶爾及各回城。於是土魯番闢展以西。土回皆附之。怕夏能以詐力制其衆。又從印度多購西洋槍礮。勢益獷狃。陝甘竄踞之逆。及本地土回。均倚之爲重。然不敢顯然與俄羅斯較。是俄兵之強可知。俄人頗言其狡悍。異於諸賊。以敖罕向未用西洋槍礮。安集延多洋槍礮。而怕夏又能用其衆。是安集延之強亦可知。官軍出塞。自宜先剿北路。烏魯木齊各處之賊。而後加兵南路。當北路進兵時。安集延或悉其醜類。與陝甘竄逆及土回合勢。死抗官軍。當有數大惡仗。如天之福。車機順利。白逆殲除。安集延之悍賊亦多就戮。由此而下兵南路。其勢較易。是致力於北而收功於南也。若北路軍威未至。而賊先圖自固。不敢互相援應。但作守局。以老我師。則曠日持久。亦在意中。外間議論。頗謂軍臨前敵。陝甘竄回必有倒戈之事。臣不敢信其誠然。即令誠然。白逆必遁竄入南路。安集延未經重創。其狡焉思逞之志不忘。如其併力穩抗。自可獎率師徒。爲一了百了之計。偷詭詞乞撫。仍思踞我腴疆。或兵至。

則逃。妄擬乘間竊逞。爲死灰復燃之計。則新疆隱患方殷。豈可不預爲之所。議者但以陝甘竄回及新疆各城爲慮。不復知有安集延竄踞南路之事。或以爲易。或以爲難。或以爲事可緩圖。或以爲功可速就。或主撤兵餉之事。或並爲難得易失之談。辯說紛紜。橫議歧出。揆其命意。皆因裨益洋防起見。豈真由衷之談哉。臣本一介書生。辱蒙

兩朝殊恩。高位顯爵。出自逾格。

鴻慈。久爲平生夢想所不到。豈思立功邊域。覬

望。恩施。況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長。乃不自忖量。妄引邊荒艱鉅爲己任。雖至愚極陋。亦不出此。而事願有萬不容已者。烏魯木齊各城不克無繼。要之。處可以安。兵烏魯木齊各城。縱克重兵。鉅餉。費將安出。康熙雍正。兩聖爲之。旰食者。準部也。乾隆中。準部既克。續平回部。始於各城分設軍府。然後九邊靖謐。者百數。十年是則拓邊境。腴疆。以養兵之成效也。今雖時易世殊。不必盡遵舊制。而伊犁爲俄人所據。喀什噶爾各城爲安集延所據。事平後。應如何布置。餉費。綱繆。若此時。即便置之不問。似後患。環生。不免日蹙百里之慮。區區愚忱。竊有不敢不盡者。謹將新疆賊勢大概一併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覆陳杜賊紛竄摺光緒二年六月初三日

奏爲遼

旨覆陳見籌杜賊紛竄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奉

諭旨據額

勒和布托倫布先後奏報逆匪竄擾沙扎蓋等處見在大軍出關該逆銜而走險窺伺北路自在意中烏科等城境內未有重兵空虛可慮倘被其竄擾則勢成燎原聚殲不易著該大臣等揀派勁旅於北路地方擇要扼紮以杜紛竄欽此閏五月十一日欽奉

寄諭金順奏追剿北路竄匪情形並請飭烏科等城派兵扼紮要隘英廉奏回匪竄擾塔境派隊防剿暨俄人解運軍糧被匪搶擄各摺片覽奏均悉賊匪由布倫托海竄出紅柳峽地方經官軍跟蹤追剿賊由吐魯番仍回烏魯木齊金順見派兵駐紮木壘河三箇泉等處梭巡防剿但北路沙磧遼闊無險可扼防不勝防且東路爲大軍後路糧運所必經該逆雖已歸巢難保不乘間窺伺金順仍當嚴飭派出各軍認真防探遇賊卽擊毋稍疏懈布倫托海迤西疊嶂山地方竟有賊匪搶劫俄人糧石之事該處地勢以烏魯木湖烏梁海沙扎蓋爲扼要之區金順擬將塔爾巴哈臺索倫等隊扼紮烏魯木湖科布多蒙古等隊扼紮布倫托海或烏梁海適中之地烏里雅蘇臺黑龍江

等隊扼紮沙札蓋藉堵賊匪紛竄著榮全額勒和布車林多爾濟杜嘎爾托倫布保英
英廉酌度情形倫能分撥官兵前往扼紮未始非先事預防之計惟永城兵勇無多防
勤均屬吃緊恐一時不敷分撥兼顧爲難前月左宗棠奏資遣馬步出關當因烏科等
城兵力甚單恐逆匪被剿旁竄諭令該大臣等揀派勁旅於北路地方擇要扼紮見在
烏魯木湖等處旣爲賊匪必竄之路即著左宗棠金順妥爲籌商若各城無可分撥之
兵該大臣仍當懷遵前旨卽派勁兵前往駐紮以杜分竄等因欽此臣緝制賊之要在
審賊勢察賊情而合地形之遠近衝備以通籌乃可策全功而免意外之變臣於關外
西北地形未能懸揣不敢冒昧指陳上瀆 天聽惟前奉 諭旨揀派勁旅於北
路地方擇要扼紮比已恭錄行知金順劉錦棠熟察地形妥爲布置務期周密仰慰
宸廑一面咨委烏魯木齊領隊大臣錫綸赴沙山一帶預籌截剿飭總兵桂錫楨都
司馮以和所部併歸統帶茲金順派撥吉林黑龍江馬隊合成千騎歸錫綸統帶以資
得力並飭劉錦棠挑派將領率步隊佐之見准金順咨稱調徐學功馬隊三營步隊一
營歸錫綸調遣劉錦棠進阜康大隊取齊又適奉行知閏五月十一日欽奉 諭旨

自必恪遵派撥。是錫綸兵力不虞單薄也。錫綸生長邊陲。熟悉蒙部情形。能通蒙文蒙語。聞其爲人亦甚倜儻。與金順榮全均稱相得。近時俄糧續由沙山一帶運送一百餘萬斤。卽係錫綸迎護。茲令訪剿竄匪。更有攸宜。竊維用兵宜布遠勢。金順所陳請將塔爾巴哈臺索綸等隊扼烏魯木湖。蒙古科布多等隊扼布倫托海。或烏梁海適中之地。烏里雅蘇臺黑龍江等隊扼沙札蓋。原因賊騎颺忽特甚。北路平沙廣漠。防不勝防。慮難一處聚旆。故爲此節節激截之計。雖於烏科兵力單薄。調隊維艱情形。未遑計及。而就事論事。實有不容已者。臣以賊情賊勢度之。陝甘逆回。被白彥虎迫脅出關者。非盡屬其死黨。不過因頻年未經重創。相與安之。白逆等復劫其各棄眷屬北竄。邊荒似非陝甘各回所願。至關外土回自戡定後。馴服有年。已成積弱之勢。狡悍肆亂者無多。白逆縱糾其北竄。亦必無應之者。如大軍進逼環攻。諭以勦撫兼施之意。釋脅從而急渠魁。解散必衆。逆賊如從阜康境內竄出。金順劉錦棠所部截之。自有餘力。如從瑪納斯竄出。近則孔才各營。稍遠則錫綸新統各營截之。亦可不令其善脫。而塔爾巴哈臺後路又阻其前。英廉所部雖單。榮全應挑撥勁旅歸其調遣。或扼之烏魯木湖。或就近擇

要截擊。皆可確操勝算。惟備禦不虞。古之善教。烏科兩城。舊爲邊城。要地。自古用兵。西北。從北路出兵。無由南路者。兵事未可久荒。當有殘逆喘息。僅存而使百密一疏。亦非全策。如慮兩城兵力單薄。糧運維艱。則

諭調精兵於科城烏城前路。擇要扼防。或卽由兩城領兵大員。就近添調防兵。嚴扼奔衝。以資周防。而固封守。給以薪水口分。俾其壹意布置。務保無虞。計北路兵事。當可尅期告蒞。需增防兵。爲數非多。所耗無幾。而大局益臻穩慎矣。伏懇

申諭榮全英廉額勒和布車林多爾濟杜嘎爾托倫布保英。實力籌維。共襄茲舉。毋因惜小費而忽遠猷。則誠時局之幸。謹據實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官軍布置後路進規南路摺光緒二年九月十七日

奏爲官軍搜勦竄賊。布置後路。增調槍礮各隊。馬步各營。並採儲新糧。籌備軍火。分道進規南路。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官軍會師克復各城。詳細情形。業於八月初一日馳陳。旋據總理行營營務三品卿銜布政使銜西甯道法福凌阿巴圖魯劉錦棠。稟報烏魯木齊迪化州各城克復後。昌吉呼圖壁各城客土逆回及踞瑪納斯北城逆

日余小虎均於六月底先後翻山竄南路。瑪納斯南城土回頭目黑寶財亦於七月初一日率其死黨向南竄逸。餘逆猶踞城死守。金順由昌吉親率各營赴瑪納斯督攻。臣得金順函告。兩城中間相聯關廂盡破。擣大礮轟攻。可期速克。福珠哩書來亦云旦夕望可得手也。劉錦棠誦知各城敗竄之賊。伏匿東南山谷間。覘官軍動靜。遂下令分路搜山。七月初六日。提督譚和義陶生林等率所部取道七道灣。赴山東。提督黃萬鵬陝安鎮總兵余虎恩。甯夏鎮總兵譚拔萃。漢中鎮總兵譚上連。取道大小鹽池墩。向東南一帶。節節搜捕。至柴窩堡。均略有斬獲。訊據活賊供稱。敗賊眷口輜重。已悉數南徙。壯丁均屬集柴窩堡。西百二十里達板城。其白彥虎余小虎等敗殘股匪。踞南山小東溝口。喉各賊赴南山大西溝水西溝板房溝一帶。收秋稼。備乾糧。俟官軍進攻達板城。卽乘機由南山古牧地阜康擾官軍後路。劉錦棠一面咨商錫綸額爾慶額。及東路各防營。嚴密准備。一面飭余虎恩譚拔萃率所部馬步。於初九日仍赴鹽池扼紮。派馬隊復進柴窩堡防賊橫竄。是夜劉錦棠帶馬步各營。向小東溝進發。初十日黎明。瞥見山旁騎賊數十飛奔而西。遂整隊急追。行四十里。抵小東溝口。追斬四十餘騎。生擒三賊。

訊據供稱賊眷先一日移進金口峽。距小東溝約九十里。劉錦棠率馬部緊追。比抵金口峽。惟見老幼婦女。踉蹌奔逃。而白余諸逆則已率黨遁逃。托克遜安集延賊巢矣。劉錦棠令各營收賊遺未獲秋糧。十二日仍返烏垣。因後路古城濟木薩以西三台滋泥泉阜康等境。時有零騎剽掠。不辨其土回與遊勇。復派馬步各隊會同該處防營嚴密搜捕。適聞瑪納斯南城土回仍堅踞如故。官軍屢次猛攻。均未得手。且有傷亡。金順緘調數營助勦。劉錦棠派甯夏鎮總兵譚拔萃道員羅長祐提督黃萬鵬總兵董福祥等率步隊六營馬隊五旗赴之。八月十五日啓行。尙未接其戰事稟報也。據探安集延酋怕夏已派賊騎五千。合烏垣紅廟逸去之賊。踞烏垣南二百餘里之達板城。卽噶遜營。以拒官軍。怕夏自踞托克遜。築三城爲犄角。與其悍黨守之。白余兩逆入托克遜。怕夏待之甚倨。並勒其隨行賊衆薙髮易服。傍三城以居。察度南路賊勢。守吐魯番者拒哈密官軍。守達板者拒烏垣官軍。皆所以護托克遜堅巢也。而達板托克遜尤悍賊麇聚之區。賊騎皆多至數千。守禦甚固。臣現咨廣東提督張曜。率所部嵩武軍由哈密之西進至瞭臺。入吐魯番界。取道七克騰木以向關展。飭提督徐占彪率所部蜀軍由巴古

之間。分隊搜山。凡通吐魯番各徑。皆遍行搜捕。搜過縱火焚山。杜其零星伏匿。其馬步大隊。則由木壘河節節搜捕而進。木壘河地勢寬衍。可容萬騎。亦饒水草。本通吐魯番大道。雍正中岳鍾琪奏稱。以重軍駐此。可保必效者也。七克騰木闢展。賊均設卡。官軍須順道攻拔。以便屯集糧餉軍火。由七克騰木西行二百餘里。則吐魯番。其劉錦棠由烏魯木齊南下之軍。宜先固後路。計古城以西濟木薩三台滋泥泉阜康古牧地相距五百里。金順所部防兵。陸續調撥前進。底營寥寥。劉錦棠分駐馬步各營。仍應相隨南下。臣臧商劉錦棠令各防營。亦節節搜捕前進。然後以金順續調錫綸馬步各營扼之。重後路之防。劉錦棠馬步全軍僅一十五營。既須分布後路。又須留守烏垣。屯集糧餉軍火。乃可進攻達板城。而進攻之軍。行過小東溝口地方。有橫路通托克遜。又須分營扼截抄後之賊。是兵力以分而愈單也。張曜徐占彪兩軍。能速拔吐魯番。分趨西北。以攻達板城南。庶可牽掣賊勢。與劉錦棠收夾擊之效。而吐魯番毗連托克遜。防禦又不可少疎。臣撥副將秦玉盛馬隊一營。交徐占彪。撥副將武朝聘馬隊一營。交張曜。並令徽隊游擊陳文英帶開花礮。及仿製短劈山開花礮助之。已陸續成行矣。臣念劉錦棠

全軍分而見單。飭參將侯名貴所管礮隊護開花後膛大礮兩尊。車架開花後膛小礮四尊。又飭解後膛七響槍三百桿。勻配子藥。赴烏垣。續調肅州鎮總兵章洪勝。總兵方友升。帶所部馬隊兩營。總兵桂錫植馬隊一營。均歸劉錦棠節制調遣。冀可稍助軍鋒。凡所添調馬步。加撥軍械。均令次第前進。其張曜徐占彪兩軍。已整齊隊伍準備啓行。臣以兩軍防所。距吐魯番道路迂直險夷不一。程途遠近攸分。應各確計日期。以爲咨行先後之準。其師期則由劉錦棠酌定。庶彼此進止合度。不致先後參差。協力並規。乃期周妥。現接劉錦棠稟報。已派十一營赴瑪納斯之調。其必俟北路一律肅清。收隊回烏。乃能下兵南路。師期固未可由臣預定也。至南路今歲旱蝗爲災。收成歉薄。官軍轉戰而前。恐未能因糧於賊。自不得不預爲廣籌採運。以赴戎機。以飭古城採新糧三萬石。備運烏魯木齊。巴里坤採新糧七千石。合歸包寧夏已採陳糧共二萬餘石。備供徐占彪一軍。及防營之用。哈密無糧可採。由肅州玉門敦煌採運新糧接濟。約可二萬石。備供張曜一軍之需。徐占彪西行後。以總兵徐萬福三營。提督范銘一營。填防。張曜西行後。以總兵劉鳳清豫軍八百人移駐七克騰木。防護運道。哈密之防。已咨辦事大臣

明春就近辦理。明春肯顧大局。所部兵勇。自簡練後。均精實可用。與張曜極爲聯絡。差爲慰幸。所有布置情形。謹據實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籌調客軍以資厚集摺光緒二年九月十七日

奏爲官軍南下。籌調客軍。以資厚集而速戎機。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與金

順會師西征。幸仗皇威。速勘北路。應卽下兵南路。規復舊疆。南路自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後。建城凡八。曰喀什噶爾。曰英吉沙爾。曰葉爾羌。曰和闐。曰阿克蘇。曰烏什。曰庫車。曰喀喇沙爾。世呼爲南八城。而吐魯番別爲一部。不在八城之列。以其地在天山之南。爲南八城門戶。官吏兵民商賈赴回疆者。必取道於此。故志西域者。附列之。由吐魯番而西。歷喀喇沙爾庫車阿古蘇葉爾羌英吉沙爾。以抵喀什噶爾。計四十九台。爲程四千一百餘里。較之烏魯木齊至伊犁一千三百餘里。程途遠逾三倍。茲擬以劉錦棠全軍自北而南。張曜徐占彪自東而西。以規南路。馬步各共四十餘營。兵力不爲不厚。然大軍前進。不特後路根本之地。兵力宜增。即餉糧軍火。均宜層疊設局。以便取用。是監護不可無軍也。前敵攻克城堡。必須留營駐守。以資撫輯。是留後不可無軍也。師行日。

遠留防之。兵日增。進戰之。兵日減。勢有固然。況轉戰數千里。士卒之傷亡疾病。又在所不免。平額數有缺。則士氣易墜。觀軍興以來。始稱精軍者。末路或難復振。半由乎此。又查南路地勢。東南長而西北狹。由吐魯番達板城西至阿克蘇。尙可一路隨行。無取分道並進。一至阿克蘇。則局勢寬闊。中路一千四百里。抵葉爾羌。又三百六十里。抵英吉沙爾。又二百里。抵喀什噶爾。而阿克蘇之北。切近伊犁。葉爾羌之東南。又遙與和闐相接。均須分派大支。扼其總要。然後直搗中堅。可以迅圖蕨役矣。溯查道光年間。張格爾之變。僅踞南路西四城。故長齡楊遇春兵由烏魯木齊托克遜以進。其時長清先扼阿克蘇。憑河擊退逆衆。扼守阿克蘇。然後東四城無敢蠢動。而長齡楊遇春乃得據無賊之地。以擊賊。餉豐運速。卒成底定之功。此次兵由烏魯木齊進。局勢依然。而吐魯番達板城托克遜。皆爲賊踞。前途二千餘里。皆爲賊守。其致力難易。固已判然。而餉之絀。兵之少。又不如當時遠甚。與其徘徊中道。始請濟師。正恐曠日需時。事有不可測者。臣因此躊躇再四。實不得不預擬增兵。伏查現駐包頭之統領卓勝全軍。頭品頂戴記名提督鏗僧額巴圖魯金運昌。前在甘肅寧靈一帶會勦。所部淮北勇丁。好勇尙氣。甚耐

勞苦。金運昌整理數年。愈就馴順。近自黃甫川移紮包頭。軍民相安。頗得時譽。臣自移駐肅州。金運昌屢以在防無事。堅請隨征。臣時正以採運維艱。難議增竈。置之。而金運昌西征之志益決。所部各營官。共相懇懇。衆志相同。聞其軍馬步五千有奇。尙稱精實。餉事每月三萬數千兩。皖晉各任其半。已有成說矣。竊維北路解嚴。山西包頭防軍。本可議撤。而金順昌全軍西上。尤與遠防不如近勤之說相符。金運昌前在金積堡。與金順劉錦棠共事一方。彼此尙稱孚洽。今調其西征。既期與劉錦棠同心。又適符金運昌本願。合之兩美。於時局實屬相宜。臣已函商山西撫臣鮑源深。請其酌度資遣。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該撫臣迅即轉飭金運昌乘秋末冬初。迅速開拔西來。歸劉錦棠調遣。庶劉錦棠中路之軍。得此後勁。可以壹意馳驅。而將來克復各城。有移駐之軍。更番迭進。前敵兵力常足。免滯戎機。遇有必須分支防剿之時。亦可不虞竭蹶矣。至金運昌西來。距皖愈遠。每月半餉。似難再由皖省解濟。應由鮑源深與臣分任其半。俾該軍餉事得歸有著。其軍糧另由臣津貼。以昭公允。應否如斯。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覆奏移屯實邊摺光緒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奏爲遵 旨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欽奉 寄諭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奏請

抽調旂丁屯田新疆一摺。據稱烏魯木齊等處亟應興辦屯田以固邊防及三便三利各情形是否可行并如何辦理之處著左宗棠通盤籌畫妥議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欽此跪聆之餘。敬仰我 皇上因時損益。執兩用中至意。感服莫名。比將張佩綸原奏詳加閱看。並酌度事宜求可見之施行要諸永久者。謹略陳之以備 聖明採擇。竊維張佩綸原奏。雖本開屯實邊立言。而實則爲八旗生計愈艱。亟籌因時制宜起見。謹按八旂生齒日繁。甲分有定。國家有以定之錢糧。養無限之丁口。勢必有時而窮。從前舒赫德孫嘉淦富俊英和諸臣。先後條陳及之。老成深謀遠慮。固已預爲綢繆。而究無成效可睹。中外臣工。且以窒礙多端。人情不便爲慮。難見諸施行者。非無故也。八旂官兵。係出 國初勦裔環衛 京師。體制餉糈。較綠營爲優。而營運養生之策。則較綠營爲絀。綠營兵丁餉糧雖薄。應名差操之暇。可傭雇謀食。手藝營生。辭糧退休。尙能自食其力。八旂之聰明俊達者爲士。勇敢強壯者爲兵。惟在致身仕途。博廉俸

爲仰事俯畜之計。無官祿者。或傳習經蒙。教練弓馬。以其所能食於人已耳。然不習行商服賈之業。不知服田力穡之勞。不諳匠作工師之技。於世之所謂四民者。僅可名之爲士。而農與工商無與焉。日荒於嬉。惟慢游自便。望其食力行身。俯仰足給。豈可得哉。又况逸豫之久。由昏惰而長惡緣。才者浸成廢材。愚者或流於匪僻。不僅飢渴之足爲心害也。於是懷久遠之慮者。急思有以拯之。而移屯實邊諸議以起。然事體終多窒礙。人情未免疑沮者。約有數端。八旂子弟。扈從入關。除駐防各省外。均萃居都中。例禁無故遠出。近雖允其游宦四方。隨在隸籍。而或以選補升轉之遲速。考試錄取之難易。京餽調劑省爲優。未肯舍之遽去。一也。都居既久。墳墓廬舍在焉。賴祭產薄田住宅。以給饘粥而蔽風雨。一旦捐棄。便致茫然。二也。少小卽無執業。口分而外。不名一錢。今旣離故居。而適新土。舉目無依。縱口分照常支給。設有窘苦。誰與賙恤。設有緩急。誰與通融。三也。四民之業。惟農最多。亦惟農民最爲勞苦。大凡以農世其家者。子弟自成童後。責其牧牛拾糞。成人以後。習鋤耨耕穫。牽車扶犁之事。故童而習之。壯而稱良。老以傳家也。八旂官兵。平時未親耒耜。未知種植之宜。未習農家諸務。驟驅之隴畝。責以爲農之

效。正恐耕也而餒在其中。重煩籌濟。四也。此窒礙疑沮之見於旂籍者也。外省民事。均責成各廳州縣。監之以道府。董之以兩司。而督撫總其成。今以旂員領旗兵。雜民耕作。兵與民不能耦居無猜。官與官難言同舟共濟。調停之術偶乖。則箕帚鋤耨。動成嫌隙。錢穀交涉。易啓猜疑。誠恐於八旗生計無補。而各省地方有司。徒增煩累。移屯之難。一也。移旂籍而興屯事。遷徙路費。及到地修造廬舍。製辦耕具。採購牛籽糧料。一切需費甚繁。適值部庫空虛。洋防禦防。待用孔急。且鉅。便增此款。時細舉贏。中外其從設措。移屯之難。二也。此窒礙疑沮之見於官兵者也。竊維張佩綸原奏移屯實邊諸策。爲

國家節經費。爲八旗裕生計。爲邊域固封守。洵爲濟時要務。終難廢格不行。部臣疆吏。誼在奉公。豈宜苟安目前。置遠猷於不顧。如果盡心協力。黽勉圖維。行之以漸。持之以恒。亦未有爲其事無其功者。八旂世居都下。本取居重馭輕之義。今議散之西陲。移腹心之寄。置諸股肱。於初制似有未協。新疆距京師萬里而遙。遷移需費甚鉅。創行之始。百務艱難。到地興屯。數年之間。耕獲未能遽覩成效。臣之度隴也。首以屯田爲務。師行所至。相度形勢。於總要之處。安設營卡。附近營卡各處。戰事餘間。卽釋刀仗。事鉏

犁。樹藝五穀。餘種蔬菜。農功餘間。則廣開溝洫。興水利。以爲永利。築堡寨以業遺民。給耕具籽種以調貧苦。官道兩旁種榆柳垂楊。以廕行旅。自_臣以下至營哨各官。於駐營之地。日巡行省視。以勞來而勸勉之。時逾八九年。流亡漸復。客作漸集。所有兵屯之地。盡付之民。緩催科而急儲峙。自涇州以抵嘉峪大道。兩旁各廳州縣附近地方。居然井竈相望。而鄉野則尙未能遽復舊觀。蓋隴上本土曠人稀。邊塞又多砂石不毛之地也。所以多費時日。稍著薄效者。由_{微臣}家世寒素。耕讀相承。少小從事隴畝。於北農南農諸書。惟喜研求躬驗而有得。所部楚軍。向用農家。不收游手。其將領又多由傭耕作苦而來。故以其所習。課其所能。不煩教督而自勸。至所屬蜀豫淮各軍。則固各能一律繩之。若以八旗不士不農之子弟。散之邊陲。驅之隴畝。竊慮於八旗生計。無所裨益。而於國計邊儲。則又有所損。_臣固不敢以爲然。再四思維。若本張佩綸之意而舉行。畿輔水利。不但無其損。且有其益。請得而畢陳之。直隸水利。自虞集始。徐貞明潞水客談。言之至爲詳盡。明代或作或輟。迄鮮成功。國朝畿輔水利四案。如怡賢親王之苦心經畫。固已功在民生。而誦其遺烈者。惟廣平府屬磁州溝洫依然。歲獲豐稔。餘

則舊蹟湮沒。難以覆按矣。論者謂當時議興水利。爲種秫稻計。壯農方以露體塗足爲苦。又以稻非食用所需。銷售不若麥豆雜糧之廣。輿情不以爲便。故法良意美。終扞格而不行。若專行溝洫之政。聽民自種麥豆雜糧。則因所利而利之。其被潤澤而大豐美。傳之久遠者。當不僅磁州已也。今直隸旱澇頻仍。水利之興修宜亟。八旗子弟雖難驟卽田功。但令其親畚鍤。開濬溝洫。當不以爲苦。且散布於畿輔之間。工作餘閒。仍可演習武藝。有事一呼卽應。於居重馭輕之義。更有攸宜。而操作旣勤。執業專而筋力健。漸復曩昔敦龐純固之風無難。異時頗牧之儔。或可仍於禁旅求之矣。其天姿穎悟。能讀書者。聽其照舊應試。捐納官職者。隨時分發各省試用。於見行事例而又寬之。其次發赴各機器局學習製造。增益其所不能。上者可望異時專門名家之選。下者執藝事以食於人。不至悠悠無成。坐廢五穀。是爲八旂籌生計之所從出。於士之外。增農與工兩途。生計固可裕也。直隸郡縣均畿輔近地。遷移之費無多。旗兵每月餉糧。應卽由神機營直隸總督分給。其由神機營派出者。神機營各以其應得口分照舊開放。由八旂派出者。直隸總督酌提三口釐稅。及酌撤客軍騰出之餉。照神機營餉章一律

開放。神機營與八旗既各撥官兵移屯直隸。先興水利。該官兵等每月應割留若干。爲贍養家口之需。若干爲本身赴工食用衣履之費。應由神機營八旗傳詢明白酌定。以歸畫一。其人數多寡。神機營與八旗約略相等。間起赴工。到工則專由直隸總督遴派官委管束。分段課功。獎勵責惰。與齊民等。神機營與八旗都統不復過問。庶幾心志定而工作勤。自有成效可期也。迨直隸水利漸興。八旗子弟漸習勞苦工作。風氣漸開。責其長爲農夫。亦將安之若素。直隸直東荒隙地畝。固可就近安插。作爲世業。卽山西陝西甘肅迤北方地。水草豐美。可耕可牧之區。亦可讓漸次移屯矣。至新疆土曠人稀。地多饒沃。張佩綸原奏尙有徵引未及者。臣前聞故雲貴總督林則徐當遣戍時。大興伊拉里克水利。前伊犁將軍曾奏請加新賦二十萬兩有奇。惜其取之太多。今畫其地在吐魯番托克遜之間。土名亦拉里。水田甚多。已屬劉錦棠張曜訪察其詳具報。大抵東自木壘河起。逾古城濟木薩而西。三台滋泥泉阜康抵迪化州昌吉綏來。再西至伊犁。壤地肥潤。種一石可獲數十石。較之巴里坤哈密各城礮瘠薄收。奚翅數倍。方今新疆北路。除伊犁外。已一律肅清。漢回土著。孑遺僅存。屯務難以復舊。誠移八旗丁壯。屯於

新疆事之便利。勢之可乘。無踰此者。特慮以未習農務之人。驟處之艱難。新復邊遠。闊絕之地。於生計未能裕。於國計未能節。而邊防亦未能藉以爲重。不但勞費可惜。已也。若先修直隸水利。徐議移屯新疆。似於事體尙無窒礙。於人情亦免疑沮。諭旨飭臣通盤籌畫。敢不披瀝愚忱。爲我皇上一一敬陳之。可否請飭下神機營王大臣八旗都統會同戶部廣諮博訪。定議具奏。以期妥慎。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遵

旨統籌全局摺光緒三年六月十六日

奏爲遵

旨統籌全局。謹將愚慮所及。據實直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五月二

十四日欽奉

諭旨關外軍情順利吐魯番等處收復後南八城門戶洞開自當乘

勝底定回疆殲除醜類以竟全功惟計費出於萬全事必要諸可久吐魯番固爲南路要隘此外各城如阿克蘇等處尙有可據之形勢否回酋報知怕夏縛送白彥虎繳回南八城之說是否可恃伊犁變亂多年前此未遑兼顧此次如能通盤籌畫一氣呵成於大局方爲有裨該大臣親總師干自以滅此朝食爲念而如何進取如何布置諒早

胸有成竹爲朝廷紓西顧之憂其卽統籌全局直抒所見以慰厯念等因欽此跪誦之餘具仰我 皇上眷顧西服 聖慮深遠於保大之中厯馭邊之略欽佩何言竊維立國有疆古今通義規模存乎建置而建置因乎形勢必合時與地通籌之乃能權其輕重而建置始得其宜自古以來中國邊患西北恆劇於東南蓋東南以大海爲界形格勢禁尙易爲功西北則廣莫無垠專恃兵力爲強弱兵少固啓戎心兵多又耗國用以言防無天險可限戎馬之足以言戰無舟楫可省轉饋之煩非若東南之險阻可憑集事較易也周秦至今惟漢唐爲得中策及其衰也舉邊要而捐之國勢遂益以不振往代陳蹟可覆按矣顧祖禹於地學最稱淹貫其論方輿形勢視列朝建都之地爲重輕我 朝定鼎燕都蒙部環衛北方百數十年無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謂九邊皆成胸地卽由科布多烏里雅蘇台以達張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遙通而後幾旬宴然蓋 祖宗朝削平準部兼定回部開新疆立軍民之防貽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 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卽直北關山亦將

無晏眠之日。而况今之與昔。事勢攸殊。俄人括境日廣。由西而東。萬餘里。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有蒙部爲之遮闔。徙薪宜遠。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預爲綢繆者也。高

宗平定新疆。拓地周二萬里。一時帷幄諸臣。不能無耗中事西之疑。聖意堅定不搖者。推舊戍之瘠土。置新定之腴區。邊軍仍舊。餉不外加。疆宇益增鞏固。可爲長久計耳。方今北路已復。烏魯木齊全境。祇伊犁尙未收回。南路已復。吐魯番全境。祇白彥虎。率其餘黨偷息。開都河西岸喀噶爾尙有叛弁逃軍。終煩兵力。此外各城則方去虎口。如投慈母之懷。自無更抗顏行者。新秋採運足供。餘糧栖畝。鼓行而西。宣布朝廷威德。且剿且撫。無難挈舊有之疆宇。還隸職方。此外如安集延布魯特諸部落。則等諸邱索之外。聽其翔泳故區可矣。英人爲安集延說者。慮俄之蠶食其地。於英有所不利。俄方爭土耳其與英相持。我收復舊疆。兵以義動。設有意外爭辯。在我仗義執言。亦決無所撓屈。至新疆全境。向稱水草豐饒。牲畜充牣者。北路除伊犁外。奇台古城濟木薩。至烏魯木齊昌吉綏來等處。回亂以來。漢回死喪流亡。地皆荒蕪。近惟奇台古城濟木薩。商民散勇。土著民人。聚集開墾。收穫甚饒。官軍高價收取。足省運脚。餘如經理得宜。

地方始有復元之望。南路各處。以吐魯番爲腴區。八城除喀喇沙爾所屬。地多礪瘠。餘雖廣衍。不及北路。而饒沃或過之矣。官軍已復烏魯木齊吐魯番。雖有駐軍之所。而所得腴地。尙不及三分之一。若全境收復。經畫得人。軍食可就地採運。餉需可就近取資。不至如前此之拮据憂煩。張皇靡措也。區區愚忱。實因地不可棄。兵不可停。而餉事匱絕。計非速復腴疆。無從著手。局勢所迫。未敢玩愒相將。至省費節勞。爲新疆畫久安長治之策。紓朝廷西顧之憂。則設行省。改郡縣。事有不容已者。合無仰懇天恩。飭戶兵兩部速將咸豐初年陝甘新疆報銷卷冊各全分。及新疆額徵俸薪餉需兵制各卷宗。由驛發交肅州。俾臣得稽考舊章。按照時勢。斟酌損益。以便從長計議。奏請定奪。茲因欽奉諭旨。統籌全局。直抒所見。謹據愚見所及。披瀝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新疆應否改設行省請

飭會議摺光緒四年正月初七日

奏爲新疆應否改設行省。開置郡縣。事關西北全局。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軍機處

六部九卿及各省督撫會議覆陳。聽候聖裁。以期允協。事竊臣於上年六月十六

日具奏遵

旨統籌全局。謹將愚慮所及。據實密陳一摺。七月十七日承准軍機大

臣字寄光緒三年七月初二日奉

上諭左宗棠所陳統籌新疆全局自爲一勞永

逸之計南路地多饒沃將來全境肅清經理得宜軍食自可就地取資惟目前軍餉支絀若南路一日不平則曠日持久餉匱兵飢亦屬可慮該大臣所稱地不可棄兵不可停非速復腴疆無從著手等語不爲無見著即督飭將士戮力同心尅期進剿并揆時度勢將如何省費節勞爲新疆計久遠之處與擬改行省郡縣一併通盤籌畫妥議具奏欽此跪誦之餘。欽仰無既。上年秋後官軍由托克遜吐魯番聯絡西進。所有布置一切及餉糧轉運地勢賊蹤。臣已疊次預爲陳奏。仰仗 朝廷威福。師行迅利。連克喀喇沙爾庫車烏什阿克蘇四城。劉錦棠派余虎恩黃萬鵬等分軍兩路。進攻喀什噶爾。

駐軍於巴爾楚克瑪納爾巴什。以扼葉爾羌和闐衝要。兼策應前敵之軍。均經疊次陳奏。頃據總理行營營務處候補三品京堂劉錦棠。十一月十九日葉爾羌馳報。已於十七日克復葉爾羌城。適接余虎恩黃萬鵬飛稟。十三日齊抵喀什噶爾。即於是夜克復喀什噶爾滿漢兩城。復出城追剿竄賊。尙未收隊。又據張曜牘稱由阿克蘇先派馬隊

三營赴前敵助勦。適和闐伯克呢牙斯偕男婦五百餘口。由間道來投。籲懇安插。臣批令仍歸和闐收輯部衆。劉錦棠甫將大概情形馳報。卽於二十日率馬步各營繞道英吉沙爾。以抵喀什噶爾。所有復城殺賊詳細情形。俟劉錦棠到喀什具報到。臣當卽露布上聞。仰紓慈厯。是南疆尅期底定。尙免老師糜餉之虞。而官軍自克復喀什噶爾以後。所歷均是腴疆。臣調閱各城米糧布匹銀錢。及軍民所需日用百貨價值清單。與東南各省腹地相若。且有較之內地市價更爲平減者。加以經理。則利民用。裕軍儲。胥有攸賴。見飭古城巴里坤哈密安西探運局減探停運。并將各局分別撤留。以示撙節。十年艱難。苦恨百計。經營時虞。弗逮者一日。霍然如洗。瘡之去體也。將來軍食就地取資。全局旣振。制用自紓。我皇上保大定功。規模宏遠。上與高宗拓地節餉之貽謀。若合符節矣。惟是新疆擬改行省。設郡縣。雖久安長治之良圖。然事當創始。關繫天下大局。非集內外臣工之遠猷深算。參考異同。則思慮未周。籌策容多疎誤。且甘肅荒瘠著名。所有兵餉。全資各省協濟。相沿已久。臣前奏請飭戶部將咸豐年間報銷冊籍全分頒發到。臣以憑稽考。尙未見到。見復逐加訪詢。及甘省本省鎮迪一道餉需

經費。每年常額三百二十餘萬兩內外。伊犁塔爾巴哈臺吐魯番南八城滿綠各營餉需經費。約尙需數百十萬兩。均係由各省撥解接濟。此時雖指西征臺局及各省關專款分解濟用。將來應仍復舊額。以歸有著。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飭下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六部九卿及各省督撫。臣將新疆應否改設行省。置郡縣。從長計議。具奏請 旨。並將各省關從前應解甘餉及應解新疆額餉各實數。咨部核對行知。庶微臣斟酌損益。得有憑藉。見在南路入城雖復。所有屯墾撫輯善後一切事宜。需用甚繁。均由臣軍餉內隨時挪墊。臣不敢另款請銷。各省關遵照部章。均解至八成以上。臣亦斷不敢格外請益。至如南路腴區全復。凡可爲開源節流計者。臣自當殫誠竭慮。慎以圖之。務求弊去利生。以益大局。愚昧之見。是否有當。合併陳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變通部章廣蒐人才摺光緒四年二月初一日

奏爲時事需才甚殷。請 旨飭下吏兵兩部。變通部章。廣蒐人才。以備任使。恭摺陳

明仰祈 聖鑒事。竊維。治亂安危。雖關氣數。而撥亂反治。扶危就安。則必人事有以

致之。人事既盡。雖氣數之天。亦退處於無權。而旋轉之機。始有可驗者。所謂干戈起而文法廢。文法廢而人才出。人才出而事功成也。安常習故時。刀筆筐篋之士。奉行例案。亦可從容各奏其能。至事故疊生。則非其人。其才不足以當之矣。天之生才不易。人之應運非偶。古今以奇才異能著聞。而大名盛業。足重當時。傳於後世者。亦有幾人。苟能補救世局。卓然有所表見。卽不得謂非一時之選。然卽此已不易得。矧時會方殷。待人而理。需才之亟。且衆。如今之陝甘甚於各省。今之新疆又甚於陝甘。豈可刻以相繩也。將營廣廈。預購衆材。將命羣力。必呼邪許。不蓄三年之艾。何以治七年之疾。不挈舊識。偕伴。何以爲萬里之行乎。將士遠道從征。勞苦過於內地。又皆昔時謫戍之鄉。其于役也艱矣。其稱名也又非甚美。所以爭赴前行。矢効死力者。感朝廷參養之久。體念之深。兩次 允頒部款。又適當征軍待發之際。將士懷忠抱懣。急於赴敵。求紓。宵旰憂勤。是其明効。論功請獎。何獨不然。近來保案過多。臣亦何嘗不以浮濫爲慮。特用兵日久。戰事又多。保獎稠疊。既不容已。則奏咨兩案。不得不寬。局外雖詫其多。局中則猶覺其少也。溯維同治五年二月。欽奉 諭旨。從前南省勇丁。以甘肅地方瘠苦。

多不願往。若將調赴甘肅。勇丁酌增餉銀若干。或再將員弁勇丁之從征西路者。變通章程。從優保舉。當可樂於從事。益加奮勉等因。欽此。臣入關度隴。奉以周旋。罔敢失墜。軍行寒苦荒瘠之區。復當兵燹之後。物產既絀。陸運又極艱難。正餉外須分途設局。採運軍火軍械糧料草束棉衣單褂巾履。以及軍中必需之件。非別籌經費採運不可。非別籌津貼不可。客軍餉需。由各省給領者。越境以後。該各省只肯照舊供支額餉。餉數本薄。軍糧馬乾駝乾。爲數極微。萬難敷衍。又非由臣別籌津貼不可。是甘肅新疆與各內地情形本不相同也。採運勞費。既與各省內地懸殊。而又非人不理。非才不辦。則勞績之優絀。亦因之有異者。勢所必至。部臣意在示限制。拔眞才致多駁斥。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外間之礙難遵照。理有固然。揆諸重內輕外之常經。外僚自應恪遵部議。以收和衷之益。漢臣諸葛亮所謂賞罰臧否。不宜異同也。臣於部章。固不敢堅持異論。然遵照辦理。實苦窒礙難行。伏懇天恩。飭下吏部兵部甘肅新疆保案。從寬核議。照甘肅現行州縣補缺部章。酌予通融。以廣蒐人材。期收實效。但令拔十得五。於時局必有所裨。又部臣於外省彙保各案。奉旨交部議奏者。按照新章。分別准駁。本其

職分所當爲。至已奉 旨允准見諸施行。部臣但當欽遵辦理。不可再加以指駁。否則部章轉尊於 綸綍。事近顛倒。實非所宜。恐啓下陵上替之漸。往代封駁之事。以黃門給諫任之。亦緣階遠秩卑。非若親近大臣。地逼勢疑可比。故令制御史風聞言事。給事中主封駁。秩仍五品。可覆按也。唐臣顏真卿謂朝廷紀綱。須共存立。臣故不能無言。應懇 飭下部臣一併熟思審處。以免自干咎戾。伏候 聖裁。臣因部章難遵。體制宜慎起見。據實陳明。伏候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覆陳新疆情形摺光緒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奏爲逾

旨覆陳仰祈

聖鑒事。

竊臣於十月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

四年九月三十日欽奉

上諭一道跪聆之餘。敬悉

皇太后

皇上保大定

功。慎終如始。審時度勢。策及萬全至意。敢不畢獻其愚。仰俟

聖明採酌。伏讀

諭旨。伊犁在昔爲西路第一重鎮。俄人交還以後。如何防守。未交之前。如何布置。伊犁九城縱橫相聯。大城西南北三面。舊有卡倫。距俄境若干道路。俄軍紮至何處。金順現駐庫爾喀喇烏蘇。前隊西至何處。臣謹按俄人自據伊犁。於西面舊有拱宸瞻德廣仁

塔勒奇四城。均棄而弗守。傾圮殆盡。綏定一城。近以之雜置陝回。距伊犁僅三十里。伊犁大城。人煙甚少。俄兵及商戶。均萃居東面。惠寧熙春甯遠三城。而金頂寺煙戶尤多。伊犁管事俄官名馬依爾。品秩不過中國同知通判之類。主伊犁之事者。七河巡撫也。七河一作七水。其官爲固必納三爾。其名爲喀爾怕科斯克依。所駐阿爾瑪圖。地屬俄境。在伊犁西八百餘里。其兼轄之官名圖爾齊斯坦。總督名爲克復滿。亦呼高伏滿。自稱代國大臣駐浩罕。故都搭什干城。距我喀什噶爾不過數十程。由喀什噶爾至俄邊納林。河中隔俄屬布魯特部喀城。馬行六日可至。從前伊犁本不與俄境相連。以哈薩克布魯特種人。與浩罕所部安集延及布噶爾所屬爲之隔闕。近年俄人先後脅誘哈薩克布魯特種人。又攻奪浩罕三部。據其都城。而浩罕屬安集延亦隨風而靡。故我北路伊犁南路喀什噶爾之邊境。皆與俄屬相接。距俄境亦近也。伊犁收還以後。應於邊境擇要築壘開壕。安設大小礮位。挑勁兵以增其險。至伊犁大城西北之塔勒奇廣仁瞻德拱宸各城。戶口鮮存。水草却便。應各擇要隘暫駐各營。分屯其間。所有旗綠各營剩存兵丁。各給牛種牲畜。督令游牧耕墾。舊有城堡。緩議修復。尙非不可。大城以東惠

寧熙春甯遠各城。民戶商戶。願遷徙者遷徙。願歸業者歸業。邊圉旣奠。人安其土。耕其野而出其途者。不待招徠。迥非甘肅從前東路西路數百千里。蒿萊滿望。杳無人煙。難於措置可比。若烏魯木齊所屬各城。相距甚遠。難於照料。此伊犁收還以後情形也。伊犁未還之前。金順大軍駐庫爾喀喇烏蘇。其西精河地方。勢處要隘。向駐馬隊。以資扼截。自福珠哩歸後。金順未及派紮填防。致被漢回侵掠。金順旋派馬隊二百前往填防。當可無虞。由精河西行一日。爲永集湖。再西數十里。卽伊犁俄官所設之頭卡。三日卽抵伊犁。中間山徑五道。可達伊犁。不由惠寧熙春甯遠三城經過。然巖谷幽邃。僅容一人一騎行走。不能通車。若收還伊犁。則驛道山徑。皆成腹地。此形勢變遷。俄人現在布置官軍防守及距伊犁道里遠近大略也。

諭旨郡縣之制。以民爲本。現由嘉峪關烏魯木齊至庫爾喀喇烏蘇迤西商戶回戶各存若干。由吐魯番至南八城纏頭共存若干。除舊有各廳州縣外。其餘各城改設行省。究竟合宜與否。偷置郡縣。有無可治之民。不設行省。此外有無良策。臣謹按新疆之變。起於北路迪化失守。所屬相繼淪陷。戶口傷亡最多。漢民被禍尤酷。以逆回仇視漢民故也。比大軍進剿。連拔堅城。而昌吉呼

圖壁綏來回民。又因畏剿逃奔。南路烟戶頓減。克復以來。還定安集。招徠開墾。戶口漸增。迪化州各屬。尤成效可觀。舊額民戶共四千二百有奇。現報承墾者已三千六百餘戶。昌吉縣民戶舊共三千九百有奇。現報承墾者僅四百數十戶。阜康縣民戶舊有三千九十餘。現報承墾者僅二百一十餘戶。綏來縣民戶舊有三千七百餘。現報承墾者八百五十餘戶。奇臺縣舊有民戶四千三百六十有奇。現報承墾者五百七十餘戶。濟木薩縣丞所屬。舊有民戶二千八百有奇。現報承墾者三百五十餘戶。呼圖壁巡檢所屬。舊有民舍一千七百三十有奇。現報承墾者二百八十餘戶。庫爾喀烏喇蘇舊有民戶僅八十有奇。現報承墾者尙數十戶。精河舊有民戶四千有奇。現報承墾者一百餘戶。鎮西廳戶口無考。舊種地六萬畝。現報民墾三萬六千餘畝。兵墾四千餘畝。土客漸增。此北路民戶現存實數也。久罹兵燹。戶口凋耗。無怪其然。鎮迪一道所屬。雖孑黎僅存。頻年散給耕牛種籽。酌發賑糧。廣示招徠。自木壘河抵精河。除戈壁外。又均是腴區。土客民人。及遣散勇丁。領地耕懇。逐漸增加。署鎮迪道周崇傅。勤慎廉幹。事必躬親。漸有明效。需之時日。百堵皆興。卽以目前論之。亦非無可治之民也。吐魯番舊隸鎮迪道。

荒地尙少。現委道員雷聲遠署同知奎拔妥爲撫輯。糧石租稅。已逾舊額之半。南八城除英吉沙爾壤地褊小。烏什土性瘠薄。餘均較吐魯番爲饒。而喀什噶爾和闐葉爾羌阿克蘇庶而兼富。物產豐盈。又較各城爲盛。劉錦棠張曜悉心經理。現委員開河引渠。清丈地畝。修築城堡塘站。鑄錢徵釐。百廢肇興。具有端緒。較之北路尤易爲功。是南北開設行省。天時人事。均有可乘之機。失今不圖。未免可惜。此新疆之應改省者一也。北路得之準部。南路得之回部。皆因俗施治。未能與內地一道同風。久已概爲邊地。伊犁設將軍。又設參贊大臣一員。烏魯木齊設都統。塔爾巴哈台葉爾羌均羌設辦事大臣。伊犁等處設領隊大臣五員。塔爾巴哈台烏魯木齊庫爾喀喇烏蘇古城巴里坤吐魯番烏什英吉沙爾。均設領隊大臣。哈密設辦事大臣一員。協辦大臣一員。葉爾羌設兼管和闐事務協辦大臣一員。烏什設幫辦大臣一員。喀什噶爾設換防總兵一員。是邊地腹地。皆一律視之。無甚區別。與經野廐邊之義不符。將軍都統與參贊辦事大臣協辦。與領隊大臣。職分等夷。或皆出自禁闕。或久握兵符。民隱未能周知。吏事素少歷練。一旦持節臨邊。各不相下。稽察督責。有所難行。地周二萬里。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

少而望政教。旁敷遠民。被澤不亦難哉。北路糧員。但管徵收。而承催則責之頭目。南路徵收。均由回目阿奇木伯克等交官。官民隔絕。民之畏官。不如其畏所管頭目。官之不肖者。狎玩其民。輒以犬羊視之。凡有徵索。頭目人等輒以官意傳取。倚勢作威。民之怨官。不如怨所管頭目也。內地徵收常制。地丁合而爲一。按畝出賦。故無無賦之地。亦無無地之賦。新疆則按丁索賦。富戶丁少。賦役或輕。貧戶丁多。則賦役反重。事理失平。莫甚於此。貨幣之制。子母不能相權。爭訟之事。曲直不能徑達。官與民語言不通。文字不曉。全恃通事居間傳述。顛倒混淆。時所不免。此非官與民親通其情。實去其壅蔽。廣置義塾。先教以漢文。俾其略識字義。徵收所用券稟。其戶民數目。漢文居中。旁行兼注回字。令戶民易曉。遇有舛誤。即予隨時更正。責成各廳州縣。而道府察之。則綱目具而事易舉。頭目人等之權殺。官司之令行。民之情僞易知。政事之修廢易見。長治久安之效。實基於此。新疆之應改行者。二也。夫立國有疆。古今通義。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周秦以前。始弗具論。自漢以來。通道始於張騫。不能得月氏要領。求馬繼以廣利。不能下小國堅城。漢於西域。窮天下之力以務之。卒有輪臺之悔。故班固以爲得之無益。

棄之不爲損也。今主棄地之說者祖之。臣愚非不謂然。顧斷斷於兵不可停。地不可棄者。蓋以地形無今昔之殊。而建置之異。窮變通久。因時制宜。事固有不容已者。謹按新疆開拓肇自

高宗時。移涼州西安熱河滿兵。延安綏德甯夏興安漢

中西甯固原肅州河州安西綠營兵丁駐守。南北兩路。餉不外增。各城養廉經費。則以

京口杭州等處出旗漢軍俸餉口糧馬乾及甘肅等處所減草料充之。計內地每歲裁減之數。共一百二十九萬兩有奇。而劃抵新疆養廉經費一百零七萬八千四百餘兩外。尙餘銀二十一萬一千五百餘兩。不特無糜餉之餘。且有節餉之實。論者竊以耗中事西疑之。於

聖意拓邊節餉。固無當也。臣自度隴以來。即留心稽考甘肅新疆餉

數。僉稱承平時每歲約銀五百餘萬兩。自變亂以來。冊籍散佚。難以覆按。請部鈔示成

案。亦無以應。近據藩司崇保詳稱。查得道光二十七年甘肅口內外駐防滿州蒙古旗綠官兵應需俸餉紅白賞卹等項銀四百一十五萬二千三百五十三兩三錢九分九釐四絲一忽內。先一年預撥銀一百四十萬兩外。銀二百七十五萬二千三百五十三兩三錢九分九釐四絲一忽。由部臣照依估撥預撥完數。以此準之。甘肅新疆實餉五

百餘萬之數。雖無可考。而一歲之中。預撥正撥四百一十五萬有奇。則有數可稽也。臣竊度南北兩路。如行清丈之法。就畝徵賦。仿什一之制。而從寬定額。民收十數。分官徵其一。以給軍食。尙可有餘。修渠濬流。以備旱潦。改鑄制錢。以便民用。設局徵釐。以裕課稅。創設義塾。教之識字。選調匠師。教之藝事。自季春至今。次第經理。甫有端緒。容俟各處緘牘取齊。卽行具奏。此外南北兩路物產。尙有藥材皮張。吐魯番之棉花。和闐之玉。庫車之金銅鉛鐵。均應設籌及之。是新疆利源。非無可開也。甘肅退處邊陲。土曠人稀。瘠苦甲於天下。承平時錢糧徵收。不及東南一大郡。此其明徵。亂後子黎。皮骨僅存。氣息僅屬。雖頻年拊循休養。漸有起色。究之致力多而成功少者。時地實有以限之。通省舊設額兵太多。全恃各省協款接濟。自中原軍興。各省未能並顧。於是回禍起。新疆淪陷。甘肅全省。名雖僅存。實則亡矣。幸值 聖明在上。洞矚無遺。移東南之餘財。救西北之奇厄。親賢夾輔。內外一心。先關內而後關外。次第圖之。乃有今日。不可謂非幸也。此時所當亟籌者。善後之策。善後之策。當規久遠。利鈍所繫。匪僅一時。以甘肅與新疆並論。新疆利源可開。流亦可節。甘肅則開源爲難。而節流尙有可議。從前額兵之多者。

一則轄疆與蒙部回番雜處。兵少恐啓戎心。一則新疆需由內地撥兵換防。兵少難敷調派也。若以現在局勢而言。蒙部回番。已就鈴束。防營可以漸減。前奏改行餉爲坐餉。圖節勇餉爲復甘肅制兵之漸。新疆南北。如置行省。換防之制。可以永停。又擬節制兵之餉。以紓各省協款之力也。竊計甘肅新疆承平時預撥估撥餉銀四百數十萬兩。俟伊犁收還。每歲約可節省百數十萬兩。後此利源日增。餉更可減。部臣可隨時察酌。而任甘肅新疆之事者。可隨時陳奏。特恐非微臣所及見耳。此統籌甘肅新疆節省餉需以規久遠之大略也。論旨宜於萬難措施之中。求一可進可退之計。臣愚竊以爲新疆歲需餉銀二百數十萬兩。甘肅歲需餉銀二百數十萬兩。本是承平時部臣預撥估撥常例。茲當全隴澄清。西域收復之時。照常指撥。於部章並無不合。承撥各省。當亦無詞。況承平時應撥數目內。又可節省百餘萬兩。此後經理得宜。節省或尙不止。此實於國家經出之費。不無小補。當亦部臣與疆圻諸臣所樂聞也。臣於新疆擬辦各事。皆以利民裕國爲主。行省之改與否。尙未奏奉明旨。而所籌者無論改省與否。兩不相妨。可行則行。可止則止。進退尙屬綽然。過蒙聖明矜諒。示以轉圜之

機若不披瀝直陳。上紓 慈念。更何以自處。至愚衷有未盡者。不得不及時陳明。仰祈 垂察。巨軍積欠之餉。本八百餘萬兩。頻年陸續清釐。截至光緒四年。尙欠一百數十萬兩。近因飭道員胡光墉息借商款。遲遲未到。劉典向蘭州票號借銀四萬兩。又飭後路糧臺道員王加敏息借漢商銀四十萬兩。駐陝軍需局陝安道沈應奎息借票號銀二十萬兩。暫應急需。合之關內外新欠餉項及遣撤勇餉。又積至二百數十萬兩。將來胡光墉解到息借巨款。除還陝鄂息借各款。點綴新舊欠餉外。所餘無幾。縱極力割留。以備光緒五年應用之需。夏末秋初。又將告罄。前奉 諭旨。嗣後無論何項急需。不得動輒息借商款。致貽後累。敢不懷遵。惟念甘肅新疆軍務。臣旣未嘗割款請餉。而經費。又未嘗另款請銷。如果此次借用商款外。各省協餉均能源源接濟。臣猶可通挪一切展轉。以期兼顧。更何敢動輒息借商款。干瀆 宸聰。無如各省疆臣。身在事外。但見西事速了。此後需用。或可稍紓。而頻年悉索以供。未免因煩生厭。頻催罔應。本屬人情之常。而臣則勢逼處此。莫展一籌。將有束手待斃之日。可否仰懇 天恩。飭下軍機大臣六部九卿公同集議。將甘肅新疆從前每年預撥估撥的餉四百數十萬兩。

指省解濟臣軍。並於現協臣軍稍優各省。酌撥解濟。共足成五百萬兩之數。以三年爲期。臣得於三年內盡心經理。斟酌損益。定爲永圖。三年以後。甘肅新疆軍務旣歲。所擬開源節流之策。亦必有成效可睹。庶以前協款爲甘肅新疆用兵收復善後之需。以後部撥爲甘肅新疆常例應有之款。每年以三百數十萬兩爲度。自無不可。臣本菲材。疊荷三朝恩遇。忝竊至今。當茲時艱孔亟。非不思仰體朝廷憂勤惕厲之懷。稍慰各省關類施不倦之意。顧始謀未預。晚蓋爲難。所過多難。綢繆鮮補。雖有生之日。皆報國之年。而年近七旬。神識衰鈍。祇承恩諭。實切悚惶。謹據實備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故軍務人員志節可傳請

宣付史館摺光緒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奏爲已故軍務人員志節可傳。伏懇 天恩。宣付史館。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治軍以求才爲急。方畧必資儒碩。經武厥賴英才。蓋必志節著於平時。其體己立。故事功見於當世。有用必行。善觀人者。正不在乎事爲之末。彼夫工於辯論。惟知獵其華者。不足以言儒。徒尙氣矜。不知養其勇者。不足以言武。功名之際。志節存焉。非華士之彬。

郁。粗才之猛厲。所可襲而取也。臣溯水寒生。於當世賢豪。少所結識。初參戎幕。繼領兵符。自忖學殖荒陋。無補時艱。亦惟藉助同心。匡其不逮。所與商略軍事。始終攸賴。賞志以歿者。約有四人。其成就之大小。志事之顯晦。各有不同。而立身本末。均有可觀。在臣軍營。多有裨贊。雖人往風微。而回首舊游。每耿耿於懷。未嘗一日去諸胸臆。謹撮舉梗概。約略陳之。已故內閣中書安徽潁州府教授夏忻。安徽當塗縣人。臣前轉戰江皖之交。夏忻時官婺源縣教諭。以賊勢方張。分起狎卒。外無援軍。婺源爲程朱系出之鄉。先世廬墓在焉。士多恪守舊聞。素明禮義。地界江皖。形勝攸關。每馳書告警。臣與劉典躬率所部。星往赴援。擊賊安民。婺源幸免蹂躪。夏忻日居營幕。代籌軍食。師得宿飽。嗣臣入浙督辦軍務。餉源久斷。夏忻久官婺源。時遣生徒赴江皖書券。乞銀米餉臣軍。比杭城克復。夏忻年已七十餘矣。猶時來臣軍。詳舉兩浙形勢。用兵次第。以告。蓋乾嘉之間。故大學士阮元視學浙江。嗣撫浙平海寇。時夏忻均曾襄事幕中。故山川能說。閱歷亦多。所言多協機宜也。所著景紫堂文集。於朱陸同異。辨晰頗精。同治七年。其門人刑部侍郎胡肇智進呈。其恭譯

聖諭十六條附律易解。暨所撰檀弓辨証。述朱質疑等

書。欽奉 諭旨。該員年屆耄耋。篤學不倦。所繹 聖諭十六條附律易解。得周官與民讀法遺意。用於講約。甚有裨益。著刊刻頒發。其檀弓辨誣述朱質疑。均留覽。具見其所著述。上乞 聖衷。臣前督閩浙時。以甫經兵燹。慕學久荒。地方有司。多屬新進。不習法律。曾刊發夏炘所譯 聖諭十六條附律易解。廣爲傳布。移督甘陝。復重刊之。大經大法。易知易從。官吏藉有遵循。罔敢失墜。夏炘之學有經術。通知時事。此其徵也。前刑部主事王柏心。湖北監利縣人。素以文學見重於時。爲臣素識。咸豐三年。臣從已故署湖廣總督張亮基在鄂。王柏心與臣同居幕中。見其籌筆從容。算無遺策。心誠傾服。後張亮基調撫山東。臣與王柏心同舟而歸。過其所居適園。王柏心盡發所著錄十數種見示。其早年所刻樞言一書。於歷代興亡成敗得失之故。言之了然。尤多可採。時則東南鼎沸。羣盜縱橫。王柏心作漆室吟。自寫憂憤。當事延致戎幕。概辭不赴。胡林翼撫鄂。請主荊州講席。書緘往復雖勤。然未嘗一詣省會也。臣在閩浙音信時通。未得一晤。移督陝甘。師過黃州。郵書訂其漢臯營次一見。築營甫成。王柏心適至。詢以關隴山川形勢。用兵次第。及時務所宜先者。王柏心罄所知以告。蓋嘗入前雲貴總督林則

徐及前陝甘學政侍郎羅文俊幕。徧歷關內郡縣。輿程日記。歷歷可稽。其於漢回及各
種人習俗性情。知之尤審也。維時臣去湘已久。親故聞臣將有萬里之行。來鄂渚省視。
言及入關度隴。艱險情狀。多爲臣危者。王柏心獨不謂然。臣爲氣壯。後此三道進兵。堅
持緩進急戰之議。亦王柏心有以啓之。其學問深邃。識略超羣。足達其忠愛之意。非時
賢所易及也。旋卒於荊州講舍。員外郎銜中書科中書吳士邁。湖南巴陵縣人。爲諸生
時。專心經濟之學。家居洞庭湖畔。習見風濤之險。舟行有失。衆漁戶乘危劫掠貨財。其
呼號求救者。輒置不顧。吳士邁請於官設救生船。創敦善堂拯之。全活甚衆。劫掠之風
遂絕。咸豐二年。粵寇犯湖南前。湖北撫臣常大醇議防江不如防湖。躬赴岳州。延吳士
邁主其事。吳士邁傾財警衆。集漁戶千數百。分堵入湖諸港口。惟槍礮軍械。領於官。長
沙解圍。賊衆由湘西犯甯鄉益陽。出臨資口。漁戶見賊卽遁。賊得其空船。水陸并進。遂
陷岳州。迅趨武漢。吳士邁收所領槍礮。繳還鄂臺。謀入城與共存亡。詎尾賊而行。江路
早爲賊斷。比抵金口。賊衆已陷漢陽。合圍武昌矣。武昌旋陷。吳士邁以救援不及爲恨。
實則鄂撫未嘗給以文割。委之事權。船戶皆倉卒召集。未嘗編列隊目。無人鈐束。亦未

發給餉糧。過賊卽潰。非戰之罪。吳士邁乃引爲私戚。日夜思所以報。國雪恥者。深自媿厲。寢處不遑。曾國藩胡林翼常遣人招之。令選其徒衆俱來。旋失意而返。臣入浙時。道員李元度遵前浙江巡撫王有齡檄調赴援。率所部安越軍抵衢州。李元度旋擢浙臬。杭城陷。其軍無所歸。譟餉甚急。臣奉命撫浙。兵力甚單。檄調安越軍助勦。會戰。時見其中有稱宗岳營者。器械鮮明。行列甚整。鏖戰甚力。詢其營則吳士邁所召集。與李元度偕行者也。李元度以曾國藩劾去解軍事。吳士邁亦歸。臣旋由浙入閩。粵討賊事平。吳士邁來閩時。臣調度陝甘。屬其精選壯士。同賦西征。吳士邁星夜馳歸。仿古東伍法募選。入格者以軍法部勒之。滌除營伍惡習。身自教督。率以入關。臣令其駐華州扼渭水南岸。吳士邁斬獲探騎。遏賊南竄。捻蹤甫屢。回氣復熾。臣於同治六年冬追捻北行。吳士邁一軍隸前署陝撫劉典。專剿逆回。七年四月。臣在吳橋行營。得劉典緘報。三水大捷。吳士邁烈士苦心數戰。大挫兇鋒。厥功尤偉。并鈔摺稿送閱。保獎員外郎銜。賞戴花翎。臣由燕齊回軍。調吳士邁度隴。剿秦安逆回。破康平堡。斬賊目周瑞。適逆賊糾合大股。由清水竄陝西隴州寶雞邊界。臣慮前漢中鎮李輝武兵力單薄。勢

將不支。預調吳士邁回軍駐剿。吳士邁時患氣陷腹泄之疾。委頓殊甚。急起赴之。遂獲陳村羅局兩大捷。解李輝武之圍。陝撫蔣志章上其功。保加四品銜。因羅局之戰。所部記名_調兵本任浙江處州鎮遊擊朱德樹。違其調度。致渠目漏網。吳士邁憤甚。手刃朱德樹。徇於軍。臣得報。正飭查辦。接吳士邁書。病勢增劇。自稱殆將不起。旋接其營員飛稟。吳士邁發函次日。已歿於軍次矣。臣比據實上陳奉 旨。吳士邁業經病故。其擅殺朱德樹之案。免其查參。所請 給予卹典。著毋庸議。欽此。吳士邁爲人。尙志節而重然諾。治軍嚴整。廉公有威。深自刻勵。在營衣粗食淡。與下卒同甘苦。臨陣意度安閒。堅不可撼。軍名_三岳。蓋其微意所向往者也。嘗與人言以洞庭漁戶往事爲恥。求爲樵悴專一之人。藉此補咎報 國。若復希圖利達。是負初心。每當論功行賞。必再三推辭。雖虛銜亦不肯受。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翰林院編修吳觀禮。浙江仁和縣人。由優貢舉人捐員外郎。籤分刑部。臣督閩浙時。聞其潛心書史。內行甚篤。調其入軍。練習營務。漳州克復。全閩肅清。吳觀禮相從入粵。勦賊嘉應。事畢返閩。歸途治漳泉龍巖積匪。整飭吏事。均資其籌策。嗣隨赴陝西。復由晉追賊赴燕齊。相與講求陣法。所用惟方圓

仰月偃月諸式。步兵槍礮刀矛縮陣居中。騎兵斜布於後。張左右翼。賊敗則擡陣追之。所至成營。師行平原曠野中。雖夜。深天黑。哨隊不亂也。吳觀禮短衣匹馬。輒居臣前。時或並轡徐行。與商戰略。傳宣進止。臣深賴之。惟素患肝疾。兩目汁流不止。遇塵颺頓起。則蔽翳益甚。中途轉劇。兩睛且陷。臣勸令少憩就醫。吳觀禮遂辭臣歸。掄平臣復返秦。吳觀禮曰。疾漸減。嘗作書寄臣。詢訊兵事。時臣已度隴。駐軍平涼。吳觀禮以回勢尙張。急請赴隴襄事。臣念其目疾雖幸少愈。而隴右寒苦。風塵時起。實非所宜。商其暫駐西安。督辦採運餉需局務。聊資養息。俟全愈赴營未晚。吳觀禮以從軍而避勞就逸。於義不可。乃註銷所保陝西道員官階。以原資赴試。復成進士。入翰林。臣聞喜甚。冀其有所建立。吳觀禮心系西事利鈍。深以臣擔荷日重。衰疾漸臻。無分任勞動之人爲憂。臣每詳舉近事告之。或雜以諧語。釋其念慮。吳觀禮自典蜀試歸。應詔陳言。多蒙採擇。雖局外論事。容有未及詳審者。而直抒所見。要本於忠愛之忱。固非建言譽比也。旋聞肝疾舉發。歿於邸寓。檢其寄緘時日。相距不過旬許。而議辨之切。意念之深。無殊平昔。惜夫未見其止。遽贖志以殞也。竊慨天之生材不易。士之才而獲底於成。卓有

表見亦良非偶。若夏忻王柏心之嗜學不求聞達。志在匡時。若吳士邁之操履堅確。行已有恥。若吳觀禮之虛心實行。懇摯而有條理。皆臣軍所不數觀。而或遇之遲暮之年。或失之相需正殷之際。該故員等不克多所建樹。以竟厥施。實有耿耿於懷。不能自釋者。可否仰懇 天恩。飭將已故奏保內閣中書夏忻。刑部候補主事王柏心。四品銜員外郎銜前中書科中書吳士邁。翰林院編修吳觀禮四員。宣付史館。以存其人。俾士之矜尙志節者。有所觀焉。於世教不無小補。不勝悚惶待 命之至。謹據實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覆陳交收伊犁條約必不可許摺光緒五年 月 日

奏爲遵 旨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九月初九日欽奉八月二十三日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籌辦交收伊犁事宜請飭疆臣覆議一摺據稱連接崇厚電報內稱約章現皆定議崇厚定於八月初八日起身赴黑海畫押後卽由南洋回京覆命并將現議條約十八款摘要知照詳加覆核償費一節尙不過多通商則事多艱轄分界則弊難枚舉亟宜籌畫布置迅圖補救各等語崇厚出使俄國固以索還伊犁

爲重而界務商務關係國家大局者自應熟思審處計出萬全且疊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致崇厚若照來槓有碍大局節畧內並言所損已多斷不可行該大臣尤應遵照辦理設法與之辨論乃竟任其要求輕率定議殊不可解現在俄約既經議定其第七款所稱中國接收伊犁後陔爾果斯河西及伊犁山南之帖克斯河歸俄屬第八款所稱塔城界址擬稍改照同治三年擬定之界又於西境南境劃出地段不少從此伊犁勢成孤立控守彌難况山南劃去之地內有通南八城要路兩條關係回疆全局尤非淺鮮至第十款於舊約喀什噶爾庫倫設領事官外增出嘉峪關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古城七處亦欲酌設領事第十四款並有俄商運俄貨走張家口嘉峪關赴天津漢口過通州西安漢中運土貨回國同路之語不特口岸過多并與華商牛計亦有妨礙允行則實受其害先允復翻則曲仍在我自應設法挽回以維全局左宗棠於新疆情形瞭如指掌金順錫綸久在西北各路諳習邊情且西路通商應如何布置始能害少利多左宗棠必有權衡至張家口漢口係南北洋分轄地方所有通商諸務亦應彼此通籌著左宗棠金順錫綸將界務商務各條款悉心酌核李鴻

章沈葆楨素顧大局除商務各條詳加籌畫外其界務如何辦理若必不可允則邊防尤宜及時籌辦各等語此事一出一入關係綦重左宗棠督辦軍務事權專一尤當通籌全局權其利害輕重一併核議密速具奏原摺片均著鈔寄閱看將此由六百里各密諭知之欽此同日欽奉八月二十四日 上諭昨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崇厚與俄國商辦交收伊犁事宜輕率定議畫押當經諭令左宗棠等籌畫密奏本日據左宗棠奏摺陳邊務一摺所陳界務商務大畧及妨民病國各條慮遠思深洵屬老成之見特崇厚現已定議畫押事機已誤惟有亟籌補救設法挽回著左宗棠懷遵昨日諭旨將商務界務如何辦理始臻周妥之處或約章必不可允邊防一設如何布置無始患牛肘掖之處詳細籌度妥議具奏等因欽此跪誦之餘敬悉我 皇上軫念邊陲勤求遠馭方略 聖謨廣運明照無遺曷勝欽服竊維 國家建中立極東南濱海西北以崑崙枝幹爲界劃向與俄羅斯不相聯接以蒙部哈薩克布魯特浩罕爲之遮蔽間隔也近自俄人日迫謗脅日衆哈薩克布魯特各部落多附俄人俄又取浩罕三部落拓其邊圉於是俄與中國邊境毗連無復隔閼矣適中原兵事方殷未遑遠略俄

人乘間佔據伊犁。藉稱代我收復。爲要素計。並照其國法按竈科賦。以充兵費。亦稱鑿足矣。朝廷重念邦交。既予以代我收復之名。並允給償款。盧布五百萬圓。盧布亦呼嚕布。卽所謂俄元者也。光緒三年。西洋新聞紙載俄國議。願得俄元二百五十萬。交還伊犁。海上傳播。未必無因。此次償款。忽議增五百萬元。其挾詐相嘗。已可概見。至界務與商務。兩者相因。西北與東南。事體各別。道光中葉以後。泰西各國船礮。橫行海上。闖入長江。所爭者通商口岸。非利吾土地也。亦謂重洋迢遞。彼以客軍深入。雖得其地。終無全理。戰則勢孤。守則費鉅。合從之勢既成。獨據則誨爭。分肥則利薄也。中國削平髮捻。兵力漸強。製礮造船。已覩成效。彼如思逞。亦有戒心。而渝約稱兵。各國商賈。先失貿易之利。苟可相安無事。其亦知難而息事。若夫俄與中國。則陸地相連。僅天山北幹爲之間隔。哈薩克安集延布魯特大小部落。從前與準回雜處者。自俄踞伊犁。漸趨而附之。俄已視爲已有。若此後蠶食不已。新疆全境。將有日蹙百里之勢。而秦隴燕晉邊防。且將因之益急。彼時徐議防邊。正恐勞費。不可殫言。大局已難覆按也。夫陸路相接。無界限可分。不特異日無以制憑陵。卽目前亦苦無結束。不及時整理。坐視邊患日深。

殊爲非計。且俄人專尙詐力。不以信義爲重。其情易變屢遷。與泰西各國不同。斷難望其守約而持久。即如佔踞伊犁之始。謂俟我克復烏魯木齊瑪納斯。卽當交還。比官軍連下各城。並克復南疆。而俄不讐前言。穩踞如故。方且庇匿逃逸。縱其黨類。肆出窺邊。上冬今春。陝回及布魯特汗安集延條勒入犯時。官軍獲生賊訊供。搜有俄官路票。昨次布魯特安集延諸賊。由俄境阿來地方出竄。經官軍勦洗殆盡。漏網數十人。仍遁匿俄境。據活賊口供。亦由俄官驅遣所致。四次縱賊犯邊。官軍追賊。均未越俄界一步。我之守約如此。彼之違約如此。尙何信義可言。當崇厚與俄官議交伊犁時。俄人首以

恩赦爲請。並以曉示難於遍及爲慮。崇厚奏奉 諭旨。飭臣照辦。臣謹遵 旨

並會同金順出示曉諭伊犁漢陝纏土各回民等。宣布 皇仁。以安反側。金順卽派提督殷華廷賚示前赴伊犁張帖。俄官七河邊撫。忽變前議。將殷華廷擋回。不令示帖。借稱應俟圖爾齊斯坦總督回信。比金順二次遣殷華廷復往探詢。七河邊撫竟派人阻之伊犁境外。不准復入。似此任意把持。不獨違慢 朝旨。並置其君與外部諸臣成議於不顧。其悖謬又如此。俄之佔踞伊犁也。將大城西北三城廬舍。墜爲平地。迤東

清水河塔爾奇綏定三城均毀棄以居漢回。蘆艸溝城盤子等處均棄而不守。而取各城堡木料於大城東南九十里金頂寺營造木廩。幾二十里。臣上年十月二十二日覆陳摺內已略言之。茲接金順錫綸所言伊犁情形亦同。察俄人用心。蓋欲踞伊犁爲外府。爲佔地自廣。借以養兵之計。久假不歸。布置已有成局。我索舊土。俄取兵費。鉅資於俄。無損而有益。我得伊犁。只賸一片荒郊。北境一二百里間。皆俄屬部。孤注萬里。何以圖存。况此次崇厚所議第一款。接收伊犁後。爾果斯河及伊犁山南之帖克斯河歸俄屬。無論兩處地名。中國圖說所無。尙待詳考。但就方向而言。是割伊犁西南之地歸俄也。自此伊犁四面。俄部環居。官軍接收。墮其度內。固不能一朝居耳。雖得必失。庸有倖乎。武事不競。秋有割地。求和者矣。茲一矢未聞。加遣乃遽議捐棄要地。鑿其所欲。譬猶投犬以骨。骨盡而噉仍不止。目前之愚。旣然異日之憂。何極。此可爲歎息痛恨者矣。金順錫綸之議。緩收伊犁。而以沿邊喀什噶爾烏什精河塔你巴哈台四城。宜足兵力。濬餉源。廣屯田。堅城堡。先實邊備。自非無見。惟伊犁見無定議。謀新疆者。非合南北兩路通籌。不可。現在伊犁界務未定。則收還一節。自可從緩計議。喀什噶爾烏什規畫

已周。毋庸再議。其塔爾巴哈台精河。急需加意綢繆。應由金順錫綸自行陳奏請

旨外。所有崇厚議定畫押十八款內。償費一節。業經奉有 諭旨。第八款所稱塔城

界址擬稍改照同治三年議定界址。尙只電報。應俟崇厚奏到再議。第十款於舊約喀什噶爾庫倫設領事官外。復議增設嘉峪關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哈密吐番魯烏魯木齊古城七處。十四款並有俄商運俄貨走張家河嘉峪關赴天津漢口。過通州西安漢中。運土貨回國。均經總理衙門奏奉 諭旨指駁外。第二款中國允 恩赦伊犁

居民。業經遵 旨照辦。被俄截阻。示委員不準張貼。第三款伊犁人民遷居俄國

入籍者。準照俄人看待。意在脅誘伊犁人民歸俄。而以空城貽我。與阻截。示委員同一用心。第四款俄人在伊犁準照舊管業。雖伊犁交還。中外商民雜處。無界限可分。是包藏禍心。預爲再踞之計。至商務尤其多設口岸。不獨奪華商生理。且以啓蠶食之機。總理衙門原奏籌慮深遠。實已纖細畢周。

諭旨允行。則實受其害。先允後翻。則曲仍在。我應設法挽回。以維全局。竊維邦交之道。論理而亦論勢。本山川爲疆。索界畫一定。截然而不可踰。彼此信義相持。垂諸久遠者理也。至爭城爭地。不以玉帛而以興戎。

彼此強弱之分。則在勢。而不在理。所謂勢者。合天時。人事言之。非僅直爲壯。而曲爲老。也。俄踞伊犁。在咸豐十年同治三年定界之後。舊附中國。與中國民人雜處各部。落。被其脅誘。俄官即視爲所屬。藉以肆其憑陵。俄之取浩罕三部也。安集延未爲所併。其酋阿古柏畏俄之逼。裹其部衆。陷我南疆。我復南疆。阿古柏死。逆子竄入俄境。俄乃認安集延爲其所屬。欲藉爲侵佔回疆腴地之根。現冒稱喀什噶爾住居之俄屬。本隨帕夏而來之安集延餘衆。俄之無端冒爲已屬。實與交還伊犁。仍留復踞地步。同一居心。觀其交還伊犁。而仍索南境西境屬俄。其詭謀。豈僅在此數百里土地哉。界務之必不可許者。此也。俄商志在貿易。本無異圖。俄官則欲藉此爲通西於中之計。其蓄謀甚深。非僅若西洋各國。只爭口岸可比。就商務言之。俄之初意。只在嘉峪關一處。此次乃議及關內並議及秦蜀楚各處。非不知運脚繁重。無利可圖。蓋欲藉通商。便其深入腹地。縱橫自恣。我無從禁制耳。嘉峪關設領事。容尙可行。至喀什噶爾通商一節。同治三年。雖約試辦。迄未舉行。此次界務未定。姑從緩議。而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古城等處。廣設領事。欲因商務。蔓延及地方化中。爲俄斷不可許。此商務之宜設法。

挽回者也。此外俄人容納叛逆白彥虎一節。崇厚曾否與之理論。無從懸揣。應俟其復命時請旨確詢。以凭核議。臣維俄人自佔據伊犁以來。包藏禍心。爲日已久。始以官軍勢弱。欲誑縻全入伊犁。陷之以爲質。繼見官軍勢強。難容久踞。乃藉詞各案未結以緩之。此次崇厚全權出使。喉布策先以異詞餽之。枝詞惑之。復多方迫促以要之。其意蓋以俄於中國未嘗肇啓衅端。可間執中國主戰者之口。妄揣中國近或厭兵。未便即與決裂。以開邊衅。而崇厚全權出使。使宜行事。又可牽制疆臣。免生異議。是臣今日所披瀝上陳者。或尙不在俄人意料之中。當此時事紛紜。主憂臣辱之時。苟心知其危。而復依違其間。欺幽獨以負朝廷。耽便安而誤大局。臣具有天良。豈宜出此就事。勢次第而言。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陣堅忍。而求勝。臣雖衰庸。無似。敢不勉旃。除烏里雅蘇台科布多邊務。應請旨飭下該將軍大臣預籌布置。以臻妥慎外。所有新疆南北兩路軍務。臣既身任事中。自當與各將領敬慎圖維。以期有濟。現調南疆立功後告假回籍。飭赴喀什噶爾軍營。換防之頭品頂戴題奏提督陝西漢中鎮總兵騎都尉世職伯奇巴圖魯譚上連。挑帶舊部一營。并統楊昌濬所練關

內三營赴肅。俟明春解凍。先赴喀什噶爾。仍歸劉錦棠總統外。并催頭品頂戴記名提督甘肅甯夏鎮總兵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嘎什魯詳巴圖魯譚拔萃。頭品頂戴記名提督甘肅巴里坤鎮總兵騎都尉世職加一雲騎尉霍隆巴圖魯席大成。頭品頂戴記名提督騎都尉世職額爾克巴圖魯戴宏勝。由籍挑選舊部到甘。分統楊昌濬所練之關內各營。馳赴喀什噶爾。均歸劉錦棠總統。以厚兵力而資分布。臣率駐肅親軍。增調馬步各隊。俟明春解凍。出屯哈密。就南北兩路適中之地駐紮。督飭諸軍妥慎辦理。所有進止遲速機要。應秘密者。即據所見。緘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核酌。務期內外一心。堅不可撼。維持大局。仰副宸謨。現將軍械先運哈密諸凡布置。已有端緒。其軍餉一切。最關緊要。臣與楊昌濬往復籌商。如果各省關三年以內。能符原議。每年解足五百萬兩。而各省應解金順錫綸張曜金運昌各專餉。又歸有著。不致分臣餉力。則此次應用應增之費。尙可於臣軍餉內。騰挪挹注。毋庸另請增撥。合無仰懇天恩。飭軍機處戶部。嚴催各省應協各款。迅即大批起解。以速補遲。庶甘肅新疆大局。可期無悞。時事之幸。亦微臣之幸也。謹一併據實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敬陳新疆善後事宜摺光緒六年四月十七日

奏爲敬陳辦理新疆善後事宜大畧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維新疆善後事宜。以修濬河渠。建築城堡。廣興屯墾。清丈地畝。釐正賦稅。分設義塾。更定貨幣。數大端爲最要。臣前奉 諭旨南北各城應如何隨宜經理之處。即著悉心籌畫。次第興辦。比卽恭錄咨行南北兩路在事諸臣。一體欽遵。旋准張曜劉錦棠咨呈。并據前署鎮迪道周崇傅。現任鎮迪道福裕。委辦吐魯番局務道員雷聲遠。稟報前來。以修濬言之。哈密修石城子渠。鎮西廳修大泉東渠。迪化州修永豐太平二渠。安順一渠。綏來縣修長渠。奇臺縣修各渠。吐魯番所屬渠工之外。更開鑿坎井一百八十五處。庫爾勒修復舊渠四十里。庫車濬築阿柯寺兩大渠。皆各防營將領督飭防營兵勇輪替工作。其兼川民力者。給以雇值。地方官募民興修者。亦議給工食。誠以民困甫蘇。未可責以力役也。以城堡工作言之。居國屋宇。以利棲止。農商工匠之所宜也。行國氍毹。移逐水草。畜牧游獵之所便也。今旣聯異域爲一家。則城堡不可以不設。奇臺綏來喀喇沙爾庫車。或因舊基。

或拓新地。均不勞民力。不耗公財。而崇墉屹然。足資保障。以屯墾言之。鎮西廳屬兵民報墾五萬數千餘畝。奇臺報墾民戶九百有餘。軍營新墾六千六百餘畝。迪化舊報承墾三千餘戶。核多浮冒。茲按冊報連新增民戶實只二千有奇。軍屯尙未據報畝數。吉昌新舊墾戶共一千三百有奇。綏來共九百餘戶。吐魯番及南疆八城。除沙磧外荒地漸少。新增屯墾。均在新開渠工兩岸。未據冊報畝數。其熟地適當清丈之際。劉錦棠張曜現飭各局員冊報。俟清丈竣事。始可彙齊送核也。以清丈言之。量地卽履畝之法。長短廣狹。非丈量不能明。肥腴瘠薄。非按測不能準。而西北地多高仰。土性善滲。需水尤殷。水足者地價倍昂。以產糧多也。水歉少收。價亦隨減。將欲則壤成賦。必先計水分之充。詘定地畝之瘠饒。科糧賦之輕重。光緒四年。徵收無額。臣與劉錦棠張曜周崇傳函牘相商。仿古中制而更減之。按民間收糧實數十一分而取其一。經收回目。任意增減者。許戶民自陳印委各員。傳經手人斥責。甚者加以革黜。并令於收穫後。通行清丈。按地畝肥瘠水分贏絀。分九等科賦。地旣廣濶。創行之初。事體繁雜。人役弓手。多不諳熟。一時未能集事。旋改爲上中下三等征收。以取簡易。迨五年秋成冊報。猶未造齊。仍照

上年十一分取一之例征收。民間輸將爭先。約計六年秋穫丈量可竣。按畝科賦。多寡始歸一律矣。以賦稅言之。鎮迪一道。光緒四年分徵收各色京斗糧六千九百四十餘石。房租銀六千一百餘兩。吐魯番廳征糧一萬四千二百餘石。地課銀二千一百餘兩。喀什噶爾征收各色京斗糧料六萬五百八石。英吉沙爾征收二萬六百十二石。葉爾羌征收七萬九千四百十二石。和闐徵糧三萬六千八百七十九石。徵折銀色五千四十九兩。課金四百六十兩。阿克蘇徵糧一萬四千二百三十石。徵折銀色三千三百三十八兩。徵紅銅黑鉛礮鐵。均照額交納。烏什徵糧八千三百七十八石。徵折色錢五百一十緡。庫車徵糧一萬二千八百四十九石。徵折色銀五千餘兩。徵紅銅棉花如額。光緒五年秋開徵。仍按照四年徵收欸目如數完繳。內如喀喇沙爾一城。因久罹兵燹。流亡未復。四年無徵。五年分據各局報徵過各色京斗糧六千五百九十八石。尙未截數。綜計南北兩路。徵收糧數。折合京斗已二十六萬一千九百餘石。而專就南路收數計算。較戶鈔案從前額徵十三萬餘石。已增十萬六千五百石有奇。此皆清丈未竣。暫照十一分徵收之數。若丈量完事。併加入北路續增及開渠成熟地畝新賦合算。自更有

增無減。此外稅課折色。有照常徵收者。有併入釐稅徵收者。就釐稅言之。各局冊報。自四年初冬至五年夏。不足一年。已收銀十八萬有奇。亦稱入款大宗。如伊犁事定。商貨暢行。則釐務自有起色。姑勿論也。以義塾言之。新疆戡定已久。而漢回彼此扞格不入。官民隔閡。政令難施。一切條教。均藉回目傳宣。壅蔽特甚。將欲化彼殊俗。同我華風。非分建義塾。令回童讀書識字。通曉語言。不可。臣與南北兩路在事諸臣籌商。飭各局員防營。多設義塾。並刊發千字文三字經百家姓四字韻語及雜字各本。以訓蒙童。續發孝經小學課之誦讀。兼印楷書各本。令其摹寫。擬諸本讀畢。再頒行六經。俾與講求經義。疊據防營局員稟興建義塾已三十七處。入學回童聰穎者多。甫一年而所頒諸本已讀畢矣。其父兄競以子弟讀書爲榮。羣相矜寵。並請增建學舍。頒發詩經論孟。資其講習。局員送閱各塾蒙童臨摹做本。筆姿頗秀。並稱蒙童誦告示。皆能上口。教以幼儀。亦知領會。蓋讀書既可識字。而由聲音以通言語。自易爲功也。張曜因出 聖諭十六條。附律易解一書。中刊漢文。旁注回字。刊發纏民。見者寶貴。足見秉彜之良。無中外可分。欲善則善。理有固然。雖不必化民成俗。而其效已可覩也。以貨幣言之。回民市

易。舊用制錢。漸專用銀。而賤色高下。分量輕重。驟難明晰。奸僞日滋。阿古柏竊踞南八城。創鑄銀錢。名天罡。式圓如餅。中無方孔。不類錢形。其賤色分量。任意低減。圖售其奸。故市價相權。不能允協。民以爲苦。應改造銀錢。以平市價。而利民用。惟改造銀錢。宜先製模式。較準一律。交官設局經理。然後私造與贗僞。易於辨認。而行使可規久遠。臣蘭州製造新式銅模。交張曜督局依法試製。範銀爲錢。用銀片捶成。不須鑄。枚重一錢。外圓內方。輪廓分明。字蹟顯朗。大小厚薄如一。與制錢相權。銀爲母。銅爲子。市塵通用。可免畸重畸輕之患。而新模精巧。由官改造。工速費節。私贗不致混淆。人知寶貴。准張曜呈送樣錢前來。臣察核無異。擬俟試行漸廣。請旨遵辦。期爲新疆創此永利。以救圖法之窮。凡茲數端。均已冇緒可尋。漸著成效者也。至於中土蠶絲。賴及萬方。而湖產尤甲中土。秦西市舶。駢集滬上。航海往返。費省運捷。非若陸路之艱阻也。西北各部。落行國居多。衣被廬帳。取給氈片。禹貢於崑崙。析支渠搜。皆以織皮概之。由來久矣。近代以來。參用蠶絲。利毛彈織。精緻殊倫。售獲善價。惟與中土通商。專在陸路。運致維艱。新疆南北產桑。土人但取葦代糧。或稱藥材。蠶之利未廣。俄繭斯及諸邊種人。購絲

於新疆不足。仍議入蜀購絲。臣通檄南北兩路局員。檢校屬境桑株。陸續稟報。統計桑樹八十萬六千餘株。教以飼蠶繅絲諸法。兩年始有微效。據各處呈驗新絲色潔質韌。不減川絲。前飭滬局採運委員胡光墉。延訪德國開河鑿井織呢師匠。帶購機器來蘭州。入製造局教習西法。並飭募雇湖州士民熟習蠶務者六十名。交委員祝應燾由籍管領。並帶桑秧蠶種及蠶具前來。教民栽桑接枝壓條種葦浴蠶飼蠶。繅絲織造諸法。自安西州敦煌哈密吐魯番庫車以至阿克蘇。各設局授徒。期廣浙利於新疆也。所以先南路而後北路者。以新疆生桑頗多。一經移接。便可飼蠶。纏民勤習工作。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由是推之西四城。更推之北路。耕織相資。民可使富。即西北諸行國。取搆亦便。毋庸度隴趨蜀。以買新絲。遠商拜惠。懷我好音。彼獲其贏。我亦得施。其控制之術。從此氣浸漸消。亦未可知。非僅釐稅有增。稍紓軍儲之急已也。特事涉創行。無速效可觀。臣不敢多所論列。惟有臆勉圖之。仰副 宵旰憂勤之意。謹一併附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覆陳新疆宜開設郡縣摺光緒六年四月十八日

奏爲遵 旨覆陳新疆宜建省開設郡縣。應請先 簡督撫臣以專責成而便咨

商措置。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四年十一月奏覆新疆情形一摺。欽奉

諭旨事關創始必須熟籌於事前乃可收效於日後刻下伊犁未經收還一切建置事宜尙難遽定其餘南北各城應如何經理之處卽著左宗棠悉心籌畫次第與辦總期先實後名俟諸事辦有眉目然後設官分職改設郡縣自可收一勞永逸之效所有辦理情形並著隨時詳細具奏嗣於五年九月續奉 諭旨新疆地方愚回錮習未除

自應規畫久遠移其風俗俾就範圍該大臣所擬改設郡縣應如何辦理之處並著妥籌具奏欽此竊惟新疆南路各城頻年辦理善後事宜均有端緒所有詳細情形業經會銜陳奏。臣與楊昌濬再四諮度分設郡縣於時務相宜如蒙 恩旨俞允會同籌

商辦理從此邊地腹地綱舉目張城郭廬帳羣萃州處彼此各仍其舊治外則軍府立而安攘有藉疆圉奠焉治內則吏事修而政教相承民行興焉上無鄙夷其民之心下有比戶可封之俗長治久安之效實基於此。臣兩次欽奉 諭旨恭錄咨行新疆在事諸臣意見相合竊計改設郡縣經出經入費用較之從前部撥常年實數不但無增

且可漸滅。誠及此時籌議興辦。開設行省。於國計邊防。不無裨補。按新疆形勢所在。北路則烏魯木齊。南路則阿克蘇。以其能控制全疆。地居天山南北之脊。居高臨下。左右伸縮。足以有爲也。謹擬烏魯木齊爲新疆總督治所。阿克蘇爲新疆巡撫治所。彼此聲勢聯絡。互相表裏。足稱其形勢。將軍率旗營駐伊犁塔爾巴哈臺。改設都統。並統旗綠各營。並擬增設伊犁兵備道一員。塔爾巴哈臺擬設同知一員。以固邊防。北路鎮迪道應仍其舊。擬改迪化州直隸知州爲迪化府知府。擬增置迪化縣知縣一員。附郭州屬原設縣四。一阜康。一昌吉。一綏來。一奇臺。應仍其舊。擬升呼圖壁巡檢爲圖壁縣知縣。升濟木薩縣丞爲濟木縣知縣。鎮西廳同知治巴里坤。擬改爲鎮西州直隸州。擬仍復原設宜禾縣知縣。附郭哈密通判。擬改爲直隸廳同知。吐魯番境一名廣安州。爲入南疆衝要首站。擬增設廣安道一員。以資控扼。其吐魯番同知。擬改爲廣安州直隸知州。擬升闢展巡檢爲闢展縣知縣。托克遜烏魯木齊通南八城衝要。擬就地置托遜縣知縣一員。以資聯絡。南路擬設阿克巡撫道一員。喀什噶爾兵備道一員。擬設知府四員。一治阿克蘇。一治庫車。並隸阿克蘇巡撫。按阿克蘇卽古溫宿國。擬設溫宿府知

府一員。溫宿縣知縣一員。附郭擬設尹河縣知縣一員。治尹河。瓦提擬設拜城縣知縣一員。治拜城。均隸溫宿府知府管轄。庫車卽古龜茲國。擬設鳩茲府知府一員。鳩茲縣知縣一員。附郭。擬設沙雅爾知縣一員。治沙雅爾。歸鳩茲府管轄。喀什噶爾卽古疏勒國。擬設疏勒府知府一員。疏勒縣知縣一員。治漢城。疏附縣知縣一員。治回城。並附郭。歸疏勒府知府管轄。葉爾羌卽古莎車國。擬設莎車府知府一員。莎車縣知縣一員。治漢城。莎附縣知縣一員。治回城。並附郭。歸莎車府知府管轄。喀喇沙爾卽古焉耆國。擬設焉耆直隸州知州一員。治喀喇沙爾。並設庫勒縣知縣。治庫爾勒。歸焉耆直隸州管轄。和闐卽古于闐國。擬設于闐直隸州知州一員。治和闐。並設于闐縣知縣。附郭。歸于闐直隸州管轄。烏什卽古尉頭國。擬設尉頭直隸同知一員。治烏什。英吉沙爾卽古依耐國。擬設依耐直隸同知一員。治英吉沙爾。凡茲所擬建置大畧。雖經臣與新疆在事諸臣悉心商訂。具有規模。而地非親歷。究難信之於心。旣擬置省分設郡縣。則政務繁簡。地畝肥磽。物產盈虛。丁戶多寡。差徭輕重。爲缺分苦樂所關。非權其經出經入實數。爲之斟酌損益。俾適於中。則官困而民必受其病。適奏調浙江候補知府陳寶善到營。

臣晉居幕中。令其熟閱新疆各局。復往公牘。面爲講求。預將興革諸務。貫澈胸中。飭三
月下旬。出關遍歷新疆。察驗一切。一面就近稟商各總統。一面稟報聽候核示。陳寶善
久官牧令。廉幹耐勞。熟嫻吏事。茲令參商建置興革事宜。或有裨益。至義塾甫興。學政
及各府廳州縣校官。應緩議設。其丞倅佐雜。應候分設郡縣後。再分別陳奏請旨
遵行。新疆各員。應否按照邊陲遷調升轉。暫時亦可緩議。至各城應安設臺站驛遞。增
設提鎮副將參游都守千把外額大小武職及額兵俸廉餉乾本折。均應俟新設督撫
會同議擬具奏。而藩臬大員。均隨督撫駐紮。庶總匯之司。得所稟承。事無不舉。凡此皆
應由新疆督撫奏明次第興辦者。非臣所得預議也。如新疆置省分設郡縣。仰荷
諭旨允行。應懇 天恩先 簡新疆總督新疆巡撫。重以事權。俾得隨時陳奏。徑
達 宸聰。其新疆軍務。臣有督辦之責。固不敢稍有諉謝也。是否有當。謹會同頭品
頂戴幫辦甘肅新疆善後事宜臣楊昌濬。合詞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
鑒訓示施行。謹 奏。

三名臣奏議卷三終

三名臣書牘

四冊

二元

張江陵書牘

洋裝一冊
本裝二冊

一元三角

三星使書牘

二冊

五角

熊襄愍書牘

一冊

二角五分

盧史二公書牘

一冊

一角

東坡尺牘

二冊

四角

惜抱軒尺牘

一冊

三角

上海四馬路 廣智書局 發行

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初版

每部定價一元二角
二冊

編輯者 香山何天柱

上海英界四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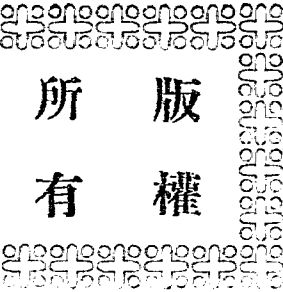
廣智書局

上海西門外梅林山路順元里

廣智書局

廣智書局

分售處 各省大書莊



(三名臣奏議)

6
476241
111



函	
號	
. 92671	